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七冊

責任編輯：孫雪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七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二)

〔明〕鄭賢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本

..... 一

讀史商語四卷

〔明〕王志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二七五

史懷十七卷

〔明〕鍾惺撰 蔣勵志 蔣勵修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三八二

玄羽外編六種四十六卷

〔明〕張大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張養正刻本

..... 五九八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二)

〔明〕鄭賢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人物論三

十四卷》提要

古今人物論卷二十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宋 武帝 劉裕

沈 約 撰

漢氏載祀四百比神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僕僕歷
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立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雖改
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悲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
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杜嗣南
遷祿去公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位雖存主威久謝桓溫稚
才蓋世動當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茲以後晉
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孽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
人物論 二十卷

父之業因其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魚牙決
旬夷凶剪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晉靖亂又殊咸
熙之本是以恭自高祖始均衆負若夫舉推所歸謠歌所集魏
晉采其名高祖收其靈其盛哉

文帝 義隆

沈 約 撰

太祖初年特秀顧無傳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安自聖君人之
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倫舉條禁明密都有恒科爵無
濫品故能內清外安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
故事自茲歷後亦毋以元嘉約言斯四盛矣授將選帥垂分間

之命才謝元武而遣制兵客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咸音雖
獲師喪旅將非歸白而延寇賊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滿案枉難
結尚豈能禍生非虛言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少帝文帝

傾 尤

昔劉裕接晉符之葉丁桓玄之亂秦農賊起布衣生擒數天子
以取江左衛復介於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伐
則裕也試逆之非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三子不得
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古曰人狠敗國此之謂哉嗣
主不綱身遭嚴賦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
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于知節也書鍾運像于象端也修孔子廟

人物論

三十卷

嘉崇文也饒柔貴而示識饒苦識義恭而勉以寬仁故三十年
間四境之內戶口蕃息講調相開士敦操尚卿恥輕薄朝廷清
明而天下安靜雖不能純法八世而元祐之理亦足以比前漢
之文景矣然黑宋元位五臣秉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
里長城若輕道濟先以威多廢身噫惟鬼不崩賴彼岷岷宋獨
賴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書生不足憚之矣子輩
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駟驘策策驅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
破六州黔黎滿條生靈磔裂燕巢林木雖大軍首而美政不終
吁擅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

明帝

傾 尤

湘東物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撲歟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

子蘭之帝已稱於手湘東大祖之昭實安世祖之穆雖云並可
當聲一調不兩破一桷不兩雄今社稷有奉而像等干戈是
爭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劉琨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
亟死耶室兵既克誠宜砥躬勵行何至其後肆淫心而出暴政
以無罪殺其婦以射雉殺休佑以虐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
勦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牙遺吾聞春兩脚
物自禁流恨鵲鴛惜功愛子及舍至忍矣哉其秉心也又至裸婦
人而為嬰嬰飛燕而不悞高湘官為功德而前靡百姓賣兒貼
婦之錢嗜欲倍於側毀非滿於國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
故

人物論

三十卷

謝晦

沈 約 果

謝晦生軍封諸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誠治宰臣之稱
職也夫殺戮所施事行重要左甄或用義止輕愆輕愆之物之所輕
重要人之所重故舍誠不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
不以任隆弛法至平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銘典精
遠綱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愈
甚自非許竊深松陵陪客諸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戚若有身
觸盛旨榮非國刑免書戮至甲安固里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
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是以古人防著在微慎大由

小生焉爲此云

蔡邕

沈約

世皇清談士推素論蔡邕雖奮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同辭銓衡恥爲心他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附乎長以主閭時難不欲居過譽之任也遂矣哉

謝靈運

沈約

民皇天聖之靈靈立常之德劉琨選用吾愠分情天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詭譎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人不提靈氣懷帶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至宋王運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

人物論

二十卷

四

歷於後漢詞潤金石高誦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士爲唐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其軌同奔邁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半篇而靈音異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豐登文以情變絕唱高駘又無嗣繼矣至於建安前民奉命二祖陳王咸當靈源則乃以情綿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寸寸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骨爲體並標能擅美獨興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若其馳流所始其不同祖風驗徒以賞好異情故意類相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繁曹王孫有主桐蔡文詞合綴平臺之逸韻曹陳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曹王興玄風獨振爲學蔚林

柱下傳物比乎七篇駢駢文辭繁富乎此自建封豕乎義熙歷

載將百雖綴聲辭辭波爲雲髮覺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迺麗

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章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

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客并方軌前

秀並絕後是若大敷仕論心商權而藻工拙之數如有可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麗實

子建幽京之作仲宣霸序之篇子荆寒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

人物論

二十卷

五

此秘未親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去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袁淑

沈約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壽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開天遽會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照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八當任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愴寸陰而賤尺璧若乃義重平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耳

顏延之

沈約

出身事主雖美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懷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操筆數罪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思無開前誥夫自思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況云八十者一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滿系榆安將及雖有職主朝許以辭事况願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父而養樞夫豈或免

順帝

顧允

楊王太等弑李皇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道成緒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安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緒

人物論

二十卷

六

淵求為齊官共為饒餽祗權之應別官令出而後身顧弗生帝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屋失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斷其心乎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條要不爽也

宋祭

沈約

關連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關連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文舉不居曹氏魏冉將移夏侯蒙不北面若悉以二千為心則兩代豈不亡矣宋終清標簡書任陽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宋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嘗存威

晉所謂美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晉王經被旌於晉世祭等亦改葬于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祭

方孝孺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謂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善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竟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為言論者特法大刻

人物論

二十卷

七

而責人太備或以己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家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齊國小人求祭宋之心義大臣也整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緒淵重直孤鳳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祭而敗非祭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祭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祭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祭謂祭不肯當事門無雜貨物情不接放及於敗此何足罪祭至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案露磨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之操策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

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黃龍下不欲政出群臣内外之臣有威望者必萌除之蔡不敢招推以抗其君故遣釋勢利使其君不疑就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策宜是也夫豈有過故然獲利歸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禁言其心可知矣臣思其言何足言而求之者誓名節捐禮義不顧軀而誠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當國試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已蔡若守道以死之為愈卒後之悲夫而貪得者視蔡並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耗狗嘆

李東陽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素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門人物論

生苦殺即君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鑒汝鬪場開耗狗戲狗噬狂生如噬矢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褚

素蔡幼兄

初素蔡以謀告褚淵欲與褚淵共車淵乃發其車故誦道成得誅殺之蔡幼兄死後靈慶常見兒騎耗狗戲如平日經年餘聞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晏至皆以此狗即素即所常騎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樂府中就狗上馬門生為天又罵司空不如狗其入妙慶

素蔡

王世貞明

素蔡情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

居劇任不肯當軍閥危高臥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

論亦曰景倩名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

處繁簡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

表出沒死而不辭蓋端匹夫之節而無揀梁之具矣余謂景倩

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復者皆

其獲全於景倩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伐益甚以建安之勛

親主景文之懿裔而皆不免景倩有自後嗣為援援而收物情

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未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

晉要但聞心君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元人

世今素蔡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素蔡選為令居之不

人物論

二十卷

九

疑人情向榮落然亦復不改此乃蔡之所以為今者也凡始之

所以全晉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母憂則

解職不以勢奪情聞杜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曹景賢不私

泰公承蔡情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

忠子死孝為蔡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叔當事逆御於東

宮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大尉諡忠獻天下歸其節而至蔡

蔡乃獨施其謀為夫蔡不死不作為謝朓而說不死乃作蕭道

淑之死亦寧能如蔡哉

何承天

沈約

晉書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迅難虞必宜完其障

塞謹以鋒旂使遠可防去室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據
冠漢世按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場
莫不先嚴地險和保民和且守且耕同業乘隙高祖受命王客
未遠鉅綿河作守而兵孤援瀾盛衰既兆用故戎心蓋由王恭
始基經劉多周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
闕守之宜固耕戰之容特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頃
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踴蒼天踏厚地整廢
倖內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憚而傷矣載之云爾

蕭道成

蘇轍

蕭道成屬劉宋傾尤倉猝暴雲百姓懷懼命懸朝夕當是時果
人物論

二十卷

十

有忠宋之心與衆等協謀廢劉宋建立宗藩以陰宋祚為
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倉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掃
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正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
詔事幾胎令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而事之既已委質
為臣又欲觀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盡勳劉氏之族而殄
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
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著紫綬
珍奇異物棄數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歊誨得失於群臣亦是
為一代之賢主矣

蕭道成

蕭子顯

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嚴聖觀
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夫言非是自知天命先武聞少公之論識
亦符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基晉室不內迫
曹叡豈有定霸許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象之一世推轂卒開
鴻作宋氏正位八君上五年五紀四絕長嫡三極中興內難邊虞
共甲世勳太祖奉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德
在田見猶雲雨之迹及倉猝奉靈臺結朝野百姓懷懼命懸朝
夕道既行果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戮力實
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不德歸功與能軍極手
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籌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
人物論

二十卷

十一

不為此皇康所以集大命也

高帝武帝

顧克

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于天下遂以王衛之謀不遺一鐵不
絕一絃不陳一兵不煩一戰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篡
也書稱書廢書徒書紙不為少諱而為猶子之愛隋之於楊則
當祿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又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後能以身
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數棄不用欲使金土同價其勤儉之
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刻鵠有斷惟總大體革書宋之弊政而以
富國為先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故未明
之世府庫充溢內外宴然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遊宴雕綺未

朕知卿亦有承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寵已見於
夢羽毛之諷而豫子墜崖戚然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
愛為太簡耳

明帝

顧充

終林被試新安嗣之而政由竇武鄧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
衡陽上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持動貪夫扼新安之腕
以接之位而再行試逆魏主臨江詰其廢立之故雖崔慶遠有
宣帝之比不亦醜類大壤耶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嚴一易主
其變之謂也疑忌橫生術數是用奢大流涕殄滅十王禪太祖
世祖世宗之後重歟熾熾藉子卑孫之祭曾不得卒誠所謂豺
人物論
三十卷
十二
狼之性有其無後者失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獨不思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庇焉蟲猶能庇其本根况為君
乎蓋先朝昔城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

褚淵王儉

蕭子顯

褚淵家世俱受宋明帝顧託蔡茂死師於宋氏而淵逢其運世
之非貴淵者宋失臣請論之天陽武之迹異乎夷齊伊呂之心
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諒也自金張世族系楊馬貴委庸
昭美皆由漢氏官腹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居臨年祚短促服褐
前代官成後朝官氏登庸與之從革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
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進羽儀附隆人懷美

恭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任資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
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坐至龍骨芳來陵
閣雖殊領盼如一巾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
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隨氏望而去之
太后休既輕有國常還恩非已獨貴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
終世情之過差也

劉歊陸澄

蕭子顯

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華
七十授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定石渠
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人物論
二十卷
十三
勿失西京儒士音有獨操策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王玄漢之
李訓義優洽一世孔門集大成執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
異而王肅休經義理與碩相非爰與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立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書世
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開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絕二代以來
為數寡矣建元兆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
載戢干戈遷認庠序永明纂襲允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
朝廷仰其風冒子觀其則由是家塾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
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收雖設
前軌難追劉歊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駕

多才矣自諸生有不聽之度屬咎凶肆虐天倫及禍叔合義旅
將雪冤冤曰約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楚漢雷擊湘鄂剪離德如
掎偏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脫懸白旗之
首方應皇天之聰布德施惠悅近來遂開揚揚之王道革靡靡
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省玄風闡揚儒業介胥仁義折
衝尊卑登崇宰宰澤流遐裔千戈戢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觀昔以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自末致本斷形為模稜者
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運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
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則蒼頭之位高
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

人物論

二十六

十六

殿堂非有切身之憂高祖屏除奢慾憂軒冕得其所難而滿
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風德
已衰惑于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諛之心慕年
愈正見利而動慢謀遠下閉門揖影輩奸即仇讐起蕭牆禍成
戎馬身歟非命災被億兆未冠驚鋒鏑之下老幼紛戎馬之足
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
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
者順高祖之遇斯也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大
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穆穆過人神秀秀於多聞博達
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潘陸葉季躡通哀思之

晉遂移風俗以此而自萬國昇平周頒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
多難繼逆播扇巨猾滔天始似姜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
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燹飄關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
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
劍當騰虎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趨邇內懷賊
孽生視時災以為身幸不念秦皇之誅先行且弟之戮又孰猜
忌斷多行無禮驕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齊
謀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殂醢朝之君子相顧愕然
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休於邪說即安別楚雖元惡克殲社
稷未寧而西隣責言揭敗旗及上天降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

人物論

二十七

十七

其可誣乎其篤志憂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
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
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又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故帝卿家不
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已時經伊霍之輔焉
得不為高讓歟

武帝

南宮靖一

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考邇時昏亂遂遷鼎是為武皇帝
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轡觸寒
手為破裂夫注况重難居脂室常整衣冠小生暑天未嘗褻袒
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檀之請還廢于之吏承氏宗

是以亦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節末路興起蕭牆禍成戎羯不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折馬之足金甌連關貴胄屠後為千古所閼笑其故何哉讀者謂當信宋帝之謂其河南之地葉與國龍叛人其禍臻至於此不知帝崇尚釋教優夏為夷堂堂家見至加夷狄之本宗廟去牲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不待杜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止未叛於鍾離宋君止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豈不遽延顧留客無為君父討賊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悞焉果何為哉

人物論

二十卷

十八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棄陽宰制天下及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奉赦告粉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崇文教通好于魏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左踰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止為自為窮土木而飾寺宇朝諛釋而暮言老如廟之祭不荐毛血文錦之黻禁為人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武帝

顧充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棄陽宰制天下及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奉赦告粉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崇文教通好于魏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左踰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止為自為窮土木而飾寺宇朝諛釋而暮言老如廟之祭不荐毛血文錦之黻禁為人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信梁主以詐力懷人之國困人之君欺人之子姓且浮山禁壘浸進敵境緣故萬累而魚幣之不恤焉是欲心也非成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全豈將以之自崇豈非次之禁為朝廷一客已非實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通好貞陽且至侯景夕獲許陽之舉固是老少之通心腸達之耳正德因以和帝而強弩衝城長戈指關伴江黃士子天折露露之中刑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井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形銷貌悴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樂國上無由汎大圓覺海而獲果報於靈城徒使杜弼周弘正

人物論

二十卷

十九

咸願光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呼捨身同泰猶可贖也捨身侯景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意事佛求福而反得禍哉

評 不責武帝事佛而責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意

范雲沈約

姚察

范雲德將謝谷嗣流唐唐懷懷於黎命縣署漏萬祖義孫橫潰志寧區區謀謹帷實寄良乎至于范雲沈約奉預緝排替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聰濟務益時高才博學名亞遷重俱屬典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姚察

觀夫一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諱助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補思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謝朓

姚察

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與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雖然獨喜其疎將之流乎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官階空可極出處之致矣

徐勉

姚察

徐勉少而厲志忘食餐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屬興王休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縮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

人物論

二十卷

二十

事王勳師古始依則先王振衡端軌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宋昂

姚思廉

宋昂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竹無華歲寒之心家千里命窮朋儕身逢厄季雖獨太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行夷叔之風矣後為梁宗臣所害

蕭子恪

姚察

蕭子恪精兵威而革漢運晉因辛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受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焯前志德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威屬一皆藏焉其待不長和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並隨才任職通齊梁朝

不失其舊豈惟魏齊晉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私量度越前代矣

朱寶瑛

姚察

夏侯勝有言曰士志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寶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昇遂微寵主任事居位不能以道佐君可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寶瑛之由禍難貶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實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王僧辯

姚思廉

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金楚之兵委僧辯將卒之任及

人物論

二十卷

廿一

死乎禍亂功亦著焉在牛黃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賜賸之重世祖繼繼之尊洎漢宮淪覆理廣實祚僧辯位當將相兼存伊霍乃受脅脅師傍立支展苟欲行平忠義何思義之遠矣

侯景

姚思廉

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然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此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數換本國識不固身勇非出類而王儻為其謀主成此惡應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黃昇亂夏大戎厄周漢

則秦皇流災晉則敗玄播禍乃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陳太祖

神龜先

南宮靖一朱

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荆屬臺城告禍果祚播遷選將練兵勳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祚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菜蔬常不飾金玉張常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迹出佛牙設無邊會效胡人膺拜於觀闕前而不知恥曾未幾年又復幸寺捨身貼諱之道果如是乎黃塵汚衣不待言若爾歸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陳霸先

顧充

陳霸先斬僧辯據重權持兵柄服為臣子思為君父而禪讓之人物論

二十卷

七

位又遂得皇帝失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祀舊帝以德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羣舊職即其開國舉動豈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從政實簡儉素是尚亦奚足收藩子

陳霸先

姚察

高祖英畧大度應變無方蓋當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覆轍議貫天人王僧辯開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債負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麟之泣高祖乃踞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降而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啻數載黎升邱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微時序之世發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矣竊去如釋官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江總姚察

姚思廉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推兄朝望史官先臣面當今德光斯百行可以屬風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流七部正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王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音與過探以并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封議後王皆取先臣斷決焉

拓跋氏

南宮靖一朱

北朝之興始丁拓跋之魏自詰汾以前奄宅幽方世為君長典平凌亂中原雲後於是拓跋讐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烏什甚健繼之征伐四克威震靈荒始改都立號恢復大業東自穢貊西及疎落邪莫不款附拓跋時嗣位稱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醜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談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囿于斯欺近于餘年而莫之辯正吁亦惑矣

人物論

二十卷

七

明元帝

魏收

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逢葛虓之禍權以濟華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北史曰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寔之始丁時恨顧鵠時猶有窺覷

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帝孝心忠義權正其運策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諸周鄭效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矣

規 造武帝高祖

魏 收

晉氏崩離戎馬東塞尚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
人神顯登皇極雖窮極極邊不暇外土而制作經謀咸存長世
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尼有期禍生
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崔浩

魏 收

崔浩才藝過博究覽天人政事審策時望之二此其所以自比
人物論

崔浩

秦少游

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軍
臨夏遇既險也勅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避短遂不
自今豈為聖子藏民惡其上將聖益必累陰室貽禍何斯人而
遭斯酷悲夫

崔浩

秦少游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
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賞智類然獨
出而不與衆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
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鳳麟之活會
不及荀實何敢望于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實謂之於魏浩

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器量當道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

事於然處於以孫劉之下子無餘校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為無
智名封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攸雖不足以與於此然彼謀
議帷幄暗人寸軍莫如其言謂亦關門自守退無移交皆以令
終故陳壽以為良乎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
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
死浩既有功而秦五寶元歷年尤譁譁幸詠古人所撰圖書至
鑄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
人物論

崔浩

秦少游

秦少游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成括之流也以此
論之浩魯不及荀實明矣何敢望于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
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潛下邳
受書於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
於道家若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榮感之入秦羣星之威晉興
夫免出後宮姚姬與敵女之事尤異及劉莊老乃以為矯謬之言
則其術蓋出於陰陽之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
房之謀畢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于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
昌破蠕蠕平阻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本于房之謀而太
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為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

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委斤叔孫建

魏 收北齊

委斤世傳宰征伐有克乎涼之後師殲身勇雖敗喻之旨已
赦封戶之公靡立而恩禮陰澤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動終
著肅伐治肅有威震夷楚俊選之委節公宗家彭顯帝察朱
提之委有日輝之風加以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多賢
與

李順

魏 收北齊

李順字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誓心
而作若劍目數式兄弟^{順之}威聲並高黨風度極雅風重朝列
人物論 ^{二十卷}

而遺隋有命報施俱委焉呼以茲威德克庸其猷宗緒扶疎人
位然顯可謂李魏舊族其世維新矣

太武帝

魏 收北齊

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恭征伐之氣遂戎軒四
出周旋險夷掃境萬平奉隴關邊海遼河源南夷荷捧北蟠朔
進卿父四表混一戎華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
王豈非神敝經綸事當命世至於物則東儲不終末則世族所
忽同本庶防殆世乎

高允

魏 收北齊

依仁若義統秦守誥其司徒高允子雖允禍之機抗雷電之氣

虜死怖然忘身齊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整惡
窮達亦何能以差此宜其尤寵四世終其五百餘有魏以來斯人
而已僧裕 ^{石鐘九} 學治有聞筆修之業也

高祖孝文帝

魏 收北齊

有魏始基代朔平南夏關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掌文教之車
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草著敝服之風時以文明刑事俊治
恭己玄覽獨得着目不言神契所標固已符於冥化及躬裕大
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魚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天生
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難尊居貴屋蓋臨之矣若乃欽明稽古
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
人物論 ^{十卷}

高祖孝文帝

南宮靖一

孝文夙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
天愛父諸弟終始無間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焚
園識之畫禮比子之基虛心以訪勞民之術責己以答上天之
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生與機發讀論經理劉孝先彪以經術
進崔光邢劭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開習詞翰者莫不兼以
好詩文風燭然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莫能及也惜其處人倫
之間燭后既廢而復入不宣立也則過於牽制優置帝中太子

物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則竟聽讒言直昇以死文明太后既非已出又當手賜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讐也即不為孝姑亦宜以權絕之比其喪也稱踊哭泣祝父喪治過焉而人理天理之大義既顛倒奈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而孝父於親親賢明之主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例論者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毋子斯而太息焉

宣武帝孝明帝諸莊帝子敬前廢帝恭後廢帝明

南宮靖一宋

宣武帝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矣孝明幼冲靈后稱制徽德彰聞當劉宋外造乎雖管方屈人疲盜賊蠢起封疆日蹙

人物論

二十卷

廿九

李國不承非天意年靈后稱制明帝立宋言之兒爾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疲其主方銳而翔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得脫除餘根尚在爾朱氏因莊帝而弑之奉廢陵主恭即位是謂節閭帝手改赦文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恭是時高歡已起於信都誅爾朱兆推渤海太守元朗以主號今是謂廢帝而節閭全憂奪矣廢帝之與國事盡由高歡爾朱幾人以廢帝喪業逼遜大位而國歸武帝焉武帝肇前車之覆轍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遲一朝之分帝當承之恭當高歡之親厚就字文之陳薄耳心出奔自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

而為一失

李孝伯李冲

魏 收比齊

燕趙人多奇士李孝伯風範整肅其志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從前已見其表而入參心齊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寬容付過以功名始卒其體量固已優乎安世識其通雅時韓之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義固乃一時之秀終協裴聖王佐命太和位當端拱身任梁棟德侔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位也

爾朱榮

李延壽隋

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頹廢及明皇幼冲女主南向始則于忠肅

人物論

二十卷

廿九

忽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身其聚斂乘勢逐利其陵暴於是四海驚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久政宣淫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綠將師之列籍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巨類拯黎黎志懷王遂惡之功及夫擒剪榮誅元顯戮那果剪韓並醜奴實當威靈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觀非望驕蹇辰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及河陰之下宋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未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之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糾糾還成廢敵隆質指縱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期期繫輓輓刻刻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

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衣計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大將古之始以其定終于惡稔以至殄滅亦魏舒其難齊以驅除夫

神武 高祖

李北齊

神武性深密出於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事皆運懷抱文武將士罕有預焉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果出無方聽斷昭然不可欺犯知人奸士全獲勳舊每有文教當慈恩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權人授任在于德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遠矣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力劍鞍勒無金王之飾少能劇飲自賞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

人物論

二十卷

三十

北齊總論

魏 徵 唐

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秦遂于時表若有君師出以律河唐之役推宇文如友掌渦陽之戰擒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宇文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同累世之資靡無推之會地居當據逐運規尚懷謙說非常之才運出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章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果國外充實疆場無壅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致東顧既而荒淫敗德周急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及後其得壽終幸也孝昭地逼

身是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誼羅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禹夏草齡不永劫用無成君使天假之年足使秦主肝食武成即位非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昭平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會於山上入道深遠或米易謠言由人亦可揚推觀大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其校格極之虛實折衝十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人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輟輟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人物論

二十卷

十一

其焚劫信貨必罰毀而利之既毀至貨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墻峻宇醢酒奢其麗肆變於宮園禽色充於外內俾盡作夜間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物又暗於應事信不聞是非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使閹宦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寬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良祿位加于大馬議邪非進法令多門持轡者不止百人摧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士朋瓦解衆叛親離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慮其官觀窮蹙荒淫謂豎育之可誅指白日以自保晚倒戈之旅控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咸豈非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與又聞齊自河南之後

建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且續續之憂無已征稅盡人力殫
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歸年穀所謂大既熾矣更有新以
是之政敗窮失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燬延期過曆不亦
難乎是豈一亡亡之過亦由人非為天迫也

附錄金

李比藥

解體不以尚祖復仇之始豈成王亦志成此大功故能
終身政事而尚祖復仇之戒動之微也繼及後嗣遂至
冰炭既成威權重疊無有道家所忌先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
姿戰術兵權昭同諸客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開河分陽年將
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章創之日出軍薄代屢挫岳鋒
人物論

二十卷

世二

而秦卒已還東陵後弱關西前收已屬又珍江陵呼建統而用
武成非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兇陣攻
則罕有全城齊人必致拘辱之師來人無復降聞之策而世亂
誰勝誰以索士之威士時時報自許諸雖之固昔李牧之為趙
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之收死趙城其謀誅光者豈
秦之問耶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隣賊難
為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高乾封隆之

李比藥

高封二公無一人又士之資登臺而起河朔特致勤王之舉以
望北帝之雖不如此哉脫克本藩成其德德異大端觀備家紹

之威然力謝辭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麗新用叶本圖高祖因
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掣
而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類用元從畢露其故人心之
皆有暗未見露其感就假手天誅柱靡之機莫過于此子繪才
幹可倚兄何堂情美世載德斯為美焉

楊甫

李建壽

楊甫雅道風流早得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去處亂居之世當機
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奇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句朔未幾
身亡君盛不能迭任事居觀幾儲王退不能保身全名薛龍招
禍朝廷之舉既以伏莽斷恩情之徒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
人物論

十卷

世三

通之術非所長也

邢邵

李建壽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五情無
節智疏通簡易罕見其人凡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君俊之謗
言執候景之姦使告人稱其禍為勇秋文簡公見之唯啗短匡
進頗為累德既藉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魏收

李建壽

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為儒器學博今古才
極縱橫體物之言尤為富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
成魏籍追蹤班馬城而有則鑒而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

意存錄好訟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

後文帝

令狐德棻

水府將終辟山放命或成權震主或發逆亂天威謂大寶可以力能伸物可以來得莫不闢關九謁睥睨兩宮而時災繼及世不放時災知臣君之義遂終成建武之資仲頑其車凶殘實於漢之策天命有威肅可怖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雖行伍之間獨與能之時應豫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特戎人物論

二十卷

世

武帝

令狐德棻

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于文日用兵通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纂承末親萬幾慮深謀深以家養正及英威重茲朝政維新內難既除外方始乃苦心焦思充已屬精勞爲亡卒之先若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絕兵之術家給人富有榮顯大道而推十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禮祖宗之有懷擇東多之陪亮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異日之瘳無災經帶之至或仲黷武窮兵雖見讓於良史惟圖遠畧足方駕於前王若與

北周史斷

南宮靖

二十卷

世

北周起于宇文泰自元魏撥亂孝武西奔遂振天子而令之拔舊業立朝廷其爲君爲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伯以弱爲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瀝而又得蘇綽之才修一代之文物休刑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爲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寸視者惟宇文氏耳然泰既魏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爲特亂賊之魁首視實六渾高歡有斯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臣終乎誰欺欺欺天乎迹觀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皆能變家爲國然實六渾爲人朴實一時又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爲人謫詐一時又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

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亦有其尚可取耳高歡臨終之時猶奉奉於其君宇文肅死之夕惟亦遂於其子則其心亦可見矣宇文肅以冲齡嗣君是為開帝立國之初權雖於高歡而高歡之姿終致諸將之禍明皇繼之殷鑒不遠續前車之覆轍陰而勸教之耳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物於高歡不能弱其權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須其軀衷哉宇文肅再行弒逆而魯國公危既作是為武帝慮深遠遂以家養止及誅後始親政事聰賢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未布袍綿繒絮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亮堂忘疲尊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校人物論

二十卷

世六

兵訓武步行出谷後涉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凡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修肩妣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擅楚期於懲罰家方之訓豈若是乎宣帝即位之物肆行兇虐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大豕喪佳齡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百官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云幸矣靜帝初越自幼仲紹茲業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服諸無厭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親試孝武黜辱廢帝把捉親

政喻二十年至其子覺發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戮未及二十載楊堅遽奄有其國且蓋宇文之裔件無遺種積夢之報良可畏夫

王褒王思政

令狐德棻

王思政時有部族雜未足情安儉率志任公平既而齊師危城抗亂勸散眾以為之退各向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相信非虛述不須門風亦足證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平東名關府作鎮頤川設警備之險修年鑿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奮勦勇之卒猶能承摧大敵舉建奇功中堂即冠於本朝義舉動於鄰聽雖事窮運廢城陷身因壯志人物論

二十卷

世七

高鳳亦足奮身於百世矣

蘇綽

令狐德棻

太祖提劍而起百廢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理於崑崙之日終能雕琢為模鑿者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禮場屢接而內親外附是善辭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五哉

李賢李述

令狐德棻

李賢和兄弟弟勳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從衡志勇奮發亟推助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于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致主策名委質或使煩幕府或契劇戎行荷生感之思蒙國士之

起俱歷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美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
國榮家化當通廊板即繁衍見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
雖為西京盛族雖金葉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創嗣君中
初內則功名放命外則強寇暗遣曹公以猶子之親肅負國之
託功勳已著過恩不彰李植之受遇先朝宿參機務受威權
之已去俱得來之不吝生此屬階成茲具錦乃以小謀大由疏
間親主無貽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譖嫌隙既兆衆致因之移家
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膺義方之訓
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謀喪非為不幸

王褒唐信

令狐德棻

人物論

二十卷

廿八

周氏創業連屬嗟遂棄諸子既喪聘奇士知弗及是以獻莊
蘇繹感季理元儒季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繹建言
務存實科遂獲批魏晉實錄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適時之用故竟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清宮雲撤爾其刺德
杞梓東南竹簾倫器用於廟堂委有來矣唯王褒唐信奇才秀出
李龍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應趙二王雕章問發威聲唐虞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野之人聞閣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
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漢遼也然則唐信之
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果季其體以渾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宗故能誇目後於紅紫蕩心逾於節衡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

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
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性情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隨
廣雖詞賦與表詠興鈴錦諫諍章論殊室而撮其精要舉其大
概莫不以氣為主以文傳實考其最度其區域樓二經百氏
之義雖探極家紛雲之秘奧其詞尚遠其言在深其理皆出其
詞致巧然後參夫辭播之蘭文蔚因其甚繁約適其辭雅輕
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兒之成章紛乎猶
八音之繁會大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難能
足以達意矣

人物論

高祖文帝 楊堅

二十卷

魏 徵 唐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微用故知者希始以外戚之
準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謀本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
憤慨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非月尉固舉齊之衆一戰而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逐周陽子時
漢高祖及利楊木一幼芳日吳經官四方樓紅南遇則金陵失
險驍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
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命魯昌之推亡固行比兼論功不能尚
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聖恩威嚴尉候無警於是節節儉平謹
賦金縢密其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無虞務衆
不暴暴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

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委無術學未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弊歷天恭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祥瑞時於大道建彼雄城權作京室皆同帝制所過行聽管轄之言或和臣之說游龍慶納託付失所賊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際殺其榮令謂伐木枝墳主未乾子孫繼踵盛衰松檟繞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述其衰敗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斯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勿諸未為不幸也

文帝

顧充

嘗觀綱目書太子成納妃楊氏所以省尊公如姓堅得政之嫌之祖也劉昫筆引以輔政東魏生之昭藉后父之感而不

人物論

二十卷

四十

呂之錄基平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歸處之勢者由是宋靡一開燕雀聯基或以尉父奉以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勸進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藏跡絕蕩無次煙矣欺孤兄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嗟哉世不多竇氏女孰為救舅氏之患哉是時江左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救京口諸擒虎拔豫州師入建業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藩離自茲而後克勤理道更儉資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舍復限境足以繁枯潤固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懷服中外莫不尊皇帝乃且皇帝也上書江東分王三百年而生收版籍遠撫長為豈偶然與然且不悅詩章而用法益峻愛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晚年賄於付託陳夫人有更本之拒而始信獨孤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卜蓋亦有以規其終失

高祖蘇威

魏徵

齊公勣圖伊始平預經綸魚水宜符風雲玄感正心直道預諧典運心同共公心計從更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出述思布梵心丹楫是寄蓋稱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僚資而輯睦年將三紀人無間言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淳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案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邛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官應旋命網終任遇窮極宗

人物論

二十卷

四一

寵父嚴機衡多所相益擊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非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過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嚴然當終終極遺老君邪而不能止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與王抑亦此之由也

蘇威

方遜志明

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也輔相權臣惟一蘇威拜伏舞劍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為愧威在文帝嘗買已極寵遇已厚威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教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觀威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

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羣盜其辱甚於死而感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善乎感事功始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家身名俱喪天下至今流稱之則其生也過所以為累豈不悲乎雖然感固不善於其身失而隋之虞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豈偽為已哉養其氣而厲其節乎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令其生而不取有國隋氏父子之過群臣詐寵而感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鑿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挂羣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躬身於盜賊國人物論

三

四

評 讀公論案蘇威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雖黃

古人已也

韓擒虎賀若弼

魏 徵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宜其方周之方召漢室歸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隸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尤人莫能超高祖度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懷懷申必取之長策

韓擒虎奮發冒鋒刃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隋氏自此一戎成加四海精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假儻與累賀若弼多武毅威雄韓擒虎重方於晉之王柱絳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虎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王棠威有武藝雖韓擒虎各並為當時所推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楊素

魏 徵

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妻文武之賢包英奇之略志懷遠人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人

三

四

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復摧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險請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計自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王高下其心營構離宮而石於舍修謀腹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寃其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免子為亂時墳上未乾闕門殞戮丘靡靡極宗族誅夷則知精惡餘殃信非彼語多行無禮災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王通

尹 起 莘

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者書諸道以沒其身何不可之有而必欲嚴恭於齊主之門日取絀辱是豈席珍待聘

之君子哉

王通傳

柯維騏明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術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隋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萬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靈龍門陰因賜對曰陛下雖有光祿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著興衰論七篇出令昌樂薛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隋夫人經山翠發巨石而有娘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幸隆嘯曰王道無厚天下何為而一手通人物論 三十卷

侍側十歲矣有夢色曰上失其道民散父失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嘆也蓋憂憂綱不振生人勞乎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陸吳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嘯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貧矣而成者有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免卿通於是將學四方蓋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以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二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算王道推霸夏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帝畿遙遙帝王兮隆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軍太

平之基時異世變志乖顧遠呼嗟道之不行兮勞身西飛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饔餼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顧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業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錄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第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孝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實鳳河東薛以中山賈瓌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從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

人物論 三十卷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獲疾嘆曰天將格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天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險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日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遣以食經曰金根樂器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為富焉其卒也門弟子謀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子然繼絕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證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相福時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同

極之恩其後乃云仲尼既沒文人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
某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宜闕道或
謂太尉太孫無忌獻其第御史疑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
者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粉飾也出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
要道隨言步之士乃能厚施於後世哉

文中子

焦竑

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正高忠甚大或以擬擬太過病
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相似之以其
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選固未有非之者獨此文
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跋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

人物論

二十卷

四六

無其人則幾於譽說矣王在鎮有負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
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望削削於繁辭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
與元經以定其統陸龜蒙家送見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
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哲之業後司空圖皮日
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之鑒也如此咸獨臆斷其無
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
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
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
端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肯降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
於端石氏到子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待而稱焉龔本

曰出而不聲德而不效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依舊章而
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遂不無增損於其間遂落後世之疑
邪

太白大人傳

宋 蘇明

文中子學說成說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者皆今驗
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以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
息于淮水之陰有大人自東來緇袍無表顏色脫俗眉有束胡
去文中子僅十步馳搖策蹕而坐兩手搖腕眼視雲漢若四傍
無一人者接已習指文中子謂叔曰彼鳳頭龜背領至腰者
為誰叔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

人物論

二十卷

四七

子世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夫人大笑不止文中子是之乃
撫手趨前揖而問曰大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
以咸和萬民乎大人曰不然也豈八挺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一士之古可止乎大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大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大人
所哂者何事耶大人曰哂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
衣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齊齊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
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大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堯和
乾坤經緯星辰推機四時轉轄五行執天之德以闢常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比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

則必爲帝者師若堯之君時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公爲一家以四海爲翰蕃以五獄爲封鎮以元后爲父母以臣隣爲伯仲以蕃庶爲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廉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舉耕漁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矣其下焉者則徜徉居末啖嗟於粟斯不遠千里街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覬遇神機間謀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循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權鑒而售者走已自子之西來也欲爲君時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伴瑟子

人物論

二十卷

齊王之門者乎子昂眉目在筆末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秦之市有屠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亦也雖國人皆知其之矣子今有衆而干進亟亟不待聘而舍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天性就猜不悅詩書廢書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出何也時不同也子知鮮吉言即詣東掖母面向不然則于其行哉文中子曰大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柵柵違違

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則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然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與丈人曰是言豈是言豈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階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乎昔甘肅男子孟學柳下惠安有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言安書於李育學詩於夏與問位於閔子明正樂於賓及考易於王仲華而其智顧出衆男子下子竊爲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暴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罔在已從人謂之賤論溺僥回而弗止謂之滄湄則不達惡則不周固則不愛賊則不成僥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人物論

二十卷

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子乎子矣丈人言具有焉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遂留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斬捨辭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家謂之發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遇嘉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遺夫子衡冒霜露跋涉而至此終不聞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謀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著經緯數萬言君子曰其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將操經緯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况其下者乎其哉出處之難也

評 詆河汾自售前賢皆然但未有如此篇之久藝委曲者

煬帝

魏徵

煬帝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是第之中獨著
聲績於是矜情飾貌肆殷勤回故澤歇后鍾心文皇華感大方
聖祖遂於儲位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也地廣三才威
振八紘單于頃頌越裳重譯亦及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
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稱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
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陰謀外示機簡盛冠服
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滯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聲
參五虐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會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
人物論
二十卷
五十

罪驍怒之兵屢勦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遂至旌旗萬
里徵稅百端稍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
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重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一卷

唐高祖

薛中 鄭賢

劉 炯

有隋末年國祚湯荒主輝煥原之煥群盜發逐鹿之機於暴
無厭橫流靡救高祖悉獨天之運去知新主之功興密運雄圖
未而龍躍而外已求可汗之援卑詞奉宰密之書大神機而連
若疾雷馳豪陸而從如健草泊詭譎之屬擬讓受終刑名大刻
乎煩常得位不論於過輒由是獲金若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
之寬平不背高祖之懷焉然而優渥失斷濫濫得行誅文靖則
議法不從酬策寂寂則尚恩大過教使由之貝錦鑒幸得以殺
人物論
二十卷
歐陽修

歐公遂問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矣集申孫
匈奴是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王王莽始哉
高祖贊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
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
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其世本夏商周皆
出於黃帝矣自盤以前周自堯至於成湯其間寂然無聞與周
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敗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
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
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衰

以降或遂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故能振而復起或遂至其不可支持雖各國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爲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與謀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脈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能承其天命歟

高祖

蘇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賦與人心之所歸

二七卷

二

人物論
向其任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解於是兄弟爭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靈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乎卒奪玄宗之實不逮太宗而晏安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敗建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大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

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大伯季比以避王季亦豈亂故耳歷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李密

劉昫

當隋政敗蕩場帝荒淫提劫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之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敝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漸謀身臨陣敵據洛之口號百萬之師實徒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句去猜忌疾趨黎陽任世勸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

二七卷

二

人物論
首果義兵終則其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實爲臣竭誠事上者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於林之禍或以項羽據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及楊素既知客之才餘合爲王之爪牙委之疆圉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李密贊

歐陽脩

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乞威亂客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且其亡也然雖賢得士乃田橫從與賢陳涉遠矣嗟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李裕

范祖禹

晉文公譏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裕方圖洛邑高祖乘虛席捲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類於裕而裕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裕而驕之以行詐哉且聚義兵而助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李裕

尹起莘

世或謂裴寂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猶默然志在滅秦無復回貳家起兵不為不久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人物論
二王卷
四
明甚且家前所移機州郡數場十罪至是乃及降隋何哉裴之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評

裴寂降隋自非豪傑舉動信不足比項羽

劉文靜裴寂

歐陽脩

應龍之翔雲霧漸然而從慶風薄怒萬空不約而斃物有自然相助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立或役尸天之工云文靜裴寂軍隨陣以才自進而最事用私昵顯外者易乘適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妄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罪大誦何謂且參矣

劉文靜裴寂

張君英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耻之若裴寂劉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為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咸不辜止顧遇既以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妾告服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裴寂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乎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監解之官人參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賜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未嘗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觀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形之於言故擊之酷也噫嘻家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人物論

二王卷

五

評 推高祖厚裴寂之政可謂頂門上一城矣

王世充裴寂

歐陽脩

煬帝失德天譴其為生人類羣群盜乘之如蜚毛而奪其嗣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聚東都皆磨牙握壽以相噬然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贊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大望氣應始所以心膺膺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而彈乃就於裴寂矣

竇建德

張唐英

建德昭黎陽房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建德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合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享之生今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厚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唐敗序歸順有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真少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為世光之援若救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群盜蜂起結聚聚凡得忠良之士率皆屠城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而卒保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殺人物論

六

父之恩全於忠孝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勣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其後創里閭之徒以誅建德為成運衡復發種衆不降八月之中盡殺建德故地兵連禍結有後數年此由失於斬建德而致耳故曰變弓之鳥難安而驕武之衆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建成

孫之翰

王者立太子必猶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事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而求聖人以傳大位兄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義舉

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為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兄受命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秦王蓋議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次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建成

范祖禹

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見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親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尚祖父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尚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人物論

七

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衆僅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親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建成

范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賢聖不先於兄又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降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變亦要象害亦事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象欲得罪於舜故封也管蔡流言

於國特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齊威王常問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若爲弟不悖恃天理燦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人物論

王應選

評 前論建成當爲太伯之讓此論世民不當爲周公之誅其罪各有攸當

建成

尹起莘

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蓋召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嫌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阻之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裡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符乎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有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評 當世須是如此惜高祖慮不能及也

十八學士

王應選

蘇州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爲美談彼其十洲三島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惟夫太宗所以創茲基業有爲未盡也成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棧棧菁菁之盛豈假一介之外臣以爲重哉則以據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於是天下游說之士鼓鑪而交於諸侯故秦宣穆下之會泉然首稱果園之盛踵其故習諒者率以爲口實而不知長天下私交之習不可復禁蓋至於淮南之流藏命作奸植黨以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曾以太宗之賢而亦爲此乎夫十八

人物論

王應選

學士者固皆一時之名流傑士當代所標爲瑞麟鳳者太宗以一藩王而羅致之幕下述其所以周旋帷幄分直侍從之典固不可謂無禮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爲也彼其時有高祖在焉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無得而臣之變鳳閣閣蓋唐之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也天策府焉得而畜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于天下者東宮妙選自主魏而外無聞也一孽子惡得而華之故瀛洲之選當時以爲下賢之感畢後世以爲用賢之侈談而不知自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其賢子已而蔽其賢子上者也原太宗之心豈真有意於橫經論道修德尚文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蓋

當是時建威元吉之隙已成而甫立之勢起故收召並會自爲羽翼以待他日之變耳蓋陰爲羊祜公孫範之計而陽養穆生之酒醢內高膠東呂望之運志而外爲河間之好文蓋自魏晉承梁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賡于史氏之文而迷運理之妄獨以爲太宗之盛舉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自相標榜卒以中魏文之忌而成豎立之譽曰種私交潘王不顧馬援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慘嗚呼惟高祖之闇于明帝而建威之弱于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禍之招也故威而爲太宗不成而爲曹植幸而爲十八人不幸而爲曰種其事等耳豈足以言得士有十八人之見用而太宗之謀蓋失人物論 十一

其所與日夜聚謀分漏直宿者無非傾軋代宗之計卒未能有以父子兄弟之義一爲太宗嘗言者顯至臨湖之變推牙問氣驚驚君父而太宗遂爲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蒙不洗之垢而不知瀛洲之遠蓋爲之樂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觀之於前而一代風聲沿爲故事武章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宋蕭叔文之亂以八司馬李之禍以十六子馴至崔胤之子全忠昭之於國岐鷹揚之子高駢蓋皆以天子禁近之臣耳心于肯公死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者豈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與吾於十八人奚責也

太宗

蘇轍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戴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足過也不穀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滿祭及將紀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害留王身平君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寧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

人物論

王羲之

十一

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昌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威笑厥亮高昌滅吐谷潭兵出四夷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然於隋有辛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奉當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親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耳目傳位晉王泰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于泰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官中矣天子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

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親之從生
壯者多殺而還則子孫無遺類矣常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
殺李君矣夫天命之不可易惟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
知之難其帝之老也料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
勳果有即依之私實事李君及李君信義不忍以其地求利
帝妃不廢舊君之禮雖信將戮以啗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
為可用奏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惡念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
射尚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
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辜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
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
人物論 十二

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
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
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勿狃奇天下過矣且使勣信實托國
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使之而後可哉
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
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違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賢昭王惟
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
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評 太宗不知道故親征高麗輕易太子與託孤非人故有
武氏之禍惜哉

太宗

歐陽修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
興之舉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魏稱三宗武王有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
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
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
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盛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
也其除隋之亂比述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陰
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卒於多變後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
於遠此中才庸主之所常為然秦獻之法皆貴儲於賢者是以
人物論 十三

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太宗

鄭象陽

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四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
鞭背然一旦乘怒遽斬張猛古等寇盜甫平首聞文館樂奏破
陣則曰朕終以文德馭海內然志代高祖死猶不忘陳師合止
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肅義然繼緒遂良疑似之譖而誅劉
洎親平建元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龍恭懷恪恭危詞位知謹
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濫殺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諛知
思矣而復寵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太宗

謝鐸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
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救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
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為謂高
祖亦因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平不有於齊之心亦焉
用是為哉昔上季姜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
猶其德言曰成錫之光木嘗有皮辭焉使太宗不為虎噬秦之
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敗而不
可救者昔人言太宗以子藏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
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罪矣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維其可
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焉用是為哉

人物論

十卷

十四

評 議無叔齊之心受有王季之美太宗兩失之矣

房玄齡杜如晦

歐陽倫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賤穠華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
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與仆杜偃使號令典刑察然罔不
允誰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明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跡殆
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謀
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獎美效之君是後
新進更用華玄齡身處要地不食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
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密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讓燕
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賞以成固于取之過

蕭曹之動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
諸用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見錄是哉彼揚已取名略然使
尸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王珪魏徵

范祖禹

齊桓公糾結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
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處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
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
齊以小白緊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
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離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
太子且兄也泰王為潘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
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
死其難朝以為豐泰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
委身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王珪魏徵

尹起莘

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李假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
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者也非
食太子之祿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太祖之祿高祖使之佐
太子故夫為王魏者若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

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故之更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尊太宗亦不當尊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而已斯事條片之大節不得不辨

評 高祖使佐建成則高祖君也建成非君也此可為王魏

釋

觀微書

劉昉

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志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蓋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賜之上言圖為奸利與賊臣為類

人物論

王吉

十六

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勿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客易臣管閔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府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臣過弼達能近取確傳約進類實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費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為萬世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朓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王珪魏徵

王 韋 明

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於死與否也夫唐之有天下果誰為之乎高祖蓋念不及此也建成元吉又非有尺寸之功也是太宗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時之可利而利之已耳彼其撫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經營乎天下太舉甫定而持以效之傲狠之狂兄此周武王漢高帝之所不為也而可以足貴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宮僚旦夕沃太子以芳華而開陳天命人心之所在果力能回建成之心則使之退處藩服而請世為天子不能則舍建成而去之未為失也知不出此而唯奉奉以奉殺秦王為軍呼珪微之心亦悖矣世豈有殺弟而奪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太宗誠死則高祖建成爭能爭然爭唐之富貴否耶此其為計甚疎而望理傷教則已甚矣惟其如此建成元吉同惡相濟說毀百端

人物論

二十一

十七

夫彼有忌我之形則我有疑彼之意此固中人之所不免也故以義而論則太宗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之無兄乃王魏之交構其間而激其勢之至此也然則唐之禍非王魏為之而誰乎使王魏而誠勸建成以孝弟而彼之堅僻終不可化也則高祖在上事建成可也事太宗亦可也而安在其必死也惟不道之以孝弟而徒放其殘賊之心則雖臨難不避親死如歸君子終不以一朝之節而盡其亂唐之愆也兄又不能死乎故曰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於死與否也雖然高祖亦不得而辭其責也夫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之通義也唐之天下非秦王之天下乎而淵乃持欲疑不斷之

心爲含糊句且之計建成元吉請殺世民則聽之世民告二子
澤胤不法則聽之身爲君父而不能別白諸子之功罪視三子
若幼穉然而不敢置可否其間恣其胥戾而天下大器仍
以屠戮勝者爲定則是除暴救民之功不足以享天下之利而
卒踐天子位者乃鋤誅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敗倫之既倡於
王魏而成於高祖欲後世子孫世守禮法難矣無怪一再傳而
有承乾魏本之變也悲夫

評 太宗有功當立王魏乃勸建成除秦王悖矣高祖不敢
置可否於三子釀成喋血之禍是其高祖之罪也

王魏論

卮實

人物論

二十一

十八

或問王魏微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豈然哉然
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
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
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之輔建
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
不可王魏我當死者何也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
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學君
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
其所輔而奪之位而忽然置之否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
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此於暴戾特一間

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兄爲其輔者王魏於
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
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
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
建成而言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
九泉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爲辭矣曰然則其起幸之論亦無
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評 王魏不當爲建成死當爲高祖死論極有理

魏微

白學天

人物論

二十一

十九

或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遽合也天下之化至
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遽行也賢人之事奉至大也漸行之可
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
容釋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
既來聖賢不退而讓盡得之則不啻平車半而功倍也先之則
不帝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
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
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漸中雖枉尋
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矣不光明率由乎有
志於漸矣請以明聖明之愚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爲邦

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來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儼人易食也若盛德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等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訥皆欲理而不能立能理而不欲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率從徵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敢於漸之明效也

別

評 魏徵在也強力行封倫在優游卒崩運之與漸其意自

人物論

二十一

二十

魏徵

歐陽脩

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虜身遠未幾信諸遂行知徵之諫畧數十餘言言至君子小人之際未嘗不及覆焉帝言之以俟邪之亂也又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汚皜皜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衆之論議提挾有祖風烈諫所謂是以似之者與

魏徵論

崔銑

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後邦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戡于董卓則為三國殲于五胡劫于篡奪分為南北竭于秦隋中間民命和倫浪乎碎矣唐秦王質神武之畧當聰明之實五

年而天下定寒氣清徵輔建成乃日以贊秦王為事吳遂此謀

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必不足以荷大業領尊尊悍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齊襄不道于糾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傅輔之為旅避害數公被弑齊臣遠應恤與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父立以衆勿以黨讎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國畢雖然論徵者今其褒抑之大而訾其筆墨之細何居秦王斯世之苛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敗哉但玄武之舉遂數網常情平其無常也嗟乎知莫大乎擇主忠莫大乎盡忠義莫先於居身徵也知建成之莫可也而早去之復佐太宗可也奉養然恩愛庸儲之位然後秦王討黑闥之外忠言是棄無聞焉或曰徵負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識建成其符堅乎益彰其闇也已

人物論

二十一

二十一

魏徵論

王世貞明

自程叔子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及正也愚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曰小白係公莊子至亂作管仲召召棠公公子糾來奔預註曰糾小白係尤也太史公世家襄公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於

呂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紂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紂爲兄何以不當有讓呂仲何以稱知非而又正也且其傳子紂與小白戰以藏聲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天子以保戎尊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仲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爲隱太子宮臣則不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爲他官或下移而爲秦雍之內屬也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妾養徒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勅重有拳矯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武門之喋血玄成固未嘗身歿其弟若仲之射鈞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魯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爲玄成成敗之亦不得言無罪也

人物論 三十一

三二

玄成爲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客歸唐而爲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矣是德遂爲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死建德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魯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評 管仲魏徵功罪可爲萬古定案

魏徵

邵寶明

君子之事君也以其身許其君而已矣無自便之道也徵之在太宗朝其正言議論無千數十餘萬言史氏稱爲三代遺直卒得銘勳金石繪形凌煙人臣之盛孰與不克有自便之心者而不覺其量蓋歸于類爲良臣母爲忠臣之一言也何也夫徵之初則隱太子之幕賓也方高祖之託太子于徵將不有如秦齊

之託苟自若乎息之對蘇公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徵在當時並無一語許高祖若玄武之變儲君殲焉雖馮立以一騎單之徵且嘆曰生類其能死也難何以見士大夫也而徵則恬然當之今日爲東宮之洗馬明日爲西宮之諷諫矣夫苟息以其身許秦齊而卒從秦齊之死而魏徵以其身許建成而卒建建成之難設果何心哉嗚呼此固其類爲良臣之心也有徵之心推之惟其類爲太宗之良臣所以不得不爲太宗之良臣嗚呼以臣許君之義徵獨未之思乎苟得起徵於九原吾當以是問之

人物論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評 高祖未必以建成託魏徵魏徵則當以忠臣事太子忠者諫而已矣不諫而謀殺太宗非忠也非必死也

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邵以讚明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驍騎卒通失稽遂良臣之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爲示太子重也若子曰太宗此舉未足以重承乾耶抑乃所以輕之耶謂其輕之則衆朝臣之股肱爲儲副之羽翼輩儲副猶專朝廷也不可謂輕矣謂其重之則若輩及覆乎先朝之遺事究竟平玄成之平昔而未見其足以重太子也何則今日自魏之魏徵即前日武德之魏徵也今日東宮之承乾猶前日東宮之建成也而今日承乾之太師即前日

建成之洗馬也太宗即志嚙舌之事乎一時崔暹之才動攝王
魏而其所爲教太子者不過巧結嬖妃排陷同輩而已決不聞
有禁石之規也臨湖之變元良被殺自立一騎士之微猶然死
難而微則毫無餘客也吾之來則米官之陳議則諫議視建成
之冤如大馬耳古所謂冤死殺死制者固然耶太宗何取而用之
也昔人有言武帝使江充按太子而忘其敗趙之事乎亦曰太
宗使魏徵得太子而忘其敗建成之事何其智之昏也蓋太宗
之心寧于兩愛而介于奪適不奪適之間故其所以處太子者
往往大認其于承乾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庫物惟其所用
而吳之會也教習也宮室惟其所治而吳之節也教習也鄭衛

人物論

二五

二四

惟其所好皆官惟其所寵而莫之禁也刺客惟其所養養戎惟
其所見而莫之詰也教亂也乃至刺去章朴玄素而上若不聞
焉即高祖之子建成未嘗繫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爲之重
不能因其監撫之位失其于泰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制三
公見王而隆米是欲賜秦王警蹕意也命泰拒盾各脩指地志
是奉秦府設弘文館置瀛洲學士志也一則曰我若繼泰豈不
能屈辱公等一則曰倘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君主乎嗚呼
斯何言也豈非明教以觀魏魏同哉即而之于元吉未嘗變使
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爲承乾重不能援泰傾危之言矣况今
之所以重承乾者即昔之所以敗建成者乎太宗之以徵示承

乾也若將曰微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侯乎吾恐
承乾見之而懼曰上以我爲隱太子耶胡然以彼之洗馬爲我
之太師也吾知不免于喋血之禍矣太宗之以徵示泰也若將
曰彼輔之羽翼已成如高祖之語服姬乎吾恐泰聞之而喜曰
上以輔建成者而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矣而果誰當繼上者
自太師之命下而承乾之心益以懼泰之心益以喜泰之謀兄
也蓋以急承乾之謀父也亦益以急繫稿乎庭闈發生于骨肉
則此命實有以遂之也烏在其爲重承乾耶太宗而欲重承乾
者必若何人而後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忌乎然此兩公
者徒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敗承乾之德徒能弭泰之禍伺于

人物論

二五

三五

一時亦不能弭天下之怨怒乎後日其去徵凡何雖然其弊之
聖不能使其子不來均堯舜惟能適其友以與賢而已矣承乾
之不肖奚趙朱均遂良迂儒也不憂其傾覆社稷而徒憂太子
諸王無定分太宗而知大計者必將密諭之曰東宮失德卿獨
不聞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畀不肖以基他日無量之禍吾
獨未得夫代之者耳于是虛心一意潛規默察誰其爲懦弱也
者誰其爲英果也者誰其爲親何也者誰其爲中抱也者知之
既明見之既熟一朝而易置焉大事定矣胡爲模稜不決坐機
禍旋而令後日紛上之至此也錄其心牽于兩介乎樹舉易之
間敗當遂良之請護無可否徒曰吾爲一太師以重之耳不知

今日之諫議即爲昔日之洗馬其爲洗馬精明剛銳之氣未衰猶然無所建明也猶然無所規正也猶然無所調護也太子存則預其榮太子亡則辭其辱如是而已矣豈其既老之年支離困頓而顧能差強人意邪微之聞命而辭也亦自諒其不能和抑亦以隱太子之故而數于中邪辭之不得則唯上而無一談微上以卒年歲太宗曰計謀微亦曰計護其視承乾之缺矣若大越人之視肥瘠耳承乾之廢也微已死矣使其尚在在不將又轉而爲新儲之太師耶噫太宗惟幸于愛泰也故其寵過承乾又幸于愛承乾也故欲廢而猶不廢惟上往來莫適爲主太師之命聊以柱遂良之口耳遂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曰陛下以微

人物論

二十一

二六

重太子也亦不念六月四日之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驚且疑以爲上欲建成我而諸王中有思爲陛下之所爲者也奈何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詔群臣而易之如無意也顧分土而封諸侯毋聚京師以希他望太宗未必不悟也惜乎念不及此而聽以一親微爲太子師將欲重之適以輕之俾承乾益懼而謀父泰益驕而謀兄旋至禍亂之紛也惜乎太宗之失計而遂良亦無以正之也嗟乎此勿論已吾獨怪世之人猥云王魏不知微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也珪流寓州父矣不與難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後也以高祖謹學故太子絕矣微固耳而目之者今日爲東宮之洗馬明日爲西宮之諫議太子不忍平

理當生微微而死一也由後言之珪能抗師禮于魏王連折其驕而不敢肆未聞微所以臣承乾者珪有生氣微如死守二也彼其人而若此而高祖太宗自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嗚呼以制泰之朝冉世而前星再曜也有以大

李靖李勣

歐陽修

唐出其名將曰英衛推特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勦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威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閭門疢疾畏遠權過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勦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成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坎惟謙是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

人物論

二十七

二七

導之武氏奮而唐之族爲幾幾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據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朕天臨大節不可奪之憂及與薛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占雲校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者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李靖

孫之翰

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勳臣乃以老病家居聞其言且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

臣如是功名不速於靖康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其節人臣各盡其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評 觀李靖之老臣臣節信太宗之能政舞英雄也

李勣

太宗以李勣爲何知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等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光黜之而後用之也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詎詐之術也五霸之所不爲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人物論 二八

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評 太宗此舉似巧而拙觀勣輔高宗則勣亦不可使矣

李勣

范祖禹

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肇后之立無已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爲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李勣

范祖禹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願下幸矣至於孫孫卒群不足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說非聖王之福數父父祖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父將非親者漫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禽獸哉非所以爲訓也

評 李勣廢立宜有餘殃勣將何以自解哉

人物論

二八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

歐陽脩

屈突通蓋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過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其授機之命則不答秘公護所以抵也而決也

尉遲敬德

馮琦

秦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不疑而用之也吾以爲太宗未必賢之而不疑也時當創業之始欲藉以爲收天下之術晉晉陽起兵之時江都傳檄之後秦王之臣自文靖樂寂而下無幾也李密之驕建德之橫竦世充之倖分擾而並舉

當時之勢如此所恃以託腹心之士不可一日無矣敬德既降而便疑之既疑而復去之是當開創之初而爲失人心之旨也帝秦之不敗者數布此太宗之所不爲也雖然取天下者不有所抑則不能有所伸不有所操則不能有所縱敬德之因非太宗之心也使敬德而不因未必爲太宗之利也夫號雄者有難御之其屬附者有德我之心愛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爲我用者信推于既疑之後思加於既因之餘太宗之爲此非徒有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抑之自我伸之自我操之自我縱之自我而彼嘗不得而知焉敬德之資不可謂不悍者使其初不少抑之則道宗之爭不待形于天下既定之後而難使之思

人物論

三十一

三十一

未必不見于天下未定之時也噫惡布以九江歸高帝之所悅也猶以賜傲辱之况以降附之將而可遽寵以驍也噫此高帝之所以爲智而太宗蓋識此矣

劉洎

歐陽脩

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極其衆爲媚也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憤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執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與

劉洎

胡寅

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

屈而歸愈怒之氣無所發洩止爾肝疾而諸君觸其諱意是故雷震虎擊不從思惟也故入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吾無過差怒無暴悍矣

評 以慚怒殺劉洎信然

師旦黜浮薄

顧允成明

三代而下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何也曰用人之不古也用人之不古何也錄其華而畧其實也畧其實則君子無以自別於小人錄其華則小人得以借君子之跡而欺我故幸則君子與小人雜然而並進不幸則所得者皆小人而已且其致治之效踴駁不絕而與古不相似也有人焉知夫實之爲重而華之爲輕也則善之乎曰善昔唐太宗時王公瑾張昌齡以文辭於天下王師旦特然之太宗怪而問其故則曰吾將以是戒天下之浮薄者其庶幾歟曰幾矣惜乎師旦之未觀其本也本之說何也夫辨天下之事者才也用天下之才者非才也德也才欲洪德欲細才欲高德欲美才欲疏德欲密才欲圓德欲方才至而德不至於是粗心躁氣以濟其體有滂沱薄度以促其用有侈容倖色以陳其成是孟氏之所謂盆成括也魯藥伊周之徒無論已即如周丞相崔暉陸郭汾陽皆敗兒武卒跡其雜營木鈍曾不足以當今之奔走下吏而往往能爲國家持大危定大難功峯炳耀有後世材臣畧士所不敢望者何則其誠心純

人物論

三十一

三十一

盾足以對於天下也故夫德爲重而才爲輕德者本也先王之世其教人也以六德以六行其取之也以選舉某也智仁聖義忠和人也則書之某也孝友睦婣任恤人也則書之某也有德行有尚義人也則書之某也乎卿而貢之乎天府則爵之祿之當是時天下之人莫不爭自砥礪以求當乎上之所使而無速成幸進之人下而至於牧夫將女山農野士亦忠信謹樸可弦可歌而上之人竟得賴其實用收得人之効故夫取人以德者取人之本也後之治天下者曰是不然是可以施之於古而不可以施之於今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也吾取人於行則天下將飾其行以應之高者退而遜名以邀我卑者進而買名以亂

人物論

三二五

三二

我我欲一一而核之則勢有所不能我欲一一而置之不錄則又有所不可於是更其法而立其所謂法問其所謂法則如該科射策如明經如進士如制舉制科之類是也嗟乎取人於行誠不可謂盡無損失顧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亦安賴此無用之虛文爲哉吾聞言元而行虧聖人之所耻也言爲而行奸聖人之所辟也今也上之所以爵人祿人下之所以用於上而爵祿其身者一切而出於言則天下何爲而不從故賢人君子亦不過隨其才之所近以就功名於一時而不知有誠意正心之事其鄙夫小人則惟務習爲俳優之語以俾旦夕之富貴而尚安計其他豈是故論學者莫不談天人稱性命而不自慚其無能論

經齊者豈不嘉禮樂蓋刑名而不自顧其中之無有議古者莫不尊三皇慕五帝宗周孔管晏而降率置賡解而曾不自耻其妨之所爲或市井之所不齒其在在上者亦安然而用之而一無所問豈其醜跡彰聞從而黜之則晚矣嗟乎聖人之所耻者後之人所爲日夜殫心竭慮以求其工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無赦者後之人所爲捐之以爵而不嫌豐之以祿而不吝付之以社稷人民而不惜者也然則天下之趨於浮薄夫豈獨下之過而亦上有以教之也教之爲浮而望其不趨於浮教之爲薄而望其不趨於薄是謂却行而求前教之爲浮而欲禁其趨於浮教之爲薄而欲禁其趨於薄是謂蓋新而止沸故師旦之黜公瑾君齡者子與之而不盡史者以爲未親其本也人有曰上者下之倡也上尚行則下尚行而爲賢之風行矣上尚言則下尚言而浮薄之風行矣此理固然不可改也今公瑾之浮薄師旦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爲公瑾者不少也昌齡之浮薄師旦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爲昌齡者不少也其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黜乎苟不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黜則勸者狃而懲者臨矣且師旦之黜二人也不過黜其文耳藉令天下浮薄之徒相率而師爲論篤以欺我也我罕有以却之乎豈惟天下即公瑾昌齡者亦一旦師爲論篤以從我也我罕有以却之乎苟無以却之是使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也

人物論

三二五

三三

是使浮薄其言者黜而浮薄其行者未必黜也夫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則奚補於天下黜浮薄其言之人而進浮薄其行之人則又奚補於天下故吾以爲師旦者無意於黜浮薄則亦已耳有如黜之則無若移之於行有如移之於行則先王取上之法在也奈何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且夫太宗天下之賢若也聽行仁義之一言可謂有三帝四王之意其所措置可謂有三帝四王之遺行之未歲至於斗米而十錢民不象戶旅不拾遺蓋得王道之粗而其効如此設舉吾之所謂本者語之則太宗將必躍然以喜設太宗喜其言而行之於天下則必可以變天下之風俗易天下之人心齊

人物論

三十一卷

三十一

天下之道德治效純白比於隆古矣奈何僅黜一人以塞其責已也或曰師旦之爲此也所以規太宗耳太宗以英明定天下而黜若文顯不能與天下進而之古如所作晉淵明之贊機密之贊王逸少之贊無異排言俊語是浮薄之魁也以故群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本鄭衛之音往往家服而人聽然則師旦之黜二人乃周公黜伯禽之意其所謂後生勸暴亂陛下風雅者乃以陰規太宗耳夫規太宗者正其本也吾又有以責之天下以君爲本君以心爲本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人而適政而議猶其末也而先屑屑於文辭之間乎故吾以爲師旦之意不出於規太宗也則亦已耳有如規之則無若移之於

本有如移之於本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黜二人以塞其責已也昔孔子之告君也以九經孟子之告君也遠則將堯舜近則稱湯武齊人不言仁義則譏其不恭此事君之法也嗟乎浮薄之言人人深矣有如師旦可不曰賢矣哉治以事君之法則吾思明之齊人

李君炎

王元之

正觀中太白類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李君素已封武連郡公又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素自稱五娘以其封邑皆有武字乃各合女子之識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

人物論

三十二卷

三十二

馬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以腰推于人故人不疑矣實則影射于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真主也且昔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檢之消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定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豈將亡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素耶蓋天文錄于上人謹勝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失而脩德可也緩而行誅則有陷于非難者必矣然若果臣之命不足道也洵武氏役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諛謀勿成爲是也僅讀書至是噫君素之罹罪無辜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誅而不中因論以主之亦以垂君臣之戒

封倫裴矩字文士及

歐陽脩

封倫裴矩其義足以亡隋其智足以佐唐何異惟茲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會孽族當道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爲行匿情死乃恭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伎爲將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伎難哉

評 三人真俊人也太宗知之而不逮之何哉

裴思廉

歐陽脩

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英豪與北方諸行入關聚京師雖若震霆思腹以諸生侍衛主者皆然陳太義在魁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視賊自却不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果不主太義八下人物論 二十六

蘇世長嘗常坐起孫伏伽張玄素

歐陽脩

始唐有天下德列隋敝數內譏言而世長等仇然廉心時主方從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遭斥議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狄豷之過恨者乎心而歸意多素其何救哉此士臺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馬周

歐陽脩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君意臣手朝明

習藝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衆嚴鈞謂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幸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悅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吳王恪

張唐英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王泰緒遠良諫之以爲不可因召長孫無忌房喬李勣等曰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節賴因殺子牀抽佩刀欲刺無忌等爭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恪無忌切爭而止無忌等慮恪爲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

三七

嗟呼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爲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己之子也爲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軌而誅之則宜察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心爭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惑之際不暇議立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既立高宗而復欲立吳立恪寧使以猜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

人物論二十一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二卷

青中 鄭賢 元直 輯

高宗

歐陽修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漢書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遂而幾於滅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晉童高宗滿愛衽席不戒廢霸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升家嗚呼人物論

卷二十二

一

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高宗

范祖禹

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利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自觀之風祭道發布立而自責行之不足取信觀胡人是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謀骨肉不相保雖享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乎

評 始治而終亂由于親賢用佞知本之論

高宗

卷二十二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有所忌而不敗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卿公之所以見弒於司馬昭而常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王甫曹皇后也而况宮闈之間變在肘腋機不容髮我伏之而我發之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忿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黔驢之技止於是乎是乎是乎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殺像則弒高宗之本也然而後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及爰終三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乘除之以先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智也人物論

卷二十二

二

於乎其亦可成也哉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君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別去愚謂仁軌此言未嘗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與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與言之耶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者有似乎與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

齊意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輔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失在於武三思為周公戚楊之禍又窺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失政出多門不祥誠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容言易不為直言也故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賢為鏡書之以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為殷鑑不

疎在夏后之世隋之楊帝淫刑黷武沉冑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所去此楊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致身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嘗曰以人物論

三十二卷

三

銅為鑑可正衣冠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鑑而不以銅為鑑也陛下誠能以楊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庭之上豈無鏡之所好邪之情豈惡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鏡勿吝以欲勿殺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易去彼而取此執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評朝有三天子儼然可懼代對銅鏡人鏡兩段末歸之於

心俱是確論第仁軌之對亦是諷意未可少

長孫無忌

范祖禹

高宗意廢后而立妾故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貴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大臣欲以義正君

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辭其官及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然其受賜而不助已茲臣得以入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長孫無忌

劉昫

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矣立儲闢刀安社稷動履成若終始不渝及廢黜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為敬宗之誼得吃呼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闇臣姦足貽後代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歐陽修

三十二卷

四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章廢陰外却諛言以無忌之親逐良之忠皆領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及天之劍挽陽之明卒使牝雞鳴於牕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安不可支然環濟義琰像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王褚不諱死劉洎其盛德可少惜乎

褚遂良

劉昫

褚河南上書言事堂宜有維世遠譽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采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入名臣事業河南有焉甘齊人脩樂而仲尼去戎王滿姓而由余齊婦人一言賢哲懼惟其禍况二

俊鵬鶴之地位正人之魁魁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
不之悔況於有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
言哉

古文選

蔡汝賢明

蔡汝賢明
官至百六十篇分職聯事可謂纖悉獨諫諍一職然而
不詳及觀師氏論王以德保氏訓王以道凡虞盛賢論無非詔
王之職然後知三代之時名未始設官未始專而諫之道未始
不寓乎其中所以潛乎默奉諭君子道者豈待昌言顯諫為哉
故元首股肱之歌勅天時幾之訓鳴于唐虞徵是無虞之說咸
有一德之說鳴于夏商丹書之箴欽勝之戒鳴于姬周皆所謂

人物論

二十二卷

五

鳳而不見其翼也當是時其政闇閭其民浮淳心和氣和氣和
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龜龍翔麟鳳馴關雎麟趾之休騶
虞鳴巢之化鳥鵲既醉之風天下極盛治者必歸焉唐起晉陽
廟前為治宰相議軍御史得以輒諫此其致治之本也未幾高
宗嗣位以父子而聚庭以化難而司晨以化風匪鳥且獲柄用
三綱淪九法教王道湯乾坤何等時耶而有鳳鳴于朝陽也鳴
呼此固君子所為憤慨而深悲者也帝自離德以降封禪之議
起矣其初心蓋慕秦皇漢武之為崇數尺之土木以致陳倉
之寶雞宋王母之青鳥然後快其心耳宜知事之誕漫即不足
信乎此善感所以垂視竊去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斯時依人之

鳥折翼失骨鯁之臣歛翅矣鴻鵠之士翔且集矣舉朝皆傷
之鳥見曲木猶高飛說首一鳴其間哉善感奮起積哀茲鳳鳴
之聲所由來也不知吾身復敢言之名天下拔卷古之禍君子
其樂乎此耶其無樂乎此耶吾是以深悲善感不泐游乎忘言
之天而有鳳鳴之聲於天下也吾又悲夫鳳不翔千仞之上
而棲枳棘之所不鳴國家之盛而鳴賄事之來不為賢人之來
儀而為高宗之滯止鳳兮鳳兮何德之來也其曰菽粟不稔饑
殍相望其鳴人之窮乎四夷交侵兵革歲驚其鳴國之否乎泰
默思道以待災謠其鳴天命之難忱乎斯鳴非雖離之鳴如泣
如訴如怨如慕其聲哀以感而民思其言激以烈而國思亂

人物論

二十二卷

六

凡有耳者不悉聞矣何高宗聽之不聰哉諫諍之將又聚庭之
壯觀壯觀之禍而非風之鳥搏擊無遺由是樹德以宋鳴鳳鳴
嗟嗟豈雖離皆背秦何不得其美於前矣嗟乎鳴鳳之音又視
為鸛鶴之聲處兮鳳方不為燕雀之笑者幾希嗚呼君子其樂
乎有是鳴哉其無樂乎有是鳴哉自古忠臣義士被龍鱗頭虎
尾聲震天下而國祚亡何也吾以言忤君相政可知矣吾以諫
顯天下時可下矣是故屈平之鳳鳴平楚而楚以下伍員之鳳
鳴子云而吳以援上下千載昭然史冊生平後可以鑒矣何
高宗之昧是哉國雖未亡此難之禍亦慘矣嗚呼此風鳴朝陽
未始不為高宗罪亦未始不為卒唐愾也厥後群臣號結九月

程花梧桐則弗生矣。伏之馬一鳴旋斥鳳且歛翼而歸。光矣林甫以鵠巢交實即指鹿為馬之故智矣。迨羅網結網之徒與有鬼爰爰離離千羅至是欲聞鳴鳳可得乎唐之敗端已決于此孰非高宗之所釀哉。嗟夫吾於善感有惜焉。當時武氏擅權包然中國弗不聞一鳴以聞其遂李勣以顧命大臣一言喪邦亦不聞一鳴以摘其姦何說也。豈其能鳴于此而不能鳴于彼耶。抑其鳳其名而不鳳其靈耶。又安知所謂鳳者非鵠鳥之儔耶。故帝為之說曰有鶴鳴之納諫則飛燕之妖無所容有青鸞之刺諫則范葉之蟬不難逐惜乎善感不足以與此評。借鳳之鳴以嘆時事之衰及履奉統洋洋盈耳。

人物論

三十二表

張公藝

胡寅

張公藝之言且矣。可惜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落選高以君臣之大義盡開三老惜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潮三老猶能辨士尊被劫之非幸乎。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軍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受勸之故知其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且曰臣家所以同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與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終焉耳。

張公藝

鄭賢

張公藝承高宗之問乃不巨而書百忍字此其美深而其指微

未可謂其朴茂而短於智也。夫忍之義有三曰殘忍曰忍忍曰強忍殘忍者忍以害理之謂也。容身者含忍不較之說也。強忍者即孟子動心忍性之義也。公藝之所謂忍者養米何居殘忍不必論矣。若其容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而情疎情疎而乖異起其間強弱是爭。爭豈肯不肯異類而是非可否日接吾前吾一以含忍待之則強者無所畏而為陵不肖者無所憚而縱肆男子必至相猶婦人必至相忿。荆棘或生於前增崇疊障或起於民養雖同居再世吾見其破壞乖離而不可收拾何九世之能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畜之忍乎。蓋人之私意易流私心難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家將何觀。整將何極。故私忍則心

人物論

三十三表

公心公則事奉事則心服八九世相傳以來而人無異志者罕此道也。夫忍從心忍加心上其誰能堪之忍豈易言哉。方其書百忍以上豈其朴茂醇直而無所寄諷哉。高宗朝孽后內懷心志。盡欲大權去身絕不放。連公藝之意蓋曰今日朝廷之急務說有急於忍杜藩之愛乎。一不能忍則十忍之不能忍則百忍之必痛割。決去有若刃之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可百世也。奈漢高能聽新城而重綱素孝武能聽意關而築室思高宗不能繹公藝而忍斷愛雖有練帛之賜亦何為哉。或曰公藝書亦效新城書。開明言以悟主乃書百忍而便之自悟何耶。噫公藝何敢言也。以高宗之孱弱武后之兇悍藝言一出則

后必聞高宗將曰此公藝教我有如上官儀之覆轍也武后將手刃之且九世同誅失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曰公藝百及之書其義深而其言微失惜乎至今而人莫之測也

于志寧

呂祖謙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聽四人可否而後使四人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無忌遂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志寧夫所類大臣者以上聞而進忠耳若謂主聞不言為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可乎嘗謂志寧之罪甚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類類一世此教人之常情志寧不言人物論

二十一卷

九

是舞兩端以觀也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為賢矣李勣言則已以不言為賢矣

評 謂志寧避兩端信哉

武嬰

陳彭年

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集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堯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偏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生制群生之命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氏稱制之年異才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扼腕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誅引頸就誅天地為龍去將安所悲夫昔桀纣多諸古稱其毒人最之酷世以為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襟襟之見趙姬碎

板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武后奪嫡之恒態也然猶沈延謙議府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辨元忠之罪善言附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可哉有可哉

武嬰附

南宮靖一宋

武后為唐安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鉅以威乃修告討之法為羅織之刑侯周來索相繼引用朝廷之士朝首就捕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周唐害忠良毒痛四海五王張柬之桓彥範董提衡共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無而社稷復歸於唐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蓋二十年

人物論

二十一卷

十

而不至禍敗者以父仁傑姚崇相於內李師德郭元振將於外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宮十有一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既以入寺兒髮為尼又復乘間毒殺嗣帝帝位昭像曾未越月水入寢殿亂微已萌滑志之日盜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以傾陷主母勣已生之子以僭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後殺已生者無斬已足而可忍則骨碎二姬幽廢嗣君誅鋤宗勳勳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兇虐實天地非常之妖孽焉中宗即位之初過龍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為母所廢十五年及其即位昏愚之態又其於前縱詭事之類實得妖女之流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龍一息而武后再得志矣敗損

主而愛子亦不保矣。爲校五主而功臣俱罹禍矣。不惟是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見禍而在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孽也。其并衫比肩而相揖遜者。則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其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他規元忠孝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瑩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鐵斷斷焉。既散吏之楊雄與故僚之王烈。而於是諸賢者。豈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之之。爲設酒。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以一兔。有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其老。在而

彼自絕於天下云耳

武聖

胡寅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昇萃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與廢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人物論

十一

十一

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至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終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後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必有以廢之矣。

武聖

王世貞明

自天地開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爲暴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聖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聖已耳。羿浞不盡修姁氏奉不盡修劉氏。故天下率歸於姁劉氏之嗣。若族而聖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而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爲聖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剝之餘。若羊豕之

垂焉。祖而後辭縛者。則亦是屠剝之餘之裔也。非身爲唐臣食

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見禍而在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孽也。其并衫比肩而相揖遜者。則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其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他規元忠孝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瑩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鐵斷斷焉。既散吏之楊雄與故僚之王烈。而於是諸賢者。豈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之之。爲設酒。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以一兔。有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其老。在而

十二

十二

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此論甚當。倘皆不仕。則將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評

姚宋豈公之賢。不當事女。主此論甚當。倘皆不仕。則將來之輩。又當何如。大抵君子未仕。則重其身。已仕。則重其國。

太子弘

胡寅

太子弘幼有夷貞。其過失。惟命官臣。御倒一節而已。嘗春秋至。尚臣輩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聖訓。而書此何耶。耶。耶。對曰。春秋義聖。褒貶放商臣。千載而垂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謂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

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臨誅死之罪私之謂失太子之取則安視勝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懷憂母后專恣在當遺奏時胸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諷然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私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一言違忤而見賜哉

裴炎

歐陽修

裴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若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得人死固宜哉

裴炎

劉昫

裴炎位居相輔時屬難歷危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逐而慮淺又逢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年為尚新武氏革命未見交

人物論

二十二卷

七

也惟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首藏是其遠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勸殺宗親然後使有謀章何寄濟寧是事遺托置蒲伏誅時論則然遲遲須信况乎親提逆則示其間暇但殺降則影彼猶嫌小數有餘大度不足又其驗也

裴炎

呂祖謙

裴炎置委天下北面而不亂亦曰正而已矣有真明之發一日探神器而稱之君馬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君之子也無謂事實惡中外未有獻射之意故特以一言之失裴炎遂廢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

唐諫者謂炎特暗於幾本非有初心者夫炎曾不得與叛逆其齒其尚何言且匹夫交及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不從觀其隙豈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如轉恭事微嗚呼炎獨何心執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當時廢帝後位一婉孌女子浮居房閣不曉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炎其國竊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復辟乃窮途策盡耳非炎本心也

陳子昂

歐陽修

子昂說武后與明堂太學五言言甚高殊可怪矣后竊威稱誅大臣宗室者過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四

人誦傳不用可謂為主聲於房閣以騰澤汚漫之也聲者不見泰山雖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警警歟

陳子昂

呂祖謙

過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興來俊臣之虐子昂亦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利孰若以三善示之廢天克端少乘此子昂之心而史疏不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由天道在焉學校者禮義之所關人倫在焉勸后立明堂取太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弑殺邪心或不至於其失且世之武夫忍人拂逆既正一見仁者之狀則良心油然而生子昂之心豈以是乎

評 善操子弟之心者無人悟到此

駱賓王

朱之蕃

裴行儉之知人鑒則鑒矣徒以魯樸壽考論天下士而未鑒夫
器識之大者也彼其所善者王勣蘇味道皆典選焉一以鉤黨
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金紫何益于人之分毫譽一麗皓何
裨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賓王討武氏一檄其犬豕麀
孽然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之浮識
之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幸之所以稱奇者能觸邪也屈軼之
所以稱瑞者能指佞也武氏濁穢移鼎其效邪莫大焉舉四海
之大卒無有一人倡大義於其間而賓王奮不顧身一教其

人物論

二十五

十五

器惠而微之果與風雲月露爭葩麗麗設行儉于是乎失人矣

駱賓王李敬業

郭子章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儉知人李世勣知孫賓王敬業俱
以敗誅嗟乎武曌司晨唐社已屋起兵一檄讀未竟篇使人教
敵不能仰視世勣之相敬業曰敗我家者必此孫也因獵而焚
之敬業裹身死馬浴血而出誅武一師屢平義旗世勣得此孫
足蓋向日立武之想家即不血食乞一驛名垂千祀所以光
李氏大失裴之黜賂曰士先器識後文藝蓋賓王文藝流耳茲
檄也疾風勁草板蕩識臣豈諱天龍龍之士所能辦哉比之三
仁二壘荷多遜焉野史載二公解甲水縹鴻冥鳳舉允若茲則

大忠沉智又非夫人所能規測萬一者當唐周改革之際薦經
聯袂屈膝眷邱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忠臣不幸之蹟成
閭有知人之鑑則士必啣嚙脂膏而後稱良子孫必全裴許史
老死斷戶而後稱孝也是夷齊非孤竹賢子而翟義非山賊也
故行儉世勣之識未失

評

辨裴李之非明鑑則賓王敬業心事如青天白日矣

魏元忠

胡寅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于女主之朝可謂
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一敗則
武后愈安何以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

人物論

二十六

十六

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量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
而去上也至是鐸頤已家雖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
祿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魏元忠

焦竑

嚴尤之三策非不善也而用於新莽君子謂之不智苟或之才
畧非不備也而用于魏操君子謂之不忠徐洪客之謀敵非不
奇且正也而用于李密君子謂之無識魏晉觀元忠之在唐而
亦踵茲覆轍故唐祚不競武曌當陽淫竊神器厝煥燭穿此乾
坤何等時也元忠而抱匡時之志懷靖世之忠可謂焉已哉苟
能以順逆之理論孝逸而孝逸悖焉孝逸以順逆之理論軍士

而軍士聽焉取敦業而平之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誅之
易周爲李友亂爲治則唐有泰山之安元忠且爲當時之全人
失不知說孝逸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干孝逸者即所以用干
武氏也得無與充或洪容等乎君子安得不爲之深惜

評 以元忠才智而慮不及此或忠之不足與

孝孝逸

尹紀華明

孝逸附會賊后爲之唐天破李敦業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忠
臣唐氏之姦賊也秦功不賞學亦自及蓋天假手極之以爲後
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秦地力與秦連和待變呂
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爲此擁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還政天子徐
俟後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思其爲死宜
矣

人物論

二十二卷

十七

一評 此事正與漢相類惜孝逸之不能爲嬰也

狄仁傑

程敏政明

先儒以爲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柬之等嗣
而成之東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祚終傾
仁傑之不早計於此有遺恨焉是人不然凡事之成雖出于人
然其所以成者天也高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
位其間豈無事幾可乘而還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
宗既還東宮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言可知知者於此止當

持重以銷其慮而要其成固不可爲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之
心而東之幸其功凡此皆天也就使東之不辛亦死而唐命未
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表裏不參計爲恨未矣
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壽幾百年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二
輔以太公亦年八十餘方始勝殷紂大告武成田是觀之則
武王太公之表裏不早計豈失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
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評 東宮既還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可復輕舉妄此正
梁公知大勢處不可恨其不早計也議論甚高

狄仁傑

陸震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八

夫目開關以來未有女子之居天下者也武后者豈發符制于
房闈之間而動于四海之大五雄豪傑俯首就羈天地鬼神格
其祭祀斯豈一人之私智之所爲哉宜若生民厄運寧早斯時
而淫民妖虐之命天實假手於武氏耳夫關於天下之大者不
可以小數勝而通於天命之達者不可以人力爭徐敬業之徒
不勝區區之忿起而強圖之斯所以嬰其鋒而自貽伊戚者也
公也僊與拜女子以爲君而視其軍號改命之事淫名號號
舞臨對楊驪人穢天連袂出入而旦憂勞盡忠若將終身乎武
氏者非貪其祿而眷其遇也彼其悍悍凶殘之極未可以早有
所爲而盈虛消長之數固未有極而不及之理也吾固逆知其

勢之必衰而徜徉以待其至則其繼時以暫違者如塵舟飄瓦之不足以阻吾衆而吾之衆之固可以日計也而又何爭乎乎是乎嘗之以文皇大帝之靈格之以夫婦母子之義因事納誨婉言曲道又獲流涕不能自己則彼雖違一時之彈基以恃天下之公而其振心之天理萬一不敢派賊者固自若也而吾既以至意入之豈有不可回乎非回之以力也以正也於是乎廣樹忠賢以厚其勢而分布要地以集其權戮力王室者人自爲謀乘時起不容不戒而合則彼武氏者固已如困獸之將擊而極之以伺之者已四周而環會矣豈有不可勝乎故中宗之反正一張之伏筆本起于良舟之潛謀斬關之前計而君子推本

人物論

二十一卷

十一

之論則以爲又惠之功者蓋五王之在位者八實有封疆之勤而桃李之汎于公門則羽翼之奮於帝室也大抵陰陽之相須惟其勢之相積損于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積于陰者未有不勝陽者也昔之君子孰不欲厚其同類之勢哉往往類解而功敗者何也其有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速見小之心者又發焉而不待其衆夫不植其衆則揆之愈幾不服其志則與我爲敵蓋其已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爲敵之心吾方自保之不服而奚暇于植黨哉然非熟察乎天地之微以洞見乎消息盈虛之故者孰能委心任運如公之所爲哉或又以事周之迹爲公居身之累者噫公則誠失身失欲繫其身而

治亂安危之係又將屬之誰乎一立其朝而國祚由之以安大業由之以正失其身所以得其志也身乎周所以心乎唐也公亦人傑也哉

評

公之處武后也從容以待其衆而徐以一言回之又能引用蔡賢以圖其復唐之社稷終賴焉公真人傑也哉

其論梁公志矣

狄仁傑

李載贊

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黃帝老子之言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權渠當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委

人物論

二十一卷

十一

公而反被擠之于外朋黨之變不聞二張之交已合后雖悅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當權之中久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李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諂也故撤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使使人扼腕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狄仁傑

謝鐸明

天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君子于其心而已矣裴參之諫武后立七廟及政豫王侃侃乎殿陛之間有似于王陵之爲漢然廬陵裴立之謀誑實啓之陳平之佐周勃誅諸呂迎立代王邈邈

乎歲月之久有似于仁傑之極唐欲諸呂分王之謀誰實主之
借曰竟假呂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乎之心不
過養生畏死以保富貴而已若乃裴炎之廢立既當于武氏矣
而故為是論諫以收公諫於其後裴炎之所以面折呂氏者果如
是乎苟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傑則始說呂祿獨
兵太尉卿奇亦漢之忠臣也勸誘二張請還廬陵吉瑄亦唐之
忠臣矣是豈可哉要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傑之心
仁傑不必有炎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重之成不成幸
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
為國即策雖不就君子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

人物論

二十三卷

成君子不與也至哉言乎

評 推王陵平勃狄公裴炎之心反覆辨折直若黃蘗之不

同器也可愛可傳

狄仁傑

范仲淹

天地開闢將闢焉日月燦然將照焉大夏作孰將起焉神聖
孰將舉焉嚴嚴乎充實其任者惟梁公之儒公諱仁傑字懷柔
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
孝之外揭于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檄過太行山反
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
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呼嗟乎孝

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詎長吏府請代行時長史司
馬方毗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呼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
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太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
平武衛將軍惟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太不屈上
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樂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
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
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

人物論

三十一卷

開御道公為知堪便曰天子之行風伯濟塵雨師洒道彼何害

哉遂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
存惟夏高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
祠乎于差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
郡人紀之碑及還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明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拯
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幾意不能定彼威非本心惟陛下矜焉
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
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齎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

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食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魯芝輩聞主師來衆城而降者萬計公縱其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秦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呼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子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披面彼懼而謝焉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

人物論

三三卷

三三

震動咸寧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我身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戎疏勸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涉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泛之呼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廢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盧陽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

夢雙陸不勝有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歷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逆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海與卿相見矣公遂答對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播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奪有神察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知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

人物論

三三卷

三三

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面焉則天感泣命衆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笑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執爲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震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公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離齋思滯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則言張柬之雖遷

洛州猶未用馬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
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諫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
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義載之別傳論者謂
松柏不夭金石不乘受於天馬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
豫州日也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
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
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
正於未奔嗚呼武恭如大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
寒傷極天之亡逆長風而孤蹇遶大川以獨航全可平公不可
人物論 二五

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
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祚靈靈載垂光時非天下
之至誠其孰能當

狄仁傑

徐仲子

說者謂仁傑當武曌之機家取帝位以權大謀卒復唐室功蓋
一時至有爲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先咸池浴授五龍夾之以飛
愚竊以爲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
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寧有舉吾
君百年帝璽之天下機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雞草
木而獵狐兔而猶北面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時也自天地開

而有君臣其暗奸之權若羿浞之有姒氏新莽之有劉氏宋裕
之有司馬氏身爲篡而執其故主若不盡無也然羿浞猶不盡
空姒氏也新莽猶不盡空劉氏也宋裕猶不盡空司馬氏也彼
三人者猶儼然一男子也武曌以一狐媚一陳八事文主繼事
其子北辭而恭鳴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日月昏而無光
此何時耶唐之武曌之呂也呂相從高帝草莽百戰中卒佐高
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爲高帝謀也其殺如
意也爲惠帝謀也惠帝崩而辟疆計售白馬負約諸呂將諸呂
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兒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
已后即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恙也籍今當
人物論 二六

時有廢陵在后必不爲帝籍今后帝矣而改漢家旗幟易漢家
服色革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屠漢家爲紳奇痛漢家赤子有
一于此平勃必擄冠而起羞爲之臣平勃臣漢也末當臣呂也
平勃蓋壽之執美乎勃即非漢之純臣乃其言一則曰安劉氏
再則曰安劉氏彼驚如項籍椎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下區區
產祿岳死一呂姬執平勃蓋壽之執美傑也知不如平勃正不
如王陵勇不如朱虛能計武氏死而三思輩必可制乎能計已
之年必死於武氏後乎已死而張東之必爲相乎且東之已老
能計不相繼而死乎傑見亦謬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唐
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曌更唐之

旗幟而為金易唐之服色而為碧華唐之大號而為周扼子之
吭而奪之位以主韓王元嘉之死鄭王璵等之死曾王靈龜等
之死薦紳毒于秦坑元元條于渭水傑也身為唐臣死之可也
縱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謀可也不能謀如李敬業之以微討可
也不能討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宋璟諸賢沉伏
下位可也而為其臣為其平章為其國老可乎吾且以小喻天
下家也呂武家之主母也若重慶陵家之弱主也平勃仁傑家
之紀綱僕也主母雖悍而上存姑舅中存天下不斬其子則紀
綱猶然主母之若平勃之不忘漢是也主母悍而輟舅姑之饋
紀絕夫之族屬殺子摘子而不顧而紀綱猶持依違之說曰吾
人物論 三十二卷

事之為其家也為其故主也為其弱主也誰則信之仁傑之事
周是也傑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盛陵矣傑何心見今之天
子不男子而婦人矣傑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傑何心
見今之旗幟服色不上而金不青而碧矣傑何心見今之宗文
不全主而裴粉矣傑何心見今之薦紳不冠裳而會稽矣傑何
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視而投之塗炭矣其南面是而主我者何
人也吾主之譽也吾不知傑何顏事之也其賜玉彈冠頤頤而
雁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屠殘之餘又不然則其淫嫖之
繡木留賓來少年也吾不知傑何顏處之也其剖心以明皇嗣
不反者何人也一工人也其蒸麥為糲仰鋤為兵者何人也一

山東細民也吾不知傑何顏便今之也其神堯文皇存天無量
已矣神堯文皇在天而有靈吾不知傑何顏相從之也聖雖泉
復亦豈婦人也而仁傑又其所最親信者孫公仁傑明目張膽
危言正色反獲曉喻以明李氏之終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借
天人心事之終不可同天下萬世之終不可欺武聖必且色憚
而心動武氏憚而三思輩相繼以去玄武門不必斬上陽宮不
必遷此不特為唐家謀亦以為武氏謀也余之何姑姪母子孰
親之說不過勸昭德之餘談而兩翼二子之諷雖稍感武后之
悟類不言于垂拱之末而言于聖曆之初嗚呼言亦晚矣頃乎
仁傑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從居嗣王入統此天也人
人物論 三十三卷

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周據而有之偽周沒而天下不歸之唐
將誰歸者即世無仁傑吾固知周必反為唐也惡在其為仁傑
功也哉厥後三思終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尋以族則
仁傑者亂之媒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背唐不仇周而臣周于
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重孤罪且正于太
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劍傑固天下之罪人也猥
云功耶書記仁傑親與三思呼盧蒲博被集翠乘得意馬上而
去此固久喪其良心者又仁傑有老嫗賢而貧傑過焉為設濁
酒飯仁傑其子自外歸傑欲官之嫗掩面羞曰吾不欲子事女
主耳嗟乎亂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武聖矣及唐之天下吾得

一婦人曰仁傑

評 平勃之功至今百口罪之何況梁公朱儒乃與至陵並

稱謬矣狄青之不敢附母亦誅其心乎

秋仁傑 說李在公門

林應望明

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大夏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矧以孤蹇而涉世之否會乎藉徒抱朴忠志延攬切傾葵而昧拔茅即欲爲國計計苞桑必無濟矣惟董臣察相苜而思焦心而求推轂同升不言迫旁招博採不言勞卒之事可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益宏且鉅哉愚讀唐史至狄懷英公門桃李三致意焉天自大道隱人物論 二十二卷 廿九

人立一門戶背公植黨若流一有所掄薦則輒命爲桃李云至使君批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公之桃李其果類於是乎吾思公之時諒公之心聖后帝牝最凶帝在房州果與趙昱奉矣宗室誅鋤瓜戕無難類矣告密掩捕群英笑除失青綠朱紫運花六郎而奔蔚朝陽矣一時士君子方且歌長髮味苾華相與携手於衙門之下誰肯爲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紛糾哉狄梁公則曰桑間可適也而黍離不可忘尊鱸可思也而神州不可忘三徑可歸來也而晨光熹微亦可感於是而知朝廷一日無人則根據之奸一日未除群奸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惡一日未殄武氏一日未殄則房州之駕一日未還豈爲人臣子有死無二

女能生視傾危至此極而吳可誰何者是故寧爲疾風勁草母爲隨風而靡寧爲嚴寒松柏母與草木同朽草衆正連如母孤忠自許寧師師濟濟收取日之功母哉予子子臣難效之手卓華如張見馬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華機畧如姚見爲桃李之條幹而不忍剪且伐文學如薛李兄爲桃李之英華而藉之若子至如剛正之聲敏達之範曄又見以爲桃李之欣欣向榮而灌漑培植之恐後居則舍英聲異品衆之匹倚出則賴幹棟梁稱故國之喬木桃李白盡歸櫟序秦華秋實齊入藥籠人貪曰梁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爲武氏得人也如此而不知其非自爲計也爲李唐天下計也爲嗣君計也非爲人物論 三十一

武氏用也爲李唐天下用也爲嗣君用也自是張柬之崔之徒戮力同心牝雞結舌二張授首廐陵復而王律回春瓜戕綿而枝葉不改宇內上彈冠相慶今四時宜蓮花即董魯不得與桃李園芳菲馬李唐宗社幾傾而後探難則五王力故要亦梁公所爲培養者豫也微梁公誰能當此反周而唐者予蓋嘗慨唐事而論之泰即十八士桃李滿瀛洲而喋血盈庭爲後世笑存撫舉人車載斗量而糊心昧目取譏當年大却薦賢一也以謀王斷國則公以樹黨植黨則私爲朝廷得人則明爲濫支匪人則昏故梁公此舉爲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情也一舉而三善備吾於梁公無間然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未

蓋善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李昶慮之失三思尚存悔且嘆
於說在劉幽求可鑒也吾意諸君聞此當有惻然思悼然得戚
此而後朝會者幸何宜之弗恤竟使報復敗殺諸州而昔日桃
李一朝朝落殆盡矣中宗雖存安得以蒙其餘孽乎是非梁公
負五王五王負梁公也噫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果公而為
其桃李者慎自愛母重為梁公召哉

評 梁公得人非自為計非為武氏計為嗣君用為李唐天
下用故得梁公心

李昭德

湯賓尹 明

或謂李昭德盡忠於女后之朝是故與吉瓚同傳而不得與朱
人物論 二子卷 世

欽則和處俊伍余曰不然昭德之忠於唐狄公之亞也瓚也豈
其區哉特惜其芒穎太露而不善卒功耳姑姪子母孰親之論
陳於梁公而武氏悟及周為唐然其論自昭德始曰未聞姪為
天子而為姑立廟者蓋當革命之初使后隱然以不血食為慮
是昭德為梁公發軔也不可謂非忠於唐也周以武承嗣為左
相委賁心焉而昭德乃曰魏王權太重姑姪何如父子子猶有
箕箒其父者后遂罷然罷其政事夫承嗣為諸武最銳之尤而
一旦削其柄是不待朱虛之鋤去而呂祿失北軍也可不謂忠
乎王慶之諛人也請立承嗣為太子而昭德杖之至死蓋和丕
敢復異謀侯思止酷吏也自擬觸邪之豸而昭德按之立覺士

民歡呼相慶夫異國儲而快人心非忠於謀而能之乎至於詰
白石赤心之姦辨龜腹漆書之詐尤有幸相才特其恃才揚露
以來立惜之說口而不得廣植桃李以成潛授矣日之勅是昭
德所以愧梁公也然梁公友唐之正朝於武氏血氣既衰之際
其為力也易昭德杜武之逆謀於殘虐方熾之時其為力也難
向非昭德默養諸武之柄遂長群小陰險之謀豈惟房嗣錮網
之慘毒盈四海吾恐房州之駕先已淪沒矣雖有五龍安所施
其力哉然則昭德固不同廣淵之取而掃蕩蕩殺亦為潛扶日
敵之首功故曰昭德者梁公之亞也史氏乃以其尉南冠符於
吉瓚之尉安固而遂為之合傳不幾於蓋猶其需耶雖然委身
人物論 二子卷 世

女主之朝而專權使氣此又狄氏之姊所不齒也士君子不幸
而生斯世有匡國之忠不可無律身之節

評 歷敘昭德之功直唐之忠臣狄之流亞也史氏與吉瓚

同傳枉矣誤矣

狄仁傑和處俊朱敬則

歐陽脩 宋

武后秉唐中衰操生殺柄制天下而據神器仁傑蒙恥香忠
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
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成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
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
幾人何怨仇讐以逞蓋所謂象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

欲衰時而後言者耶

中宗

劉 狗 狗 狗 狗

廉士可以律貪天賢臣不能轉辱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舉之艱惟取當年之樂孝和皇帝越自負豪遷於房陵崎嶇瘴癘之鄉吳潤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狄梁公懷明以奏論遂得生還斯非已力消除金虎再握齊衡不能罪已以謝萬方而更漫遊以察八政縱覽妻之嫡禍則聚偶爭衡信妖女以號權則髮倫失序拒被由之獲戾節愍所以興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此漢晉之患盈輩為優劣非繼以命世之才則主德去矣

人物論

王卷

三

中宗

石守道

甚哉中宗至庸至暗之主也高宗謀之不臧一失其政天下生民之命特於婦人之手虐及神人毒流海內二十年矣李氏幾獲神器幾喪身去萬乘之貴下與匹夫同列遷延歲紀窮凶房應際阻艱難苦亦倫矣頭危崎嶇所為極矣一日得脫千仇必死之谿再登九五崇尚之位顧天獄之險足以警膽思武氏之禍可為寒心則且日晏不食宵分不寐兢兢業業以勤為幾復祖宗之耿光刷九廟之餘耻登彼帝道恭茲生靈帝乃荒政為常後遊是好不鑒而宗之以長古敗國此難免家復接政柄於姑妻更假主權於妖女自樹刑賞專作威福親督多門之政聚

弊脂膏之風終殞身於二婦人之手耳乎

五王

歐陽修

五王拱衛兵謀要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下藉以為威何其淺耶嘗牙一落為皇后堅兒所乘未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裨其明厚帝氏每以與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速矣

五王

張唐英

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雖繼其軍遠竄嶺外崔旰獻計遣御

人物論

王卷

四

史周利用巡領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崔暉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索愬已死於寶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歎流涕也嗟乎五王奢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亂肅清宮闈後子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終乎封爵已陷難綱豈所謂德于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蓋果於先發而後便五王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武氏是三思則豈有後患哉昔漢之竇武晉之張華皆遲疑不斷蓋為小人所圖若五王之非其亦武華之徒與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與大

雖荷徘徊乎寸心猶豫乎末路不能屈伸在我而在五王隨形則五王之禍常倚人門戶之間耳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良史傳亦非也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於頌表附于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史傳哉

評 季昶曰蓋祿猶在真意慮也而五王不聽以及于禍與不測之咎乎

杭上肉

李東陽明

李唐天下猶有主兄欲與常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為周唐家廟肉皆仇讐周廷酷吏開言密白頭司空反是實司空不死唐不亡天意豈在廬陵王中興功業固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二竟

人物論

二十一卷

廿五

雖陰五王族痛恨當年存杭肉

評 盡是司空門下吏見梁公之大功痛恨當年存杭肉悲

五王之失計

五王

呂祖謙

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姦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惟恐不盡粉至三思返不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感也方是時三思宣淫常氏者矣五王獨不知常氏足掣帝肘耶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武攸緒

胡寅

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是肅矣武氏

量雖非宏而識淵達觀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乎其朝者深可惜矣天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于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為耶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于一官以求容悅於其君者乎

人物論二十二卷終

人物論

二十一卷

廿六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三卷

唐中 鄭廣元直輯

睿宗

陳彭年

法不一則效偽起政不一則朋黨生觀于天后之時雲變於二景之弟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盜庭網匪則糾封清路咸以進退和軌茲利是圖消景隆維統汚俗廓清然猶投朽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上不自安宮臣致慙魁之科天子慷慨遷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軒之夫夫君人孝愛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備偏下絕觀觀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貞亦未為得人物論 二十卷

睿宗 又斷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中宗藥政進忠良退不肖雖糾封官實求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優見貞觀之風未幾天又示變遂以大位付之太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于一妹明斷不足使姦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睿宗 又斷

歐陽修末

睿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太子之禍於人者夫自高祖至睿宗數十年間再推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

中宗不免其身壽氏遂已然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固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是安忘其所可戒乎於氣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玄宗

劉响

我聞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像黜前朝佞倖之臣杜其姦效也焚後庭珠翠之寵戒其奢也崇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荒也敬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岳而責師明軍法也朝基而計人物論 二十卷

最後賢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秉耆之甲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皇言詔謀日間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

玄宗

李廷機明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命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不知當其好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親然可喜之形顧其虐者難繼數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寬其端端潰裂而四出諸臣媚子文從而棄之首尾衝決為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虛名惜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醴已設罷織之令未徧而運租

之額已增宮闈之勅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銀錫合何所供乎錦繡焚矣而霓裳羽衣何所製乎諸玩結散矣而洗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救而及其多也惟恐其不給天安所從來而刺謗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夫古之恭儉之王始終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自奉卑絀居宮衣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絕被漆堂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于禁闈遠密之中而節倚于服食較處之間不伐異不銜名故孝文以玄默稱而仁宗恭儉四十餘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式

評 明皇直好名故與晚節大相及人心標舍可懼哉

人物論

高力士 玄宗以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范祖禹宋史宋紉黨者十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法也創禁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愚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末然終不若祖宗更命之多也天中人不不可假以厥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明主不戒察察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自是以後後世于國收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楊思勳

玄宗命將兵討平安南

尹記學

春秋襄王十八年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宿沙衛者連大連塞隧

而殿齊臣殖綽即取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錫之餘不過供戶庭灑掃之後若與聞軍政則是豈為無人此殖綽郭辰所以深惡之也再之玄宗割平內難與後事堂廟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為亡國之本有知安南之亂者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內臣為之其為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主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璀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張說 折改數字

黃廷元

人物論

二十

昔黃允既成典午氏之篡長身後之醜名而愛及贈謚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允在魏雖為通臣而於晉則有佐命之元勳當時執筆瞻頭者孰非允黨而晉天子又從而左之縱有直言士如狐如伏如馬如班班輩誰敢以筆端憚死者然而身沒尚未幾也秦秀從而謀之矣葉子其從而議之矣昏亂紀度謚之曰荒其不聽之名豈徒書之污簡牘至今言之猶如蠅蛆妻穢誰能為買諱者烏將死而悲鳴握手丁寧之際甚矣賈公問之說之悲也和依之肺肝欲掩而不可掩每每如此夫揚湯止沸不如撤薪制心息慮不如簡緣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人勿疑不若勿為豈有以一指而救秦筆之觀以其所以防川者而防民之口多見其奔潰四溢而不可止也張說當武藝之際

狐媚當國豺狼載路盛服先生不容于世忠謀切言皆獲于胸以魏元忠而歸文主之朝不償而沽為物論之所歸也誠者已恨之而又有昌宗易之並文據其間及於燕刺虎牙之勢可畏也哉今大泰山之雷可以穿君洪爐之火可以鍊金深堅之霧可以障大層山之雲可以翳日駭人之行不堅于金石說邪之害有深于水火若心之明不皎于天日墮蔽之禍尤甚于雲霧文主居其上二豎間其內元忠其能無危乎使張說而為之證是猶助虎而翼也下官之難而同枯為戮由樂卻為之證埋首北郭華友因而成之果而寺人謬行合比出走矣昌宗之路張說是欲樂卻我也是欲華友我也說于此時能非則作之不能

人物論

于忠肅

五

則舍唐辭祿而去之由是可無宋璟之激可無劉知幾之助而亦何必後日之析之改哉見之不定既許之又背之論者謂其逢生麻中不得不且羞有感于諸君子之激而然也事又論定始慮天下之薄已曷不若慎之于初勿受此堅子之囑之為愈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始適晉而涕泗沾襟不能措及得見晉侯逆侯同寢懷始獨參始悔其泣之失說之始懼昌宗亦慮其勢位之熾灼足以為我禍福既而欲死元忠而元忠卒不可死欲貳武后而武后忽嗔而悟說至是亦悔之矣此所以有吳兢之析也夫說之析兢豈不以事出於宋璟之激則我不得為純美君子而苟削其路以美官之事改其汗青史欺鬼神神之

數語庶幾納交權貴之恥幸不為吾醜也豈知大廷廣證官憲且在此斯言一出不終朝而權之天下豈惟太史書之國人誦之天下士民又相與交口同聲而和之孰不為元忠快為昌宗哂為宋璟振義氣為張說危機會斯須之際哉事有出于閤門之內中書之言其曖昧微幻闕闕隱隱如鬼如魃不可聞其聲不可見其形者猶不能逆人于有曉之間矧其大彰明較著如是說欲以一人蔽天下之耳目陋矣哉人固有始愚而知者有始賤而貴者始為混于途之人而俄然可為貴焉豈不以賤而貴乎始為效門室之用曾莫多之辨而俄然高迴天下事若指諸掌豈不愚而智乎張說始從昌宗為賓從之小人繼聽宋璟為名

人物論

于忠肅

六

義之君子幾方迷而忽悟和未幾而正繼之此其如樞之運如較之轉雖自迷之播之以為天下告不足為吾累而適足以昭吾明非惟祈之無益而亦不必祈矣夫不必祈而祈之此其心終為脂常淖淖而要非明白正大之君子矣盜跖發庫莊竄剽賊滕啓局鏽無所不至而語人曰我為盜有道妄意室藏望也分均仁也出後義也入先勇也女其勿以我為盜跖人其有不咲之乎盜跖之名其可已乎張說受昌宗之囑而恥受激之事是猶盜跖其行而惡其名也曷不若慎之于初勿至于今日之析之為愈也不然非惟他人之簡吾不能雖身吏衡如秦檜項三世為史官東暴歎息之際捉虎易取虎難出于夫人樞之

口入於槍之耳其踪跡詭秘何由知之而暴露千百世之下貽獻于子史之篇至今為裨官者未始不以資談談厥故何也褚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縱使其就果不為直聽張說之囑則此受激之事遂將泯滅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充之見也厥後及及諒銘而囑其子張均路姚崇多為溫夫之辭吾見萬世下崇終不能為說諱也豈且吳兢劉五諸人哉嗚呼自孔氏而下如狐兔班馬輩皆以直筆稱而競亦此數子者流史可以無媿矣王荆公所謂諱在前而不慄諱在後而不忘陸挾輪臺以濟其移者吾于斯人不敢以此議之矣

人物論

王象

七

評 初不從昌宗之路為上既而能從宋劉二公之言則亦不失為君子此論甚妙

張說 蓬生麻中

署 隆

昔唐張說以昌宗美妾之賂許證元忠卒賴宋璟諸人來持不復究邪害正斯元忠得脫大禍而說亦得免於惡唐朝氏謂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不其信然哉夫天下之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忠和狂五惟所使而已是故金不以百煉而改其鋼水不以百折而改其東蓬蘭不以萎先而改其芳姜桂不以到老而改其辣士君子孤介自許獨立不懼助之而意氣不為撓抑之而志節不為賤可以對天地可

以貞鬼神可以揭日月星可以並河岳此斯為上智不移者也故龍逢折首于夏桀比干剖腹於商辛子胥抉目於吳王漫治致命於陳侯宋案折檻於漢帝此其就助之而執激之者也蓋猶同雷而猶不能使變而為蕪蘭棘同林而隔不可以化棘為與鳳垂棲而猶自鶯也石象王其陳而石自頑也奸人守夫不顧厥恥不畏名義而惟驕奸肆邪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此斯謂下愚不移者也故唐虞之世而四凶以惡貫盈觀之世而宇文士及以佞斥元祐之黨而夏竦以奸退此豈無正人君子以為之夾持哉乃若器方則水方需員則水員天壤金芥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江南之橘移之江北則為枳此所謂中人之可以

人物論

王象

八

為善可以為不善者也昔豫讓失身於中行而抗節於智伯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蚺蜥賊於始而直於終元稹忠且於先而佞阿於後豈非中無所主而惟人所使者乎上智下愚天下不多見而惟中人為最多以有所激而砥志以有所誘而喪心不扶則不立不立則不行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於事變之衝有富貴之利麗於前有各鉞之威初於後往往銷削為素利方為員依阿洪憲突梯索澁如脂如膏奴顏婢膝畢生而盡棄之如土梗矣彼其心豈不知畏名義毀厥恥哉則以予子獨立顧影無憊而所以為之夾持者鮮其人焉是以弗克樹立而敗名喪節之至此耳彼張說于昌宗之誘即已許之是其心已不

能自持而其長名義之念則猶未盡也。當其時父戰于公私之介，遲疑於邪正之途，而為正人者相與明曰：張磨而力爭之。宋學之言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幾之言曰：無汗青史為子孫榮。二子之辭，嚴緊正真，足以作其儒學正心祛其邪媚之私，而勵之以正直之氣。直說之洗心易慮，而不敢侵逞其邪志也。卒之奸黨不至於檢惡善類，不至於受誣，即節表之行，辛酸亦庶幾也。而說且以文學相策，顯於當時，失不然則饒頗垢首，願指氣使其為檢士之鷹犬，權奸之牙爪，雖由此而驟得美官，致位通顯，不過飽管狗苟之徒，天地間之一蕪艾矣。亦何顏見朝廷之大人君子也。是始而背公植黨，嗜利無恥，始一張說也。既人物論

三十三

九

而敗絃易轍，抗節致忠，復又一張說也。信乎其為中人之資也。方昌宗賂之以美官，則畏名義之心不勝其好利祿之心矣。及宋劉二公激之以名義，則好利祿之心又不勝其畏名義之心矣。當時有公論，後世有史官，說雖欲不直惡得而不直哉。中人激於君子而後，且則中人之直一君子之直為之也。猶蓬生麻中而復直，則蓬之直一麻之直為之也。嗚呼！說之所賴於君子夾持之功，不足多乎？故有道之世多忠良，非夫人而皆忠也。有以激之則佞者而亦忠，汙濁之朝多邪佞，非夫人而皆佞也。有以誘之則忠者亦佞，治世之忠良蓬之生於麻中者也。亂世之邪佞蓬之生於蔓草者也。此君子貴三益之友也。歐陽修宋慶

諸君子之功不可誣矣。而說之賢亦有可取也。何也？均一兩也。桃李得之而長其柯，條棘得之而養其芒刺。若丁之教有能受有不能受者，鄧綰之言曰：宋為從人安，好官還我為之。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瑤千知幾日與之共持，亦何益哉？故蓬生堅中則蓬亦直，失使藤羅而生于麻中，吾未見其能直也。說之能從正人之激，則以其猶有逢之心耳。即便說而為藤羅也，其亦末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評士有三品說為中人當矣。宋與說之不為藤羅則說有

頗見宋劉矣

張東之

人物論

三十三

孫之翰

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二十二年，所用之人盡賢相半。蓋後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志，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能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裴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凶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僭崇相國才，誦之士不之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待任賢之術也！一婦人僭天下大號，恣行虎虐，尚以大權付託得人，人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張說

胡寅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愛使事君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逢生庶中勢不得不耳矣奇為不然說他日事案可紀如是者且少輩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評說之守義宋璟激之也激之能奮可不謂賢耶

蘇瓌

劉昫

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當甲宗聖代常以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謀瓌志存大節獨發說言且後善惡顯彰黜陟名者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願惟公人物論
十一
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姚崇宋璟

歐陽修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親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矣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矣崇所草擬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治焉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踵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崇

孫之翰

天子任輔臣非知其才諒其忠推誠以待之何以竟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經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任相姚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諫言交諂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度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舊唐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其切崇有才智因能觀時事之弊知其變之之術人物論
十二

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懷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翼舊勳帝所親待方居左右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疎遠明皇不信親近而信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君知疎遠之臣貴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遂使盡心時政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君觀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為法哉

姚崇

司馬光

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羣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誦也而宰相因而賀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于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評 賀此兩事崇失相體矣尤不當見于開元朝也

宋璟

范祖禹

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學之政明皇卒以黜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宋璟

顏 充

唐君之情狙于治安而恃其富盛則其雄心侈志弗盡於裕色貨利神仙土木之事而必出于武功何則甲兵之盛輜重之富可以百出而不窮而乘千載之一時聖王庭繁單于絕天驕使血氣之倫莫不臣服者固五帝之所難而三王所不能有也故武帝伐匈奴雖汲黯不可奪太宗征遼左雖魏徵不可回彼其人物論

十三

十三

心以為此震世之大功豈曰面書生可以口舌爭也而卒平海內虛耗唐室中衰嗚呼非仁人君子憂盛危明從其幾微之始而豫折之將何以救其後耶吾不折其幾微而使微功生事者無所抑則天下之人覲目以覲其術之一中者且四面至矣至於侈心已熾而後批鱗犯顏以爭之此汲黯馮異鄭公之所難也故宋公罕有靈全之功而不當而不肯使其君違志于邊功噫若宋公者豈不可謂之大匡乎哉其後宋公罷朝休張九齡相繼棄去而林甫國忠之輩出于始以邀功為可倖祿山為可用而羈奴之禍倉起而難平矣漁陽鼓沸而紅塵之騎流離炭碧聲悲而王侯之第易主馬嵬環賜而杖屨之諭諄切舛聞

鈴聞而離宮之月傷心余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興思于宋公而深悲夫唐之不幸無以究公之志也

盧懷慎

司馬光

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使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過其法無所變更漢宗已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容者憂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者用事為其容者愚惑以亂其治事國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懷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大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臣云亦取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人物論

十三

十四

盧懷慎

陳傳良

昔姚崇佐明皇盧懷慎不專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謂已然揆己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其起所以忌田文張延賓所以沮李晨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

盧懷慎

黃 震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孰不知為有唐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子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隸小人刺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姚崇機智足以應變懷慎休休有容不啻已出學少才即懷慎之

之此固人情所甚難古人所取貴大臣之道莫堅於此而謂之件食何哉夫謂件食必其依阿無恥懷慄苟安而懷其身位上相家無他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休將有儉人來問之患遺言則薦宋瑒諸賢為任授無窮之謀立區區才智之士平日移意雜接矜眩目前功必已出若能爾耶然則懷慎為唐計當于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李何又議其件食哉

規知古張九齡

歐陽修

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勵精圖治元老魁舊勳所尊憚故姚元崇宋

人物論

十五

十五

現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擢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舉軟蕙懼諛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遂矣終之胡離亂華身掃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所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便當天資時庸能有救哉

張九齡

孫之翰

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諫言方且倚任李林甫致臣謀謀固無以合所奏棧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竊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棧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止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竊則

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以九齡論諫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和諂問又有忌心故不從其言而阻之也意賢者忠於國而人君受之謀諫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君外倚姦臣內養大惡播遷之患難容何人

張九齡

蘇軾

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諫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立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操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當

人物論

十六

十六

竊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能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棧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張九齡

李廷機

昔漢武皇帝乘文景饒積之後挾長驅遠徇之才其生平不愛通侯冠軍丞相九卿侍從侍詔而寵之者非度幕之士則希旨之臣非刑欽之夫則能優之客而所嚴憚者僅僅一橫片不前之汲內史君子曰武帝之天於是親不暇矣及載觀唐之玄宗以九齡鯁直貶逐以死而至宰相薦人輒問風度淳如九齡否未嘗不嘆二君之如出一轍也何以故夫人君當其後肆逸欲

之時當其志則喜逆其志則怒而徐察當其志者必依諛逆志者必忌其志是忠直者雖終身坎珂弗過而或諫其守或希其範其天固有不容終貳者矣今自九齡之在唐考之史稱其尚且年祿山之不殺諫林甫之後安過事無大小皆力爭諫玄宗之直臣也使玄宗誠信任之奚至召育胡之反噬而大河以北無堅城哉然玄宗末年則奢欲而殺生矣始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矣始也戒遊功今也好遊功矣向也勤政事今也怠政事矣甚至霓裳羽衣六宮粉黛無顏也矣夫以帝奢欲廢生之際而九齡事無巨細輒爭彼口容腹劍之林甫又時時譖之上帝寧不踈九齡哉踈九齡不至罷政事而老於曲江以歿哉然九齡之風

人物論

十二卷

十七

度則在朝廷也玄宗之愛重則在九齡也宰相薦士而每問風度得如九齡帝之于九齡其天誠不貳者乎不然帝初年宰相姚崇矣何不曰風度得如姚崇也又嘗相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絃杜暹韓休數子矣何不曰風度得如數子也末年又相牛仙客李林甫矣帝何不曰風度得如仙客林甫也蓋帝之先後所相仙客二子無論即姚元之諸公而風度或少讓九齡以故為帝之款賞雖罷棄有所不置孰謂忠直之臣非人主之附注意耶孰謂人主知人之天以當年之擢逐而遂謂之終救耶唯吾嘗細按玄宗末年之禍而未嘗不嘆九齡之先見玄宗之失人也夫九齡之面折廷爭多矣而未有如正襟山之辟止林

甫之相之為大且一則談其貌有友相一則談其貽杜廟之憂而卒不移人主之秉唐是以幾改王改步而至河北三鎮更相盤結以迄於唐亡者其禍亦胚胎於此嘆也忠賢之建白其間係果渺小者哉宋儒嘗有詩曰九齡已老韓休死無陽明則說疏來味其辭言令人可悲可涕及觀嵩陽鼓動而紅塵之騎流離宸碧聲悲而王侯之第易主馬足環賜而杖屨之論諄切劍閣鈴聞而離宮之月傷心曲江設宴而孤臣之魄已化益知是詩之悽惋而有言嘆也人主誠得風度如九齡者蓋無損斥之以稔國家之禍哉

評 帝思九齡天之不容昧處然卒於擢斥何也

人物論

五卷

十八

李邕

陸貞山

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亦善用之而已矣君子不患於無才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李邕唐之才子也其友盧藏用嘗謂之曰君如于嶂莫和然而虞缺折耳嗚呼為此言者其知用才之方矣于將莫邪天下之良劍也器之利者也彼其始為是器也鋒範馬澤礪焉以底于成既成矣養其鋒而不輕試是故露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劍夫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斷盤匱然薄少之柱而擊之則折為三屑之石而擊之則碎為百此無他有是器而不善用也嗟乎彼不

善用其才者無乃類是歟。蓋世之才何才也。蓋言不取太常之諫。逆折二張。錄開元天寶之間。天下以其官稱曰李北海而不收。言非才何以堪之。惜乎世之不善用其才也。當其時天下之亂。極矣。人盡傾城之哲婦。相善多手之大椎。自韓休外。九齡片言。則路絕而誦優之。臣且紛紛進于時。隱而毛難用。莫邪為劍。而鉛刀為鋸。負出衆之才。則專城之寄。而有盛名難乎。其免矣。彼婦賢。能之林甫何人哉。嚴挺之一衆。顧問而即遭老婦之譴。遂於素有怨能而不免羅織之獄。周子諒之徒。伏馬一鳴而斥。且死矣。士當其時。少露芒穎。輒不免其身。世既以才見忌。又以飛語浮言。自撥其禍。卒死於權奸之手。吁。可惜哉。

人物論

二十三集

十九

孔文舉之歿於曹操。楊叔夏侯太初之死於司馬昭。皆是類也。苟至于君子。未有無才者也。居之以晦默持之。以謹虛擄之。以無欲上入之心。而猶未也。錄範於禮樂。洋瀾於忠信。養之以和順。道德而後其器全矣。故幸則天下之利而不見其銳也。裁盡天下之務而不見其屈也。用諸盤根錯節而不見其缺折也。是惟無殺也。則天下事迎刃而解矣。去就出處。將焉往而不自得。又何至于不見其身。故庖丁之解牛。自無全牛。而及若新發于硯。非分之利也。用之善也。却人之割。聖也。連斤成風而斷之。顏色不變。非片之利也。用之善也。用才者亦若是而已。惜乎世之未聞此也。天下之言人才者。折衷于孔子。孔子之徒。其衆獨

稱南谷曰。和有道不嚴。和無道充於刑戮。又獨稱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至于才如子路。則謂之不得其死。夫孔子之門。歐冶之門也。天下之良金利器。萃焉。其為子將莫和。且不可一二數。而孔子之賞鑒。如此。則夫君子之所謂才者。可識矣。惜乎世之未聞此也。使其有聞。必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求亦何至於露才傷己。以中姦雄之腹劍。即雖然。當玄宗之時。士之頑鈍不才。頑歸時相之閭。錄以苟得。當貴者亦不勝等也。世以名高見嫉。然猶負氣不屈。追于殺身。而無悔斯亦奇矣。豈可謂一時之傑也哉。

評 就虛藏用之旨發揮無遺論

人物論

二十三集

二十

極虛藏用與李公書

全天叙明

初李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負。使氣虛藏。用與北海。蓋常寓書規之曰。君知子將莫和。昔者吳王命歐冶鑄千金之劍。二其陽為干。將其陰為莫。和此劍之利。水斷蛟龍。陸剋犀兕。橫之無前。後揮之無盤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龍泉。至函以重匣。蓋當歷千百世。不一常試。而終不有骨為與鉛刀爭一割之效。是故其鋒其銳。其鋒其完。其藏彌深。其用彌廣。所謂萬天揮精。千秋代聲者。當其無有劍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蓋觀於子將。莫和得十養焉。天生萬才。代不多矣。夫不高於林風。必摧之壤。出於埃鼠。必齧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佞稽

考載籍上下古今蓋萌植而負累者不可勝數惟欲整頓儲
之器得馬若夫曲士無以贖乎達人之觀禍夫難以師乎大雅
之度趙康狐以自珍守斗室而自滿露才揚已藐世蔑物此崇
死之所必藉而造物之所必棄者也故夫王平毅身必勵竭德
祖曹公於難助機密嘆鶴於華亭嗣宗窮途林東市四散徵信
於公以此悲夫足下南金東甯元精所生沈空海之渡瀾掌
人文之領袖翩翩七僊才彪炳燦燦即于將吳和弗結於此矣不
飲竊高下風之行從承有交之末獨有處於足下願效忠告之
秉寄聞大禹以不矜垂訓伯陽以守雌著書蒙莊以不難喻氣
是故才可有不形氣可凝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淺淺露飛

人物論

王業

廿一

揚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
氣之所使意莫自制嗚呼天道虧盈傲乃凶德禍机所伏不可
不慎也假令操干將莫和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斷斷截格不避
不絕方倖倖然號于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曾未幾何終虞缺折
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謝周公之才而
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觀足下所不足者
非才也願足下佩往昔之訓辭鑒流俗之覆轍誦精孫光厚自
裁抑幸甚北海浮書不能用其後卒為李林甫所害

評 以干將莫和立論是此書本旨而並詞佛即即今唐人

操觚未易有此

孔璋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
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夫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
羣居必有其望盲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此之即愧作謝罪而
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望而
尊之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張子房茂武帝有
汲黯諸侯幅員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綽唐中興斯數君子者
其才力非能與秦旗斬將者角怒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
不肖視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者於當世有非才燕乏之士附
及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各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如

人物論

二十三

廿二

李常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其所信任者皆小人之
尤聞之可為噤噤而玄宗不悟是皆其特足以失國而已哉孰不
逮其身則幸也常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搆之欲置之死而布
衣孔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
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惜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衷讀其
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

張希貞乾雅

歐陽修

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洵等猶惓惓事跡其
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二世宰相崇節有
所窮始自窮於俗延實窮於技弘靖窮於權惜哉

張嘉貞延賞弘請

劉駒

宋史嘉貞不立田園李希裕勢利朋比近習杖屨倖先非中
士也此實以私害公罷去希裕在柄使武臣不陳其方大惡
希裕以陰謀以才進才進非其道者實小人哉弘前輕傲
希裕敗賊軍資潤元載傷矣繼及崇貞俱非守正者也書曰
立身家鮮克由禮不其是與

評 是歐陽公所稱三窮者

歐陽修

唐史史官宋筆聚失然垂三百年筆鉅事繁冊繁其間巨
人物論

盜再興亂災遼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時哀撥
而亂外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時於被入後之善惡汨汨有
未其可為求慎者又又信史之文察議不細淺則入俚簡則及
幽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諱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
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遂耶何知幾必求工詞古人而拙於用
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諱者聞然不怠卒寃定無完例乃知
為史者亦難且之將夏不能措筆於春秋果可信矣

崔隱甫嚴挺之

歐陽修

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遠謫不屈牛仙客信剛
者乎二人人生是皆不得相彼亦各伯其志也每歎吾以綱絙論

之信曲與直不相啗哉

崔隱甫嚴挺之

劉駒

挺之才略識識不下諸公恥近權門為人所惡不登日輔養疾
宮寮雖當貴在天窮邊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周子諒

柳子厚

天寶年有以論諫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
得死於罪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後者始畏公議嗚呼古之得
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臣王國氣急發憤動復其所斯豈得
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仰其節猶能
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策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人物論

明皇

石年道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廢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穢創絕荒
無澄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結杜
暹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晏不食潛心堯舜之道側且忠
良之言憂勤萬幾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一日改遊苑囿
舍行遊已不御及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
宮昇龍戲成內苑頗陳庶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能舞眩
君之目日月斯久情愛復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之

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第九姊妹皆落厚封骨肉姻黨八
春要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叱咤震怒威逼人
毛后敗專國勢傾朝廷諸侯皆奉妃子之宮四方爭路於楊
氏之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壞貴無序諂邪得逞忠
良見放故天譴之政不往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皆怨
人神共憤危祿山舉兵一唱而東都陷汝寧播遷奔出關
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綫旋幸都鞬如蓬草誰止為之楊氏一婦
人也遂主恩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下怨叛豈
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己而亡吳
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

人物論

二十五

十六

神聖也為一女之惑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高祖
太宗親履天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
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書視朝政日既不食衣履經書滿分不
寤勞心苦體致我焉致海內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敢暫時
宴樂未嘗取一日荒寧死固不遺絲竹不御吸穢不教女色不
近凡武德貞觀二三十年間四海安樂生人樂業國家之制度
備矣禮樂成矣教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於子孫孫孫謂之
萬世而無喪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
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唐皇后安樂公
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楊太皇之惑亂則海內一搖明皇附

宗四世播遷唐室自此亦矣夫總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祚家
破及由尚宗中宗廢宗明皇獲賊祖崇嘯嗟嘆息痛心疾首撫
養扼腕而泣下不止善傷甚為人子傳人杜稷不仁不孝以至
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本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
宗李唐一婦人禍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事宗社稷之大輕四
海之廣絕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得以為深戒哉
許叙祖宗創業艱難而子孫相仍惑於尊寵乃以廢社稷危
亂其可為之痛哭流涕然究其意不獨為唐室言也

明皇

顧克明

唐明皇時安祿山為貴妃兒貴妃洗之帝為賜洗兒錢噫此何
兒也而貴妃可洗也祿山本柳城胡獠天成後黠羯廉養於不

人物論

二十五

十六

知名象外示厭且無所顧嫌一旦得伯桂掖椒房以褻瀾帷薄
贊夫人半不世之奇眷此不足貴也楊妃以妖麗之姿嬌譽之
肆醜房闔蓋已為失節之婦其甘心祿山以快淫佚此狐媚之
態一定不移亦不足貴也噫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溺愛之至
是也明皇為天下四海億兆祖父則貴妃亦可以為天下四海
億兆母舉斯世皆其子獨少一祿山赤心之兒乎失律之罪不
即顯諫亦廢法夫而官之而又寵之而又賜眷之而又王之而
又且從而子之恣心彈力求滿其志雖慈父所以待孝子者不
是過也暫一來朝窮極主不且曰胡兒眼大勿令笑我雖慈父

所以貽愛于者不是過也帝有所殺而溺其妃貴妃有所蔽而溺其山帝又忘其為蔽而忘其為溺焉以胡賊為官罔以宮闈為樂區以饒為哀語以錫子為哀不以人言為過防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祿山也太子瑛非其子乎郭王瑋非其子乎先王瑛非其子乎端蒙方賜帝範帝皆移後宮置器也該言校耳賜狄城東情割家傷怨魂悲魄天性大倫一日掃地垂服之思且勝三子也而顧子之耶無孝者死有罪者親已出者死其類者親承統者必親誰者親何帝之所愛非附子而附子非所愛也豈以已子之不宜而欲甄鈴者以承歡膝下耶帝見素楊國忠懇懇曰及狀而祿山一召即起帝又將以父

人物論

二十一

廿七

召無語者即信之矣偏情一種百喙不能回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父在子不得自專禮也割愛害之地界之掌中太阿蓋已倒授而三十二人審將代選及形瞻然蓋不特九齡豈楊輩知其必及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腸矣帝果無難也惟言唯唯果以幹父之難者待之耶耶姑息莫如子惡孰知祿山乃癡兒非佳兒乃通兒非親兒也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殊恩遠賜帝降屠加傳其先母後父之一拜而溫陽整鼓卒爾噫嗟直倚長驅射狼牙噬卒之湯提我邊陲戕我州縣矣刈我黎元而義士忠臣荷戟長嘆莫可枝梧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如子美父兵而已吁在宮庭則亦心一點在荊陽則悖德不才夷

甫言醜石勒外及此界素有大志今果然耳斯時也帝果能繫祿山之手足耶語曰父不能愛無疆之子吾知是知帝之無可奈何矣大知子與友又何帝之不能逆燭其奸耶帝言思之愧恨百生豈不哀哉祿此兒以一洗此蓋耶山下逢黑雲千羅來妖血誰掃花柳委地帝而念及於此固不若出女屏子之為愈有家無家有國不國狼狽萬里骨肉各天致使肅宗忍於讓位而三綱不顧豈其平日待祿山之厚待已子之薄而肅宗故亦以薄報其父耶肅宗之繫其流至此帝至是恩九齡之先見而曲江奈之呼晚矣雖然祿山以臣子叛君父而亦以召安慶緒之禍出乎肅及子爾吾于是而知天之所以為殘忍不道之報者

人物論

二十二

廿八

不獎也

評 步步罪玄宗溺愛讀之令人有遺恨

楊國忠

范祖禹

常言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患深也明皇信一國忠養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是時明皇幸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矣臣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楊國忠

范祖禹

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及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丘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李林甫

孫之翰

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千此國事大夫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獄訟稀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民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人物論

二十三卷

廿九

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能大害於政及能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千無辜俱以誤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要在乎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初流風未改故獄訟尚稀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數迹漸露取天下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嶠軍小人得希其言妄託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聰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多亂乃為惡之効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己功當顧己之行事何如爾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評 論善惡之效大快人意可為君相燭鑒

宇文融常聚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歐陽修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饒然有撥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立食故謀取隱戶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本也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興靈妃所費金不貲計於天寶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衰剋進剝下益上嚴進羨錄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善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賜使單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選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歟然其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及哉觀國忠後出橫虐取甚當方海之下復思融矣

二十三卷

三十

宇文融常聚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范祖禹

昔葉公好勇利厲王悅之芮良大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塞則所害者多故威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人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

今終者也唐立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死而帝堅楊慎矜王
無繼起又為世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
哉舉利而所守者衆也天下之愚歸之故其然必復其禍必錯
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
劉少府民無傳富國李愬之平羅耽時局之常平不為惜足
上下皆濟其身其後後嗣家其慶矣夫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
不成哉

安祿山

朱 黼

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必見人之所未見知人之所未知也龍
棲雞館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枝椒房之遠內外所以別嫌賜
人物論 三十二卷 世一

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察凡有血氣者俱為不平明皇獨無
作色其故何哉夫僻擬無涯之念每起於權位之極泮泮不軌
之謀多出才刀之雄今祿山養壯士八千餘人家僮百餘人
皆以一當百日擁三道兵馬矣矜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
天下之富詩書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及之謀不待楊
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姦謀畢
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至至於虜身喪國而不悔詩曰嘖其訕
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與

安祿山

劉友益

祿山之反固其欲心亦帝寵之太過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

之以速其反其衆雖群彼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秦補將學五
百中即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又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益
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逮其賊馬賊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焉則西
南之行其不幸也

王忠嗣

歐陽修

以忠嗣之才戰必克攻必破策若堡乏恃不當所亡高馬真以
空虛資論祿山祿山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盜卒死放
地自古忠賢主謀於國則拙於身多至可勝叱哉

王忠嗣

范祖禹

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滑易所亡不顧
人物論 三十二卷 世一

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
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
既電勉奏詔而復捷其謀使倭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愚之未至
耶

楊貴妃

胡寅

天子之尊版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然之所集禍所起
也明皇昏於貴妃凡十年以王銀為色役使倖微三千年租庸
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
族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
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私制劫則毒又過於畿甸矣

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及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二天怨其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宗之故夫何出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文寵而寵或至此使陳玄禮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豈亦迫於不得已耳

杜甫李白

元稹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蘊蓋焉始光舜時君臣以麻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十餘年仲尼綴拾選採取其千祿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悲憤之能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宋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諺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

人物論

二

三

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且錄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潤澤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又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戮焉間為文往往極艱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昔世風靡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習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色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詠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裁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靡刻飾能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靡丑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韻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功務華者去聲効齊梁則不遠於晉魏

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縹憂傷至於子美所謂上海風雅下該沈宋古夢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襲昔人之所獨專而使仲尼考覈其肯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為然然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宋末有知子美者走時山東人李白亦以詩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肆揮去拘束極窮物象及繁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嚴對律切而脫去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堂奧乎

李白

范傳正

人物論

三

四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梓名之與子成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說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事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還焉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宮玄宗明皇帝降筆步迎論當世務草簽審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侍音聚義褐衣恩遇前無比僑遂直翰林學士堂密命將屬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其宴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披瀝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羣丹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

愛其子或慮其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後也惜而遂之公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常摧擲牙而求自援用安能効碌碌者錄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轡轉轡因肆情性大放字面間飲酒非嗜其醉樂服其昏以寫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求事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鵲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爲戎馬生郊遂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

人物論

三十三

四六

晚歲至牛渚磯至姑孰觀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拜於玄壤生不及豫歿而棺官嗚呼命歟

杜甫李太白

呂祖謙

李杜氣節高儒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既精於唐武曌場曰時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夫藉不偶與運耳使釋酒杯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堅子蓋非極者嚴武嗜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視曰嚴挺之乃生此見高力士肯袖燄乎李太白使脫靴帝前僅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耶房紹爲將相無成于美

解象忌抗疏申救郭子儀等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順堂房於說謗之餘識郭於縲絏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也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舉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樂喻爲伍魯不知沈不謂謝溫李逢源果若是班乎

評 未揚李杜氣節處乃觀其大者

陸象先

張唐英

衆先爲益州長史司馬常抱直諫以宜行罰衆先曰理則可矣何必嚴刑以立威遂河中尹敏事白以小吏宜杖此人之情不甚相遠必須行杖須從汝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肅噫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必

人物論

三十三

四六

子賤之倫乎南漢以下循吏殆不及也後世爲人上者以仁愛而撫民則世謂之柔儒以教化而訓俗則世謂之迂濶至有殘民以逞者亦獨何哉

賀知章

沈 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元顧石紅樓帶碧流如染至舍風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體乃見而嘆曰意必有異入宮焉不然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往往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煙雲水石間賀監故斬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詹事丞秘書監天寶初奏請帝居數日每請爲道士還故里詔

語之以宅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項為放生池詔賜荆川西
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孰不欲富貴
秘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未與也顧辭生號寂逃儒歸老
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足也適則處之泰
安則無不足所望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卿卿又
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謀政事出治其民與服食飲甚適便而嘆
曰叔敖其賤于我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忌于王
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叔敖其賤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
人追之返其位叔敖曰弗可追矣弗可返矣王使人視其廬則
人物論 三十一

不知所往也夫有監夢之夢海帝居吳胡華子之夢漁事賤而情
一也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為楚官則不寤至為執珪不
夢事左右然後去睡亦晚矣乃若賈監位復清華之選其適矣
至一夢還帝居即得即托馬以歸即不復返其賤乎胡華子亦
既多矣

孟浩然

皮日休

夢寐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曠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
有氣凌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蕊與蘭草月
腴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洗清陰此與古人平勝
於心者也解是者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其
貧則人謂其身謂其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
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臣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睹昌黎
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

孟浩然

黃天全

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故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聖謨洋洋其後實出處之矩矱乎竊嘗謂巢父許由古
人物論 三十二

今其隱世柳段干木其聞望顯之風而興起者乎而其貽世甚
之識則亦非大中之道矣兩生嚴陵則重而後入者也孟浩然
風神散朗詩律精絕張始興王摩詰與一時詞客皆傾心下之
張說言之于朝明皇召見之今誦所作乃以不才明主業之句相
左比朝宗復薦之方引謁而浩然以劇飲後期則孟生非等以
隱為高者特尼於教乎矣謂貧賤亦有命非耶然觀其身行樂
耳遺恤其他之言固自灑然物外矣張祐題其宅曰高才何必
貴下位不妨賢至無間繼持節義陽屬浩然汗青千機筆獨以人
爵藉哉或謂浩然不沾一命而又僅以五十進發背終天之說
詩人不已酷乎此殆不然開元之弊入詞伯無不類文浩然雖

而十載之下猶浮浮於一見其必主生之所得亦多矣嗚呼往
少陵之詩上薄風雅下極沈宋謫仙斗酒百篇讀之令人飛動
乃偶俱流落幾不自存造物亦忌才耶或謂文章固天地至精粉
之氣亦其所秘藏而不欲盡洩者李杜之憾軻頗沛而又不享
遐齡多其在此

評 貧窮既有命造物又忌才遇不遇猶詩人哉可發一慨

張旭

韓愈

荀可以駕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衆則神完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其鋒萬湯治天下養叔治躬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肅扁鵲治病傅少之松尤秋之松變伯倫之松酒樂之絲舞不

廿九

願參觀外慕天外慕從衆者皆不造其堂不嘯且裁者也往時
張旭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驚若豪意愉快怒恨思暴醉醉無
脚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現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
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四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肅宗

劉昫

順天實失吸流離奔播戎馬負恩命為稀突狩家遂迫於殺下
胡越卑虛於舟中如借人之戈持之反刺學全於不音也而幸
太王去國幽人不志於周君新奉機圖誓言仍思於遠德是以
宣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舉推號令朔方司日而車徒
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底平故兩都再復乎於德九朝後
款於泰穆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豐貴父子於此感傷
行路為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人之言而西伯事親靡忘
人物論 二十卷

肅宗 小學史記

自白胡友啞王環伏誅明皇西奔遂留嗣君討賊肅宗收兵靈
武及靜而更號令朔方決司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期年而關
隴底平故能興後而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國之元子受命焉

父子君臣之義兩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擁兵平原
逗遛不進雖至靈武遂自稱帝遂成太子殺父何以討保山之
叛君哉哉向使平原之圖無尤弼之嚴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
權衡而陽之守無魯京之扼衝要者慎之陳無謂崇懷謹之刀
戰新唐之遇無官軍回紇之夾擊謀取范陽勸帥蕭平無李泌
之策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是以知唐室再造非
帝之功諸將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東危篡國目之曰吳于
時紀綱不立使藩鎮廢書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李輔國乃東
宮皇儲俾重臣龍過而驕遂殺是輩遷上皇制天下禍亂
國政不數月帝上不保其於人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
人物論

王國老

二

人之禍如此其烈可不戒哉

顏魯公祠記

曾鞏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必反為之備固賢
之際又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
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
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即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
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臧景弼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天
關以公與宋卿據其勢也在肅宗時教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
又為御史唐見所諸連職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自率
百官請問起居又職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事

義公極論之又職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遷斥之
猶不滿意幸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告希烈希烈初斬其首後
卒諡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
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然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
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為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義
義有不淨不效雖中人可為況公之自信也歟惟屈於大義
顛跌擗地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應非篤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顏真卿

林之奇

無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
人物論

王國老

三

及王燭死節義不化而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
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倡
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三十四郡莫不
失守及其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
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倡也

顏果卿

范祖禹

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朔中原危
解而顏果卿直謀常山真卿倡義平原張介然崔無諤死其城
郭李愬盧奕將清死其官守賈貫以一討討賊張巡以縣令起
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擊於河北號謂天下無人乎

有之而不用也其後復唐室率賴於忠賢詩云無說雖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於亂之有

書顏魯公坐座帖

錢謙益明

顏魯公剛直之客見於正楷篆籀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石僕射耶公論魚閣府生父帖並所相石僕射並郭英乂也魚閣府即朝恩也其父代宗元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親軍客使自魚朝恩始明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著與朝恩共事又情好故舊善提寺行香位以當尋常為常魯公退而始畫及後辨論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官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人物論

人物論

王德信

講易鼎履錄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孫觀者矣魯公鏡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佳肝之禍乎史梅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微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松山疑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惟公以平魯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嘆以為朕不識其卿何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罵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張巡

司馬光宋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表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

辨傳奉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推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安存孤兒非表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表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賤賤者耶

張巡許遠

歐陽修宋

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禦孤壘抗方張不制之虜其長牙使不得搏食東南華制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

人物論

王禹偁

巡死死不為遽後復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幾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張巡

司馬光宋

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布衣等或貴為卿相或親聯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繼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大馬之不如僮更金吾甚怯是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而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棄棄孤城整份髮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倖致和之厚耶

張巡

李翰

聖王蒙厄難之士宜死事之孤或親推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仁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於君臣節於是乎立伏見張巡生於昌黎少習儒訓屬逆胡謀亂兗虛海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島邑之衆當漁陽之餘賊時猶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並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腹心及魯吳以十萬之騎乘甲於宛華奇計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鳴呼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峻維郡師遂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却賊乃遽出巡

人物論

二十卷

六

後讓圖江淮巡退睢陽扼其咽喉則後拒守自秦祖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勵死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戮膺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饒此兇徒精實白日難古之忠烈何以加焉而讓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以讓巡過以塞衆口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士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主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有法之情今巡捍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而變非本情也春秋之家以功覆過然錄之與否過

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瑜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結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者過惡揚瑕棄用非所以杜六倫明勸戒也且逆胡悖德人鬼所讎朝廷未忘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違比肩而巡朝度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諸家族皆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執兇險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糧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其兵彌廣財猶積根結盤據西嚮以拒王師雖終於殄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壁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大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義絲接而城陷噫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隋

人物論

二十卷

七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掠忠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機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乖其本國非其棄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救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棄志乎在周興之三宿其一曰有過失故諸巡之忠則可以救世教諸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省過失皆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侯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載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倉皇之罪輕於僭禪血復之功重於匡載棄機惟輕功疑惟

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因謂巡者是以為訓失

評 中言大臣將相從逆比有故稱巡之志大巡之功大可

以為訓懷二心者不悞死哉

許述

韓愈

少翰所為張巡傳頗詳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詳述立傳遠雖
付右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殺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
忠竟與巡俱卒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
第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遂就虜疑其死而辭
服於賊遂誤其死何苦乎尸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

人物論

王

其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
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與必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家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遂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
謂遂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遂所分始以此語遂此又與
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膽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是正然從而充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
之好諂論不達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遂之所成就如此卓卓
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一公之初守也卒能知人之至不
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

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堅守
失守一城得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且萬日滋之師敵進江
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
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南齊書

柳宗元

急病謀夷義之先圖國亡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曹之相求
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雖陽所以不啻王命橫絕凶威超千
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醫龍眉之郡尉教奇見惜挫挫
人物論

王

王

九

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刺邊陵廣安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
積孤煙之穴親實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元老用武勇甫奏師
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達義氣懸合計謀大同
普鳩武旅以遏橫壞裂袞袞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往
不知而死難狼睨見黜而奔師忠謀則繁萬大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辭校同預入守而百難齊固
初據雅立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表復後我義
類死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逆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踞跡而預
堅勇騎雖強項肝胎而不進賊徒乃棄跡於我我乘合圖技雖
窮於九攻志並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憂

生蓋師師之大臨其心易子訓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夏
秋國舍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雖馬
潰圖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乙師進明乃張樂備食以好聘待
之公曰救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安禮徇何心與乃自噎其指
曰噎此足矣遂慟哭而死即死孤城首碎秦旌終惜無宋之賊
身雖楚野徒傷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燬之
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狎其初心烈士抗詞痛城洪之
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恭某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督定功
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昭陽歲時致祭男在樞密省受
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麗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

賤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塞門開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雖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
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性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哀而
鬼敵之曰世使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
之思與公諸廉望字其亮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荅州別駕
馮緋魚袋歷施治二州服忠孝無算有荷禮問年久遠德音
小形類斷堅若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父剛以固其志仁以
殘其肌膚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平內者合於
直行乎外者貴於表是其所為也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

有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卿之憂漢末難於
中即圖之詞可繼

評 保障在東南敵烈在西北此論甚奇

魏濟

尹起莘

魏濟在唐以律行者相為時聞人祿山之亂守節不污常引
首待刃之時寧預知不死以待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
甚於死者其彼陳希烈少休析主僭竊立人之朝既無狀顯特
危之功又無伐節死義守其忠逆胡視然無恥忘其本心特
欲偷生苟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後有素服悲泣之時哉諸朝
諸非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愧其心然後
人物論

二十四卷

上

六等定罪殊殘流放則是生死皆可蓋恥其罪者矣

評 魏公隱憂嚴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引首

待刃又不至嚴緒執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唐肅起詣

單門上謁其主節士也

代宗

劉昫

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以金堤火災是商雖神禹之乘四載玄
冥之灋八瀛亦不能理洪濤而撲烈燭有何也良以勢既壞而
不能遽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八蠻及大寶
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
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政也則祿山暴起於幽燕至德之失政

明再臨大河洛大曆之失政也則懷恩歸過於大英目
三盛合從九州夢游軍士皆於原野民力殫於轉輸室家相吊
人不聊生而千像號泣於用兵元誠廢於避狄然而代宗皇
帝少養亂離老於軍旅識人間之情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
郭之效忠外有足戎之幸利遂得免罪傳首板堂幸心關輔
寧德戎漸罪至於於輔國之憂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
酷刑俾之自處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已以傷懷而歡樂而俾
神功德緒載之數即重泰縮之儒雅修己以模生髮側身以謝
外鑒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李靈曜作梗田承嗣有恩命
將出軍勞師獎賊者蓋陽九之末泰豈君道之禍與

人物論

代宗

南宮靖一末

代宗少爲亂離老於軍旅伏李郭之精忠慮諸將之戮力前除
兇孽克復京師大河南北復爲唐臣厥功懋矣然仁而不武委
靡太過遂使大阿之柄倒移於下官若程元振輩蔽賢廢幾亡
社稷朝恩相繼用事竊用刑賞唐室大壞寧見基於此

代宗

蘇轍末

予嘗論代宗唐之中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百廢草創事出
一切人情震懼易以生愛此非常才所能足而代宗承之又嘗
爲吐蕃所虜地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
宗行事有類英王者二焉誠率是道而文之其身安而國定蓋

無足怪何也客大功之臣信之而不疑外無姑息之迹也僕臣
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懷恩受特恩犯上自以下誰能忍
之而代宗不與之較優客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
則彼驕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秉氣而兇悍蓋其衆乃
可圖也是已料懷恩於日中矣李光弼身蓋將相功無與二而
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待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而代
宗之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
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
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爾也
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

人物論

代宗

三

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其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
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不疑寵寵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
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伋一言而退之易如反掌卒棄不
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
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太姦如提大羊中外不驚上下厭伏觀此
則昏且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而代宗有焉所以
能保國而安身也

代宗

胡寅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難矣而或不能輔國
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輩代宗去之而無所肘腋又嗟之

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生喜惡何如其甚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生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軍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恨之於初之為美與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利失

程元振

胡寅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不可自立於鄉黨一命行私無以信服於親民而况天子乎是故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而殺豎牛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以人物論

二面卷

十四

一身而慶天下之業也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述國謀朝幾獲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歸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諸將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若失今不以此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蒼我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騎至便橋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李泌 建寧取元馬

秦少游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自有餘年而不能釋者其故蓋端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

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窠穴也為其窠穴有劉嗣無所歸歟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舉三道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懷恨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王廷誦企踵惟恐其不成此所謂蒙蔽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李儼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必為肅宗言之於此蓋天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郭李將精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來自潰兩京可以俯轍而定矣亦速息矣唯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而起至兗兗徒黨又藉天誅則偷為一切之

人物論

二面卷

十五

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百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因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係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待禁府珍寶輒以宗軌戰歸其俗至以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機其並發其數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肅宗盛德在人忠臣策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批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遲范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為全圖又安使無後患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

說

李泌

胡寅

郭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與
總非從遊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東尼傳樂文相承奉均家
不正之責此必所以重忠鼎輔而輕為君父者也

李泌

歐陽修

必之為人也要哉其謀事近其理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
建上幸近立功立名有觀前示從纂養立朝廷卑言暫謀有所
適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
不見錄寧二王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六

以惟自置而為之助也敬宗為家傳言必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
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必數與靈僊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
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敬宗多為浮侈不可信據其近事是有者
於傳至勸帝先事咸陽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李泌

高啓明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焉家出於天性而不可以
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發性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
欲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李兄胡
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仁楊素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
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隙當其有事以苟

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勝人父挾掌所親而嫉所
愛一為所欲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

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
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
宗明也而子璵不克善其死至於肅宗之昏弊德宗之猜忌而
太子卒得以不勤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豈是時諫有
切也而李輔國諸之謂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及矣
賴必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惟悅眾數千言皆出於至誠李忠
委曲到懷惻惻恒有以感人者故聽之諛諛之近而然而雲
消浪然而水釋既悔且悟不覺忘下之沾襟也適知天性之良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七

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中無君子以發之耳苟得必則
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諸亦欲廢其子問
於賈翊翊不對公問其故翊曰愚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
思翊曰思案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曹公智者也
故難問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子者亦嘗親
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必之忠反獲辯諫則猶
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
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其可不慎哉

李泌

柯挺明

世有正名而邪行者可遠謂其炫奇弔詭而詬病之哉君子固

有所托而逃匿留不計其負天下不避之名者如張留侯留漢
祖武成之日亟欲以赤松引去矣李斯侯在唐風稱明和君
子其子仲仙說謠之說不辭而闢之則已顧好談之旨其情哉
當其時德宗以信臣深列之官華人而任已違道而師心慕之
致將使臣羅列天下虛花之冠餘宰相繼特國未政必難以帝
女之尊而諫府其論相之動和祖語則已知事必不可為德
宗必不可化尸官職且奈何哉衡山素志威威吾心五嶽
潛身歸將賦詩以自加身不客遂卸矣故神仙之說雖生屬
迂誕而世之所嚮者彼且津津焉談不去吻若將追安期之紫
迹怪怪之影物也乎客成佳文子而竟其玄訣動吐精納氣轉

人物論

十六

輪懸關之術而優優乎方外遊也據述而論其心術所謂托而
逃焉者非即世人好持雌黃短公邪子故以爲事爲之一白
何嘗窺公深哉

李泌

尹規華

必在憂患中陳謀獻策裨益私多時方收其兩兄選請還山不
少遲緩蓋必有不足於中故也夫遠謀去色勸賢之首肅宗寵
張良弟任李輔國其親於愛子且猶敬之况賓友乎此必之所
以必去也

評 郭侯之去實以良姊輔國諸公皆見其大者

李泌 太白看山人

吳震華

古人懷匡世之猷而猶寄遁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深思矣何則
山林之士絕意於簪纓朝廟之儀而東身於軒冕出處異路披服
隨時固未有躬布素於神明炫銀黃於主事者也夫既非時憫
世出身以事主矣將以整頓黃圖匡扶紫極建不世之功流無
窮之譽則事主而食其食受其奉而求其本固亦古今之通
誼也又胡爲丘壑其谷而辭其服哉蓋必上度其君下度其
身知其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將拂衣
爲又何肯先受其羈縻深思哉其李長源白衣之謂歟既自
明皇之無道也房帷不飾冠履倒置祿山一胡雖耳極之以富
貴忿之以威靈果是德而重邊之寵極驕生耗帑而萌黃屋之

人物論

十七

思勝舉而起玄緒之想漢陽之警設一鳴而雪黨羽未忽榮
破失於是大將解潼關之甲斃死馬鬼之祖父慮而西子擁
而光肅宗雖志於克復幸而裴冕狂鴻漸之僭不足爲之襟帶
也幸而衡山故友驢僂棲棲相尋於河朔即策杖而追文叔謁
廬而得孔明不備於此矣由是畫大謀定大計社稷之功若多
綏使朝而青綠暮而朱紫亦奚少可而必區區於白木也彼蓋
有以窺肅宗之微矣肅宗乘父家屢縮取大物茲幽未成而志
氣已盈樂粉衣之榮忘斑衣之愛情縑衣之好厭青木之勤張
良姊綠衣之盛妾也而手握王章主驢圖黃衫之賤綠也而口
今天爲廣平建軍以親則縑縑之子以功則縑縑之才也而勳

高忌起漸以不羣彼於父子夫婦間尚如此况一布衣之廢父
故漢祖解衣於韓信卒至秦夷光武岸憤於馬援終羅說得蕭
宗之屈辱不敏其去二君之遠矣使劉侯食其祿位崇其節組
垂紳鳴佩以明功賞豈自若功業日崇猜疑日起吾恐其未若
較將一旦而赤吾族也尚何望綿袍惡愛之情乎當時時也雖
欲掛冠神武還夢劉室而後荷衣文安可得乎是故三軍之士編
指而言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夫黑衣宰相君子羞其
有乘白衣尚黃者以為幸者烏有山人而日侍帷幄者乎故
帝曰且當衣紫以解群疑必不得已而受之未幾竟謝長史
稱山人以歸也有以夫不然居宋而重甫居魯而逢掖服之各
人物論

二十

二十

以時也久矣夫獨何心而必以衣白為和吾聞之幼安耳心于
皇朝忘世也玄成脫迹於黃冠趨時也天既吐玄成之靈而猶
慕幼安之風此等說述以釣名試念夫廢產紀功之主非高
祖太宗之儔也且天寶之末嬰介冑者不為張許之捐軀則為
李郭之反正紆綰紳者不為顏夏之死賊則為房杜之從君郭
侯之志即數君之志也安能不介冑不綰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哉衣之白者正欲此數汾陽拚諸諸進而不為二十者之見疑
也智哉斯人可以邁追范蠡之仙踪于房之逸駕矣嗟乎自古
布衣之士早交明主而終脫然於名權利鎖之外者吾得兩人
焉皆中興之世也當元武時雲臺諸君將相之器具矣嚴子陵

可以無出及其九鳥既真蒲輪見徵然後一出而相見見而遽
退終釣于澤中肅宗時李郭諸君將才耳誰與連第惟懷者李
長源不可以無出出而功既成事既定矣釋紫衣白黃歸獨山
斯二者師異而心同誰謂山人非客星乎白衣非幸矣李懷之
意愈深矣而郭侯尤難處焉何則肅宗無光武之聖子陵無長
源之功也若夫鳥盡弓藏常淮陰於此錢明珠豈收新息之
印綬此所謂平服維之刀鋸加之者否耶且墨子致悲於蒼黃
而楊子雲其年其玄之尚白也

房瑀

歐陽修

唐名儒多言瑀德雖有王佐才而少敏行事亦少失矣一舉喪
人物論

二十

二十

歸託不復振房瑀以忠義自奮斥責權臣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人者用遺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
望愈重不副則咎愈深使瑀遭時承平從容性懷不失為名宰
而倉卒濟難事敗墜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房瑀

呂祖謙

瑀喪師肅宗之失也方潼關未敗李光弼郭子儀既破賊有功
矣郭顯侯王師如雲霓二八威德已在天下肅宗固人心以漸
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瑀生於家耳遠使之當思明慶緒之
悍之鋒正如王衍陸機並其不死幸矣夫明皇不使高仙安
常清守關而使奇針翰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瑀此其

所以致危而稽誅也

李光弼

歐陽修

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況熟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朝明士卒在舊將或有古良將風本夫終入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其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言明奪寺內構遂隔嫌隙謀就全安而身先危前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耶方據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愛死功臣去就可不慎即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譏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與

人物論

十二

十二

李光弼

胡寅

中興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若不能郭子儀使提騎角賊不足平矣史言魚朝恩誅子儀而不言所惡之輩竊書字子儀誅洪軍厚不為聞尹佐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權位雖陰思明平河北未免枉葬而直入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亞程元振也其亦以是乎

李光弼

胡寅

人臣之蒙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東軍越便天奉詔命猶當奉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墨下乎光弼雖賊中官宜可移之若父生視而不顧天所以不敢至京

時右小則是議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應發擊退虜賊再安宗室元振雖欲諸想誣罔亦豈能暮暮入公議故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李光弼

尹起莘

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曰賴溫嶠左右推乾得濟國事若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是議疑阻緩於勤王雖其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惜也

評

胡寅其微中官而移於君父尹惜其以元勳而緩於勤王李公亦無所辭矣

人物論

十三

十三

郭子儀

歐陽修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外訐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敗逐壯詭不還顧常量是時天子西走唐梓若林旅而能輔天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累年遭譏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不自嫌及被圍澤陽驕驍見虜壓以至誠衛忠阻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賞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長偪不終而子儀元名高節爛然獨著獨標永終雖唐恒晉文比之為御唐史臣裴垣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垣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郭子儀

劉昫

天寶之季，李隆基幽廢，萬果播遷，兩都復敗，天祥土德，發生汾陽，自河朔莊師，因而殄其身，投豺虎，身被荆棘，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群小肆謗，位重憂辭，公龍顏受不安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執仇讎，晏然效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杜稷純臣，自秦漢以還，勳方之盛，無與倫比，而勝於裴相，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郭子儀

呂祖謙

此蕃內為天子出，料方是時，虜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儀救殘亡之卒，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見草木之象，已自怵惕云。郭今公來，遂潰及懷恩，委三千萬之衆，過京畿，十像一免，曾而人物論。二十四卷。十四。邊疆破滅，此兵家之所不傳，文書之所不載，豈計數所能及乎？夫用將必用有節者，練軍實達事變，他人莫及也。古人用名聞之臣，是亦伐謀之道哉。

郭子儀

盧 穠

夫天下非有功之難，而善處其功之難，功名之際，人之所易眩也。吾而少張其功，則見以為誇詡，而於群吾而少忤於君，則見以為草野，而憐憫於是乎。帶礪之盟，鴈之勢，成天惟郭汾陽，則以人臣之美，無以有已君用之，而吾之身非吾有也。君今之而吾之身始吾有也，是故進退以之，死生以之，而獨以其精忠之意，依日月而貫乾坤，上意重朔方，則朔方上重河中，則

河中尺一下而單車就道，赴命如鵠，至於吐蕃之國，宜以一騎試之而死，亦所不顧，大肯以其身輸之虜，而不以其身輸之君，乎是宜君之釋然悟而信也，嗟非甚盛德孰能臻此者乎？

郭子儀

劉朝熾

唐自天寶以來，天下殆若夕矣，外有吐蕃回紇，度劉於境上，而內有安祿山、史朝義、僕固懷恩、董相繼稱亂，以圖社稷，唐之亡蓋一髮也。子儀仗大將之威，奪天下于群盜之手，而櫛之唐，雖其心固自以為臣子分內事，而他人視之，其功名權位益顯，驟乎幾偪天子矣。天下未有功名權位偪于天子，而天子不疑之者，疑則已忘則畏，而天子之心亦有所不安矣。故因楊綰之相而戒去，坐中聲樂所以安之也。何者？綰素清儉，朝野矜聞，白麻一下，已為天子執政之臣矣。天子執政之所尚，而吾固撓之，是撓天子之法也。撓天子之法，是重天子之疑也。子儀豈無見於此哉？聲樂之戒，明不以去聲，儉不敢與爭，相抗也。宰相雖尊下天子一等，不敢抗爭，相矧抗天子乎？是子儀心事始得昭然暴白于天下，而帝猜疑畏忌之迹亦且熹然水釋。帝之疑釋而帝之心安矣。帝之心安而子儀之身亦安矣。吾以是知子儀之德之速也。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四

評 此論亦高第子儀之心，終是成人之美。

郭子儀

方孝孺明

萬萬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太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其尚之功有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且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泰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主上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愚之流矣提大將之節舉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撫之唐威聲振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人物論

二十四

廿六

之乎求其進而而不察其心且乎知子儀者鮮矣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藉志擊勿失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辨沛公者語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裴逢吉之譖謗其名應圖賊非故宗察之度幾不見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污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疑難之地而行不失義者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大

人物論

二十四

廿七

李抱真

丁奉

史稱李抱真為將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弟也抱真尤以忠賢顯者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乎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固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泚等功種種可錄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故屢從征伐而得以令終焉

楊綰崔祐甫

劉昫

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電讀諸集實多過美書罪多益惡如楊綰拜相之原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吏筆者無愧色矣昔趙文子薦士十士為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人無聞言開物成務之才厥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權餘句曰如

劉晏

劉胸

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握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
欲怨以藉禍者有之矣知劉晏則通鑑端任才能其國而不
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鄧子產吏不能欺必亡賤吏
不忍欺西門對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畏其欺而
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敢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
而得其人也晏沒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爲
短云平糶齊物開市不之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其貴無其
賤之物沒言治國者其可及矣晏真卿才忠也賊王縉罪正也
思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才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言見已忘於前
楊炎致寬於後可爲長嘆息也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廿

劉晏

歐陽修

生人之本食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然知所以予人不之道
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性法幹山海排箇
制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卒兵數十年歛不
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要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
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元載楊炎

歐陽修

元載楊炎合以才資各適主暗庸故致任輔相若其弊則戶城

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得下誠有取焉然
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豁堅之欲發平無厭災牽連
載勢與觀奇夫國維網返爲載後傳釋言於君卒與五千併誅
恭光骨焚命於道並自取之也太教人多才未始不爲忠故鄧
舒以後死而劉祈以辨亡危兩人者所謂多才者耶

德宗憲宗

歐陽修

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恥見臣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故其叔祖復之輕已謂晏公輔爲實且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
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
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銀會遽至於唐亡其患以此蓋宗劉明果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九

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忘年惜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
功自云元濟誅誅諸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
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贅言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
人不終其業而身惟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嗚呼小人之能敗國
也不必思君暗主雖聰明聖知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也昔韓
愈嘗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病
瘳竟克有爲亦可以悲夫

德宗

劉胸

帝初授爲幾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變流延納於讜言
側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未卷之

嫡嫡放文華之訓象威大官之應誠服玩之者解席大而於伶倫止權酷而德實奉百神威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東宮其職建臣而治儀前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政之加以人主夫茂文思雖垂範猶金鑑愧淮南之作屬辭雖難何難而此之文章雅中與象而前代二南三烈豈盛於茲然而王猶遜殊再清代變接時而理斟酌斯難苟於交食之秋輕取鄙人之論歷觀近世歷不敗下德宗在藩當胃之年曾為統帥及出衆乘危之日頗有綏綸故從物統和令戎權非久聽楊突多計遂欲謀同華裔而宋緯姦家南行蔡漢之誅止舉恒陽之伐出車雲後命將星繫慶國用不足以觀軍竭民力永聞於人物論

二

三

破賊一旦德皆備地然德運常集致五盛備撥於大王三朱惠陵於宗社夫天之君可為湯桀罪已之言顧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逐於楊突而受佐任不忘於盧杞用是當之私化奪李晨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知人則哲其若是乎貞元之辰吾道窮矣

德宗

小學文斷

德宗初立開振紀綱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疏離底帶罷權酒和梓瑞縱馴象出宮女咸常貢美政迭出海外震懷未幾罷崔祐甫而相盧杞苛政日增根本日削遂使怨怒連蹙行路疾聲李正已以緇青叛田悅以魏博叛學業以襄陽李

希烈以淮南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泚以范陽則又叛賦車其馬行營居迭暴令峻於謀求疲乏空於機軸故姚令言以每車數千張旗一呼奔為盜賊假息秦天困蹙山南堂堂大將危不容喘而帝未之知也方謂播逃為天命謂群臣不可倚仗猶忌百端強明自任興元一赦雖預自見有而大勢非離空言何補尚賴陸贄盡心於內卒求薄職輸力於外忠臣極贊否連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快意於楊突之摘斥而容欺受佞獨不覺盧杞之姦邪用延賞之私化奪李晨之兵柄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用舍既差政事益舛朝廷益弱力雖強人謂是中之亂罪由盧杞而論焉君子不咎杞而咎帝者豈無謂哉

二

三

陸贄

劉明

近代論陸宜公比漢賈誼而高選之行制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伏象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嘗論議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終至台鉉不為不過矣宜公孫觀拔三策說秦李淳子兒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言周昭戒急論諫正為此也哲居珥筆之列調任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也群邪君上不諱其誠群小共受其短欲無放逐焉可得乎詩得其惟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而諷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嘆言不見用也故非公高并千載一時携手提正豈容易哉

陸贄

宋祁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尤難時賊賊及已手追仇讐佛
然以謀待逐猶棄梗至延餘孽則能任舉担不移如山岳依之
相濟也世言贊白龍翰林以為異人通之兄弟爭龍贊之死
贊論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可兩進邪誦得君則止危何可
嘗則觀贊諫數十上日稀議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
炳如丹帝所用幾千一唐社不旋情故

陸贄

蘇軾

陸贄才本主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
子房而又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
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奇刺為能而贊勸以忠
人物論
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勸以銷兵
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贊勸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遠
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急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留
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本易為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藥書
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陸贄

王紳

智足以窮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保其言之必用德足以動人主
之敬慕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其故何哉蓋在我者我可得而
致其力在於天者雖聖人不能違天而強取況君子乎當周之
季王道湮微列國諸侯爭雄競利以取強弱於天下之民

噫望治者亦久且衆矣時若以孔孟之賢假之以輔相之位
立伊周之績易易耳夫何天未厭亂竟使其栖栖焉竟其焉遂
迹於魯衛齊梁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苦之政事者有欲以中
國而授之室者然卒無所遇豈其智不足而德不周與格於天
而莫之能為也每嘆李唐鑒鑑女主之禍三光已晦而復明宗
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夫豈無撥亂反正之才
於其間以應世用豈無在右才而不能用之而不事其才也
當收陸贄以聖賢之學經濟之具擴忠推誠聚賢講學當國步
艱擾之時君臣否隔之日於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
不當使德宗能盡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興元之亦必不

人物論

王紳

廿二

舉矣雖然贊之職歷近侍而大拜矣位非遐遠世贊之言施之
於事而參密謀矣可非全不用此觀其論李萬榮要若逐師不
當授以節鉞所以正亂世之弊常辯李勉琳琳逐從順不可乘
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危贊之非已之詔則惟恐其言之不
切而行之不果為贊之憂危則力諫以推誠待人誠國家之
著也救時之藥石也故德宗雖其得誠至於理到之言不容不
服孔子曰法語之言不悅之為貴及若薦李勉琳琳於前案已許
而更用者乃在辟參之裴延齡論臺者舉吏章已上而蒙嘉納
矣卒格而不行於是知夫德宗用其二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
則迫於寵寵而贊之言克中於事情內則秉鑒好德之心人所

同然而贊之賢簡在帝心者非一日也其後大憲既除而志心漸空私欲已熾而心鮮終於是卒昔之拂人者稍稍見加矣孔子又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是故體道不設非有大故而識者已知為斲鉅之漸實且不接齋而行猶徘徊顧盼冀其度幾卒改故卒及於辱於是陽城之諫雖切而忠州之行已決矣且唐之稱賢相者若房杜之功業親後之諫諍姚宋張韓之政事不謂無其人求其學術之謬識見之正惟賢一人而已庶幾董仲舒賈誼之徒與而其見於事功者僅如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揆事獨不能順天而勝已豈過情也哉

人物論

王陽明

十四

補陸贄對德宗

楊慎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對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蓋操縱溫是也其人皆有功干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意是其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為人無寸功于國無片善於身事事姦邪官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此之不及終則成朱此之塞重駕播遷宗廟幾滅幸而及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拙文犯驛者等定杞之罪與設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為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惠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

復為萬鳳鯨鯢為龜龍也王言如輪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車之不忘後車之師陛下勿以示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封上語多訛曰客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用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評

宣公能言不能行恐非定論又冊所載其守掩子若曰客臣退而思之方是宰相謀欲萬全禦人口給應對

使提立相體哉

莊群

宋祁

聖人不畏多難長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衆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衆天下付之亡不畏也

人物論

王陽明

十五

常人所畏始主入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若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至終在群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確語所以誦相侯也

崔群

有言在記

黃鞏

昔唐崔群知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子有筆莊三十所勝野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氏門生子君筆文柄約是子不令就試知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世之放者謂群之望門生也隨其自為門生也簿子獨以為不然考之群在當時卓然賢相夫既無心於求田亦委資賴於門生以為莊也哉觀其對客之言若姑以微詞而塞其言耳非實事也古之君子隱約守

道而其家之人往往不能安於貧賤者類有之矣北門之詩室人父備實我少陵之賢而其意見猶不免於略號視其他乎謂吾古尚在謂吾五十當貴豈端置後當作三公者大抵皆見解之辭也故知得之者亦如此唐世和承最重門生舉主之禮雖他日名位相亞亦不少變不幸而貧則鯁其家死則顧其子孫焉其道蓋厚矣若字文柄則天下至公之典而非私門報恩之地也竊公道以植私恩其為舉主之累也大矣亦將何以為德乎故羣竹之以至公是乃所以為報也陸氏門生一時最為得人天下號稱龍虎榜其為舉者豈不足重增科第之光而為田之上上者哉然則陸氏之一莊不荒矣乎自陸家以來無以為生今營校藝諸官而所取之士適當天所謂三十人者自舉群故事名其所佔小室曰有美莊猶恐在之後以發群之疑我也故為謗者其說如此且以爲群解嘲云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廿六

段平仲

宋 祁

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遽下則治不成而功不彰德宗崇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亂段平仲一忤上含悻悻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故聖主求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與

段平仲

石敏若

德宗幸國不為不久而身試禍患不為不多晚節末路宜其血氣平和心志坦蕩至此而猶叱此諫官是可知為善耶平仲欲開說既有素當明目張膽於繁露之下以陳德斷傷不長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夫士之氣未足以輕則周章失度以喪大節何獨在立說間哉

崔善正

范祖禹

德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尤非特以告錡也錡天下之日而長懿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評 不罪錡而罪德宗信德宗之殺善正也至今猶令人憤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卅七

恨

馬燧渾城

歐陽修

唐史臣每錄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千衆無不感德用命闢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失信之故河東三監卒不臣平原大臣奪辱旌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貴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城觀良益實罪不能封虜詐臣以知詔為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長下逮其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李震

歐陽修

魯哀公之東，滑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及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鄭元發、裴無精、賈輪、程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元而不少衰者，使以忠義感人，故豪傑樂為之死。耳至師入大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賜之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果哉。雖然，功罪天下者，惟退獨可以見四子世，似其勞是，且有後哉。

李希來

蘇軾

以吾觀西平王持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及掌及其後，師鳳翔、魚龍、石賊、河隍，兵益振，謀賊終不能取，尋常望賊計困乎京，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焉，劍誅延賞。

人物論

王明

世八

為建隆不足，價賈遺像，涕泗滂。

段秀實顏真卿

劉昉

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公弄權若任之為將，送族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壅塞其右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大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教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二君守道，沒身為時聖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段秀實顏真卿

歐陽修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

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幼始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違其志，決非偶然。若宗元不妄計人謀，其然耶？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桂林及峰寧，無前量公獨以烏合，搜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脫節賊衆為賊臣所擄，身殞賊手，殺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實，當時亦不能取信於君及聽太師，雖之無二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不見信於人，要及諸已得其止而後懷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真烈寧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劉昌

歐陽修

人物論

王明

世九

杜牧稱孟度之圖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曰：始昌令守陴內，顧安有斬昌孤甥，渠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擇下斬之士有足志，故能守。因伏地，源涕泣，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賢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軍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忘也。收以為張巡計，遂誅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畢，世寧收未之思耶。

評：杜公悲其殺一甥以全城而改其名歐陽，是其殺無罪

以召變而殺其事，皆是不議論。

李璣

李璣機

曰為人不能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葉延齡為相救陸贄死
此人所不能非將孰能之一存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
無憾自古處士之有歸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其之無以其
不成人之美非其失

陽城
陸公以仕隱止功望失而延齡又小人之尤延齡相
社稷履朝廷大事孰有人於此者故陽公快論之君
貴以煩瑣進言是為名譽貴者也豈所冀陽公哉

陽聘尹明

人物論
宗社之九重若然後發幾方爭而不可撓不啻寇侯時而已矣
陽城之時何時也郭侯未稅駕先其規畫議足以展幾復
全盛之舊及郭侯卒而敬輿得君既久信而後諫耿耿炳若
丹青凡所欲言者皆贊所已言而城固不必諫也黃鍾方奏則
聲石不必謀陳成鳳甫鳴則警蹕不必贊和時固然也建昌出
延齡而父罷為賓客此何時也正陰陽消長之幾而扶泰抑否
者固不容髮也宗社安危在此舉而當言者孰大於是故率眾
諫官而不為常寧延安門而不為固難慟哭於廷而不為激惟
欲迴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將傾舉君心之一悔悟焉而地固
有所不逞恤也國子改而道州還自麻自若而莫之驚者宗之

噫吾取其至之當可而其從違利鈍固不暇計也

評 七年之中有李泌陸贄為相故不待言非不言也甚妙

甚妙

何蕃太學生

韓愈

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
二歲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希純孝人也問親之老不
自克一日抵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問蕃安舍中於
是太學去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二行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
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米留歐陽先生意言
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棄棄死者之無
歸喪其孤而字焉受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
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居曰朱庇之
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於蕃蕃止之叱之六館之士不從
亂茲非其勇與惜年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
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障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
之仁義允諸心行諸太學獲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
無格於川澤則露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
於彼者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為獨何蕃哉吾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人物論

王粲

四

贈宗敬

宋 祁

張愈稱卽邑通祥祀往復孔子獨孔子用王者祀以門人爲配
天子以下北而拜號爲祭禮如親躬者有司龍棄以功孔子則
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掖以設人重方足時公卿無韓
愈之賢無有仰其非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天子稱顏回
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幾出於一時後世生祀十八人
以爲哲聖天子志哉觀七十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
始於開元非特當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登有慕之莫敢廢也如
崇敬誠不知禮耳若以類世歷和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
元志之以其書必有辯其妄者

崇敬

人物論

下四卷

石敏若

石敏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北面雖師資道立而若
臣我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於孔子然後明道之所在而王者
愈卑出敬俗儒安知禮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五卷

蕭中

鄭賢

元貞

順宗

韓愈

順宗之爲太子也留心藝文善書畫德宗工於詩每賜大臣方
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
賊亂逼追常身先禁旅乘城拒賊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
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崔延齡李絳運當葉季等
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
論諍故卒不任延齡半年爲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服雕
麗宮人引舟爲權歌絲竹間發德宗驪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
荒爲對每於數奏未嘗以顏色假借臣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
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
賢哉

人物論

二十五

柳宗元劉禹錫

劉昉

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盛動紳士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
麗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柳之諫歌帝戲翻澤王言
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諷道不謹呢比小人自致沉難家
喪妻棄故君子群而不黨嚴愷慎獨正爲此也

柳宗元劉禹錫

言史慎餘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今卽之未

有諒其至者大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深居幕中而常執誼案
平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為帝所取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
不能語御其聰明不能無所寄而伍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擊
德宗故軍房中用事理固然也迹其行事如貶李愬却進奉能
官市禁五坊小兒追隨費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希朝帶
奉王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為奇偉此蓋伍文所能設也宗
元禹錫之志也但其未聽謀議沒沒如狂互相推疑曰伊周管
為而惘然自洋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
大畏之過矣大德宗元童欲收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
傷又不汲引賢輔同升共濟而乃惘然謂天下無人則縉紳之

人物論

二十五

士亦素而識之老成謀國者豈如是碌碌哉且是時天下事孰有
大於立太子請監國乎宗元童乃置不謀俱中官與文珍等得
倡為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貶逐慶重豈惟中人快
之士大夫亦固快之元和中執政懷其才嘗召至京師終以為
遠州刺史則縉紳之憾終身莫釋也忤中人犯工憾遭斥不盡
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足諒者固欲為伊周管
葛也使河東之柳復崇玄都之桃再耐力掌詔可量年後世之
論際以文人無行目之且與伍文同科無末戚焉豈不寬哉乃
若躁進欲速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一評 此論近厚大抵為劉柳權衡耳亦千古惜才意也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歐陽修

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房取大奇春秋書為盜無以異
宗元等獲節從之微幸一時貪病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移
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憤而不復言哉彼若不信匪人自勵材
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大惜哉

柳宗元

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
第斬坡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
正字偶傑廉得議論譴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諱厲風發率皆
就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

人物論

二十五

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
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筆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敗州
司馬居閑益日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流盡停蓄為深博無遺淡
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
厚游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
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
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
使歸其質觀察便下其法於他州此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
相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于厚口誦指畫為文
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料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過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子窮乃見節義今天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誦讀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曰涕泣誓生死不相背其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交眼若不相識落兩眸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目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頗藉為功業可立就故生處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人物論 二十五

得位者惟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堂有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則又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寢夢得子厚不久猶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於傳十後如今無幾也雖使子厚得所領為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評 退之惜子厚不自貴重故至積斥然自斥後益工於文

辭以傳諸後世又重為子厚甚其立意婉而有味

八司馬論

周思兼

執朝廷之柄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奸天下之奇功而不

量其力不幸而入於小人之黨要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於朝天下之人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至於終其身不得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才皆天下之偉人而少年書生為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以復洗也天子寢疾于內而任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乎天下而一時之政亦未至乎其得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其平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惑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領故雖八司馬之才亦墮其術中而不自覺雖覺之而不可以復救是以日夜嚙啗以謀朝廷之政自以為伊周管葛之流而不知天下之士已聚而竊議於其後任文奴

人物論

二十五

讓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迂儒腐生有謂善已同之而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以至於敗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勵於世而任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之域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亮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生視而莫為之言而其故人儻然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斬於一鷹以裴度之賢不能寬高錫之賤而楊於陵龔宗元為姻屬亦終不能少為之助蓋裴而忌之者盛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裴居數人之

材使之負其終其身而不致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昇之材為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甚於天下而毀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佞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材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評 素行不足以取信高材不免於取忌此八司馬之所以窮也有味哉

憲宗

蔣係

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諫諍不能釋卷簡謂丞相曰太宗之創崇如此玄宗之政理如此既覽國史乃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六

知萬倍不如先聖帝先聖之代猶須宰相臣僚得以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員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細務每自臨決姦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推機畫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削削亂階誅除群盜肅清英斷近古罕儔居至中興重武而已任異錫之褒歛逐辟度於藩方政迫國經未至秦秦惜乎服食過當閭閻窮發苛天假之年庶幾於理矣

憲宗

南宮靖 宋

憲宗常與李絳諸諫諍事言無不酬或軍論諍諍加詰責又以循默罷卿細以忠宜相李藩以逢迎斥李絳以無所可否黜雅

德興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忘平憐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諂師老財屈少論輻輳而不為之英盜殺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剪除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孽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恨固藩之盜皆狼狽鼠竄網廣效地稍類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

人物論

二十五卷

七

平修樂一生義人皇甫鏐以聚斂後矯得幸度極諫帝斬不納會鏐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恣恣度以為言鏐遂引其所獲輒曰此亦庫內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狼卑賤之態尚可以自棄大臣之位哉憲宗寵寵奴僕之人至俾位居宰相卻忠臣之諫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鏐方登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賜綬纓蓋以官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後龍首之祀中村何人丑受其萬緡之獻而帝之志於是空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正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和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

也故能平天下悅和倭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又
稱帝則明果斷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
不昏於欲之謂明靈宗之為君正坐之此此所以貪繁殺而近
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
所宗之憲宗其有焉

李吉甫

胡寅

人主不自用而用宰相宰相不自用而用卿大夫任各得其人
雖唐虞不越廷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敦輿能忘
纖芥之憾於裴相能輪訪問之惻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
黃難於受薦以人材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刻之人必自遜辭以
人物論 二十五卷

防本商牙痛之為已害也今吉甫一旦用相所疏三十餘人曾
不循新知人之明雖在裴相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
不變其相業可少譽耶

裴相

薦李藩批劾

胡寅

裴相嘗論事諫官喜此初給事此宰相所能相何以能爾觀
其告憲宗止心之言則知相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收矣

白居易

歐陽修

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
也多至數千萬篇以來所未有甚自叙言閑樂利者謂之諷諭
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識世

八所愛惟律詩彼所重表所輕至諷諭言微而言實閑適可落
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
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交母交口教授淫言
媒語入人肌膚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耳道
奮在天子前爭安危異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棄當宗閱時
權執實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歸自高而捐中道微險得幸
相名望望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李絳

尹起莘

此竊知小人每以諂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
非未有不為所移者承璫欲立聖德碑頌德憲宗既可其奏一
人物論 二十五卷

聞李絳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數女國
寺碑極其所以增光憲宗之德久而不朽者豈不遠勝碑樓之
立乎

武元衡

尹起莘

武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以汙讓為之動搖觀其叱去游說之
人不顧詆毀與賊為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
何忝朕之位也天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
不幸在焉愚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
直與天地相始終焉耳

裴度

劉昫

德宗德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李在威令袁刺韋武皇帝志
極風情延訪嘉猷始得杜郊公用高宗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
運籌訓戎贊成屢斷終得裴晉公權武仲威竟殄兩河宿盜雄
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脫
克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計謀
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
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和豐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衰遷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
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過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問吏禁兵附賊
陰計謀臣言未出口刀已抵脅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橫身甘難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

裴度

宋 祁

憲宗計舉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迫駭朝
謀惟天子赫然挑排謀任度政重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
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歸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其知言哉韓愈不君憐人腐矣乘雲謁而度遂無顯功
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相度昭昭頗浮沉為自安
計是不然矣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裴度

胡寅

蔡述王德請付史官誦說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
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朝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
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
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又文
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裴度

申時行

為惡之魁易去而未安之黨難懷既懷之威已成而新附之衆
未集以難懷之黨而復疑其為惡之餘以新附之人而愈惜于
我威之重則其已附者安和不懷及復之疑而其未附者安知
不敵意外之變此其為心何示人以不廣而祖惡之術又何若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一

是之疎也放豚入豕豕尚不可以復招可以人而待之已甚乎善
乎裴晉公之言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具卒相有容之度而
其存心之公待人之誠信非當時將相之所能及也

裴度

葉向高

蓋聞君子寬綽以鎮天下之駭而禍急者躁智者慎者以杜天
下之奸而脫累者疎夫銀黃章組天王之所委重臣子之所關
堂誠非薄物細故偶一日失之嚙不食皇動色屢屢機援以求
必得哉公顧不駭不愕無飲自如是誠置量弘偉恢恢乎足鎮
天下之駭而非偏急淺丈夫所得進退之也然中書政本機要
之司令人得竊印以恣行其私則信脫累於出入之防忌緩乎

總覽之權守官之謂何而顧若是之疎也且皇其識微達變從容于既失之後孰若杜姦期樂慎防於未失之先之為愈也

評 一褒一貶始無遺論

柴度蔡述蔡軫用兵機畧

沈寅

假蔡述之迹而為微戒之忠告大臣之用心也夫大臣之事君也如俞叶咈爾矣不然則題指權爾矣又不然則面折廷諍爾矣何至於假蔡述之迹以自獻哉大臣而假蔡述之迹以自獻則亦大臣之不待已也何者人主之心一也方其愛勳圖治之初則以微詞婉諷悟之而有餘及其功成滿假之後則以直言極諫諍之而不足是故一寓蔡述也前乎蔡軫之未平其心何人物論

三十五卷

十二

如心耶而後乎蔡軫之既平其心又何如心耶噫此曹公之不得已而用兵機畧之所為纂也或者曰方是時帝之心既以歸於逸豫而皇甫鎋諸人重以驕侈導之老成如曹公碩德重望如曹公縱不能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以救正其失且也機畧之纂祗為施張功德之資將無貴諛諛諛重其後而益盛其滿假之私乎是不然吾有以窺曹公之微矣天下之治常成於愛勳而累於逸豫人主之心常惕于感觸而玩于遺忘唐自肅代以降務為姑息而藩臣跋扈天子養疏父矣憲宗號為英武稍稍裁抑之則合縱而四起劉闢逆節于西川李安喜制于魏博承宗雄行于成德師道竊據於淄青吳元愬父子且立子淮蔡以

至刺客公行元臣陰賊此乾坤何等時耶帝也傷威令之不行

憤網紀之弗立當食而拊解臨軒而扼腕始而謀之黃裳既而

謀之李絳終而擊天下之重付之曹公今年討劉闢明年討承

宗未幾而申光招撫之詔下矣又未幾而義成諸鎮之兵出矣

蓋區區誰蔡彈丸之地填兵而不解者數年重以師老財匱之

阻而帝之心此然弗動也其憂動其機畧何如耶迨老忠臣戮

力智士失謀策策廟堂制勝千里以西川則盧定矣以魏博則

端胤矣以承宗則請更矣以元溥則就擒而師道則伏鑽矣兩

河之地還我版圖六鎮之民復我赤子歷世之元宰盡殄而百

年之分機頓清此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且以人主一念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十三

憂動之心處置得宜故也當斯時也曹公今之既行而為長慮

却顧之計值紀綱之甫振而立子孫父遠之謀至意帝且日不

暇給矣奈何蔡軫未平之先一憲宗也而蔡軫既平之後又一

憲宗也耶昔也信任忠謀今也朋黨之謀起矣昔也屏斥群議

今也養餘之口入矣昔也銳志中興而宵衣旰食今也養以驕

侈而晚節不終矣蓋自龍首後而土木興佛骨迎而沙門熾天

台使而神仙倡皇甫達而小人昵歸食散而正人斥鄉帝數千

年憂勤之心一旦而化為逸豫之心也且天下之重負天下之

望如曹公者將遂優游於綠野乎則帝不應將遂節節於丹陛

乎則帝又不聽將遂緘默以取容伴食以鎮雅乎則曹公所抱

有生乎所自矢者又何為也其心竊計以為外軍必有內憂而
善作者不必善成則以締造之艱不逮于耳且而憂勤之念易
忘也故取即位以來經營景軫之事料敵制勝之方勞心積慮
之艱繁為機畧一書上之密勿而詔之史官使帝覽而悟悟而
儆則必將惕然思曰元濟致逆師道不恭神器之幾搖可畏也
始之憂勤何如也卒相阻撓將師觀望征討之艱難可虞也中
之憂勤何如也晝夜乘虛孤軍深入將士之勤勞可念也終之
憂勤何如也用度一人是破二賊吾之言不如昨于憂勤之心
何可一日忘也賊敗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國無日度之言不
猶在耳乎憂勤之心又何可斯須著也覽山河于几席而未言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四

恢復之艱艱難於昔而益勵持盈之志蓋不必引楮析權
而納約之義以行不必碎首剖心而靖獻之忠以寓不必面折
廷諍而儆戒之意已獨至矣前此而元之和之錄後此而丹宸之
歲華是過哉獨惜帝之不悟而却之也嗟呼滄海之大萬川歸
之而不盈秋水時至則河伯沾沾焉也人之分量亦若此矣帝
舜不以四夷來王而忘其危之戒武王不以八蠻通道而忽細
行之矜意宗一平蔡軫而憂勤之心頓什也方矢方輻而忠諫
已悞蒼輿未起而衆欲已改數十年艱難締造之功竟墮于千一
役僅成之後量之不宏晉公且帝何哉晉公且帝何哉
評 纂述昔日之憂勤儆戒今日之涵浹大臣之善誨其若

也如此

李光顏

宋 初

世皆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
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傷空壁以居故愬能乘
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豈能奮哉

李光顏李光進

劉 昫

古之所謂名將者不必象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策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寧氣陰山率多令節讓家權於
主婦拒美妓於姦臣豈武恢復之功義師之效也

李愬

丁 奉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五

李愬所論用兵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夫敵者
恒性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
迎渠度以敬其讓蓋李義乃仁義之將而愬為其子故家法流
傳如此况相之籌略猶有克肖乃父者乎

柳 泌

薛 應 旂 明

其哉長生之說之誤人主也夫人主權亦符籙紫極軍同天地
明並日月指顧快風雷呼吸靈霧天下元元之命惟吾所弘
生壽然而真敢抗焉亦奚外而不鄉應美好而不輟驟哉顧能
制天下之死生不能制吾身之死生恐一日宮車就駕而留實
貴於后之人也於是諸臣類于窺見指意爭以長生之說進吾

之心不覺忻然喜慨然慕處心以寵其人竭計以求其物寵之
愈深求之愈愼雖至威官常壞憲與一切殘人毒國而不顧卒
之其暗其毫毛之益而往往交中奇獻甚矣其說之候人主也
唐憲宗以柳必為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臣爭之以為方
士臨民非法也上遽曰頃一州之力而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
惜焉嗚呼獨不思死生壽夭果人制之耶抑天制之耶古之長
生者矣在耶必之方於何而受皇甫鐸於何而試之而薦之耶
天台之靈草有耶無耶即欲采之必為刺史耶不必為刺史耶
此其辨甚明也昔者堯舜豈知有能經鳥伸餌之不服丹砂如
燕齊迂怪之說哉然皆越百年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三

人物論

二十五卷

上六

聖人者夫亦含真葆素以聽命於天而已矣生無戀心死無懼
嗇善不為忻然不為戚誠通於陰陽消息之數形神離合之機
也是故萬世稱明焉彼徐市公孫卿之徒動稱黃帝不死而橘
山之塚固世主所目睹也是以武帝曰天下宜有仙人節食服
藥差可少病耳夫武帝悟神仙之妄而又開藥餌之端然帝之
所謂藥者求少病也以人而扶天也後世之所謂藥者求長生
也以人而勝天也天其可得而勝乎魏晉以下服金石而速其
亡者非一主矣憲宗獨不聞也耶縱不聞之亦未諱於允朝之
故事耶太宗嘗採藥於天竺矣然而藥竟不就也高宗嘗采藥
於烏弋矣然而其人遽死也夫使長生之藥果何成而方士果

不死則太宗高宗已先得之矣要要有言古而不死真楊氏之
藥也吾君方且披簔笠而耕夫隴畝之中安得此藥乎此其意
可推也憲宗之所以傾心於必者豈以天竺烏弋之藥不可成
而天台之藥獨可成乎豈以昔之方士皆死而今之方士獨不
死乎一何墨墨也且太宗之采藥也以方士來亦以方士遣而
已矣不聞官之也高宗號方士為將軍矣不聞使之臨民也漢
之君曰太守吏民之師帥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
苦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唐之刺史即所謂太守二千石
也承流宣化之謂何而今一黃冠野人抗顏於吏民之上耶亡
論黃冠不可以臨民即采藥亦何須刺史邪裨官者流以為劉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七

晨阮肇采藥天台山遂仙去彼兩人者兩布衣耳不聞必刺史
而后可以采藥也為刺史者方將履屨被蒙畫轡赤城之霞
冒瀑布之流石梁琪草玉洞桃花莫不目披而手擷之其于師
帥之責承宣之事若之何是刺史以採藥廢也假令生當皇理
簿書刑名錢穀總覽聽斷則采藥以利吏廢也二者兩無當焉
帝獨何心而有此授耶即使靈草可尋長生之藥可就而吾可
無死亦令以方士往耳不然假以一侍醫之名耳又不然號曰
將軍如文成五利諸人耳奈何辱之以臨民乎且夫憲宗之墨
墨也天台固閩浙間一隴區也有竹木之饒有魚鹽之利商帆
賈舶之所繫繫而南海諸蠻夷象犀珠玉之入中華者所結鐵

也。鍾之薦必為刺史也不過欲其為奸利鑒山者海軍商等通和市以飽其饕餮之欲時分一二以啖帝曰羨餘也用此保富貴而已矣豈誠謂天台有靈草而長生之藥可成耶靈宗曰煩一州之力則是亦知其往也必將役丁夫聚斂為入山采藥之資以騷擾一郡之民矣曾不為民立官將以奉之耶抑以搜之邪先朝刺史如元德秀倪若水崔沔陽城之流皆民譽也而今以一方士充之乎辱國辱民莫此甚矣故吾謂靈草縱可求長生之樂縱可就而刺史必不可使為也況萬萬無此理乎何也使古人而長生則秦皇漢武將猶據析年未與之盛矣使今人而長生則太宗高宗將猶繼貞觀永徽之號矣而何有於人物論

二十五卷

七

靈宗平靈宗數方士之說至使宋朱輪驛且為補攝事吏民之上而及其廢功也金丹一服驟然轉運甚闊官伶奴動遭擯擯而中和殿之逆謀成矣其始也思以藥而留既盡之年其終也竟以藥而戕未盡之年將欲生之卒用死之將欲壽之卒用殀之是長生者不生而靈草者不靈也台州刺史之神效若此哉人主而思保身乎夫亦疑神於滄海捕志於和平時動靜以固元神宜慈愍以培德德色藏則我則遠之厚味脂毒我則薄之清心寡欲以恬養其天年可矣適來時也適去順也而又何觀焉此唐虞夏后氏之所以壽也後世一惑于神仙再惑于禱祀三惑于方藥方藥之說中人膏肓往往賢明之君辨察之士皆

不悟焉后之命曰刺台州求靈草也臣之請曰為勾漏就丹砂也夫郡縣親民之官豈遠求藥之境而養生養民果可兼而為之邪吾恐龍敵之嘉禾不茂于靈草而元元之膏血更赤于丹砂是悞民也悞國也非獨悞今主之一身也嗚呼戒之哉評 朱藥無長生之理實冠非刺史之任李曲詳悉人主當

書之座側

抑泌

胡寅

靈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及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以方士臨民為言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事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靈宗徒以搜括廢其職臣而不惜其理會未幾時金丹每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求鑒哉

二十五卷

七

人物論

韓愈

皇甫湜

先生十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為書以傳里人之道人始末信既繁不掩聲靈秦光象方驚爆而筆排之衆危將興不憚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員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政和趣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敢計數古令今無有端涯渾渾灩灩不可窺校及其融放豪曲使字漫紙怪聲酸聲未罷聲靡天下然而思密勁澁重安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

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嘗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免貶御史法濟聖人之優乃倡而祭之及爲刑部侍郎遂重言當示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耻上怒甚下先生處之安分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九蹈之者耶是元濟及吏兵父兄無功固洵特衆衆俱憫惻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來逃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奏及圖牛元翼於深教兵十萬至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懷縮先生勇行元植言於上曰譚愈可惜穆宗海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歷其衆責之賊惶汗伏

人物論

二十五卷

二十一

地乃出元翼春秋美城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投其難易爲宜惠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選擇京兆尹欽崇重帖早權廢臣之鑑再爲吏部侍郎是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戟級族姻交旧不自立者必待哉然後末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息以爲枕食以飽口議評孜孜以庶諸生恐不親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美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

韓愈

歐陽修

唐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餘有窮盡禮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則靈靈醴醴殆百餘年其古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

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陳末流反刻以兼刻僞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讓陳謀排難孤播鳩爲始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伺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率四海之感言孟軻距楊墨去孔子幾百年愈排一家乃去千餘歲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比斗云

韓愈

宋祁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委舍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一

餘風歸重繪句撮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蘇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嚆嚆道真潞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牾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訓奉則李肇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張衡陸贄贊德與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論性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矣

韓文公廟碑

蘇軾

既大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有以奉天地之化開

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自魯降傳說
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故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
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於遇之王公失其貴者
焚失其富者失其智者喪其勇其像秦失其權是執使之然
故其必有不振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衰文弊要端並起歷唐貞
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文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百代之
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師此豈非參天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潛來中是邦凡所以舉士治民者一以
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有聽民歡趨之下地於
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論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卷悉于潮也審矣試曰不然公之神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
思之至若或見之譬如舉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大顛論 楊慎明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儒未暇
舉則力辨以爲其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
大顛書東坡謂其極而晦者載其全書以爲其愚平生讀其書
人物論 二十五卷

直有其與韓文公同縣公愚爲撰其爲儒而先生關佛及指以
爲其所不可曉况據韓文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
今讀之者四書又舉以道爲至學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吾熟而少變其說則近人
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不可曉也愚按東發來予之
從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本之引李漢編韓
文公謂收拾遺文無有金鑑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本灼然矣或曰晦翁必
欲以大顛書爲竊之其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者歐
陽公不以始信古文許師魯許者謂如君安有常言一著歐

公之於尹師魯惜一若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難書詞非韓公之筆更敦之言爲可傳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本漢之序可據耶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歐陽修

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宣宗之獄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正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穆敬昏庸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謂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羣臣率滿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晝日視朝乃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四

命戰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饒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憂管管扼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憂困以此其憂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寬憤恨而己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本德裕遂成其功然其甚奢然除去浮圖之法其銳而躬愛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豈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以後唐衰矣

穆宗

劉昫

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

匪降自天當軒黃御宇之初則百年無事當周季撥亂之日則四海橫流昔重武皇帝痛國命之不行情朝綱之將隳乃求賢拔擢英雄果能絕大盜之喉制姦臣之命五十載已絕之土復入提封百萬戶受繫之氓重蘇事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鳴鶴方幸於好言龍鳥低傍於短絛苟或時有平勃之佐繼以文

景之才則奸佞克敵自縊螳螂之臂智與李光敗朝狗鼠之跡疆盜革苑玉貢之金饒練不習與竟元之飢觀夫辱主可爲痛心不知創舉之艱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方謂旌是在躬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爲衆散則獨夫朝作服脂暴爲仇敵仲長子所謂至於運徙勢去獨不覺悟者豈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五

非當實生不仁沈溺致愚棄存亡以乏遷代殆亂從此周復盛哉是言也

敬宗

劉昫

古人謂老無字姦無父豈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驕誕之性繼之以昭隱固若且也而昭獻昭簡矣特不群文足以緯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埒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幸賴裴度復任納諸彼校重亨夫何足議

敬宗

顏充

敬宗以殘暴之年乃能謙常處厚而器李紳輩意志勃而權劉拙定納李營而罷管管殷感李達吉而格崔發覺其避之讓而賜

錄後開釋臺之風而著李漢賢失丁之奏而華庶情受丹床之
感而優各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義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
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來言者所陳而權裴度知洛陽免稅而
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若忠賢多於輔導亦庶
幾漢昭之比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小之時不親
師傅化爲奢後以湯陰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亡哀安樂
首幸中和殿擊毬自是巡遊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天
臣罕侍進見八關十六子交相附麗朝政渙亂戒燭之變自貽
伊戚

文宗

劉昫

人物論

二十五

廿

昭獻皇帝恭儉備極雅出於自然承父兄養與之餘常聞李東權
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以危爲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帝在藩
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書於座右即位之後
每延賓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相
等曰朕欲與卿等每日常相見其難耶宰相曰臣等每日常相見
難居居與慶官曰太皇太后賢哲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
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
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爲賜遂取筆改賜爲
奉宗正寺以爲宮中敗諸勞之及有司主進命至於別殿其冠
帶而閱之容色晏然尤勤於政理凡選內外群官皆府選名帝

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鴻臚卿張賈爲衡州刺史賈
好轉朝辭曰帝謂之曰賢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卿與者
爲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懷息而帝
以累世受起繼嗣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狂狡之流
制御無術失謀既誤幾致釀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
才雖肝食焦勞不能弭患惜哉

文宗

南昌靖一

人物論

二十五

廿

蘇在明既弑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爲
文宗恭儉備極雅出於天性承父兄養與之餘常聞李東權之際而
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人放鷹犬貪食策制舉戒官者
本羅致禁嚴奇巧繼繼三四年間自漢魏紛擾之外凡屬人
宮中女子奢欲聚數神仙浮屠之輩纖毫無有可謂略矣初在
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書於座右即位之後
每延賓對群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
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常相見
其難耶宰相曰臣等每日常相見難居居與慶官曰太皇太后賢
其能不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質以爲太平可冀然其仁而
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受起繼嗣尤側目
於中宦志欲除之而任用匪人不得其術以求申錫之賢不能
有所爲及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爲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况

李注即訓及後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割累世膠固之運方
伸久嚴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誥華嶺欲以此欺人不
知爲謀疎謬手足俱露卒至寒血寒瘡痛人骨地公卿大臣罕
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指縱酒飲泣天氣自比報獻可嘆也
大述文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
盡君人之道則兼儉爲全德人主無若人之道則兼儉爲一節
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哉

牛僧孺本德裕

司馬光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與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是時唐新
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李言
人物論

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恒謀在唐
則爲同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益焉且德裕所
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臣未利而忘義人猶耻之況天
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牛僧孺本德裕

胡寅

維州李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陰要而棄之可
乎夫本我之地而納我以爲此正謂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
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爲漸近焉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
爲言過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李祖宗上字繼送英恒謀溫獨附
之心僧孺以心備劫大計也下維州連兵據之流數十年之耻

追發悉祖謀贈以右執德裕以太家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牛李朋黨

范祖禹

昔漢之黨錮起於五陵二部相讎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
至唐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
微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天聽不明
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之辨以興廢之而聽其自相傾
軋以養成之也穆宗以後雅移於下朝無公正士無公論爵貴
僭濫刑罰故獄士之附會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
治而惟恐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屬名節立廉能以抗雅
人物論

邪者斯爲下矣何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于下
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利極而止
故其衰李士無操行不足解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李德裕

劉昫

臣愚用時亟聞者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
亦以身犯難酬符達之過言行計從功成遂君臣之分千載
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嚴嚴格奏制勝權權獨斷如由奉命
中國有唐發聲奇才也語文金剛嚴馬扶輪論政事則實賈
席罪其竊位即大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
是非於度外泰殺此於懷中乃與市井之徒刀戟錐刀之末論

身登海可爲傷心古所謂搜金掘下忽於市人離妻不見於眉
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李德裕

范祖禹

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
後並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譽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
無所不至厄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
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
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勢以報怨則一也夫
惟天吏可以伐惡德裕自爲黨而欲破朋黨此以黨伐黨也

李德裕論

王世貞

人物論

二十九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裴蒼公不及李文饒以爲
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整理應而已即
揣摩斷曲中利害雖是匪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
主定將謀合而蔡之上形成矣公不過一替其決耳蔡下而天
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
能取趙一支郡而望君故也一屈於鐔子屈於稹三屈於逢吉
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鑑
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擣千里之外披靡待燭百萬之
衆煩首而應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曾使裴公而上
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爲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望大

辟之實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說平泉之觀後則不聞以綠
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舉以李李以伐如是而已史稱
其一飯必報雖此必酬天倫別於恩怨若此而意其曲撥而
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忌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
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見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
於文饒而不待稍賢相可畏哉

評 以誠以術以谷以役裴李之優劣自足

牛僧孺

王世貞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而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五城
之軍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
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李爲尉如川上平梁敗黨驕縱回
中怒氣直辟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自維州
何用之上以爲詔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僧
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
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義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

人物論

三十

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爲國家計以信恩信
帥而以利益愚人主司馬光迂儒也爲僧孺愚而不賂其辭勢
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僞帝數肆數而悉怛我河西北
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
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所基於中國

而軍息矣即去亦南困於南詔其權於回鶻力不支而後歸也
彼其能以爲霸歸回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又假維州以爲
其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軍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用之
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縛已降之將卒而
使之甘心焉陽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大悉恒謀之歸也
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及之是向求信於吐蕃而
不信於悉恒謀也爲唐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影甲
弱弓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嫌隙以歸爾則不能令而
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
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我我亦如之吐蕃
人物論

三十五

四

意其得地而權於五端必無他也庶可以無辱亡而今信或曰
然則金帛類主之不受任獨欲趙信歸降非歟曰是何可同日
語也夫夏商周於金帛不侵不叛之臣也權臣乘其主之弱而
以地市金帛之何其受之若悉恒謀有謂之嚮化可也

評 僧獨以信爲細細以利畧動公主說出當時心事正告

吐蕃一段最得大體非必言者

牛本維州論

胡廣

洪谷縣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野於僧獨以今觀之則
僧獨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夷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稱獨
狹其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

有謀焉自清水超盟五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
自是用兵經營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
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
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在泌不對大意欲結
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未
信回紇故不對恐併沮也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而川草舉與
東蠻兩林蠻連兵聖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而川南詔之不暇
而寇河隴之跡新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
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貴州憲宗遣州刺史李文悅擊却
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納羅求求盟以大理卿劉元

人物論

三十五

四

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來還即復寇
塞武威驍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
使悉恒謀請降蓋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盧藏
俊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二橋橋而戎腹心
可洗又耻軍下尚書省集議官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
之境四面各萬里夫其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能成兵
中國擊戎卒信爲上彼若果貴曰何事失信養馬討知川上平
涼既敗騎歸回中怒氣直解不三日至咸陽據此時西南數千
里外得日維州何所用之使事誠信有等無利此匹夫匹婦不爲
况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其城執悉恒謀歸之吐蕃書謀之於

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唐復元年陷入吐蕃羣衆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恒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緣以往日吐蕃人長安之跡恐傷天子使相崇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恒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且年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嘗即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共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而夏部將見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陷昭遠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

人物論

卷一百一十五

牛李

宋必能制謀祚幸而勝之戒一諫祚生一諫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道神諫後兵迎之取綾州費用六十萬而方用兵蓋自此時始矣後城求樂夏人來車長師數于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指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謀未決折蘭與公公書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齊當時之憂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評

牛李之議是非久辨獨司馬公與牛之意未明今觀其阻名山事蓋其意信維州以折西戎也故曲李而直牛

則知司馬非迂儒米子有真見

白敏中

奉少游

白敏中因本李德裕爲人翰林爲學士及德裕敗敏中爲相貶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矣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盡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皆師買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其所厚者薄則無施不濟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父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重太師乎於是殺布盡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事得建帝曰君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言魏知其殺汝台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劉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其肯負於劉氏乎魏所以誅布漢所以爲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者亦有由焉傳曰益僧主人主人何負於益而益憎之乎蓋自度其事故爲主人所忌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元問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惡於僧孺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亦間虞卿之疑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所惡也

人物論

卷一百一十五

牛李

劉賁

對策論官

胡寅

裴慶堂處厚和諫官不令伸實何也實慶有三事一則議及文宗二則力詆宦寺三則舉隆學相此舉事所以拒之而不取者者也雖然則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益以棟國取賢臣君救弊為重平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黃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黃帝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各訪厥中公諒既合此五六人者又有自善之謀納矣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是夫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士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黃所陳異乎宋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彼之干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輩又可行惜乎裴堂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人物論

三五九

廿六

劉賢

尹起莘

書觀愛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師杜牧崔慎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忠言遠謀若劉賢者垂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非常之才及由此而積貽親策若是果何取哉

李訓

劉响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而遂能恩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矣同梓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宣皇帝端見深懷憤其秘未嘗錄官

居之舉載澄刑政之原當體一代正人訪先朝舊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區區宦者獨能博化哉故堅刁易牙不廢齊桓之伯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仲父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而昭宣忽若君人之大休惑鐵狹之庸術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俱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乎澄而勸詭出鄭注以擅權祇如黨隕四星革權入校小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為李訓而孫承孫翻覆蟬蛻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遠致血濺黃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並屋危哉淮鍊練有士風脫為利長致身鬼域之伍何逃賊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道也

人物論

三五九

廿七

武宗

劉响

開成中王室廢軍政由關寺及徽宗將受儲位遷移昭肅以欲立維城副茲常壁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更勵精援非常之俊傑也天驕失國撥障阻兵不惑憂虞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既駕亂晨底室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顯重武出師之迹繼元和戡亂之功然後遣訪道之車築禮賢之館棲心玄牝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度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則浮圖之法除游惰之民志欲驕安丹梯求珠赤水徒見新術姚興之謬準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况自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

法樂其徒不具餐仙如文真符髮之類人習而不知其醜如吐火吞刀之戲乍觀而便以爲神奇可正之以威節律之以章甫加以斧融河充之依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孰與正論一朝薨殘金狄燼華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酈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爲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肅明斷庶聽斯鑒矣

宣宗

劉昫

臣嘗聞恭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恭識深遠又歷艱難徐知人間疾苦自資曆以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曰權家敘迹二曰姦臣畏法三曰關寺親黨氣

人物論

二十四

附九

由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自操四岳發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道上在宮中衣襟濯之衣常膳不過數需非母后侑膳輒不舉舉戚戚小饌晏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嚴然响接如待有條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盥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廖即抽金賜之誠之曰勿令勅使知謂乎私恃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鳳每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後術詭異之道未嘗指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俟於羅浮山別創一道館集無意上曰先生舍我而去國有父子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

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雖贊其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鍾漢之文章不是過也惜乎簡牘遺落舊事十無一二

三晚墨揮翰有所慨然

宣宗

石敏若

宣宗時朋黨多惠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爲朋黨之所銷滂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繼繼然悅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爲一時柱石然其設施可觀矣况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爲小太宗不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觀化原度治勢鼓鑄長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粉小而而務大也

馬存亮

歐陽脩

人物論

二十四

附九

變助公卒不敢廢者助公爲儒應之世兩軍處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亮難切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鏡斥不用益多矣得亮直通記書道理之人耶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義長權處外又愈賢望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評 馬存亮宦中之傑出者故吏臣丹三嘆雲雲衆鵠泉而出

一鳳凰顧不異哉

懿宗僖宗

歐陽脩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即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則位諸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宗僖宗

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賊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得文孟亦大天之會歟

卷六

劉 响

臣嘗按咸通者左言恭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職修舉中外無訛政府庫有餘貲年穀慶豐封疆無擾恭惠不攝頗亦勸精進猶謫言實崇者億數然之內洋洋領實崇崇本中唐流於近習所親者恭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後言亂驕逞之方寸欲無忌忍其可得乎及益結驕敵奸生咸卒發五領之轉輸累海動征徵二蜀之扞防恭人盡覆餘寇雖殄河用幾空然猶刑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奉以諛佞為愛已以忠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四十一

諫為妖言爭趨廢陵之途卒勵員方之節見家有塗之愛堅非以龍升延頭爛額之輔臣無善其遂是以干戈布野益早彌年佛骨繞入於應門龍輔已立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與士德陳夷禍階於此雖有文豈之英繼難以興至而自茲龜主之不已固其宜矣而後髮遺書言之深矣

僖宗

劉 响

恭帝冲年緒曆政在宦臣楊屬唐泰廢唐重唐世道之交食海縣橫流亦有提揚於中原舊屋流離於遐徼黔黎塗炭哀哀杜丘墮而猶瀟瀟多伏義之臣心腹不盡忠之輔臣唐高宗徐福令軍戎終誅伏奉之徒大雪失和之耻而令牧一為謀計幾幾全圖

雖如錢之僭存固紛結之莫救茫茫禹迹空悲文命之悲難赫赫周克暨文王之基恭非僖皇失道之過其土運之窮與悲夫

僖宗

南史卷一

僖宗以重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一時宰相王鐸崔胤昭雖有浮譽然非雄才即政為政偶合事機處為奸回輒相排阻巢寇本區區有飯乘機巢寇破州郡幾半天下脂雨都汴官關東與搆邊役身無所附事沒草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斝其為譏異抑又甚夫

即取

孫之翰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四十一

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宰相王鐸崔胤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即政輔政謀謀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虛構以彘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阻敗之言不克施用之巢賊負敗之民非祿山輩巨盜業藉方面權勢以起但因讎年驍集細民規州邑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天下之亂由朝廷勢衰和臣候計所任宋威高駉耳桑陰之人無忠義之節遠大之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兇賊之盛勢既盛駉以重兵據天下之衝又閉壁自固其他州郡守臣怯懦不敢得聖統之大亂也賴政作帥於岐以誅僭賊振國之威後傳檄隨鎮激以忠義致勦王

之師大集關中賊帥既滅焉門若全得以平之矣兄僖宗時難之初賊乘勝而西非敗過其兄勢則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敗雖去鎮遠不親手賊手賊之功由於敗也僖宗賞敗之功復命輔政雖在甚世亦乘朝綱令收於宦豎中兇橫其至怒備公止於終望諸諸罷相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置國祚竟至於亡悲夫

昭宗末宗

劉向

悲哉土運之將亡也五當殆上通百怪斯星字縣瓜分星圖九鮮昭宗皇帝英猷奮發志懷陵夷旁求奇傑之才欲振淹裔之運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極爵位以待賢豪登珍玩而托心腹殷

人物論

三五五

七

勤國士之遇罕有托孤之賢秦豈而大家轉糧肉飽而虎狼逾暴五侯九伯雖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不無君之近雖蕭解之臣扼腕廢人之輔痛心空啗毀室之悲寧救受邦之禍及扶風而幸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賊之門蓄水於危閣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嘆虎兇龍戰雖智無常縱壯懷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請刑於椒室蓋迫陰謀馬昭拒命於凌雲臺若見討誠知配速得以爲詞而全忠所行止於殘忍况自岐洛天平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汴卒見旋如寄鐵不歸而秦未及於崇朝傳及已聞於空地立嗣君於南向薨母后於中閨黃門與禁旅皆戴宗室及衣冠皆

殲復又盜鍾掩耳嫁禍於人何九六之數易傷天人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揖讓之令有賴於山陽而家逼之推過逾於侯景人道衰降陰險難徵然以此受終如何延永

昭帝長帝

南宮靖一

信定既崩臣人揚復來士壽王降走爲昭宗天姿明高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參想賢豪密教臣擅權播磨迫危而當者揚復來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東國老斥其主爲門生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爲父母唐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爲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及其父父關陵矢矢御水漂泊沙城流寓羣陰幽辱東內劫遷破陽遣使密詔告難於四方曾無一人赴難悲夫哀帝之時天命已去民心已離斯當時群臣之所爲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議視陛下之孫供奉亦愧死入地矣唐室之亡宜哉

人物論

二五五

四三

朱全忠

石敏若

昭宗之勳唐也甚矣其始也奉訓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朱全忠以朋黨戮所不附者而白鳥之禍尤慘焉然亦士大夫有以自取之也方昭宗之世唐所恃以圖存者無幾人矣數子猶不悛朋黨之私忿務以恩仇相軋路巖乃善除衛之黨也孔緯乃張潞之黨也韓偓乃崔胤之黨也劉崇智乃崔胤之黨

也彼朱全忠者初皆不與焉非太原之役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攻魏且以張潯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邠且以逐崔胤全忠結天下之愛爲己利合天下之爭爲己資數子者不少察也猶且立同異分彼我豈不爲大衆共

王重榮

歐陽修

以亂救亂要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賊者能之蓋救亂似自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重榮寧不信於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倉私隙通天子出奔雖賊未致仆歸裝王謂曰定王室寧軍之也身死即持手救亂而卒於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除皆庸

人物論

十五卷

四

奴下才無所望貴云

王重榮

劉昫

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上運中微賊黨僭越藩伯勒王赴難者罕有聲而無實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構身迹起不顧禍患遂得象徒雲合通靈勢迫宜乎服見東軒傳家作主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火恩禍發興堂誠悲枉橫

李克用

范祖禹

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之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歷數十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

亂也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僞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屏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即滅唐至自古忠者不見信所信者不忠豈有不士者乎

李克用還晉陽

林文家明

人君欲自全以立國甚不可信讒以忘功而休衆勤王之臣不能審推以應愛焉亦非忠貞之大者也蓋推誠委任明主之所以圖存也衆推賢濟忠臣之所以徇國也是故當忘功之疑者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四

欲敗謀之寡謀濟寒之術者貽後時之悔而况臺壞已極大綱倒持數不可以苟延捱不可以緩失者乎昔唐末凌夷皇家不造昭宗以孱弱之資丁士明之運于時權虐集銳者咸以衆視之性倚憑龜龜虎之群思欲革天邑而規九鼎非一日失然所憚而不敢動者直以克用之忠乃心王室晉陽之甲天下皆強昭宗宜使之屏翰京城控壓知壘雖大厦之顛非一木能支然使天命未改群策協謀庶幾與仲康之一旅總亂侯之六師及正乘輿不失舊物乃使之遠去晉陽則既自失其長城之衛設有流寇之變克用安能一日而至乎歲哉故晉陽之旆旆旋而諸鎮之兵咸構入朝之請不堅而尚父之功日損則知用舍去留

之際與亡成後之開闢不大歟蓋論之語曰山有猛獸叢茂不沐國有忠臣奸宄不生是知忠臣者國之強禦而社稷之幹也故當其無聖則召成分陟之功當其多難則短文有糾合之畧人主固不可使忠臣之去其在左右而冀戴王室者亦無樂離乎君側而使奸臣之得以據其勢也晉白公之亂尸子西臨於幾亡矣宋公聞亂而進楚人懼其傷也與肖以至國門人曰國人言君若父母然遂見肖而入卒殺白公戴定楚國則以宋公之在宋也能行其難已秦倚曲堂之宮縣衡天下威震殊俗矣至其二世一夫作難而七廟震騰廣得以圖澤劉項得以斬閼豈勢力之不足於誠以恬教之徒擁兵於外自撤其藩

二十五卷

四六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四六

人人物論
蔽也故宋督欲執國命而說孔父曾驪欲移邊宮而從孔顯蔡人之國者必奪其所忌或釋之出或抑其入以擁蔽主上之視聽而自濟其不軌之邪謀加以昏君弱主往往是偏而獨任不知功臣之可倚以爲助也是以至於喪邦而莫救而心義之士又每淺慮而寡斷也是以至於情慙而不終此往事之覆轍而得入可見也唐至昭宗此何時哉軍昌鯨翻于鎮海王足繫繫于華州行瑜鴆張于離難茂貞危厥於鳳翔干紀而立常州路也不止于斬木揭竿之天也蒙座不守宮闈爲墟不啻子期子西之來也而朱溫起自群盜苞懷是心挾今僭王更姓敗物又不異於曹賊宋督之圖也棟欂欲折抑豈誰何亦非有泰步餘

威之可恃也所賴克用父子起家以恤國難奮力以勤王師舉而藩葉喪魄再舉而行瑜授首鸞單所臨則澤路風靡征旗連指則吐谷電逝至是入朝之諸義然有并翼風翔肅清宇內之氣使昭宗能撫而用之則皇極庶幾有歸闕之路國祚未又無虞統之期惻隱忘功之說沮其入衛之主宜不以成員復賊則沙陀之盛殊不知登壇昭推轂之信忠功者適足致危國國急救焚之機縱賊者不免長亂矧國昌犯命倍伐入寇克用雖稍忤下其始然投身以勳二虎致力以討三鎮則已使或於其然以腹心之輔而應其去根本之地至使才伐之麥生于肘腋逆節之悲起于叔下九錫之禮加於不臣乘輿之痛修于繫組

人人物論
豈不哀哉晉陽之還君子病昭宗之有克用而不能也雖然克用之還忠則有矣權則未也夫以克用之與全忠驍虎之勢不能俱存以昭宗之弱而當諸鎮之擁護之以稚子而格偉大私自獎矣斯誠國家綴旒之運臣子擊楫之秋克用即宜來奏于朝曰奸人不道圖危社稷唯力是持臣職效死雖死不共戴謹率所部擁輔宮殿以防未然如或諱臣中沮閣主危梗懸疏自明其不敢生視國家以有陛下庶幾條聞風而奔附逆電望心而響應又不然即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其濟則賴肯關處自拘司敗不濟則以死繼之雖髮膚榮敗而忠義之心亦以未暴於天下九廟之靈固默察之夫何必聽羣黨之謀而爲

運鎮之舉其故寒衆匪躬者王臣之分也以衛王爲己責於之所不敢出也來推以討叛者楚之所不可慢也唯夫晉陽還而鳳翔之軍登賊朱和表而全忠之勢遂成則雖龍躍噴流虎步原醴殆未可以歲月破矣又况師徒接連土戡成自是之後不聞有勅王定難之師區區爭地於幽州結怨於茲臨亦何益哉忠臣爲將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克用始未知此義乎要之克用沙陀之種機悍之夫而叛武之傑使也當是時聲教不行於天下號令不聞於朝廷使其言若弁髦然陵會之患亦滋甚矣克用爲本朝之合其來也不假折簡而馳驅以赴國難及其遣之還也假旌鉞甲璽然畏此簡書不敢阻越觀其誓

人物論

卷八

蓋即于此生遺三天于存易忠勳顯著固綱目之所予者也而又可責之深即是故矢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英武之君思欲駕馭衆傑盡定中原且以昭宗爲鑒哉

評 琅然謂之亦庶乎勁氣沮金石者有識者悲唐事之去

而於斯言有聞蓋迄今不能無遺憾於昭宗矣

裴樞

范祖禹

白鳥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允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墓

李之弊也厥久無遺智皆知之夫樞乃其黨彼其爲引以爲華

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龜綠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及下機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說意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以爲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爲忠不其大矣樞非有忠家之心能爲社稷者也

人物論

卷八

不知樞等實非能爲社稷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瑞委而受及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祇而

死於廷範之毒虜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迺其附會全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曰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以戒矣

評 此與前或死九錫同諫論

鄭祭

黃震

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祭者也唐末諸

相率賂權臣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祭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任者人人如祭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

鄭祭

葉向高

夫今之人能言自不足而愧為高官且固謀執鄭五目知若此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河南州人甚恐祭移一檄而巢遂歛兵肅特以完至歲滿去囊錢千緡藏州庫不肯後他盜掠州終不犯即使君錢此其清德重望為何如哉夫能詩不以詞才才當其官不以爲稱得無意與聲言之和而繼庸醫作壞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卷十

之後祭不効其人不起則祇爲庸醫受膏祭不欲相毋亦爲唐事不可爲懼異日受庸醫之責乎未可知已

評

卽卽公之治迹似非無能爲者作歌後詩以刺譏時事亦非無意於當世者若俱受庸醫之責實卽公之素心惟連卿能究其微讀之稱快

孟昭圖常潯侯昌祭

皆以直諫死

范祖禹

後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祭孟昭圖常潯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者矣何又天變孳孳之爲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反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韓偓

胡寅

主暗國危韓偓又於近暮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謀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惡欲而僅終不拜止心斥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夫

司空圖

胡寅

唐末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去而意迷情疎而罪微此祭當伍韓周旋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人物論二十五卷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卷十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六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朱溫 名全忠 字魯

南宮靖一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溫溫本黃巢賊黨力屈來降既受同華節鉞又與宣武重鎮羅過而驕遂行篡弒刑正不悅賊殺無辜不念梁塵之耻離成反珪之禍未及十年其子屠之與林山無異回視昔日祿逼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矣均王友誼友珪而嗣立以討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桎梏非一朝夕梁主才不逮人龍任趙張損華敬李實官屬爵賄公行政事不修威權日縱唐兵一麾宗廟遂滅非半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

人物論

二十六卷

王彥章

胡寅

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牛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龐師古

歐陽修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驕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於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牟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遺至弱而如此其不可以理得也

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豈足以及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耶

馬令南

馬令南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勾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矣故晉以天下養於狄人而卿卿繼之唐以天下慕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衆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沉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當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人物論

二十六卷

莊宗 存鼎

南宮靖一

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凶險微種本有河東異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吏訢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五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惡肅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實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休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在賊盟與唐之役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

臣信結其心至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
井山東取漁陽薊魏填塞馬渡河而果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
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行恃其險遠辭禮踞
慢備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爲可謂壯矣惜其戒衆之後
氣猶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爲監軍以伶人爲刺史悅教諷之
並任亡國之人貧民錢穀進獵米民女借二稅造樓觀役勲臣
史不絕言此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群臣憤疾不敢吐
氣至有父相結托以布親屬當者奉天下之號被禁當之至於
批頰而不耻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有棄南面之上哉
祇作門高焚以樂當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執也以伶人郭使
人物論

張承業

胡寅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侍之
師法矣爲晉養民畜財軍與不乏職也受兄用顧托不敢違負
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
不承命守也居居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甘率此道焉有趙
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評 承業之才之節雖賢士大夫何讓焉是未可以貂蟬而

少之也

張承業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
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沒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蓋其在位
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
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豈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
爵更一字史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
取吾於此人有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
然者若於篇

唐 明宗

克用秦子師源即馬門
部將龍之子遜信烈也

歐陽修

予聞長老爲余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爲五
代之君有足稱也嘗起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
人物論

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祗罷宮人伶官聲內藏

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善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
然嘆曰天以大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雲見泰望庭中
詔武德司官中母侍掃雪曰此天之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
道審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
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更有犯職輟真之死曰此民
之靈也以詔書褒廉吏孫丹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率物蓋亦
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墮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
年爲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歲豐登生民宴頤以休
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廢以非善誅殺臣下至於從索父子

之國不能慮慮爲防而災忽倉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以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恤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恤天象變見不足恤小人說言不足恤山崩川竭不足恤水旱蝗蟲不足恤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徙深可畏上下相猜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已特病右從容之吏任圖安重海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猜而毀譽亂真之弊矣徐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元行欽

歐陽修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耳故曰主在與否在生亡

人物論

五

五

與主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立交於魏謂將未知去就前行欽獨以友聞又移其子從容生於斷髮自誓其節誠有足嘉夫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又逃死以救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爲足貴哉

評

元行欽非畏死者其不死於莊宗者當以安乎不死佳

難觀之

閔帝從厚明宗第五子

歐陽修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處於未明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俱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詩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藏至於殞身赤族其陰有私

及惡帝之下也穴於微陵其主一壠路人見者皆爲之怒使明宗爲有知者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潞帝從珂

潞王本王氏爲明帝養子僥倖以奉人之國其始也戚民以買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無石敬瑭跋扈其惡叛逆之人亦不能久而況奉敬瑭之節度殺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亡也哉

宋令詢

胡寅

歐陽公五代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官微其事卑故遺之與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其國

人物論

五

六

夫所以不終若身之股肱明無遺餘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若臣之將雖王彥章契約何以加焉是以宋而出之

晉石敬瑭

唐明宗之弟

南宮靖一

晉石敬瑭以唐朝禁肉之親地勢尊重遷於宿嫌請立於契丹路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晉王自是雖輸之忠謀信景延廣之任東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驕奢甚其廢置官室棄餉後唐實賜優伶多宋無等委任馮王倚郭美權如趙顯朝政日壞迨契丹入寇束手就縛述其人謀豈不幸哉

石敬瑭

王世貞

今讀五代史至石晉路契丹虜龍車未肯不廢卷嘆也曰嗟夫

中國之有金元等哉其甚盛冠冕齊坊臨推柱衣冠納之腰截
即無復絲矣然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以下其盛者無過
匈奴矣然秦漢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此能人也間
人之不而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當室欲食嗜好弗
得也漢晉弗習也驟而今居之者鳥獸之就藩魚龍之收陸也
不齊得幽州提衝其用之民無不且而騎且馳射之不及比夫
其且勇維治之上風物候多俗南美捷北技諳而前數十
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室金之一豈而化乎也元之
昔而皇帝之勳竟不用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寫取秦狄之
人物論 王德 明

義始石晉記 明

章帝成一室之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在茲見大知耳

評 石晉以幽冀十六州之地與狄至我明

聖祖始得之一罪一功昭若霄壤其有用之文

義維翰 景廷廣

歐陽修

嗚呼自古為禍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契
丹而與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建抗順大事未集據城被圍
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強能使契丹空國與師
應若行契丹出鮮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以
三朝立契丹結連敗約起爭終自足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

之延廣舉之二人之用心者畢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其
本未不順而與萬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禍也可不戒哉
可不成哉

張誼

胡寅

攻已闕而知其骨和疑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王有
預防之憂疑知詔誓而承鷹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詔說而
未能有行焉則以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救信好則威
懷賄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
之重安得並行而不悖耶詎缺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
問也

人物論 王德

八

義維翰

胡寅

宰制連動機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智謀杜
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舉用之又
委知速以權比失之尤者維翰非於知速有憾特不深知之耳
或曰知速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必
欲禦敵師是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於之意加澄河東又致書
知速使坦懷釋怨以濟國勢而事付統御之權豈遽亡乎
劉知速 胡寅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比善於彼蓋與於唐而後唐代之
晉則漢丹所感而漢血為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示教勝之奪

諸王和威之逐逐隱帝也晉受廣鑒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穀馮玉而領命大臣如桑維翰小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李守貞而不當以幸禍實知遠也

高祖 劉知遠 隱帝 承祐 高祖 第二子

南唐 靖一

漢起於劉知遠擁特銳之兵名形便之地屬胡騎北還中原無上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與適乘時而作也故一聞晉陽稱帝而陝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素表稱款不暇中國之正氣藉以少延可謂幸矣然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其能久乎應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

非已出民不知君自三教既平日驕日縱邪見明誦婚得幸主章以聚飲掌財無故屠其大臣自頌其軀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周 太祖 郭威 世宗 兄 郭子 郭后

歐陽修

嗚呼本紀五代倫矣若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又唐成克寧在宋而殺存義子從榮明宗殺從子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大妃壘而殺朝正立劉氏為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垂而不至於禽獸矣果食野榮而樂絃錢山僧居長陵元而用樂器殺馬及任圖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宋徽宗傳箭明而擣馬出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世宗區區五

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傳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儀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能施於後世其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詔中國悉毀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當因讀書見唐元相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

王若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宜小哉其後南唐周宰相李穀以計策復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裝嘗置之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

座側其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王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中原猶說其輕社稷之重而僕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迷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乘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太祖 郭威

南唐 靖一

周興於郭威威而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羅貫獻珍食碎後宮寶器詔自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射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書況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導主意雖草創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

身軀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為惡而帝嘗無作客則
是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帝謂劉崇曰
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
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具中原
之主也百謀並合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
因政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
南到江西克秦取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素耳多抗本策出
人意表其代均唐間計李穀復克淮南盤穀疏以穀當對之座右
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於奸獮伏聰明如袖有司簿
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實儼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
人物論
王朴
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璣以不
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獎美以私恩見疎廢權以盡忠獲
存蜀兵以反覆說誘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九矣况
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
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營夜讀
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宜小小哉亦其注意元元留心
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賢聖澹泊運給耗虛餉輸也保性
令錄防貪穢也冬後春罷惡妨農也立兩稅法知早征之為害
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國有總公堂之優漁也

精而不青憤欲下沾實恐也親臨鄉施以錄囚徒恐獄多冤民
也嘗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夫極性
親冒大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費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置
諸殿庭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勸
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停廢者又其
用法太酷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受極刑略無顧惜之意
臣若正舊史志士而論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良可
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真
人之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人物論
王朴
嗚呼作器有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為材
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衣英知其用而置得其
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基注目終日而勞
心使害莫若視之為之拂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
也與國所用士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而修制度議刑法定律
屬講求禮樂之道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其皆愚怯老習漢而
材智才周哉惟知所用耳夫亂國之君常寬惠不肖不肖而
其不能以舉其短惡豈賢者於下而求之乎才能者君子小人
皆失其方而身雖危亡治君之用能豈寬者於近而量惠不肖

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主安樂治亂相去雖遠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評論王朴而歸於周世宗所以做人君之用人者其當至

矣

王朴

楊慎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太嚴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功的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五代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夜曉明孤山窮谷之間屬屬鳴鶴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宋學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賔宰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弓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宗父之大者則同姓之詞雖於刀鋸戮戮而不恤盜賊販夷之商則養爲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殺逆篡弒無所往而不爲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而莫之耻首足倒懸冠履

運算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賊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刺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

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乃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受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一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人物論

馮道

歐陽修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乎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獨出於武夫戰卒皆儒者果無人哉豈其高節之士惡時之窮薄其世而不肯出與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善能致之與乎嘗得

五代時小說一篇載李煜妻李氏事煜家貧乏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煜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思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懇乞宿不肯去主人笑其貧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有環聚而嗟之或爲之紮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曰其事於朝官爲屬賜封藩厚卹李氏而告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韓熙載

人物論

十六卷

十五

居田里而志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曹叡欲廢單于之類遠竊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易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請穀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主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其甚哉

韓熙載

胡寅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本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酣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沈毅有志意之見也然自昔抑南有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

勢而經緯人奉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掃風沐雨躬環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哀情勝載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至若謂江南之人素脫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少卒當單于數十萬而朱高祖面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

趙匡胤

周德恭

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疑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所以奉養謀勤致卒退居藩服當如馬援拜之子於陽城而譴責訟獄之來歸然後處位歷數名王官廟而無叛逆之非夫何受命王而出因受而遂殊無避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六

趙匡胤

劉克之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而人不思奪周周是夫力取者謀兼鋤配而人莫能敵漢高祖居太宗是夫謀取者逢機運合陽施陰謀而人莫能覺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子而有周之養養固已屬非其據而來姪謀窺覷之心未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絕十日奉帝承統

甫七歲其孺孤兒之其易欺未有其於此時有也是以群帥合謀
託言遼漢之師而空國受于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
匹馬隻輪履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覺者定昭輔入報其母杜
太后曰吾兄素有大志果然矣因基之謂太祖先不與謀
殆天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轡而不易肆既取之後修文
耀武以唐代寬裕有以起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通鑑

御覽

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之曰天命固
有在人而不可盡無也觀其宗光其香之奇可貴應則示之祝則紫
雲黃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固方可大不見疑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七

於世宗宗室軍執政嘗見拒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遭閹宦廢婦
孤兒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暴虐之時而人心
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
謀之變乃處最遼遠之師而禁兵擁其手等誘陳橋之變而
諸將領其心簡臣我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曉之以益
其非陰以東其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
得袖中之棒詔諒平日之風成而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
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發露也又况負命諸將之辭已足
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昧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
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斯宋史者乃謂宋書以

詳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曰晏三氏乃謂天命有歸而不歸
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

人物論二十六卷終

二十六卷

十八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七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宋 太祖

李壽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夢得一小牌題曰檢點爲天子世宗母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爲檢點日侍傍而不覺覺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能承先主之業時世宗主幼太祖不棄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待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太祖

脫脫

人物論

二十七

乙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履其得國視昔漢周亦宜其相絕哉及其發歸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歸降此非人力所弗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寒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縣職躬自引對務學與學慎講籌欽與世休息迄於至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大明之治宋於漢唐蓋無讓焉嗚呼創秦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祖

柯維騏明

唐太史公李淳風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周世宗皇帝

代促運悉謀戮諸將覺者自謂無遺慮然天下竟歸於終日侍側之檢點此豈非天耶夫劉必得楚必解五季之亂乃天悔禍時也宋太祖挺生要應明宗之祝陳橋推戴天烏得而離諸連天下既定傳位有盟先其弟而後其子雖素敦父子重違母命要之晉王智各執與武功平太帝之心非利天下乃然若夫野史氏乃言其與以謀又言晚淪盟故朋於弑皆弗經其事實茲述宋紀闕之毋令開創賢辟蒙嘗議焉

宋太祖

顧元

昔堯舜禹湯常據靈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閭金戈鐵馬之餘中外折難大志果遂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唐祚衰微孩兒常兆其端

人物論

二十七

二

面方耳大神其相也雲龍顯其異日光摩蓋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矣蓋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祝不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祐可得而至處之耶即位之初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讀虛書而懷充弊深嘉法網之疎幸國學而贊孔顏登啓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尊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而利權盡器在天子拱把之中其他服澣濯之衣碎七寶之器成繡華之飾命課農桑大辟蠶桑良法善政不可枚舉遵母后之教而聖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先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母得暴掠生民成湯平民伐桀之心也遣使賑貸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忠厚爲法子

晉元元維持天下之具器越漢唐故能披練湯林劉劉險阻北
克劉李東克東連而克五胡南克李煜取劉於南漢服錢俶
於吳越取楊之側斬雖以除不聽者威服者懷而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俾萬方無壓度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詭謂太祖
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

宋太祖

王世貞明

宋所以得毋大繼漢唐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新然家範諸子
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言矣得略指數焉太祖非昔
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皆累氏之恭離君
臣之分勢不得退而得臣之篡祖一般師耳周周帝之所外翼
人物論

三

而手足若也一旦乘隙而獲之若承蠅其何以見周帝地下
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道統之劉劉也
重入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兵即無入地
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除兩浙然屬隴十六州之
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運劉銀夏黎程
劉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一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求底幣而
見重矣及二帝之址擒也與道主南賓逃相尋也晉之江左
其君忘中原矣然宋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月夕
不忘中原矣然宋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裨
受之迹焉宋士而衛鮮與魏冉廢主庭抑何甘心樹辱也故宋

之治其於漢唐第也其統於晉亦第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
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亦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
宋至澹洛繼之閭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
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
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范質

劉定之明

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入紀肇修以來不可一日而廢也范質
為周宰相視受顧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今周祚既移宋鼎已定
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當勒兵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
義止之至再至三然後引劍自刎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
人物論

三

間志圖復興宋必惡而殺之次也閉門自守象不食粟而以死
自誓又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莫切其與馮道歷
相五朝易國變辭實國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境有宋初年之
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范質

周禮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范質等周朝舊臣食
君之祿受君之任非一朝一夕矣矧與宋主北有封固稱臣昭灼
耳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耻事讎四維既絕安足為人
戶氏論馮道浮沲取容迎降賣國厥功人主所當廢斥既責不
使得與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赫終始極其榮遇豈有一人臣

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用是而觀五代衰亂之極而禮家廉恥爲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

范質王溥魏仁浦

柯維騷明

范質持廉奉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質宰相宋與爲將校追資遠巡北回以倡導群臣誠有佐命功然宋未久策免忘之耶抑鄙之耶備夫計且自給強易王而不嫌是爲亦保全軀位妻子寧恤人國之存亡哉質重沒寢識之戒追悔何及以彼平生清雅傳聞竟碌碌若是他尚墨磨假令伏節完令名當與夷狄爭烈夫

贈周歸通爲中書令

陳樞明

人物論

二十七卷

五

太祖入京歸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衆捍禦此人臣盡忠先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逐之其格鬪遇害理或可說乃及食妻子而殺之何其殘威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歸通爲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封雍商斬丁公之輩觀之似有失於輕重高祖歸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卽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諒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奈何拘於目前之見知追贈歸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受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止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息不仁又遠威不能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而漢高祖之封雍商長

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歸通抑王者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贊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李筠

莊果明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居周朝隋將與世宗衆同見第禁衛皆舊人聞晉之來必倒戈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家士待夫石守信高懷德也嗚呼魯謂旧人者反目以相視漢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起家兵阻其父於生前之時及其母上黨以城降忍背其父於肉木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馬設宴從而亦與其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六

賜食養獨疑之當其年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甥之不幸而乃有守節如此又當何責乎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歸通李重進李筠

呂中明

歸通死於宋未受極上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叛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皆臣漢晉矣曰智氏之族諫非與

歸通李重進李筠

劉定之

呂氏論歸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爲頑民在商爲忠臣聚三人而斷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豈歸通身爲宰相杜慶長等李重進爲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其起兵死難呂氏許以爲忠

當矣李筠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憤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今掛像懸壁不遇假此以轟震衆心耳寧有睚眦笑像之誠乎以李筠並歸通相去遠矣

韓通李重進李筠

趙天民明

韓通李重進李筠以三人爲忠而無辨宋史則右韓通李重進而左李筠皆未入爲定論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苟誠有爲父報讎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德之先李筠殺像對使而泣大機觸而良心矢發天竊聽而怒怨水融長于牛即之謀不曉而軍力單弱亦不暇顧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人物論

三卷

七

其說即子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評 三人之死志皆可尚即二李之起兵豈不知月宋之敵哉特有所激於中而自甘一死耳筠之赴火重進之重

室自焚不亦重可憐哉四公之論呂公卿公似爲與人爲善者劉之罪筠張之罪重運則各有所見亦曰未

秋意倫之意

趙普

脫脫

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旧臣安策佐命樹車建功未嘗不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御親君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髮或然事

寔之後普以一樞密首學士立於新朝光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察獄可替否未嘗以勳賞自伐偃武修文慎罰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普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後以輕動爲戒後普知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謀閉門讀書取決分冊他日爲規乃尊論耳普傳記其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普爲謀國元臣乃能於式律皆習也聖謨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豈豈無助乎晚年廷人多遜之誤大爲太宗盛德之累普與有力焉豈非學力有限猶有患失之心與君子惜之

趙普

柯維祺

人物論

八

有撥亂之君必有翊運之臣咸天所置以爲民也當六師推戴太祖人謂太宗趙普豫聞其謀事定加恩第擢普樞密見學士累年始授之政而普恂恂然未嘗貪天之工以自伐其需量已越人夫帷幄圖回動中機會務矯五季夙弊爲任稷樹父長之基勲而不亦茂哉配享榮諡振之曰趙普何王者之佐固非普倫右普精古訓以飾太平則後何遠其獨惜太宗構洛陵之獄而普有力其間當謂大臣以道事君胡弗有耶於乎世儒日誦聖言而志邀利達甚至敗人家國者不少奚於普貴倫哉

趙普

呂中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濟鎮之權運幽薊之伐其拜相太

崇之功在於上彗星之說讓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皆以天下爲己任故爲政專所以啓雷德祿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

趙普

劉定之

相業不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相武丁周公相成王聖德之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各無間焉及趙普嘗謂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以半部佐陛下政太平夫論語者誠修齊治平之本也使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傳周公之後歷乎顧其常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又以私憾廣虛多

人物論

二十七卷

九

遜是不知以直報怨也教李符上言是莫怨望是不知強不可忍也遺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向食蔬園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

宋太祖傳位論

陸 從明

或曰杜后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好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說觀之胡久失無所施其計而違其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

何以應之曰長君幼兄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而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者當帝欲以位傳諸子王賢直之以漢終其事遂寢趙普等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廢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望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諫之言而後知其奸哉於乎

太祖何負於普即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即位未幾群臣請廢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太祖即位十有七年之久曾無一人定此議者豈非盡爲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舉腹心腹之臣布列內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於是也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十

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從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正其子遵養兩端久而不決雖貴佐不斷之主以犯宗族之誅哉故爲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懷怨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無祖醜醜以成之也

杜太后遺命傳位先美光美及德昭

鄭 賢明

說者謂杜太后遺命非太后之命而先義之謀也何以明之蓋周世宗之初祖也遼漢入寇之報陳橋露刃之變義賢盡有焉焉想母子兄弟間必當盡吐其胸臆特不可明以告人耳先義能諫其兄爲天子獨不欲以父子自謀其身乎太祖私以爲當

傳於弟光義亦自以爲當受於兄故俾太后臨終命之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禍天下聞之將領皆有人公保世之心異日兄弟爲克舜投受之舉其善蓋不已秘乎然又欲傳之光義何嘆此乃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蓋欲陰天下耳目使人不知其爲圖篡之報也不然由光義弟傳德昭而非長君乎大抵當時事勢有不得不爲是舉者即以唐事觀之高祖開基其經營百戰以定天下皆人助皆世民力建成將傳其長欲據其位元吉不度德量力又從而發之蓋亦思帝建成以次及已也是以有禁門謀亂之禍太祖英雄蓋世豈不知德昭威望遠去光義能行虎步平日所謀縱傳之德昭豈能使光義依然居德昭下乎政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十一

建成元吉之禍未必不再觀於斯時也夫自太后命之太祖傳之其意顧不啻足矣即位之初不逾年敗元末后崩而不成喪德昭德芳是美相繼而不得其死其慘矣殘虐尚無忌憚如此儻金甌無盟大賢傳子以彼之雄心狼氣當忿積恨告不知其流弊當何如也蓋光義初心惟恐已之不得爲帝耳況得爲帝即思以傳其子孫視弟姪若仇敵然形迹猶忌使之不得自容故一言不合即動詞色致令弟姪爲匹夫匹婦計以爲無復後之耳不然德昭廷美豈肯甘心自斃耶雖然成光義之惡者趙普也昔王珪觀微猶欲輔建成以圖帝昶況趙普輔相勳名卓有可觀而風聲氣習猶然五季之雄傑也蓋其處心積慮惟知

有量焉而已河陽上表明自託於光義及履之情識者已覩其微豈待已誤耳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哉嗚呼光義趙普其負太祖恩顧不甚與

高懷德王審琦等罷宿衛就鎮

呂中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血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公無春秋天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夫使唐非有割據濁亂於內則漁陽孽誠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及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張茂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東哉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十二

高懷德王審琦等

許浩

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蓋臣之從亂以不得其欲也若果能體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必重其祿而有以慰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扞頭目所謂巨室所慕一國天下皆慕者是夫亂易從而至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桓桓文桓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衰而後

有安史安史不出於盛唐也是知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其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耳是在人君御之何如不觀平兵權之解不解也昔不務導其君休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其祿以移悅其心以餌其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爲亂未帝王之於臣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人人而疑之乎又如曹言則符如周世宗見方固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爲快也脫有天之所植如太祖者豈安得而殺乎曹德目前之變而不知經國之遠圖夫厥後徽欽北轅高宗南渡德祐御覽瑞鳥航海豈臣強之故哉

評 兵權之釋大是遠慮未可非也若後世之事則雖聖人

亦有不能預必者

人物論

韓令坤墓客延劍符彥卿

脫脫

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或納節以脩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馭將諸臣知機要亦心極而泰之時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將退其名將之聲名哉令坤延劍素與太祖稱善平荆襄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戡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折德展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柯維騏

五代契丹馮勝數並遠諸族時爲捍禦然世握土握兵天子世羈縻而已宋與契丹叛服不常宋具以來夏州繼起爲患不能

不軫廟堂之憂而曲爲之防是時繼業世將特於折氏諸族屢欽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辭則爲東服若牛馬然楊子雲謂御之得其道則祖許威作仲其其亮信耶折德衆而下學產名將勳如並懋王承美李繼周分泣種落克世其戰君子以爲難若馮繼業孫行友輩豈以微勞而掩臣庶哉

李漢超 閩南民有訟漢超者太祖寬其

卽伯乾

太祖知閩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舉民女不償民錢又法所不容於此果聽民之訴而罪漢超與愛民則是大知害於臣何聽超之驕縱而不治與禮臣則是失知害於民何太祖下得已而始以強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得之心使陰論漢超而姑貸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爲善而能使將愛民矣是君以民爲心而愛臣臣以君爲心而愛民豈若專於爲臣而不恤其害民專於爲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人物論

郭進 西山軍校誦進不濟事

劉則明

太祖之待郭進實蓋以爲馭將得宜嗟呼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學寬而德厚察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虞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而使郭進知王彥昇之舉軍中所訟實實太祖之制又要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廢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曹輩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評 待漢超則安曲待郭進則實直是可見太祖之善將

將矣故卿氏謂愛民愛臣而得其道劉氏以爲一時應變之權是也此正馭將得宜之說矣

曹彬潘美

脫脫

曹彬以器識交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忽傷出使兵越侍上私饋參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德我事征狄毫無犯不妄殺一人益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即位之初遂受征伐之任劉錡遣使乞降美諭以上意辭嚴美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其威名之卓豈待平靖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諱武是皆與曹子孫皆能創立享富貴而光耀宗廟懷后皆得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係人物論

曹彬潘美

柯維騷明

宋承五代之後群雄僭號寓縣分裂久之次第討平總戎之勳備哉曹彬所至不妄殺一人秋毫無犯史稱爲宋良將第一潘美抑其吹牛夷考彬平生愛及蠻貊來使卻私餽仁恕廉慎蓋天性然也美知漢之將工語里人曰大丈夫且乘時樹功名羞與萬物共靈後來建立卒如所志兩人同謚武惠預配享子孫各克紹前倣而先嚴章懷又嘗發貴后自昔勳臣閱閱無若是盛者彼負才而暴橫薄功而厚享禍福且相懸矣

曹彬

陳文燭明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嚙不識曹彬之失言予意所言實彬善處下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使相之約言猶在耳俄而曹彬當立不疑我負氣慷慨快功而執望也者萬一說間火開則謂其亦族韓趙固赫赫利日事也於是以待錢愈得官之言歸于無聽庶令帝聞而深念曰彬祇爲厚利不愛商爵也如此可以資處而無詰責也又如此即令說言高張其非交構而帝心之疑且水釋矣與王勣謂美田宅蕭相國買田宅自污詎不千古同軌哉不然則數僕勳書行李蕭然彬固清介人也曹獨財若是而爲此自點之談哉此一言也上妄主心下杜謠

人物論

口真可謂爲人臣處功名者之鵠

流義倫 爲樞密副使

李之藻明

當宋之始造振旅西征而王全斌輩摧數仗鐵往董其師以天之道廟算之天諸將之効力而士豫附遂沂巴江排劍閣破竹蕭卷以無虞於蜀道難而孟昶小堅固縛乞降百姓幸踴躍不聞阻滯胥賂得耀於光明而全斌不能奉宣德意其與之更始以杜唐虞虎對西人之望適爾他世然效五代驕將故事煩刑罰資淫縱以逞便反側之民驚然恐其學生之心遂以泮澌而全蜀板蕩雖幸而夷之而天吏愈益猛於烈火蓋夫一時受服未凱諸將功雖茂而罪極之唯義倫獨清慎自初蕭然一个

行李圖書數卷不効諸將軍交金帛之府以費官家車牛還爲脂汚此其於西征將士所謂缺中餽餉者乎且也帝廉其動懷錫之類實猶以諸將得異數不欲遽然自表異以爲行列蓋因是以厚結主知特荷簡養嗣有曹國華之薦乃以樞密副使授特拜之命夫象倫之當西征時在全感麾下偏裨任耳非有奇謀深策出神入鬼可以折衝千里又非有鼓勇先登斬將搃旗攻城野戰之功論功行賞固宜爲諸將殿而第以清慎一節擢副中樞是將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尾生孝已無從盡勝敗數者袖手處諸將軍重仇怨之日抑何坪也嗚呼帝之用意微矣帝積苦兵間目擊五代諸將碩銖不啖嗜利無恥

人物論

十七卷

十一

小者啖剽士伍蕩掠民黎大者市國賣降某他朝若當時若禁何輩固不可勝誅而石守信諸藩傑推戴所謂非公等不及此者雖陽德之已陰薄之矣益觀於孟酒釋兵數語而見帝之厭薄諸將深也豈非以其嗜利士耻也哉彼恐其畏兵宿衛以國爲市故其使釋兵也綏綏教以市便好田宅豈啖兒舞女爲言以矜悅其心而默消其希覬大利之意蓋帝陽施陰設利人之有忍人效之也既以受諸將推戴藉其功力忍其貪利無已又轉而它屬以爲市也故雖忠貞之全趙平蜀之功不錄而罪及焉不少假借象倫即碌碌無功能直以面書數卷怙於實利得推擇爲樞副此帝風示諸將之微意也斯意也國華見之

矣故論諸將獨以象倫稱首而他日平江南不拜使相而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蓋以是見其爲欲易足而恬於利也雖然帝之斬貴於形也有市心焉而形先見之形亦善量主也哉

劉溫叟

葉向高

古之所謂名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趨而彼有所不肯以微見其意此其器識過人遠矣晉王宋之藩邸也溫叟潘條也晉王之親未爲非是而叟獨卻之不受象則何居吾上足而知溫叟之用意深也漢之梁王蓋茅豈愛弟也有太后爲之中王帝嘗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矣而卒不克終其身唐太宗以英明蓋世之資尤非孝量比而禁門喋血爲後世笑此

人物論

三十七卷

十六

其故何也彼當其時其君皆無其德而一時之臣皆見利而不知象溫叟之于晉王微有以慮此矣方昭憲太后之終遺命嘗欲以次相傳載之金匱則晉王之在宋梁王之在漢世民之在唐也噫宋帝在上天下非晉王事也一時羣無思自推附如勝說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處德事哉今晉王無故而親四千萬緡果何爲也晉王無故而親吾亦無故而受是爲晉王私也豈時安知推理屠衡之夫不將以利動如漢唐哉而舍之封識溫叟蓋有所慮而思以身防之也吾觀宋之稱爲大臣者皆屈膝恭膝趨晉一出河陽即稱晉王爲德宗恭肅藏之宮中爲自全計王博奕多遜而成定美之謂然悉利心也然則劉中丞之即

果可多得哉

梁若水

馮夢禎明

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是發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亂遂復失河朔夫劇孟克融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焉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用是觀之國有智勇辦力之士而不收用未有不資乎敵者唐之與若水令其財果入穀中而沽一資半級以繫官于朝則彼將營營焉展四體以卑職之不逞而奚能變之敗國惟其拓落不偶而伏在草莽遂致其怨對生心間闕獻策為宋制子而肆夫及魯之奇是劇孟歸漢而七國之戈遂寢克歸還盧龍而河人物論

二十一卷

十九

胡服圖為之再失也然則有國者向於智勇辦力之士羅而致之闕下而母捐已之有以資於敵國則卓矣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程敦政明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本善刪潤相山野錄而格之陳樞附會陳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爾太善之所以放之者何也曰書為長編以太祖顧命當授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偷闕文筆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書載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數雪顧太宗曰好做奸狡而書載數雪為載地好做奸狡為之又加大聲一半野錄出於僧文筆之傳

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勸引群臣環跪聖體正色望殿等語則亦初無髮髻可敷之際而書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直蛇添足之病太善既刪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其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樂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聖氣下階數雪紀聞謂堯五帝廟王總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為以後事遂宿禁中故書發覆致歸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嘗及以放後世之疑也夫徑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徑止據書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表以已意添綴而帝崩四年後以宋后母人物論

二十一卷

十

子託命之語纂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于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祭出於祭丑帝崩之後而徑以篡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其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抵牾強合于其附會比書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粹宋論復指樞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旨是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樞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皆錄載之紀聞又出過公事當不妄書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致為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筆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書之刪潤

意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應慶之太過亦恐李壽後生不肯自當爾史籍素傳極群書其為長編專務廣求擇焉不精殆有防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宗授受之謬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益張然元史成於歐陽玄諸人當時後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子長編謂其崩太宗設火發哀群臣奉慰以后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廿一

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虧損百官不成服故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夫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雖追之要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即第任億未與親王將諸王子不得隨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殺而默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誣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吳興之流銳欲以暴戾加之恐皆以不見李壽全書之故正猶德昭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添

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更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罪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宗之名考之九朝通鑑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舉行至太宗立嘉祐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是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據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說此書經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大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夫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無斷者理與事耳以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廿二

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讎急務不得已之謀入必假手他人然後知志未自親自操及為萬一僥倖之圖於人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令後發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克士立室之地病狂長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趙鼎野錄有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便有之亦偽者所不道而況於無平手之

燭影斧聲

尤顯明

天下之訛生於妄天下之妄起於疑訛傳妄愈不足深辨而正

以鈔天下之疑者君子當究其源矣夫天下之論未有無故而興也蓋必有所由起天下之疑亦未有無故而生也亦必有其所由召龍之祀漢人之說也而起於忘養草木之丘奉人之妄也而生於豎目親似之心橫于中則耳目口鼻且有不可信者而况隱微之中垂絕之際倉皇遽而人弗及者寧不有以起天下之疑而興天下之妄論也哉嗚呼宋祖賜絕光家受遺屏人密語固床而遜避踐食而丁監此固理之所有而禮之所不能免者也何遽而疑太宗之弑逆也哉然太宗所以致此者則有由矣夫是故君子不辨其罪之有無而深病太宗之所為也嗟夫史之文勝也久矣半之不得其實也亦久矣公論之弗聞於人物論

二十七卷

廿二

天下也亦久矣標舉輪據傳聞而書之其傳聞者未必信也執本揆末按紀載而襲錄之其紀載者未必信也無兄而盜嫂三娶孤女而攜婦翁向非自明幾被千載之謗矣故紀子伯言子甲戌巳丑夏五之書春秋而後蓋無聞焉故史書之紀疑似之迹其有無蓋不足深辨也故燭影斧聲之事本不足以累太宗而所以累天下後世之紛紛者是則太宗之罪也愚竊謂太宗之罪有四而燭影斧聲之事不與焉更何也夫太宗之罪也宋后之不成長也德昭德芳是矣之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之罪而所以累天下後世之謗者職此之由也夫太祖之託國於其弟也固將慎始令終保其天性之親延固其社稷而利茂

後之人也夫何太宗之忍也遺我今名我則更之是以背其先示天下也山陵未乾故元之詔下焉是以死其君示天下也宗后之橫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劾多遜長流而齊王獲罪除逼以安後嗣也皆其兄天下疑矣死其君后天下又疑矣不忍先王而除後人之逼天下抑又疑矣先義不可名又何取於吳也天下已定何始曰太平興國也母后為託金匱為藏社稷之臣為託何肯之而弗顧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故當時之妄論紛紛焉燭影之書疑太宗之弑逆粘罕之禍謂太宗為殺仇敵逆天下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主也然亦豈輩首罔臣王子圖劉劬宋友珪之偽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且夫金匱

二十七卷

廿四

之事朝野共知龍行虎步平日所議先帝將祖新君已入天下不歸太宗而將誰歸也太宗何謂更之不可忍而忍於弑逆也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太宗所以致此者由於前四者之罪耳蓋天下見太宗之忍於先君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橫于中而妄論起焉詎以傳記而以妄為真矣夫不然江湖僻陋何以得聞斧聲之事也燭之影斧之聲何以公其為弑逆之狀也而後之君子又何為而謂之千古不決之疑也哉向便為太宗者無吾之所謂四罪而慎始令終必無燭影斧聲之謀縱有之亦不疑其弑逆之狀也必將曰吾嘗為人而遂之也太祖不欲死婦人女子之手也以正終也天下大計非孀妾之所宜與聞

也太宗之遜避也屬以大事而不敢遽當之也且前且卻采猶之弗寧也數谷而大聲以屬之也臨絕之際丁寧復以警之也好爲之者欲其日慎一日而惜天下於威服也斯狀斯言何以必其爲武逆之事也哉故曰太宗之所以致天下之疑者由前四者之罪而燭影斧聲之事初不足以累太宗也

太宗

脫

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徽相繼納上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後下文不息天災方行倖賊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蝗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綸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

人物論

三十五

廿五

之龍情嗟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關慶事考治功諸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表矜惻恒勤以自勵日暴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五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者望之望領率子弟治道請祭神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敗元活陵縣公之敗死武安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譏焉

太宗

學考文 明

太宗駕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勲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則繼元歸命於并并包四海混一六合于河漢之勝旆乘破膽烏白池之

甚夏人挫氣中外草薶僭武備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其沉謀雄斷儉勤納諫憫寒恤刑崇德尚義遇災知懼過果能悔是以民窮而不忿兵罷而能戢情上負社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疑活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陰贊之也難逃後世之議焉

太宗

柯維祺

藝祖受禪十有七年次弟削平諸國獨太原猶負固吳越澄泉未納土竟賴太宗之沉謀磨斷區宇混同雖不得志於幽燕而繼述之業亦云弘矣且畏天懼人好文納諫昭儉防淫所以循家法而培國基者日就兢焉卒而五五不試百穀屢豐非太平

人物論

三十六

廿六

之效耶惜大行在殯不踰年敗元宋后之崩不成喪活陵武功並不得其死謂先帝何嗚呼是無怪議者有疑於受遺之際也

太宗

鄭伯乾

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誘誘軍校以天子寄位於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顯授於已抱哭癡兒以姊公謀之口復相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敗號更名則弑兄之迹難欺怒姪貶弟則獲國之心立見人之視已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難然致治之業亦有可取者焉

太宗

顧 光 明

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厲親征太原混一版圖書於讀書而曰

則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辭重循吏之選嚴職吏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種放之高節因岐藩之敗而推誠悔過因晉令圖之敗而鑄通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災而欲自焚答諫故其致治之盛駕軼前王四海誦德聲並天地淳化至道之間治績為宋朝稱號然與群臣當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燔乾元有自滿之意而述其所為亦無繫於太平天子庶幾有道仁聖之王矣惜其改號更名怒姪姪弟皇后不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耳

人物論

德昭自敘

劉定之

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況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猶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氣以使之若果有人君倚愛則當器重之如其質性未純尤當嚴擇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陳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實乃大怒之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感察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嫉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令終乎嗟乎太

宗慮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為德昭所有而不能為社稷為蔡京重寶所傾可勝嘆哉

廷美 太宗疑其陰謀

王 鑒明

甚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深察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於外由是致臣得窺之以奇中其蔽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群臣民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疑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相成秦檜以端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寵專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為之志而卒蒙愚孽其咎陷于欲先其私也

人物論

評

以太宗比高宗以趙普比秦檜可謂老吏斷獄矣

廷美

阿魯圖

太宗以傳國訪於趙普者豈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觀物論何如耳為趙普者正宜對曰太祖以事光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處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惠之命普書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擬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趙普愚失富貴狗彘其心乃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遂使太宗翻然改圖遽起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為普一言而喪之矣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脫 脫

自唐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概可見矣初明州亡卒嘯聚為盜監軍畢鏐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會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楊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飢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屢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錦麗多遜預戒吏令曰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容間多中米琪始為程羽買珍所抑繼為多遜所忘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家福者非待致而投荒荒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即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耳嗚呼自昔懷才抱藝

二十七

廿九

人物論

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會稽宋雄為然哉

宋史

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家正齊賢迭攝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家正為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告黃中多所薦引而不知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齊賢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此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黃中

柯維騏明

太宗繼大業而臻盛治匪獨謀略盛也蓋亦有良執政之助焉李昉循謹重厚似薛居正呂蒙正雅量忠實似石熙載張齊賢明敏果斷似趙普齊賢中持廉有容似李穆帝方勵精政事虛懷聽納數君子者將順德意協贊昇平想見當時當花曲宴度雲卷阿之風乎

錢若水蘇易簡等

柯維騏

宋制中書樞密並設副貳以參大政贊要機必其人明敏達世務乃克勝任加以文章檢操進退有禮斯為全德如錢若水是矣蘇易簡沉酣無節失之放溫仲舒以怨報德失之薄辛仲甫委權同列失之怠郭贊慶營生業李奎利人之貨失之陋王沔

二十七

三十

人物論

罷政折衷王化基抗章自薦失之譴然或以詞章或以吏局屬厚可以致俗嚴明可以集事各有其長誰能掩之且化基之子若孫歷顯顯擢整譽又足徵其家範焉大抵吾功者異細行持重者之異能古人所以嚆才難也若易簡輩大宗愛護而器使之善夫

錢若水蘇易簡李奎等

宋史

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立李奎剛毅簡里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諂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謂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途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和

贊贊曹彬之誣化基申錫之枉同日語也此純厚長者之稱

所以獨歸二千與舉正化基繼踐台佐得風恩體果元化基任

耿邊却有持重稱矧詔化基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充承其美何

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

宋史

張宏爲樞密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居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

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平宋失政夫趙昌言識

李沆端王思陳恕取士得上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

趙昌言故言知爲宋人能吏之首有足稱者然趙好獎拔而頗

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官舉務熟南士以避嫌發官非君子所

爲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

柯維騏

張宏以文行被遇太宗由呂蒙正張齊賢諸大臣爲之薦舉文

歷通顯以敗事亦不負所知矣其宗卷王欽若厚趙昌言校獄

不之避氣學如此何論樹黨細過平陳恕又與計司爲宋能吏

稱首其卒也張詠稱惟公惟正爲國家欽怨於身再三噤不揚

得況平生校孝最隆哉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王貴附

柯維騏明

昔曹光實父不能過先賢之達命故幾得敗之於沁春秋敵罪

林父以事制之柄在焉王旣剛愎頗類先殺楊業旣知不可與

行十萬衆爭鋒乃爲僞所激覆軍殞軀誰之咎也荆罕儒曹

光實並貪而輕閭閻且世豈有暴虎馮河能僥倖者乎然二人

實當得城之寄臨戎力戰趣刃如歸蓋異夫偷生養節者而業

部將王貴及麾下百餘人悉從以歿其有田橫之風哉

李進卿李漢超郭進等

脫脫

宋初交廣劔南太原各群大叛荆湖江未止通貢衆與丹相抗

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瑒守瀛州

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揚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

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

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海屯環州王彥昇守

人物論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稱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

斃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凡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

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

錫資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貴能棄死士以爲國謀洞知敵情及其

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一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

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充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

群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業亦勇師而征而居北海以樂

易結民心誠得爲政之本延權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勲

名者承矩識也田贊和奸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

功夜斯爲盛焉

劉福王年忠田仁朗幸

柯維騏

大輸忠奮勇以捍柵亂鎮疆場者武人之職若劉福王忠田仁朗幸寵榮過保終詎不難哉考其發跡僅一二出將家餘率由草澤或無賴亡命感能自勵自樹全功名易禹初六之象曰利出否以從貴也其斯之謂與

人物論二十七卷終

二十七

三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八卷

前中、鄭賈、元直、鯉

真宗

脫脫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敷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告錄天書疊降迎逆英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胡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右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消消其覬覦之志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人物論

二十八卷

乙

真宗

柯維騏

真宗承昇平之業黎民樂生人不識兵革一日契丹內侵教師弗利遂大舉東渡旌旗澶淵逼門庭帝用寇準謀親臨六師濟河決戰竟振其氣以威幣定盟各罷兵時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帝之謂也抑帝之深恩長慮詎保無虞虜不吾叛耶遼史紀契丹之亂也手接飛鴈鵠自投於地稱曰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正帝之崇奉天書蓋陰寓制禦之術然其意甚無藝而國用爲竭其末之

得說

真宗

頤 充

維恩鎖閣奏立真宗未直言錫通自諱繫因頤九經決亢史勳無過憂足為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契丹人寇澶淵詭蹤豕跡旁午關河狼毒羊脂薰蒸樓櫓過書言頤頓驚怖全軀保其子之臣倡為幸蜀幸江東之策幸寇相公掣異論之肘獨立赤幟親扶日轂飲酒軒睡人筆管之數聲動地三春椒幣雲之雷戈甲連天十里散龍蛇之雲南軍踴躍北虜吞氣由是被手足而刺腹心不敢亂逆者三十有九年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君臣恬然不以掛於口而愚於心天下謂之大忠噫使萊公人物論

十八卷

下

之策蓋行則將使子輪不返麥驕無還可係百年無事矣甘心鄒幣而為城下之盟其帝之泰寇貽敵與邊塵甫靖意遂時驕駭卒之說興而天書之事起得來自於米能崇信獨聞於帝而而祀東封恬不為非王清昭應會靈景靈紛紛建作不曰獻天書於朝元殿則曰刻天書於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為武衛將軍則曰聘道士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則曰大會釋道子天書殿矯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挾誦售姦且賢如玉旦而耳受美味以左異端之祖所謂同浴不識操程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群臣爭奏野雕山鹿之祥欲得天下好而冠老不召欲得天下尊而眼丁不拔是以民造詭

言天降表異而太祖艱難之業遂然為之一生矣

呂端畢士安寇準

宋 史

呂端諫秦王居晉未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業之留李維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維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既定大計猶請去嚴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辯遂與準相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面反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利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人物論

十八卷

三

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萬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末謂謀同謀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是冊禁中不慎所致致致懷政和謀坐策南喬勳業如是而不獲全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呂端

呂 中

王維恩以閹宦而破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冀於外高斯之謀合美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額命而宣行之六尺之祿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付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姦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罪無自作夫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猶其智識之過人也感不及此安知

皇老皇子之召不召近諸王府事于平太宗稱端太事不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是景祐百年無準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夫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汴梁盡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視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遼郡無遽虜虜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人物論

爭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寇準

張時泰明

謝安以夷基而敗符堅執鞭斷流之氣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爲念一以畏憚戎狄爲心不能長顧却慮而徂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夾戰於士卒驩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宋世豈致於此相仍子姓被俘謫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寇準

葉向高時

準之奉其宗姓還淵爲契丹角信平其以爲孤注也

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唐昭宗王遣趙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路王焚而唐昭宗遣王遣趙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契丹立已於是出帝遣使而晉使危周太祖以權發使爲漢樂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王宋太祖以都檢點爲周宗契丹出門而反旆以趨於是周廢中國之視契丹猶棄也契丹則入必死契丹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代變相皆由手此其宗將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崇其利爲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利爲孤注則群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其宗不當以爲怨也然準所以來欽若

人物論

三八卷

五

誤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直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遂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爲懼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當獨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爲功累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寇準

李燾

寇忠愍之人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貽地無樓臺櫺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置淵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斃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衝之更二十餘年遘無牧

公之動無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寇軍

張時效

澶淵之役中使則忠矣謀則未盡也契丹以屢勝虜虎之
兵大舉入寇而來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遽未與以出使
虜將捷還不死於飛弩而縱其驍騎以掠我師準其能支乎孤
注之機要亦未為過也何乃以為功而矜之或曰方是時議
遷不可議乎不可六龍過河而虜即喪氣遂成和議以退觀其
軍中夜博斯其無謀者哉曰虜之猛也入屋而攫園家居人樞
擬以逐之虎狼足而奔不敗這顧伏雌之劣也有犯其難輒
奔而嬰之雖有官不之避澶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而可一
人物論 二八卷

寇軍

陳時謀明

劉永新曰五代易姓之禍未有始契丹者也將趙杜則他人
帝將周宋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親征愚以
為非也夫所錄忠易姓者其積慮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景德亡
是也所錄忠易姓者其王故尉王也其臣故蹟陰而於諸弟兄
故仲於時將相大臣故肺腑而瓜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
子自為即不違不禦契丹適帝也至於景德太子總幹於上能

以片一橋使天下而亡有奸一時臣民皆飲宋德而亡有謂

不逞之心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割據也

夫妾畜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虞之與彼且以準杞人也哉

曰然則準何以性曰準之不得已也夫契丹至桀虜也彼傾其

節落而來士之控弦佩徑路者十餘萬至疆也蕭牆禦即律叙

爪其軍法陳伍至習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將即如周宋二大

祖而誰哉舊臣宿將依風雲而起者已稍稍物故其新進之士

大都統穆少年未疆而矜為容者耳故準不得不往準蓋自計

其可稍寧容此虜而亡未有當之者故性也曰其以帝親征何

也曰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場之軍其王心懷而斷故戰可動其

人物論

二八卷

七

廟筭周故謀可外決左右大臣和故功可畢是以特可獨性而

屬軍之塵不揚至景德則不然史稱帝寬仁慈愛又嚴兵夫誠

寬仁慈愛而又嚴兵也一日聞邊吏之不戒有不應應備心者

乎其左右大臣比肩準而不妬準中壞沮之者誰乎且不異懷

虜而幸無違兵者誰乎大將提孤軍萬里外而妬異懷者介夫

子之端心而捷於中于是迎擊而斬之議以為冒賢孽而苦之

議以為迎飲博而誤之議以為弛國守不和則議以為軍事多

方要敏則議以為迂于是大者有杜郵之慘小者有馬服之戮

又其小者有製書之患夫敵在其前謀任其後兵在其妙制在

其中則雖嫖姚萬里之累亡所振而飛將軍之校亡所施法斯

謂內憂者也。史雖不許和會有說，幸兵者不得已。乃左大臣和則無德而誠，且斷誠事，任準則無觀說，又安所不得已矣。且是時帝朝夕準而耳目其謀，捷軍之功而猶若是，况欲天子依舊在京去和門千萬里而遙，而尚而以獨應決事哉。故準不往契丹，不可數不以天子往契丹，亦不可敵準之往準之。以天子往不得已也。其曰懲五代易姓，非也。然則可常平曰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然，是殊抵牾也。

寇公 感而賦之

屠 陰明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精誠，故人心無一時而不與氣化相為感通。無一處而不與造化相為將符。精無弗實，誠無弗格。其機至神而其應也如響。豈惟可以動天地通神靈而已哉。雖聚天下之物，耿乎其至微而漠然其無情者，亦可以感而通之矣。觀乎此，則知寇萊公感雷陽之竹，亦一理之精誠所貫通耳。夫世未有能感枯竹者，而寇公能感之，衆人固以為異也。然無此物而有此理，理之所有，君子亦視之為常事矣。語云：「不語怪言。」理之所無者，也。如所謂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八

豈尤之觸不周女媧之煉石，后哭之射日，重父之養龍，姜源之人跡，伊尹之空桑，史傳非不載之矣。後人非不道之矣。顧天下有是理，理之所無，孔子之所謂怪也。君子弗信也，且勿曰中乎。所魚言信及豚魚也。孟子曰：「至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理之

所有者，則雖其事之異常，而君子亦信之。何則？不信其常而信其理也。是故荆軻暴燕，燕丹之義，則白虹為之貫日；衛先生畫地，平之策，則太白為之食；鼎長弘之血，三年而化為碧；子青見沉入於江，而不化，以至孝婦之冤，有以致東海之旱；燕太子之憤，有以感馬角之生；鄒衍一哭，則鸞鵲翔；子六月燕女一號，則震風擊於齊堂；紀梁之妻一悲，則城隅為之立；杞夫曲士之流，間閨匹婦之踐，非有素養積行，使動於一時之意氣，發於一念之精誠，尚足以感通如此。猶未也。太戊一脩政禮，而素穀立；枯脊景公一發書言，而榮感退舍；父母不棄，敗過之于天地，亦豈洗心之物也。又况賢聖之士，精誠之極，動天地通神靈，格人物，黃金石舉天下之有情，無情至靈至壽，將何者而不在其感乎。中之也。哉。是故蕭韶奏而鳳凰騰，流言起而風雷作，春秋成而麒麟至，大聖之感通，固其宜矣。天下此則于卿威，莊平之乳骨，恭致野雉之朝，昌黎開衡岳之雲，伯起徵太鳥之異，魏公米五色之靈，動星殞之變，隨感而通，觸機而應，捷如影響，如取諸寄。如特左契以責人也。古今所傳，不可誣矣。則夫忠感威雷陽之竹，又何難哉。忠感愛君愛國，秉道嫉邪，節義高矣。太子之定國，本不操澶淵之役，社稷再建，功烈盛矣。不幸孤注之謀，一人而具宗之心，見疑天權之軍，未幾而雷州之行，隨繼于謂欽若之好壞，萬里之長城，而帝弗惜也。曾不念其曠昔之忠勤也。古之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八

敵惟敵蓋猶不忘其舊日之功而卒乃屏棄毒藥登壇而居其外其感慕悲憤之情宜何如者然而忠臣去國雖顧若父身江湖而心魏闕抱屈子汨羅之忠懷傳傳長沙之志卒以待盡於雷陽而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生而葬榮苑乃廟食公之英靈蓋如在也立朝之遺言猶足以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威猶足以破仇怨之胆公之精誠天地其證之鬼神其證之天下之人其信之甚則物之無情者而有情矣匪物之有情也公之情固爲之感也至微者而亦至靈矣匪物之靈也公之靈固爲之託也亦非公之情感乎物而公之靈託乎物也造化之情鬼神之靈固與公而相流貫也枯竹之復生其所以表公之不死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十

乎且竹之爲物清矣其以此表公清脩之行乎竹之爲節勁矣其以此表公剛直之操乎竹之爲類後彫矣其以此表公威嚴之心乎不然天下之物多矣而獨感竹乎哉彼數聖人之神其感公雖未之及也而于卿諸公之感公蓋無多讓也已所謂信及豚魚者及以此也所謂至誠而動物者動以此也公之精誠動乎天而天之降監昭於物語其弟雖若人異公而其幾雖若太幽顧天人感應之理章章也愚故曰衆人以爲事之異而君子以爲理之常也嗚呼公之生繫四海之望公之死繫萬姓之悲以至於四夷八蠻悼之矣兒童走卒痛之矣祠宇徧乎天下仙食滄乎生齒是公之靈無一處而不感也而獨雷陽乎哉無一

物而不感也而獨枯竹乎哉蓋靈流行於天下猶水流行於中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於是不可也飛公感雷陽之行而曰公之靈專在於雷陽公之靈獨感乎枯竹不可也又進而求之則公之靈固雷陽之竹而驗公之靈不因雷陽之行而有也若之人以精誠而致神異之感者上下古今十萬人才數人耳其無所感者豈盡皆愚不肖者耶故事識忠感之大節者不必專在於雷陽之感也便公之死而無所感也遂將不得爲忠義士耶雖然公之死也能感雷陽之竹矣而丁王之謗真宗之疑何獨不能以精誠而感化之也蘇長公論呂蒙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感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彌李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廿

廷古皇甫鐔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然則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回真宗之惑彌丁謂欽若之謗能信於雷陽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久在中書豈非人哉嗚呼公之忠勳光於竹帛風采昭乎後世使後人景慕而不已九原可作頌爲執鞭是公之精誠又能感乎後世之人心如此也則其當當時所以感雷陽之竹者豈不益信哉

王欽若丁謂是球

脫脫

王欽若丁謂是球世皆詆爲奸邪其時海內又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

謂以進事君者頗如是耶疎陰謀猜阻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
斥相諍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賊賄干吏議其得免者未矣
然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王欽若丁謂憂疎

柯維騏

王欽若為小官奏對稱旨及入樞府協謀天書丁謂任三司獻
會計且力贊封禪故官復龍圖閣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
斥相諍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賊賄干吏議其得免者未矣
然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一

王欽若丁謂

呂居仁

漢唐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
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
也用兵也而宋之日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欽若則謂
有釋禁囚丁謂則謂罷兵無蠻寇與君子之慶事何異惜其入
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政節勿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
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李沆王旦向敏中

脫 脫

宋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其奏
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一私請還靈州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相

位夫沆嘗謂王旦遷惠觀息人主後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
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
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紛擾世稱沆為聖相此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
王旦當國故父事至不暇有謗不復薦賢而不市恩拔罪輒有
而不費辭與升貶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
之備其宰相材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逐天書之妄斯則不及
李沆耳而敏中雖受贓物之賜以逐其汚頓避市相之嫌以全
其廉堅拒皇弟使書以免其累斥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謂
有宰相之風焉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二

李沆王旦向敏中

柯維騏

真宗倚任賢弼如李沆王旦向敏中尤專且久沆格後宮戚昵
濫恩蓋以道革君者乃若日奏四方艱虞一切罷喜事者建白
元城劉氏推許得大臣休誠知言也且守文多匡救謗不校薦
不市恩遂夏請求咸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沆顧敏中行端舉朝
咸若狂豈特先見不沆若哉敏中勤政理債求拔情與張齊賢
競十萬之貲清節畏焉嗚呼漢韓安國居杜黃案自苦願為名
宰相向非其倫耶

陳堯佐宋庠

柯維騏

宋初黨氏諸弟昆並登聲于朝竟不主公輔咸平天聖間乃有

陳平二家非云盛與省華名位由諸子以顯其家歷方
有威者政逆義佐相業似人然氣說教厚實律治休律當國
練習典收擅儒雅之望和能文多連白亦難為弟矣或問二相
優劣曰亮佐長者庠內逸事請誅仲淹其哉其弟憐才也

李元

玉整明

宋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對曰不宜用浮薄新進喜事之徒
此最為先望立好醴者告之以飲水齋養樂者告之以如菜執
知飲水不裂腸如菜不招過而養生之重要者也故浮薄之徒
進為基稿之本喜事之人用為敎亂之源唐肅宗用房瑄而自
以為兩京可復所引用者李揆劉秩之書生陳希烈之敗肝腦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十四

奎地雖悔何及焉漢之賢如賈生者亦鮮矣然改服色易正朔
文帝辭以未遑故新進者其至矣氣雄談固可傾一時之聽而終
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相孚者也况太急者其心
必太貪太直者其心必太詐太隱者其心必太險太容者其心
必太變乎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薄新
進喜事之人真是為有天下者之大戒也

李元

四方言利害一切報應

顧紹芳明

昔宋李沆為相四方利害一切報應曰吾居重位無補惟此火
以報國耳余始切疑之以為宰相猶天子理萬幾處海內群臣
百姓側足而聽治焉此惟庸身焦心以憂天下之不足而一切

利病或置不省是不慮後患哉或觀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
神宗士爭言利害天子為之掃除舊制更設官吏紛紜聒日
不暇給卒以禍宋然後慨然而嘆知沆之為慮遠也何者彼諸
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賈生之通達陸贄之忠說為生民社稷長
計也彼竇竊視夫上意之所嚮攬臂扼腕而爭於功名其言十

那一當而卒相者輒徇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與日不有以為
病者乎今之所謂病與日不有以為利者乎安知不有一人焉
以為利又有一人焉以為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歲
異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優之之道治之者
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應相天下之大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十四

慮也余以為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
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夫人主撫已成之業
席全勝之勢而負其英明之畧往往銳於從事而輕天下于一
試性有老成慮之君子沆沃而輔舉之抑其沾沾自喜之氣
而不挫於群小傾邪之日然後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
之慮蓋使神宗得沆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曰可以消人
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也上好目則下飾觀上好耳則下
飾聰聰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將意於法之外亦
不惜志於法之內百職咸舉而僥倖者寡矣蓋重古之徒爭以
刻意為相高安石是舉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也御

平世之民若養生者然可以糜肉而不可以藥石也海內平矣
憲度倫矣天下且相信矣與之期遲乎息澤休息乎無爲是以
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復更令易法以煩天
下此以藥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參以醇酒醉言
事者而民歌寧一故曰可以與民休息也劉季之主險阻艱難
備管之矣諸所建置事皆懲前慮後周詳精密而後來識者徇
以一時之利害遂欲改而張之以秋毫之小善易丘山之正應
祖宗之法蕩然而舉社稷從之已非君相獨運乎上距漢議以
繼國是則天下之敝必自此始蓋漢文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志
雖符至若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夫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十六

上不好大則根本不之慮專吏皆舉職則懼愾之政者法祖則下
知所守息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燕此四事者可以言相道矣
況之得爲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屋之士集衆思廣
忠益彼皆聖賢其治效章著者也抑何相左與噫是較其道焉
夫時方裕盛不可以清淨理道寬民不可以嚴柱誤周公孫
制作之柄武侯任計賊之權倖德輟暢軌與後游太平垂拱而
蒙成養者同日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擾之心而已苟
其以不擾爲心則幸而享其成以無爲治可也不幸而當敗革
之會即使功令日布聰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
原也亦何患其紛更哉不然後周公武侯吾固知其非事者

也

張濟死靈州

諸變

核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袤東山川其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入
可華焉者也保吉之倡必舉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
而宋人乃妄而棄之非精盜機乎使其時朝廷有傳雲少習聲
援機導不致阻乏則保吉豈能得志耶張濟刺血書於表而後兵
不至然後失陷卒實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遠塞防南人
不足恤牽流而亦爲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
致靖康備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田錫

呂中

人物論

二十八卷

十七

田錫在太宗朝屢言事而太宗親賜筆書與之委曲辯論周
悉如此宜其感激而益堅其操履也既權爲知制誥因咸亨言
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畫獻替爲已任雖死不敗
其節以此受人主具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掌疏自收置一漆
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主
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田錫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
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如太常恩置帝礪此則討功錫爵
之盛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期

先見之危以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用錫其爵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者之不得其入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壁焚燬臣以爲塗膏蒙血職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災理倒置災伏深人則謂人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意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种放

周德恭

种放恭逢聖世抱道自樂事違母命終身不仕易曰不仕王侯

人物論

二十八卷

高尚其志种放以之圓視一才一藝曉曉自鳴奔趨於桃李之門希求進用者豈可同日語哉

种放

丁奉

宋史隱逸傳所載者有推陳得所敗者首及种放按放以虛名流行遺除太宗其宗則從封大山從祀汾陰縣以逢道高術及後賜旌褒裝飾輿服強買良田親詬驛吏規奪原給惡在其爲隱逸也

魏野

張時泰

太宗之世有种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隱流也東坡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

林逋

張時泰

林逋所賦之時豈直自高其行哉將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爲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越宋問人物雖可馬子長亦當作衡官矣

林逋

丁奉

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趨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逋錢乃自嬾其妄誕而欲收賢入下之英傑即嘗觀野之辭召有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嚴敷聖明過聽許令愚守等語逋之臨視茂陵他日求遺稿猶當留無封禪書之句則二子之風節可以概見且準諸公矣

人物論

三十九卷

十九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柯維麒

宋真宗詎不謂知人耶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皆簡校置侍從仁宗踐祚相繼登政府屬羣獻太后臨朝正色敢言恥效群臣希合爲祿利計及帝親政始終一操蓋剛介方嚴之性然也嗚呼其茲以爲大臣與

魯宗道

陸大成

天人臣依阿漶然絀口日持懼備建之怒而示嚴惕各絀之嚴而卷舌循碌保位養威稍暗則社稷何賴焉惟剛腸勁骨之士而能被腹心見情懷犯顏觸諱苦口論諫雖至剖心碎首歷血流腸而不顧此真可決大疑而明大義可退大姦而弭大亂社

稷終將賴之矣當劉后之稱制和謀幸與心已駸駸曰武矣更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侯之廷爭其不正六龍之位者幾何幸有魯公之骨鯁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嗣君何三則曰夫姬從子彼方垂涎染指於龜鼎而吾邊有以校其口噎其喉使之欲吞而不下俾仁宗不為泥蟠之龍而為天飛之龍此誰之力哉則魯公之為也嗚呼非社稷之器孰當之

魚頭參政

陸大成

論曰國有社稷社稷之福也夫人臣依阿諛諛誠口自持懼雷稷何賴焉惟剛腸勁骨之士為能拔腹心見情懷犯顏觸諍告

人物論

十一

以論諫雖至剖心碎首瀝血流腸而不顧此可以決大疑亦可明大義可以殺大奸亦可以弭大亂社稷終將賴之矣魯未嘗宗道敢言真宗常書殿壁曰魯且及仁宗初參知政事天下稱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吾不記其他獨記明肅太后臨朝問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有邪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宗道執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曰如嗣君何乃止后皆乘輦先帝行宗道以後子之義引却之遂為故事嗚呼此可知其骨鯁矣夫武氏之問后之從違未決也得宗道而大疑以決千廟之請聊以啗大臣耳使一狗之則繼此而如曰又繼此而如武皆奸謀所伏也得宗道而大奸以獲從丁之

人物論

十二

義自文姜而來不明於母后者越千年矣得宗道而大義以明自是而劉氏絕覬覦之心自是而趙氏無動搖之慮國家俱寧屹如磐石得宗道而大策以安噫社稷功也魚頭參政之名宜其照耀於天壤哉且自古明君良臣相聚一堂圖畫機策則主賢其忠陳見惇誠則上然其信舉平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鯨君不聞逆耳之規臣不見批鱗之力何骨鯁之立之足稱也後世堂陛森嚴尊卑隔絕臣之視君如蛟知龍立能呼風雷雷漂蕩山岳而吾敢然之身若鱗鱗魴鯉惟恐一日而柱石崩於碣石為魚肉世主又往往徃徃其類瞶其瞶使不得達至平忠鯁之士憤鬱鬱結牽羣羣江魚之腹中而不忍食尤宗社之魚網於是策士之言曰號龍之珠可得而領下有逆鱗復又人犯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逆鱗噫人臣以龍鱗待其君必不以魚頭自待矣是故阿意順指諂諛而不言者腥焉若肆中之鮓當優將卒歲循然而不言者洋焉若涿中之鯢魚遇事激栗口將言而噤嚅即言之而不盡吐者鳴焉若轍中之鮒魚魚頭參政可易得乎哉昔孔明起卧龍之餘結魚水之好宜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乃東征之舉不能沮使先主敗於陸遜若白龍魚服卒為豫且所困也孔明得君如此猶有未盡言者乎而况一鯁生事一女主乃能舒骨鯁之患止暴怒之漸決大疑獲大奸明大義定大策有社稷功焉魚頭參政之名宜其照耀天壤矣宋

初承五季之後士氣漸廢至於金魚之餌惟恐一鳴輒斥之爲失水之魚也是以敗言直諫者鮮至祿王王禹偁因錫之徒然後能揚聲最類以批人主之逆鱗而人主亦往往優容之於是直士朋興而魚頭參政爲之首當劉后之稱制也邪謀事興心已翳翳平呂武矣使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爭則頭角就而風雲生其不正六龍之位幾何哉而幸有魯公之骨鯁也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劉君何三則曰夫死我于彼方事凝寒指於旄門而吾邊有以披其口噴其喉使之欲吞而不下在劉氏也不爲接尾之魚而爲點額之魚在仁宗也不爲泥蟠之龍而爲天乘之龍此誰之力哉則魚頭參政爲之也

人物論

卷八

七

可謂社稷臣矣厥後明肅既殂嗣皇喪政希遊幸屑玩好趨然有臨淵羨魚之治焉覽文網弛法禁即然有察見淵魚之戒焉以輕徭薄賦厚民生而閭閻樂無勸魚類尾之勞以忠厚正直培士氣而真儒輩出有鯢魚變化之效至于忍燒羊却蘇軾即古懸魚之守不啻于此焉四十二年之間天下既脫有豢魚魚躍之景象而士之居臣亦得以春和景明相與賞花釣魚爲樂也誰貽之哉向以魚頭參政則明肅之爲呂耶爲武耶未可知也仁宗之爲武帝耶中宗耶未可知也而安能見此太平也哉信乎造禍於社稷者大且遠矣宜其名昭天壤乎雖然亦真宰之功也後漢唐英主如武知文知憲豈不亦饒稱納諫耶如

襄陽之守一麾絕望君門之與鑄日舍之翁一怒幾賜匣中之劍賜潮陽之刺一行幾絕驪步之曉腹使官宗如若傳也參政亦金中魚耳乃書其名于殿壁而亟權用委任之俾之番紳正務以成此社稷之功其視太宗之任呂端不釣之卓越千古哉噫此自古榮鱗附翼之主致想於龍吟虎嘯之期也

王曾

陳 極

大臣之功能操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權發者爲可也蓋操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發是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實有大功於社稷也丁謂賦性姦回奸行謀篡竊魚日盛凶成日比仁宗以幼冲之質而欲當國步多艱之任不亦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於王曾之去丁謂也

人物論

卷八

七

王曾之去丁謂也

高瑒克己名爲窮

柯維騭

世言百虫皆能化惟人不能非也高瑒危殆召召並少年無賴亡命異日脫蟠果運功顯而身榮矧皆有子大其豪宦亡賢后又焉之自出乎爲窮者於草澤名與處庸庸庸矧乎懷敏不逮一家遂止蓋匪猶得爲爲危中危所排而身功無礙郭達亦料必敗其死微弗避后矧罕儒曹尤實之流耶

人物論二十八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九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仁宗

脫脫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麥穗穗庭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上帝祈地爲御苑帝曰吾本先帝苑園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然私嘗服辟澤雖常食粥不用繒絕宮中夜微思所燒半戒勿宣索恐膳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體旣省皆令上嚴歲常沽十餘吏部選人一坐夫人死罪終身不遷前諭輔臣曰朕未嘗草人以死况敢監用辟乎至於夫人犯惡極少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嚴警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翰附而任事人物論 二十卷

仁宗

柯維祺

自漢以來稱守成令主必曰文景豈不以仁厚恭儉延重熙累葉之澤耶有宋仁宗果何愧矣帝在位四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增飾燕私常服澣濯者令諸州旬上雨雪過水旱則落繕禁庭或跪立殿下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大辟疑者皆上獻嘗謂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以忠厚待士

夫以至誠待夷狄視累朝不加假使戎乃若稽古右文表章學廣爲正學倡斯又景所弗逮若獨惜開雕化缺不能復三代之治也

仁宗

顧允

仁宗即位始馬恩出太后既爲政出大臣呂夷簡顧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且又屢遂言事者以針天下之口致天下譴詰古數箇不敢中一喙者將二年恭襄四賢不肯之詩要非盛世之所且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吏咸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官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興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實恤民力以憫人窮中夜思一羊之費私服澣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刑慎丘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而仰畏天俯畏人之意昭然有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而兼賢之進茹夢斯拔小范老子主邊事鐵面御史專彈劾黑王相公在樞密閣羅包老任要府富鄭公善北使之張韓魏公果而賊之膽歐文忠變時文之怪秋武襄成廣南之功濟濟智者出謀材者獻力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以其培四十二年仁澤是以遠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葉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勢手不指揮口不煩言富與地倖草與天並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咸路祭巷哭感動歡歡其生也

蔡襄王素余靖

宋史

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聚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官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居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是有以也夫素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策敵卒收功名素任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嚴劇再為滑州進民老幼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孔道輔

丁未

天聖明道間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太息也主盟國是

人物論

二十九卷

者幸有陳官孔道輔劉隨曹脩吉皆端人正士而道輔尤為標首及帝廢后引議懷恨綱常類以扶植者多矣道輔父易勛以清譽聞于宗翰以治理著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遺澤乎

楊億寇準劉筠薛映

柯維祺

自古負高才能文章者率不能有樹立若楊億劉筠並擅一代文宗而擬擬大節蓋效世俗浮沉以邀榮利此豈恒得哉均陷富人之謗乃同姓不避嫌所致以彼制章號寢達生俟死尚復何求乎是迫臨藉書會命躬負道不為貴勢屈楊劉之亞與薛寇苟非私忿思德其文學吏治亦豈可少哉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宋史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勤正清約皆能制情名器裁抑僥倖然有大臣之譽焉宋之賢相莫盛於其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宋史

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藉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細免隨數遺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善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其最優乎

人物論

二十九卷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新編

龐籍王隨二人者寬嚴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為宰相乃弗滿人意蓋漢黃次公之儔與晏殊喜薦拔時賢章得象渾厚有容並號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裕益無助哉

評章得象龐籍仲淹可謂渾厚有容耶

田錫王禹偁張詠

宋史

偁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二人者躬膺艱難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後果符其言而田錫與張詠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隆褒命以資其直操與安撫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朕任蜀君無西顧之憂其被褒與如此

然皆就轍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田錫王禹偁張洎

田錫仕太平時屢上書極諫常有朝夕之憂謂晏治世危明主非即王禹偁直躬鯁論與錫名齊醇文典學乃餘事耳張洎以嚴爲治勸績卓爾而遠不忘若諸除賊臣之疏天下快焉惜諫不大用禹偁不見容錫僅得諫議蓋獨立者多齟齬信道者輕榮利仲尼曰吾未見剛者三君子近之矣

呂夷簡張士遜

宋史

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頭可紀而人物論

二十九

五

依違曾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象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爲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邪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象之盛末之有也

富弼文彦博

宋史

國家當隆盛之時大臣必有耆父之福惟其有餘足此當世實勝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矣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近來朝仰慕風采其德望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退居朝野倚重無量而隆弼彰博相繼以老憐人無忌言賴濟督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經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富弼文彦博

新編

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竈驚旌旗幢麾降于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黃澗淵之策契丹請盟而弼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軍非天欲放民俾數十年免於丘父之禍與文彦博丰采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在山黎黎不棟元夫鉅人之爲人國重固如此矣夫兩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並相允偃輿情後之識者乃謂弼懷顧慮少建明彦博膽大不能畏人物論

二十九

六

李燕

前監諸國史至富弼公來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悵悵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怙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弼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爲之改容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折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以屈

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致愛其死之言藥燦乎與秋霜烈日華嚴推是心也軍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萬難在而而有所不遜雖在言重幣而有所不能屈嗚呼雖士之良

使何以加諸

狄青郭達

宋史

宋至仁宗時承平且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郭達兩人耳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昆侖一舉頗有奇功及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對青懷敬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號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達其長又河尤馬

狄青郭達

新編

仁宗以來元昊桀驁爲邊境患故廟堂加意軍事而行伍累功卒著宗顯若狄青郭達先後登政府尤推名將二人均有知畧最後廣南得傷交趾無功蓋有幸不幸焉青行至吉會瘴霧昏

人物論

斃三十萬兵冒炎瘴物故大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狄青

劉定之

將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繫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誅矣疑焉蓋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多故古之法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王其後敗于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爲勝以弱爲強與晉爭霸僅行於江漢唐李弼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宋曹彬江南之功亦本於匣中之劍與王之時大率然也今狄青斬陳曙而知高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且平見稱於韓范二公也

韓億

脫脫

王稱曰昔象安未嘗以贓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量平後見韓億不悅權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逢適於同維適於正績適於嚴鳴呼維其賢哉

韓億

柯維祺

有宋大臣閹閹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億諸子雖不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耳考仲淹好施與爲狀尚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於盛世斯非是使勝卜丙士之必

人物論

丁奉

包拯趙忬

古賢臣多矣皆非庸人孺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論嚴明者輒云包龍圖論廉潔者輒云趙清獻所謂民到于今稱之其二公之謂乎夫嚴察者恒苛刻包則寬猛之相因廉介者恒矯激趙則忠厚之是尚此二公所以爲賢也

包拯奏錄序

周瑒

夫宋仁厚之治東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踰位越級率自龍門遇而爭爲激切以自矜詡故考其言敢諫人人能去而誕漫諱諱狼肩擢撻致國是蕩然靡所底定愚竊以爲過云迨仁宗虛已蓋下言者益奮而進言義日益垂矣獨孝肅持議一

本之至誠歸之忠厚蓋庶乎謨謨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慮也故自釋褐至優政府而仁宗倚眷如一日其言多錄用焉夫權於輕重之分也酌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之漸也此謀言之義也不容諍也孝肅於是乎有取焉故國統不可以不謀議太子貪冒不可以不諍議去苛虐民隱不可以不以不諍議大形迹監司不可以不諍議革冗食僥倖不可以不以不諍議節用財用不可以不諍議革冗食僥倖不可以不以不諍議絕內降禁蔽不可以不諍議屯封駁恬退不可以不諍議限年致仕天戒不可以不諍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權稅刺舉諸議是革革較者不容以不諍也其體國者之言其公其嚴以至

人物論

二十九卷

九

孝聞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猶尚能誦其姓字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艾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哉

趙作 鐵面御史

屠 隆 明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君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閭閻故必屬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靖敵于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諛諂以偷祿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義植於天性

者曷能獨持風裁以伸寒謫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遷仁宗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凜然號為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聞道斯其無負諫官之職哉哉卑猶古無所謂諫官一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諍言為之設置諫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座和顏色以采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諍於市史在前書過錄其諍諍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諍諍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遠風濤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諍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

人物論

二十九卷

十

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革閱廟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推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傳學之任錦衣多服鐵面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朝綱而肅憲度相懷諫草而堂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為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心身御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兄天子威重於嚮選舉重於千鈞不足以及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始有啞聲蟲嘶嚅嚅嚅以取

寒矣梯清猶如脂如膏以資益奴顏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鞭下之駒抱棄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耶永者流黨於王氏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恭諂之名斯蓋奸人之本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臣方度銀臺執轡焉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閻道風犯忠貞直諫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嚴毅而不病於大剛法歷陽之博擊東顧之觸邪類屈軼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者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人物論

二十九卷

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傾依馮龍靈為城狐杜鼠之勢常塔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視鐵面則落胆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面之威嬖人倖幸出入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憚於鐵面之勢鄙夫儒士鋒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昔者及顯穆淮南之謀二鮑飲會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綱者理輸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量捨棄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閻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遺乎哉孔子曰操也欲為得剛又曰色厲而內荏聲望蓋之

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為剛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為色厲內荏是所謂主表而石中者也羊膺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能扶宋公之僂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稹能勅內侍之奸而不免敗節於貶竄之後劉惔能碎王階之旨而不免朋附於八閹十六子之鄙韓瑗能按將帥之職而不免毀志於敬伎之手豈不為勢屈不為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為鐵面也清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為矣必有龍逢之忠肝者能為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為之有東郭之貞安動骨者能為之閻道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人物論

二十九卷

其不為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且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親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勵而天下有以備其威號謂清獻公之剛而易為者哉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若死矣也臣亮彰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其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憾折摧自非烈人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難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典淵鑒遠授范而正氣銷磨以蓋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宗驟來和易客受直言當其時皆庸介之敗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權之鐵面皆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為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閻道之

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虐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包拯與趙鼎唐介

宋史

拯爲開封其政嚴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拯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帝終於魏徵觀四臣曲諫變亢逆心或不能堪至西仁宗容之無訾誠盛德主哉

世孝叔問

介子

介子

難進義問

包拯與趙鼎唐介

新編

人物論

三十九卷

十三

包拯與趙鼎唐介並以清操直節重乎時拯林爲政歷而能恕其惠不亦博哉奎料王安石於未用可謂善觀人林之退介之死皆以安石故殆塞塞能躬者耶

張昇趙鼎胡宿

柯維騷

張昇斥貴妃柳宣侍沮內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執諫其忠直乎趙鼎仁乎盜賊義行於僉友其不校歐陽脩力爲辨誣以全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通天下之學世號鉅儒至於振溺活萬人之命作及子孫宜矣

韓琦

宋史

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

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稽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相位宜矣

韓琦

新編

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寧黎庶豐樂且再定大冊調酌宮闕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姦險自爲學士帥導仁宗已屬意納用遣使諭之曰卿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知人也神宗之知弗逮而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寧惜哉

韓范評

沈灌明

人物論

三十九卷

十四

當宋慶曆元吳毗舉金師屢擾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昇泰六十年繼遷父子無廢不以和請而鄭延澤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延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軍兵諱時界壕經費日廣士氣日蹙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高未遑范則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挑禍敵衆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擇利脩築糜貽以徐俟其累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平之論戰則劃平有三川口之敗其疎有豐州之敗其懷敏有定州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嘉祐以二十五萬之衆而和終宋之世常爲異國後世倏成敗者又率有范而左韓石范者以爲善舉彼已休兵息衆常備關亭而無遺鐵亡矢之勞

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時論衆盈無事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使敵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韓輩者貴依其神品而緩近尙事後成敗可亡論也元昊父子以叛迭陰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綬陷陷清遠破西原狼狽將吏奉命蕃漢僭號敗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史欲苟且姑息疑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對華夏之氣哉戊午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一字不獨貽廢肝之恥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善且當時所謂不伐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人物論

十九卷

十五

削大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倘魏公信之而今魏公父任之矣有謀制之任福耶吾徵曰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率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思哉計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之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聞威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公摩小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最簡之群賊遂使其後靡所能仇非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言非際可爲之機當幹蠱之會最極

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己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雖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死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及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存特里其待萬全以舉而不事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二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黨孽遂并闖關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宜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十九卷

十六

韓范經畧西邊始末

沈一貫明

元昊之先夏州人拓拔思恭也唐時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鎮銀夏綏靜者五州而世有其人唐太宗時其孫繼遷內附賜姓曰趙保吉子德明德明子元昊多智習兵教諫其父臣宋非策也至是仁宗寶元二年乃當是時元昊已併喃斯羅者唐諸城蘭州諸蕃悉有夏銀綏靜等黨蓋會勝耳延瓜沙肅諸州地二萬餘里申婚姻結好河東諸蕃德共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興慶諸州而延州者夏人出入之衝也地瀕昭隸土兵戍防而

范雍懼且易與於是元昊詐殺欽使抵城下敗李士彬劉平石
元孫三帥之師會大壘引去時其破先已與維分鎮涇原陳固
之謀而韓琦自劉遠與天子論西事甚悉宰相呂夷簡推數
知越州范仲淹於是雖既貶則以琦樞密且學士兼經略以副
畝而仲淹以延州為意遂自請延州先是邊兵冠至則官守者
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開州兵得八千人六
以訓練量敵聚出戰偷米平等皆而用世衛軍城官制以
城賊衝又大興宮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回河中租稅徙兵就食
邊賊之害於是邊民相連歸業安人亦不敢窺延州失仲
淹又上言關中無備有如賊乘虛而入而兩川貢賦非太倉粟

人物論

二十九卷

七

也京師不得高枕矣宜飭邊將為持重計又嘗關中兵令寇不
得深入即寇至入壁保令無所虜掠而已此完策也會元昊寇
鎮戎敗劉繼宗兵遣學士趙宗憲詔諸軍練乃令琦畫攻守二
策馳入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師仲淹不可奏曰正月寒
豈可令我師暴露不若按兵觀變計臣稍以恩信招撫諸羌
進城麻昨牽敵人屯民營田為持久之計即欲出師請留延二
路以備招納琦亦奏兩路並進尚恐無功若留延以牽制為名
使委涇原孤軍當敵非計明矣詔仲淹與琦計之琦遣尹洙就
仲淹議而仲淹終以為不可琦又奏言仲淹意在招納而臣意
賊雖衆不過五萬我諸路兵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可必

孰敢阻滯自守總師置財生敵人吞我陝右心上復詔仲淹
曰非臣怯願戰者危耳有如失計恐更煩歲月也且橫山蕃部
寇多兵少火則難進多則難久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琦並
心本朝豈故異同勇怯哉頃之元昊納款仲淹仲淹今果去帝
號即可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蓋賊厭諸將
而自行迫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城琦檄鎮在萬人命任福將之
今趙德勝皆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口苟違節制有功亦斬時
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軍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
大敗于好水川福死疎救賊兵則敵尚在本常聞也奉奪
官而已然元昊由此愈不遜若書仲淹對使策之大臣以為仲

人物論

二十九卷

十八

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聽其常朝上不許其年夏人破澶州要
疎罷於是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涇
原驅騎鄭延時其人早傷稼元昊復遣書仲淹約款仲淹亦復
報之藉曰許也已而元昊果大舉寇鎮戎軍原副將葛懷敏
敗績于定州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仲淹自邠涇來援賊
乃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杜也仲淹請與琦同經畧涇
原琦仍兼秦鳳臣非環慶將用並進漸侵橫山以斷賊臂願詔
龐籍兼環慶文彥博領秦州滕宗諲領慶州以成首尾上執帝
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西路之事開府涇州此兩人名重一時
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賊聞之始落膽失然賊雖數勝而饑

健察機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請款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
稱臣而不名魏勿治而已明年琦仲港召還政府其后仲港與
富弼同受命行邊得專用事西卒卒琦因和諍誘首降降城經
州遠勢尚故乃出判宋興軍卒存絳州西境復軍論曰古以家
保命世者其計畫亦憂憂卒不相入哉夫元吳雖善兵何嘗不
畏人攻群潰計諸將當我疆場無已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
諸將常備備自元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憂善戰者制人
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吳操之而中國能與論勝有耶倘中
國有能制吳無令吳亦備我吳從最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
韓公琦之所為計也范相特重有休事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

人物論

二十九

十九

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博黍戲小兒卒為中國用城
大順城及細腰胡蘆諸皆附明珠滅械等族環鎮道得不桀倖
聲秦降善早其執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
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偏裨為解大
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計者哉乃若次第稍
定武備漸脩斯又破此朝食之時而今身竟得請去不若則能
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若吳也坐失機宜可為嘆息夫始如康女
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
無一當之者天耶於乎惜哉

韓范經畧西邊事始末

王喬桂明

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吳寇延州延州者夏人出沒之衝也地
瀕岩踞土丘築勢范雍又怯懦以謀元吳竄兵乘勝抵城下師
皆敗績會大雪自引去韓琦初還自蜀論西師形勝甚悉宰相
呂夷簡為知越州范仲淹可大用遂送琦樞密直學士進仲淹
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畧以副邊陲云仲淹以延州諸將多失
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邊兵各營鎮寇至則官軍有先出仲
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此所以敗也夫開州兵得萬八千人
分三將訓練量敵衆寡出戰倫永平等皆城背背以城衝與
管田謀接邊兵就食以省輓輸慶曆元年正月詔以仲淹言
塞外大寒宜使秦深城馬疲人饑其勢易制且附延密邇靈夏

人物論

三十

三十

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觀變許臣稍以恩信招徠率制元吳上
許之仍詔與琦同謀乘便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
大創賊若鄭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遼原孤軍嘗敵非計帝以
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危事也當謹守
觀變不可深入琦復奏曰仲淹意在招納臣謂賊人寇不過四
五萬吾諸路重兵二十萬若鼓行併出乘其驕惰必可破上終
難之會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之琦曰無約而
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琦乃
遣鎮戎軍盡出奇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任福行之令趙德
勝若出賊後奪其歸路且戒曰勿違節制即有功斬矣福輕信

謀傳陷賊伏中大敗於好水川賊敗散兵得琦機於福衣常聞
白琦無罪止奉一官元昊既敗福軍各書悔悛慢仲淹對使焚
之大臣宋庠等請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請斬仲淹杜衍曰
仲淹志在招賊忠於朝廷何可誅罪畢其力上方降仲淹知羅
州初元昊誘虜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仲淹
至即即素行過以切實慰諭諸羌聞其入馬為立條約諸羌親
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西北馬舖皆在賊地腹中欲城
之度賊必爭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之密引兵至其地版
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將以三萬騎來攻仲淹以
今勿退已果有伏大順觀城而白豹金湯固不敢犯環慶自此

人物論

寇益以慶曆二年十一月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夏邊原並
駐涇州琦薦奏鳳皇巨無環慶有警則擣角而進互相為援臣當
與琦鎮兵還將勦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上是
之琦與仲淹在兵間久號今嚴明愛撫士卒諸藩未有推誠相
接戚感是展成不放輒犯邊境慶曆三年元昊更名暴骨書言
稱臣上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即戰代之或曰韓范
二公宋一代偉人也其終身西夏議論輒不相入乃其威名威
足以服敵人竟以成功何哉曰將者度彼已以奪勝者中固
承平滋久鑽紳大夫不開將畧士卒又怯懦不可以遠試勢固
難於求近効范公之招徠諸羌懷備我備其具得效蓋吳師環

經城靈樞中原非礪鈍傷勇期一大懲創以伐貽宋室則中外
沮喪杜根奉生之應深夫韓公之力王政伐振續銳數年提兵
直趨元昊於興州如下視周鼎蓋壯猷哉兩公見若乖輿然同
心相濟情心不萌卒致元昊敗蹙不煩血刃功若泰山並流大
壘何其盛也然仕福之敗舉朝皆以此咎韓公而元昊之優言
在倖被焚也大臣且欲置范公於大辟當是時兩公勢益發及
殆矣嗟乎十抱忠智欲戮力効庸平遠疆以圖重不朽者非類
主上之知矣益哉美哉哉

8 韓魏公不分善惡忘白黑

李廷機明

人物論
黑白之在天下有分而落以亂有不分而適以分者此

不可不察也世之君子但知分之為分而不知不分之分于是
往往立門戶樹標幟白別太過其始也君子為其氣以待小人
而其說也小人亦逞其技以角君子我以為為白彼且以彼為
白我以彼為黑彼且以我為黑至于是非倒置白黑混淆天下
卷卷大亂則分別過也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于謂公是以不
分分之者聖人譽勢至大至裕蓋亦善惡白黑勝有消長之
一大機也聖人所以分別扶抑其間意豈不審乎夫夫之
九三壯頤也而目有眵垢之九三含章也而目有眵自由此
視之示忿嫉之形者則眵垢之隱存也視之意者收眵垢之功
夫君子不務特之以所鑒之以體而區區為善惡白黑之為分

別也。不亦過哉。唐虞之際。九官岳牧。濟濟良農。而庸違圯族之。大蓋亦容乎其間。是夢諸。宋絕不與爲伍。而帝亦不亟亟而去之。俟其罪狀既著。而後誅戮。加焉。帝豈之登摘之明。皇夢諸。賢。冀激揚之節。然不過分別者。誠據壯頌之凶。用含章之術。而東漢諸君子。車爲名。高互爲標榜。其也。俊。其也。領。及。其也。其也。宗。吸。吸。于。月。日。之。評。而。沾。沾。于。龍。門。仙。舟。之。記。裂。此。露。幽。射。核。太。至。遂。釀。成。黨。錮。之。禍。往。行。相。枕。相。推。青。領。既。殒。漢。祚。亦。亡。嗚。呼。彼。其。始。固。亦。相。矜。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詎。知。其。禍。之。若。是。烈。哉。蓋。君。子。之。名。不。必。君。子。而。後。知。好。而。小。人。之。號。即。身。爲。小。人。者。亦。然。然。有。所。不。舞。居。之。心。而。開。其。翻。然。自。新。

人物論

二十九

廿三

之。略。則。小。人。或。可。使。爲。君。子。至。其。甚。不。可。化。然。後。伺。其。瑕。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去。其。累。而。不。窮。治。其。黨。故。生。獲。而。獨。安。狄。死。而。城。完。大。奸。既。脫。而。天。下。晏。如。則。不。分。之。所。以。爲。得。也。語。云。山。鼓。蕤。疾。國。君。含。垢。夫。少。年。盛。氣。褊。心。淺。識。之。士。常。與。小。人。爭。于。聲。色。唇。吻。之。間。徇。情。悞。之。小。節。忽。昭。昭。之。大。禍。惟。夫。老。成。明。哲。長。慮。却。顧。事。有。所。必。不。斷。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其。名。之。榮。用。脚。爲。明。推。附。庸。衆。閭。閭。醉。醉。而。社。稷。賴。之。嗟。乎。韓。魏。公。者。其。人。已。

評 不分之分。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見。

范仲淹

宋史

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仲淹諸賢無愧乎此矣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直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躬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此豪傑自知之審鎮如是乎攷其當顏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主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目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改應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其遠當時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諸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統留父哉

范仲淹

王士性

人物論

于公

廿四

希文方在諸生即以天下爲任憂勤繼志何堅也先憂後樂量何宏也故從學於戚同文講究政理夙夜不休及在制上宰相書尤慷慨以樞相履此而在位則百官有圖四論有獻幸夷稱敢諫矣疏河導湖救楨內降幸夷稱敢爲矣是以節鉞一臨靡然屈服兒乎有訓練六將之規有積儲百羅之備豈非遠之歸而不疑對使禁言而不懼細腰胡慮諸建而不止由郊溼以援定川而不銷聲等其聲首足以寒覆寒之膽而奉之氣且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又曰非知大范老子可欺此一范破膽之謠所由起也其爲甲兵豈不壯哉故尉儼裝裝華蓋敗武成斷木組弱復真敷朱樵紋師喪吳光分師楚秦本范爲創具師

潰叔敖棄羽鄧兵校若斯乎申兵之在將也况乎宋室廢家盛而武備衰甲兵之弱戎且生心焉胡非有威名之將起而臨之其何以解敵心而固封中乎傳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真知言哉

歐陽脩

脫脫

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世盛衰而藹如其言曰雖如其光燄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刻漢晉魏而盛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盛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視百川之顛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昭翼天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徒用矣脩亦不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哉

人物論

六十一居士傳

六十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穎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二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馳名者乎而舉易其號此莊生所謂影影而老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鼎渴死而名不得逸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

於柱而不驚雖饑寒於洞庭之野聞大戰於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於五物狀雖然吾日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俱歸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累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極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

人物論

三十九卷

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說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會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百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使何道哉

歐陽脩司馬光

劉定之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其脩實治通鑑自爲之序蓋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譏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重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定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由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寔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漢祿是也竊謂輩雖與脩

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量如倫義舉優宜尊勳惟世倫有以渡
正爲不當別議事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
自哉曰哉自是議發於政府而群言交攻惟倫之歸咎謂言也
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道英宗以忘所後之人皆先帝
而諫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義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
倫洋無辭其言焉非倫又參大政當輔相位夏謂觀觀之心
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
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所謂生父敬
儒爲皇伯柴世宗所謂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王之
非欲以表正其前日濫議之爲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倫之

人物論

二十九

廿七

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者宗經而倫論述尤多愈惟論詩教革
昔纂史而倫等則愈於愈惟順宗一錄客衛聖道於澠微塞絕
之餘皆關異端不群趨衆附之際殆焉學者有能抑揚之也至
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倫以濫議爲紀鑒之繼職良幹之末朽
焉不察其本義言可及哉幾微功名重累多一念一動而用之以
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量平其外者惟憂乎其內無異
乎其未得者惟憂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兄乎此矣所以然
者光之學以謬爲主百不妄語人故也

英宗

脫脫

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或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總統

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臨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
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集思
表雖以疾政不克大有所爲然優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嘆至
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唐唐魏王秦魏魏神聖屬搖奪嫡遂啓
禍厚誠何心哉誠何心哉

英宗

柯維祺

每讀宋本紀言至於厚陵之享國弗永未嘗不掩袂嘆息曰嗟
乎盛德主也天吐珠於澤其誰不合矧大寶所屬固讓將終身
雖經禹受禪何以尚茲及踐位臨政必詢朝廷故事與古治所
宜裁決常出群臣意見表其明麗又如胡天不欲延嘉祐之澤
人物論 二十九

廿八

俾弗克大有功爲也此豈解之屬宗何要爲順宗繼體重慶而
帝一傳後幾矣豈豈不亦可惜哉

漢辨

度道南明

子大叔曰禮也者天地之經上下之紀人之情也理之弗可易
者也是故情以表微紀以別尊經以叙宗則天下之分分而序
定不然本仁以率親忘親匪仁由義以率祖忘祖匪義糾糾紛
紛美以義爲果仁宗育機王又釀之子宗實字官品以嗣厥統
是儲副之名不爲不父矣兼養之恩不爲不深矣歷即位通欲
崇所親以厭讒者子曰英宗于是不經矣當時建白諸臣奏
言每展瞻親王恭司馬光以爲宜尊爲伯王珪以爲宜尊先朝

待期親尊屬禮歐陽脩則引喪服記以爲當稱考適復立議二
篇釋之韓琦適以爲然如鍾如譚如瞻如純仁如大防如堯俞
輩適不以爲然然則易爲乎辯辯之者重宗和之說明昭穆之
序弗容弗辯爲也或曰聖人本人情而致治禮以人情爲田歐
陽子推之豈有親也禮不敢齒君路馬駑獨有罰而況君所生
乎推之繫有君也有親則恩從親始不可不尊有君則令自君
制不得不尊君且親歐陽子何許焉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
子爲宗繼別爲稱父子相繼曰世兄弟相繼曰及同禮之恒經
弗可易者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兄漢王於
仁廟兄弟也以少宗之子爲太宗后則承正統權主勢子神靈

人物論

廿九

者我世胡爲乎居義以伸恩且輔君監國無金索秋難之憂主
曾承祧非草昧竄立之比則君我親我者固有在也是所當辯
者一也或曰義以輔經情必由秉公義勝則庶私恩私恩勝則
天理或幾乎息是以君子重遠天而大報本詩曰昊天罔極記
曰孝莫大於嚴父言重親也如歐陽子之說義其爲不可曰非
是之謂也昔夏自仲康繼太康有繼不降兄弟者二簡自大庚
薨已太戊外子河曹甲沃甲繼庚小辛小乙繼甲庚一兄弟者
十有一周至王季之弟辟方臣主之弟瑜兄弟者亦如及昭世
其昭穆世其穆未聞私小宗以奉大統矣宗既爲人後而私其
親則自臺祖而上四親之補格其職與承自神宗而下十世之

基業其時與開是所當辯者二也或曰服以隆殺稱以崇卑
別服弗可越越次則乖名弗可悖悖名則緣歐陽子所謂服可
降不可及其義極可盡非耶曰廟定則服定服定則名定名定
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定春秋魯曰八月丁卯大有事于太廟
我君僖公晏弗審曰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說公羊高曰逆祀先禰而後祖報報亦曰無昭穆是無祖也胡
氏達之是以有世及之論夫僖以兄而上弟以庶而先嫡猶爲
不可而况漢王以諸藩而居仁廟之正乎乃若服制爲人後者
爲所後者喪三年爲所生者墓此不易之定禮而漢王曾不之
然是所當辯者三也或曰漢宣靈有外以入授神曆唐中書省
人物論

廿九

南以上唐漢宣靈宗外無所授內無所居其視宣靈中唐何如
曰宣靈悼考靈稱孝宗當得廷紳不惟不能匡救且將順之中
庸則兄弟不相爲後祖神是而宗大皇帝者也乃若光武之不王
南頓君昭烈之不帝魯陵王聖公二代以下所僅見其志固可則
也以英宗之賢明魏公之忠亮通維翰是役而諸臣之議置之
勿顧卒假母后手詔封漢王爲懿聖護聖仙游並稱爲后肯亦
應定陶丁傳之隨耶不惟不能上嘉三代而且自盤于光武昭
烈是所當辯者四也脩既倡議以隱其相而又堅執以諒其君
雖有多才多藝安足謂哉言嘗以爲天下之事情與義均情然
而義或不然君子以爲不欲寧全情而從義義然而情或不然

君子以爲然則顧義而思情夫疑行無名疑事無成欲突疑以示無已則有一焉程子曰別立森稱立于主祀則于仁宗無刃孝之熾于漢王無盡絕之理是故入之情也上下之紀也天地之經也紀端而經明經明而情順情順而天下之分分而后足則統罔弗正斷罔弗秩緒罔弗承不假多言而固是章矣又易爲乎辯且疑焉

劉敞

脫 脫

劉敞博學雄文鄉於遠古其爲考工仁祖賜是疎謚上既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恨爲哀蓋所笑此章章君爲容悅者哉邪雖陳俊文埒於敞本世微子克肖世稱三劉劉聲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勝阜能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聲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卷

黃中 鄭賢 元直 輯

神宗

脫 脫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待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岐嶠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謨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長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乏不治官室不事遊幸屬精尚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戢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耻未有所當遂以備見曲學起而棄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恟恟騷動動輒流涕者屢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神宗

神宗性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遠奸以膏大有爲之志則康哉之歌可坐而聞者奈何以不曉事之王安石越次入對而使新參待志乎蓋嘗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顧謂君不棄舜治不三代不止也而安石惟虛名無實行強辯堅志以王敦之相秉李林甫之恩懷方正卯盧杞之叔祖泰弘卒之智執王莽之見行傳吳吾商鞅之術人言不覺變亂舊制害

同惡莫不近人情范鎮諸人以新法罷而老成人不恤其求數
求諸人以新法罷而應寧三舍人逐其經類諸人以新法罷而
憂議爲之一空矣表表善長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知處
星而其所用者笑罵之鄉結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廟僕之
王珪龐大之尚並家奴之薛向陳師瓜牙之張瑄卒定相典手
書日設客贊其史後樂狐媚區處奉行致天下嗷嗷若蚩蚩之
啾啾最者嘆於賦詠商者嘆於道路而窮民憔悴之狀僅達於
卿侯流民之鬬帝方目安石爲今之古人而不察其優養生亂
天下者固臨川之龐眉也且又攻擾交趾擄怨西夏而禍天下
於兵戈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而割七百里地以昇遂俾甲兵純

人物論

三

二

敵窮困生民欲相拯濟交趾難爲日嘗嘆其是而安石之術左
矣福建子之書悔之何及吾以是知呂惠卿等誤安石安石誤
帝而帝誤萬姓也倘聽則生姦獨任則成亂執謂亂天下者
而又非帝耶

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宋史

公亮靜重鎮浮綠建典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言
官即者直嚴然皆然術任教公亮奏琦專任存王珪石以聞之
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相處如此豈誠心相
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救正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
天下嗷嗷思有所未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觀石何至贊事以

死傷說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家身國位於世何所重輕而陰
正人以濟其愚矣之謀鄙大可笑事若也要說

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新編

應寧初韓琦罷相實琦亦不久于位而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
吳充王珪相繼秉政公亮奏琦專任薦安石以聞之及安石被
眷與法度一切依阿爲子孫計升之在樞密主條例司說得政
乃與爲異適以彰其狡謀耳充不能引退書亦多辭若珪則惟
務順旨固位至蔡元祐以追正人何快國之甚也天琦貴知安
石而獨不苟爲同議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即用必不獲
售其術而公亮輩亦必無以濟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慎與

人物論

三

三

即韓陳葉

宋史

應寧行新法雖建及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遂逐引退何其
見幾之明耶即經嚴論則切指綠民軍書而法行獨憐憫欲求去
至若迫不堪弗恤也葉春起海隅處亦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
心民事死猶不已難哉

即韓陳葉

柯維麒

鄭耕之稱申科也仁宗先期發春稅天猶得忠孝狀工舞後衆
皆款納不肯脫隨以國事責謂之忠孝非即閩士自好楊以前
鮮知性命之學而葉挺出流俗力爲之倡觀其論列權臣加意
民聞利病益定議無用者歟

張方平王拱辰

新編

張方平初仕仁宗已被眷屬奇才也司馬光謂其文章士之外無可取且目為會稽蓋包拯亦嘗有言云王拱辰才名不在方平下然不免為趙抃何剡所指摘况惲隨時賢矣免見薄於士大夫也雖然二人晚年力爭王安石新法何幸為老成人哉

呂海劉述劉琦錢顥鄭俠

新編

呂海三為華言三見點其發王安石之鑒於宋露雖宮闕之智勢之及不特司馬也劉述錢顥劉琦並以爭新法得罪其職宜矣鄭俠小官乃能安國家事疏論群姦惡逐婚配而不悔當時厚祿掩炳者何心哉

人物論

三十卷

王安石

新編

王安石天資寬狹人也為待後時仁宗發其釣魚符夢之許內懷忿美晚著目錄指斥之君父且欲何有於百僚哉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論留不必盡對其為國豈特呂惠卿之客札耶大古人倫於家而行於國者仁義而已後世虛無功利之說與而道術裂矣安石悅羅聘舉常商往往見於言與行事循及後王道以自文欺世善馬昔以正卯魯之聞人仲尼察其心甚言其學術足以亂國故亟誅之安石雖若人酷相類幸不遭仲尼得草龍案保首領以安而宋不幸受其相黨亂政之禍延數世而猶烈也

王安石

呂中

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以循政為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今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乾旱年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遂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其者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雷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重稚之可侮痛哉

人物論

三十卷

王安石論上

視允明

王安石與神宗用度政殺天下人銓英人國賦割奪命三教十年令子孫斷骨尤厲亡國之半遂以終姦人蓋知自六賊聚賄賈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惡景魁特與宋熾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故下也彼哉昧天錄其空節之許文學士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數噫亦其留讎死而猶崇此惡夫也夫言偽而辨行僻而堅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名不為誅誅少正卯士不謂非不誅少正卯不誅安石是何掩蔽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去學言及術勢術鞅不

以才賤罪辜獨得以文張安石以才城安石由以力微有刻文
又假之曰斯周祭之大白誓之孟勝謂可妄持殺人無矣也今
天既者必內諸醜或雜諸有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醜而醜既
殺物已猶曰諸殺吾猶愛其言謂其微且微其言聲非心風人
歟噫何頑冥不靈也如是誅之賊不誅安石誅微歟不誅神宗
何無度之數也

王安石論下

祝允明

或云安石非忘殺人期爲聖臣以君爲聖君世聖治也神宗亦
將從之爲聖君嘗行之而安石謂夫行之而安石則亦可已然而
何以畢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爲聖樂稷高傳說神宗獨欲爲堯
人物論

三十卷

六

舜高宗而已矣矣郵乎殺人亂國也豈哉然而神宗初望以勤
主唐宗望安石謂堯舜微信能成過遷善爲二君二臣斯嘉
已安石一自隱神宗一隱于安石終底于惡歸神宗爲惡安石
爲不自哀夫可勝誅乎哉

評 上篇張判公甚此篇原其意則從來滅矣

王荆公集

黃仲昭

宋神宗嘗問王荆公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
上疏對之其大槩云國家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堯仁恭儉
忠恕誠慤此所以天下無事過於百年惟陛下留神則亦天下
之福也當時神宗銳志爲治聖天下付之於公而惟言是聽使

公常能以是教者而輔之則天澤之柱鵠未必不與岐山之鳳
凰同爲太平之瑞也奈何入相未幾舉祖宗百年之法而盡變
之及沒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陰
賊巧詐甚至爲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天下之
人嘉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肆虐流毒海內至於崇宣之
際而禍亂極矣視向者對神宗之言累無事憂髮何似何言行相
去之遠如此耶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夫公平生文章萬
一世大抵與其行華心術多不類乎姑即其尤相背馳者言之
以見觀人者不可遽因其言而信其行也

評 即對君之疏論行事大相戾起判公於九原何辭以對
人物論

三十卷

七

王安石新法

劉定之

王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
用至於破邊而志頓舉矣取民財之法四者苗錢而於償之
收息十二秋又貸而養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土
二其償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償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
出力以役爲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役名
爲均役而其償欲自操其償錢之奇麗也夫民既皆不貸償而
自足孰能償爲治世之所不免今也棄其償償而官與之貸
償以利民其償錢之入民既皆不償養而自役孰能償爲亦治
世之所不棄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償養以利民其償錢之餘

即此一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五鄉民有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以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有保甲矣而待哺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晉估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盡歸於我自以爲欲用於兵而後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僚之大故將於選必先於吏又先於群小夷狄自小至大皆試以圖之安石有臣相與密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軍悍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瀛吳郭達試於交趾皆能

人物論

三十歲

畧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斧耨之死得不償其失彼建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回躊躇爲欲取之必固盡之之說卒遣韓維以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復有置孤兒刺鹿豕而辟易於荒失其所孫以歸盡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阻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適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適值遼有聲雖然公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難爲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安石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群小爲之交獲互噬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安石

先處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舉雍周公藉口其雖矣哉

評 說出變法心事

○叔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石權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安石時數召不赴神宗即位於是自文彥博歐陽脩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其勸之乃爲翰林學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銳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

人物論

三十歲

九

拜參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已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爲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筵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安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爲檢詳文字又以童惲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廷有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報帝意後轍輒以不合出爲河南府推官獨惠卿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置鹽場於宋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

之勝已而樂其無成豈足以勝已則所以排擊而擠陷之者無所不用其計而樂其無成則從中扼之以害其功而後將其所短必逐之而後已故新進之士常樂於紛更以圖天下之大功而大臣從而壞之則天下之事始決裂潰散不可以復收而國家之勢遂傾天下之禍鮮不自斯人爲之哉夫介甫厄於外者幾二十年而天子一旦首按而用之故奮其策以新天下之政而國家之所以憤抑而不振者皆思所以整頓之以庶幾於殷周之盛而稱有宋之元臣若是廣儲蓄寬德後積其馬以標夷狄之橫皆宋氏之所未講而大臣之所駭且憚天下之所共驚而莫知其誰何者也故介甫之法雖非所以病天下人物論

而天下不能無疑雖所以養國家之用而天下之安於其故者不能遽去彼而從我夫其不能無疑而不欲遽從我也而一二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其無弊則介甫之法未必不是以與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強並從而擠之嗚呼法未行而先擠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况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憂樂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大臣害其功而憂樂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日行故不得不引小人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既聚遂至若亂天下之事而卒無成功宋氏之禍未必皆王氏之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責也介甫判西華而韓魏公方爲留守冬不遽晏不扇夜不就寢

以自苦於學主而魏公笑之以爲狂嗚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以相攻擊而免役一法爭之而不已此則介甫之所竊笑而不爲者也橋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大臣而犯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嚴錄而成之然則諸介甫之傳者又何以白其公議於天下也

評 不責介甫而獨責韓富諸公恐數功罪者未必心服蓋介甫可恕而諸公不可添過也然當時有言新法之行

○王安石 龍役法 孫繼有明

昔荆公親立新法術同商賈筆及難豚當時無論爲細氓庶皆

人 物 論 三十一
憂憂憂恥欲悉罷其法以舒海內元元之困溫公起而改弦易轍如救焚拯溺不緩須臾罷一法民獲一利罷一法民去一害于國計民情兩稱便矣獨顧役之法荆公自謂終不可罷嗟嗟其可罷耶其不可罷耶愚謂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可罷不可罷是未可以懸議也夫差役是矣乃爲病之夫不堪在神統禪之子不任驅馳甚至冠冕之家繫縛之貴與守文之士皆計口而差無一獲免衆卸卸軍混爲一途則民病差役病民則催役不可罷催役是矣乃錢數千官力輸千民貧民以力易錢錢聚於俯仰之費而更胥漁微其間或至直不酬力靡所控告無論直不酬力即直且酬矣而給不及時老幼嗷嗷待哺則民亦病

僱役病民則此法又不可不罷大都差役僱役各有利害存其利去其害則此法之行罷之可不罷亦可矣必差役之是而僱役之非執要在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已夫法因人情度地宜當者雖平僱役者雖平差此人情也沃土之民可以僱役飲之燕芝民可以差役遊之如當時秦晉具越之議此地宜也因人情為廢與地宜為沿革此法似未可以舉罷者荆公之法大都執初自用獨此僱役有見要不容以人廢也無之瓦鮮之城李斯之五害其法至今祖述之豈曰法自荆公均不可行哉溫公與蘇而罷之母乃以人廢法乎吾非私一荆公特為天下國家之事非一人之私苟其法有可行雖出自荆公可也且車之不

太物論

三才

七

前馬不力也不棄焉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良人不擇也不議法而議人何益當是時使有忠公之吏持籌握算於上以時而歛以時而給使會者出力貧民富民兩無所病則僱役之法豈獨不良於差役哉法不可以苟因便民為上法亦不可以輕變便俗為宜溫公雖罷之后世復踵而行之母亦有不可以罷者在與其若保甲青苗之法無論溫公即使荆公秉政之久廢其利害權其可否後宜權而罷之矣故諸法之罷荆公怡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於此法之罷荆公之情此可睹也已嚴所深察中者獨經義取士之法迄今未能則安石之禍後世至深遠也夫古有辟召與養外並舉孝廉賢良與公不明經

行取士敦本實於淳樸雖有雅風自荆公創為經義之法代相沿習士習經義者苟有單辭可採實語有當雖以機金之行舉床之徒皆得別名於計偕之列遂使士習漸然喪其本直無復古心則經義之害豈淺鮮哉夫僱役經義皆荆公法也溫公嘗力僱役以差役易經義以十科矣僱役之法旋發旋罷至近世懲徇徂之困始議均平踵僱役之遺而避僱役之名人固曰此安石故智也故避之耳獨不曰經義取士亦安石法乎惜不能於經義之外別立一科收鬼異才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則安石放之也愚謂僱役便民經義盛士議僱役者毋曰此法可罷議經義者毋曰此法終不可罷

太物論

三才

七

△王安禮王安國

何維祺

王安石導神宗變法欲財興獄用兵謂正論為流俗是以人言不足恤也謂水旱為常數是以天變不足畏也謂漢文帝無可取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皆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變法之不足於布無異為人臣者不以私意廢公議何害其為

李清臣張璪潘宗正黃履安燕

宋史

按是親政之初見慮未定帝曰諸賢在廷左右躬謀俾日進忠諫陳總同道以端其志而元祐之治本庶可守也清臣怡才蹇連陳說納用首倡紹述之說以隴圖是群姦洞之衝矣其障重

萬萬禪之禍焉至於與大獄以傾焉京蘇賦者環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奸調司馬光者清宗孟也許世繼之舉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後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兼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正非六臣之道也

恭從王紹輝向軍案

新編

王安石富強之說行於熙寧延於紹聖典利談兵之臣乘時立功雖政府者何限也蔡挺出韓范之門泄機事於呂相以自售豈忠信之士耶王韶偽奏整田希音倖寵既因開邊柄用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豈人臣過則稱己之義耶薛向嘗謀取橫

人物論

三十卷

十卷

山不就幸免主恢之誅後來權權持重蓋整於前車耳章蔡平暴入捷足濟永樂之憤人雖困而中國亦堅矣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王童之後並催候禍有所從來哉

神世衡

新編

神氏本洛陽儒者自世衡而下三世產名將顧不異哉然為將之道善謀為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諤也綏州之役待不償失矧西師再舉禍結而不可解耶方彥臣童黃王輔用事師道數謀伐遼不售無足怪者金虜入寇大臣忠亮可恃任者惟李綱許翰其人顧不能用師道師中持重之計而圖遂至於六駟可慨也夫

司馬光呂公著

呂中

宣仁高太后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特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奏字說等是變熙寧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政子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驟秦晉何差役矣勤利惟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然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寧之法則其害者不必盡變其苗均輸可罷而惟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平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家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寧之舊人獨務盡去熙寧之舊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呂公著

脫脫

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童軍國事雖漢之當平唐之蘇李余盛我加焉更簡多知數公著則一切待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以拾客司馬光疾其諍諍馬以國家事為託當時大臣莫光著若也客若追者其平生事業蓋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未免於避嫌有愧于從祖云布衣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隨

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與

呂公著

新編

呂公著王安石二人者曠昔相慕何其誠哉及安石當路銜公著不附已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覺為神宗言者在唐末五代必有與魯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帝他日誤覺為公著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穎州向使公著稍暇舊矣矣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自家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未之前聞也

司馬溫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

人物論

三十一

十

進爵為公而國子溫惟司馬氏系出畢安手獻王序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議即王仲儒為溫令告其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及狄悍夫蠢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洛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室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誰耶便來使記之使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今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算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徯天下而從之

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勝于其才故也

故其所建立聲名而後陷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

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以

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俱大奸高之難

成也是以耳心于其以以求夫無失鳴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

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賢士有餘威而盛德之士不作蓋

無足怪惟司馬公畢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

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觀

也即見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

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

人物論

三十二

十一

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

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

大幾者招敵智者乃謀惟有德而後為物服則夫二聖之所

以用公其可知也夫其屏藩公之門而事王君之好德使以其

說書于堂而刺之

○司馬光子康

脫脫

然聖新法觸民海內騷動必言議論沮抑不行止人端士捐棄

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

洛石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

其為相或謂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

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者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
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筆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
數月刻至重慶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
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嗟嘆自惟忻鼓舞是君更
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梅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尤
於是亦充其病矣天君祚宋毅遠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
述之說未盡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
可少緩不至如是歸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康濟美
象豈不幸短命而死世猶惜之然康亦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
禍矣

人物論

、司馬光

柯維騏

司馬光奏疏凡數十篇其筆切其言直良由明於古人之學欲
大濟斯民身之利害易計也故諫不行則辭權客之命晚而遇
合則夙夜盡瘁以死斯其出處大致有過人者數筆文章始末
論也或問曰公著在元豐拜權密范鎮在元祐欲以爲門下侍
而公竟不起無乃與光異與曰呂固曰退其受也非就標范已老
年其辭也爲中禮易地則皆然矣

○司馬光抑雍

何三畏明

古之君子其身爲卿閭重而不爲朝廷重尚論者惜之夫士君
子進則揚聲騰景輶相與發明功名於世以比迹于古名賢

鉅卿豈非士之高志上願哉而何至以皎皎不錮之行僅足爲
卿閭重也士君子之行而僅足爲卿閭重彼其風流標致非不
足以表像當早照映未稔而使朝廷之上所爲慨張道理以羽
翊太平之績有湯欲虛而無人覽時事者則愴然悲心焉故夫
敬頑起懦逸民之高蹈而聖賢之所悲也絕俗化民達士之芳
軌而高賢之所悼也史稱司馬君常孝友忠信恭儉正且生平
不安發一語而誠心自然天下信之蓋篤行誠長者即堯夫逢
並礫堵躬惟憂事親德器粹然不設城府而忠厚之風聞于天
下抑亦振古人家也自二先生居洛中洛中人自相戒曰無爲
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讀史至此未嘗不輟卷而嘆曰嗟

人物論

三十一

乎二先生之切重洛中也如此蓋所謂足不跡廊廟而名高身
不離巖穴而行光者二先生其入與吾獨惜夫二先生之不幸
而弗獲大用於時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士君子一日不在朝廷豈王王之福哉故梳石漱流棲遯
衡門與夫勒藝錫禹高議雲臺者孰得怡情澹泊近神物外如
巢由許亾善卷石戶之農之流與夫雲臺龍圖受薄九壤而垂
五祀如風后力牧夔龍伊傳其人者孰得吾觀孔子大聖人也
其重用維掖者三千人其列爲高足有牆言者七十有二人
茲歌所至其雅敬而師事之者又無慮天下之半然而魯哀公
嚮季桓公山佛胥之屬雅不棄也太魯哀公嚮季桓公山佛胥

之用孔子豈肯加于二三子哉。故禮樂雅俗相聚而樂哉。然而夫子終不能相安于二三子之樂也。而戚戚乎吾道之弗庸。夫子亦知二三子之師事其言。誠望而躋三邁五。舉春秋而祭之。皇王勿穆夫子。誠不以此易彼也。二先生之歸老于洛也。洛之人。至以不著相戒。謂非尚賢。夫良到處及物之功。即碩其身之不用。而區區以頌德重望。見推于鄉閭也。則亦非二先生意矣。吾觀莊子時。則幣中念天下事。率中夜驚起。正襟危坐。堯夫少自推其才。慷慨欲樹勳華。而門生故舊。勸之勿投勳歸。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闕。豈敢無意于天下者。而李之何其君其相之弗庸也。神宗倚安石為心。蔡確呂惠卿諸人為人物論。廿二

耳。目而雅不屬意。二先生故以君實為種。密副使旋收勅。語以君實權判西京留臺。旋復致仕。去應寧初。詔舉說士。呂誨等以堯夫應詔。補穎川團練推官不就。亦不聞以安車蒲輪聘焉。蓋自帝不用二先生。而二先生始散居洛中矣。君實任洛十五年。日陪富文為著。益少之會。而堯夫隱居。謝聘。逍遙園。傲安樂。高亦且幾三十年。彼其清風高節。嶄然在人耳目。洛中人士。至以不善相戒。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先生有焉。而夢之非二先生意也。假令當時之君。若相起二先生于洛中。一意推任。三朝還矣。五規獻矣。內望外王之客。一胡獲之矣。夫其散居洛中。也不過掃墨。翻軌斤斤。自勅云爾。而

能使舉洛之人不敢為非。而兄持衡秉鈞。提天下而左右提挈之也。誰不能整朝。策廟。天憲一消。小人無忌憚之心哉。而奈之何其君其相之弗庸也。厥後堯夫聞杜鵬舉。卜天下且亂。因絕意往進之途。君實雖復相。方以第更貶。寧新法謂可立致太平。而君實亦老且沒矣。史稱君實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其用弗究。程子亦曰。堯夫近世豪傑。惜乎無用于世也。諒哉。昔者姬公旦居東。東人有家木。綉裳之謂。迨乎東歸。周之人惟然如沐。有兩也。姬公不返居東之轍。姬公之用亦不能盡矣。周之梓長。知以姬公不久居東也。宋之梓趣。以二先生久居洛也。以成王柄。則姬公不久居東。以神宗柄。宋則二先生久居洛。於乎君人物論。三十

天下者于周成王宋神宗。且何所礙矣。

洛陽耆英

朱之喬明

以碩德重望之英。而退處于優游無事之地。則孰為之憂。廊廟而庇蒼赤。亦故鳴呼。吾于洛杜耆英之會。未嘗不為之感。慨焉。故梁鴻避迹士室。埋形。炎漢之微也。秋風興。三徑田園。血牛之末也。院花吟咏。曲水酣歌。衡山歸老。綠野徘徊。李唐之季也。然則洛陽之有杜。始趙杜之幾上。而僅存者。即有國者。無使園林山水之佳。為耆碩所有哉。

范鎮子百孫從孫祖禹

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

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敗有所軒輊光武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領議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禄受學於鎮擬謀操修粹然一出於正坦坦焉長於勸諍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間陳治道區別和正辨折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足過云

范鎮

新編

司馬光為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三而均贊曰勇蓋仁宗朝首倡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神宗朝年僅踰六十以言不行謝待從終身不復起三也夫獻忠而忘禍守道而遺榮此豈儒夫所能光之論誠弗易矣觀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

人物論

三十卷

北

然當時物望並屬台衡曰君實景仁不致有所軒輊蓋鎮之忠言光實和之光辭猶委焉蓋廿五年其時號寵利况兩人之學術正而德行篤又皆相類即百禄祖禹俱言道弗徇於時可謂能守家法也天

蘇軾

脫服

蘇軾為童子時有傳石介慶曆中德詩至蜀者軾歷舉詩中所言當世仁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語謂當世賢哲之奇窮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宏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俊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

以特立之志為主而以遇避之氣輔之故曾之所向言是以達其有歟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楊畏之朱節蒙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嘗中讀之膳進志食而為天下奇才二君計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遠達之氣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或曰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驕傲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蜀山蘇公祠

三十卷

李東陽明

人物論

三十卷

李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志又稱蘇其名而居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即其第文定公以其表去茲于穎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微隆或歸之地靈又言氣節亦以為清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退隱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在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傳

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
莫之有也今之有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
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安也
及其流離敗絮不能居其鄉上居茲山托名以寓尊顯之山名
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顯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
知不與峨眉戀乎茲山也而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得不隨死而
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現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
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
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
祠之設固者民俊士未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天使

人物論

三卷

廿六

文章不如公無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當榜解即爲蜀余而
朱俊民劉駁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熱產管因贈太
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離家難竟發之遂工部以其逆
顏相類而不知其父之弗類也請爲記祠事之成子於是亦誠
有感焉

東坡卒後圖贊

王 整明

長公天仙謫聖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適
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理崖傳耳鯨波汗漫棄符之遊平生新制
金蓮王帝曰維東坡數立看戲亦維東坡出入諸黎有執行歌
十哲百十其知子何

蘇軾

何維駟明

鄒諺有之入田觀稼自小有大蘇軾自童時聞母讀應世元榜
傳恭之蜀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軾能舉詩中諸賢以問其師趙
向固可占失軾與轅同應制什仁宗讀其奏喜曰朕今日爲子
孫得兩宰相而軾坎壈竟不獲大用或謂軾不自調貶所致天
下有義榮有切崇軾豈願以此易彼哉

蘇軾

許應龍明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改之荆公也嗚呼子瞻
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有爲於天
下者也若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出

人物論

子卷

廿七

知方州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
但其廢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廢忘耳志既不終而又
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
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荆公有爲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若共
聖學子之未融微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子瞻然哉特以孫叔通
制禮之言逢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
子瞻固不能多亦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嘗爲之
說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
其寸入之腐則子瞻亦可爲經世者之法也

蘇軾

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托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淵傳會則此議見矣轍憂言辭繁義致安石之放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若不及然論賦直邁之氣闊肆之文轍爲之弟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惟役與文彥博司馬尤異同西邊之諫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密黨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兼除於其間哉

蘇轍

柯維騏明

蘇轍與兄軾自弱冠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歷四朝聞事人物論

廿八

廿八

獻規教諭片姦和與宰相爭可否曹某不少回隱爲邊竈將禍之計故二人出處榮辱大槩相同獨轍至政府差優耳兄躬自相師友風雨對床時形於倡和世咸稱「蘇非直其才與節美也而友愛又奚加焉

呂大防劉摯蘇轍范純仁

新編

呂大防劉摯蘇轍范純仁咸先朝宿德有當宜之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愧溫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邊之議蘇軾於呂劉弗滿焉故曰智有千慮必有一失二人並爲姦和所指死於黨豈不冤哉純仁雖不能如頌之無咎然皆被章徽宗諸終禍下何四賢之禍福若是殊也甲巳有曰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係於

所遭焉耳

范純仁

王侗

純仁忠厚仁如掌平天下不澄不撓人其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然章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呂誨

丁奉

呂誨幼王安石此立朝諫諍純草也自誨罷去御史劉遵等皆言安石被貶是誨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疾喻朝政表求致仕是誨以疾諫也誨爲端之孫乃以言責盡釋其忠孝傳家哉

人物論

廿九

廿九

呂誨

許浩

獻可且死以國事屬之溫光溫光且死以國事屬之呂公二公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氣息僅屬之際猶奉奉如舉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貳而卒濟于國事也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葛弘達

有股之危而後三仁期其刻有周之顯而後四諫流其光有漢之憂而後五廢士盡其聲有唐之微而後十才騰其舉大凡赫赫之得多與乎矯矯之行矯矯之行多出於憂愛之時故天下多俊人而後君子見且道朝是多廢政而後君子出危言符武子在有道則智在無道則愚魏鄭公爲良臣則郭爲忠臣則

不顧蓋為此也然則三舍人之名亦三舍人之不幸也雖然時之衆也君子固不幸以積譽而得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論以發吾人之氣而折伏發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於盡索而陰為之培植扶持者亦豈淺淺哉

○宋敏求蘇頌李太臨

王栢林

人臣存忠君愛國之心其無經年身去而名先聲也名出于天下之公未有不相其賢者然而有二端焉有可善之名有可憂之名功成道顯而名因以遂者治世之名也君子善之有違道廢而名因以高者亂世之名也君子憂之何也君子非有好名之心亦非有逃名之心惟顧吾之名果有裨于君果有益于國

人物論

三十卷

十

與否耳言違矣道廢矣而名則獨高是君子而見棄者也以君子之言而若其能用則君非其君以君子之道而國非其國則國非其國君非其君國非其國君子亦安用名為宋敏求蘇頌李太臨以論李定而落職也天下尚之而稱之曰熙寧三舍人噫三舍人之名誠陰矣天下之名三舍人者誠公矣然則如熙寧之君何如熙寧之國何三舍人之名則美而熙寧之事則非熙寧之事非而三舍人之心當大為之戚矣嗚呼神宗之失安石之愆李定之奸回傾巧舉朝知之天下知之後世知之予何用于贊敏求之機卷而長太息者以天下後世紛紛然以三舍人之名為三舍人幸而不知自其帝家之心撥之則三舍人之大

不幸者無出此也夫君子不得已而至於身之去家之故豈以名故故至於言之不聽而身且斥去吾思君愛國之志不遂矣而又蒙天下之美名是果其心乎是故寧使王珪無顯僕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珪寧使張璪無成牙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璪寧使張商英無庸人姓名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商英寧使薛向陳瓘無家奴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向美于瓘寧使韓絳呂惠卿無傳法沙門護法善人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絳美于惠卿寧使李昉無可斥之奸寧使介甫無可指之咎寧使吾君無可目之非而無寧使吾才可美之名者莫則三舍人

人物論

三十卷

世

之心也蓋名非不美也美非不可舉也顧吾之所以得此美名者果易故耶果能贊成熙寧之治功歟施熙寧之重德使吾君相顧畏民畏以人言足恤也而然若然當言之發聲不作于熙寧之世以得此名乎使吾君吾相相承帝鑑以天變足畏也而流李黨朋之災不形于熙寧之時以得此名乎使吾君吾相追先德以祖宗是法也而變法更張之政不見于熙寧之朝以得此名乎有一于此則吾之名與治俱隆矣夫何不樂于此也今也舉此數者曾不得一遂其額而顧乃以斥逐之為天下所稱頌是吾身被美名于熙寧而熙寧不得蒙實惠于吾身使熙寧無李定輩之邪人則吾可以無言使熙寧無吾之敢言則吾

身可以不去使卽寧無爭身之去則吾舍人之名可以不彰是
吾之名生于去吾之去生于言吾之言生于卽寧之亂也以熙
寧之亂而得名則亦美以名爲哉嗟乎有殷之危而後三仁顯
其烈有周之節而後四諫流其光有漢之衰而後五廢士悲其
聲有唐之蔽而後十才子騰其芬大凡赫赫之相多興于矯矯
之行矯矯之行多出於忿忿之時故天下多俊人而後君子見
直道朝廷多弊政而後君子出危言竊武丁在有道則智在無
道則愚觀卨公爲良臣則願爲忠臣則不願爲然也嗚呼已
夷簡不事政于景祐四賢何自而有詩李沐不亂國于紹興六
君子何自而有號寶似道不忠惡于景炎三烈何自而有稱王

安石不變於風寧三舍人何自而有述喜故曰三舍人之名非三舍人之幸也乃三舍人之不幸也雖然時之衰也君子固不幸以捐棄而詩名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論以發舒吾人之氣而折伏奸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于盡索而除為之培植扶持者亦不淺淺也不然則君子小人無復有辨而喪亡無日矣是故寧為景祐之四賢不為祥符之五鬼寧為紹興之六君子不為宣和之六賊寧為景定之三烈不為寶慶之三凶寧為風寧之三舍人不為端平之四木此又人心之之良天理之不泯而世道之所恃以不墮也豈為論

鮮于侁

人臣於天子法也其弊豈獨於撓九竒病于拘撓則九亢則性上之情狗則執執則深下之毒是二臣者國何賴哉民何賴哉豈得以免其毒乎其縛厲拘撓九竒之外而非于絕得也者所能伯仲矣

王存孫固趙曉傅堯俞

存固臆楚荆初甚苦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徇輿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謂蔡確詩謗之罪惡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猶豫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

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周忱

茂叔人品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襟袵初不爲人窘求短於取名而專于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于奉身而後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周惇頤

先生信于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條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餘貲之儲樸懷應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鳥發源於蓮花峰下壑深林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以漱溪之號

周惇順

朱熹

道長千載聖言澤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宇空翠

周惇順

藏格

先生所待之莫不侯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
不無噴噴之絃索愛屏草之爰聖休夫之無窮窮窮窮窮之
所以擊其罪何味而獨喘喘之耶故止發前聖之所未發發其斯
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墜於荒忽幽僻者不淪於滯固私意
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解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備哉

濂溪書院記

王廷幹明

人物論

三卷

世四

濂溪周先生在宋熙寧間任南康軍學過彭澤愛匡廬山之勝
遂卜居焉因溪流而思故鄉乃曰濂溪築書堂於山麓時與二
程明道伊川先生講學于茲世家春陽而老松廬山之下浮風
丙申太守潘侯慈明復修斯堂廬翁朱子試之其曰先生不由
師傳默然道體建圖為聖指極理要當此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遂擴大而推明之語戲詞堂之碑其行實遺書載者潘南軒之
志胡五峯之序程明道伊川之語錄趙清獻張南軒常之題贊
皆可見也廷幹於嘉靖十七年之春守江州越十月忽奉白
湖胡公來按茲土謂先生產於道州而終於江州精神寓止體
魄收藏乃建書院於城中名曰濂溪書院廷幹竊惟先生本詩

書禮樂以造士上之為教下之為學無非以道德仁義修身治

心而已自周道既衰人各異學孔子傳道於洙泗之濱其三千
人者亦非庠序之選也自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濟南閔西卿
卿子來世傳經術迨至有宋蘇湖諸書院得人為盛皆不出戶
庭而庠序序不以學校之設既廢而士多以進取為念故有
書院以維持之與我國家崇尚文教天下輝煌莫不有學遵用
經術而傳註以宋儒為宗若濂溪先生真宋儒之首出者也先
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衆言淆亂之餘本乎易之太
極中庸之誠以極天地萬物之變化由仁義中正之論而至
於舉先王之禮樂刑政於是二程晦庵先生推明究極而孔子
人物論
三卷
世五
之道賴以大明於世者咸歸先生之功先生博學力行為政精
密辨分毫之疑獄決南安之爭訟歷判永州新學校以教人詳
刑廣東尤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又見王道之流行矣是故為學
為政尤為世表遵其教以為學者必究道德性命之義尚其風
以為政者必興廉明仁厚之治而於世道益微賴也書院之興
所以發明乎正學羽翼庠序而先生之教之行於江州也視
昔加隆故光鳳雲月之容耀纓愛運之趣登堂聽講者儼若有
見孰不惕然而興起者耶體主靜慎勤之功而造於明道公傳
之地俾後輩人文為天下首稱將不但如西河濟南之傳而已
所謂以道率人以人事君詎不謂觀風之盛舉也歟哉

程顥

呂藍田

先生有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韓愈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達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其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冲淡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游從容不迫然誠心惻惻弗之稍也其自任之重也聖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變其志就吾義所安小官其所不辭也

人物論

卅六

程顥

陳 恬

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議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諫義和之言感動歆歆眾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邁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失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程頤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贊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宰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便在朝廷必為國器

二程

朱 熹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刻方文理森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列司官不以為說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微較

人物論

卅七

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三才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笑矣所學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可操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雖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朔黨洛黨對黨

劉 安之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也李德裕牛僧儒等分為一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優年劣而者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無黨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祐排擊新法司

馬光爲魁光之黨嚴密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尤落而其同黨又自
分爲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別之所以得黨名者創製羣
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洽自爲
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者亦黨之以順爲首者順進謂則欲生
見折宗戰折柳枝則曰方秦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有能而往弔
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城平人以致爲其所攻擊而順
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爲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對黨之
以賦爲首則異於是賦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
可爲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害者全而有之矣謂其誣抑
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日順爲學
人物論 三八

者所宗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順而惟己之尊不異
已而惟順之尊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等爲說辭若賦
是也再求閔子顓孫等言德行若順是也學之入山而採玉入
海而採珠各有所得俱足爲寶可相愛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
於中而排斥之跡行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順之數不假
以辭也此何爲者哉然則賦有心於立黨而自爲之計以令群
助而攻擊人也學於兵家胡爲自守之兵也洛黨順敵之兵也
蜀黨懷柔之兵也其不難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
宜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弟相親而爲必破之家心與腹
相親而爲必死之疾矣若賦與順孰不皆以爲賢而不容順者

雖也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年物之變

元祐三黨

史鑑輯明

宋元祐初年程蘇諸君子方藝遂擢用矣夫絕以意氣相矜各
因所居自標榜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蓋爲讀史及斯未始
不祿爵三大息云夫黨之謀起自閭閻唐氏共工驩兜兩人相比
因而後世三代有之其最章灼數者則東都李元禮諸君子
暨唐牛僧儒李德裕輩實爲魁主李無足道也彼其以中材
涉濁世之末流而一時同聲附和者又大都依水山而分餘輝
即慷慨自喜者亦羞稱之他如俊眉顧及之儔不勝其數憤激
人物論 三八

烈異以口舌交往往便卒之斷首斷足不所罕心焉又且書設一世
之士舉杆網而傳名高雖曰非中庸之職乎要其持人網而樂
問焉之騰者不可少也以故千秋之下其惡視而猶爲於見
由茲以譚唐之黨以小人相攻常也世恒有也漢不之黨以君
子與小人相攻變也世不恒有也猶可言也若元祐之三黨則
何爲者哉按史籍所紀洛則首伊川矣蜀則首眉山矣朔則首
劉摯矣之數君子者豈非領袖一代聲靈長著哉上之則開明
經術制國權衡清班實主文之門者也下之則安之次以著作初
文直欲與承泗公理相提武次之亦獲珩特達抗志高華庶幾
與奔奔之騁而雁行昂之聲視一切龔紫綺繡無足繼其心

又次則締章繪句呻吟而譚文意彰彰焉飾其聲悅而思以發
力中原鞭弭當世試舉三黨人物而核其生平操行大致不出
于三塗矣之數君子者微令其待而用之入秦乘輿出寄干城
內資啓沃外藉謀斷而為數若一者亦除將迎之備哉雖雖然
和鳴於承明建章之下而不諱於見所長則當日之治僅僅元
祐已乎而獨余何有黨之議也其初特始于一片語囑云而卒至
斷斷不相能標私門樹赤幟若揭日月而行甚且各是其是各
非其非入吾黨者群而進之出吾黨者噉唾罵目睚眦而蓄擊之
吾不可一世其英銳果毅之氣不用之于炳炳烺烺而用之於
屑屑瑟瑟薄收卿曲之譽而垂貞代之勳不猶操戈而入室而

人物論

三十卷

四十一

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乎且當元祐時又非從容文墨談論日也
金陵以偏初之見紛紛制作諸君子實徵成之青苗手實夕之法
業已斷宋室之元氣而股其脂血幸而天啓庶明一時民譽後
先柄政謂宜日夜講求利弊解不調之琴瑟而更張之廟堂傷
甚夜之戎而旋乎防禦廢之蟻今諸君子安則宋之宗社安矣
以彼其見而計不逮此何哉矧元兇雖剪蓬蒿猶在重卿諸人
流落江淮憤其懷璧而欲竭其腹而思奮者未嘗頃刻忘
君子也時未遇其會且且三黨之議起而後可以彌縫相濟矣
欲俄而邪天進說矣猶主聽得藉口以修其私知大者黨小者
譏近于殺身而堂無不解豈獨小人之尤要小諸君子之高談

爭雄長者為之媒也噫此三黨者砥柱中流百折而不回視世
之指畫希合朝肝膽而暮參辰者誠不可同日道矣然而始以
党有禍既以免禍天下亦甚非君子所宜有也彼雖材疎生輕
美譽吻而區區第三黨之優劣有非達見矣

評 不區區品第優劣直說君子不宜相攻以禍天下意見

自高

邵雍

王宗沐明

廉節有濟世之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卧不出士大
夫宜高其節然不知廉節非以為高也觀其勉解于僕之言
則知其志矣然方是時諸賢已各立門戶勢將相競而神宗仁

人物論

三十卷

四十二

奈過當聽受易搖即使得志不可以終展其學且不惟明視於
熙寧之日而尤見於皇祐之時其後司馬記曰諸君雖能稍
解於元祐之初卒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廉節之學所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善道者與

邵雍

程顥宋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苦冬不慙暑不稍夜不就枕者數年
爾人贊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
乎於是走吳適楚過承魯魯各舉樂人之而歸曰道其是在是矣蓋
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
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

知之遷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天萬物之變然後頽然止而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蒿壤塔不蔽風雨然常以養其父母居之樂如語學子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學益益其可知其氣象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諂通而不迂月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好左談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人顧吾所學如何日病畏寒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軍音倒屣迎致雖見重奴隸皆知惟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

人物論

三十卷

四一

有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千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載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雖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曷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皆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矣

邵雍

張嶠

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滌汶達於吳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其城廬於百源之上大畧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大名無名王博達之士乃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而尊師之術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為洛邑乃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父而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

人物論

三十卷

四一

追其龐先生之教人必簡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授之或問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尙寡及接之人察其所處無不中于理叩其所

贊

朱熹

天挺人蒙英邁蓋世駕風飄雲歷覽無際手攀月窟足躡天根

陶中今古辭纂乾坤

邵雍

王衡明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
曹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其儒也彼自三代
以上含醇抱璞之士默成象語成文咕哩為下躬修為上可名
者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無異教家不異
俗自販夫販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絃歌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
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昉也吾孔子雖杏
壇垂綫之會響如振玉而實未嘗秘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
洵日星之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秘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
人物論

之異學漸出實枯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矜是淵源別焉道
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標異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師文
者臨橋下之蹄蘭市爭名同室操利而學術之為世害甚矣至
於有宋道統大明而尤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邵康節者乃
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搏穆脩種放之才而來愚謂此以宋
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
嘗有淵源也易之淵源則出于天地矣列於陰陽而報於萬物
矣宇宙間升沉聚散機軸動植得失無不其非易也其或曰邵
沉湎而升始終交換倚伏無常變化莫測以推物類人事莫不
皆然者乃所以名易也銅山朋而蜀鍾應春意至而室未芽人

心動而鬼神鑒聖人所以作易也得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
天吸動九地冬水可造日馭可迴凶可言而矢可得者聖人可
以用易也邵子未敢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理莫明焉世之體
稱邵子者往往往稱其至極經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王主霸等
謂其折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邵子之祖耳邵子之有至極
經世辟易之序易之序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
易之精微與準的者何也自范蠡氏一畫而易之理盡矣邵子
之書繁稱極論皆一畫以後事也其易見易體者其難於詩而
詩又何必工蓋天下凡匠意經營而成者是為後天若然之必
比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骨觸念率然而吸者若為先
人物論

天若斂其易之理萬聲而天籟之響萬數也邵子之詩蓋亦直指
本體矣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
學術之祖度廷之統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有無階
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故其詩
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物物皆真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
行乎雨施乎鳥飛而魚躍乎故其詩曰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
異見前即是擬是即非家人嗃嗃飲食衎衎而參乎子而步餘
徐天下事畢矣故其詩曰眼前事有如田地世上豈無平路
恍惚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入如電光不暇思維何勞揀擇
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故其詩曰中間此子好光景那得工夫着

語言縱之橫之上之下之而邵子之易見其易者易也亦主
以未易以易為難者有以易為難者有以易上難者有以易下
生者以為易者非也以為難者非也如女媧戲筆天籟吐圖
羲和授時首山鑄鼎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
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二節以自
好在我者以為難者大實在彼者且以為易者上其統之皆事
易而實非易也夫大道無不在其若辟盤示見隨人所取先操
一物則不能更攫一物而以空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虛耶
所謂以空手往者也彼謂邵子為駁難者穿鑿者別天於管外
而窺日於牖中陋矣陋矣雖然此猶未失邵子也若陽尊邵子
人物論

張載

先生主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鄉人集賓游常言談

呂藍田

先生說其言當慶慶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陳
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詣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受之猶未以為足也
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歷年盡覽其說知無所得及而求之六
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與語道學之要先生渙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
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又謫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
之英聘以東延之學宮異日禮際士子衿式焉暇自崇文移疾
西歸終日先生二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終夜起生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氣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
人物論

張載

朱熹

也學者有問多教以知權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聞者皆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本
本斥異學自主學以來未之有也

宋儒論

馬一龍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和覺天地儒也觀物審理矣而事必互言必偶以數稱之也
莊子云人窮年而後死而無所不至後世之亂亡
聖人君子不作聖人憂天下之心也張子厚真儒也論性多氣

賢之說推極道原其不入于莊老一間耳因論二儒而悉評之
周茂叔大儒也程伯醇醇儒也其弟正叔正儒也朱元晦明儒
也有楊子雲斯有堯大有王仲淹斯有子虛有歸退之斯有茂
叔有董仲舒斯有二程有數子斯有元晦或又偏為正或因小
致大或緣末見本或以一節週全體故諸儒非諸子所能及吾
獨謂堯大有精義入神之功又非諸儒之儔

人物論三十卷終

人物論

三十卷

四八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一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哲宗

脫 脫

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能甫復常
平茶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同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
奈何熙寧哲宗最屏去未盡已而熈寧復用平假紹述之言務及
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摠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壞矣吁可
惜哉

哲宗

柯維駟

哲宗幼冲踐祚政出宣仁倚任元老彙從蔡京蔡卞蔡攸王安石所
與為以復祖宗之舊嘗是時海內元元懼若平生遠人亦以生
革為戒封微罷學士庶幾慶曆嘉祐之隆矣及帝親政乃惑於
熙寧嘉黨假紹述以報復由是仁賢受禍國事日非馴致靖康
之難夫審於忠邪則哲宗求理亂則哲宗為足以語此

人物論

三十卷

哲宗

顧 充

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弄舜權惟泣泣政有利杜援母愛髮膚乃
破軼血之凶盟登老成平放地擢忠鯁於謫籍而呂光著司馬
光諸人顯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同管喉唇盡行仁宗之政
所與者皆奸党所革者皆善政所建者皆良法雖以斗筭算而
之惠卿亦知不自容於時而猥求閒地百姓見活如出重泉見

白日彼氛霧觀青天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矣惜也衆賢不察而有冷黨翳黨朝黨之名播之入室各門戶嘯吾聞君子不當君子亦當平輩之居室者茲隣悍僕潛機伺隙乃不為倫無少計而自為閭閻之爭是招之侮也是時新法之蠹未去無寧之根尚存而公者大防等又不察陳實五王之禍欲為調停以靖小人焉混王石於同區維寒暑一雨豈知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太后後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辟言又擊勳勳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躬致以後小善無一而二蔡二惲之徒簞箱門庭戲弄權機望風希進者又皆拍肩執袂書拜

人物論

五卷

夜號設容使色甲唱乙和競為紹述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四凶朋比報復仇然使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蒙錮于荒涼端人正士兩露沈淪其禍同于漢末之党禍唐末之清流君子何辜惟此奈毒甚至服賢后立幸妃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是以火人與鬼而帶鬼不辨身側之賊不羞之稱以至絕嗣雖承以賢者猶恨不堪況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陳次升等

柯維祺明

紹聖元符崇寧中章惇曾布蔡卞蔡京輩相繼用事士大夫有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舉莫能脫而謀官陳次升等持論不為挽至暮其罪狀請加之罰何工其謀國拙於謀身也

徽宗嘗因物議逐薛劼于外然京兄弟結援雖倖方罷即召還諸賢雖報復之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建庶德宗同也而產亂招寇曾不異轍易戒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劉安世鄒浩陳確任伯雨

宋史

劉安世復文芳待之言時年尚少欲策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獲助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忠意嗚呼賢哉陳確任伯雨抗迹疎遠立朝襄接而力終事得免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副正不撓者與

劉安世鄒浩陳確任伯雨

新編

人物論

三卷

劉安世之諫孔熈鄒浩之諫龍妃皆敢於觸人主已嘗論又馬貴默然于章惇輩故惇譴之南荒僞屢艱險徽宗既乃權復為蔡京所傾復置陳確任伯雨相繼逐竄陳禾則坐整肅言停動彼謗亦太甚矣然此三凶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沾卹是錫之美謚果孰索孰辱耶

王觀

丁奉

陽城為諫諍大夫而無言韓子作諄臣論以議之予觀王觀在仕熙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觀權右正言司諫舉上疏劾蔡確等以倡振發剴切擊諸公之衆論是嘉朝拜官而夕奏疏過於陽城者多矣俾遭韓子當何如其款實之耶若

子謂帝之納諫觀之盡職呂氏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
為世道之一慶矣

陳師道

丁奉

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意進取因蘇軾等薦致有徐州教授
之權歷官至秘書正字而卒師道貧而高介傳美俞樾金以贈
竟不敢出且不赴章惇之顧見不服趨捷之之鑾乘而夢死史
氏不以傳之篤行顧以傳文苑是淺淺乎待師道矣

韓忠彥傳美俞許將

丘濬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實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
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
人物論

丘濬

丘濬

已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
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察身求去譬如
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
篙者即棄去不顧等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
吾自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為國乎為己乎人
臣委身事君豈宜如此耶

徽宗

脫脫

宋徽宗之禍蓋蔡京惡趙良嗣厲厲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
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遂天祐之亡張覺舉平州宋良嗣以
為納之失信於金必落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

張覺金雖強何譽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多矣雖小人亦能知
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曹孟德之愚孫

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策蓋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驟斥
正士狎近教謀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
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因竭民力君臣遠隔相為謾慢意圖國
政日行無稽及金貴用事文佳兵動遠稽禍遂亂他日國破身
辱遂與石曹重責同科豈得諱諱教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
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為
宋承熙豐紹聖稼穡之餘而徽宗又躬驅二車之獎乎自古人
居玩物而喪志終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
人物論

丘濬

丘濬

徽宗

徽宗

梁潛明

傳本宋史而主在曹馬之策蓋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驟斥
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敎而言也然其言可謂欬矣宋幾及
真是為建號大金嘉靖書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
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巢
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晉主以兵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
類此夫老氏之教資乎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紀綱刑
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于其資以
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有以之完復衣食器者以

之完足可馬貴於其實以爲本者不實之而于其不以爲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顏真卿雖學聖而天常失於後李胡羯戎蹇而人紀盡盡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遺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遺其是者也梁齊陳後魏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爲愈下修身樂樂又其後變而言經緯齊離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聚其龍樓爲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丹煉藥之言惑焉微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緯離離之是務設匿生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嘯歌嬉笑之言而自號爲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居於天今日爲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爲魯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尊矣可勝嘆哉微宗事信老梁武帝事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豈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爲之祟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廢之餘並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起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欺其心而惟是之爲則人理之當修爲而不修爲者多矣而況於其神譽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伴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人物論

三十一

六

徽宗

顧允

徽宗初立用蔡卞蔡攸等以爲國蔡京鄧洵武貳愛其助國而重貽天下之憂大爲腹心之患其時蔡京新不可以提兵禦寇不可以膠物小人而可以圖治乎京固小人之魁也其人也士則媚是父者來尹氏太師則黨尹氏有進是以譚大孔也志命大也其時蔡京等言也舉師成李彥秀勸王黼常以爲京號爲六賊相與輝煌應仕交結得寵寵帝欲述父兄之志而因之以氣其最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群兇合志以順一君孰不移哉故一惑于寵便則賊黨人藉黨人而利路元氣不卹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搜括剝削教以宋小兒婢婦輩約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惑於方士則漢魏津與事李良之說而定新樂鑄九鼎失一惑于神仙則置道階天降靈書操高座而受冊爲教主道君矣一惑于修舉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繕造之役踵有不可勝計失一惑于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置修華嚴門一戶萬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浮志於西走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不浮海通女真失一惑於措措則以先夫錢氏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削廣推輓蠶桑於鑄聚鉅款官儲腐書而民皆窮盡飲滿窮而無生矣一惑於徵伐則華王黼第幸登京第士婦上香糴子奉衣酬飲無節而損威傷節不顧其身爲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奉耳目耳目者蠶

人物論

三十一

七

三千年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旁之謂也故孤則升御鵠也
帝則大水也婦則生龍也男則孕子也聖賢則見於禁中也
而危殆焉雖環形而出笑方勝則走於陸州也宋江則起于淮
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其兵潰池
天地為之分裂矣百姓死於戰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敗亡之
兆近在目前且父支直秀之陽環兄弟之國取焉遂至覆亡之天
章閣天地鬼神隨焉雖自裁背之竭天下之財以共相僅得
七空城而加封焉封爵為待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感既納
款矣而又內有於金何怪大郭舉師為擲學而金虜固太有哉
藩離自開誘盜賊於堂與之內關防不密納蜂蟻於懷袖之中
人物論 三十九

蔡京

何喬新

崇寧初京在相府起徵元祐諸賢乃指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
指為姦黨請徹宗廟而削之又有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
後世云云有書致汚諸賢皆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不知公
論之在人而若終不可泯至于摩挲遺刻歷芳名燦然若錦
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陳水伊川聯名為朱曹不
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諉用
其心矣碑之所立德業無聞矣有若然類此碑之存而天下後
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

言彼謔之致力乃惜譽而掄揚其不信哉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宋史

三代而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殲小
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後徵未有純用小人之至於主辱
國猶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為難張璠官修士而畫之
上籍下調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開用即居王黼李邦彥等
權京權柄以不肯易不肯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唐愈識當是
時王蔡二黨隆京者托京緒黼者右黼援徽者臺送相指喉微
功挑忠汙洛既震則恒東無策苟生句和彼邦王安中余深云
歐章誤國之罪當正其戮而欽高二君後從氣無信失刑矣唐
人物論 四十

恪既預推戴者狀乃死無足賄者曹輔以小臣劇上而謀大臣
生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誤矣乎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新編

昔歐陽修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其
獲譴者由朋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其故豈殊哉蔡京以姦
匪之行佐紹述之政凡忠鯁正士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徽宗頗
不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醒以鴆殘毒也
時政府白時中輩並邪佞庸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發謀微力
實亂及虜犯關束手莫展于嘗內則苟和不為備外則逗遛入
援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志處仁晚節

惟弱輔庸庸詔實同和議亦烏益於事耶嗚呼靖康之變近矣何南渡後有偽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日頹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鼎孫傳陳過庭孫叔夜

何絳驥

語有之治強弱為藩弱難為計當靖康之難何鼎孫傳陳過庭叔夜並在政府以彼嫌和擊茲之素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運盡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救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况鼎孫庸庸者乎抑春秋卒于師蔡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沒哉

人物論

三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脫 脫

君子小人猶水火不可同處者也趙挺之為小官薄有才具然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為諸賢積罪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祇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為攘奪權寵之計而已徽宗知京不可謂任乃以鄭居中張商英並放與京為異者參用之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軋之行竊忠臣之名後齒猶見裴相其欺世如此何執中書錄博士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琚廢陳瓘取尊養意欲因以殺瓘何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為朕弔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

商英有清才而寡大德獨處王安石為可怨安石未相止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貴乎商英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何絳驥

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甚於蔡京者微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和繼為宰相京之從也趙挺之由其排拔張商英過為優崇及議利革權遂相傾軋方京罷而政更帝臨勤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援之皆望席捲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遂雅相善遂改收京所為則正夫可樹月終京耶何執中謹事漫無可若欲與居中合擠商英共非為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他行事繁不足道即其儉吝異同尤微險狡歐陽子曰小人無

人物論

三

朋其轉為朋者偽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朱諤劉達孫樞管師仁侯家 宋 史

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能不振連輒起致究日審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微然不能去必為之奔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孫樞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然其行智皆非京敵卒為京党所擊樞奉京為敵怒讎國渝約廢學蔡非其太易易曰聞國求家人小人勿用其謂是與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矣侯家康治五路將帥力為甲理十八人者錄之而免其仁人利澤之言乎

張康國朱諤劉達孫樞管師仁侯家

新編

其甚矣。人之感福也。同已者起。獲其已者。傾擄並時。而附誰非所結。合哉。宋詩林樵。余深薛昂威之死。靡敢而掩。深其計。查為國賢。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達。晚與余莫然。一當主春之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利盡則交疎。豈虞死而尚復。於半管師仁。昔為諫官。忍於逐。一蘇客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逐。其素心耶。若侯夢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度。差賢云。

賈易劉拯錢適吳中

新編

附資司言。貴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議。平廢公議。則為說。為核。是欲主聽而生亂階也。當資司更化海內。維新法之苦。實惟諸賢贊贊。力賣易米之邵楊長及。雖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人物論。

三十五

十一

元祐之治。不終者。易輩為之也。無何。楊長紹述之說。售而罷。輩之黨進。劉拯與之。卻董敦逸。上官均。力攻元祐。請賢欲重。重典。然則使童將等。凶頑愈熾。有欲輩之為也。徵宗。蓋救政。召用正人。錢適。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益熾。然則使建中之治。速變者。適輩之為也。蔡京以是。變逐。京執中。從而營護之。然則使。蔡相為國。盡既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為也。若均者。其能建。曰。願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忤。罪。是。為云。

劉禹宋壽年強。謂明等

宋史

善。卒。歐。涉。修之。謂明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其朋。小人以同利為其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生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

則疎。而相賊。是。錄。執。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本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後用。惟恐一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空其說明。其言微。宗。藏於紹述。方說崇。效。世。正。當。以。論。激。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党。崇。宗。指。元。祐。為。党。而。鄭。居。中。張。商。正。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党。不。復。能。辨。始。以。党。敗。人。終。以。党。敗。國。宋。冠。登。崇。宗。三。十。年。其。禍。迄。於。東。都。內。馬。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禹。強。淵。明。宋。壽。年。劉。嗣。明。百。十。寶。耳。亦。使。援。聲。恐。難。救。擅。無。忌。嗚。呼。朋。党。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拔。

人物論

三十五

十一

章傳

劉克之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按。火。入。與。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童。傳。朋。黨。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塞。象。以。明。之。哉。紹。聖。之。初。姦。佞。如。惠。卿。蔡。確。固。非。一。人。然。當。時。世。居。權。要。凶。譏。群。邪。說。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若。其。如。音。責。也。始。傳。與。蔡。確。等。深。為。結。納。至。延。政。典。內。要。策。之。功。外。連。重。然。之。勢。欲。獨。離。援。不。已。縱。暴。無。厭。欲。誅。元。祐。舊。臣。誣。謗。宣。仁。聖。德。廢。黜。賢。后。援。立。章。如。且。詔。獄。於。掖。庭。蔡。京。威。于。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章。傳。而。誰。也。

石工安民

蔡清明

嗚呼。朝廷失道。道在章。安民何人。斯乃不忍。刻元祐。舉。免。

禍名恐得罪於後世則魏魏哀其濟濟紳勿獨不念為後世羞而為此舉動耶噫安民之為是也乃良心之不容泯滅而當時君相則良心之斷喪已久也有人心者聞安民之風亦可以愧矣

安石工

端禮門金石刻丞相手書發籍長安後者安石工不識人賢愚但識司馬光壯疎不敢消國事幸免刻名為後累其大憤泣人為悲憤門後半來毀碑碑可駭亦可建幸無枉事久乃見不見蓋碑但見蔡臣傳

方軫

張時泰

人物論

三十卷

方軫上書之言直氣淪然信卓為千古忠義之倡于時微示則當大召群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得效去惡之力何微示不以軫示衆又以軫言示衆使京得以大肆其兇派毒于軫軫之派出于蔡京而微示不待辭其責矣

陳禾

丁奉

諫臣之引帝裾者有二辛此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為篡僭之英雄陳禾引之而未徹宗諫之是以為敗亡之關竊然宋徽不易其衣而曰留以旌其直此一附之明亦有可取乎曰漢成輯朱雲之折檻亦曰雄直臣矣成欲旌雲而制于張禹欲欲旌朱

而制于童貫嗚呼為天子者至此可寒也

陳瑋

許浩

蔡京之姦瑋每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惡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案瑋之言京動搖宋宮瑋守必為國禍之言而權人為子隱之棄以回方之可也而瑋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瑋所不為見瑋之半君一惟忠誠雖正案瑋顧也微示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氣以成姦臣之勢馴至於敗亡悲夫

趙

劉安世

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常樂變終始之極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

人物論

三十卷

用獻忠效職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過傳三貳官一再從惡地遇京又連謫論角無懼焉患難有一平於家判之來權臣之微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其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自不妄語始退而樂括七言而後能然則先生所宜之卓且誠下中形於外與

常安民

丁奉

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妻曾蔡確之妻兄弟也確不相往還則其言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濟州之貶事連蔡京用

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直始終微生死而一於正可謂任重道遠之聖耶

欽宗

脫脫

帝在東宮不見美德及其踐祚歷長音樂一無所好站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勛等罪而寬宥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操中比飾之意笑謂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若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端端焉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杜穆離耶帝至於是亦亦冀憐而不知義者與卒國日淺而受禍至深安其所以具可悼也大

欽宗

人物論

三十卷

上

靖康之禍豈忍言哉始由蔡京王黼輩弄筆之惑繼由趙鼎李邦彥耿南仲輩之諂和自古未有奸佞盈朝而不致亂者亦未有閹冗在位而能濟事者要之臣主俱僻宜政之亂勢已成釋使欽宗與諸臣有割斷之才安施乎抑春秋之法國君死社稷正也避難而圖興復義猶未絕也帝父子並為國厲何以還斯責哉

欽宗

顧克

欽宗之立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女真藉日勝之勢掠吾土毛腥我天地盤餐張吻鯨吞鼓腹人肆需索雖拓拔耶律之暴亦不極於此僅惟李綱有為國之謀而又罷之以謝金人

浪子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榮走驕如龍行車若水速供金虜虜鳴驕矜之求比原釋空自謂盤餐自未許一夕安寢而起視四境鈴離不粘沒喝已揮戈犯我關矣鈴離猶望若覆滄海以沃燦炭卒乘鱗集如舉冬火以焚飛龍此臣死君若死社稷之時且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

退敵苟安之謀者不過曰六甲法六丁力士其十仲兵天關大子之功見戲而已今日割三縣明日割西河後日上降表世怯非我族類陰狡臣測欲以買其歡而殺其僑得乎古有之曰鼠忘壁壁不忘鼠金人不忘宋矣予之衣冠黔首為國為血四壁之外皆非我有而日射於我霞天文帝座其傾危而青城出去南面之位東獲為虜由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矣非君而臣矣非宋而楚矣二帝九宮渡河北狩棘露沾衣餐餐慘骨四顧涕一均悴願為滄海不滌之恥大皇帝鉅宋萬里一髮八萬東光政宣不道至有靖康其所以自督朝廷為發所至以至於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有帝王之中國也天子則責宋中原則左祖宗廟重具諸祭儀雖罪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

人物論

三十卷

上

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

李若水

呂中

李若水堂主秦駕者也使其子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

白昭晰故設國之罪釋觀其言曰天無二日若水卒有二主哉
即其僕慰解之亦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金人以刀裂頭斷
舌而死且相與言曰南朝死豕惟李侍即一人鳴呼壯哉故至
今言忠義者稱焉

劉詒

周禮

劉詒死義表未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獨名其書也
夫以金雖非然不能以威屈詒受命館伴以善諭降觀其偷生
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歸書尼紙自尋必死以報其子子羽
等至今寧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
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詒之忠義為虜所服不能
人物論 三十二卷 十八

李若水霍安國劉詒

李若水霍安國劉詒

周禮

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疑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而
節義之道風化所關固非等閑比也至是書贈其官諡其名者
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何灌等

宋史

靖康之變梅執禮程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逢
其凶卒無嫌諱世勸不肯以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何灌劉延
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王
室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其行也貞

王其先哉

何灌等

新編

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多獨李若水哉何灌劉延慶提兵捍
禦雖敗猶奮往援梅執禮程振都民荼毒却其無厭之求李應靖
諱世勸恥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召命歐陽珣力阻討地為忠義
節七人之軍雖殊其為殺身成仁均也王雲虎死於衆怒設兒焉
唐重 丁奉

唐重

丁奉

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重貴
等雖直氣嚴辭至是以書別其父而死嗚呼范滂母子以後
人物論 三十二卷 十九

後見唐重之父于可為世道 賤賞哉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二卷

簡中 鄭賢 元直

高宗

脫 脫



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後其孫少康復之而嗣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於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隱之禍元帝正位於建業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六世而徽欽陷於金高宗繼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而有吳同馬夏經昇洪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瑯琊皆出疎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帝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實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成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于此蓋亦有惻然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率綱外任宗降天下之軍宜無不可爲者顧少捕選賢辭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難哉其始歟于汪黃其終制於姦脅怙勢狠儒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俊相繼廢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乃偷安忍恥匿迹上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謂悲夫

高宗

何維祺

靖康元二之禍宋族胥亡獨高宗以親王出廣陵虎口非天欲延趙氏祀俾中興耶顧猶迫於敵鋒搏奔而南無異於梗亮定都於西無天下之半與仇爲和何其逆儒不自振也昔周平王避戎狄難東徙洛邑事與帝同然平王能保疆土信據却之威寔惟秦藩屏是賴帝興復之策曾不出此乃幸安一隅雖幸綱以紆患詠岳飛以速死和議蓋帝志則然宜權秦之復仇也易曰裕父之憂在未得也其帝之謂乎

宋復讐論

崔 銳明

崔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斃矣母妻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衆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繼以惇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齊遜而倖退圖利而援經僭邪而仕道其雖君子也願其生又伐其死排其尤又藏其學誣其罪

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普涕而畏公諫易曰包魚起凶無民而濟有是理耶然而宋不復興觀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千金之下汙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彈虜度區區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破高宗若能改任李綱兵校宗澤貳以韓岳紆兩河之忠義誓可復也是日順人岳飛朱僕之提虜備民悅高宗若能任趙鼎參用諫諍招撫惠服明罰正典則豈可復也是日來勝大何汪黃聞其交衆檮杌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諱既成逆豫再展策士材臣効能宣力中府之勝豈易窺哉且夫興廢祇賴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豈易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科興周皆功運而論而人物論

王世貞

初收遠元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止修事也忽暗忽明諫制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固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其他宋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而罷即作孽多之延竊叢棘莫引根滋莫克剪伐僞有逆辦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因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昧目而非和議懷臂而仕復讐徒爲簡牘之贅已爾

高宗論

王世貞明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具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祖矣用兵不已謂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辭以一虛名居之別言耶凡帝之

所以信泰檜而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日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天帝故唐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於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徽州之南馳也維揚之宿遁也明州之沈海也及及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取有而何有於中帝帝之所憂者非一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定韓張與苗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泰僧以和之說進之奪

人物論

三卷

六

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彼其輕於廢韓而易於修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際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際惡也自建炎而至咸淳百餘年來其其可以慨後者獨此時耳完顏置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不耳非岳飛敵也徽離鳴鳥保非萬世忠劉琦吳玠敵也海上之女真其獲燕傾汗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甚衰不於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足之治治於淳熙而沒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統石烈志孟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忘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為人役矣嗚呼天哉嗚呼天哉

李綱

朱熹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必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偷習暗薄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跡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譏聞黨斥屢頻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

脫脫

人物論

三卷

七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挽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室至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綱君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滿歎若君子之慕其母終尚猶嗷嗷焉視其棠棣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非諸葛孔明之儔與

李綱

呂中

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垂替之全德勉人主以修政復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骨肅和守之諫與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抑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土風定經制敗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變經制河東

人物論

三十一

李綱

空澤留學京城西館關陝南軍器節且將盜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來方成朝廷正謂此也

李綱

許浩

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給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敵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致王夫何難乎綱再為相所施設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乃感于莊貴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天

李綱

林俊明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剛貞忠義之臣無足以弘濟艱難而直安國執天翔贊太平易為功而遏絕酷亂難乎為力魏鄭公曰願

為良臣毋為忠臣夫以孔明基鼎足之勢若臣願瞻志則可為

也仁傑樹扶日之功委居陰謀誠獨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雖

屢建災之際治又甚難者宋文治自七年陽德弗割群邪交翕

朋黨倡而正人為空宣和大小公以起居即極論銷邪左官監

局嗚呼謂小臣獨憂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寇公決策內櫛獨

任城平力戰而却金兵而罷命下矣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解

嚴公獨以再至為憂力陳鐵壁倫撫至計而宣撫命又下矣繼

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居空澤張所傳亮為必守中原之

計而罷命又下安宣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米至而京師失守

宗澤趙鼎

脫脫

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待事而後能有為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聚旅數十萬聚若響赴聲震田澤之忠慨然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觀君父之陷於塗澤執無情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縱或牽制則友二帝復舊都特指顧間耳黃落蓋注伯參嫉能功使澤不泯信其志發憤而卒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方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鼎豈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人物論 三十五卷 十一

宗澤

新編

靖康建炎之禍徽欽囚而北高宗播而南一時忠義之臣糾策以尊皇復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澤顧皆阻於姦佞憂失事機綱既崩安于位而澤亦為自心以死非乎按澤撫輯盜集救旅居倚已之地吏謂黃潛善等處為遣其說陰伺察之亦詎

知非高宗意設澤不死必與立誓同戮罪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說賊之口其不怨乎

趙鼎

柯維騏

趙鼎自為小官已著矯節中興嘗膺時政皆嘉謀天下屬公輔又失紹興入相者再其粉力贊親征國勢不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粉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所謂陰在內而能昭者乃以梗和議為養檣所擠貶竄以死然此慷慨報主之志雖歷顯師臨禍變當不少前觀其自題銘旌氣作山河之句視夫為厲鬼殺賊者豈異耶

宗澤像贊

吳伯宗

人物論

三十二卷

十二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撥異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遷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晉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嫺嫺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望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嘆也

張浚

脫脫

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止且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心據古
逆慮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

人物論

三十二卷

十六

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謀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偷儒之所敢
望及其據卻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同命所嚮如志遠人伺
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人豪者與群
言沸騰厲聲奮頭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復欲用浚當即日就
道不敢以老病辭其愛君愛民之心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
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條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
遂殺曲端亮能用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
以為不及至於富貴之潰師淮西之立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
能逆挽也

張浚

柯維騏

張浚趙鼎

許浩

張浚在高孝朝存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兇逆始終
和議強顏抗非獨於忠義能然乎奈才疏量褊往往自用於
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士師屢敗沒身之餘恨焉宋事
年頗悔謀失實元儒楊炎斯亦極論其罪蓋輩人而是非
定修史者第襲其口語何耶雖然其嘗在與敵不共戴天時
戰敗仲尼以為榮而不諱金固壽言也可以用兵勝有諫浚哉

余觀趙鼎處張浚之謀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己故也鼎心為
國浚為己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則宜憾
之矣然亦為國事主而憾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存鼎
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存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
浚類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浚與不自相負其言負高宗乎
浚出而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隨其
中與之樂可惜也夫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十七

張浚

朱熹

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甚者則不過為保守江淮之計
與狄制命會歡過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國恥
復士氣鎮遏敵愾復隆遇主讓居臣雖天爵其功使公困於諫
忘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
人類之所以為食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張浚

呂本中

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甘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往而征之所謂先聲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復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情知吾君有大為之志知廟堂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敵愾折衝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萬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稽誅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阻於營壘甚哉任事多難人物論 三五卷 十八

人物論

三五卷

十八

人物論

三五卷

七

評 任事難而得謗多章古確論

張浚

周禮

成大功者不以少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壞乃邵宏淵之惑衆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救之是實賞罰之公哉

評

此議可為魏公洗冤蓋以病宋當強虜魏公雖三敗績然亦數大捷論者只攻其敗而不計其捷則輩輩之赤壁諸葛之祁山豈二人之不長於將哉散而復收敗

而復振此兵家之常也安可以一衄而遽棄之

張浚

劉定之

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難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浚復命出兵追田同州鄧延以擄虜虜復拒岳之謀必與廣戰遂為虜所棄夫是以有富平之敗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鄧瑑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輕然不聽夫是以有郾城之敗孝宗即位命浚都督判襄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棄士卒憤怒遂潰而歸夫是以有符離之患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難不明而何人物論 三五卷 七

人物論

三五卷

七

張浚

劉鳳

昔單于之論長叔為其將輔衰固而繼之也魏啟生尊周而為合諸侯因併謂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藩扞王室其功為道天道膺天禍遠班鐵當其目且及其後平夫長劉之為周章其不蒙救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言不終夕而知

其非矣若宋張浚之謀國乎則雖強變天道驟用弱國專謀獨
應除怨報俗奉主之功而他也有所不計者然亦規厥失宜措施
未當計畫不能兼擅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
靈之不復振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刀勝哉夫宋之饑金雖百敗
百死而不可已者浚終始主於敵主于守主于恢復未嘗可以
少竊旦夕安緩頃刻死易應而改圖壯哉其為心與若其主之
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陝蜀驅二十萬而前似可乘金
之隙者端珩不協驟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是
又何寡謀哉李邵之才未足憑仗而徒奪其邊邑何預大計不
為萬全必取坐制扼吭深入中其要害之奇而輕棄奔退使我

人物論

三十五

二十

重失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面之思是又誰歸
咎與其措置淮西也復而不能延納猜以專楊得如蕭策之籌
帷幄乎故若浚者有其志無其度急有餘才不足雖謂其輕用
國家財貨爵賞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博納米糧亦係知
人善聽從急於成功而暴於智勇於犯難而疎於慮慮慮不
有其身固矣而不謂國之威靈衆之存亡繫乎一戰胡再不謀
以取敗遂使後以為鑒而終不敢進一寸以事中原和議遂固
不可拔若輩謂浚已不效於前也苟以廢運之興衰盡委之天
則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獨王安時拯危撥亂之才乎惟尚
有待於匡濟旋運文其環此所以深有責於浚而惜之也

原缺

計：談恢復令人髮上指冠談時事令人泣下交頤詞慷慨

麗乃其刺枝

李光弼許衡景衡張所

宋史

極窮救焚之際以任人為急靖康建炎之禍變其於扶弱集金
時非之人也而國恥卒不能雪豈非任人之道有未至與夫
以李尤之才識高明所至有登計翰許景衡之論謀剴切張愈
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數臣使不為

譏邪所抑得必且行其志則其效宜可待悲或遠斥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君子不能無外朴當野之失政焉

黃伯彥汪藻書

羅倫明

諸善伯彦才術智慮無過人者特以側媚善秦足以結而害吾依之心而其高才雖遠秦今也以遠高宗偷安之志是以痛汝相落不覺其入之深而仁之厚也世方以為大教太盛而當力以侍二人為華是伺黑白之眩惑

秦檜

劉定之

秦檜之惡甚甚於秦檜惡固同於衛玠白實類於駙馬借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盡其禍大罪失然則檜實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待保首領以沒何哉嗟乎此又天地之微之理也蓋太宗嘗召太祖嘗開僧位使其子孫幾至賊絕天幸得不生秦檜便高宗示以與其社稷故君子觀于宣和殿猶生王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

原缺第二十六葉前半葉

人物論

鄧致士庶秀毒竟亮宋政為

脫脫

尚字植還復有田劉之愛鄧致士庶秀正色立朝以爭於臣之秦願不備哉毒竟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非若仁而臣直平宋政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毒竟亮俱忤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嗚呼怖矣

林勣字舜臣妻當亮高登宋政為

柯維駢明

南渡民饑云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僻壤中庶不復留意又不能立昌隆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興之失策者林勣諸人特小官是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列雖古賢詎之通達國體殆

無以過林勳等之臣之用弗克爲相弗之知也事當先建儲之議且不見納竟與卒而登宋政爲成以忤蔡檜得罪諺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等之謂與

人物論三十二卷終

三十二卷

廿七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二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韓世忠

宋史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家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木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開眼示之及劉豫發中原人心動懼世忠請來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恐殺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時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人物論

三十三卷

乙

兀木走

李東陽明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王爺墜復跳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亮朝天爲中原留逆難他時再作江南圖歸公吳公還有無

劉錡吳玠吳玠

脫脫

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鎮敵國雖歸信流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慧不足雅量有餘耳其然乎吳玠與吳玠智勇絕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至保全蜀以功著終聲震捷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焉然玠雖老滯玠多妻敗豈非徂於常勝驕心侈與二世爲將釀成逆職之變聖哲其宗祀益有

鄺城之役恢復之繁繁馬飛師乘勝薄朱仙望兀不戰破汴在頃刻而檜急罷兵飛赴行在而浙中劉光世鑄皆以且至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一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不無復辱色洪皓區區蠲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岳飛

陳基元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闕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又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本才之臣亦非桀時馬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磨浸漬繪層決絕垂三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人物論

三十三卷

四

夜欽歎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其四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焉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念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謀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計國者卒無以逃銀鑲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重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也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焉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焦粹編者未嘗不為兩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到寶祐以額天辨誣錄諸關

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高宗為太上皇帝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

岳飛

李夢陽明

岳武穆全人乎淨其止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圖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沒黜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駟級代殺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鑄鑄下矣嗚呼岳也得止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三十三卷

五

岳飛

崔銑明

諺者曰忠武之死朱僕也中原咸思附之蓋遠詔而復舊也蓋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无咎臣之事君無武適國之遭難須兵濟理及且者諫可也拒則止事廢成者諫可也專則停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等王也親見父兄母妻之辱耳于簾衣而不敢奮蓋畏金人猶憚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檜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將何以伐伙乎語曰同力蔑德自王安石用事以來宋失民矣彼兀不有非折筮可下也且勝召之幾

大智難科郭李嘗敗於思明矣況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害
虐者役仁以生也厥勞者望義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臣得而遂
哉猶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謀國而捷於覺國拙於用才
而巧於壞才人將有為也掣之曳之必窮以促便自失其據而
兼養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北櫓之耳心快忿
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採亂之道二曰德曰相
得其末鳥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計之而
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且肅作內政而後援
楚越生秦教訓而後報吳蓋本握有枝披其心防隙有水毀其
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後責功於一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六

將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
不庇其宗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
焉

主和

羅洪先明

岳飛之見殺也以厭復也檜之殺飛也以主和也厭復天下公
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羅識飛者為其克飛
寬而檜之死不餘辜矣故檜檜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厲因不
盡其情因即死鮮必不服檜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
乎夫檜之進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捷憤也非捷憤也金國之謀
也厲人父母叔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

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盾二盾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高祖無
憂矣昔者孟子冬旅應以爲解之有解腹而逃也親爲重天下
爲輕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
其槨順之則禍遲違之則禍速趙盾律廢之事亦足以鑒高宗
其能怒歟乎此一盾也淵聖兄也建父弟也淵聖謀則金必不
從建父議則子足之禍且夕且至保富貴者孰無是心高宗其
能脫然乎此一盾也有父母之愛弟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
自非出世之資義人之勇固不足以辨此宋不足以辨此其命
固已懸於金之手揆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請欽
不請徽徽之聞計在三年而欽則莫知又近其意以爲徽即死
人物論

三十五卷

七

欽是爲厲欽不請宋之喪我者去矣檜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
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
然也雖之於疾疫石投其會湯尉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
高宗首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誤於遠變宋
有能通其臂者故檜得以垂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懷
側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籍嘗獲太公呂巨矣
分憂之語至焉不仁然猶之不敗果於實者未必非斯言之力
也正言若父而宗其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昔早龍
怒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
禍嗚呼惟無庸怒之智故不免以身劫於人性無遠尚之權故

愛親之心適以益其愛心適以益其愛心是止為金人惡而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奸而以隱公責其君是止滑而奪之裝後輩以滑中

其疑

岳飛

蔡 清明

嗚呼岳公報國之心所以終不酬者果夫耶人耶修向宗泰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愛尚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委於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當世人物論

三十三卷

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日將不復以宗社為意父兄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期又厥命在又遯道慟哭者聲震於桎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然于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奸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尚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平人臣報其君有益於君則為之兄殺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以濟其難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陳於奸臣之計以負陛下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威隨舉鞭而北滅此而後朝

食可戮也胡為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時哉夫殉君命之為忠孰若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仇之為忠也且高宗之所以急與金和而急召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又速未禍耳今吾自撻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為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蓬頭跣足直步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籍索以待粉身碎骨萬死其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倘必吾全則將乙骸骨終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不叙之數自後有遺命者雖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蓋其報行雖近類桓溫而人物論

三十三卷

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猶可以一日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意天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為大過之事不勝於尋常故輟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者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者履其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為名教罪人者况公當日而出此其憂歸於孝矣且未有改立族統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夫建大事苟無私意其能為焉

常法度所制縛說書天曰日萬世一時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多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酬而後為檢所害亦為公甘之矣

岳飛

李鑒龍明

論曰天下有不可必為之事而謀者必欲其為之正亦難與論人矣蓋事有易有難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已矣故勢難於安百姓雖堯舜未嘗以為易勢難於王天下雖文王亦以為難聖人且無如勢何而況天下者乎今謀者於岳飛之班師而人物論

三十三

十

貴以不能應變是欲為不可必為者也貴人以不可必為是不知有難易之道矣不知難易又安足以論天下之勢哉非惟不足與論勢而亦不足以論時矣何也才力智勇時有所難違果斷則時有所難用機會間隙時有所難乘况胡為及颶突如山摧乘輿趨還中原陸沉何如其時也君昏臣奸忘讐事虜何如其勢也進有誣妄退有東縛又何如其難也而謀者必欲其應變而為之吁尚足與論飛哉今論者不過曰宋高閭外之寄於飛專矣精忠之旗知飛深矣飛何有不可必為又論飛之止伐志存雪恥志不共戴天一戰而汴水元再戰而襄陽夜郎城之捷金吾校首朱仙之駐元不曉曉敵固將棄汴京矣此所

謂大順而至易也即有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也矯詔進軍期於必成如介子之破樓蘭可也以死自誓載罪而行如武侯之伐魏曹可也却奸臣之計果於自用如祖述之清中原亦可也提兵外應秉檄之惡與天下共謀之若秦氏之誅董卓亦可也而飛也皆不之為夫遺勢者亡審時者昌故曰時不再來勢不再得飛於字常則可矣要之非應變之才也為此言者是知順而不知逆知易而不知難知可必為而不知有不可必為又安足以知勢與時哉吾未見天下有不順而成亦未見逆而有濟者也况於君臣之際哉君臣之際犯順以行權雖逆以遂計而乃以應變審時識勢論之是猶教天下以叛矣况犯順而權未人物論

三十三

十

必能行踏逆而志未必不可遂如飛者幾何則今日金字之牌非前日鐵字之牌今日忘誓之宋高非前日旌忠之宋高矣今日殺飛之檄非前日薦飛之沒矣前日用飛專今不專矣前日知飛今不知飛矣前日用飛今詔飛矣詔而不遵則伍胥之觸鏹陽周之賜劍至矣劍不至檣之心不但已也不然則班師之詔更而為誅叛之詔矣又不然則削奪官爵之詔下矣此其時與勢可必為耶不可必為耶何也順不可犯逆不可踰勢有所難應權有所難施故耳飛於是時將為誅早之詔則宋高謂班師者我也將為清中原之詔則驍兵在前追詔在後將為伐魏之武侯則身非顧命委國之元臣將為破樓蘭之介子則上無權

才大畧之主中有功主和之義動而有違節制之謀進而
托君命之戮此其時與勢果可必為者耶不可必為者耶且夫
君樞也相運之者也將闡釋以止人者也以宋高為樞秦穆運
之雖自岳飛無益於宋而碩實之權變其亦不思焉耳矣故善
論天下者責之君如孟子一正君而國定是已善論天下者責
之相如柳宗元相迫得而論國理是已未聞謂專閭外之奇而
能逆其君者也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任非不專也誤入
而樂毅奔以身為萬里長城知非不深也心疑而道濟死使閭
外之寄誠可以逆君則二人者當先為之矣今謀者不察碩實
以春秋之義責飛曰苟利於社稷專之亦可此及黜發倉粟之

人物論

三三卷

十二

類是也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重夫不聞天子詔之類
是也該使黜之發倉粟也勿有詔曰不發方重夫不聞天子詔
也而天子以他將代重夫第不知重夫仍為將否耶黜仍發倉
粟否耶知此則飛之班不班不待辨而自明矣飛忠孝人也春
秋之義講之熟矣尚其意不及此耶今謀者碩實曰君之于臣
猶父之于子子之于父從治命不從亂命此其說尤不通且父
之命子命猶子乎命重夫乎以宋高之事言之則猶嫡也飛望
也知孽之不得以奪嫡則飛之師班不班又不待辨而自益明
矣故善論天下者本諸勢與時善論時勢者參諸難與易善論
難易者識之順逆逆知順逆者執後從權變故爭嘗曰飛之不

可必為者君與相之罪也

岳飛

王世貞明

吾人有以岳武穆朱偃之役秦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
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
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
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
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
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獨敵乘於前而嚴修迫於後是非徒
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禦庶
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術者亦悍悍猶賊人也女直之重
兵尚聚於燕雲之比而朱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援沒
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錡王德以殿嚴之卒後勁吳玠以茶蜀
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今復今諸將一時
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慄而虜悉其全師以卒我
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天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
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人物論

三三卷

十三

岳飛

一日十二金牌

宋尚新明

余讀史至岳武穆抵朱偃鎮一日受金牌十二未嘗不披淚數
行也或以為此丞相矯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斬便而談
行便或以為此上意也君威不遠顧於大臣杆旌鼓號敢奸之

全師而還便易獨請金牌之來不出自高宗不矯自秦檜而移之自武穆非飾說也請得畢其辭夫檜雖稱權姦然亦有憐才之意觀其答宴人之偽書賞鵲鳴之佳句雖古之絕饒以譽意賜侍以致俠亦奚以加彼其爲豪忠良交通竟欲使人主尊信如鬼神和奸如膠漆夫豈特師臣自用武必有智謀之人爲之竭力而營持籌而計者乃武穆自王貴牛鼻而下皆闇將而非謀士也闇將之用一而謀士之用百有如一且受詔班師闇將之勇果足恃乎恃其勇而抗王章是女且未滅而身爲女且也設轉戰而前期盡敵而及而毋走之敵果可盡乎不能盡敵則丞相且以抗命爲將軍辭將軍且懸賞太白不服而敢言青龍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十四

一杯耶使少保自能養士於平日則雖兀朮無比走之意而謀臣策士且踴躍鼓端以張先聲以奪其心而乘其氣何至彼將奔竄而書生且叩馬以諫其每行也此豈書生無算食軍費之思意者逆知武穆之岳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謀失其智才矣其奇縱捭闔而談世之務而武穆未之許乎向令毋走之言不出于書生兀朮必且北去北去而丞相必且騰落外則前無所沮內則後無所撓聖聰覺聲譽爲之響應韓常爲之割文不日而還兩帝之來與提仇人之塚墓矣雖有金牌豈能止之於沙漠哉自書生之言一出而虜已心知武穆之無成故堅持中原而不去得以其間走使言其丞相相懸有約則不得不

以危言中武穆於帝前而帝且爲之心動則不得不亟詔班師而金牌於是乎廢發至手廢發金牌則雖致書生於麾下亦必無策善其後而况武穆當方寸之脫亂乎且當其時未嘗無士甚慮焚斬王之餘燼於江中者閫士也縫衣緝帛而脫男子於虎口者齊婦也武穆倘得一士則權臣之舌可禁頭可斷心可移得一士則批主上之逆鱗如孫背痒婢復敵人之皮毛如集狐腋何至令奇才策士偃蹇教奇首且就敵附會功名以輸國家之大計使中原與二帝俱後其口中而莫追也豈不痛哉或者謂高宗時值苗劉之亂帝常慮諸將有恩武穆斬王所以不敢厚賞客與結士且亦有衛長平霍冠軍奉法遵職之意乎余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十五

曰否否衛霍遇武帝承平而當武安魏其之後天子常切廢故以親附士大夫招賢詔不肯爲人主之柄若武穆之時朝危主辱將左車而傳劇孟猶恨不遵而意客以吐握爲謙讓顧武穆之所忌不以結士而以擅兵則結士非特除患抑以建切不終矣余深悲武穆之忠毅而罹於無辜故重以矢士爲賢者惜若書生殆所謂有才而不善用者總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其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書生士於權臣大將之說似爲得機以語於固窮則未也是故孤死正丘首君子仁之

岳武穆碑記

徐階明

晉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志誠合一方能有

濟才而不誠雖有東家功業亦出千事為浮無幾何時而不盡
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輩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
合非尋常號有東家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從步在諸將中
位最早年最少然而有戰百勝為功最多鄆城之捷廬州之援
雖皆驚如凡木猶悲啼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
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申與之委其為知遇亦大率類漢
高之千信然信困楚之續拒微之言雖有可稱而快悞之私卒
不免明於筆野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
中原十時高宗方欲于秦檜以節制九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
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

人物論

三十五

十六

而王獲援毫夏汝卿經官顧蔡為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
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朱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
至今論者猶共寬之而王怡然就死毫無忿懣不平之意宜親
信夫王則不赴許都之徵臨刑則追延拒敵之誤者固未可同
乎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救于高宗之知遇如信鮮未推
食之云非憤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悖人不評之說特其獨國之
心耳功烈至竟以為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初心之不違
斯隨焉而安耳非誠之至也至誠為之故語王之結節惟漢諸
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傳匹而汾陽之才又必不及王蓋
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光兩人而已

侍御公以書懲國表主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出飛

劉基明

不之類兮直根必傷人之將死兮命扁以為不祥嗚呼將軍夫
何為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歎兮豺狼見旌旗不知
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將軍兮獨御寇而憤若擊向愛
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之能育臣
鳩心以為主兮又何可以為仇也天之所廢不可抗兮亦將軍
之尤也鳥傷兮而欲煩兮群啞啞而附翼飛往糜于機檻兮鴟
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也蓋天之太恥
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譏邪之矯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卑詞以
人物論

三十五

十七

臣妾兮為殘喘以嬰婦妾再植于洪流兮重驕驕于中路庸夫
亦知其至愚兮竟獨迷而弗悟猶謂薄難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
心縱狂擊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為會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
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無援吊孤墳于湖濱兮
見恩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識忘親之不敢

悲建紹

張四廉元

豫都督校曲端蘭中斷石臂中與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安飛
江左長城陳中興天子不知鐵象為精忠旗盡幸望風走兀
木根深路旗折馬驚驚可悲君不見冤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
間獻述中興中興良可惜

金字牌

李東陽明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勸哭班師理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繼嗣已復無江淮僅虜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三字獄

李東陽明

朋黨滿天下惜惜不惜敗李迪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殺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其無權厓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即馬前刺

三父子

李東陽明

父會德子重慶華英此日何乾坤父德壽子重華美名濯濯應人物論

三子卷

十一

無加王津從幸喜同樂五國窮愁看馬角精忠父繼忠子百戰其心為若死

岳鄂王廟記

崔鉞

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所慰外則過廣請建儲以安人心還專都以繫民望收河北而持中原元松王彥范于杜玄而氣不挫其於張俊阻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慶而弗回其兼無好其仁不殺是敢謀遠而心義明而信故能存宋不遂亡也金人無王中國之志民每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昇張和昌以齊昇劉豫而還師於漢矣帝若擇建上宰昇王以征伐就謂金之亡亡哉然帝乃慨於金人之感夢其後繼無成且失其

藏內外諸臣乃忍苟安之計惟後臣之交夫後會而王燕王忠而檄仲俊檄客若而王疏闕言降附豈一朝一夕之族哉於乎以不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檄之敢也且夫其須有者檄之游詞也其心非不賢王也而疎於其欲急而為之耳

封開國子食邑制

高宗

門下師直為北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淳仁人無敵之勇羽奏屢騰於戎捷與圖復於圻封拜雖濫律之庸置若昌治朝之應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急盡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難者不變父官勇於邊國實擇難于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人物論

三子卷

十一

子懷柔初附之夏為崇崇之嘯亂葉襄漢之龍兵竊據一隅萃厥通逃之數旁連六郡鞠為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近茲賊寇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軍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關士慰我后靈竟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懋茲信實建旄馭水以彰分閭之專授鉞祿增以示元戎之重全什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主股於真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伐用張既收無難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知之圖當肩衛社之忠益勵勵方之績欽平時訓其永有詞

進封開國侯加食邑制

高宗

岳飛才全果毅豪氣沉雄說禮樂而勵廉隅德澤有君子之操
挽袍鼓而先士卒也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
深入千疆平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
屬逆雖之提亂郭范羯以窺邊萬騎賊行震天聲于不測千里
轉戰奮忠氣於方張力捍孤城繫俘群醜逮清師而奔潰茲振
旅以過婦姑疇知敵之庸用錫和似之社稷墮授鉞節兼兩鎮
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取非賦衍食倉租爰示寵光
併昭物采於威觀萬天之政爾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
其克報于王業祇若予訓永有乃心往愜式辟之方勿替對揚
克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高宗

人物論

二十一卷

二十一

岳飛沉毅而閭中誠純而特立縱橫奇正謀足以應料敵之機
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
剪亂夷寇所當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又勤經畧
將規恢於遠馭且增重於使權莫不知名諒威聲之振聲旌旗
改色亦士勇之賈前胡茲坐席之餘積有雲霓之望嘉洛和甫通
王氣猶在伊經陵谷俱存廟貌未移於鍾離其共乃服以究
爾庸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為意

岳飛頗有預言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今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誠言無不踴躍赴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擊兩宮而還之陛下且唾手取之矣然後角中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子有命臣懼頻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是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惟罄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八寸之土以偷老其人物論

三十二卷

世宗

間則為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曰者渡河來賴瞻帝京徘徊宮闕詠宋微子麥秀之歌吟周太公黍離之篇披肱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賴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係於中原手種桑之人不隨於冠裳手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天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父母胡中也君父防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甲包胥何如人哉一日班師赴關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虎圖飛草能下馬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書之

今飛十年經營磨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奮矢若輩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有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強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評 馮武穆恢復中原謀功好檢忠肝義膽可揭日月可泣鬼神直與胡濙應封軍容處置班師論爭道而馳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脫脫

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被家狗國主役中京中惟護播磨邊嚴熟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召與兵最久貴寵獨隆狀頗能知幾不沾禍敗其亦有天幸者與郭浩楊政克左右外甥兄弟保全川蜀數若千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掩於和議類失軍機人心阻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社稷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人物論

三十三卷

世宗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等

脫脫

王德素有威名彥魏劉光世嘗其不可恃晚從張浚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故王彥棄家赴國累破賊威振河朔奪兵柄使之治即用其才惜矣魏勝崛起無備兵種餉之資提數千萬金之衆抗金人數千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見已於諸將無後而戰死亦可傷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敗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

獄冤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脫脫

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為之冠然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齊牙爪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會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上其負戾何如哉光世自恃宿將遷阻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劉璘之畔迎合檢點自納軍權雖得其終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于蓋亦顏號俊子弟海州之功泗上之捷亦是稱焉王淵以總率危從有勞遂至縣淫失將士心自取獲敗況結託康慶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

人物論

天

三五卷

廿六

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慢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俊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耳

王倫朱弁張即洪皓

柯維祺

明

宋有女直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便率應禍惟虜是從當昂顏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中何足等矣王倫屢從侵擾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即洪皓倖縱並完節不為大宋羞而皓留累方之蘇武無愧然武當負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議乃不免於其身乎尚真少思哉

朱弁張即洪皓

脫脫

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是定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者朱弁張即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諒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張武不能過信哉眾竟以忤秦檜誦死悲夫其子造適適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這位極台榭而遇文學尤高立朝謀論敢多所謂忠家之報詎不信夫

洪皓

真德秀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傳田宅副馬洪皓忠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亦有過漢

人物論

三五卷

廿七

建其後表忠義官為後世法蘇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惡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陞山之北復敗殲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于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

傳陸也

忠宣王懷蘇武

方應選

余讀子列子見南郭子綦與鄭公孫僑同學於南宮氏之門既公孫僑東園釣子卿也本為春秋名卿之親養炳炳烺烺而勤焉憂殷功懋績如昨而子綦猶然蓬蒿中家無間馬識者謂子綦氏厚於德而薄子命不以祿幣彰終其身為子綦氏少而嗣然則名卿之伍無愧云云竊惟之洎觀漢史至蘇子卿傳并

宋史列洪忠宣故事謂然望曰嗟乎士之屬功名也固有幸有不幸與天子卿自天漢元年節旌使絕域置干欲屈而臣之而于卿不可視且不能側聲高不能下即李陵衛律輩劫制耳語者數四而于卿抗色厲足猶足以寒疆索之膽而褫之魄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出懷傭哉于卿古今所希遺也迨宋紹興十三年忠宣公卿命金虜拜辱劉豫而不之臣冷山之流涕歎者十之九不以刀鋸鼎鑊寒索臨尾其間及間道君皇帝之疽比而涕泗再拜稔文以祭忠憤悲烈至今讀其馬角龍鬚水天雲霄教語尤足以激天下後世忠臣義士嗚呼懷惋聚落無聊之氣偉哉忠宣宣史冊一二觀而于于卿奚軒輊

人物論

三十三卷

廿八

哉奈之何武之在漢也以清備位典屬國受養二百萬自天子公卿大夫而下莫不噴噴異而臨之歸自金也一言忤旨旋至黜逐亡乃脫冷山復投瘴海而瀘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嗟乎是何子卿幸而忠宣不幸與亦足悲矣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厥晷日三接而文王之係豕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夫康侯功亦烈矣然非遇明時遭聖主亦安能吐奇炫能光龍脰至若是異哉自其英雄之士抱卓犖瑰琦之才精忠峻節遭薄運靈靈漢宋日月而控于數奇抑于命之窮不待一揚眉舒氣而齋恨死者未易數也綱書于卿之時大漢英風如席千里風是而震耀宇內而况以孝昭之聰慧孝宣之聰核名實其

臣如轉陸革即有規師師喜起之風而不至猜疑尤甚忠功臣而不允自全者故雖有毛髮絲粟之于亦足以自效於旂常竹帛之上而于卿之伏節歸也遂得倖然麟閣以發明功名于世而償其十九年崎嶇艱阻之勞也宋自二帝北轍以來三精霧塞九縣塵飛霄漢如庭廡之夫失而高宗偏安江左自謂儼然上屋居於東南半壁之天下而置君父之仇于如無計較之地檣以凶猾之使營營倡和腐計一二老臣一旦決去無難色如忠烈如武穆十二金牌之召不旋踵也故忠宣之節適觸其芒刺在背之心必至敗死而後快乎士生斯世有幸不幸大都類是也而後之論人者遂執區區成敗為高下士政不當以成

人物論

三十三卷

廿九

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彼施綽帶我蔡季于然鄭名大夫果出子蔡石而終其身城弗彰之南郭子誣耳心焉倪首公孫儒氏耶世之所稱倣儻飛揚之將才長齟齬于囊橐金主閭闔既先牖下而統袴子弟班襪冠服魚服而佩印封萬里者肩相摩士政不當成敗論也于卿不遇昭宣之世安得與中興名臣頡頏先後而忠宣非檣黨日夜嬖孽而羅織其獄豈遽歸歸坎窞汶汶焉食冤死草間耶雖然以忠宣釋子卿于卿幸矣然于卿僅幸于忠宣耳以于卿大節即腫脹異類猶群然噫噫中即之忠者乃不得食第士爵上卿而真之十一人之末彼十一人者自子孟以下皆以斷諫降虜賣監之使且彬彬位于卿上大漢方

隆崇德尚賢耳錯如是其主宋氏之待忠宣能尺寸也乎哉而下顧瞻顧能不為之於邑

朱弁

丁奉

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矣然弁卒不歸而不失主倫之堂寧不歸而不受金虜之官治全即以歸與張即洪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弁有曰嗟馬角之未生魂猶雪餐餐龍鱗之草運淚灑水天若皓作則何更氏之失殺焉

人物論三十三卷終

人物論

三十三卷

三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四卷

蕭中 鄭賢 元五 輯

孝宗

脫脫

高宗以公入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之邂逅失和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與爭奇矣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姓滅去歲幣以定和好金人易求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不忘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年高壽亦無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孝宗

柯維騏明

孝宗未出藝祖有君人之度其繫人心成乾淳之治且也獨惜符離喪師規恢中阻觀楊甲對策則帝之居身焦思不如勾踐群臣之竭心宣力不如種蠡豈委於鳥祿政修國理無天差之憂與雖欲當公以是為盛德觀哉論者謂聰明果毅為南渡諸帝稱首其致孝太皇力行三年之喪則千載一人而已自體履風類遂有公除諫臣諒陰不輟樂者帝深古以立世防噤儒矣

孝宗

顯九

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胤居萬邸時慨然有興復之志及即位賴魏公忠肝義膽倚如長城而曰朝廷所恃惟公首權辛次真而顯渡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靈應之功致邊報克復中外鼓舞趾李即符離之敗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廷斷弦傷目躬焚漆杖陰符旁若耶太立志之堅豈可以唾手燕雲而擊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矣然纔欲用浚而湯史之叢叢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說惑之豈知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任此而浮誇如川聚蟻成雷浚終罷位楊甲之策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人物論

三十四

者蓋原帝以談兵章為議論兵章為迂也而又不司專咎食肉者之鄙矣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呈對聖旨財賦匱乏陵復陷腥膻而婦媚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王淮陳曾之入而指道學為邪氣以倒吾道之戈雖雄心遠慮無一日不在中原無一日不行天下而瑕疵亦在不免值金主賢明仁恕無隙可乘而易表為書改臣稱姓咸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遠處不舞絲燧不煙刀牛夜停旌旆竟提亦彼此之幸爾米賜御二十八載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畢親之懿二典所載亦不能過故時廟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也

張九成胡銓廖劄李迥趙開

脫脫

秦僧執國柄其謀宋大計固無以讓為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願忠義廉潔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迥趙開所請可使治其賦也與

范如奎呈宋臣王居止奏教後等 宋史

如奎師子安國居正師子楊時教復師子楊時表臣安子陳瑾其師友淵源有自宋矣按其諫論諱且剛嚴鯁峭不惑其端不畏強禦大畧相似若居止韓王氏三經之諫龜年首勿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于名教張開論事無避逆權朴實端亮趙逵純正著文皆一時之良為禮所忌而不撓者語曰嚴集然後知松栢之後周信哉

三十四

陳俊卿廖允文辛次膺

脫脫

孝宗至恢復時任張浚俊卿片燕當明忠義以為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其立忘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庚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鋹為長城鉞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備臣書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甘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肥一勝而南北分定允文采石之功矣事轉危為安實保乎此及其罷相銀蜀受命興復危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事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其貴位收不煩居約有守脫再立朝案牘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陳康伯

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資親征及平定太子越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群臣夜屬奏但置重似謝安乎

虞允文

張時泰

虞允文之敗金人與周翰之亦贊謝之說水劉錡之順昌執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周翰謝之劉錡猶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時以見當將事危勢迫故不顧婦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險危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危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虞允文

丁奉

人物論

三十四卷

高宗以允文方獲度備矣但不自方歷歷使允文難得如裴度討蔡之功蓋明于知人而昧於自知可惜也允文功業難於終數夫惟采石一戰金亮自歸樞密轉危為安及能相錡焉與後之心愈堅更稱其許國之忠炳如丹青信乎晉公之流亞矣

參謀參

李東陽

新將代舊將去參謀參軍有主受命獨不受職參謀其獨斷不參其兵二百秋大功竟廢書生收朝令愧死劉楊州還不見以

西歸來笏畫花遺恨紀年六州葉

脫脫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脫脫

相秦檜然必大執為忠厚能以善處其君尤幸檜骨之際體

約去其可謂有立乎哉若胡晉臣輩論宋真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脫脫

自晉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初仲周公以王至蔡親為輔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克於君之憂非天降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闕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不朽若是係于此不然則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於周公其位與職又非若周公之尊且親也方孝宗崩光宗疾

人物論

三十四卷

太長無主中外洶湧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汝愚獨能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有德之士以輔聖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盛矣然未幾卒為韓侂胄所排斥遂不得遂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致不可為信非人力所能與也汝愚文善應以純孝聞而子崇

能能守家法所政有惠政亦可謂濟其美者矣

胡銓

謝枋本

胡銓廢府騰忠義心術明白忠厚深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宋文公讀可與日月爭光中興義士此為第一信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騷薦體仁脫脫

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權固無愧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比身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論事頗切時病屠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補者然騷嘗議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從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可知矣

胡晉臣羅點王蘭陳騷

柯維騏

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辟諶君之其道同也方高宗滯疾弗親萬機晉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贊國以收率其功同也羅點

三十餘者

六

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蘭陳騷負剛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范成大

王 欽

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與使金草子受書之儀舉朝皆疎有蘇子瞻雪之操繼還閤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與孔熾之政同在城都演武修文獎用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廣唱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識十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其乏用可惜矣

辛次膺

張時泰

大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

貌次膺常辟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參知政事僅一月而即罷去也意者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乎

光宗

脫脫

光宗幼有令聞擢用儒雅速其即位總權綱屏弊倖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官闈始悍內不能制幣愛致疾自是政治日昏羣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光宗寧宗

顧 允

光宗制於將種之婦而夫不夫嬖於陳源楊覺之黨而君不君不朝重華宮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以貴戚之卿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賓紹不圖而中外晏然汝愚乃少貶內侍召大儒增置講讀官天下欣欣望治惜汝愚為人大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胄之勞而使得以懷怨行計挾怨興讎而權歸侂胄的是以內批用堂諫失以內批罷朱熹失以內批罷彭龜年失又以京鑑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視君子若輩上之土瓦而進退由心大豫國本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指而排之附

三十餘者

七

韓氏以求得美官悠悠風塵靡靡俗清汾消飲濁澤穰流有若許及之之由實足歷者有若趙師韓之狗吠難鳴豈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有若蘇

師旦之肥為腹心者自斗食以上至宰執侍從皆誦讀其書出
自門庶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種種然若舍蠅之觸曉天
子孤立於上而國事日非矣噫邊鄙告寧則朝堂生故庸人獲
車千孔百出不至於挫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益知敵國外
患人主之純約也既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戡為快嘗於是
以中國有必伸之理臣天無不報之讐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
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躁動輕啓兵端呼金之讐刻骨不
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誦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
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侂冑之手以故羽檄日奏無
敵不歸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崖野虜鉞鋒及虜酋相望然後求

人物論

三十四

八

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丞首送大師以易淮陝侵地疾
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顧自侂冑之伐金者乃自伐也君子謂
南渡後一壞于紹興之泰再壞於開禧之轉不其然與然自侂
冑之罪而言斬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戮究已
斃之首何足惜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危殆亦孔之醜矣
值蒙古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嚴幣兩不相共
不然吾虞宋之禍未歟也侂冑雖誅猶遠矣幸帝昀荒淫偷樂
厥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窺間以逞廢立之私其他尚何可

言耶

寧宗

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擇繼當寧勢之難能不失擇即焉斯可
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之功臣用宿儒引掖善類一時守
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而侂冑用事內首群姦至指正人為
和正學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傾軋兵敗乃函侂冑之首行
成於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權權幸帝昀荒蕩弄威福主於皇
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東都
至於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御雅稱為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
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
際益理之視仁五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韓侂冑無偽學

三十四

蔣宗誼

夫進學之名石國有之幸也麒麟鳳凰未必福人而見者為災
害其名之祥也豺狼是後未必禍人而見者為慶蓋其名之醜
也有宋以來幸有進學之名而天下不享進學之惠此為君者
之過也若夫唐虞謫歌商周雅頌君以正道治天下臣以正道
輔天子故治化之隆詩書載之傳矣及仲尼之聖時逢春秋乃
見毀於叔孫見誅於荷蓀沮溺之徒雖能少試於魯而齊人饋
女樂以沮之聲言以商政周發見售於田大野老友為所笑必不
償其所且矣悲夫秦用李斯焚詩書百家之語坑儒生四百餘
人一再傳而秦統絕宋用韓侂冑有四書六經之害者偽學五
十九人之籍亦一再傳而宋運去祖堯舜之治歷數世猶不能

見其彷彿蹈亡秦之轍末有不旋踵喪其國者此又君子之所扼腕而悲悼也

韓侂胄謀伐金

陳 桪

恢復大議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察後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况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辛棄疾附和於鄭挺都友能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乃於岳飛則追封於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夫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人物論

三十

十

夢岳謀廢秦則建策立節論自禍則不納妄用秦類惟其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玠而吳玠降虜其他如郭倪李泰皇甫玠之徒又皆庸劣之才一旦委以分圖之柄是以師衆敗績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為之震怒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却失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廢國之策未幾于津之誅且幽首昇于金矣夫侂胄之慘惡既深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兩大師議

李東陽

和議是塞外家愚走天子和議非塞前諭旨送太師諒和生議戰死生國難死國難兩大師竟誰是

劉光祖

朱鼎泰

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無日星自古迄今何嘗有壞朱子遠宗孔孟近述周程關明道學如日中天如皇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淮陳賈林陳寧大擁陰靈劇施毒霧而救之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

柴中行

何 挺明

道學之在天下國是賴之以明人心賴之以正本不可一日無者也自王淮倡為偽學之說而陳賈劉德秀之徒又從而附和之遂使道學之名為世大禁彼小人者不惟肆其禁錮之謀而人物論

三十

十一

又今天下學者必自書且為非偽苟見之不明而守之不定未有不舍所學以從人也惟柴中行其見道也真其從道也卓故雖傷之以威而卒不移殊之以勢而志不挫卒能全其所學之正而吾道之功用賴之以維持豈非正氣之浩然而動於者哉

趙方

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者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志歷歷變之各隱然有尊祖折衝之風其節曲如危再舉至宗政後甘為名將亦方之能變學也方之于危蔡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

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曹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似道竟至亡國約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吳政

周禮

宋之守敵一聞虜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政以忠貞自守前既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其正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政之忘身殉國者幾何人哉

趙方

周禮

趙方忠靖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嚴務重蓋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奇非心乎宋室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人物論
三十四
十二

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評 牧民者當審此兩言於座右

余端禮李壁丘密倪思李燾

脫脫

余端禮平時談論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翼善類而不得以直遂不免君子之譏若李壁丘密皆謀侂胄以輕兵召禦之失及其與意用師命輩通章詔不從而壁獨當軍馬何其所見後先外廷哉附會之罪壁固無道於公論矣倪思直詞劇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節有可尚焉李燾所至朕盛荒政編詩賦亦庶幾古所謂思人也

理宗

何維驥明

理宗之立始理宗之立出於史彌遠之矯命俾濟王不澤元可謂不幸矣享國四十餘年彌遠權寵終其身丁大全實似道相繼任政陰邪淫志國事日外自古臨亂之君各賢其臣罪如是也哉考當世方大璋等每以女寵侈費為言則色荒政亂所由生徒歸崇儒講藝之虛名易益乎

理宗

顧允

理宗因彌遠澤位不思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而嗜慾既多匪人雜進妃侍內嬖更惡外專直德秀非真小人也用之而不誠魏一翁非偽君子也華之而後已人物論
三十四
十三

三凶居路四木當途三大大同陰六君子遠窺閭馬當國勢將亡而不悟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下步之外不能開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楊李全逞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安底乎斯時也新鄭之敵方權而金虜之運已衰乃陳蒙古歸地之謀忽年緒暮齒之喻志感夙虜會兵蔡州火繼積薪之下而命危破竹之中遺禽悉就於俘繫年結及身於煙燭孰不以城胡誠為大慶當恥可剛先王也而愚於此重有感焉以遂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其軍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以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早知至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

足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概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使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求冠禮樂之國自居不思信義之明較如日月而昧遠圖廢遠好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得軍在前行軼不戒是以蒙古來之而用蜀江陵襄陽之間無日不于戈無人不知甲冑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擾亡國之勢於此已成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道諸將夜驚哭之日也顧以項少之賈似道獨當推轂似道未聞有積累尺寸之功而陰乞蒙古之和陽獻諸路之捷是召敵也漸至國用不足而賣公田行經界排法江南之地較分寸於蘭絲斯民勢難無訴無異及求以負薪割股以

人物論

三十四

十四

嗟腹矣是離民也君人者將民之遺慶而離之將敵是侮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始救於火彌遠終失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罷黜王安石以成古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

賈似道

柯維騷明

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近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協力百執事猶俱弗支何况賈似道事而慢怠而恃和夫向士璧帥潭誠有捍禦功乃擢樞其罪斃於困圍汪立信自剄聞貽書責其就樂且為區畫教端章非忠言至計反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為世吏師亦豈不能容假寧論罷去他若吳

潛皮龍禁軍世雄皆以非善死文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吾類盡矣救入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矣降臣工多解體而叛有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誦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其謂亡宋之君臣乎

賈似道

呂中

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之有容之量滋忌疾之私好譖黑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歛江浙之死生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工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衆心離各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威國覆身獲髮不足數其罪也

人物論

三十五

十五

賈似道

呂中

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詭偽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陰又嗾臺臣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勉強一出掃境內以爲將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遷居京口沂派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計已降矣軍於魯港舳舻百餘里方仗東京乞和請盟舉措如此似道固已魂落膽喪矣是夜三鼓鳴鑼一聲十一萬兵須臾而散軍身維揚雖寸斬何救於國事迹其所爲正可與楊國忠等耳故曰誤宋事者似道也

賈似道

劉剡

似道誤宋亡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可也奈何屈法伸恩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嘆歷考諸史載籍皆以鄭虎臣殺似道為又刻按宋十有五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賈似道猶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庶可少伸神人之憤雖得罪於縉紳大夫亦不敢辭云

木綿庵

李東陽

多寶閣中歡不足木綿庵前新鬼哭寒廚拉智安足論天下蒼生已無肉若王不誅監押誅父讐國憤一時據監押死不赦元城使者空嘔血

人物論

三十四卷

十六

謝上蔡

朱熹

上蔡為人甚果明決力不修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說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質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實守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數月以職事領因介紹請以第子禮見入門見吏卒獨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闡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喜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文章尚通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

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羅從彦

陳協

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嚴廟時居鄉教授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公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以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蓋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遺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警相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為功利之圖浸兆商賈之侮是其蔽而不忘君之心豈特沮溺輩索應行怪之比耶

人物論

三十四卷

十七

李侗

朱熹

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海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雖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學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廟語孟之說從容磨玩有得於心盡得其所傳之真雖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裏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雖風塵空自適中問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學州郡士人有以袷式焉

楊時

武夷胡

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節早成積於中者純粹

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游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
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略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
之態自不形也推本至季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
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
信之又曰先生造春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
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擢意儒學日新聖
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
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焉

胡安國

周禮

春秋孔子之刑書亦百王之大法焉聚貳之至公安國潛心二
人物論

三十四卷

十八

十餘年作為本傳其間顯微幽隱提綱舉目說有益於治天下
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又計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
大法具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耳然安國春秋之傳為
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太義復雖慷慨詎可北面事虜哉
情其蔽鋼已深終莫能悟也

著春秋傳以成其志

林續振明

儒者感時艱而托之書以示諷觀其書而志可知也夫國事多
艱位在則起而旋餘之不然亦得以其言而規益之願其意有
熱多之所不能行而又病於至之所不能盡乃托諸著述以寄其
慨而凡所以規切時事感動君心者每隨觸而輒見使至是讀

而思焉覺揚揚焉正華夷之大防而報君父不共戴天之讎者
安知不由此有興乎此固康侯氏所以作春秋傳之志也且天
春秋者天子所作而見諸行事之是者也其大義數千炳若日
星取而傳之康侯母乃蔡平人亦有言三傳作而春秋散春秋
之果無賴於傳也明矣康侯之傳母乃類是而以為成其志者
果何志乎噫嘻此未易言也慨自良嗣遺而胡馬南顧邦昌降
而鄭乾北指宋之天子蓋已遠蒙沙漠之塵矣於斯時也望闕
庭可以流涕親社稷可以寒心而高宗承父兄之重偏安於杭
魯無北渡中原以迎兩宮之奇當時臣子亦不過洒淚含羞玩
惕日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康侯抱匡時之志能一日安乎昔

人物論

三十四卷

十九

孔子嘗曰吾至在春秋而春秋之作亦曰王室不綱夷狄猾夏
故不得已而著之言以峻其防爾高宗之時視春秋之時則又
甚焉康侯于此將欲主克國之策推振華之杆乎則相非已也
將欲封狼居之山勒燕然之銘乎則將非已也將欲伏軾而陳
謏賞愬而畢說乎則如五利如七策亦若付之罔聞知也然則
將遂已與又不能也獨計以為春秋一書孔子所以垂世立訓
而夏之防得備之誼雖強然若之簡冊而昭明自王氏新經
之學興而此書已為殘篇斷簡矣至是取而傳之今讀其傳如
于潛之會千唐之明黃池之爭所以歷華夷冠裳之分者何繼
繼也召陵之師江黃之會所以表尊周攘夷之績者何諄諄也

齊襄公復九世之讐則大之言其公不能復桓公之讐則惡之所以示君父之讐不可一日安者何明且蓋也至于公及齊侯戰于乾時敗績則曰能讐讐戰雖敗亦榮而於韓宣惠論春秋謹嚴則申之曰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蓋至此則孔子之意因康侯之傳而益明而攘夷復讐之大義亦既章章天地間矣使高宗讀之而知微意之所存又以知聖人之遺訓則將曰戎狄尚不可與盟與會也况可稱臣稱姬以天朝相率而拜大哉耶則將曰楚猶未甚夷也而且召陵之師江黃春秋亦因而美之况夫金人起于海西非我族類寧可不整其首惡而剪之以寧百姓耶則將曰襄公九世之仇猶且不

人物論

三十一卷

二十

忘報也况父兄蒙難兩官遙望蓋不欲其生入王門開耶則將曰能與讐戰敗猶且榮也况且萬熊能容於江上而張韓劉岳將報有訕醜耶誠如是則二帝可以還真兩官可以復讐雖直擄魚幽吳幹離而不擒尤亦無不可者此固康侯所以作春秋傳之志也昔孔子以為志在春秋故春秋作而孔子之志成康侯亦志在春秋故春秋之傳作而康侯之志亦成矣不然胡氏之傳宜如左氏公羊穀梁之傳耶苟不惟志而惟其辭則孔氏之春秋已先失之齊何春秋傳是作耶所可惜者高宗之不用至今遺千載之恨耳雖然春秋一經孔門傳心之要與其微辭與義未易窺測自石渠異同之後專門名家者何啻十數

卒於紛紛講辨其得歸指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亦罕言之其與門人講論則亦亟稱胡氏之說而曰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然則康侯之有功孔子也亦大矣至今列之學官與聖經相為悠久則康侯之言又未為不用也君子豈微焉

松栢挺然獨秀

陸端明

古人當變節之會而獨以節稱者其起于世之衰乎君子於是乎重悲其過矣夫當王路清夷朝堂無故士君子生於其間者優雅雍之休養博天之體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即有振世特立之操矣自而是焉惟大時方多難諛佞盈朝天下之大勢已駸駸乎日入于腥膻之手吾以一人獨出而砥柱之有以潛消奸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十一

詭之謀而懾服外夷之志此非夫正氣所激不與世相淫沉而以節高天下者乎節非盛世之所宜有而彼獨以節稱者時之變為之也君子觀此寧不重為之慨也哉昔康侯之在宋也立朝大節卓然可觀而儒先稱其大冬嚴雪松栢挺然獨秀宋嘗不嘉其節之難及而亦未嘗不悲其節之見于天下也且松栢之論何昉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歲寒之時天地嚴凝之候也萬物至此靡不改柯易葉矣而松栢獨後凋焉非松栢之能後凋也時當感寒則衆卉俱凋而松栢之節挺然獨秀于天下矣故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時為之也吾想夫士君子處承平之世立明盛之朝入陪元凱之列出從

吾牧之侶當是時佩玉鳴珪垂紳正笏泚然雍雍然於斯世
于春臺之上安所事節哉非無節也有節而無自見也語士而
以節見焉時事亦重可悲矣康侯之時何時哉花石之議興而
本實先撥女真之虜熾而中國極無兩宮未返而喬木委於丘
墟矣九土沸騰而刺棘長於原野矣汪黃用澤綱而草草滋
于殿陛矣向微以康侯獨立之身侃然不阿吾恐忘也鮮姦
氣衰于中立即有斯建豈亦強制於一時而不免敗節乎末路
吳安在其能挺然獨秀乎惟康侯以淵懿之識抱經綸之畧其
得于窮居之培養者而資于師友之灌漑者不啻千寶合抱之
木植本固而發源深即春風烈日不加崇大冬嚴雪不加瘠甘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二

誠與朝華之草草研就麗已哉是故上有庸懦之高宗而勸講
之說日進所以培君心之萌蘖也下有酷鸞之秦檜而推轂之
嫺閭避所以防奸邪之剪伐也內有盤結之雄外有啓疆之冠雖
國人欲立邦昌而調停持議不辱國體所以憂夷報秀而厚國
家之根本也是其特立之操劉毅之守性之而益銳推之而益
堅仆之而益起可進可退而不可低可生可殺而不可撓漂漂
乎蓋可以履天地對鬼神而大節始見于天下矣且與松栢之
挺然獨秀者何異哉夫君子患無節之實而尤患有節之名節
之名有于天下固吾道之不幸而小君子之不幸也是故世有
狂斐稷契則我無節之名而天下陰受其賜世有龍逢比干則

我有節之名而天下實被其害故使天下之被其害也軍我無
節之名而有節之名要非君子之所樂居也嘗謂挺然獨秀之
名而豈康侯之所甘心也哉故曰時為之也雖然康侯豈無本
而能然哉蓋春秋之義大綱以復仇為本而襄公不忘九世之
恥夫子大之康侯之學詩春秋之旨其于父子師弟之講求
者皆不外此則當時恢復之大計非康侯之所急也君子使高
宗以任檜者任康侯而不斷于匠人之手則朝廷處置得宜而
天下之事將次第而舉由是可以問罪金人而可以奉迎二帝可
以唾手燕雲而直擣黃龍府矣孰非松栢之餘庇也哉余之何
賢倭同朝王石周辨卒使芝蘭並蒂猶同器而慶焉其不大干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三

中道之斧斤幸矣况望其成再造之烈而救中原之板蕩也故
觀松栢之節所以見于天下也吾是以悲其臣觀松栢之節所
以見于天下也吾是以悲其君謹論

張栻

朱熹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
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討賊之審又未有
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繁然其去家僅然死而後已
則賢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熹

周禮

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

資樂道樂則行之憂則慮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已讓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居乎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凡卉之流菴榮而秋瘳耶嗚呼若朱子者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朱熹

蔡清明

黔之古口者利於病豆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時近習過權民爲賦重不堪其愛文公二疏憐憫於恤民而計軍實去浮冗治屯田其要也其恤民之本又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古口良藥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孝宗讀之大怒是諸疾已覺竟使盧扁之技不得試也噫

人物論

二十四卷

二四

朱文公年譜序

李默明

古者聖賢道術精絕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子學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愚不須學其爲學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進退盡畫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問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傳學弗能弗措所傳何物蓋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談爲也知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程朱以還談道術者蓋多岐矣先生

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後官力於學問思辨之間以求不傳之緒卒於遺執得之折衷群儒且斥伊洛故其析理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遠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俱皆篤守聖訓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嶄然著明于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禍權路見嫌群邪家譏爲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

朱子

焦竑明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太肯未暇提援遇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粕糲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惻惻焉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性讀荀卿議孟子魯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揚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實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逮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夏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末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荀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簪在途觸處成室

人物論

二十四卷

二五

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卒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公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為教頑以矩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主老年尚起望洋之歎不知翁之姑為是讓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徒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天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奮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令符孔氏則雖評陸之工彈說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六

之畫權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發矇好飲食而鄙廉恥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慤慤如衆寡之號而各據其膠牙刀刀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六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

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且弃之已耳所貴於折學言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言其所謂論千古彈說百家權擊名士剝削群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其而取其長者年有曰古之學術有在于是其乃開其風而興者年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故子嘗謂學術之歷今古變易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遇天下之物齊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蓋荀以後始加開議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其之儒殆過繆曲防獨守黔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七

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揚謝矣而力闢揚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裨目為異端而恨其一言之說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為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善稍涉易簡踴躍則動色不忍言愚陋于異端也言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並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吳始皆受人以柄而後爭則父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開釋而不知其實尊神天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程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裨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落空矣吾豈謂儒者必滯空昏愚而後為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是宜
歷埃濁物昏沉鎖故紙而已和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
欲以暇日披覽抉摘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一書以表諸子凡
經朱氏指擊者明其學之名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衍之後以繼
郭魯緒緒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為而止也

陸九淵

王守仁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
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
簡易直截且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易者乃其眾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八

衡者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
氏之學孟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
為禪天禪之說棄人物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
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
其書俱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豈有不可待於辨說者
而顧一倡群和勸說雷同豈非貴且賤且不得於言勿求諸心
者之過焉

朱陸論

蔡元偉

象山之學愚初因宋子子靜專尊德性而喜所論道問學為多
數語遂信一公之學有所偏朱之詆陸為分明是禪者其論

為獨及見趙東山之贊與對江右六君子策及程篁墩道一經
王陽明晚年定論又信二子之始異而終同皆不啻其為大賢
後觀羅整庵深詆陸學之非與陽明書謂晚年定論考之久詳
而立論之太果辟之與何叔京書四通而可證於心竊疑之繼
觀象山全集其言論氣象皆與孔孟宗旨不類如下樓之見鏡
象之覺謂顏子精神高有子支離伊川傷我六經皆我莊脚如
此之類心每不喜其說自以為淺見薄識不足以窺大儒之用
心輒以自責及讀晦庵文集始為象山疑信相半晚年攻擊
甚嚴間計為位以哭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其父廖元善
書云子靜旅觀經由聞殊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扣頭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二九

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心而
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且其父趙然道書云荆門
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
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吾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
學雖極遠近然災之甚難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堂說於佛
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笑其陋而譏其僭豈非垂老而
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博泰哉及考陸子書之歿朱子有祭文
其中稱之有志同道合臨心從善之語而子靜并祭文亦無之
乃知朱子後來識見更益精明深灼破其學禪之機其道若水
炭之不相入而所謂如異然同者乃不之信然猶以先入之言

往來於中不能稍釋既而得陳東莞所著學韻通辨一書其來
陸平生復屢議論之詳乃知象山真箇假佛釋之以亂孔孟
之真竊孔孟之言以文佛釋之說其術巧其機深雖高明之士
皆為所惑而其徒傳子淵楊敬仲之徒大露手脚不能隱諱其
釋學之實矣其書考據精詳繁夥有證前編明朱陸早同脫異
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而所謂專管歸完養精神一
路為勤破釋陸之根本此又發朱子之所未及也又按陸學來
歷本假佛釋然必先識佛學而後陸學可辨朱子早年於佛書
皆已通曉故能灼破陸學之偽雖以南軒東萊之賢亦識他不
破而近世學者惑於東山竄取陽明之言益信象山之學為卑

人物論

三四卷

三

德性為先立其大真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而朱子之學術支離
足以役天下後世不減於楊墨之禍矣孰知集諸人顛倒早
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其忍心害理如此之甚哉今學韻通
辨之書一出而朱陸同異之實自昭昭而不容掩然此書非陳
君杜撰阿私所好者不過據二家文集語錄恭五考訂而趨向
純正識見精明斷制亦精實無疵不為似是而非之說所亂有
以決千載之疑為有功於世耳吾固不知陳君而月為何如人
而即其言亦可以觀其心之所有據其所見有出于東山竄取
陽明之上者不可以人之位卑名微而忽之云

呂祖謙

真德秀

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關緯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
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韓侂冑始竊大
柄大愚以大府丞抗疏願斥其數忠志凜然之死不懈泊其脫
年豪精仁熟有成公之鳳焉

蔡沉

仲默父師之托遺傳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
克就其千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
聖賢用心洪範洛誥卷嘗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且於洪
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範之數數始於
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

人物論

三四卷

三

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為四十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伯六十一而數
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覽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春秋
教之源富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
營虛有圖非無作也蓋合傳會自象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
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者
於數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
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真德秀

王宗沐

微泰之戒有敵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權於會稽以子玄行

成侯夫之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吳之役僞鄭待於境上據性王帛待楚之罷於奔命也而後敵敵之國元金方交雖蒙古不服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千產范蠡為之臣軍不燭馬思賢以為萬全必勝之圖乎君庸臣開苟且戚月真德秀此疏如喚夢人而使之醒此范蠡之智也方且視如泛常束手苟安以待自斃德秀亦卒老師遺州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直德秀

張時泰

直德秀嘗為官教諫皇太子慈孝於慈母而敬大臣並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三二

初為侍講為侍讀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志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濟王也今平蠱之上九就理宗也今平蠱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魏了翁

邵慶虞

朱元晦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屬已倡和說以為之謀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多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寧無慨然於茲乎方是時晦叩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蒼然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拯其蔽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慘慘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其為其名也

陳頊

許浩

好名之人孟子所深惡者則三代以下之士誠不可為矣陳頊何以有惟恐不好名之論也頊斥言官閣時幸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固云然者蓋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頊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耳抑豈真好名者哉

余介

陳經

余介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搖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兵浸浸富疆自寶慶以來蜀閭未有及之者惜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嬖諂昧於進退遂來諺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奪得事情

人物論

二十四卷

三三

然寄耳目于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疑懷恨至於姚世安拒命厥名頃挫骨志以歿惜哉

喬行簡弘深好其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持

脫脫

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蔡范所立皆如其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朝廷倚蔡如長城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素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姦至以玩好舟船為人生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趙葵謝方叔

柯維騏

趙葵拜相實以衛國勳言者少其非自科日報罷致辭未有日
霍光不學無術每急張詠之語而自歎後復所謂何書敢以趙
忤之旨而自解其辭若護蓋自許也謝方叔子弟干政弗能制
權鎬既退復懷希聖庸且陋矣

人物論三十四卷終

人物論

三十四卷

三十四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五卷

蒲中 鄭賢 元直 輯

度宗

柯維祺

理宗末年蒙古攻陷我疆國益權臣貴似道定放之舉度宗皆
猶復拱手聽其所為故政愈廢而勢愈逼潰敗之勢及於然不
可支持譬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劇而莫悟也哀哉

度宗

顧允

人物論

三十五卷

乙

歷代不端拱虛器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
而亦以大任委之衣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
不知軍前勝負刻圖不知而似故託伊周效尤操莽倖欲避位
以要君量珠輩主以積賂庸敗諸士以養寇陷關蹙蹙笑傲湖
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棄城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
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軍國事事與半關堂
中所可了耶

恭宗帝昺降元封瀛國公

脫脫

司馬遷論秦趙世系同出伯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孫皆有天下
至衣運祿短衣衣其功德之厚焉為趙宋雖處於用武功威
治足之後以仁傳家規魯且有間矣然仁之敝失衣弱即文之
敝失衣憊也五世有欲自強以重其敝用垂且方馴致於後建
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公王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

維持君子之志意愚足以固結衆庶之心歟

恭宗帝昀

柯維祺

宋至德祐疆土存者無幾及行都陷幼帝與太后入燕二王雖
本餘料其能植乎太后爲尼帝學佛帝長自憐鵲旅賦思歸之
詩讀之可爲哀邑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立者遂還之必
州云

端宗帝昀

顧允

恭帝幼雅元季愈綱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
日危月削如火銷膏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似道意圖
天助出師蘇湖惶懼怖愕心折骨驚及何異龍龜之靈益猛狗蛇
人物論

三王卷

二

臂之拒左輪欲移摩鹿而張元且其由是江淮諸軍望風唯唯
虜兵所滅到處平夷雖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
芾率立入援而伯顏入建康以扼其吭而府之內而麻僚詳官
離火外而守令委印棄城盡盡之猶猶踐薄冰以待白日抱羽
毛以赴烈火謀國者當如聚鎗之盡體亡刺之有背爲權宜之
計而反執義行人於揭於開以持之必爲厲且東入二百州容
易迎降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江可破碎誰與維持餘燼未寒
二王在揭張宜中等立益王天祥世傑壯心填海苦膽憂天而
帝猶驚海島惟魚驚是見帝崩爲示一子尚在座秀夫立之爵
乾坤於水上胡兒歡米兒怨北人望南人愁浮屍流血雄雄邁

分而趙氏一塊肉墜江魚腹中悲夫宋歷三百一十年青崖果
在否六飛知何處哉雖然浙海無靈波濤不作間關至此腥風
覆舟天亦不欲復存趙氏祀矣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
道固如此也校元平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民狄未爲不
是而乃侮校遼肉校金亡校元而受禍爲最酷何哉議者曰聲
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意者其然乎曰然

端宗帝昀

柯維祺

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走海微其臣相繼擁立圖興復勢孤運
窮終緒竟絕蓋符汗杭閩廣之誠云四廣之說宋果至廣而止
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渡後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久幾與
人物論

三王卷

三

遷降視唐則過之昔元齊論漢中與田尚祖孝文之寬仁結校
民而不能忘歐陽修論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爲後世賴故能
存其天命若宋家之積仁厚尚權家其效亦豈詎哉猶惜一字
出極亂之會見慈夷虜我明太祖尚皇帝起而驅除之趙氏之
耻其亦少雪乎

端宗帝昀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其疆
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無可存
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藏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謀
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方母不

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言五帝三王自止之中國乃載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真僞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慮於來之士所以不罪勇而罪華冬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鑄太學生與其子解貢士

舒芬

故嗣而有危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危不服非不知敬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換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其誓不以家天下為其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

人物論

王五卷

四

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弒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三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為名教之計焉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乎是執來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為耻宋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為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字宙不幾於復耶方伯類入臨寧寧淳淳三官官諸生以此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共一男一女賦焉于五鼎揚土誓不與俱且從容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希聲鄭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帶秦之義而行之元烈則

千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焉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塞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豈不在於伯夷下夫

吳晉程元鳳江萬里

熊脫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久命相最多若吳晉忠地剛直才數人焉潛論事雖近在奸慶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即尚為賢似道所卷江萬里聞學德里優於諸臣不為為似道寵綸晚年微露鋒穎輒見屏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

吳晉

丁奉

人物論

王五卷

五

吳晉既罷舉以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者乎宋日王安石以後每姦臣當國狀元多非其人至末連得一文山冠絕萬古若潛者可以為次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萬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藉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倖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嘉望隆重風裁蔚然顧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為實似道宣撫司參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命帝涕泣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

蘇翁謝先生心實急之數誑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
漳州徐侯見情而實調公孫不合而董選還代同符士林雅重
五年復拜先生與焉廷聲為左右丞相時葉樂園急以道竊持
國柄日惟聲色死固是就先生屢請益師往後以道弗答遂力
求去寓居鄧陽鑿地芝山為亭止水迹淩逸豫心有隱憂人莫
喻其旨及葉廷聲先生執門人陳康年日即今大勢已不可為
貞臣勸即去留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兵至饒州民
皆遁去知州事度慶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
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道範家人情為父子侍人暨嗣編
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日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爲異從者曰

人物論

忠貞堂

六

殮葬之儀烈激於孝義英靈貴於白日朝廷嗟嘆行道猶及紹
贈太師益國公諡忠文公表墓寒文昭仰仰投諸稽顙嗚呼稱
美第萬頃聯居歷仕歷縮和符戰榮依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
而盡痛郭侯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撫適宜教養
脩養興學豈曰應餽以助彬彬委矣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將
不廢乎絃歌獨即辭遠文翁式先手禮學解組家居元兵逼境
委棄移第遠走饒州員陰諸兄克念天淵竟為賊所執大罵不
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實身泊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
之南江先生出非慈君楚非守士使以憤王維之已嗟悲國祚
之綴旒乃殺身成仁今生取義還朝絕軌萃集一門棲室處難

無絕於旂常其孝義聲靈煥輝乎瓊瑤江代爲其難者非耶

文鑑

林環

爲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
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開闢起難求之古則尤少也
則如袁鑑者其真絕無而僅有者乎然字又疑之鑑不能使謝
趙二友不肯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宋二僚辭遺族於既死
之後而脫之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實友之徒不可化而鑑之
忠誠義氣其餘則猶足以感動其僕與不然天欲存鑑之後於
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衆與死二百餘年其勸方大振今其四
世孫廷王乃其子忠徹皆路華要則天竟蓋可識矣抑不知彼
人物論

忠貞堂

七

陳文龍陳瓚

姚鏞明

古昔忠臣義士固以死爲固然其死也小有保一郡一邑之存
亡而大足以繫天下要皆有不得已然者初忠公文龍以度宗
咸淳四年登第坐直言忤貴以直擯於家元兵變臨安謝太后
起公參知政事公建議守江及欲決戰以死自誓不用卒議險
公事乞歸奉益王柝制于閩乃復以政府召公漳州軍叛命公
爲開府宣撫使招降之鎮化右手軍亂又以公爲知軍平之元
兵復趨閩勢熾建寧閩之門戶也則已破南劍州閩之咽喉也
則又破福興泉於興化唇齒也則又皆破公獨發兵數百關

聞與化激以忠義爭其城不下元人日遣使諭降公皆斬以徇
毋見者會公卻將林軍陳淵通判曹澄孫等責降公與母夫人
始被執元將阿剌罕欲降公且脅之公指其腹以即義文軍為
守拒甚力元人不能強乃械公送抗卒不食死母夫人留福州
亦不食以死其從叔忠武公璘與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闢
時即軍家財五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軍繼聞忠肅被執遂
舉兵誅林華等復其城端宗因命公以通判監化軍公既統
戈厲卒涕泗感激以衛其卿即復分遣家兵五百特角張世傑
以復卻武表聲大振一時上下指公為賀已而城卒破公猶率
其家兵巷戰力屈被執元將唆都復欲降公公叱罵不絕口咬

人物論

三五五

都怒遂車裂公屠其民血流有聲公死而興化不可守矣夫宋
自臨安告天下之勢已盡折而入於北庶幾為後圖若猶賴
閩興廣也關介於浙與廣之間閩苟全則進足恢復浙左右呼
吸兩淮控引江鄂上下以興夏少康之本退猶足屏蔽東廣以
少延漢人而蜀之托故守關所以守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興化
能固守則形連勢屬猶足為之聲援而綴之幸或起而應焉則
亦頗魯公守平原以勤河北則郡之機將復有同盟而共事者
故守興化所以守閩也忠肅死忠武復死則興化破而閩盡夫
彼區區東廣復何恃而能久哉故二公之死非獨以其郡與邑
而繫於國勢如是也昔宋仁宗當東土時嘗以忠孝狀元為說

自是而策士屢至至忠肅公始以孤忠大節矯然自奉卒與文
信國齊名收有宋三百年泰士之效公真足表厲天下者於宣
和間金狄犯中原詔草澤舉兵迄未有能應之者忠武於是乃
獨布衣倡義抗勢仲連不帝秦之節橫屍殉國死有餘憤公亦
真所謂國士式世道之類豈止於其祀之也則宜雖然二公
死節偉矣元人既盡復有我中夏詔訪其子孫錄用之告白晦
閭里不一奉詔固未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學炎輩身為大臣
以屬廷當貴自壓忘其君亦遂忘中興嗚呼彼不愧二公獨無
愧其子孫乎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予用是既
錄公大即以告世乃併其後人牽連書之

人物論

三五五

九

文天祥張世傑

張時泰明

嗚呼唐有李賀之亂當其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
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盡敵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
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坐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
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疎遠者焉噫疾
風勁草諒哉向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疎遠則於國
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疎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
下者未嘗無忠臣特任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張世傑

張時泰明

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志無可議矣或曰斬維之事

得無見其少累乎曰不然蓋見其心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頤公孫杲曰何以過之然程嬰杲曰能存趙以復讎死無所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讎死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杲曰能存趙者天也張世傑不能存趙者亦天也嗚呼忠哉

陸秀夫張世傑

昔智伯爲趙襄子所殺智伯之臣護謨欲爲之報讎至什至三而心愈篤後伏橋下爲襄子報之嗟呼智伯之亡也其族已滅護謨之心果何所望而又欲報之耶得恐後世人臣之懷二心也今而宋杳告終天命已去富貴名爵豈非所有而陸秀夫張

人物論

三十五

世傑乃能抱忠死節以死自誓取兵却戰敗樓崖山秀夫乃依劍驅其妻子赴水自抱衛王俱投水中世傑仰天呼曰我報趙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滿後吾舟呼訖而風果發嗟呼二臣之心較之護謨亦何愧此無他良由宋之恩德入人既深而忠臣素士死不渝節也

評 稼諫平生不得與二公同日語即其報智伯之心亦可與二公並烈矣然因國士之遇則又出二公下焉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

雜論

庚秋揭宋其美慈懷於初當冠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即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於終忠臣素士紛起而以死聖之三

公者其大也以死自誓雖秦視天若張世傑也扼腕赴海俱死於萬者丞相秀夫也開當南初舉虜五坡自鑿崖山悲歌慷慨從容南面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

文天祥等 皆死節

宋上制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希池州通判趙鼎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大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廷芝刺史趙孟豐常州守姚青泰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祭訪趙與舉興化守陳瓊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榮江東制置謝枋

人物論

三十五

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鑣等皆其卓著者其餘尚多有之當發臣似道柄國時最忌文李二公猶不容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者二公也張栻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倖節死義之臣信哉

文天祥

雜論

公南朝冠冕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忠神警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重宋臣主謙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僞仰徽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買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教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猶賴喉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厲次羣守三宮震動宰相遜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

勇於難慨就義死生於一日中人猶或能之若履歷萬死其
執綱堅甚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詎大酋罵逆賊
竟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趙高郵抵泰通州由丹成途之李
廷芝疑之外迫於虜虜內而子饒體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還海
道涉歸渡歸立二王閣望南嶺饒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
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獄從容南面而後死
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夫夫公之忠誠能歷空
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
信而不能見賢似迫之阻黃萬石之疾李廷芝之疑陳宜中張
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
人物論 十三

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若水死於
潭趙昀死於池姚世昌死於常趙世瑄死於洪先君武岡公聞
權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
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之
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於公一身自古
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列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
為臣之極不在於公平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乎

黃冠補故鄉

孔天觀

忠臣憤死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矣何者民畏而
士固不若利割而死而國家頓否之責猶萬一衣重臣者是賴

則雖回首中原聲為左衽而數大有所奮奮之心則大臣一身之
生死而天下之係屬若其重也君臣之仇尚與兵鉞失之而讎
殘喘嗟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猶涸魚想江湖之舊
枯木思桃李之榮意者烟霞感月猶可奏掃天浴日之功而雲
水雨衣庶可伸盡忠死義之節也嗚呼不為一世惜一生而為
天下惜不為一身幸一死而為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誠有
在於此與夫為子死孝為臣死忠非文丞相忠義之登乎一旦
為人俘獲舉家北轅正視死如歸之日也夫何因陽九於燕京
坐小樓以三歲不能殺身成仁而猶起黃射故鄉之想臣之死
忠何自食其言耶噫是不然死一也有輕於鴻毛有重如泰山
人物論 十三

程學公孫杆曰皆趙宣門下客也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
十五年之後萬世俱不失為趙氏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
婦之諒君子豈為之執前者白麻重拜將欲持旌節轉日殺一
洗山河之屈奈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躬不足以撐持則夫
惶恐難頭寒下洋東亦付之長嘆而已初心豈至此哉是以從
懷慙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
忠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宮不返二王淪歿胡兒歡宋兒
怨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濱之鬼苟為無益死亦何濟乎夫
韓亡有張良始皇猶驚傳恨之擊壤李有孔明司馬不免巾幗
之辱性既不諫來猶可追故萬里孤臣托黃冠以言歸噫非為

身謀也非為家謀也為中原無主謀也為趙氏不血食謀也被死而不生者非難此生而死者為難此門鎖鑰固為失守將來隻輪不返孰無駭來公之意乎脫若得以頂黃斜而歸故鄉未必為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未必為紫衣步虛而煅煉丹鼎未必為隱商山而採紫芝未必為處方外而偷顧問四顧山河皆吾故物旁觀生齒皆吾子弟以區區吉水一州雖彈丸黑子水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僕家親言固可以覽召江南餐舒筆夏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乎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故鄉之望吾固知其用意也微矣嗚呼胡馬嘶比風越馬樓南枝逆子有故鄉之悲忠臣有黍離之怨人情物態有所不容已

人物論

三十五

十四

者而况一代宗臣任國家社稷之重孤臣去國萬死投荒果能悲然而無憂乎二君可事也忍身羞屈于主蠲卑于可降也忍見耻於子卿等虛可拜也忍獲罪於張許切切遠人悠悠我思如之何而弗為黃紉故鄉之眾乎君子于此可因言而得其心夫而或者謂其有他也果謂其思親耶則劉母死他卿白雲無親舍矣謂其思兄弟耶則鴻鴈南北鵲鴿不在原矣謂其思寡妾耶則糟糠下堂美人已塵土矣謂其思子女耶則麒麟難養粉白黛黑道旁夫貧賤家替家連中衰無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思乎其思哉寡妻隨賸不起江東之思草草鵲鴿不發日之嘆生為趙氏死為趙氏見所恨者食人之操不能分人之憂矣

人之馬不能解人之難立人本朝誤人國家他日尚何面目見三帝三宮於地下乎黃紉故鄉之請而一介燕囚蓋有封狼居胥之意忠臣心曲論者或末之思也嗟夫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綱常文丞相身在蕪湖未嘗一日而忘宋也奈何黃紉故鄉之請方興而賊臣不可之沮隨縱遂使忠良之策不行而卒有紫巾之慘使三百年大宋之命脉僅絕于腥膻之大豕是誠可恨也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文丞相之歸故鄉者豈非忠哉非愛國大臣孰能當此而思歸者乎○按安南使人過吉水吊文丞相詩吉水江頭係客舟綸牒丞相舊風流堂堂大宋勤王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

人物論

三十六

十五

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貴戴南冠學楚囚此詩當與此論參看

評 悲歌慷慨如擊筑易水之上讀之令人酸鼻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

黃仲昭

伏觀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建福以次淪失朝廷奉士三年無死即若知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乎嘗故其所謂知心者即宋丞相知政事陳先生文龍也先生莆田人別號如心德祐丙子知興化軍守將曹瑋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公所云差強人意其在公被執之時乎是時宋作猶未終公特以閩地多陷沒而嘆伏節死義者之未

見其人又恐先生未能決一死以終其節其志如此則其所以處已之死以報宋三百年養士之恩者蓋已有定論矣來者因公被繫久而未死遂妄有所致疑於其間是蓋未嘗暗公此書而然耳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感豈不可以少瘳乎予督學至吉公之舊孫裕及繼宗以此卷求予言識其後予讀諸先輩題識其因公之言而推明公之心者已無餘蘊獨其所及如心一事未有發明之者予故拜手稽首表而識之

文天祥論

王世貞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

人物論

三十五

十六

募萬餘烏合之衆卒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免閭閻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御鳳過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歿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戰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威國四十職夷且以至宋宋自朱偃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而信公欲以草莽羣身鼓舞其病婦弱息以與賁育之徒抗蓋未接耳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傳之昔星變中山狂人之

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疎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學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貽趙氏之標悍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傳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唐珣傳

張孟舉

唐珣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仰利宋璫曾金王故爲妖言惑主聽祭之珣獨懷痛憤乃貸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

人物論

三十五

十七

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意何爲雖死不避珣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後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牛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殞衆皆詔中一人曰此固家士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珣曰吾已善之矣要當易他骨馬衆如珣言夜性收貯遺骸應蘭亭山後又種青柑爲藏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連又易宋陵骨內諸浮圖乃泉陵骨雜馬牛枯體矣曰瑤覽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其之他存也士何汴人衆後爲越

治中招汪爲子師問曰吾聞趙有屠蛇產宋諸侯會豈君耶
坐有指汪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援讓不及也當
開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汪以故其言俊爲
買田宅築之先是汪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赴之行
至見宮闈逕雇一人見旒中坐旁一人起上殿又數貢表進
汪曰頗收遺骸無以報俄曰若報良田二頃有妻妾以來乃復
指及闕翩然而學生者有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
徵矣有謝爾者文丞相客也與汪友善嘗感汪事爲作冬青樹
引語其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潮字畢字間人亦奇士云傳曰
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俊矣非程嬰公孫杵臼其存其孤今

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玆能塋之甚哀乎哉嗚呼玆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愧哉十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玆誰與

冬青行

唐 玆家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品樂
下龍穴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東陽明

高家陵孝弟陵龍宮蓋脫龍無靈唐教士林教士建昌知天祐侯林德陽兩高孝野史傳疑定誰是王魚金果俱歷沙何須更問冬香花徵欲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折木穆陵遺轍君哀悲得楚江

謝枋得

臺山守信州大結民共捍此節撫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書罪之。伺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去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奉養以武王太公之興廢繼絕望柱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文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于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也。

謝疊山論
人物論

香山不介先宋與袁察皇勝名無惡識矣顧慮心有不安者
上程卿中留丞相親表政三書且大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也
舉國而覆叛之又讎之莫大者也以桀紂之暴湯武之仁義士
猶非之矧仁厚如宋吳顥如元者乎自古夷狄竊統者有之亂
筆者有之甚至弑君者有之然皆在社稷內或未及解故雖曰
天命未絕而大羊雜種亦因以濟乎云爾元之蒙古膺祿爰亂
攬帝王以來之中國蹂躪我帝王以來之人民執太后帝辛執
纣以遠遁二女主至關廬而公妻女二婢皆死獄中國破家亡
國可一日而立乎其地一日而食其粟即即有老母則奉母
逃之山中枕藉而死非不孝也不幸為人所執則盡之醢之非

不孝也況母以妻終復何所顧哉元之君臣所謂不共戴天者其薦殺用我已非古人知己之誼矣吾何爲連累臍腹喋喋也哉曾仲連一匹夫耳非有宗社之恥君父之辱寧蹈東海不肯帝秦誠兄大義之弗可耳今一則曰大元二則曰大元一則曰民物一新二則曰清明盛世而道德仁義之稱非堯湯武之頌若不谷口豈但繫虛號于帝已哉君曰言孫先禍則宗廟丘墟矣孫爲耶禍莫大矣殺身喪元吾拚一死矣所親以免耶如曰藉此掠江南百姓則閉戶與披髮纓冠者殊夫况又不止閉戶耶所謂歷萬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陛下吁義不爲之臣矣矣陛下之有執筆者言爲盜賊焚

人物論

三十九卷

二十一

劫驅迫家室流離一踈遠子弟獨存共事之僕皆主事盜賊慙慙以陳遠之賢屬其主踈遠者既明大義雖死不忘故主夫可卑詞異語與薦已者酬酢外又稱頌其美於斯時也可訟則訟之不可訟則如像讓之報智氏又不可則佯狂泥迹不交一言又不可則一死而已元盜賊也公雖未棄宋政然當爲監司爲帥臣矣矣之徒其主事雖若也其薦殺者不過飾進賢之虛名以陰固其寵耳即休休有容如古大臣之量則于元忠矣其于宋何于友得美其于臣何夫婦大倫也夫將婦翁謂之義絕臣而畔君不可絕耶今日門生衰經謝悌得謹表休表書百拜託交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叩師弟之分

亦最美且其所謂師弟者徒以禮聞表文之故耳禮聞朝廷之典也校文大君之命也彼負朝廷教大君矣師弟之云乎公之時縱不可爲豫子之事又不可雖泥迹于卜然不能不言也不死烏計哉或者曰公不即死而卑詞異語也固將有爲也史謂其論衆殺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有千古之憤其與魯公書程嬰杵臼與滅繼絕反復懇惻意良言矣及魏天祐驅至京師聞太后贊所與議國公所在則痛哭不食竟死公微意宣小丈夫自經瀟瀟者可窺和子曰公之孤忠全節豈但天下後世知之皇天后土趙氏諸君之靈亦知之矣特勢不可爲且德祐二年三月伯顏入臨安執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兩帝北去美祥

人物論

三十九卷

廿一

興二年二月陸秀夫負帝赴海張世傑亦覆舟而宋亡矣即有樂爲恢復之才申張復讎之志何所藉乎文山公大節儼然與日月爭光而遲迴不死王炎年爲文生祭之其哀憤慨悲憤者曰月批涉月論時就善惡聚論有慨惜丞相向欲脫去耶欲有爲耶或以不屈於心而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棄捐即伏橋衣廁舍之後投鼠於目雖之餘二子爲不智矣識時務者在後條昔東向全華不能解襄陽圍今以士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彼將廢舉興廢上捷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時勢無可爲而君臣皆執美臣子之於居父臨太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不幸即依太節以明分

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是卿張巡諸子爲正李慶隆矣而曰
欲有爲且思勿類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十
道八九惟不制勿足足以見志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類且不復
制志何由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後信奈何遲遲咸
月志消氣慊不陵亦豈立不惜然不屈而死耶惟憂于卿可
漢室方隆于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丞相何事款擬之耶又曰
李光弼討史思明納姆于韓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尋求
賊萬一不利當日列李存勗後梁宋衣具明習圭甫麟曰吾世
雖不可伏彼刃卿可盡我以丞相之位之饒豈可出光弼矣貞
下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廿二

見其傷行密之輩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乎之至子孫自馬匹
偶然猶不免周世宗征淮陷下詔安撫王氏子孫皇弟等輩盡
殺其族王衍既賜唐莊宗祭三辰之華金其宗族未幾衍族盡
誅幾微之爵伏可不畏哉夫文山大節本嬰可疑徒以遲迴之
故使炎午爲文生祭以還其死至論當時事機之難君子處死
之道千載而下讀之流涕尤文山之死在至元十九年泰山之
死在二十六年時勢又甚難者哉或者曰如子言則對非文公傳
與曰謝之校文猶于逢迎逐世所謂變忠者也何敢軒輊第思
心所弗安者則以三書焉耳使公而不爲三書耳其能復多仕
公不仕之心與所以不應聘之故豈待三書歟後白即以書白

又何又稱頌其哀表經云云特其小者爾是故當時之譏絕
而弗謝可也元主之德即如書中所稱天添地客慈仁如天可
爲堯舜可爲湯武不我殺也我亦何顧云其地食其粟執其又
未保不殺哉公上書時已六十三矣向使遲迴之際以病乞歸
下此心何由明哉公又謂元本無滅宋心實假道拘行人負威
謂元本無滅宋心誠哉抑抑故項之爲瀛國地抑使行人不拘
繫繫不負漢室之歎吞噬之心徒爾自南北自北耶公與帝矣
昔曰先生少爲倫魁晚作宰相功名貴顯素志矣拜見大元
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是帝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
知之衆人不知也嗚呼憂多爲宋狀元爲宋宰相當以類設國
時依阿取容衡州甫陷屈膝降虜其心在社謂其不爲一身計
吾誰欺欺天子三宮安在固已當其終身矣夫屈身事虜爲明
君臣之義則張和呂劉豈爲有辭矣夫宋帝交之不臣是特天地
見相惡之十五廟祖宗之靈惡之觀元主詰趙孟頫棄本傳劣
之論固已深惡之矣公意蓋以忠義事感動之視其死後圖豈
前愈耳不知士爲不可爲之時爲不可爲之人而欲爲萬不可
爲之事吾待智者始知其弗濟哉或者曰公之不當上書也子
言近是矣然王莽篡漢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上有黃髮下有

人物論

三十五卷

廿三

又何必稱頌其哀表經云云特其小者爾是故當時之譏絕
而弗謝可也元主之德即如書中所稱天添地客慈仁如天可
爲堯舜可爲湯武不我殺也我亦何顧云其地食其粟執其又
未保不殺哉公上書時已六十三矣向使遲迴之際以病乞歸
下此心何由明哉公又謂元本無滅宋心實假道拘行人負威
謂元本無滅宋心誠哉抑抑故項之爲瀛國地抑使行人不拘
繫繫不負漢室之歎吞噬之心徒爾自南北自北耶公與帝矣
昔曰先生少爲倫魁晚作宰相功名貴顯素志矣拜見大元
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是帝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
知之衆人不知也嗚呼憂多爲宋狀元爲宋宰相當以類設國
時依阿取容衡州甫陷屈膝降虜其心在社謂其不爲一身計
吾誰欺欺天子三宮安在固已當其終身矣夫屈身事虜爲明
君臣之義則張和呂劉豈爲有辭矣夫宋帝交之不臣是特天地
見相惡之十五廟祖宗之靈惡之觀元主詰趙孟頫棄本傳劣
之論固已深惡之矣公意蓋以忠義事感動之視其死後圖豈
前愈耳不知士爲不可爲之時爲不可爲之人而欲爲萬不可
爲之事吾待智者始知其弗濟哉或者曰公之不當上書也子
言近是矣然王莽篡漢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上有黃髮下有

果由明主方隆唐虞德小臣欲守其山之節夫希晨賊也雖此方為使死可也何竟唐虞之德哉曰莽之貪漢人心不附劉氏中與不使符命而後驗也罵使求死且及宗族何益于漢執莽奸稱功德誠不偶人耳劉氏以謝自名兩全如小兒嬌啼與之孫平即止誠愚而侮之耳豈真頃之狀哉曰莽悅其言不疆致也應山之時何時也來往已終元運方盛公闔門死即又無赤族之懼圍破家士區區一老翁旦夕且死若大海一本泛泛託無定所乃擗管綏辭及獲數千旦日明出處之豈數去就之義乎張子惠隨行之詩與王禹翁生祭之文雖為二齊生忠臣亦士君子不幸臨難處死之斷案也子每觀史不敢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四

粘罕論

王世貞

自古夷狄之侮忘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和財忘者則皆粘罕為之也其逮衣取遼而獲於定宋皆有說遠盡其貽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為務故金得以長而用之一丹勝之後而累之如破竹宋之大嘆而南宋亡而其為名城者數百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其民之聚移益百倍行要而不已也金之初起其方且腹心之舉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難動難却更互之而已爾破大寨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兵

則有所不足俱其情之足名彰之屈也改重登宋之重寶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和昌劉深而不之顧彼非謀於中原也惜其為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遂為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歛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使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約金有美祐罕之初東以西舉夏定關陝而後遣師渡江以進高宗其意謂夏可替月而下也果夏則肝腹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之後粘罕不死宋之為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燕下汴軍無遺粟涇宋之府庫而不與其東立太祖之家廟而其主不能拿使金之兵買得質於宋之太宗噫孰謂無人出以

三十五卷

十五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六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韓

世祖 忽必烈

張九韶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過傷克租賑饑惟恐不及嘗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蓋取之來年不稼何由得種初命征水哇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五千人往樞密臣言宜遣徵不行者鈔三萬錠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繼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所以爲三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人物論

三十九卷

世祖

梁寅

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盛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隱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竟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以以朝苟苟且之政而士爲蹇蹇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湯大淵剗整

李善長明

湯大淵豈非世受宋典者哉即無論先世當世宗攻蜀時大淵守閬中守敝大樞守達並屠畢城之寄非所謂守封疆之臣

平大元凡過敗會戰面死宜美即大淵大樞遂以城降領兵反獻奉地擒將大率其子姪悉隨行聞大樞西川元之功臣非宋之罪人說若乃剗整以瀘州十五郡降附又獻圖宋之策於是屢奏城破襄陽迫淮南而宋事遂至於不可救嗚呼整素尚元計得矣其如宋何或謂整之降也爲權衡所害不得已而爲避難之舉大權落低也君父何預焉縱使臣子以罪而逃也亦可離君父耶嘗讀史綱云叛賊剗整其狀笑其然矣

伯頰

李善長明

伯頰作世祖開濟功臣耶世祖命伯頰伐宋以曹彬期之款其不殺耳今觀行事何其哀也夫伯頰統兵二十萬威聲大振而宋之卒臣招款不應者一遭俘獲輒肆戮以快其忿始而潛矣渡漢即屠泝洋及攻常州久不下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敕人煎膏取油作砲城陷之日又盡屠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斃文之餘只存七人悲乎慘哉曹彬下江南豈若是耶嗚呼屯軍江許三日無潮宋之天運可親矣不然伯頰能滅宋哉然伯頰質表詞多誇誕至指趙宋爲島夷臨安爲偏都蓋北朝元魏之故習不足深責矣

人物論

三十九卷

耶律楚材

李善長明

耶律楚材幼承母訓穎悟過人博極群書旁通曆教及爲右相竭心治理凡建官立法任賢選能重儒術酌賦隄定漕司更律

今皆當時息務其禁殺釋俘全活生靈者無算也太宗既崩后

聞穆制充俄家難面折敢言可謂不負才名矣粘合重山與華

材並相蓋有協助之勞焉其後阿里不哥叛而鐔子能擊敗

於上都李璫叛而南合子能護守乎而鄆均之不墜先業哉

許衡

許浩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大豕而使之

拜則拂然怒今觀虜大豕也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

見報

許衡

五派

任元之臣衡為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衡臨

人物論

二十六卷

終之言固自知其任元之非矣然則為許子計奈何曰隱居教

授明道立言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出而垂錦可也

許衡

歐陽玄

先生自說獨之功才而至於天德王道之遠故告世祖治天下

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益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難割

切終無所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聽若馬夫之勇可以利祿

誘而萬大屈也晚年義精仁熟窮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

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雖微物而動則雷雨雷聲草木甲折

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士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

規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

大人敬坤盛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

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儒似司

馬君實則果似張子厚九轡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先天精理致

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無該表裏洞徹超然

自得於不動而敏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諸君子所未發

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懼四方之名而行無礙

許衡

耶律有尚

聖齋姚樞隱祿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許衡

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

昔所授受誠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

日所學重向之習從軍於小學涵濡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則當求他師矣皆惟悉取向來簡牘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

入先生亦日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慶盛暑不

廢也

劉因

歐陽玄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有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嫌

於前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時以世祖之君而遇不能致之

而生嗚呼麒麟鳳凰固罕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齊一

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遠世而獨往明矣得從周公私手之後為往聖繼絕學後世開太平者耶

劉因

李善長明

劉因才氣超邁性不苟合家居教授師道尊嚴觀其評周邵程朱之學曰周至精邵至大程至正朱子極其大書其精而實之以正也非高見遠識深造有得者能之乎徵令再下固辭不赴綱目書曰徵士劉因棄其志也然則歐陽玄擬以四皓而生朱景淵嘗以嶽川王石殆非虛美哉

劉因

宋 濂

贊曰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襟王溫石貞先生之學稽康

人物論

六經云

楊恭懿

李善長

先正論元人高尚不仕者惟劉因一人耳然因作渡江賦不免毛子之譏余讀史觀楊恭懿出處深有感焉恭懿力學強記篤信朱氏之學家貧服勞養親居喪盡禮人稱其孝與許衡同被召而恭懿獨以疾辭衡在朝屢薦屢召不赴乃公太子之教遺官致命如漢惠之聘四皓及其特至世祖又遣國王郊迎而勞之禮敬何其隆也時方征討恭懿即浩然辭歸以政曆召越不踰時人辭歸終其身不出後雖以太子賓召以昭文館學士召以議中書房學士召皆弗應嗚呼賢美較之許衡不為優

耶

安童蕭希憲

李善長

安童初負公輔器及入中書奉姚樞李昶之賢其劾阿合馬奏歌之奸許衡服其聰敏商榷樞為柱石蕭希憲篤好經史世祖有蕭孟子之稱常從姚樞許衡咨訪治道及入中書結交名實汰抑冗俸其告君善於納牖為當時所誦述斯二人者不可謂名世之賢哉然天之生賢不偶故其卒也有木水星殞之異封以郡王表以美謚樹碑加贈祭餼之典優矣

史天澤

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蓋抱不几平居而熟及歸大節謀大事則

人物論

三六卷

教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喜與名士交遊而主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恬罷為恥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邪子儂曹彬比之殆非虛矣其八子貴顯縉紳聯榮世胄為極盛云

郝經

李善長

郝經尚氣節善議論博覽群書為學務有用而文詞豐蔚策宏有重名於世屢具疏列多至萬言皆為政大要使世祖委以政柄豈不以功業顯哉惜其在朝為王文統所忌使宋為賈似道所拘乃囹圄其州十有六年而志不屈帛書嚴厲何其忠也卒之伐宋有名經得歸而文統以叛誅以道以宦死彼姦邪誤國

者竟何如哉

憲宗 家奇

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素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過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詔旨必親起草更爲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性喜政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及謹叩之始無虛日然不自厭也

仁宗 愛育黎民力人遠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將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人物論

三十六卷

七

賀勝楊朵兒只肅拜住

姦邪之誣害也遽致之死豈不悲哉賀勝歷仕五朝肅拜住事四朝楊朵兒只事三朝皆有勳勞於國乃爲鐵木迭兒所構害一日矯旨斬首就戮何其忍也夫鐵木迭兒兇穢跡露仁宗嘗欲誅之爲興聖皇太后所匿蓋亡命罪人也英宗踐祚復以爲相任其矯殺大臣而不問國紀安在平後雖有寬宥之詔賜賻之儀何益於治也三人死時風沙晦冥百姓爭持楮錢道哭感召天人彰彰矣而吳仲潛守蕭戶亦被收執嗚呼慘哉

吳澄

虞集

先生之生災運雖有息自其質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愛新知夜草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數十年其所以自我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又曰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侵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筆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慷慨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于精微之蘊及身克治以踐于進修之

人物論

三十六卷

八

實諸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夜是一時游觀之茂雖不別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起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於齊魯秦尤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直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浮於佛老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衣周程張邵一時遂出非豪傑其孰能與衣斯乎又百年子朱子卓然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趙孟頫

趙孟頫傳學多自書畫外夷得之傳以爲寶太史稱數曰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云其然乎

張起巖歐陽玄

李善長

張起巖性孝友傳學能文善篆隸書畫溫雅及臨政決議意所背卿屹若太山不可回奪其文名遠播四裔說者以爲文昌之驗歐陽玄性度雍容含弘茹密持身儉約爲政無平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晏主文衡兩知貢舉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質綱治具有不朽之功焉

許謙

人物論

三十六卷

九

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諸子又嚮流窮源析衆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獻王公柏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定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傳嫡文鑑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鑑許公之功大矣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潛卿黃潛

李善長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潛卿黃潛各有功業然不論論其爲人

其文明善早以文章自蒙出入秦漢間其爲文初若七曜夜至京邸乃不能相下昔人謂文人相傾不其然耶然明善兼重士選之訓不本政過前隨輿開至以所作爲集刪潤而集亦撙筆不讓今之交交者有足幾乎集性孝友喜接後進而不有雅愛中書議事屢以斥言辭被倍出入於瀕死不以爲恨其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發而爲文獨然磨厲就淳之風烈後斯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爲文叙事嚴整語簡而富善楷書行草朝廷典冊多出其手殊方絕域咸慕其名何其盛也潛天爵介特安於寒素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王又繼屢不污然剛中必容胸物或必急

人物論

三十六卷

十

虞集若未易近一旋踵間即如陽春矣剖析經史多先儒所未發其爲文搜羅精切氣韻雅容學之澄波萬頃蛟龍奮伏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焉其爲文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金履祥以躬行爲先其文沉鬱渾渾多爲人所傳誦世號虞揭黃柳爲儒林四傑豈非一時人士之選哉

虞集

虞集問學該博事君忠直自文宗至順四年因馬祖常之振諸病而歸一十六載優游家君無心軒冕而惟以著述爲功誠一代之人豪也乃群臣不能舉至老死牖下豈不深可惜哉

黃潛

丁泰

宋滕王樟二賢皆文獻公弟子也二賢稱公爲命世大儒及作
元史而不以公入儒學傳何耶蓋公之道德政事無所不具儒而
學特其一長耳故二賢以公與處僅得傳斯等正傳而鋪張揚
厲名狀最悉蓋知師者莫若弟也

人物論三十六卷終

人物論三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鄭賢編賢字元直莆田人官震澤縣教諭是書
成於萬厯戊申援諸史論贊及唐宋以來各家文
集取其論古之文裒爲一編而以時代編敘之賢
亦附評於篇末率兼論其文不專論其事其體例
蓋在史評總集之間也所採元以前人之說僅一
百二十七家所採明人之說至二百四十七家則
冗雜可知矣

讀史商語四卷

〔明〕王志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商語

四卷》提要

敘

予在白門與二三友生有
讀史之約每十日出所課
共參詳之間有所論說自
算詞章句多至二三百言
或襍以諧謔以為娛樂諸
君子往來辨色而赴至夜
分不去然為職守所絀無
暇遠覽僅及涑水之書而
心惟余世矣以讀禮多暇
時：漢獵正史釋史以廣
異聞余皆羨之弗能也自

歸山中藥裹之餘回念舊
遊恍似黃公酒壚而向所
論說一編在故麓中讀之
如晤故人意有所未暢取
他書參訂如以奕法先後
得如千卷題曰讀史商語

序二

商語云者願與同志如諸
君子者共商之也古之好
持論者莫如宋人曾迂刻
不情或取以立教而不顧
肯世之所宜近世有李卓
吾者好取前人成案而翻

之一洗頭巾蒙氣而偏駁
處亦復不少余是偏頗鑒
之照議論古人本學堂伎
倆余之矯偏者恐仍不免
於偏要旨是非予奪不作
名義觀不作成敗觀等廢

序三

興於局碁罵奸雄如僕隸
視世所謂可爭可鬪者不
異陽秋空華昔陳同甫自
言讀曹孟德論胸中多事
乃爾余以編延似胸中不
欲有一事者此一段或不

魏就正有道耳或曰上不
及春秋下不及趙宋何居
曰吾以竟舊業而不覺言
之贅也自茲而外吾鑰吾
口矣戊午仲春三日書於
山房之非齋王志堅識

序四



讀史商語卷一

珠瑯山農王志堅輯

沈諸梁既定楚使寧爲令尹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張
孟談佐趙滅智氏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與范
蠡之去越而三皆精於老氏之術者也

智伯生平未嘗用人一言拒長武子於伐齊則勝拒
智國締疵於待韓魏則敗其勝也此其所以終敗也
○魯欲將吳起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
曾參絕之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奔魏夫曾

讀史商語

卷一

一

子在魯魯人不用也而譖人者得借其言以沮起使
曾子爲政未必不用起魯之用人如此其衰宜矣
李克論相則取魏成曰成食祿千鍾什尤在外及論
吳起則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甚哉克之善論人也一廉而好賢一貪而好色其人
若薰蕕而魏兩得其用真知人也夫
衛嗣君之言曰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
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其言辨矣嗣君立之二
年衛貶號曰君法立誅必之效安在平

孟子對齊梁語溫公獨載不嗜殺人之說考其時乃蘇秦初爲合從時也魏於六國最近秦秦師出則魏首櫻之六國之救未至而國已殘故魏之屢獻地於秦者正畏殺人也襄王素不以虛名而其所處之時又如孟子何取於不嗜殺人之說而稱之蓋孟子之言爲當時大勢發也自古未有求一天下而以殺者有之自戰國始當孟子時秦人蓋駁駁乎有一機矣然而非理之常也故六國既滅而秦禍隨之卒能有天下者乃素稱長者之漢祖夫秦之嗜殺特爲漢讀史商語

卷一

二

祖驅馳耳孟子之言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若夫襄王之不足與有爲孟子一見決矣何足與語哉何足與語哉

蘇秦之策實有大利于東諸侯而惜乎其不能久也蓋從約成之明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矣魏近秦受其害最速猶爲有說齊去秦最遠最利合從而首犯之天下之愚莫有過焉者也

齊湣王之亡寧死不往燕人之召者畫邑人王蠋也首倡市人殺淖齒求湣王子者王孫賈之母也守孤

城卒挂強敵者臨淄市掾田單也向之立其廷與共富貴者不知何往而布衣小吏婦女乃能自奮以急國難可感也夫

闕與之役康頗以爲難救而趙奢請行卒勝之非其才弗若也頗是時已爲上將事須萬全趙奢新進未有名非冒險無以出奇譬如奔轅者大勢已勝只善保所有足矣若勝負未定必須爭劫亦其所處之地使然也

秦之與六國戰也其重兵大率在外所恃者地利耳讀史商語

卷一

三

夫空國而逐利用兵之大戒也而秦屢犯之方白起之伐趙也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當是時使韓魏有知兵之士一軍直走關中一軍伏險以邀起此亦一奇也而當時竟無其人惜哉其後章邯與趙相持而沛公之師方洋入關矣幸固不可以屢僥也

世言四公子以養士得其用予竊非之夫士何可養也四公子之中惟信陵知士有禮其待侯生毛公薛公至自爲執轡或徒步從之遊其所豎立出三君遠

甚若平原孟嘗輩之於士則真養之而已毛遂馮驩未嘗以二君爲知己其他益可知已

史記載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始皇善通鑑亦用其語按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異人歸秦五十六年孝文王立又明年爲莊襄王元年又三年始皇立時年十三計始皇在趙僅兩歲耳不知太子丹何以與之善也

君王后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已忘之矣后已死建用后勝卒亡齊按君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王后以事秦爲得策四十年不與諸侯合從迨五國亡則齊爲之續此勢之必然者爾時雖有賢佐其若之何亡齊者君王后非建也

茅焦趨鼎以悟秦王使王母子如初世或多其強諫余以爲諫於理而悖於事者莫焦若也秦王雖暴其遷母子雍亦未可盡非爲一國之主至母后通外人生二子縱子無絕母之理然爲太后者尚靦顏宮中稱一國之母則亦何以令國人乎當此之時惟有微詞動王使知子無絕母之理迎之別宮無失人子之

禮可耳至謂車裂假父囊朴二弟則尤爲悖謬如焦之言當時必尊毒爲太上王裂地以封二奸生之子而後可乎自古未聞有以母之奸夫爲父以母奸生之子爲弟者獨有一焦而已秦之爲國也茂裂禮義去夷虜無幾故聞此等語而不以爲怪使廷有知禮之臣則焦之誅當不旋踵而世以其能折暴主且關係母子賞其直而不非其謬亦未之思也已

余讀史至鉅鹿之戰未嘗不抖擻欲奮急欲浮大白不止也秦兵之雄於山東久矣開關一出如山壓卵

讀史商語

卷一

五

數十年來未有能與之抗者諸侯軍鉅鹿者十餘壁其敢縱兵當時情狀可見矣非啗鳴咤叱之項王其孰與挫此勁敵者乎自此一戰而諸侯辭積懼怯之氣頓然一洗此亡秦之大關鍵也蘇明允欲羽無救趙而直入關不知章邯之兵氣未挫關中豈易入哉○呂太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是令帝妻其甥也霍光納其少女於宣帝爲后是令上官太后婦其姨也勢之所在不顧倫理雖謂之夷虜可也

天下大勢之所趨將然未然之間智者可以先見其

微當齊王建之將入秦也即墨大夫說曰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按此語則當時六國人心大略可見秦惡未稔而劉項之蔡本已具矣

鴻門之役范增銳欲殺沛公而羽入項伯之言弗用也曰人有大功而殺之不祥似也未幾而漢王還定

讀史商語

卷一

六

三秦則項王亦可以有辭矣使羽卷甲而趨關中乘其未定碎之易易耳乃聞張良之言而遂無西意夫田榮之與沛公孰能關中之與三秦孰險此何等事而緩急倒置乃爾亞父于此時竟嘿嘿耶

賈誼上書有云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又云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又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按文帝崩時年四十六而去誼言尚十餘年人臣事明主言事不諱可耳至盛年天子而屢言其當早死

此何說也

賈誼陳政事疏有云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使帝后盛服則民間有短衣不掩脛者矣誼之所謂舛吾所謂太平之風也

漢之稅大率三十而取一較什一之法已寬三之二文帝用晁錯策募民入粟備邊其言曰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十三年詔除田租嗣此終帝之世後至景帝

讀史商語

卷一

七

初仍用田租然三十取一之法終漢之世未之有改文帝之節儉自是千古一人然諸帝侈佚者尚多三十取一不知何以能足用也

蘇子瞻晁錯論責其不自將而欲居守以爲見殺之由按之事理實不然錯議論有餘至於用兵非其所長一也亞夫之將出文帝遺命當時自不能易二也讒人罔極錯在帝旁猶得屏而諸殺之況在外乎恐朝出而夕有屬鏤之賜矣三也總之古人成事者往往置生死于度外錯之死其父知之錯亦自知之矣

後人惟橫一求全之念此所以不能如古人也

晁錯之誅後人皆知出於袁盎而不知其本於實嬰
史記錯誅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上令公卿
集議莫敢難獨實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已吳楚反
錯欲按治盎交通吳王受金錢狀盎夜見實嬰願至
上前口對嬰入言上上乃召盎用其言誅錯乃以嬰
爲大將軍出兵吳楚平以功封魏其侯蓋安生而分
亞夫之功然則盎得行其譖皆嬰爲之嬰之所以甘
心於錯者不惟修前日之怨亦以自取封也其素所
讀史商語

卷一

八

存心如此他日之死豈武安之過哉

袁盎小人之托於正者也而其所遇亦多幸文帝時
時發讜言至于短絳侯固淮南王之死欲案誅張敖
馮敬已令人窺其微矣一遇景帝奮其佞舌殺任事
之臣以快其私生平底裏不已大露乎其使吳也從
反亦死不從亦死歸而策不效帝悟鄧公之言亦死
乃幸而皆免後議梁事得罪於在王彼豈真能持正
論哉特有帝在耳然卒被刺以死以譖言得生以正
言得死盎雖死得死所矣是何小人之多幸也

同一侵廟垣也晁錯則庇之臨江王則誅之景帝爲
愛姬子除礙手之人亦忍矣哉

吾於景帝梁王之事而得三賢臣焉出勝詭於王宮
者韓安國也說王長君爲言於上者鄒陽也悉燒梁
獄詞者田叔也獄詞不燒于梁而燒于霸昌廐王長
君之說叔與聞之也安國尚矣鄒似實田似專爲人
主母子兄弟間調不可調之事雖實與專可也

吳王濞傳言亞夫至漢陽問父客鄧都尉爲畫策引
兵壁昌邑以梁委吳輕兵塞吳饒道從之亞夫傳又

讀史商語

卷一

九

言帝命亞夫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
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一史而自相矛
盾孟堅已自不免矣

有其人非而其言是者田蚡議救東越曰越人相攻
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往救是也有其事非
而其言是者王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恢首爲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是也有其意非而
其言是者蚡來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
水災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是也

蚡雖驕橫亦一能臣也

汲黯嘗罵張湯曰公自此無種矣然湯子安世封侯傳至其孫純歷王莽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詣關光武更封爲武始侯永初三年嗣侯吉無子國除凡八傳二百餘年異姓諸侯歷兩京不絕者僅湯之後耳天之報施固未必一一不爽然湯奏事務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于故人子弟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及死家產不過五百金皆所得來賜其人亦何可盡非也哉

讀史商語

卷一

十

武帝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弘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許之按漢都長安西北諸邊乃其要害至於西南夷則真屬可已平津數語可謂深中肯綮者矣史言弘每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此又言其數諫弘豈真不諫哉事英主開陳其端使自擇乃其所以諫耳後之譏弘者皆不足以知弘者也
衛青戰略史不詳載但言其捕斬之數而已然當時

出塞如李廣輩皆名將不能有功獨青每戰輒勝此豈偶然者淮南王欲使人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之則青之爲將大略可見矣青起自人奴貴極人臣能賢汲黯非獨有將才也而太史公率多貶詞皆非直筆

田蚡以十月族灌夫十二月晦殺魏其侯明年三月蚡亦死史載其死時巫見魏其灌夫共筮之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全有不順語曰使武安君在族矣然則蚡之死於病幸也其身死而其族全矣蚡族

讀史商語

卷一

十一

灌夫亦當以族報何不少俟之仲孺粗獷作鬼亦不宿留哀哉

魏其武安之事廷臣惟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魏其後不能堅然上欲并斬當時蚡罵安國爲首鼠卒不以黯爲非也直道自可行依違者果何益哉

班史酷吏傳十三人其得壽終者趙禹尹齊楊僕尹賞四人而已齊僕皆坐法財得不誅禹晚節治加緩名爲平非終爲酷者惟賞至死猶以酷訓其子子用

內侯尹翁歸廉貧賜其子黃金百斤以供祭祀可謂知道化之要矣恨其崇信虛文以鳳凰神爵爲瑞張

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

以爲先天下可謂切中時弊矣

以徵賞本課實政而反

分施

謝上

年也若乃免冠

賊殺絮舜天子欲令敵

生楊憚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

去旋即家召敵敵至上書曰舜本臣素所

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臣

竊以舜無狀枉法誅之臣敵賊殺無辜雖伏明法死

敵以山陽太守上封事宣帝好神仙用方士言敵以京兆尹疏諫丞相以鸛雀爲瑞敵又上言先後皆切

有真有用之才也

也爲丞相所案即有丞相爲御

夫冀欲免死而不知其死

未必真相與望之

百者上

舉動

爲馮翊放散官

益十萬三千大臣得罪

人意者乎借曰其直道足重也

難進易退望之以師傳下獄免爲庶人不

數月而已在上前直道果安在耶

宣帝留心吏治守相皆久不調有異能者賜爵至關

義者萬萬矣

常惠與蘇武同使匈奴不降爲所留後武之得歸惠實使之然世知有武不知有惠同時又有馬宏亦沒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

者豈少哉

虎昭帝時郡國所延

弘羊等

允孫山爲列傳

長職無難也張安世自以

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上聞安世年老復徵爲左曹太僕霍氏戀內帝故外之張氏請外帝獨內之智愚相去遠矣

昌邑王行無道張敞以大僕丞上書諫霍氏有反形

以少主即位辭捕反之功不受封而光於爵位未嘗少讓日碑不肯納女武帝而光聽婦人之言必欲奇貴其少女日碑能殺弄兒而光不能教禹使之嗣大位其後禹以反誅而捕反者乃日碑之弟子安上也

光真不如日碑誰曰不然

武帝時使御史以軍興捕盜殺二千石以

賀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

有封吾所活者萬餘

威盛卒篡漢然七

讀史商語

也

蘇子卿樹奇節于絕域及

二千石上官桀等代爲不平以爲大將軍

卿若不聞也桀敗坐免官宣帝時張安世薦之復起亦不過爲典屬國朔望稱祭酒而已以二十年不辱命之臣在昭宣兩朝一噴一起而終不踰故官豈武之才不任重歟抑當時朝廷不重節義歟不重節義固漢之陋而子卿不以節義自張勝於後之所謂節

疑教以威行之以恩然後永終天祿後戾太子之亂丞相欲斬司直田仁勝之止之有詔切責惶恐自殺勝之不祿反坐不殺固時爲之豈非多殺之報至此方熟故耶然不疑爲吏錄囚徒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則不疑亦非全用恩者大率莫一不疑

擊斷爲能者也

平準之法作於桑弘

時商賈所轉販者

讀史商語

受天下委輸大農

賤即買之欲使富商

騰踊是時天子巡狩郡縣

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民不益貲リシ一

按此法雖非取民之正然實能不病民亦救時之善

策也後之效之者徒足厲民而於國用未必有補此

用法者之過耳奈何并罪弘乎

武帝彌留謂霍光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夫光不如日磾世未有言之者自今觀之日磾

一面之辭而擅執之誅之當矣苟竊謀執楊僕不爲無罪然未執以前僕敗而竊勝旣執僕而朝鮮亦隨定此誰之功也楊僕之死可以賄贖竊獨不可以功贖乎至於衛山本受命諭降右渠右渠雖稱降而持兵渡泃水使人諭之復引歸山此其非真降可知已此而殺之然則必受其僞降至于喪師而後可

一國置四郡兩將軍一誅

誅獨取朝鮮之賣主者

乎不服人矣

讀史商語

武帝征南越時列

宵耐祭宗廟列侯以

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帶

年見侯載四人夫當時列侯皆純袴子牙ハ一

國家亦不得其用一拂上意至以酎金小過盡奪之

其乃祖父出萬死一生以博菽爾之士一旦掃地帝

莫少恩哉迨宣帝時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百三

十六人皆賜金復其家可謂克蓋前愆矣

其說皆至大官然本傳所載實所殺皆探九大猾亦未嘗妄殺也郅都田延年皆有大節可紀班史入此傳中甚無謂其他或以公廉或不畏強禦皆有不可及處其酷而且貪者獨王溫舒耳同時而夷五族其得報亦異焉噫孰謂無天道哉

韓安國一時名臣廷議田實事而首鼠可

所罵何其醜也蓋安國坐法也

百金遺舛以此事

以安國爲掌

讀史商

武帝嘗病也

怒曰義縱以我爲

官桀爲未央廡今上體不步

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頸首曰臣聞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畢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已

由是親近此二事極相類而桀之佞舌急淚尤爲可

惡乃獨以得幸帝於是乎不知人矣

余於武帝之取朝鮮而嘆失刑者屢焉公孫述本受

命正兩將軍兩將軍自相異同樓船未有反狀遽聽

無所恨天子引見拜爲冀州刺史當時君臣間真如家人父子人臣生其時不捐軀殉國者非夫也

嚴延年爲吏貪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此雖非中道猶可言也又曰衆人意

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出者詭殺之此何爲者

哉原其意不過欲使人不可測耳然其如法何後饋

遺丞義本親厚之而義自恐中傷上嘗言延年十罪

自殺以明不欺延年卒坐誅噫使人不測者其效乃

如此乎

讀史商

元帝師傳二疎尚矣孔霸在帝時雖受關內侯褒成

君爵號然不好權勢帝欲用爲御史大夫霸辭出於

至誠帝無以強也如此人石顯輩雖欲殺之其可得

邪蕭望之周堪張猛戀戀一官朝下之獄夕召則夕

至夕免爲庶人朝召則朝至卒取殺身而不悔視之

有愧矣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爲蕭望之所沮陳湯其延壽以

矯制破郅支爲匡衡所沮二臣非惡矯制也嫉有功

也延壽以不要石顯姊爲所惡衡之意非徒嫉有功

亦兼以顯顯也望之以腐濟福衡以腐濟奸皆相品之最下者也

史言孔光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萊以爲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按不希指苟合所以附會公論也不敢強諫爭所以迎合上意也既不敵強諫矣又安得章主過計其所言皆不可對人者也計其所薦皆不滿人意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者也自匿其醜而托之乎慎密忠厚迹光之所爲只

欲成就久而安三字耳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可謂言人之所難言然其中有云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族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向以宗室而言此則明明與之爭權其言公而其心似私矣雖昏主本自難悟未必非此有以使之也

人臣進言視其君之所急則片言居要若泛然煩稱雖洋洋可聽無益也匡衡上疏於元帝時有戒於太

察戒於壅蔽戒於太暴戒於無斷戒於後時戒於遺忘等語於成帝時有事天之容承親之禮臨衆之儀饗下之類等語按元帝優柔養奸安用如許泛說彼豈能自審其所當戒哉至於成帝史稱其善修容儀臨朝淵嘿此正其所短衡之疏無乃以水濟水平

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皆親與之謀議不旋踵而殺之若急爲奸人報讐者谷永杜欽托身權門雖危言激論上怒不測而王氏卒能安之爲主上如此其危爲權門如此其安雖欲臣下不爲王氏不可得也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山陽王以撾鼓爲上所材史丹進曰若乃器人於絳竹鞮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此語以解上惑甚善若究而論之衡之相業可數而知也權在石顯則媚之權不在則劾之以名儒居相位而盜取封邑四百頃彼惠微者不知何許人使稍有血性恐不屑與伍也

西漢末將帥之才未有過陳湯者也觀其料烏孫圍段會宗事不失時日使之謀國豈非緩急可恃者哉

不幸而遇石顯匡衡既不得封侯且欲因事誅之遂以坐廢至爲解萬年作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冀得美田宅舉王莽驛天下有用之才甘心爲不韋皆衡之罪也傳所稱媚嫉之臣其衡之謂乎

張禹有疾成帝自臨問親拜床下漢時去古未遠猶有當其爲師則弗臣之意獨恨其所尊乃狗彘也但知爲子壻求美官請平陵肥牛亭地而已至于問鼎大奸近在肘腋乃自爲子孫計謬稱經義以爲不足慮衆劉氏二百年社稷拱手而授之王氏不在他日而在禹之一言矣噫自古以名儒居大位而悞國長奸如張禹孔光者其罪可勝道哉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谷永在成帝朝屢建讜言其救劉輔請却伊邪莫演降論梁王奸事不當窮究皆鑿鑿正論至於毛舉乘輿之疵明斥後官之過彈射狐狸之奸可謂侃然敢言矣獨其黨于王氏明明推戴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絕無廉恥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人臣昌言一有所以然雖有忠言至計不直一文矣可不慎哉綏和二年二月癸亥守心郎麗貢言大臣宜當之上

賜冊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上秘之賜乘輿秘器親臨吊焉三月帝崩帝欲老溫桑鄉多進媚藥乃欲方進代其死此事豈可代耶王莽之篡翟義爲劉氏唱義可謂賢矣然其父以冤死義雖不舉兵未爲失也

元帝時用韋玄成議毀郡國廟及昭靈后等諸寢園奉祠歲餘帝寢疾夢祖宗詭罷郡國廟詔匡衡議欲復之衡言不可帝疾久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大率言如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臣衡當受其殃皇帝宜蒙祐福已而帝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惟郡國廟遂廢帝崩衡奏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素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衛生平如卯讀此事最有識力通鑑不載其告廟文失之太畧

史言傳太后從弟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師丹執奏卒不

得遣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按傳太后雖暴欲自用然哀帝亦不爲所制朱博以丞相受太后指奏免傅喜帝赫然召致廷尉博自殺其言逼於太后者當時王氏之言也

奸人之將有爲也非一日而能其勢必將乍伸乍屈方其屈也使早爲之所則爲未蔓之芟不然則反爲旣剪之焰王氏輔政有日羽翼已成而不能不屈于哀帝之初蓋王氏驕盛帝少而聞之已而王根王況罪狀暴著莽亦以議傳太后號不合罷去使當時大

讀史商榷

卷一

高

臣盡發其諸不法事誅其尤驕橫者而免其餘則莽一廢侯耳安能有所肆哉惜一時大臣無知人之明爲莽所惑如楊宜輩方爲之訟寃而不知取反使莽負天下之重望一出而惟其所爲卒遷天下雖莽之奸而當時大臣亦處之無術惜哉

予讀馮氏諸傳心竊悲之其人世篤忠義有才能然卒不食其報或得禍焉奉世有功爲蕭望之所沮野王有行能爲石顯王鳳所沮馮婕妤當熊爲傳太后所陷參有賢行以婕妤同產坐死馮氏坐死者十七

人此猶曰遇非其主也馮衍在廉丹軍中即勸之奉劉氏已從更始歸光武光武於鮑永棄已用之獨衍以坎壈終嘗竊讓之豈其先有陰惡歟抑何其累世多不幸也

中山馮太后之獄張由發之丁玄史立典考之後王莽追直其事並徙合浦母將隆但與玄立連名奏事莽修舊隙亦與俱徙按隆在哀帝時能忤董賢忤傳太后固一時直臣也馮后之誣夫人知之隆何不一言而與之連奏然則謂莽此事盡快人意也可

讀史商榷

卷一

重

○鮑宣上哀帝疏言羣臣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嘿尸祿爲智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獨其所薦爲賢者而孔光與焉王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上書極諫可謂凜然大臣矣迨下廷尉而所指爲賢者光亦與焉蓋光名儒平居依附名義又以忤傳太后免當時之人侯以爲賢有由然也然而爲賢劾嘉者即光也嘉死而帝亦旋用光遂極力媚賢不敢與抗禮亦自謂其名已成而不顧本相之盡露矣噫自古小人盜名欺世而終自敗露如光者豈少哉

甚哉哀帝之疵政巧爲莽地也德趙后任丁傳廢傳
喜寵董賢陷中山太后此數者皆天下之所側目以
爲不平者也莽一用而悉反之天下之人皆向莽矣
不獨此也當時士大夫習爲苟容其號爲骨鯁之臣
獨有王嘉鄭崇鮑宣母將隆四人嘉崇以忤賢死宣
以忤孔光廢隆與名中山獄莽得借以擠之自是天
下礙手之人略盡矣甚哉哀帝之巧爲莽地也

天下之事往往使豪傑爲之而庸愚不肖之徒享之
武帝鞭撻四夷諸將總兵攻戰何其勞也迨宣帝時
讀史商語 卷一

天

三

匈奴入朝然西域諸國猶未盡服也元壽二年匈奴
單于及烏孫大昆彌皆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
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單于見上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
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漢得賢臣噫使
武宣二帝衛霍趙充國諸臣任其勞而哀帝董賢受
其朝賀令人恨恨

董賢以安陵之妾得幸於上富貴之可矣賜以東園
秘器珠襦玉匣令將作爲賢起冢內爲便房剛栢題

奏外爲微道周垣數里何其不祥也嗟乎賢一呆堅
子享天下之奉歛天下之怨寵臣不弊斬此其時矣
王嘉鄭崇一時能罷之臣也曾不再計而死之是時
天下之事有大干賢萬萬者千金俊鶴不以搏狡兔
而以殉腐鼠真可惜也

不祥哉息夫躬之爲人也因董賢而封亦因董賢而
免誣東平王况詛而封亦以况詛而死天道好還未
有明白章著如斯者也通鑑但言其免就國而不詳
就國後况詛詔獄一段非所以寒奸人之膽也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人知東漢亡於黨人之禍不知西漢已有之矣王莽
因呂寬之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敬武
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郡國豪傑及漢忠
直臣不附莽皆誣以罪而殺之何武鮑宣王商子安
辛慶忌三子通遵茂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蓋莽操
一子以盡除諸人計亦巧矣自古起大獄驅除異議
之人實此賊爲作俑自此而東漢唐宋遂爲奸人空
國之要訣噫黨之一字士大夫其忍出諸口哉其忍
出諸口哉

哀帝崩太皇太后詔舉可大司馬者孔光等皆舉莽
獨何武公孫祿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呂霍上
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
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祿亦舉武太后自用莽武等所
持論甚正但兩人互相舉則謬甚矣當時莽羽翼已
成廷臣欲與之抗雖自處至正猶懼不勝况明明比
周以求大位乎武于時號稱賢者而謬戾乃爾見殺
于莽宜也祿在漢廷能持正論及莽即位應召與議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發直言請誅劉秀等其亦不足敬也已

是非邪正之間惟賢者能辨之氓之蚩蚩多從風而
靡世以從之者衆謂是公論不知謬以千里矣王莽
之世能卓然不悞者惟逢萌翟義龔勝薛方郭欽蔣
詡陳咸栗融禽慶蘇章曹竟宣秉胡剛數人而已請
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爲符瑞之說以取
貴者又不知幾何人由今觀之果孰爲是耶
漢之翟義唐之徐敬業皆千古忠義士也方天下之

人靡然無宗國之思獨奮身起而爲難事雖不成足
以愧天下之事賊者宇宙間其可少此等人乎顧討
叛者先當正其名義之自號柱天大將軍敬業之建
三府吾不能無議也豈其既敗而人附會之耶

王莽一生所爲無不依傍古聖賢而爲之役屬者亦
必援引古聖賢以稱之殺其子則曰行管蔡之誅蜀
郡男子降建等輟訟則曰文王卻虞芮治河則曰上
繼禹功居攝踐祚則曰如周公故事翟義起兵則曰
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

讀史商語

卷一

元

扶劉信而亂作井田則曰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
四方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殺劉棻王尋
丁隆則傳致其屍于幽州三危羽山漢兵且至則曰
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其他九州則用禹貢五
等則師周禮多作不義而強取古人之近似者爲護
身符六經語孟中不知有幾許護身符在也噫世之
爲不善而托之古人者何以異於莽哉

哀帝初欲推尊傳太后丁姬莽以議不合免及平帝
以中山王嗣莽輔政乃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

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屬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先是程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莽以曾孫當及安上孫欽紹其封欽謂當宜爲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實祭醜耶劾奏欽誣祖不孝下獄自殺耶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家以明爲人後之誼又祭傳太后及丁姬冢更以木棺去珠玉衣葬丁姬滕妾之次周棘其處以爲世戒臨城共皇廟始建議推尊所生者論褒段猶皆徙合浦爲

讀史商語

卷一

三十一

人後者爲之子此實正論然不曰兄弟之子猶子乎使人受封而不過家則并不得比於兄弟之子矣傳太后妄自尊大自取發冢蹊田奪牛殆是之謂褒猶之議本以希旨然哀帝時不聞驥貫合浦之徒可謂空受其辱矣後世主推尊之說而暴貴者豈褒猶之後身耶

天之於亂臣賊子不惟殄其後已也又令自相誅滅莽妻生四子就國時殺獲爲安漢公時殺宇即真後以亂其侍者殺臨安又病死初幸侍者生子典匡以

其不明留新都國至是始迎爲公女爲平帝后改號黃皇室主欲嫁之因發病不肯起孫宗自畫像被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宗姊妨爲王與夫人坐呪詛姑與與自殺兄子光坐殺人自殺莽之圖有天下不過欲傳之子孫令其子孫等皆不安其生乃爾難有天下安所用之

王莽革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於天下東出至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出逾徼外歷益州改匈奴王爲侯西出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至匈奴庭

讀史商語

卷一

三十一

授單于印去璽言章凡此皆漢氏臣屬之與圖也憶昔高祖創基武宣二帝百計匡攘猶多未服至哀帝而諸國臣服以一昏庸之主享祖宗未有之盛方權其校重受單于拜賀是誠何德以堪此其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宜矣聖人戒盛滿至人禍無故之利有以哉

西漢風俗重權勢而輕節義王莽一妄庸人竊弄神器舉朝無非之者僅一翟義稍自奮而諸將視顏爲莽用相與共誅滅之人心幾定矣使莽盡用漢法略

去元成之弊政收其賢者以自輔不幾於逆取順守乎計不出此而種種迂濶紛更不已王田私屬大小錢行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矣五均六筭行而百姓不安其生諸有奴婢者率口出錢而天下愈愁矣十五單于拜而匈奴不復款塞北邊空虛矣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叛殺但欽以次瓦解矣民間饑寒吏皆不得祿而濫用府庫金誘四夷酋長改王爲侯而盜賊頗多矣遣王匡廉丹討賊所過放縱東方謂寧逢赤眉不逢太師矣迹其所爲若急急焉驅天下之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人使之思漢者然豈非天奪其魄乎

劉向素識切王氏而子歆以推戴莽爲國師歆以識文改名劉秀實冀莽敗而已代之有漢其後與王涉謀劫莽降漢事覺自殺本欲改名以得帝不知適以取死可以爲冀幸非分者之戒

隗囂嘗應更始之召矣遇光武則旅距非其昧于擇主也更始之無能爲夫人知之而其將相亦非長才置之來蓋冀幸非分耳曷草莽之雄非肯爲人下者也

事勢倥傯雖大豪傑當之容有候計惟博采衆議則自有能辨之者光武遇王郎之亂欲因信都兵送還長安曹孟德失兖州聽袁紹說欲遣家居鄴當時不知何以謬計乃爾微邪彤程昱之言則凡上肉耳豈能成一事哉蘇子瞻謂邪彤漢之元臣然則昱亦魏之元臣也

光武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按光武以更始之命收河北而躬與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之貳故人關之寄不輕授人禹首建大議於諸將中親信無兩故輟帷幄特授之然禹謀臣獨將非其所長也時諸將中可遣者尚有人帝此舉知人蓋遜高祖矣

鄧禹之討赤眉也初欲特重以俟賊自弊其意未嘗不是但不能出方略而虛靡時日久而無功至帝遣馮異代之自慚無功數以饒卒微賊則并不能守其策矣總之禹謀臣大將非其任也

王郎之亂彭寵功實在諸將之上未浮笑爲遼東白

承實不足以服其心一見帝便引王莽殺甄豐事一片殺機何其狠也浮實致寵反又不能拒寵侯霸所謂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可謂切中乃世祖惜其才而用之何其幸哉有罪而用於世祖卒無罪而誅於顯宗二帝雖皆誤而以酬浮則甚當懷心者聞之可以寒心矣

光武在河北諸將言更始或稱爲聖公或直呼更始惟馮異與李軼書稱爲長安其詞微而有體劉綰既爲更始所害諸將對光武不欲稱其官但呼爲伯升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此一時權詞耳范史因之始終稱伯升遂沒其齊武王之號殊爲失體

更始對羣臣問虜掠得幾何焦度欲從齊高帝求官撰詞數百言誦習踰時後見帝忘之但言度啟公度無食二語史皆載之以爲笑柄由今觀之乃真語實語耳

吳漢攻南陽諸城所過多侵暴郡奉怒漢掠其鄉里遂發兵反後攻公孫述入成都縱兵大掠漢之不戢下乃爾然光武詔舉可大司馬者羣臣所推首稱漢

而朱祐以禁制士卒爲軍士所怨功名不如人爲將之道難言之矣

祭遵無子其兄午爲娶妾送之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及薨光武厚爲之禮每朝會必思之然竟除其國不爲立後可謂君臣皆失矣

鄧禹傳稱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考之功臣中如寇恂賈復吳漢姚期皆因禹得進用知其當時所薦達多矣禹之功出馮寇之下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而名居其上諸將不以爲過者幃幄之謀有以深服乎諸將也

諸將之奉更始爲劉氏耳更始既不克終而世祖正位則劉氏有主矣馮衍固守不降方聲言更始尚在遣人誘降涅城此豈真爲故主耶使果爲故主則審其已歿死之可也以衆歸世祖角巾故里終身不仕可也乃戀戀關廷數進言于見猜之主以冀一用何前後之相背乎衍嘗引陳軫挑妻之喻似矣不知罵人可也夫死而隨嫁其所罵之人且以一罵自贊果

賢婦乎哉乃知向之不降正其欲以一罵而結後夫之心耳。衍在光武朝終身廢置可謂如見其肺肝然不盡由譏聞也。

世祖詔百僚上書不得言聖明帝詔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豈也如世祖父子可謂度越千古矣。

張純朱浮奏言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乃尊宣帝曰中宗始祠讀史商語 卷一 三

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按世祖雖曰中興其實創業也當追尊其先不當拘爲人後之制惜其時無通儒不足以語此。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伏波自許語也。不知一生受病亦在此。夫時平主聖當崇揖讓之節功成名立應知止足之義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而不对其意可知矣。高密膠東真可法也。援獨以覆鑠技癢不休交趾之後請之匈奴匈奴之後

請之武陵所謂畫蛇添足帝固已厭而疑之矣。蕙苒之謗援自開之不盡帝之過也。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言詞嫺雅援見之自失况知其意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卒當從汝稟學勃未二十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及援遇讒勃上書訟寃他人見佳何遽而自失已爲通侯而其人尚爲縣令將哀矜之不暇而卑侮之乎援一腔恚心自少至老固宜其無罪而得謗也。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馬援征武陵蠻宋均爲監軍援薨軍士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帥而降均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宋均傳所載如此西南夷傳亦稱蠻精夫單程等饑困乞降宋均受之其非必死之寇明矣援之必欲進兵其意不過貪功名耳均受降止於金帛援意必欲得增邑

進官而後可而不自知其將死也貪功名一念使人
不顧人性命甚且不顧自己性命其爲害不亦甚哉
○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
皇后配食地祗遷呂太后廟主於國噫快意哉斯舉
也后妃至於殘殺子孫私王外戚爰立非種尚可以
屏先帝之廟乎爲之子孫者綱常爲重斷以大義而
廢之是也唐之武才人罪浮呂氏惜其子孫皆暗于
大體不能爲此亦有唐一大缺典也

袁宏漢紀載佛法入中國云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

讀史商語

卷一

天

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通鑑
用其語按佛教中無修煉精神之說佛法大指在破
識顯性精神之於識猶隔一重修之以圖作佛不幾
于磨磚作鏡乎大率佛法精微廣大惟其精微故古
來名儒號爲留心性命之學者實未窺一斑惟其廣
大故庸人惡人亦或托其有爲之迹而儒者又得指
爲佛法之病嗟乎難言之矣

廣陵王荆之獄樊儵請誅之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欲誅之耶我子卿等敢爾耶帝於親親之誼可謂厚
矣至於楚王英事乃殺虞廷封燕廣窮治黨與吳郡
太守尹興以名在楚王錄中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
人詣廷尉就考何以獨張皇乃爾蓋刑不遺止一身
而英陰疏天下名士帝之所深忌也然寒朗一言帝
意旋解乃自幸洛陽獄理出千餘人明主可與忠言
信夫

北海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問曰朝廷設閑寡人
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

讀史商語

卷一

天

敢不以實對睦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
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大
馬是好乃爲相愛耳明帝賢主也至使兄弟之間自
危乃爾吾以是知廣陵樊儵漢陽三王之獄其文致羅
織多矣

馬后裁抑外戚可謂賢矣然是時廖爲衛尉光執金
吾防軍騎將軍且將兵后不止也交結三輔衣冠
動用錢布以千萬計羊米以數百計后亦不之禁也
言事者以大旱由不封外戚無恥罔上耿恭出萬死

守孤城不爲漢恥一言忤防而監營謁者承旨劾之下獄免官后亦不之察也其與他外戚異者僅僅運其封侯耳唐文德皇后議其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可謂明達之論矣最可惡者后在而羣臣無言馬氏罪者后崩而有司奏其罪免就國不惟有司涼燠頓異而帝之寵辱亦若因母氏之存亡爲異者雖馬氏兄弟有自取之罪而后與帝處之皆有未至耳

章帝幸河內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讀史商語

卷一

四十一

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稅粟瓢飲耳又北巡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戕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驂馬可輟解輟解之嗟嗟昔者主上之所禁乃今者臣下之所犯讀此亦可省矣

竇后以梁貴人子爲子先殺宋氏二貴人廢其子廢後并殺梁氏二貴人及其父以一子故殘四姬破兩姓廢一太子亦慘矣後卒殺諸竇者乃和帝也佐帝

爲進外戚故事者即慶也和帝之子殤代之有天下者即慶之子也使竇后視慶如子則慶賢者也亦視之如母耳安得此禍乎

明帝之於東海王和帝之於清河王皆在嫌疑之際而猶能推心友愛終始不替可謂兩賢也已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范史取其言以爲論不知君德其難於明不可以察察爲過明帝之世惟楚獄不免張皇其他無過舉也章帝亦賢主但不能約制悍后使之廢長立幼母后賢明不能將順其美

讀史商語

卷一

四十二

尊寵諸馬以成其過后崩未幾旋因人言而廢之竇憲之惡十倍馬氏第五倫鄭弘屢言之卒不廢也明帝之世馬氏未嘗居要職兩者相較相去不已遠乎○班超以單車使萬里之外因人兵食攻服諸國隨機輒應三十餘年未嘗少悞揚漢威德至於西海自古以來一人耳至其歸功郭恂還李邑幾乎學道君子矣如此勞臣雖十世宥之可也其孫殺一淫縱之公主誅之固已過矣并其同產皆棄市漢真少恩哉

何敞上封事曰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此語曲盡具臣情態可謂照妖鏡矣

竇氏之盛也當時廷臣能持正論抗之者袁安任隗魯恭韓稜朱暉樂恢何敞鄧騫周榮丁鴻張酺其死於狂焰者恢壽兩人而已安隗尤數犯之然以其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

讀史商語

卷一

望

爲韓稜所劾論爲城旦獻媚權門僅僅牛酒而猶不免陷法蓋當時風俗猶朴大權猶未旁落也噫後世所謂權臣者求其如憲可得乎
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法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至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威嚴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陽夏侯環每存忠善檢勑賓客未嘗犯法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環獨得全噫人之不附喧者必不乘危酺之謂矣

章帝嘗從張酺受尚書及即位出爲東郡太守酺自嘗親近意不自得上疏願留優詔敦遣帝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酺視事十五年終帝之世未嘗遷官漢於帝師厚與之禮而各與之官乃爾

讀史商語

卷一

望

宋均爲九江太守民祠唐后二山巫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不能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女於是遂絕此從河伯娶婦事翻案然嚴而不殘可謂出藍手
復讐之說雖聖經所許然總之非治世事也東京俗尚復讐至有爲友復讐如郅惲所謂手而不憂者蘇謙爲李嵩考死其子不韋發嵩父冢斷其頭以祭父又標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此豈經所謂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乎段熲爲嵩修卻劫張賢收不韋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此豈經所謂復讐不除害者乎不韋之事士大夫多議之而郭有道者論以爲賢於

伍員亦過矣

和帝既知梁貴人在殺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言者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按竇后雖有罪較之呂氏尚隔霄壤廷臣在太后時噤不發一語於其亾也乃欲以子貶母不亦無恥可羞甚乎時三公中張酺最賢而爲此議大不可解○竇氏既敗諸因憲得官者皆罷任尚爲憲爪牙獨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得免且代班超豈以才故耶抑別有術也然卒隲超之功失西域後爲鄧騭將兵與滇零戰敗績卒以忤鄧遵發其職坐棄市鄧騭子嘗受尚馬騭見其子以免向之忤遵恃騭耳然卒無救於死善附麗者果何益哉

竇憲用事廷臣顯與之忤者不下數人和帝不與之圖憲而獨用宦者鄭眾卒開內寺擅權之端其後順帝之立以孫程等梁冀之誅以單超等而天下大權悉歸中人漢事遂不可爲履霜堅冰皆和帝爲之漸

也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曰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鶯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罷之觀此則知一騎紅塵不始於妃子矣按古稱荔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今自嶺南至洛陽不下萬里雖置郵而傳之不能必其不變而勞生害馬爲毒滋甚東漢自和帝以前皆賢君也誰

讀史商語

卷一

五

爲此厲民之事者乎

東漢三公名尊之而實不任以事其亂政害民多出於外戚近習一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至有自殺者仲長統謂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眞實事也然當是時亦不聞有不願爲三公者畢竟此道之爲難途也

鄧太后婦人之有才智者也殺杜根絕鄧康屬籍幾於惛矣顧能約束外家減省供奉初不爲閭后所容卒復其家虞詡得罪鄧騭卒能用之此數者皆善政

也雖其久不歸政非母后所宜然觀安帝之所爲則后之獨攬天下亦未爲無意也鄧騭等惟殺袁敞事得罪公議餘非有大惡也且能達賢及其得罪乃與竇氏等君子不能不惜之矣

李邵傳言北鄉侯時邵爲司徒陰與少府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功不顯明年坐災異策免將作大匠翟璜上邵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邵涉都侯辭不受此事過鑑都不載但言順帝初邵以阿黨策免而已邵嘗以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鄧騭故曲護任尚當閭氏用事時恐不能克定大計翟璜所上有何證據溫公削之的爲有見而范史列邵傳於方術亦似以其人爲不足稱者其所以曲爲之諱者得非以其有令子耶

順帝之在西鍾下當時力諍守關連日不去因而免官削國者來歷一人而已詔書嚴切首變其說者薛皓也其殺諷劉璋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伧等各稍自引起則去皓無幾耳帝立以歷爲衛尉後官至車騎將軍罷諷弘先卒拜其子爲郎俛延光代皆見

拔用後至公卿意觀諸人之諫與後之歷官則真君子之不如巧宦居可睹矣

方梁松之貴也不自知其死於明帝也方梁貴人之子爲太子梁竦等自相質也不自知其死於竇后也人皆以外戚貴重此獨得禍焉未有以償樂氏也償之以七侯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盛滿二十七年則已汰矣至此惟有覆宗絕祀耳固知塞上之失馬者非寓言也

皇甫規素悉羌事數自疏請效命邊陲如云若謂臣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尊之不高年齒之不遇也又云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此其前後語皆可味大率謀議當用老成舉晚當用少壯後世節鉞大臣皆六七十老人其不能有爲可知矣

楊震鄧氏之故吏也李固梁氏之故吏也鄧氏少遇故震始終無異同而樊豐等以爲潛端梁氏罪大故固在商之世但効忠告當冀之時力反其所爲至殺

身而不悔二公之所爲皆是也其所遇皆不幸也

梁冀之在東漢幾成一王莽矣然當時事有可異者帝遣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而綱首劾冀兄弟言雖不用弗罪也一可異也八使行而所舉第一人即冀所惡之李固其餘所劾奏多冀及宦者親黨固即召用所劾奏皆正罪二可異也冀怨綱以張綱冠亂揚徐聞乃用綱爲太守綱論降之單車入其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其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朝廷論功當封冀退之綱在郡卒

讀史商榷

卷一

四八

張嬰等爲制服行喪送至隄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綱之事皆可指爲罪案冀修怨僅僅不封而已身卒而官其子則猶之封也三可異也噫後世之朝論能如是乎然則古之曲朝今謂之聖世可也古之奸臣今謂之賢相可也

東漢郭弘習小杜律太守冠恂以弘爲決曹後斷獄三十年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其後子孫皆傳法律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吳雄亦

以明法律斷獄平位至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一念持平處是於世其章章乃爾有謂法官無後阜陶不祀其後裔至顯布猶不免被刑皆誕說也

崔實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幸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按此一段寬嚴之辨蓋本於子

讀史商榷

卷一

四九

產雖非至論亦可謂救弊之藥至於論二帝處殊爲未當宣元之相去在明與暗不在寬嚴也使宣帝稍從寬大則趙蓋韓楊可以無死中興之治尤覺粹美元帝寬於恭顯未嘗不嚴於蕭望之周堪張猛也以彼其暗使更加之以嚴其爲害不尤烈乎

梁冀輩與度遠將軍陳龜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坐徵還以种暠代之按暠即前爲益州刺史糾發劉君世獻冀黃金文蛇爲冀所陷坐免官者也冀惡暠而更以所惡代之冀亦能不念舊惡哉

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五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此時昏主在上宦官用事然冀家財不入內帑苑囿不益內苑故猶然盛世事也

鮮卑寇遼東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此事處之極當梁冀當國時有此使遇匡衡必不免矣

讀史商語

卷一

五十一

○桓帝時宦官恣肆極矣然朱穆發趙忠父尸徵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帝赦之皇甫規論功當封宦官求貨不答坐繫廷尉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訟之赦歸家楊秉條奏中臣子弟爲牧守者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帝從之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貪暴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秉因劾覽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奏左棺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罪惡惟稱背自殺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職罪微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侯印詔

貶爲都鄉侯超及瑁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祐李膺馮緄初以窮治宦官輸作左校旋以應奉言免之膺未幾拜司隸校尉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畏膺逃還匿兄舍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付獄受詞畢即殺之讓訴於帝帝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按此數事則中官嘗屢屈於外廷矣然余以爲成中官之勢而貽外廷之禍者此數事也生殺予奪人主之操柄此數事者實不出於帝意而外廷若迫之使不得不從此庸主之所深

讀史商語

卷一

五十二

不堪而奸人得乘隙以微一決者也未幾而黨議起矣
岑昞父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而昞列名黨人爲郭林宗李元禮所稱自今觀之父貪財子貪名貪命其不義均耳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遷光祿勳主事執公儀詣之蕃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蕃乃謝焉夫畏公儀應不作官欲作官須守公儀如此舉動吾不敢謂是也

讀史商語卷二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定策論功古未有也有之自梁冀兄弟胡廣趙戒袁湯始竇武何人也亦效其所爲盧植所謂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已力真確論也後王甫譏陳蕃首以此爲罪甫雖非人然所以責武者固當矣

顧厨俊及身在禁籍能使天下甘爲之死而不悔可謂賢矣然如岑旺者本勸成瑨殺人事發則逃之使

讀史商語

卷二

瑨獨受其禍貪生負義市井之人有所不爲劉表生擁荊州旣不守臣節又不能略地胡毋班爲董卓譬解袁紹爲紹所殺此其人皆不足稱而皆哀然列名然則其餘諸人豈盡賢者哉天下之負虛名者大率皆無實用者也吾因是而知袁閔申屠蟠益不可及矣

張儉之亡命也人重其名行破家客之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丈夫死而死耳何至以一人性命累及無辜乃爾及黨禁解徵爲衛尉儉見

皇甫嵩朱儁將帥之雄也方董卓違朝命不釋兵嵩從子鄴勸嵩圖之不聽卓旣秉政徵嵩梁衍勸嵩擁兵迎駕奉令討逆又不聽李傕之亂徵儁入朝陶謙等推儁爲帥同討傕等奉迎天子亦不聽卒甘心入賊掌握中范氏云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非虛也原其故蓋緣當時士大夫矜重名節以人臣而違朝命若以爲必不可之事耳可與立未可與權其二子之謂乎

杜密去官歸家每諄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告

讀史商語

卷一

五

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閒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按密所言誠善矣然士大夫居鄉爲雋杜密恐不如爲真劉勝也

讀史商語卷之一

曹氏世德已萌乃閹門懸車不豫政事年八十四卒侯覽輩欲甘心於儉者皆已蕩爲灰燼儉獨能爲漢家碩果以全節終亦宇宙間不可無之人品也

王暢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壅井夷寃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敞後與胡騰共匿竇武孫輔得免其人大略可想也

段熲將略東漢之錚錚者也晚節甘心爲宦者鷹犬朱雀關書宦官幽殺太后捕繫太學生千餘人又以

讀史商語

卷二

二

前司隸校尉劉猛不爲窮治以他事罪之蘇不韋爲父報讐殺李嵩頗以私焉故收不韋并其家六十餘人殺之王甫惡勃海王愷誣與鄭璆等謀逆逼愷自殺并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傳相以下悉伏誅其殘酷不道如此可謂生平掃地盡矣甚哉鼎有實之不可不慎所之也

竊惟王甫之奸不難殺竇武幽太后又附之以段熲然一陽球執而戮之若承蜩然蓋嘗求其說球中常侍程璜堵也得無有內援故歟他日呂強抗疏爲蔡

邕段熲訟寃邕即忤曹節球代之報怨銳欲殺之者也而強並言之亦可以微見球之此舉不盡出於天理矣後球終以謀誅曹節璜泄其事被殺幾見有瓶缶而不碎於井者乎

蜀曰孝愍帝魏曰獻帝通鑑帝魏故稱獻帝綱目帝蜀乃亦稱獻帝何也

袁紹之在冀州此韓馥掌中物耳辛平等之說馥遜位傷弄愚夫不異小兒覆之臣如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皆勸馥圖紹而馥自遣子送印綬與紹何其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幸也甫入冀而武純皆見殺馥亦卒不全又何其忍也大率功名爵土皆須費一番辛苦然後享之有味苟得之太易則失之亦不難紹之敗固已鑒於此矣○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州牧後檀殺漢中太守蘇固健爲太守任岐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爲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爲不義不盡考本末也何進之召諸將圖誅宦官也袁紹實爲之畫策董卓

初至鮑信勸紹乘其疲襲之又不從及卓議廢立紹乃強項以圖篡賊幸而不死始召募山東以誅卓卒亦不能勝大率本初生平更無一着不悞者安望其成大事哉

獻帝出奔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都挾天子以令諸侯曰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荀彧勸曹操奉主上以從人望亦曰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有識者之論可謂合若符契操今日奉帝至許明日詔責紹矣紹班在操下矣至此方以詔書不便欲移天子自讀史商語

卷二

四

近不已晚乎
漢之將亡主德雖衰而號令猶行於海內故董卓一悍賊耳得假詔令以號召賢者袁紹爲人心所歸不能與諸侯并力疾走行在乃聽逢紀之說而急圖冀州此何異舍腹心而顧尺寸之膚哉故紹雖強亦亡卒有天下者挾天子之操也唐之將亡節鎮恣肆天子伺其強弱以爲予奪當時惟強大是畏耳故韓建李茂貞皆嘗挾天子適足以自困李克用不能急圖拓地而再犯京師克用終困而卒有天下者益務強

大之未溫也噫批郢導荊直解牛然乎哉

魏武之取袁紹最有深意當紹之方強公若弗聞焉而先取呂布劉備南顧而無足以掣吾者然後以其全力破紹紹亡不急定河北而南征劉表使譚尚自相爭爭形成而公師又北繞一月之閒耳冀州既平尚熙在虜人謂公當急在劉表公以爲袁氏於民夷有恩勢必招引烏丸動搖河北乃出塞窮討尚熙死而冀乃安其先後應機不爽呼吸卒能削平中原有以也惟初之攻徐與卒之於吳蜀緩急失次不能無讀史商語

卷二

五

悞徐之事賴荀彧之言吳蜀之事賈詡劉曄言之而皆不用豈尺有所短哉
曹操之始有兖州基未固也遽與兗兵以攻徐至自誓以必死令妻子歸張邈父嵩之死徐民何罪而所過屠滅此與盜賊何異已而以兖州召呂布者即邈也賴荀彧之謀全其三城強寇未殄而又欲攻徐果爾則徐未下而兗破操其殆哉讀文若數語知操之成事皆文若力也
曹操之初起可與之抗者袁紹呂布使兩人早連和

紹攻其北布襲其南易舉耳公孫瓚自守虜也紹不取挾天子之操而取營樓積粟之瓚使操得以其間破呂布布亡而袁術劉表非操所忌遂得一意圖紹矣紹之臣惟田豐曾勸紹襲許而不見用餘無聞焉操之有天下紹實使之也

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悞悞豈可數乎劉備謂劉表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味順之言令人慎事始末玄德之言令人期後效

讀史商語

卷二

六

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才樂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此孔明對先主之言也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此子敬對吳主之言也當時天下大勢二子一眼看徹便有成局於胸中到底不過如其局而止兩國之臣孔明無論矣其次

即子敬若呂蒙諸人未免落夾矣

孫權論周瑜魯肅呂蒙微短肅而優周呂然乎曰非也肅始勸權結先主以拒操繼以荊州借之權又與蜀分荊州無非欲連衡以圖操自是不易之計未嘗悞也瑜之功在拒操然首爲拒操之畫者肅瑜不得而擅其功也至欲留先主於吳分關張各置一方此計大謬先主君臣皆人豪也一旦幽其主部曲其諸將權能制其命乎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筆落於地然則孫劉有繫操之喜可知矣瑜之以肅自代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彼亦自知其計之不審而連衡爲吳之利也肅死蒙代之而吳蜀之交始離雖得志於蜀而稱臣於魏倘不用劉曄之言而襲吳吳其殆矣使吳蜀同心一軍出秦川一軍取徐吾恐魏人食之不下咽也蒙謂守徐難守長江易豈知蜀亡而長江之守亦豈易哉惜乎權計不及此也

韓嵩勸劉琮歸曹此忠於爲琮謀者也魯肅勸孫權拒曹此忠於爲權謀者也琮拒曹則必死歸曹不失富貴權拒曹則可以爲帝王歸曹則求爲匹夫而不

可得裴松之是張昭之計惜孫權不能爲實融此兒童之見也

周公瑾能使程普心醉呂蒙以一厨下見遂欲會兵攻其寧此其人豈可與並論者權謂子明可以次於公瑾如此擬人無乃失類乎所以然者得荊州之利近而可見失援之害幸免而難知也權於三雄之中最無大略其末年事可見矣

人有藏其五十金者恐人竊取之乃榜曰此處無銀五十兩然而事蓋有類於此者曹操征烏桓次無終

讀史商詒

卷二

八

阻水不通田疇教以出北平舊道掩其不備操乃引軍還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以爲大軍真去也操乃令壽爲導以襲之果勝之退軍可耳榜之道旁者何爲此與無銀之說何異然卒以愚虜則虜真愚也已

劉琮謀問其兄琦而自取荊州然嗣立之日而曹兵已至即以州降計其有荊州不過數日耳北齊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安德得之子孫

不肖一至於此貽之以安鹿門此語真不吾欺也

曹操初得兗州以邊讓議已殺之讓素有才名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等因爲亂後乃能容劉備釋禰衡張繡殺其愛子陳琳罵其祖父皆待之有加經一跌者長一智雖古英雄亦爾矣

河間民田銀蘇伯反討平之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時國淵統留事上首級昔如其實數曹操問之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聲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

讀史商詒

卷二

九

耻之據此一段乃知兩漢史所載征討斬獲動以萬計者不盡實也

賢矣哉田疇之爲人也帝拜爲騎都尉而不受袁紹授以將軍印而不受曹操授以侯印至再三而亦不受此其人非亂世樊籠之所能固也中間爲操畫策破烏桓爲本郡冠蓋報讐聊試其奇耳非操得而用之也三國之士管幼安其最矣其次則疇其人也建安中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和洽言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傷矣按史稱洽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然其言乃爾可謂中行之士矣後琰譏死珍亦被譖魏武盛怒洽再三申救乃得免噫如洽者真不輕爲異同者哉

讀史商榷 卷二 十一 先主不知蔣琬而孔明知之孔明不知馬謖而先主知之知人之明固互有短長哉

郭嘉傳孫策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衆皆懼嘉曰策輕而無備若刺客一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夫料人必死於刺且又時刻不爽此理之所無策本傳言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而此直云臨江明乎譽嘉者之飾詞耳

建安十四年魏公今日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十六年分所讓三

縣封三子植據豹皆爲列侯不於公爲長子皆不及而十五年不爲司徒趙溫所辟公表溫選舉不實公之抑文帝而愛植無乃太著乎此適足以爲之禍耳○張遼屯合肥魏文帝給其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諸屯勅遼毋至導從出迎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爲起第舍特爲遼母作殿古人君之任將務恤其私如此人臣第宅而名爲殿亦僅見於此

讀史商榷 卷二 十一 張遼傳云遼園昌稀稀有降意遼入其家拜妻子稀喜隨遼詣太祖太祖遣稀還于禁傳又云禁攻稀稀

與禁有舊諸禁降禁以圖而後降遼殺之太祖聞而嘆曰稀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夫稀已詣太祖是太祖赦之矣稀何得復降禁禁又安得擅殺之乎陳志於此不免踈謬

余讀魏武帝事而竊悲之魏武雖非文王其人而所行實文王之事也僉汜之亂天下寧復有漢而魏武亦非漢大臣有社稷封疆之責者徒手起義百戰而得一州倡大義奉故主於贅旒之餘以後削平中原二紀之中猶能奉漢謂非文王之事可乎使天假之

年得以餘力混一吳蜀或混一於其子孫當是時猶以名尊漢則張承業所謂讓之益堅享之益固雖使高祖太宗而在誰得而居王上者庶幾近之魏武既不幸死而其子不足以守此中懷高洋不如父兄之慮急急然易姓使王者之局變而爲篡而其後益不肖并其篡業爲有力者負之而趨良可惜也唐高祖之起亦奉恭帝未幾而自立此其名與魏武孰勝唐之所以異於曹氏者太宗力也直高祖幸而魏武不幸耳而論者惡其心而誅之太深直與司馬懿輩同

讀史商語

卷二

十一

視之亦過矣

許靖與從弟劭並知名而私情不協蔣濟著論歸曲於劭按史稱文休避亂自會稽泛海入交州收恤親理經紀振瞻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以此推之濟之言固不謬也

觀曹子桓典論自叙射獵擊劍彈碁之勝其人淺鄙無味直一統袴少年之有才致者耳曹公真見其不堪負荷故每每抑之而欲立植而植亦輕能不足與有爲倉舒風慧又早天不得已以不爲嗣實大非公

意也惜乎以中原全盛之力吳蜀有繫而不能棄修隙家庭疎斥骨肉而不知三馬同槽之禍已醞釀於蕭牆魏業之隳實自丕始噫老瞞有知能不切齒於地下哉

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美琰疑其與後主私呼五百搃胡以履搏面而後棄之胡具以告下琰獄有司讓曰卒非搃妻之人而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大臣之妻留之官中至經月此其事原不美捷妻而得棄市此何等法乎考其

讀史商語

卷二

十三

時孔明猶在而蜀事已如此亦可恠也

司馬懿之事曹操凡建大計者再焉一曰乘蜀中未定進兵臨之一曰遣人勸孫權圍荊州以解樊圍一用一不用而利害判然懿之才其勝曹孟德遠矣滿寵鞠楊彪考掠如法而後見魏武徐解之顧雍鞠呂壹和顏色問狀臨出謂曰君意得無有所欲追壹叩頭無辭此二事皆有深意彪者魏武所忌疑臣下陰爲之地壹者孫權所暱又嘗舉白雍寵之不假借正所以活彪雍之和乎詳慎亦所以明壹之不寬也

裴松註兩議之古人應機苦心處每爲俗儒所議令人恨恨

吾觀黃初初年事未嘗不嘆其悞也夫吳蜀之利在乎唇齒相倚魏之利在乎觀釁而動而已吳中司馬懿之計取荊州以失懼於蜀而蜀亦不勝其忿起而復之此天亡之也劉曄請渡江襲吳此實至計使曹公在必辦之吳亡而蜀不得獨完矣文帝不足以了此乃聽其文降而加以王爵寵以九錫及其得志於蜀而方將責其待子何其愚也權既不應舉兵而臨

讀史商語

卷二

古

之者再夫不攻其瑕而攻其堅其悞可勝道哉夫吳蜀之悞也幾至於亡而魏之悞也可以一天下而坐失之令人撫卷三嘆

魏文帝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意乎其令百官各處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又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

君品在下中獨此三事卓然可法

先主之伐吳也諸葛瑾遺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後先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權知其忠得免按于瑜使蜀與弟亮無私觀其避嫌如此至於冒大嫌而與先主牋其意深見此舉之不利耳惜乎先主之不悟也或曰子瑜言之而孔明不言何歟曰古人告君其道多端當時忠言至計不爲人所知者多矣豈可以史書所不載遂以爲真不言乎

讀史商語

卷二

古

先主聞魏伐吳遣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應使果欲東當潛師襲之安肯先使之知此語殆不可以欺遜也劉裕伐南燕姚興使人謂之曰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直折之曰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卒不敢出師不意先主之計下與姚興等也

夫兵詭道也險途也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險而能有功者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間道兵家之勝策也而不能用攻城用兵之下計也而顧犯之

當時魏明一則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再則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張郃亦曰比臣到亮已走矣孔明之無功夫人能料之豈待仲達乎陳壽稱孔明爲管蕭之亞又曰用兵非其所長此皆確論世謂壽挾私致貶其殆不然

劉表自作書與孫策禰衡曰爲欲使孫策帳下小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昭在當時其爲人所重如此然考其事曹操嘗徵侍于昭勸應之操破荊州東下昭勸迎之甘寧謀伐黃祖昭則阻之幾誤大計者

讀史商語

卷二

六

三焉蓋昭平世三公之才謀議非其所長也孫氏兄弟以名尊之而謀事則用周魯可謂知用人者矣至其正色立朝招不來麾不去令人主有所嚴憚雖謂之社稷臣可也

董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

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噫末世之名譽大率從吞藥柔調中來也何足重乎何足重乎

孫權於三國時享國最久兩雄既亡宜其得志於天下然自稱帝以後竟無一事愜人意者倖民於海外報使於遼東何其迂也隱蕃之狂也而信之呂壹之奸也而用之何其昏也陸遜以功見疑張昭以直見忤虞翻以諷見竄張溫以名見廢吾榮朱據等以諫見殺何其懷也創業之君不能割衽席之愛絕美非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之譖卒使國本潛奪何其悖也已而悔之欲召和而卒制於逆女又何其德也豈其老而不自克歟抑志量狹小稱帝之後昌披自恣也吾甚惜之矣

曹操之初起名位不尊處羣雄之間百戰而勝之名雖漢臣其實與開創之君等耳中原既定文明繼體而稱帝雖不無失德然非有危亡之勢也司馬氏父子享曹氏之爵祿因曹氏之威福一旦奮穿窬之智陰結佞臣劉放孫資潛移帝意而受顧命大權在握芟除異已廢一主弑一主竟因而遷鼎焉雖曰天之

假手以報曹氏然效尤者得無已甚乎明帝嘗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創業之始帝以面覆床曰如公言晉祚安得長懿懿父子所爲不過欲得天下爲子孫計孰知其事乃子孫所不忍聞也哉

史於何平叔諸人試之無所不至試平心而論果直筆也乎哉晏等共推曹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又白遷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白己由今觀之尊曹氏爲是乎尊司馬氏爲是乎不幸爽非其人以至於敗平叔諸人死而曹氏

讀史商語

卷二

九

之社亦屋矣時移局換操筆舌而從事者皆司馬氏之臣誰復能直其事者諸人之得謗所自來也惟傳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燦然之美於斯可觀咸晉之賢臣其言必不妄此皆史家抹殺不盡處讀書者不於此處着眼則古人之受冤者多矣

史載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使微謙則懿危矣自後觀之懿何其智不知當時

去死無幾耳使爽得而誅懿何丁輩事業豈不爛然史冊耶

杜恕疏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囑大將軍者司馬懿也恕未幾爲程喜所劾論死以父功免爲庶人陳志曲爲時諱晉書杜預傳始明言之程喜者蓋司馬氏之鷹犬也嘗性高貴鄉公之時舉朝無一非司馬氏之人不知平時積漸不知費幾番掃除矣噫有國家者慎無代好人掃除也哉

讀史商語

卷二

九

陳思王上文帝疏曰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帝優詔答之而不用禪代之際文帝有知當復愧思王否

公甫文伯死婦人爲之自殺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殺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則賢母也從婦言之不免爲妬婦也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曹植曹問於魏明曹英時皆上言封建同姓之利其言則似也然卒不行此所謂從婦言之者乎

人皆知平蜀之功出於鄧艾不知平吳亦其功也艾嘗請令淮南北人也田陳蔡之間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嗣是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噫以艾之功而不免於死鍾會之罪可勝誅乎

王凌當司馬氏之時知齊王不任天位欲迎立楚王

讀史商語

卷二

王

彪蓋魏之忠臣也不幸而敗當罵賊而死乃史載其面縛出迎自謂折衷可致冀從老猾掌中乞命果爾不亦德乎然凌死不三月懿亦死史云死於王凌之祟是何其生德而死勇也然則面縛出迎殆晉人曲筆耳

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胡虜不可不深備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司馬師皆從之按此則已在江統徙戎論之先矣然不數十年而諸胡作亂蓋積年之寇非一朝所能除師雖用其言行之

未必能究如後世一人建議覆秦允行而弊如故者皆此類也

曹操以伏完故殺伏后司馬師以張緝故殺張后何其受報之巧也司馬氏一傳而太后楊爲其婦所廢再傳而后賈爲趙王倫所殺三傳而后羊屭廢屭復卒爲劉曜后則不獨償債且益以子錢矣吁可畏哉○余讀諸葛元遜事而深悲之吳自孫權稱帝志驕氣衰羣臣持祿保位無志在疆場者恪後出據大位慨然有馳驅之志事雖不成其志未可非也其著論

讀史商語

卷二

王

云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太息者也可謂深中吳人膏肓吳亡而恪之言驗矣所可恨者身輔少主離本朝而履敵庭使峻得因羣臣之不樂而潛圖之然恪自爲謀則疎耳其於爲國謀未嘗不忠也文欽諸葛誕之降使恪在也司馬氏亦危矣哉孫綝死而朝臣乞爲恪立碑則當時公論可知已吳事之不可爲蓋自峻害恪始也

司馬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諸葛誕諷以禪代誕曰卿

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歸語昭詔徵誕遂遣人降吳卒以敗死誕事不成命也對賈充數語凜然有生氣既死麾下數百人至死無一降者田橫以後無此義士也人謂諸葛兄弟三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夫誕即狗也乃曹氏防家之狗無柰盜已在內不能咋盜反爲盜所殺耳主家者予盜乎予狗乎

司馬氏之有天下也天子之哉懿一舉而殺曹爽王凌師一舉而殺李豐母丘儉威已振矣猶未見德也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壽春之役昭一舉而平三叛方且龍文鸞使葬其父赦淮南士民爲誕所脅略者分吳兵家室在江南者於近郡自是而天下歸心矣凡魏之臣子懷忠義而起抗之者非張其威則助之見德司馬氏之有天下非天與之哉曰非與之司馬氏也乃奪之曹氏也三國之主皆以絕人之才百戰以爭天下而卒莫能一司馬昭父子其非曹孟德之匹明矣乃能混一天下豈獨時異哉蓋亦有道焉張悌之言曰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繁後

重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

心歸之亦已久矣噫此司馬氏取天下根本也昭他

日知鍾會必反而卒用之彼亦深信夫人心在已必

不肯從會反耳濟大事未有不以人心爲本者也自

古取天下至司馬氏幾於盜矣豈知盜亦有道耶

方鄧艾之進江油也鍾會攻剋而不克引退及劉禪

降諭姜維使降于會會遽張大以爲功所謂因人成

事者耳乃與衛瑾共擠艾欲令艾殺瑾因以爲艾罪

亦陰矣誠然艾未死而會先見殺矣會死而艾檻車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赴洛未有死法也瑾自以爲陷艾恐其爲變而擅殺

之是又橫於會矣艾嘗欲斬田續瑾使追艾并殺其

子瑾嘗斥榮曉曉他日亦擅殺瑾并其子孫九人噫

孰謂報應之說非乎

劉禪時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郤正久在內職與

皓比星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

愛亦不爲皓所憎及禪亡正棄妻子單身隨之禪賴

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噫何世無賢者哉

羊祜謀伐吳令王濬作船木梯蔽江而下隋文帝伐

陳亦然兵事貴密而此不然蓋明知孫陳失衆益所以離其人心耳

諸葛誕王儀嵇康之死禮所謂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觀與哀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是也紹之仕是亦不可以已乎雖蕩陰之死君子以爲傷勇矣

齊王問素重嵇紹每下階迎之劉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過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冏乃止紹謂喬曰六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

讀史商語

卷二

五

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喬之輕紹是矣然紹父見殺於司馬氏而親事之不此之責而責其用人車馬何也豈在當時有所難言耶

邵陵公之遷金墉也范曄素服拜送遂稱疾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不出邑里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噫如曄者可謂真忠如曄之子可謂真孝矣彼身受王爵而稱有魏貞士者吾誰欺欺天平

以曹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太后者

司馬孚也以高貴鄉公之出爲欲弑太后引春秋書襄王不能事母事奏太后者亦司馬孚也孚於禪代之事實爲謀主而伴爲不忘故主者自稱有魏貞士可謂無耻矣溫公爲孚之裔書其事往往不欲盡言讀者識其微意可也

或言羊祜祖墓當出天子祐遂斷其脉余每讀六朝史書帝王子孫爲人魚肉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如叔子之識出曹孟德司馬仲達上遠矣

傳玄爲司隸校尉每有劾奏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

讀史商語

卷二

五

帶疎屣不寐坐而待旦如此鄭重決無過當可以爲居言路者之法

杜預在鎮數餉道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噫此豪傑任事之苦心亦鄙夫持祿之濫套君子於此亦視其事業而可矣

孫皓在吳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吳平武帝詔選皓官人五千人入官皓之採擇所謂爲大盜積也然創業之

君至選用亡國不祥之女多至五千人何在廷不聞一言諫止晉之立國可知已

唐太宗於晉武帝本紀親爲之論其云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又云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自今觀之即移以論太宗可也

阮籍居喪飲酒何曾欲擯諸四裔可謂守禮之士矣然曾日食萬錢是何禮法也曾傳稱其生平無嬖幸與妻相見如嚴賓再拜上酒既畢便出一歲中如是

讀史商榷

卷二

三

者不過再三然何遽乃其庶出之子所謂禮法者乃作偽之數耳此嗣宗所謂禪中風也

賈充之出鎮也羊叔子嘗密啟留之晉書叔子傳不載別見於充傳豈爲賢者諱耶充雖奸邪然有佐命功任愷與充爭權而謀出之原不出於公心伐吳之謀充實爲之沮叔子不忌其異已而啟留之此正賢者心事耳及荀勗進計納女太子遂開典午亂亡之釁此事在後當叔子之時豈能預見及此余以爲此政不足諱也

謝夫人初爲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武帝慮其未知房帷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夫人求遷西宮遂生愷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愷懷與諸皇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武帝亦英主至於父子之間公然聚麀絕不知耻五胡未亂天下而夷俗已始於朝廷矣

楊琰以一門二后表請遜位乞藏表石幽異日得以免禍然琰與駿及弟濟以外戚用事交通諸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又與荀馮單共譖齊王斥羊琇

讀史商榷

卷二

三

此豈能遠禍者駢斬都市固其宜耳傳論引括母會昆悲其識同曩烈罰異昔人可謂失之矣

當賈充貴盛時任愷虔純謀出之可謂正人矣然考其始末愷本怨充出令傳太子又忌其女爲齊王妃故謀遠之及爲充所聞失職遂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一食萬錢後竟以不得志而死純於座間罵充甚壯旋上表自劾其辭殊哀二人者非能賢於克也勢相軋故致爭耳

石崇傳載苞分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能自

得文載崇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背應崇之致富與苞之所謂能自得者乃爾乎

晉武帝時太子不慧廷臣意屬齊王攸而荀勗馮統楊珧獨陰勸帝出王已而帝竟遣王就國羣臣力諫不從羊琇向雄以言不用憤恚而卒攸亦憤恚發病歃血薨齊王之出於帝爲失計於王不過藩臣之常而已憤恚而死此何以故至於諫不從而死者不尤可笑乎王之心不過欲爲帝耳舉朝之臣不過欲擁王爲帝以取富貴耳其實與荀馮輩之欲出王立昏

讀史商榷

卷二

元

主戴孽后所爭亦不多也

楊氏二后一勸立賈后一勸無廢賈后已而弑楊后滅其族者即賈后也可以爲徇私悞國者之戒

賈謐二十四友二陸石崇潘岳歐陽建劉琨皆在焉甚矣士之不宜近名也陸機傳稱機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又云豫誅謐功賜爵關中侯果爾機蓋反覆人耳

賈后以婦廢姑使之稱妾已絕膳而殺之惠帝若不聞此豈復有人理哉使司馬氏諸王或其大臣唱義

而起廢帝殺后謀於衆而置君焉然後盡去其疵政此亦宇內一快也乃竟無一人焉議及此者使如許罪人不以弑逆誅而以殺太子誅不誅於正法計罪之人而誅於黨逆后謀殺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無恨

二陸之先吳之大臣也宗國覆敗爲之子孫者埋名不仕可也曾未幾何時而兄弟已在洛視張子房陶元亮爲何如哉其保身之智姑不必論

王沈事高貴卿公呼爲文籍文人可謂尊禮之優矣

讀史商榷

卷二

元

其欲討司馬昭也沈走往告之賣主以取富貴何其無人心也沈之子浚襲父爵希賈后意害太子其後擁強兵據要地坐視司馬氏之亂而不救欲自稱尊而卒爲石勒所殺司馬氏之宜有此臣也沈之宜有此子也蓋天實爲之矣

余觀晉八王之亂而嘆天所以報賊臣之慘也瑋殺亮賈后殺瑋倫殺賈后罔殺倫又殺罔越殺又燒殺顗模殺顗李豐殺騰劉粲殺模其人皆持權擁兵可以有爲於天下未幾就戮無異羊豕而嗣其後者還

復蹈其覆轍惠帝死於鴆懷愍死於胡僅存一琅邪王稱帝一隅而古今人皆目爲牛氏子此雖未可信然自此迄於亡亦遂無一帝可人意者自古奸雄之巧未有如司馬氏之甚者也事猜忌之主陰盜太阿剪除異己而主反以爲功使天下之人陰戴私門以爲固然而其主不覺彼亦知其子孫之不振一至是乎噫此輩心地闊此可以冰冷矣

息夫人與楚子生二子而不言王衍縱妻娶歛而口不言錢此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始爲鐵鎖橫江者吾彥也吳既不守此舉直爲千古笑柄矣然而彥固當時名將使晉師不先爲之所則龍驤之舟亦難飛度彥計未爲誤也大率兵事無巧拙出人之所不備雖拙亦巧反是雖巧亦拙槩以成敗笑人豈定論乎

山簡鎮襄陽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璠得衆心恐百姓劫璠爲主詔徵璠爲校尉南州由是遂亂今人以習家池事爲美談不知山公當日乃爾狼狽蹋歌兒童殆譏也非頌也

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爲后永嘉五年爲劉曜所納至太興二年曜立爲后距爲惠帝后之時凡二十一年以十五歲計之至此亦三十五歲矣然史云曜甚寵之頗干與政事一年過失節之婦不知曜何以寵之乃爾曜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竊疑史家文飾以甚司馬氏之醜當時未必有是語也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劉越石以一州介強敵之間所恃者區區忠義足以動衆耳當是時枕戈嘗膽可也乃豪侈自雄以音律得幸者官爲縣令護軍令狐盛一言遂置之死此雖桀紂之暴不是過也現殺盛盛子泥殺現父母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劉聰一淫暴胡人耳然觀其爲劉后起鸞儀殿陳元達切諫至自鎖於樹其臣下殊有骨鯁之風劉后手疏數語雖古明達后妃無以過也而聰亦卒納昌言以義自克屠各小種稱雄一時其來亦有自矣

西漢末諸陵皆被發霸陵獨完光武詔稱之以爲薄
葬之故然史載晉愍帝時盜發霸杜二陵及薄太后
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然則霸陵竟被
發且當時葬原不薄也但帛入土中經兩漢三國而
尚可用疑無此理不知史書何以有此說

史載祖逖在京口賓客義從多爲竊盜攻剽富室逖
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
解救之溫公通鑑但言其糾合驍健而已應是爲賢
者諱也按逖少時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穀帛以賙貧乏在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
不畜貨產子弟耕耨負擔採薪此豈如石季倫劫商
爲多藏計者殆欲聚壯士冀得其死力爲興後計耳
○晉書載劉琨爲段匹碑所執王敦密使匹碑殺琨
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
耳匹碑果稱詔殺琨按敦有異志忌晉臣之盡忠者
情則有之然琨據有方州不能有爲至是爲匹碑所
執檻中之虎亦安足忌況又未必虎乎通鑑不取此
事其當

渡江之初中州人士用事周玘怨望幾欲作亂且死
謂子緄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緄與徐
馥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則導爲周氏所切齒可
知乃周續謀應徐馥導即舉玘之兄子筵討之筵亦
卒能成功周札見殺於敦朝議欲停其追贈導卒予
之其心無適莫乃爾導之能輯和衆心以安國家真
不可及也

廿卓初與陳敏作亂已而與顧榮共圖敏既得自拔
又獲討賊名何其幸也王敦之亂使卓與譙王承合

讀史商語

卷二

三

計襲武昌覆其根本則中興之功當莫與二而乃還
師襄陽希圖自固不知敦既得志襄陽豈卓有哉此
非卓之說能誤卓殆陳敏之鬼陰奪其覓耳
晉之南遷也其君旣庸庸無爲而北方藩鎮之臣如
劉琨王浚邵續輩非自守無術則不軌是圖其真能
忠義外可以圖恢復內可制逆敦者僅得一祖逖然
其遣之也旣不給兵聽其自募旣收河南而忽以戴
淵統之蓋恢復二字帝與王導皆不樂聞故也
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

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容之時浩有時譽故爾然生子如浩政是天之所以報美耳再傳而涓厥族亦焉食殘者果何如哉

石虎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者太子遠也未幾而遠見殺矣又未幾而宣亦見殺并殺其子矣好殺之人即父子之間有不得而終保者非直其性然亦天所以報之也

楊用修歷言自古亡國之女不宜寵狎然亦不盡然讀史商語 卷二 五

魏道武慕容后寶之季女也明元姚后與之女也然二主皆無禍用修所列驪姬夏姬息媯符秦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之陳夫人中有不足紀者又有雖亡國而不因乎其人者惟石勒於劉曜女乃真亡其國而用修不及何耶

郗愔事天師道而其子超奉佛愔好聚飲超獨好施與超之爲人可謂賢於其父然愔恬而忠超競而逆恐佛法之所收在愔不在超也

郗超好聞人棲遁有能辭舉拂衣者超爲起屋宇作

器服畜僮豎費百金而不吝然以父位在謝安下恒懷憤憤遂與謝氏不穆噫人之性行乃有自相矛盾如此者

或問殷浩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然觀浩破廢蒼桓溫書處有謬誤開閉者數十此絕不類臭腐一官者何向者持論之易易也桓溫伐秦而不渡壩水伐燕不能用郗超之言直走

鄴都劉裕破秦破燕矣而卒莫之守其意不在中原讀史商語 卷二 五

故也不過欲借北伐之威徵九錫圖禪代耳使其經畧中原已定而後遷鼎焉顧不尤善乎蓋兩人雖有絕異之資而年皆尙衰自分精力不足以了此一大局矣

慕容垂歸秦王猛輩無不勒堅殺之者已慕容暉等入秦適有彗星之變太史令張孟勸殺暉等堅皆不聽後果叛秦復燕然則殺之是乎曰殺之非也而堅之所以待垂等尤非之非也燕之亡評實爲之蓋慕容氏之蠹賊也垂請殺之誠不爲過堅不聽用爲范

陽太守且盡官其諸王以邊郡此何說也垂與冲有
梟健之資又故王公也堅以冲爲弄兒并垂之夫人
而私之此又何說也以其人豪傑也而思與共功名
至於亂其室則直俘囚視之矣豈有以俘囚待人而
得其豪傑之報者乎伐晉之舉羣臣皆言不可而垂
獨贊成之則平日之所蓄可知矣使堅當日殺評廢
驎推心腹於垂父子而待之以禮其治國又無釁則
燕之子孫世爲秦臣可也

讀史商語 卷二 美
豈起箕尾而掃東井張孟以爲十年之後燕當滅秦

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可謂奇中矣然其所謂消天
變者不過誅慕容氏余竊不然之使垂冲誅而秦禍
消則天象又安在乎堅之言曰惟修德可以禳災苟
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惜乎僅能言之耳其言雖聖
賢無以易也

慕容根嘗勸恪廢驎自立恪不誅也反譖評恪於可
足渾后及驎請帥禁兵誅之后將從之矣驎曰二公
國之親賢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恪之不
誅根忠矣然根之奸既露勢必圖恪以自免驎年十

一而能察其譖其明智幾過於漢昭此特恪所遇之
幸耳不然則公子翬魯隱公之故事也

漢高斬丁公官季布乃既定天下之後存此一法耳
苻堅伐晉始破襄陽於晉未有損也朱序力戰則官
之李伯緒輸欵則斬之已而遣序說謝石等不知序
忠於晉安肯爲吾說降晉臣且石等果降不畏爲伯
緒之續乎已而序果以情輸石矣肥水之戰兵乍交
而序從陳後大呼亂衆矣所謂慕容虛名而受實禍者
其苻堅之謂乎

讀史商語 卷二 美
王猛勸苻堅勿圖晉曰上下安和權翼諫伐晉亦曰

君臣輯睦此善於覩國者也晉之所以歷衆強而後
亡者恃此耳內有道子元顯外有王恭殷仲堪其亡
也忽焉有國家者慎之哉

肥水之戰說者以爲秦之敗由於退兵不知古人用
兵以佯北出奇者多矣奚遂而敗苻氏之師一退而
不可止只爲擁衆太多耳子玉過三百乘則敗漢高
之才韓信以爲不過將十萬明乎將兵之難在多自
古擁衆太多未有不敗者曹孟德之於吳隋唐之於

高麗皆是也以趾高氣盈之苻堅而將百萬不敗何待哉

苻堅之得國也以秦主生好殺失衆堅弑而得之後遂幾欲廢殺臣下有反者得則赦之其尤可笑者乞伏步類反於隴西即命其兄子國仁還討之擁百萬之衆豈無一將可使而必使國仁已而國仁果與步類偕反甚矣堅之好名而暗於事也

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計擒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

讀史商諸

卷二

三

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殺其妻恣曰君正坐此口柰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噫世之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何以異於是

慕容氏之子孫其才矣乎如恪如垂無論矣其他皆足以自立故一燕亡而三燕起非才孰能之然其自相屠戮之慘亦未有甚焉者也孰立而不能容輸卒殺之暉立而不能容垂卒亡之垂與永兩國也覆以爲一德與寶一國也叛而爲兩麟叛垂賣寶卒死於

德會叛寶殺隆卒死於詳永殺瑤卒死於垂盛殺奇殺崇殺澄卒死於賊熙殺元殺定殺淵殺信殺虔殺昭卒死於高雲詳殺會卒死於麟其他寶死於蘭汗冲死於韓延忠死於刁雲超死於劉裕又仕魏百餘家爲魏主珪所殺蓋國亡而子孫之存者亦寡矣噫以宗易國吾無取焉爾

時局轉移之間雖豪傑不能測其所至所可恃者無失其是而已若以利害輕易所向未有不兩失所據者劉牢之爲元顯而叛王恭已又欲假桓玄以除元

讀史商諸

卷二

三

顯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其於利害何審也然而一人三反識者已知其無以自立矣噫世之審於利害而反覆無常者大率牢之之故智耳

蘇子由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秦而伺者如赫連如拓跋皆夷豪也欲安關中且盡攘此輩非大豪傑爲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功名已極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關中度必不能延年以與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驅之

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征將士無不欲東使強之居關中誰與同心任事者則爪牙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狽而歸耳使如子由之策不五年武帝殂恐關中終爲他人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寃竟兩失所據而已宋武未克關中夏王勃勃則曰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崔浩則曰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秦地終當爲國家之有可

讀史商語

卷二

四

坐而守也卒之各如其言二子者真工於謀國者也○魏太宗以疾病用崔浩策立子燕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羣臣時秦所疑帝曰此非吾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時帝年三十遂能如是可謂知大體矣唐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後唐明宗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二帝春秋皆已高其言如此亦陋矣哉古弼奏事魏太武太武方與劉樹墓不省弼梓樹頭掣下床奉殿之帝放恭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

罪帝校獵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所獲麋鹿詔發車牛運之弼執不與帝皆不之罪議征涼州弼與李順受金錢持議涼州乏水草不可征又受楊文德黃金致文德亡入宋事覺帝以其正直有功皆弗之罪前二事古之賢君或能之後二事雖號爲賢君亦弗能也

眉山氏謂漢昭烈棄荊州而走巴蜀宜其不能有爲余嘗舉其說友人欽愚公曰只棄荊州三字便不中理當時昭烈君臣實欲跨有荆益故身與孔明經略

讀史商語

卷二

四

西蜀而一時諸將無出壯繆上者故舉以委之其後卒不能守此天也可言棄哉此語極中的今日偶讀北史知崔浩已有此說蘇氏蓋祖之浩智士懸斷成敗歷歷不爽然此語終不足以服孔明也援筆記之以識吾亡友之說

霍光廢昌邑王廢之已爾徐羨之廢廬陵則殺廬陵廢營陽則殺營陽且與傅亮手握朝權而使謝晦檀道濟擁重兵於外卒之宜都一入殺羨之亮使道濟討晦取之如孤雖然向之所以自爲計者適所以速

其死耳雖然三人固非不忠於宋者也亮之言曰受先帝布衣之眷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晦之言曰臣等若志欲執權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權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驚旗者哉皆實語也帝惡其偏殺之可耳并殺其子弟及兄弟之干亮獨以江陵之誠免其子過矣宜其不以令終也

崔浩魏之元臣也爲史不諱國惡罪不應死魏主殺之已過因而夷其五族亦慘矣然浩之取死亦自有

讀史商諸

卷二

聖

說自古史官以直筆受誅者有矣至於國史刊石則未之前聞也人君不觀史古制也人主且不令見豈有榜之通衢者乎浩談說天文懸斷兵機洞如觀火而不能自知已之生死是目睫之論也

余觀宋文帝彭城王事而嘆小人之誤人不淺也帝與王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劉湛忌殷景仁得主附王冀以傾之王杲不曉事則有之實無他腸也使湛果謀殺景仁帝案誅湛使王解政可矣乃遷護軍府使迫宮禁景仁稱病不出而密函往來者五年此何

以故蓋景仁欲養成其罪以爲已功耳然天子穆大臣自近密函往來五年而王不自疑亦足以証王之無他腸矣湛死而王亦繼之不已過乎景仁甫得揚州即被病以死史以爲死於湛之祟而帝以處彭城者處劭與徐王輩謀議往返則猶然景仁之故智不知劭豈如義康者當斷不斷卒取大禍悲夫噫人臣至欲間人主骨肉以圖富貴如湛與景仁者其罪可勝道哉

宋文帝有疑議必訪何承天承天性褊促每對主者

讀史商諸

卷二

聖

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文帝於古帝王品在中上今觀此語雖舜禹不是過也通鑑不載此段不知何意

孔熙先以反誅文帝使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越噫大哉王言宜爲君也哉

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爲詩人而已此殆非也觀其仕

宦所在托山水詩咏自娛其意絕不在一官此非無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已無思晉者既不能有所爲而覲顏仕宋又非其意其胷中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踪跡似在似放大類嵇阮之在魏晉間而本傳以爲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此豈知靈運者文帝嘗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噫靈運何心肯作晉書耶而當時亦有覺其意而疑之者卒以免先後爲詩以骨仲連張子房龔勝李業自讀史商語

顏竣素不爲父延之所喜如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嘗曼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由今觀之竣亦何可盡非當武帝起兵而疾發不能見將佐惟竣出入卧内擁王於膝親視起居帝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昏曉哭臨若出一人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及帝即位奢淫自恣竣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以至忤旨誣以與竟陵王誕通謀而殺之帝負竣耳竣不負帝也延之少爲廬陵王所知欲以爲宰相使廬陵得志則亦要人也史稱延之性既褊急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試令自評爲恭敬乎爲驕傲乎延之高才而位不達胷中不平之氣借竣以發耳方子業之錄三王以自隨所尤惡者或而休仁能以智數解救之及或脫猪王即帝位雖以反誅晉安王等而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自休仁勸殺松滋侯兄弟而二十八王相繼誅死諸姪既盡漸及諸弟於是

向者同患難之休祿以智數解救之休仁亦在所不免矣或之一片殺機實自休仁挑之而至此亦還中其禍尚書下省之夕始罵上得天下誰之力耶晚矣蓋休仁之勸殺諸王固所以佞或亦自除碍手之人或報之固爲少恩然使或先休仁死亦決非少主臣也

或既殺吳喜發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百姓聞吳河東來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尋喜心迹豈可奉中文之主遭國家可乘

讀史商榷

卷二

吳主

之會耶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又報王景文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元人主今衰槩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榮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否夫高貴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間巨細一揅耳或之生平人理殆絕然其出語之妙乃爾

泰始六年徵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越騎

枝尉道成懼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使道成復本任七年復徵道成或勸勿就道成曰諸卿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肅除諸弟何預他人此一道成也一年之間忽辭忽就此何以故蓋前此或雖失德然諸王猶布列已而休祿休仁休若相繼誅死而或病亦寢劇矣所餘者兇愚之幼嗣與素以凡劣聞之休範此非道成所慮道成之就乃就帝位非就官也若謂剪除諸弟無與他人則吳喜同時見殺道成何以不懼然

讀史商榷

卷二

吳主

則或之剪除諸弟適足以成道成之篡而已晉宋之篡也皆實有大功於故主羣下亦已歸心當時大勢自當爲帝耳蕭道成之於宋其功無可稱也直是二三昏暴相繼以屠戮爲事親賢盡喪而哀榮沈攸之皆不幸而無功故道成得承之此位然使道成終守臣節則起而圖之者亦必立至王儉所謂公若小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直此時實語也蓋至此而奸雄輩不獨趨利亦兼避禍篡局又一變矣

魏晉之受禪也皆奉其故主俾以令終至劉裕而屏戮司馬氏惟恐不盡實天地間第一罪人也迨其後裔一死於徐傳再死於文帝三死於元兗劭四死於武帝五死於子業六死於明帝七死於昱八死於蕭道成而裕之子孫在江南者靡有子遺僅僅劉昶寄命拓跋然其子孫亦微矣天之報施固自不爽哉余觀劉昶事而嘆其遇之多幸也昶以親王鎮徐州不爲廢帝所容棄母妻携妻吳氏間行降魏此其人得容於魏足矣乃連尚三公主昶不難棄妻魏何取

卷二

四

讀史商語
而以三女委之也蕭齊之初詔昶與諸將南伐無功而還不奪官足矣旋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專主其事已而封齊郡公加宋王已而以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在南北朝前後以王鎮徐州山池並存昶更修繕還處其中此亦奇矣呵罵僮僕侮弄諸王至聲徹御聽而帝不罪作墓於彭城與三王同塋異穴發石累之墳崩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而帝亦不之罪帝引武興王楊集始與同晏詔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

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帝以所製文集示昶曰時弊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若不敢以人臣待之者及薨帝爲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皆非人臣所常有昶人才亦平平不知孝文何取而重之乃爾劉氏子孫皆屠戮無餘而昶獨享此隆遇此亦事之不可曉者也

魏孝文行養老之禮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帝

卷二

四

讀史商語
拜如禮乞言元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夫老成進言當視人主之所不足孝文之所不足豈孝乎且三老言之五更又言之何其無味也可謂以水濟水負此盛典多矣
傳隆議趙稱事曰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侯何得流名百代此言是也然究而論之經有受誅不受誅之分若在

祖父母亦宜微有分別石碣日礪之子所謂受誅者也魏獻文帝及唐實后所謂不受誅者也孝文曲盡孝道於馮玄宗寵愛武妃得無非心之所安乎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憾獻文帝殺其奸夫李奕而害之孝文立又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可謂無道之極矣帝既親政別爲一官奉之而嚴治其左右可也乃過爲崇奉使恣行無忌至與宋使者劉纘通又時時奉以行幸后欲葬方山不附山陵詔有司營建豈帝終身不知獻文之所以死乎帝於生母

讀史商語

卷二

壬

李氏族疎薄特甚而於殺其父并欲殺其身謀危社稷之祖母曲盡孝道何也孟子謂凱風爲親之過小恐爲庶民之家形迹曖昧者言之耳魯莊公之事春秋譏之詩刺之矣吾以爲秦始皇未必非而魏孝文未必是也

拓跋氏以胡人入主中土然其一二善政至有中國令主所遠不及者如以高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哺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間以致治中國之尊賢養

老有如是者乎如命牧守均給天下之田丁男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皆以時還受又男夫給桑田五十畝終身不還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又出官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又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綵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養百司下至工商皂隸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皆有差又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中國之愛

讀史商語

卷二

壬

養百姓有如是者乎孔子謂夷狄之有君信哉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敬謝淪我不得惜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坐定敬顧命左右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按此敬之賢無論矣如僧真者亦自難得今統綉兒以阿堵得一官便揚揚自足自以爲士大夫矣

劉毅嘗從庾悅求子鵝炙不得殺得志表解悅都督

將軍悅不得志疽發背卒劉穆之家貧從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嘗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穆之爲丹陽尹召至令厨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宗慤鄉人庾業與客對膳方丈別爲慤設粟飯菜蔬謂客曰宗軍人串噉應食慤致飽而退後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三人之度量不啻霄壤後穀被殺穆之不永年獨慤以功名壽考終噫人宜何從哉

讀史商語

卷二

五

讀史商語卷之二

讀史商語卷三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梁武帝嘗謂蕭子恪子範曰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按建武中西昌侯鸞將謀廢立知蕭衍以父順之死怨齊武引與同謀衍亦欲助西昌傾齊武之嗣爲謀召隨王子隆殺之然則建武之事武帝實爲之子恪等之生直幸耳至此乃盡歸之明帝子恪等可欺天下後世亦可欺乎帝之起兵自欲爲帝借雪兄冤爲名乃云爲子恪等報讐何其無恥也吳均嘗撰齊春秋稱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人詰問數十條均支離無對勅焚其書噫所謂欲蓋而彌章者非耶人之慘刻不仁未有如蕭鸞之甚者也道成之弟而翼之也過於所生一旦因主器之失德拊其背而奪之位亦已甚矣又舉二祖諸子而盡殞之天下有以怨報德如此者乎道成殺劉氏子孫而卒之殺其子孫者乃所卵翼之鸞鸞殺二祖諸子而其所卵翼之遙光亦叛其子臬梲之屬固以類聚哉

齊世祖臨終謂鬱林王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外勿復委人不知高宗之篡不待五年也高宗臨終以昌隆事戒東昏侯曰作事不可在人後不知東昏殺戮愈決而荆襄之義師愈疾矣身後事雖豪傑有不能知况非豪傑者乎雖然世祖之言使中主用之自足以治高宗之言即英主用之未有不亂者也

齊明帝元年右僕射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致隨母改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帝盡殺高武諸子不知於鄉論當何如也

讀史商語

卷三

二

南史載梁武帝與謝朓善以第二女適朓子謨帝爲雍州女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卑欲使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誼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婦終不得還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帝見識之陋如此欲望作佛不亦遠乎

劉瑀與何偃有隙同時疽發背瑀疾已篤聞偃死權躍呼呼亦卒世人於人我之間多有類此者可發一笑

劉瑀爲御史中丞彈蕭慧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此語今讀之甚平常何以爲人所畏豈非以其真實耶彈章如此足矣不必慢罵醜詆而後快也

朝廷之衰未有不由於臣下之自相軋害者魏至孝文可謂太平之世矣幼主立而六輔在列未有隙也于烈怨咸陽王出之于外使其子忠壽諸王于上烈得留而諸王自此疎遠次第誅死嗣是趙修高肇于忠元又相繼擅權爾朱一入河陰之變王公以下駢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首就戮而拓跋氏亦不再振雖其間變態不一究其原則自于忠父子一念起耳噫人臣其念之哉梁武初欲納潘妃以王茂言而止已而納余妃頗妨政事范雲王茂同諫皆賜錢然而七月生子之吳淑媛已在後宮雲茂不得而爭也宋齊之初雖屠滅故主卒不聞掩有其官嬪者有之自帝始永興溧陽之醜孰謂非帝自取之哉

淮南子曰獸胎不續鳥卵不煖蕭齊時謠言鸞生千子九子殞一子不殞關中亂殞卵之不育者也今俗

語呼爲彈又或作蛋皆誤

梁武帝嘗與沈約疏栗事約少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又嘗與約等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帝他日講佛經至多聞無功及嫉妬爲煩惱不知亦一自反否

賀琛嘗疏言時事梁武帝降勅詰責帝無人君之度不必言矣然琛疏言天下守宰罕有廉白良由風俗侈靡使然宜導以節儉乃史稱琛多受賂賂家產既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豐賈主第爲宅此豈能爲節儉者乎侯景攻城琛被創未死求見王克勸開門納賊此其人亦非真能言者也時有郭祖深者與觀上封事言頗切直殆勝于琛而溫公不取

南史循吏傳載吉翰監徐兗二州典籤欲活一囚因輸八關齋呈事翰省訖且令去明日召典籤謂曰卿意欲有此囚昨于齋坐見其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命原囚生命收典籤付獄殺之噫此可以爲循吏乎

南史何敬容傳稱其爲相通餉饋無賄則略不交語末又言捨宅爲寺及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不知何以自相矛盾乃爾

梁武聽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役人及戰士凡二十萬負檐者肩土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是歲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綠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十餘萬人之命誰殺

讀史商語

卷三

五

之耶省得祭祀幾牲口禁織官仙人鳥獸之形不知功德能消此業障否也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遺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爐銅必精鍊無得雜雜今私錢之禁甚嚴而民間所行者十九皆私錢若用此法而官稍稍稅之猶爲不失體但主計者不敢輕變成法耳然守法而不行易若變法而行乎

異哉梁武帝諸子弟之所爲而帝所以處之者尤可異焉豫章王綜其子也臨賀王正德其所子之弟子

也皆背梁降魏臨川王宏其弟也至伏壯士求弑帝
又與帝女永興公主通與謀弑逆許事成立爲皇后
不亦大逆無道之尤者乎乃帝於正德卒復其位于
綜則封其子以子禮葬之于臨川永興事竟秘之獨
昭明太子厥勝事在疑似之間則終不能自白以至
死其子應爲嗣卒銜其事不立豈帝之慈悲用于叛
逆之賊而獨遺于賢子耶豈于綜諱其爲東昏子故
必欲子之而永興事甚醜帝不欲章之且以博敦睦
天倫之名耶余謂武帝雖非盛德之主然亦有一二
讀史商榷 卷三

六

長者事乃其骨肉所遭皆梟獍之屬不知何以獲此
憐報豈陰伎而僞越其罪更甚歟宏通永興公主正
德與妹長樂主生二子正史載之而通鑑皆不取不
知何也
齊神武魏武之流亞也當拓跋全盛之時以不戰軍
士一事而識其將亂爾朱入洛神武實歆之已而旋
與之賊卒能摧強爲弱試問六朝諸雄有得與之匹
者乎然而有遺憾焉神武嘗議遷都于鄴帝不欲而
止此大誤也夫神武當日直當挾天子行事耳奈何

以帝意爲行止哉既異地而居又不能盡去朝士之
異志者使斛斯椿之徒在帝左右豈能無變乎及與
帝有隙又不能密圍之而使宇文氏得迎帝是明明
以好局面讓人矣

宇文泰之始有關中也王基勸歡及其未定擊滅之
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基
之言即劉驥之故智實奇策也歡是時不甚忌泰姑
爲大言以自張而其後終身不能取臨終悔叩山之
戰不用陳元康之言夫叩山之戰兩魏俱病豈能有

讀史商榷

卷三

七

加於泰哉不思基言而思元康亦未曙於勢矣
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
治之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
誘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
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紀綱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又令軍
士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
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
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鬼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

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及其末年高澄請以崔暹爲御史中尉宋游道爲尚書左丞前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咸陽王坦并州刺史朱渾道元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罪狀子如坐削官爵坦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噫顛倒豪傑殺活自由如神武者真神武哉魯褒作錢神論蕭綜作錢愚論噫錢非能神人神之讀史商語

卷三

八二

也亦非能愚人愚之也以目前事論但見其神不見其愚

齊文襄嘗納高陽王庶妹意崔暹必直諫及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前文襄問此用何爲對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崔季舒語人曰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于吾文宣立多不道暹屢諫常山王湛謂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通鑑所載如此初讀甚疑之以爲不應兩載如此及讀北史暹傳載其諫止文

襄立王昭儀等事頗著強直獨于后妃傳載墜刺事北史多自相矛盾恐未必實溫公于暹乃削其美而取其佞非與入爲善之意也

崔暹嘗薦邢邵于文襄邵因而毀暹文襄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又云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晚則與兄弟晚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文襄祖司馬子如等

卷三

九二

讀史商語
構成其罪文宣使人搜其家甚貪得神武文襄與書千餘紙皆軍國大事暹本傳所載如此當時士大夫如暹者亦少矣暹之妹高仲密之妻爲文襄所私仲密叛神武欲誅暹文襄救之得免文襄欲圖文宣暹密全之周旋于三世之間與子如等諸勳貴爲仇卒能以智自全此其才智過人詭遇之事不可謂無然其立身本末如此豈非賢者哉季舒事文襄其被遇得禍與暹同後以直諫爲後主所殺亦非肯爲佞者據史書一語而不考其人之本末幾何而不失人也

○佛法之有布施表不貪也至於捨身出家則施之極不貪之至矣梁武帝初鎮製城登樓貪丁氏女美而納之不顧其有夫已貪其主之國盜而有之恐故主之索之也殺之并殺明帝子孫殆盡已又貪故主之妃嬪有色者如石如潘如余如吳并其腹中之子而自子之已又貪魏之壽陽作堰以規取之殺十餘萬人已又貪已之帝位并不欲其子有之証以厭勝殺其賢子廢其孫而以授不肖之子已又貪齊之河南地而納其叛將已又貪齊之還其貞陽而欲以景

讀史商語

卷三

十一

易之其生平所爲如此貪乎否耶乃數數捨身佛寺亦弗思其義也已

自古以來逆臣叛子安忍無親者有矣未有如梁元帝之甚者也侯景孤軍犯關勢不能久援兵四集衆必瓦解使元帝與邵陵東西夾攻未有不濟者邵陵旣一挫不復振而元帝持兵觀望都無下意豈惟無下意方且以間圖舉圖繪圖紀推其意不過謂即破景而武帝簡文尚在帝位非其有即父兄亡而弟姪未盡帝位猶不安不如緩之使景害武帝簡文而已

盡圖弟姪之礙手者爲稱帝之完局而已王僧辯發江陵以嗣君爲請繹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辭乃密諭朱買臣買臣爲殺少帝兄弟是其心猶快快于景之不盡殺也自古及今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人乎稱帝未幾而覆亡隨之則其所不能盡圖之啓也每見亡國敗家事輒爲悲之獨于江陵之禍爲之撫掌

讀史商語

卷三

十一

薛孝通勸賀拔岳據有關中周文帝因之以成霸業其子道衡決平陳之策隋文帝因之以混一南北道衡子收勸唐文皇據虎牢以拒竇建德唐之大業亦基於此父子孫三世爲三代決大計此自古所無也○斛斯椿初事爾朱榮榮死歸汝南王悅又背悅歸爾朱兆已而知爾朱將敗襲殺世隆彥伯傳其首并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已而又與武帝謀伐神武此反覆無行之人也然武帝嘗給以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牛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其人亦非小人也○沙苑之戰齊神武與諸將議進趣斛律羨舉諸不

與戰徑趨咸陽拔其根本神武欲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遂戰大軍敗績由今觀之堯舉實是奇策而不見用景言最爲無理此人素有異志疑其欲留秦以自爲地非出本心以神武之智而爲其所惑亦大謬也已

昔人有云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然古之豪傑往往犯之爾朱榮之女爲敬宗后高歡納爲小妻歡死爾朱氏爲彭城太妃洋欲蒸之不從手刃殺之洋以爲臣可施之君子亦可施之於父耳湛立逼通洋后李

讀史商語

卷三

十一

氏至有身湛以爲子可施之於父弟亦可施之于兄耳至于湛后胡氏與和士開通湛死而多畜僧人以自侍則又不待人之逼矣噫一報還報可畏哉

爾朱榮入洛欲悉誅百官慕容紹宗諫爾朱兆欲以鎮兵委高歡紹宗又諫一時諸將於大計能不謬者獨有此人神武之知紹宗知之以此耳

馮熙伐高麗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無得先登俟剋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高緯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緯勸且

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過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古來奇事未嘗無對

王僧辯爲湘東王將以一州之力破侯景復建康可不謂功哉雖殺人之姪伐人之兄多作不義然非其罪也一不用命而斫之幾死僧辯雖有言釋肯聽之乎使其始終爲釋亦自成其是乃憚于強齊舍方智而納立貞陽則可笑甚矣夫齊人直欲臣梁耳不在所立之貞陽不貞陽也霸先以一介往而遽許盟矣僧辯何畏之甚哉長繹則爲繹作不義畏齊則爲齊

讀史商語

卷三

十二

作不義自謂可以無死而不知是固其所以死也甚哉陳高祖之篡之無謂也元年十月即位三年六月殂一子先死一子在魏歸而稱殺之稱帝不二年而子孫殄盡是亦不可以已乎使帝不貪大位則宗祀可全使昌不貪父位而歸亦不失作長安布衣也○爾朱兆旣以鎮兵委歡猶自追之輕馮渡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問大家何忍出此言嘗讀此以爲那得此

副急淚及觀斛律孝卿請高緯親勞將士爲之撰詞且曰宜愴慨流涕以感激人心緯臨衆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不覺嘆曰副急淚爲乃祖占盡矣

獨孤信奔梁三年梁武遣還時魏已分東西信父母在山東梁武問所往答以事君無二遂至長安宇文泰寵之先後得父母凶問皆不聽行服後爲宇文護所殺信言事君無二似也顧當時以誰爲君若以武帝爲君則已被弑若以元氏之子孫爲君則東西等耳父母之所在而歸之于臣節未失也若以高歡逐讀史商語 卷三 十四

主義不入其國則泰獨非弑武帝者乎棄父棄母而盡忠于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身殉信之去就不亦悞乎

齊文宣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肉禁民間取蝦蟹蜆蛤之類文宣酷虐醉則殺人支解燔灼無所不至又非禮殺二王不知亦復斷慈否

文宣本紀云崔暹死後帝問暹妻頗憶暹否李曰結髮義深頗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殺之暹傳則云文宣以文襄女樂安公主降暹子達卒後帝問主達卒於汝何似曰甚相敬惟阿家憎見文宣召暹妻殺之齊滅達卒敬主以報讐一書自相矛盾如此

齊文宣問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文宣於是盡殺諸元先後所殺三千人幽韶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韶之勸殺諸元獨不自爲計讀史商語 卷三 十五

齊武成欲殺河間王孝琬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蘭陵王孝瑱破周師於芒山後主謂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竟以此賜死其乃祖櫛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得國子孫一得位遂使同株共本之人不得稱叔稱家豈如衡門之下自有兄肥弟瘦讓棗推梨者乎以帝王貽子孫不如貽之以貧

賤耳

齊武成二子同以五月五日生長南陽王緯爲韓長
驚誣以反坐死次即後主卒亡其國委宛餘編載五
月五日生而貴顯文學孝行者數人不知仍有此不
祥者

西魏泉泉年十二鄉人皇平等請爲縣令好學恬靜
百姓安之宛委餘編載古人年少仕宦者獨不及此
○周文帝以芒山之戰賴李穆免于難籠之甚厚穆
蓋周宗臣也及隋文帝爲相尉遲迥將舉兵遣使招
讀史商榷

卷三

六

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
處陰勸穆應之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
豈能違天乃獻隋文十三環金帶又執迥子誼送京
師密表勸進隋文嘉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在疆
祿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甚矣穆之巧于
規時也未幾穆子渾爲宇文述所譖誣以反坐誅無
少長皆徙嶺表去迥先後一間耳穆知兄子植非保
家主勸兄遠除之而獨不自除渾豈其智有所短歟
○突厥木干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

燼奔魏木干恃其強請盡誅叔子等於魏太師秦收
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秦意不過欲
結木干以傾齊耳然以魏之強不能庇此餘燼耶一
舉而殺三千人亦異乎信陵君之鳩矣此宇文文之祚
所以不長也

范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
之于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神在杜弼亦嘗與邢邵論此邵曰神之在人猶光之
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
讀史商榷

卷三

七

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
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溫公不
喜佛法故於通鑑獨取范說未爲通論然神之滅不
滅人當自驗政不必取喻外物也范畢嘗謂死爲滅
欲著無鬼論及以反誅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
論者當於此處驗之

周武帝詔後官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
外皆減之古來帝王嬪御之少無踰于帝者如此賢
君僅年三十六天道固不可問也

王軌嘗與周武帝言太子不克負荷將帝頰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宇文孝伯亦嘗言之天元既立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廢事帝使人殺軌并賜孝伯死胡氏註云宇文孝伯何爲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終干不免也讀至此竊疑之檢之北史後周書孝伯傳皆言帝追憾被杖乃問譯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將帝頰事通鑑本用二史由烏丸軌宇文孝伯爲一句但倒置孝伯軌名又節去及字譯又

讀史商語

卷三

大

二字胡氏誤以烏丸軌爲一句宇文孝伯連下讀遂有此議未免疑誤後人故表而出之

古來婦人之妬未有如獨孤后者也不惟妬其夫也且妬他人高顯愛妾生子譜以面欺諸王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是也不惟妬他人也且妬其子太子勇多庶子則廢之晉王廣惟與蕭妃居處後庭生子皆不育則立之是也此姬有才智生平贊決文帝語多可聽帝故畏之卒之動搖國本以至干亡妬與懼內足以亡國予於楊氏見之

質若敦以對臺使有怨言被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以戒之後平陳之役弼功居多然亦以怨望誅死伐國何等事也弼卒能成父志獨所謂謹言者乃不克從防口之難也乃甚于伐國哉○隋文帝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耶夫兄弟之爭豈在同母不同母不必遠舉他人即文帝之于整璜

讀史商語

卷三

九

皆同母弟也而憎嫉特甚璜以鴆死整死在前而帝猶追恨之獨夷爲獨孤后所養愛之特異則又非同產也帝何不一反觀耶其後太子勇之廢即其親母廢之不由嬖幸秦王俊爲妃所毒則阿翁懼內之末流也秀以厭勝廢諒以反誅皆其同母兄爲之忿爭亡國孽子何與焉文帝無姬侍直是爲悍后所劫耳乃自詫盛德事以爲過於前代帝王寧不自羞耶隋文帝嘗言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相憎爭名利故也又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又曰
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
蟲所損食耳此三言者皆確論也

陳蔡景歷妻兄名劉裕隋梁士彥子名操字孟德不
知何以於帝王名字都不避諱唐德宗嘗以苗晉諸
子同帝王名惡之使見此不知又當何如

隋文帝時袁充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上大悅告
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夫日景加長古
未之有假使有之而因以加工課督豈所謂化國之

讀史商語

卷三

十

日舒以長者乎帝之不學無術深可發笑

趙高勸李斯立二世說以爲相久結怨於天下又與
大子有隙不如立少子爲長久計宇文述說楊素其
言不差一字已試之陳言猶足以爲奇策此無他患
失之念鄙夫所最重此言有以深入其肺腑故也然
兩人之禍敗亦畧相似患失者果何益哉

孔熙先欲誘范曄同反與之博故爲拙行宇文述說
楊約謀廢太子與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唐太宗謀舉大事欲因裴寂開說高祖亦出私錢數

百萬使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誘致小人無捷於
此法者矣

首爲廣謀奪宗之策者宇文述張衡也代之穆文帝
意者楊素也使文帝與勇俱不良死者亦述與衡也
已而以楚分野有大喪徙素爲楚公以厭之矣已而
張衡以罪廢使人覘其所爲以誘訕賜盡矣其始終
恩寵不衰中經喪師而曲全之者獨有一述乃弑楊
帝者即述之子也素子玄感亦以反誅亂臣賊子自
相屠戮孰謂非天使之哉

讀史商語

卷三

十一

李密爲楊玄感謀以直走遼東爲上策取關中爲中
策取東都爲下策何其智也及其自爲之卒頻兵洛
陽久之而敗當時崇孝和說以西襲長安即密所謂
中策也徐洪客說以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
即密所謂上策也而皆不能用用人固有能言之而不
能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

隋文之伐陳也使高穎問方略於李德林及陳平授
德林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高穎曰今歸功德林
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類入言之乃

止朝廷賞功豈可以諸將忿恚而廢德林之功固非
類之所能掩類之功又豈必讓美於德林甚矣人言
之陋也類嘗于帝前論功能讓賀若弼其識量似優
至此不免惑於人由其中不忘名故耳隋之諸臣吾
獨賢類然亦不克令終則此之故哉

煬帝遣宇文述征高麗詔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
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按韋孝寬討
尉遲迥有疾卧帳中遣婦人傳命此隋初年事帝不
讀史南諱

卷三

三

近取制勝之孝寬而遠引不祥之項籍何也

高祖將入關慮劉武周引突厥入寇使劉文靜往見
始畢可汗請兵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
公金玉繒帛歸突厥此一時不得已之計然胡騎爲
患中國之端已兆於此矣其後肅代諸帝無不以此
言媚虜其流之弊至於石晉竟割土地而奉之作法
之不善吾不能不歸咎於高祖

唐之有天下也吾得兩功臣焉曰郭孝恪薛收方秦
王與世充相持而建德救之諸將請避其鋒使從其

策則建德益張世充復熾天下戰方始耳孝恪等獨
勸王據險拒之不決旬而兩雄就擒混一之形成矣
昔人謂曹孟德急於取吳緩於取蜀遂至終身不能
取使文皇不用二臣之策幾何而不爲操哉

蕭統實建德之起所謂倉卒間人欲爲帝耳非唐亂
臣賊子也統力未屈而降其言曰若必待力屈則百
姓蒙患其情有可憐者建德據有一方頗有一二善
事獲淮安王同安長公主館而禮之此二人者俾以
歸命侯終其身不亦可乎高祖於隋之逆臣如宇文
士及王世充皆不加誅而必殺此兩人何也劉黑闥
再叛則以殺建德故大率高祖生平舉動無一不誤
者非有聖子不過一賊耳

卷三

三

竇建德草澤一盜耳宇文化及在魏縣攻拔之先謁
蕭后然後執化及等召隋文武共臨斬之得隋宮人
千數悉放去唐高祖隋之大臣也當其爲臣時已私
其晉陽宮人宇文士及來降而引以爲親臣吾不敢
謂建德非而高祖是也

余觀隱太子之事而不能不致恨於高祖之憤憤也

高祖自起義師以至有天下有一毫非文皇力乎以天子之介子手闢宇宙天下豪傑皆心附之此時而欲成就臣列雖大聖賢亦不能也使斷自上心以主器命之明以立賢之意布告天下則建成元吉自無覬望而文皇賢者其必能保全兄弟明矣乃惑於嬖妾佞幸之言當斷不斷使文皇進不能有天下退有功高不賞之懼六月四日之事其實勢之所不容已使不以辰廬爲累雖謂管蔡之誅可也然嗣是而文皇子孫於骨肉間無世不有喋血之禍矣噫三代以

讀史商語

卷三

唐

後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然不無使人有遺憾而而所以致禍之由則高祖實爲之耳

六月四日之事司馬溫公以爲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按建成已盡出房杜諸臣欲因出餞使人拉殺太宗以暴卒聞不發則已發則太宗死矣又誰爲應之者太宗百戰之餘豈不知先發制人此語殆非誠言或史家飾說耳溫公醇德信以爲然非知事機者也

李世勣初歸唐悉籍其郡縣甲兵令李密上之高祖

稱爲純臣及太宗謀誅隱太子問於世勣世勣辭太宗重之至留以輔太子兩主之有取於勣未嘗悞也然而卒陷嗣君於不義釀奪宸之禍非高祖太宗之拙而勣之巧也遇明主則以忠義售知遇庸君則以奸佞苟祿甚矣勣之巧也然卒之殺其子孫者乃勣所議立之武后人雖巧其能如天何

張亮事李密以告反得幸事太宗又告侯君集反辛亦爲人告反坐死故術不可不慎也

李百藥少多病故以百藥爲名杜伏威之歸唐也百

讀史商語

卷三

唐

藥勣之中途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已而宿病皆愈伏威既入朝尊寵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使伏威有知應悔不自飲石灰酒而以雲母噉百藥耳夫死之與生豈人之所能爲哉

讀魏鄭公傳其議論雖愷直然亦時有浮冗處爲後世泛常條陳疏開一法門如馬周則無此病矣文皇評諸臣皆抑揚其詞獨周無貶詞既卒思得少翁術致見之君臣相得有獨異於衆者使天假之年所樹更未可量惜哉

太宗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註於名下以備黜陟此語直是太宗致治之本然當時都督刺史多用親王功臣甚至以號州多麋鹿可以遊獵用諷利爲刺史使諷利果行不知御屏於名下當何所書也

李靖破突厥擒諷利蕭瑀劾靖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責而貰之已而上欲伐吐谷渾欲得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總

讀史商榷

卷三

三

管高甌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減死徙邊靖自是閹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以靖之賢太宗之明尚不免此人臣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太和中鳳翔司錄參軍李彥芳上家藏高祖太宗賜其祖靖手詔數函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古君臣相與乃爾能得人死力宜也

太史令傳奕不信佛法其請除佛法疏云不忠不孝

前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語皆淺陋奕所謂佛齋公老嫗之佛耳而高祖用其言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此却是正理史又載胡僧呪術及以羚羊角碎僞佛齒二事則尤不緊要佛法戒殺不聞用呪殺人佛齒作塔有如舍利不聞以碎物爲奇奕可謂能勝胡僧矣於佛法故無與也溫公取此蓋溫公之見與奕等耳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封建法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

讀史商榷

卷三

三

長孫無忌等上表固讓有云竊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此數言真可謂中的柳子厚封建論所謂封建非聖人意實本此○權萬紀始以敢言得幸於太宗毀房玄齡王珪諸殺張蘊古魏徵嘗諫其不可用已而萬紀奸狀自露帝已黜之矣已又以爲齊王祐長史因暴王過失王殺萬紀而反許以爲直孔子惡之而太宗惑之卒殺其子宜哉

貞觀十六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密明公贈司空

封德彝武德中上皇因楊文幹之亂欲廢隱太子而立太宗德彝固諫其事秘葬後乃知之詔黜其贈官改謚曰謬削所食實封按德彝卒於貞觀初年至此十餘年上皇崩亦數年臨何不早言之至此乃追發其事使人主與朽骨爲讐大非盛舉也臨治獄能不寬此等舉動使人不快

貞觀十九年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帝留意忠良至推恩古人以爲臣子風然一聞魏徵以諫革示史官讀史商語

卷三

天

遽仆其碑停叔玉婚此何以故也

太宗征高麗攻安市不下羣臣請移攻烏骨城直取平壤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不可乘危徼幸從之卒無成功而還無忌謂天子不可乘危自是至理然只宜言之於廟議時既在軍中恐無不危而取勝之理太宗嘗謂無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至此乃用其謬說不可曉也

太宗還自遼東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

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也嘗怪太宗此舉若命道宗世勛輩以數萬之師未必不克不然靖雖老卧而護軍扣囊底餘智猶足以了此事不此之務而無端技癢於一戰卒見挫于小醜可歎也

大凡人之所長必有沾沾自喜之念自喜之極而至於氣盈則并其所長而喪之太宗欲征高麗不命諸將而自行是不欲以所長讓臣下也過鄴爲文祭魏太祖曰臨敵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不欲以所長讓古人也得高麗降人論之

卷三

元

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富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又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則氣盈之極真一健兒耳此其所以卒不克勝也歟

承乾既廢太宗以晉王仁懦吳王恪英果類已欲立之長孫無忌固爭乃止此雖自爲計然以嫡庶爲名固正論也高宗立惜房遺愛事舞文殺恪此何爲者無忌一旦當國而弄權至此使久于其位其流毒更

不知何如然殺無忌者即其所爰立之甥天之報之固巧矣太宗以恪爲類已必有以取之而其子孫又多賢使當時果立之豈不勝於高宗

賜姓一事最無謂其尤可笑者徐世勣初降唐高祖賜姓李世勣死其孫敬業起兵誅武后后追削勣官發冢斷棺復姓徐勣之子思文不與敬業之謀密表上聞敬業得之謂曰叔黨於武氏宜姓武因於軍中敬業敗后得之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不奪也以爲地官尚書未幾或告思文初與敬業通謀乃流於嶺南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殊可笑也

宇文述將死因司宮魏氏請帝殺其子智及望不破門戶李勣寢疾誡弟弼子孫非類者皆搃殺然後以聞二人之智蓋預知其子孫之必敗也獨不思天生破宗之子所以報其祖父也此豈祖父之所能殺也哉煬帝於述最有恩而述之子弒之李勣勸立武后而后族之天之所以報惡人殆將使之自相屠戮也宇文之後殲焉而徐氏猶存一脉于夷中則爲敬業

延忠義之後耳或云李商隱亦勸裔也

高宗立武后詔曰事同政君按王政君雖在宣帝宮然帝命皇后擇後官家人子凡五人於中得政君送太子宮其未嘗幸於帝明矣高宗詔當是許李單所爲借以文過耳然王氏卒移漢祚爲新室文母武氏亦篡唐爲周前後事頗有類焉此詔若爲語識云許敬宗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按來護兒爲將有功爲刺史有善政煬帝久在江都直諫忤旨已而帝被弒父子同死者十人獨恒濟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以幼獲免在唐俱以學行相繼爲相濟諫立武后貶刺史突厥入寇死之此政忠義之有種耳何足爲訝世南兒無學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亦非有辱於其父獨世基爲佞於隋而世南爲唐良臣許善心死難於隋而子敬宗爲唐奸臣此則深可訝者不知敬宗亦一思之否也

王氏之始廷臣力遏其萌者無忌遂良之外惟韓瑗李義琰上官儀耳或貶或死固自其分而義琰子事武后爲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儀之孫女

爲昭儀與武三思通若此時之天意故抑忠直而伸權勢者可嘆也

高宗嘗讓楊弘武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對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噫孰謂諷諫易入乎

褚遂良市地不知直爲監察御史韋思謙所劾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荅曰吾須直觸機輒發暇卹身乎蘇子瞻嘗謂遂良譖殺劉洎事爲許李曲筆此豈亦其類耶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褚遂良再貶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漢王承軌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請漢王住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卒與無忌等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缺力小任重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遂良於議立武后時誓以死爭逮竄逐之餘乃作如此乞憐語何其慙也且人臣爲國本有所爭執自是分所當爲至自以爲功則醜甚矣遂良賢者於此不免落來

吾故表而出之以寓責備之意至無忌之欲立晉王全是爲富貴計一朝富國而殺吳王貶道宗紛紛流毒其得以直言死也真小人之有幸者哉

蘇定方破曼都法司請誅之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曼都出降願句其死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裴行儉之降阿史那伏念也裴炎疾其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起紇等自噴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嘆曰但恐殺降無復來者此二事皆在高宗之世蓋昏主之良心易啟而佞臣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之私念難忘也炎於武氏朝首罹其毒沒其家無觀石之儲然有此忍心事死亦宜耳魏元忠嘗上封事言大非川之敗不即誅薛仁貴爲失刑按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連仁貴節制已而仁貴與待封俱除名免待封非耳免仁貴未爲過也後仁貴擊突厥虜問唐大將爲誰應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仁貴因奮擊大破之向用元忠之言誰爲收後効者

李義府惡劉仁軌因其運糧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鞠之異式諷仁軌引決仁軌不肯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及仁軌爲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仁軌歷觴告之曰若念曠昔之事有如此觴已而薦爲司元大夫又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爲李敬玄所抑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奏爲洮河道大總管果與吐蕃戰而敗合二事觀之果忘情報怨者乎仁軌盖巧宦之徒也

予讀史至武曌而恨是人之爲女子也其得罪於三

讀史商語

卷三

綱自是古今第一罪人至于知人之明求才之切任使之當納諫之勇漢唐以來令主如之盖亦少矣使其爲唐之子孫當使貞觀開元讓美即使其爲唐宰相因嗣主之弱而篡唐其爲治如是亦勝於楊堅萬萬矣

李勣之勸立武氏也裴炎之白武氏謀廢中宗也其流禍均也然而炎之罪甚焉武氏之在高宗初一挾媚婦人耳永徽而後其爪牙大露矣不能制而押之顧反傳之翼耶夫且擇人而食之矣然後諫其王武

氏誅宗室何所見之晚乎大率勣以智而佐其庸炎以愚而行其疎世以炎首被武氏之禍不追其悞國之罪獨勣受罵無已亦弗權輕重也已

武后初修怨於其兄元慶元爽皆貶死乃奏以姊子賀蘭敏之爲士驍嗣敏之復得罪死然後召承嗣於貶所後雖富貴之非真有心以爲嗣也大率武氏之初擅政也實見二子皆不堪其任自恃才智足以有爲以女子而擅天下恐人之議其後不得不多殺以立威除李氏立武氏無非以爲自安之計承嗣三思不勝其妄想求爲太子而后亦佯若許之冀得其死力其實皆弄之耳

讀史商語

卷三

王莽誘拜呼左單于王咸威子登助爲單于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其下入寇武后詔武延秀聘默啜女爲妃默啜怒曰吾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吾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因延秀等發兵入寇此二事先後略同當時臣下甘心爲王氏武氏所用絕無故主之思甚且代之剪戮故主子孫聞單

于此語不知何以施面目

沈既濟請於國史改武后稱太后勿稱上省天后紀
合中宗紀每年書帝在房陵如春秋公在軌侯之例
次書太后行某事別爲后立傳入后妃類其論甚偉
唐之子孫皆庸愚而其臣下亦無贊行之者可謂缺
典

魏元忠在天后朝有忠直名屢爲羣小所陷瀕死而
不改天后崩武三思等憚之矯天后制慰諭元忠賜
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泣中宗朝多失政元忠爲相
讀史商語 卷三 美

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袁楚客遺書責之元忠愧謝
而已元忠所以先後兩截者固血氣之盛衰爲之然
未始不因時轉移彼見天后明察猶能容正直中宗
之時小人用事犯之者必死故爲此自全之計然卒
以子升爲太子重俊所脅爲宗楚客等所劾貶死於
道袁哉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至五賊皆出然開元
中猶受封爵卒以壽終死生之際固非人之所能爲
哉

李湛義府之子也張柬之引掌禁兵與謀誅二張太

后謂之曰汝亦爲諛易之將軍耶吾於汝父子不薄
乃有今日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
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
下之大德二人之品何啻天壤

武后時或目之爲牝朝以予觀之何以多君子也即
以一事論之張昌宗欲陷魏元忠使張說爲證當時
有願叩閤力爭與說同死者宋璟也有謂朝聞道夕
死可矣者張廷珪也有謂無汗青史爲子孫累者劉
知幾也及命宰相與武懿宗再鞠有抗疏理之者朱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敬則也有以布衣上疏者蘇安恒也元忠既貶爲高
要尉復奏申理者王賁也錢元忠於郊外者崔貞慎
等八人也易之指貞慎爲同反后命鞠之據實以聞
至忤旨而不變者馬懷素也自古聖明之世不無冤
死之人何嘗有捨死營救如此其衆者哉后能盡人
之用故君子布列而公論卒不大絀耶一事推之其
他所補益不見於傳記者多矣天之生賢正欲其用
於難爲之時耳迂儒持論謂梁公不應事女主豈非
井蛙之見乎

天后時酷吏構大獄嚴善思爲御史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此其平反之功幾不下於徐有功矣新舊史皆入方技傳而舊史於平活多人事皆不載可謂疎矣

天后自以女主擅制慮天下圖之過以一切繩天下招引殘刻之徒以誅戮示威然亦隨殺之如審味道丘神勛王弘義侯思止傳游藝周興來俊臣來子珣索元禮萬國俊卒無一免者其空言無用獻頌取媚讀史商語

卷三

元

如陳子昂者雖數召見而終不用惟一二忠直如狄仁傑魏元忠徐有功雖遭傾陷卒得保全此人非女子豈非英主乎

五王之事張敬夫謂當廢中宗更立君朱仲晦謂唐子孫存者皆暗弱不足立是也弇州先生曰非獨暗弱皆非太宗後也此語甚誤太子承乾吳王恪曹王明皆有後人爲將相者當時太宗子孫自在但流竄之餘雜於傭保又無傑然出衆如漢宣者如仲晦所慮耳謂皆非太宗後何也至謂當盡誅諸武如呂氏

創此張柬之薛李昶所已言獨桓彥範不欲廣殺致此大悞豈待弇州始發之也先生論古往往卓然此一段全不足採

中宗時每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吏部嘗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曰吾輩誠負天下唐史載之以見神龍之亂然曰要官則散曹未必皆然曰執政則舉朝未必皆然再思自以爲負天下其心猶有不盡死者蘇眉山論宋事曰舉天下固然之事所謂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

卷三

元

侯請囑味斯言則所囑者不獨要官能囑者不獨執政而當時囑人者亦決不自以爲負天下然則謂宋神宗之朝弊甚於神龍可也一解不如一解恐後之視宋亦復如宋之視唐悲夫

林甫太祖後也勉夷簡宗閔高祖後也適之峴太宗後也程石回亦疎屬皆位宰相而祿與臬載義皆太宗後爲大將有功自林甫宗閔而外皆賢者之流一姓而至將相者十三人唐之子孫何其振振也

李戡唐宗室子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戡恥

之徑還隱陽羨民有鬪爭皆詣戡不之官者書自媒與本朝陳真晟皆異人也

唐宰相之賢必言房杜姚宋然房杜之子竟以罪誅姚在位二子即以賄聞宋諸子皆以貪縱敗而如蕭如裴如張至累世宰相然其德業皆不稱盛德有後亦在有無之間耳

開元中以馬懷素褚無量爲侍讀更日番入以耆老聽腰輿入殿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自漢以後天子草禮儒臣僅見此事懷素在武后朝救魏元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忠劾李迺秀無量在中宗朝不附祝欽明皇后亞獻之說其人遠勝張禹輩足當此曠典矣

讀王摩詰集想見其人似不食人間煙火者獨小說載其因岐王着伶人衣見九公主彈琵琶公主爲屬有司得領解此事甚穢今以唐書考之維摩進士在開元初此時玄宗方檢制諸王公主公主所稟至不辦車馬殊非得肆志之時備考唐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皆無殊寵非有太平安樂其人不知所謂九公主者何人也帝於諸弟厚不應岐王反乞恩於公

主而臣下交通之禁自嚴駙馬都尉裴虛已私與岐王通從嶺表張說私造岐王亦坐貶當是時豈容王與公主相比而昵一寒士有司亦誰肯聽其指麾者乎惟舊史稱維以詩名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薛二王待以師友此小說附會之本然據文乃玄宗末年摩詰名成諸貴人欲得爲重客耳論者亦考其世可矣吾友王永啟齋中列古人間適有文者二十餘人獨不及摩詰曰吾惡其鑽公主也余謂永啟如摩詰者不足當一解首耶人言可盡信乎永啟大笑今日讀唐書書此他日以示永啟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韋安石在武后朝數面折二張武三思唐宗時太平公主欲危玄宗使人邀安石辭不往帝嘗密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之謀耳公主憾之玄宗即位姜晦言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安石時爲宰相不能匡正貶河州別駕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安石憤恚卒夫中宗遺詔乃太平

公主上官昭容所爲其用相王泰與政事非爲社稷也自爲富貴耳安石事武后不附二張三思事中宗不附相王事睿宗不附太平此真大臣事姜皎以前托不行嗾其弟劾之玄宗信讒沒其大節使之寃死玄宗之不明自即位之初而已然矣

姚崇爲相無居第寓居閭極寺其清德不下於懷慎然其子昇異頗受餽遺主書趙諱爲崇所親信受胡人賂惜哉檢身易檢子弟門客難爲大臣者可不慎歟

讀史商語

卷三

聖

玄宗欲討吐蕃張說言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恩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開元十五年正月破吐蕃於青海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九月吐蕃攻陷瓜州執君奐父進攻王門軍使人謂君奐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奐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閏月君奐爲回紇承宗族子護輸所殺夫張說之言

真安邊之策君奐貪立功名啟人主開邊之志一言之間不知戕幾許士卒孰知父子相繼得官亦相繼被殺不出一歲之間哀哉

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饗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夫守令理人之官使帥音樂較勝負是明使之爲奢也至是而以爲罪不亦晚乎

讀史商語

卷三

聖

王忠嗣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以邀功名其論攻石堡城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噫真仁人之言哉李林甫誣忠嗣欲擁兵以奉太子當是時忠嗣幾死矣然僅得貶林甫所傾陷未有不立碎者然能殺韋堅楊慎矜等而不能殺忠嗣豈非仁人之報耶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所遣宦官取鵲鵲雛鵲等所至煩擾若水疏諫上手勅褒答可謂名臣矣及觀其送班景倩入爲京朝官夷以爲登仙恨不爲其騶僕何鄙也若水汴州一疏千古猶芬而景倩無一事可稱若水未幾入爲戶部侍郎亦不聞有一事登仙之慕竟何爲乎

李勣勸立武后曰此陛下家事李林甫附武惠妃殺太子瑛等亦曰此陛下家事德宗欲廢太子謂泌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力爭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噫李勣一言覆邦至後世人主猶惑之非鄴侯孰與彼此者乎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稱賀悽是年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璿同日賜死帝之仁及天下乃不庇其子乎惜當時無一人言之者

太子瑛等以是年四月賜死而武惠妃以十二月薨

正史明言瑛等爲巢溫公不信鬼神通鑑所記凡涉此等皆削之此非通論也

李適之承乾之孫也數爲承乾論辨追贈恒山愍王楊釗張易之之甥也素乞昭雪易之兄弟詔復其官爵此二事皆不當至於復二張則去中宗無幾矣

李林甫之才智真不世出之雄也弄英主如小兒御奸雄如奴隸然觀其出則金吾衛街居則重關複壁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其子岫嘗指役夫曰大人久處鈞軸譬怨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

讀史商語

卷三

五

林甫不樂如此亦良苦矣平居引用爪牙以張其勢稍相軋則除之而獨無奈其所不足慮之陳希烈楊國忠且死流涕謂國忠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噫亦可憐矣身沒未幾而以謀反告者即國忠也證成之者其壻楊齊宣也生平誤國之罪盡漏天誅而卒其所以敗者乃了無影響之反謀已好在人人亦以枉報之可畏哉可畏哉

漢時田租至輕又時時捐之或捐其半自漢以後茲事寥寥惟大業二年免天下租賦開元二十七年至

天寶十四載免百姓田租凡五楊帝玄宗方窮極侈汰而獨能作此曠事此亦一奇也

後魏崔亮爲停年格唐裴光庭爲循資格皆爲當時所非光庭卒孫琬欲予以下謚不知此雖非良法亦一時救弊之策未可非也顧古之徇私干營者格足以制之後之徇私干營者即在格之中雖使二公復生不知能復出一策救之否後人事事不如古獨徇私干營奇勝耳

玄宗嘗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

讀史商語

卷三

吳

甫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復敢議之者又嘗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此豈似有忠諫之言然當時奸相莫過於林甫大帥莫過於祿山皆因力士以取將相羽翼既成而後抑之晚矣如力士者真所謂婦寺之患也

武后以女主昵二張然張同休等坐職則特勅二張與之同鞠宋璟秦昌宗罪則遣之詣臺雖不克正法

然鼠輩膽落矣玄宗亦英主也用高力士則太子以下至呼之爲翁爲爺用王鉞則其子陵侮帝擇出公主爲具食寵楊氏則其奴揮鞭及公主衣如此數事有愧於武后多矣

元魏胡太后嘗幸左藏令羣臣隨力取之至有負重傷腰足者隋文帝時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其亡也倉粟足支五十年東都至以絹帛爲汲綆玄宗時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引百官觀之賜帛凡再然隋唐是時皆曾下詔捐租則亦非橫取之可知也同此天下也昔胡以富今胡以貧此其故安在豈非所謂病在中飽者哉言之可爲浩嘆

讀史商語

卷三

聖

自古帝王皆信呪詛之說奸人欲修隙於人誣爲呪詛無不得遂者自古至今以呪詛寃死者多矣其尤可恨者玄宗時棟王琬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巫書符置琬履中琬與監院官者有隙密奏琬呪詛上獲而獲之琬稱實不知上使鞠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之囚琬絕朝請愛憤而薨此其寃不更甚於戾太子

昭明太子乎呪詛厭勝婦人女子客或有之然其不能爲禍福易知也豈有堂堂天子百神護呵一履中之符能爲之禍者乃一聞其事殺之惟恐不速若真有同於弑逆者良可發一笑也武帝玄宗皆英主梁武捨身再三亦復不達乃爾噫誰能發此千古一大覆者乎

天寶之亂養成之者李林甫然使林甫不死亂不至是也祿山畏林甫必不敢亂即亂而林甫之才足以辦之但恐祿山平玄宗老則林甫亦非北面事人之

讀史商榷

卷三

哭

人耳唐事之壞皆由楊國忠激成祿山使之速反仗哥舒翰拒賊而陰謀孽之潼關失守而創爲幸蜀之說唐之亡天也使林甫之後不繼之以國忠唐之壞何遽至是乎

楊國忠典選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於堂聲徹諸外不知當時選人中何以無郤克其人他日帝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豈有忠臣肯仕於此時者乎

天寶用事之臣相則有李林甫將則有王忠嗣哥舒

翰高仙芝封常清言利之臣則有韋堅楊慎矜王鉞然皆不克終於帝之世林甫死而追論謀反忠嗣以謀立太子貶死翰爲國忠迫之戰降賊仙芝常清兵敗爲中使譖死韋堅以謀立太子誅慎矜以蓄識誅錡以弟錚反誅忠嗣賢者其究固當別論其餘諸臣雖養亂喪師死有餘辜而帝所以殺之皆不足以服其心者也玄宗之詩謬如此欲無亡國得乎

祿山陷兩都不能追躡天子太子所在掠取金帛子女以實范陽此其無能爲可知若朝廷處置得宜不過數月之功耳而無奈應之節節皆悞也當哥舒翰

讀史商榷

卷三

哭

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請引兵北取范陽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用悞一及肅宗在鳳翔李泌請以西北之兵除其巢則賊無所歸又不用悞二安慶緒在鄴不用李郭爲帥而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東都再陷悞三朝義餘燼不用子儀副雍王乃用僕固懷恩遂捐河北與賊悞四玄宗代宗之悞一肅宗之悞再自此而後藩鎮之禍遂與唐相終始矣

張文潛取李郭之說衍成一論謂唐之君臣無及此者可

笑一

李郭侯請用西北之兵先取范陽肅宗以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及上皇還京師李輔國劫遷之西內肅宗畏張后不朝果戀晨昏否耶肅主無遠圖不過急欲得都城使得都城而捐關東予賊彼亦甘之矣

房琯勸玄宗以親王領諸道祿山聞之嘆曰吾不得天下矣此妄說也當時諸王實未嘗出鎮僅王永璣一出即以反敗矣由今論之祿山之難諸王何功而

謂祿山畏之耶劉晏嘗與琯書論封建與古異今諸

讀史商語

卷三

至

王出深官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其論甚當實蘭進

明之譖意自私耳其言未嘗不中理緒負虛名喜賓

客其徒造為此說以張大琯後人不考因而信之甚

矣虛名之能誤人也此事新舊史不載獨見于司空圖詩註程北山楊用修皆取之

祿山之亂李郭請以朔方兵覆其巢穴而馬燧在范

陽亦說賈循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使西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循許之會事泄循遇害燧走匿得免天下豪傑所見略同當時定亂之策無出此者李郭

既不見用而燧謀不成此天厭唐室而欲成其亂也舊史載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過匿之喻月間行歸

幸蜀之役唱自楊國忠此亡國之言也非肅宗在朔

方中原將士有所係心誰爲唐出死力破賊者雖李

郭諸良將亦何能爲此實唐社稷再造之期首創大

議者建寧王倓也倓於倉卒中知去河隴就朔方料

裴冕無貳心賊未暇徇地皆切中事情又聞上從李

泌之諫喜極而泣使用爲元帥有功因人望所歸而

立之豈不遠勝代宗惜郭僕以長幼之分屬之廣平

未幾而中譏以死退英主而進昏庸唐之末造有由

然矣雖然郭侯之言固王論也

李愬好殖產時人譏其有地癖崔無諛因楊國忠進

使其不死祿山之難一守財虜一宰相門客耳蓋棺

事定一事一節可輕棄人哉

張均張垠以受祿山官應死肅宗請之上皇不可帝

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

垠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張垠爲汝長流嶺表

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教帝泣而從命均兄弟死固當然能保護肅宗以議功之典活之未爲不可且肅宗昔日之危豈非上皇聽信林甫平聞肅宗之言而曾無愧色何其顏之厚也使玄宗有自知之明還駕之後軍國事一切不與聞可耳

胡三省註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句引上皇爲太子太平公主忌之楊后方娠上皇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說挾劑而入上皇自養之夢有甲而戈者環鼎三焚盡覆事爲張說保肅宗之證按保肅宗者張均兄弟史稱張說父子者語誤耳如註所引事何恩之有

讀史商語

卷三

五

讀史商語卷之三

讀史商語卷之四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史言李輔國用事李揆山東甲族兄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按揆立朝以直道聞其言皇后尊號議立太子忤張后言羽林騎士不宜代金吾警夜忤輔國不應一人而兩截乃爾史言宜未可信

節度使王仲昇以宋州刺史劉展剛強自用姓名應詔言密請除爲江淮都統俟其釋兵誅之展覺其意悉舉宋州兵趣廣陵李廋鄧景山發兵拒之展敗之

讀史商語

卷四

橫於江淮間安史之亂不及江淮至是始釀荼毒逾年乃平由後言之展死有餘辜由前言之展一無罪之人仲昇忌其威名耳仲昇後爲史朝義將謝欽諫所虜屈服得全賊平歸又典程元振比譖殺來瑱諸藩鎮得藉以撼朝廷所謂不祥之人也哉

房次律士之空言無用者也然其習中豁豁幾不可測惡賀蘭進明而進許叔冀以制之此豈直迂愚無當而已哉昔人以次律比殷深源張魏公余謂房不如殷張不如房以其機心念毒也

玄宗少年時能制大義誅逆后及爲天子手致太平五十餘年豈非英主哉及其末路一飛龍廐小兒劫而遷之平生近侍貶斥殆盡至於斷章辟穀以至厭代何其憊也然輔國之敢於爲此者以其握兵耳而內侍將兵實始於玄宗雖謂自取之也亦可

史思明降上以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勸上以烏承恩爲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之事泄思明殺承恩按承恩嘗爲信都太守常山父老請迎之以拒賊承恩辭不可復以請史商語

卷四

郡降思明此人豈可任事者阿史那承慶故與思明等夷使殺思明而授以鐵券則又一思明耳不知光弼何見而出此

甚哉代宗之不能正其始也張后欲誅李輔國謀之太子不可謀之越王係許之輔國以兵入殺係并弑后是夜肅宗崩代宗立尊輔國爲尚父進司空中書令追廢張后爲庶人已而潛解輔國行軍司馬進博陸郡王遣盜殺之然猶贈太傅張后雖有罪於代宗母也肅宗無遺命而輒廢之是以子廢母也輔國劫

上皇獄張后負大罪於天下旣奪之權尙不顯戮之明告其罪於天下以寒此輩之膽而令盜殺之乎以子廢母以宦官爲尚父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言不順者也自此而後唐諸帝遂世爲此輩爰立門生之號定矣

李輔國之罷也解其官已耳程元振之敗也削其爵已耳獨魚朝恩之誅代宗與元載謀之再三旣定計上曰善爲之勿反受禍蓋程李雖與兵其勢猶未甚張自朝恩領神策軍又舉在陝兵益之又以京兆之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益之朝恩於是有難制之勢使德宗有鑒於此猶可爲童牛之格乃以猜忌宿將故復授寶文場等遂牢固而不可拔亡唐者代宗德宗非昭宗也

睿宗爲武氏所立中宗復辟弗害也廣武王承宏爲吐蕃所立代宗平京師弗害也二帝皆昏主然處此實盛德事也

李泌不爲元載所容上出泌爲江西判官載誅上召泌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泌曰陛下知羣臣有

不善則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載非如中人輩之握兵也又非如河北諸鎮合從以抗上也帝欲誅則誅之耳安所俟八年哉代宗在位十六年內則有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外則有元載王縉載本因輔國進已又與帝謀誅輔國而繼爲奸帝明知其罪而不發必待養成而後誅載誅而帝亦厭代矣此管敬仲之所以惡優與不敏也○代宗崩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爲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羣臣亦當如之崔祐甫以

讀史商語

卷四

四

爲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除服無朝臣庶人之別由今觀之二人所執是非易辨也秦貶祐甫袞代郭子儀等署名出於中書故事豈可以爲罪乎貶袞已過矣即以祐甫代袞爲相此何理也即位之初進退宰相如此德宗之爲君可見一斑矣大率袞近正祐甫近通袞承元王之後宜用正雖公而人不見德祐甫承楊常之後宜用通雖未必不私而人顧樂之兩人皆賢者而所遇有幸不幸焉祐甫始進殊不正當時廷臣無言之者既相而薦黨元載之楊炎吾不能無議

云

理財一事自古難之蓋儒生之說無當於實用而一經心計之臣則又輒以刻剝病民此在平時猶難之若乃亂離之世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能於是時經理其間使國家獲利而民不病則自古以來惟劉晏一人而已肅代之世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耗不貲皆倚辦於晏數年間不聞有病國害民一事可謂難矣楊炎爲元載修怨譖以勸立

讀史商語

卷四

五

獨孤妃爲后德宗信而殺之不亦誣哉不數年以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稅間架除陌錢卒至於亂還思肅代之時未嘗不用兵何曾有此恐此時不得不思晏也劉晏嘗以厚貲致四方珍甘與本道分貢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而晏輒先之饋謝四方名士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然所居修行里粗糲庫廩飲食儉狹室無媵婢旣死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元載之獄賴晏平反王縉得無死如此

人尚不免於冤死何哉則以其傷於巧也有無妄之功揆晏之巧而廉恕又不如晏者不知造物者當何以報之矣

唐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第五琦患將帥求取無節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楊炎爲相請盡出歸有司上從之德宗昏主楊炎奸相然其舉動如此爲弗可及矣

元載嘗建議城原州以制吐蕃不果楊炎素德載既相請用其策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沮之徵爲司農卿以邪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是役也可

謂鐵鳳之羽而傳虎之翼矣其後一死於泚一附於泚此雖非人之所能料然人臣挾私意以進退人亦安往而不誤哉

人臣之賢不肖誠有疑似而不可知者至以成敗得失論之則較然章著雖至愚亦能辨之矣盧杞之相德宗自始至末曾有一言一事之不悞者乎李涪請領徐海沂三州不許則三州爲李納有矣王武俊殺李惟岳不得節度則與朱滔田悅比而自稱王矣忌

卷四

六

張鑑出之鳳翔鑑見害而鳳翔叛矣惡顏真卿出之淮西真卿見害而希烈反自若矣保朱泚不反而泚果反矣譚崔寧通泚殺之而中外稱冤矣尤可恨者兵過陵下何以謂之震驚使孤危之援軍潰而自退破賊入朝何以謂之留連使勤王之功臣忿而附賊杞之悞種種如此而猶不覺其奸既廢而猶思用之如此昏主真古今以來一人而已

方德宗用兵兩河時陸贄言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昏惡隳虜

觀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未審陛下何以禦之蓋涇卒未亂贄已預見其必然矣帝重桑道茂之先見而不重贄之先見何哉

異哉李鄴侯之爲人所遇者亂世也所事者昏主也又猜主也所與比肩者逆豎也奸相也所當之事則劇賊悍帥與人主父子兄弟之閒所不可調停之事也然而格言諠論宗社賴之賢者賴之不與人爲難而卒能以智自全古來智士無其匹也唐史以家傳出於其子繁繁又無行多掩其美而獨以神仙爲識

卷四

七

最爲無識賴溫公表章之繁雖素不檢然名臣子以方畧捕盜非有大罪舒元與以宿憾殺之尤爲可恨元與他日之赤族恐不免爲繁所笑矣

顏真卿既爲李希烈所留張薦請以希烈母及妻祖母妻妹真境上以易真卿疏入盧杞持之不報俄當時無助之請者通鑑不載此事薦三使絕域占對詳辨朱泚反詭姓名匿城中著史邇先生傳德宗欲再用杞上疏極論其入可想也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受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讀史商語

卷四

八

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然則向之借商錢稅間架除陌錢得無可已乎向之以構飯菜餽餉湮卒得無已甚乎當時主計之臣殆罪不容誅矣

唐宰相之誤國者曰李林甫盧杞而吾以爲有一人焉兼二人之罪而有之特幸而未成張延賞是也尚結贊之請盟李晟柳渾韓遊瓌皆以爲不可而延賞力主許之延賞非真以爲可直欲成晟之罪耳平涼

之役使渾瑊不免遊瓌不以邠寧軍趣柏泉李元諱李觀不列兵伏險則吐蕃復入長安矣此與杞之譖懷光使之附賊者何異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叔明之子昇私侍郃國公主發而殺之可矣必曰公主爲厭勝計以動播東官使非鄴侯以身家保之則順宗儿上肉耳此與林甫之危肅宗者何異由今觀之三人之罪有間而當其造意之時不爾也豈可嚴盧李而寬延賞乎

李少良陸珽劾元載詔張延賞問狀稱疾不敢鞠少良等得罪死令狐彰與李岵互相訐奏延賞時爲河

卷四

九

南尹異彰留岵表不使通岵亦坐死史稱延賞窮於伎何其巧於伎善人而拙於伎奸惡也

馬燧敗田悅於洹水悅走魏州其將李長春拒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得入已而悅與冀趙連和燧之力非不能取魏也亦非真與抱真隙也直是不欲盡賊耳當時諸將智謀實無出燧上者祿山未反而知天下將有事既反謀覆其巢穴與回紇使接而知懷恩之將亂皆過人遠甚獨其見朝廷賞罰不明

有鳥盡弓藏之慮其破賊常留餘不盡之技吐蕃嘗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此雖用間然實燧意中事也李晟智而忠馬燧智而巧渾瑊智不如人而謹勝之此三人大畧也

李輔國元載之罪鄴侯無一言及之獨於張延賞之危順宗則直發其奸又請復所減州縣官明與延賞忤鄴侯之受知於三宗非有異也又非畏李元而輕延賞也蓋肅代昏而懦鄴侯雖言之一時必不能決而奸狀暴著昏者亦有時而明不如俟其自悟德宗昏而懷明白言之猶有一隙之明不言則一誤永誤矣此鄴侯之智所以不可及也

讀史商語

卷四

十一

德宗以陝州之耻不肯與回紇和鄴侯諫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晏勞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邀臣至其營肅宗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當此之時臣不敢

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鄴侯意在和回紇以攻吐蕃故及此然實正理也當時代宗事不遠少華輩何不一依故事而乃徑造之真孟浪矣使是役以子儀副雍王則豈有此事乎

陽城張建封鄴侯所薦也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獨臨終而薦董晉實參不滿人意晉爲相無可見不久罷去及爲宣武節度單車入亂軍擒鄴侯惟恭極類鄴侯入魏事其智畧有足多者常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議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可謂至言使久在

讀史商語

卷四

十一

位豈非名宰相乎實參史言其專權納賂然未相時頗有一二強直事其死也乃出於宦官恐亦非貪人也

唐中葉而後以爵爲賞諸將至封郡王者不可勝數吳少誠以荆南牙門將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李希烈以聞封通義王烏承恩爲史思明所殺弟承玘逃歸封昌化王此二事尤爲激恩當時如李郭等皆屢戰有大功然後得爲王少誠等得之易易乃爾亦可

以見朝政之謬矣

汾陽王宅爲法雄寺北平王宅爲春城園扶風王亭館亦籍入官唐自天寶以後宇宙再造皆將帥之力也骨肉未寒而籍入其家不亦異乎北平子爲中官所逼取困窮以死諸子無室廬自托而上曾不一省何惟乎諸將解體而河北之寇畢世不平也

古云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亦有不盡然者吾觀肅宗自爲太子爲奸人所危靈武之役於干戈中草創朝廷代宗與李泌參議政事與郭子儀收兩京不惟歷

讀史商諸

卷四

三

緣深而且有師友之益德宗以元帥討史朝義爲回紇所辱奉天之時困於圍城豈不可謂殷憂多難乎乃愚述下劣曾不少進德宗懲奉天之窘專意聚斂末年遂無一事稍可人意者可謂下愚不移也已叔文之黨史書詆之備至耶禹錫宗元自辨不過謂爲叔文所悞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以史考之順宗初立貶李實赦通負罷進奉追逐臣此皆善政之可紀者其他不聞有過舉也而其尤要在罷中官典兵據實而論叔文何罪焉叔文之罪在順宗

抱危疾身輔政內禪之舉不出其意以故憲宗惡之

以范希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人惡之拒韋臯三川之請而臯首攻之然後裴均嚴綬素爲中人鷹犬者和之以至一敗不振試平心論之主上有疾遽戴太子而汲汲內禪此爲國家乎抑爲富貴乎德中人之戴已父肉未寒而殺其用事之臣旌父之過以成中人之勢吾不能爲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藩鎮之勢橫矣然未有加於大臣大臣見逐於中人藩鎮自叔文始唐末之事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人藩鎮稱快哉叔文等旣爲天下所棄禹錫宗元有所難言而竊不免復起之望欲當事者以爲從寬之其實并叔文亦非有罪也史書所謂謀議唱和汲汲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皆以虛詞裝點罪狀明乎作惡之詞也而讀者不察類爲矮人之觀惟文宗每與鄭覃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韓愈當時居人耶此語在當時的爲可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祭章執誼文疑順宗實錄不實雲麓漫抄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來弇州先生

讀史商諸

卷四

三

焦太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爲人所疑久矣余因前人語而反覆之敢以質之持平者

東坡嘗議柳子厚爲呂溫墓誌言溫卒道衡二州人哭之爲誕妄又言溫爲裴延齡壻豈有正人肯爲延齡壻者按子厚所稱有無未可知然溫在二州有善政則正史亦言之婚姻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崔無詖爲蕭至忠壻不害其爲忠義也坡公此論無乃作惡太甚乎

杜黃裳爲河南尹召河南尉盧坦謂曰某家子與惡

讀史商語

卷四

十四

人遊破產盡祭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厚遇坦如坦所言則吏治皆可廢乎坦爲小官不得不以此自表異黃裳因而取之要之非通論也

新唐書杜黃裳傳言憲宗討劉闢黃裳建言宜專委高崇文勿置監軍宦者劉貞亮傳又云高崇文討劉闢爲監軍崇文傳言闢以李康來求雪崇文責其失守斬之貞亮傳又云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舊史惟

黃裳崇文傳同此貞亮傳無監軍事初讀頗疑新史刺謬及觀白氏長慶集論吐突承璀狀云高崇文討劉闢以劉貞亮爲都監意黃裳曾建言而當時未之用也此語在憲宗朝定不妄景文用之極是但不應并存舊史以悞觀者耳至於斬李康事又不知何所本然周寶嘗以李康之斬爲高駢家事此語亦在當時恐不出貞亮也

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

讀史商語

卷四

十五

得乘間弄威福上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耶吉甫當時何不對曰德宗時亦有宰相再三執奏如陸贄者然不久即斥去臣下忠直者本自難得加以摧折無怪乎唯諾者之多也使李絳在必辦之矣吉甫素不能諫諍宜乎其默然也

使憲宗不怠於爲治又假之以年能平河北乎曰不能何以知之曰以當時之事知之淮西三州之地耳四旁皆州縣無黨援相助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

年然後克之夫河北之事與淮西難易不啻相萬也豈易言哉曰非謂用兵而取之也憲宗厭代不期年而王承元劉總相繼歸命使以處弘正者處承元而用劉總所以處盧龍者則河北定矣曰似矣然非長久可恃之道也河北之叛不盡出於將帥皆士卒爲之也觀承元之去成德諸將號哭不從承元至徧拜諸將而後行田布再入魏博將士劫之使用河朔故事不從竟不能用一人而死則當時河北之人心大畧可見矣弘正承元之後復有弘正承元則可不則

讀史商語

卷四

六

不爲下所推即爲下所殺耳且憲宗未嘗不誤也討趙而屈則赦之再討而再屈則又赦之如此舉動河北之人固已窺之何畏而不反然則處河北當何如曰弘正等雖歸命於善後之策未講也善後之策無如劉總使用其策則盧龍可平行之既安則弘正承元亦必效之河北庶乎可有也

人臣立朝於人我是非間甚不可以成心與也李吉甫拜相感泣謂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日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

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垪疏三千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然則宰相以進賢爲事與垪之爲賢吉甫亦既知之矣乃因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泣訴於上致僧孺等久不調并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覆策學士裴垪王涯皆罷之此於思進賢初念何相背謬也其後二李遂成深讐各立黨與以相排擯互有申壓而其禍卒移之國家然其原起於吉甫一念耳由今觀之是非人我果安在耶

讀史商語

卷四

七

憲宗用吐突承璀將兵諫者不一人而李鄴與焉後承璀監鄴軍互相敬憚承璀薦鄴爲相鄴耻之固辭位鄴之賢無論矣即承璀此事恐後之大臣中不多得也

憲宗出吐突承璀上疏爲承璀訟寃者李涉也與茅彙爲友李遂吉令彙陷武昭與彙偕流者亦李涉也豈即作詩贈盜者乎何其言行之相背耶

白居易在憲宗朝言牛僧孺等直言不宜斥外王鈺以進奉求平章不可許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李師道田季安名爲進兵實與承宗通不可信穆宗討幽鎮

居易言王師無功由節將太衆請用李光顏裴度二帥東西夾攻罷諸道軍不可用者魏博兵尤不可用宜令田布速退尤切中事機使當時用其言幽鎮或有他隙可乘田布不死河朔不至盡陷也如樂天者真有用之才也哉

劉濟貪節度之位違弟濰約而授其子以爲父子親於兄弟不知殺之者乃其子總也總爲子則弑其父爲弟則殺其兄此豈知有君臣之義者其歸命朝廷直自知罪大懼爲將士所圖耳獨惜其去鎮時奏分

讀史商語

卷四

六

所屬爲三道擇麾下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勢分則易制伉健之徒別開功名之途則無與爲亂此其爲一方善後之策甚善當時田弘正張茂昭雖能束身歸國實未嘗有此遠慮惜宰相無人盡違其策以致朱滔之燼再醅終唐之世盧龍竟不沾王化也惜哉

李師道之反賈直言冒死諫者二輿輒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繫以獻劉悟欲殺監軍直言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

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悟薨子從諫匿喪欲以悟表求知留後直言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匪細祇以張汝之故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是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乃發喪噫直言事三帥終始一節真不負直言之名一不用再用其禍福亦昭然較著矣

孔戣元稹皆嘗奏罷明州歲貢蚶蛤戣奏在憲宗時稹奏在穆宗時豈其罷而復貢耶通鑑載戣事而遺稹當是以人抑之耳

讀史商語

卷四

九

韓退之上表欲燒佛骨天下聞而畏之既至潮以表謝自陳狂慙之罪輿潮之遠惡其詞哀苦因自言文章之美宜論述功德勸帝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願奏薄技窮思畢精以贖前過覺生平挺直之氣一朝頓盡吾未見剛者孔子真不吾欺哉○元和中進士試禮部者鉤校苛切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唱名乃得入符元與上書言宰相公卿皆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此語最知大體今科場之苛切更有甚於此者不知元與

見之當何如也

李愿初爲夏綬銀宥節度使徙武寧鳳翔又徙宣武性奢侈賞勞既薄又峻威刑軍亂踰城走其家死焉貶隋州刺史復拜河中節度使荒侈如故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貨隨賂遺輒盡尋卒其生平如此無論非高隱且仕宦至死恐一生未嘗至盤谷也不知昌黎之文何以云然豈君子偕老之類乎

元稹於憲宗初年上教太子召宰相講庶政次對羣臣復正牙奏事等事爲御史彈劾十餘事又坐與內

讀史商諸

卷四

千

侍爭貶官其直節卓然一時及穆宗朝乃因崔潭峻薦得知制誥與魏弘簡相結求爲宰相而沮裴度何其謬也豈非功名之念重一經摧折遂選懦而不自振耶夫以稹之才當憲宗之世一貶至十五年不復向用苟非聖賢能無改節乎吾不能不致憾於憲宗矣

穆宗時以兩河畧定密詔天下鎮兵歲限十之一爲逃死謂之銷兵籍卒聚爲盜悉爲藩鎮收用者蕭悅也劉總藉幽薊豪銳不檢朱克融等送京師願得官

自効皆抑不與還遣之鎮不數月克融作亂者崔植也考其生平儼猶潔不苟之士植則強直議論之人也幸相須有才識爲天下消未然之禍如二人者行雖高議論雖有餘何救其誤國哉

唐之臣下得罪者出爲藩鎮刺史或分司東都甚者遠惡州司馬司戶極矣宋之臣下得罪者出領郡或提舉官觀甚者以虛銜安置不得僉書公事極矣唐時士大夫多家東都宋時隨地有寓公皆依祿爲養耳計仕於其時自牽絲以往蓋無日不稟於縣官此極有深意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竭一生之力以博一官有故而去多非少年度必不能復效齊民作活以虛名稟之此亦田子方養老馬之意也國家不能養士使士分服官之力以爲自養計亦安用此士爲哉

李夷簡劾楊憑奸賊不法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權德輿稱之於朝夷簡遂表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每讀此嘆一事而得三賢然史又載楊憑得罪王仲舒

讀史商諸

卷四

千

獨屢存之貶峽州刺史豈即夷簡所爲耶仲舒嘗諫用裴延齡爲觀察使多善政夷簡能容晦而不能容仲舒何也

錢徽爲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本給刺史宴飲贈餉徽以貸貧民租畝爲永州刺史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市糧賑民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嘆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嘗惟當時士大夫所在置酒倡樂不知何從取辦觀此二事可想見矣士生其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間欲作循吏不亦易乎

文宗患王守澄等專橫與宋申錫謀除之申錫泄其語守澄知之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守澄奏之上命守澄捕申錫等於禁中鞠之夫著所告都無影響且不告於他人而告於神策之屬其故不已昭然乎乃使守澄鞠之何也及廷臣屢請付外覆按守澄乃奏請止行貶斥於是貶湊爲果縣公申錫開州司馬夫申錫果謀立漳王其罪何止於貶不然又何以貶也此事與京房王章大類每讀

至此使人忿忿

文宗讀書至閣弑吳子餘祭問關何人耶許康佐畏中官不敢對帝後問李訓對訓因爲帝言君若不近刑臣之義訓非其人耳其對帝未爲謬也如康佐畏中人而使人主不辨經義此豈人臣之義哉唐書列之儒學傳若重其明哲者此何義也

訓注之用當時力言其奸者惟李德裕耳陰與之結冀得其力者二李也帝初官訓鄭肅力爭爲喻止之者王涯也始漏宋申錫語以免注繼而誣德裕與漳王圖不軌爲訓注報讐者王璠也誣德裕無罪因而罷相者路隨也德裕被逐二李亦繼之二王則舉族爲殉隨之免相乃免死璠之代相者乃代死也比匪者亦何利焉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李贊皇論甘露之變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注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轉精兵其死宜哉按此即元載用崔昭結皇甫溫周皓以圖魚朝恩之意實良策也然亦安知非此輩鑑朝恩覆轍厚

防諸將使不得與南衙交通故注計無所施耶噫
宋申錫訓注事乃知元載亦一能人也

李贊皇之相業唐季無兩弇州先生以此裴晉公而稍昂之其論當矣至其爲人論者猶致不滿以爲不能釋憾解讐不知此固有之然亦不盡然也仇士良以武宗之立非宰相意勸帝誅楊嗣復李珣戶書杜悰見德裕救之三人皆牛黨也使以私怨行之立釐粉耳乃與同列上奏引劉晏宋申錫事爲戒至於伏地不起楊李得全僧孺二李能之乎二李之惡極矣貶之未可謂私白敏中令狐綯皆二李黨贊皇引用不疑而卒受其禍憾自不釋仇自不解耳非贊皇之罪也

讀史商榷

卷四

三

劉湛附彭城王與殷景仁相讐諸附湛者相戒無過景仁獨庾炳之往來兩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方兩人之勢如水火豈有一人而皆得其歡者此理之所無所以然者固炳之奸亦湛之愚耳惟白香山處朋黨之世與元稹劉禹錫善而舉世不得以黨目之雖不爲李贊皇所喜而亦不爲所伐則

以其中懷淡然非世味之所能累也思其人令人有願爲執鞭之想

穆宗大漸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太子雖少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讀此數語不愧爲汾陽王孫矣如此賢明之后而宣宗修生母之怨使不得善其終不合葬不祔廟真梟獍之屬也白敏中爲宰相不能爭反罪正言之王皞論不容泯滅也

讀史商榷

卷四

三

會昌中處置回鶻一事最中機宜初盟沒斯內附審其非叛將也而受之已而遣使齎詔訪問太和公主兼察盟沒斯情實及烏介可汗以公主屯德軍境上上表借振武城上遣使慰問張米二萬斛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借城前代無有此比回鶻嗣是侵沒求宗無已然猶賜詔諭可汗諭公主再三烏介不去帥衆逼振武然後出兵擊之可汗走石雄迎太和

公主歸蓋回鶻已破公主爲黠戛斯所得烏介立奉公主挾之度磧借名以爲寇於中國耳此而不擊何以靜邊然而論之再三不得已而用兵不失故與國之體可謂恩威兼濟者矣宣宗之詔曰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遂加殄滅噫以苦心爲罪案以賢輔爲奸臣使人撫卷長嘆

人主之心不可有先入之見紫於其中宣宗非聰明敏察之主哉獨其爲生母所惑誤警嬪母以爲殺其父視穆宗以下皆其深讐而修怨於武宗尤甚欲討

讀史商語

卷四

五

弑父之賊而身自弑其母李德裕功在社稷廢而殺之而用白敏中令狐綯是殺驥驥乘跛驢也好摘發隱伏以爲智而大奸在肘腋閉目搖手而畏之非特畏之直是德其立已而已方士之藥其害章章效而尤之不顧也補留之際不立長子不見大臣獨以第三子屬內侍而定策國老之勢成謂之明主果明主乎哉

憲宗崩令狐楚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備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罷爲觀察使宣

宗即位問宰相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官避去惟山陵使攀靈駕不去誰也對以楚求其子綯召對悅之後遂以爲相夫刻減工直大罪也風雨不去小節也取其小節忘其大罪宣宗亦過矣楚嘗附李逢吉逐裴度忌武儒衡其相也皇甫鐸薦之而楚所薦者蕭俛也據實而論賢耶否耶

宣宗嘗謂章澳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卿爲撰一書澳取十道四方志軸次題爲處分語帝用之聞者驚服夫四方利病人主誠與大臣侍從

讀史商語

卷四

五

留意講求奚患不周知若令臣下代撰記憶以圖驚人何其無味也政如空腹秀才記一兩段類書自詫有學問寧免識者之笑

人主以一偏之見取人未有不失之者宣宗以令狐楚故用其子綯以牛僧孺故用其子叢綯之爲相也縱子納賄既被發而猶爲之辨鎮淮南不能用李湘之言討叛卒反遣人慰勞給芻米養成徐州之亂喪師於泗州又遣人說龐勛許爲請節叢爲蜀帥南詔借蜀王廳留止叢欲許之蠻兵未至豫焚城外民居

卒爲亂賊所逐其明效大驗乃爾使贊皇公有知得無齒冷地下乎

秋仁傑舉其子韋貫之舉其弟高元裕舉其兄皆以稱職聞唐時猶有古意貫之爲監察御史舉弟繹自代事出廢寮尤奇

韋綬爲翰林學士德宗幸其院綬方寢或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乃以韋妃蜀襖袍覆而去君臣之間恩遇如此然綬以在禁廷憂畏得疾戒其子溫不得任近職不知所憂畏者何事也

讀史商語

卷四

元

劉禹錫謂張九齡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開元良臣而卒無嗣然九齡碑誌及宰相世系表皆稱有子禹錫去九齡不遠不應緣戾乃爾疑九齡實無子碑誌所載乃嗣子未可知也但世間忤心者不皆無子眞忤者又不怕無子耳噫善地未必佳醜地未必惡自元和初至於會昌長安貴人不啻滄桑幾變彼武元衡王涯賈餗者豈瘴癘能殺之哉而唐天子服金石求長生生愈不長至此亦四易位矣獨再起再斥之禹錫猶然無恙於江湖之正禹錫之所得不知

與長安貴人孰多何必造爲是說恐喝忤人冀其援已也

通鑑載懿宗欲以請鄆王監國奏殺當時宰相無名者杜棕力救得免容齋隨筆以爲懿宗即位宰相四人至此三人已罷去惟蔣伸尚在畢誠杜重權乃懿宗所用不應亦在當誅之列疑此事爲虛此論甚當考棕生平別無善狀鎮淮南時歲饑民流漕渠遺米自給取陂澤焚蒲實皆盡棕更表爲瑞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如此人亦決不能回主怒救同官者也

讀史商語

卷四

元

蕭倣諫懿宗疏云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胡註以爲佛滅度後諸天諸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表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此語甚悞大率佛書稱滅及滅度者非謂身後謂生滅妄想滅盡一眞湛然如所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倣意謂佛教以空寂爲殊勝帝王不宜留心耳大率儒者患在不解佛書而好以已見附會之此亦其一也

懿宗時士大夫深疾宦官建州進士葉京嘗與宣武軍晏識監軍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於塗馬上相揖謗議譴然遂沈廢終身然楊收與中尉楊玄价叙同宗相結遂得爲相杜宣猷爲宦者祭墓得觀察使不聞有非之者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士大夫持論往往然耳

韓弘韓充之帥宣武也一誅將士奸亂者一并其家逐之皆不過二百人而一鎮不復爲亂終其任此御亂軍法也軍士之亂豈其盡以而然蓋有爲之唱者

讀史商榷

卷四

三

去其唱者其餘自定矣徐州軍逐溫璋使以二韓法治之常亦易定耳命王式爲帥帥忠武義成兩鎮兵以入殺銀刀都將等至數千人不已過乎未幾而麗助以戍卒叛歸勅赦其罪叛卒不信招集銀刀竄匿者爲亂連數道之兵而後能破之黃巢嗣是起而土崩之勢成天下事處之一失策而其禍有不可言者此是矣

李景莊之母嘗因墻隙得錢盈船祝曰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

掩而築之可謂賢母矣然以景莊不第屢撻景讓其爲弟關說其貪功名之念蓋有甚於貪錢者景讓雖屢受撻不敢效人求關節可謂孝子矣然勸宣宗遷穆宗以下四主出太廟其貪自己之功名蓋有甚於貪弟之功名者噫是母也宜其有是子也

玉泉子載路巖事謂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平日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辭其實未然也按巖附會韋保衡以公主薨故殺太醫貶劉瞻鄭畋親吏

讀史商榷

卷四

三

邊戚其家可佐軍與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豈可謂無罪尤可恨者奏請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此惡人之無識者豈盡雷同者爲之耶玉泉子嘗以劉瞻爲不足譚此又爲巖解嘲明是當時不公之論也

玉晨鐘韵上空虛畫戟祥烟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鄭畋爲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也陸務觀識其熱中於地今以史考之畋爲學士草罷劉瞻制曰安數畝之官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饋

惟畏人知路巖韋保衡惡之貶梧州刺史以此觀之
敗非急於功名人也詩人托興或別有在且急於作
相者必不形諸詩務觀可謂失言矣

彭樂爲高歡將追宇文泰泰謂之曰癡男子今日無
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還慕容紹宗追侯景景使人
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劉巨容敗黃
巢巢渡江或勸巨容窮追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
以爲富貴之資此三人者皆同一見其後樂以反誅
紹宗溺水死巨容爲田令孜所殺富貴果常在耶

讀史商諸

卷四

三

王筠自云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
諷常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
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並自抄錄未嘗假人手柳仲郢手抄六經司馬遷班
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抄他
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
精真無行字古人之爲學如此自印板書行學者類
多齒莽無此專精之學矣

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監其軍鄘性剛嚴與

承璀互相敬憚承璀歸引鄘爲相鄘耻由宦官進至
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明年固
辭相位罷鄘之孫谿昭宗朝拜相崔昭緯使劉崇魯
劾罷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明年復拜相昭緯召
邠岐兵赴闕王行瑜言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
未許是日行瑜等殺谿於都亭驛噫引之而不屑就
陷之而不知避李氏祖孫不亦異乎

史稱黃巢敗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恐昭義等諸軍
分其功乃悉奏遣之巢勢復振此一段未得情實不
讀史商諸

卷四

三

免爲駢所欺駢實不足以辦賊其奏遣諸軍即劉巨
容之意恐賊盡已不得自擅耳駢之始雖立戰功然
未嘗見大敵幸而取勝其技實平平顧好爲大言當
時盲宰相惑之以爲緩急可恃然駢實自知至此不
過欲保境內作偏霸之局而已身爲都統曾無尺寸
功又散遣諸軍幸國顓沛以圖割據駢之罪不知與
巢孰重輕也死之日纔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
瘞僅餘一孫不克葬暴卒豈非太宗之靈殛之乎
黃巢之亂諸將不能支李克用兵至而巢遁旣而逼

大梁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復引兵破巢還師至汴而全忠夜掩殺之此何理哉使僖宗稍自振因克用表下詔暴全忠罪詔鄰道助克用討之全忠方殺亡之不暇豈能有所肆哉乃以大冠初平方務姑息優詔和解之自是克用怨朝廷不肯爲用而全忠知國家無奈我何遂一意吞併矣獨性克用之強可以得志於全忠一請不得至再至三則自行其意可也方全忠之困於秦宗權何不遽兵之夫王重榮王珂之親何如殺身之仇李茂貞韓建之才何如全忠之

讀史商諸

卷四

高

可忘稱兵犯闕與誅不義諸侯其名孰美惡同一非帝命也舍此而爲彼吾不得其解已而全忠得溜青兵能自奮克用且自救不暇矣讀此可爲頓足唐末諸將惟高仁厚最賢其破阡能敗韓秀昇取楊師立皆有方畧且不好殺使居方鎮當是一時賢將惜其托身非人爲陳敬瑄所用而卒爲所圖令人扼腕

初讀崔昭緯之害杜讓能排李谿與谿之銳於作相嘆曰揆地之相軋由來久矣但此時宰相處庸主強

藩逆閹之間進不能有所建立退有性命之憂有何好而害人以爲之況乎曷嘗以爲之及觀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及母憂去位日爲債家所譟遣人詣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起復不覺笑曰原來只爲此耳噫如鄭榮者豈不賢乎哉

方全忠有事克鄆李克用假道魏博以救之使羅弘信許之則克鄆不舉克鄆不舉則全忠之勢未盛也乃信其謬爲恭敬也爲之力障晉師克鄆亡則次及河北耳然魏亦勁敵全忠未易一噉而盡也自紹威

讀史商諸

卷四

主

引汴師夷滅牙軍八千餘家魏遂不振而諸侯亦更無能抗全忠者矣洪容齋嘗性全忠起於汴非有地利而能吞嚥中原不知全忠之結魏正其巧於得地利也噫全忠之有天下也以魏後唐之滅梁也亦以魏人巧固不如天巧哉

全忠之歸唐也王重榮生之未幾而取河中卒殲其族其再困於黃巢也李克用救之未幾而謀殺之其又困於秦宗權也朱宣朱瑾救之未幾而攻覆之并其妻而辱之如此人而羅弘信以其厚已不早與河

北合從使得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世之愚未有如弘信者也

王行瑜跋扈諷朝廷加號尚父及爲李克用所攻登城泣語甚哀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尚父之號翻爲笑端憶郭汾陽號尚父李輔國王行瑜亦號尚父人重官耶官重人耶

唐末羣雄並起其人皆庸才使朱溫得以狙擒之雄盜弄神器然亦未始無術也當時可與溫抗者惟李克用耳而不知大勢自兵興以後藩鎮之勢常抗天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子朝廷惟視其強盛則與之克用不知攻取以自廣爲王重榮則犯關爲王珂則又犯關疲頓兵力而河東無一成一旅之益溫則不然自免於宗權之難惟汲汲焉吞併以圖廣大取洛孟取蔡取徐取兗郭取河中而河東僅僅黑子著面能自完足矣一得天子則議禪代焉誰復有能制之者使克用早以其兵力蠶食河北以自廣溫方自救不暇而况敢篡位乎然則克用非溫敵乎曰非也溫自爲羣盜時即有窺伺大物之意克用初不欲叛唐不過欲爲藩鎮之雄

其嘗抗王師彼習見河北故事撫之則順命奪之則衛命以爲此藩臣之常耳再犯關庭彼直以爲桓文之舉無他腸也溫既篡王建遺書請各帝一方克用復曰吾於此生靡敢失節又嘗謂其子曰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威鎮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文誰能禁我顧我家世忠孝誓死不爲此皆實語也克用可以取天下而不爲其後人卒能滅梁宜哉

克用可以挾天子而不爲吾嘗取其說矣然自謂誰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能禁我則未究其害也溫之篡唐大河南北無足爲難者河東欲抗而無其力吳蜀能抗而無其心故梁得以僞位終其身耳使克用遽挾天子關東諸侯無一非其敵吾恐朝募而兵至城下李茂貞韓建之覆轍具在也克用能一朝居乎然則爲克用者何如曰乘汴人未定而急覆之退還河東益治兵以伺諸侯之變雖謂之真桓文可也

李茂貞嘗上昭宗表云今朝廷但觀強弱不計是非約衰殘而行法隨壯盛以加恩體物鎔錐看人衡續

然他事猶可也。駕在鳳翔，以茂貞子侃尚平原公主，及歸，令朱全忠與茂貞書，取之。茂貞遽歸之。公主下，降可視人盛衰，以爲去留耶。此千古笑柄也。

劉守文之討守光，討囚父之賊，非討其弟也。兵乍交而遽呼於陣曰：「勿殺吾弟，不已過乎？」然而其志亦可憐矣。守光得守文而殺之，不旋踵，是何其立心之大異也。死等耳。死於弟與荷校而死於晉王之廟者，容愈乎？噫，方仁恭之歸晉也，幽州一亡，將耳使之一旦有幽州者，晉也。俄事全忠而背晉，俄又以圖魏也。而讀史商語

卷四

三

并背全忠，此豈復有人心哉？身囚於逆子，殺其賢子而與逆子同死於晉，則固幽州爲之累耳。天之報仁恭，固不爽也。

懿僖之間，南詔何恃驚不恭甚也。僭號犯諱，請公主和親，稱弟不稱臣，諸道之援卒四至而成。都時岌岌焉。及王建有蜀，斬山行章，斬三王之漏軍事者，而南詔不敢窺塞。唐以天下之力守蜀而不足，建以蜀守蜀而有餘，何相去之懸也。則當時將帥之罪耳。吾以此而知邊將得人不在乎竭天下之力以奉之也。

人之強力銳氣，全不足恃。即此一人之身，蓋有前後兩截。判然不侔者，以朱全忠之狡悍，在兵間三十年，所見大敵多矣。奮其盜賊之智，權強爲弱，以至羣雄略盡。稱帝中原，身率五十萬衆，以臨太原，即使兩軍相對，勝敗出於意外。猶當整衆以退，善敗者不亡可也。史建瑭等以數百騎爲奇兵，以撓之，遂至大駭。燒營夜遁，蓍之耕者，得以鉏耰逐之。此何以故？即全忠老諳其軍中更無一人知兵者乎？蓋鐘鳴漏盡，氣衰志怯，非復向者之全忠而謀殺無常羣臣，亦更無敢

卷四

三

以軍事諫者矣。噫，人以其強力銳氣爲可常也乎哉？

○王建爲田令孜養子，卒殺令孜，建後所得諸將，更其名爲養子者多至數十人。豈名姓一改遂爲眞父子耶？然養子中，宗佺以忤唐襲死，宗滌以賢見忌而死，其他以罪死者尚多。元膺乃其眞子，亦以忤襲死。建於父子之情可知。已最可笑者，宗弼嘗泄建語於顧彥暉，其人易知也。建獨親之，卒賣其國於唐。噫，令孜有知能不笑建於地下耶？

張永業謂晉王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沃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噫大哉斯言自古以來惟文王能行之惟荀文若能言之而承業遽見及此其賢乎哉承業在唐不過一監軍且嘗詔斬之及唐之亡士大夫無能有宗國之思者而承業議立其後不受莊宗官爵但稱唐官以終莊宗稱帝一疾不復起唐之純臣未有過承業者也

劉鄩王檀皆嘗用奇兵襲晉陽而皆不勝一有備一

讀史商榷

卷四

四十一

無覺故也及張文禮以鎮州叛晉遣使求援非用奇一大機會哉敬翔謂若不乘此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是也而趙張輩以爲強寇迫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文禮不知救文禮正所以拒晉也他日晉人一用奇而入東平再用奇而入汴豈拒之不力之罪哉

莊宗旣破梁段凝等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鵬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靈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與巖等同斬於市疑以賂

巖等代王彥章莊宗入汴望風迎降纔得不死便爾開口黜僞梁要人獨不思自己爲僞梁何等人乎而莊宗聞其言亦了不之怪當時國事可知矣

莊宗以李嗣源策入汴牽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父子共之同光二年嗣源表其子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帝怒曰軍政在我嗣源安得爲其子請斥從珂使戍石門前欲與之共天下後并一官而各之不亦過乎嗣源之生心也諸將士之解體也固不待崇韜友諒之死不待欲盡誅魏卒之日矣

讀史商榷

卷四

四十二

段凝降唐賜姓名李紹欽諱事宜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夫疑爲梁將不赦莊宗入汴凝所將精兵猶五萬率以降此莊宗所親見莊宗又素知兵者好人乃敢於欺罔乃爾况乎人之賢不肖不如用兵之彰著人主之知人又非若莊宗之知兵者乎其欺罔也不亦宜哉

國家紀綱法度苟一壞之其陵夷之勢有莫可底止者唐末兵驕將帥廢置出自軍中節使視其士伍不異驕子而僚佐之苟得無耻者又陰收士心冀其戴

已每易一帥至傾府庫爲賞已而中人以禁軍之勢爰立天子亦傾府庫爲賞則夷陵自下而上至同光長興清泰之世以天子爲奇貨數爲流言以要賞急則賣之於敵而又以取賞嗜其甚矣高平之戰世宗稍稍振厲而天遽奪之亂源尚在北宋祖其孰與社此宿寇者乎

安重誨謀去潞王不克得罪死其後潞王果反歐陽公以爲使明宗有知有愧於重誨是不然潞王雖卒反然其初非有罪也且重誨豈真爲明宗計哉彼見

卷四

三

當時天子惟強有力者爲之明宗春秋高嗣子弱方且竊弄威福一手握朝權其謀害潞王不過剪除碍手之人耳從厚明宗親子也惡而出之從璨明宗姪也忌而殺之此豈亦預知其反耶惟潞王他日之反偶如其言而重誨死又不以其罪故歐公從而與之原情而論殆非然也

明宗末羣臣議立太子泰王從榮謂宰相曰諸公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耳彼見夫當時天子非握兵不可得也然從榮帝長子王淑妃孟漢瓊非大奸

一旦有故度不能舍泰王而外求君自爲元帥益驕縱與廷臣爲仇主上不豫急急爲欲以兵入朝卒爲漢瓊等誣以反而殺之是使從榮不得爲天子且殺其身者此兵也其父以兵得天子其子以兵殺其身曷足怪乎

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元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莊宗崩逃去卒被執見殺歐陽公嘉其節而譏其逃余謂以反聞是也殺其子過矣從璟之行莊宗實使之而明宗之成敗初不係乎從璟之死生行欽嘗爲明宗養子獨不可活其子乎噫行欽嘗事劉守光守光因父殺兄皆行欽爲之此其人豈可以大義責乎譬之於狗得食則爲之噬耳然亦異乎立其朝而不事事者矣

安重誨在明宗朝知潞王必爲它日之禍銳欲除之似矣第爲重誨計當爲帝言潞王年長數將兵有功方今天下大勢在握兵陛下魏博之事是矣異日恐不利於冢嗣宜令王解兵明宗未必不悟乃劫楊彥溫令叛因以爲潞王罪比帝欲生致彥溫又劫藥彥

稠令殺之以滅口此豈人臣事乎顧是時彥溫雖死彥稠猶在帝試詰所以遠詔之故則重誨之橫立睹然卒於不察雖不誅澹王亦不罪重誨則明宗之不明奸人有以窺之他日秦王之禍孰謂非帝之自開其隙乎

王晏球爲梁將禦唐無功莊宗入汴乃降及爲明宗取王都被契丹援兵如拉朽然自中國多故將帥得志於虜未有如晏球者也契丹既退諸將欲乘勝取都晏球獨不動卒以待久弊之用兵凡十月軍中不戮一人當晏球降唐人孰知其將略如此乎自古無必勝之將惟在朝廷用之何如耳

楊行密之初起甚微弱耳孫儒以五十萬之衆臨之卒被擒梁兵來大敗之朱溫自來又敗之已而田頌安仁義叛於肘腋皆次第削平此其才智豈淺淺者使在中原與朱李對壘未知鹿死誰手惜天不假之年耳葛從周麗師古梁名將也皆讎於吳王茂章爲吳攻梁則勝爲梁攻吳則敗則將將者之方略可知已歐陽公謂吳之勝梁適與其機會夫機何以屢會

讀史商語

卷四

留五

也何待行密之薄哉

劉贊幼時其父玢衣以青布衫襦飯蔬食於床下而自食肉曰食肉君之祿也爾欲之可勤學問吾肉非爾食也夫教子學問可耳何必以衣食款之贊後舉進士爲泰王重榮傳忤重榮重榮以兵入朝指口譽期誅府寮忤意者重榮死朱弘昭欲盡誅贊等馮道救之得免然猶徒惡地終身當是時雖布衣蔬食而食於床下將其心焉使玢尚在亦應悔其教子之悞矣自國家以科舉取士人皆以學問得官爲究竟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出乎此而曾不自知其悞豈知干祿之外自有所謂學問者乎

讀史商語

卷四

留五

呂琦在清泰中知石碣塘必引契丹爲患而請與和親此其識見過人遠甚而廢帝又雅知琦爲賢者乃入薛文遇之說詬責琦等至以強項責琦何耶蓋清泰主關將也從明宗結髮與契丹戰彼以爲兵將之力自能辦虜趙德鈞杜晏球近事具在也不知當時之可憂者不在虜而在將士之不可用士卒志在要賞諸將小者觀望大者冀倖非分是故契丹兵一至

爲潞王用者僅一張敬達餘人誰復可用者嘗惟當時琦等何不明言兵將難用陛下鳳翔之事昭然可見漢唐盛時皆與虜和親不足爲辱萬一有事文遇之肉恐不足食潞王聞之亦未必不悟潞王既盛怒琦等惟有拜謝而已豈時勢所趨雖智者亦不能爲之謀耶

石晉之召契丹退可救死進可取天下不顧他日之禍而爲之固矣顧虜貪而易動如唐諸帝皆之以子女玉帛已足以致其死力矣何至割一鎮以予之劉

讀史商榷

卷四

四六

知遠謂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真有見之言惜乎其不用也二祖比肩而起而其識見相去不啻遠矣

甚哉趙德鈞父子之貪而愚也擁重兵居大鎮來兩主之讐陰賂契丹求立爲天子其寃也并自己之幽州而失之潞王謂苟却胡寇雖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大兔俱斃述律后謂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乎其言皆切中德鈞之病矣父既不得帝而死其子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伐晉契丹主因而用之爲出死力破晉帝不可得猶求爲太子蓋其父子有天子癖至死不忘有如此者不知當時皇帝雖賤亦天地人民之主也豈容無功不忠癡漢一日而踞其位耶

班孟堅有言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此鑽之鼻祖也就唐末言之有鑽宦官藩鎮得宰相者有鑽卒伍得節鎮者迨其後又有鑽宦官卒伍得皇帝者於是又

讀史商榷

卷四

四七

有人焉鑽蠻夷得皇帝則石敬瑭是已自此鑽法一開而宋齊丘以此教其主趙德鈞父子世守之楊光遠杜重威皆極力爲之然皆不效而敬瑭之妻子稱臣稱妾掃地殆盡噫鑽之門愈奇而見效愈難受禍愈酷善鑽者亦何利乎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謀從反者景延廣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錄以爲客將既即位擢爲節度使帝病以子重睿屬馮道延廣陰許立出帝以此自功其後卒敗契丹之盟晉氏覆

焉礮塘之免延廣冀得其用耳孰知使其子不克爲帝并使其嗣子不克有其國者皆延廣爲之也天生延廣爲石氏之禍而又使礮塘自活之篡弑之報不亦巧哉

五代之君其得國皆不以正然或有大功於先或承中國無主或出於軍士之推戴亦自有說至石礮塘則不然其初非有功業可紀也潞王之反方將助之盡殺閔帝之從者使帝自經非能有故主之恩也其後不見容於清泰主召契丹入中國割地稱臣開中

隋史商評

卷四

四二

國未有之禍真千古大罪人也得之不正自顧歆然畏首畏尾以苟旦夕之安竟獲免其身亦幸矣考其諸子重英重胤先爲清泰主所誅重信重義爲反者所殺重睿與孫延照延寶皆從出帝沒於契丹二后至稱婦稱妾於虜主古來亡國敗家其禍未有慘於石氏者吁礮塘有知能不悔哉能不悔哉

史書所載宦官有妻如高力士李輔國王承休事皆可異至東漢樂巴初爲宦者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歷官以忠節稱子賀官至太守元魏中官

高善薩與馮后私亂尤爲可恠

陶穀本李崧所引用崧爲蘇逢吉所惡穀因而諧之誣以謀反殺之他日李昉詣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夫陷人於死此有何好而揚揚然爲人言之哉穀之意不過欲人畏已而已可謂良心喪盡者矣宋人雜記載其冒姓事極醜又言其墓被發骸骨無存者以彼其人想當然耳

郭威之入汴已非人臣矣豈有人臣抗天子稱兵犯

隋史商評

卷四

四三

闕其君死焉而尚可退就臣列者乎李太后僭臨朝議所立違威出師討契丹何其愚也澶州之事自是勢所必然耳贊不用董喬之言而走晉陽崇不聽李驥之言而據孟津其父子相濟以愚是何能有成哉然而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有易焉如威者也以易得之終以易失之其得之也以黃旗被體其失之也黃袍出之軍中安知後之得者不笑前人之未工耶○世宗將有事於燕晉慮南方有變北伐之師勢不得不還故先取淮南去腹心之疾諭令修守備以安

其心然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則四方不足定矣取三關兵不血刃述律欲以漢地還之漢人當是時中國之勢幾振矣不幸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取蜀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此論出於陸務觀最爲有見王朴獻世宗策云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此說無當豈兵機不容泄姑爲此諒說耶

讀史商語

宋四

五十一

南漢主劉鋹謂羣臣皆有室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故政事一委宦者其欲用羣臣皆先問之後王師至龔澄樞李托勸令燒府庫官殿悉貯寶貨嬪御於海船將入海樂範竊其舟以逃皆宦者也鋹降於宋此其敗亡始末顯然然此見實不獨鋹有之帝王中號爲英武而中懷此見者多矣如唐之玄宗憲宗皆是也

高郁勸馬殷修貢京師因自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鑄鉛鐵錢令民自造茶以

通商旅而取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王衍禁蜀中物無得入中國有入必以濫惡謂之入草物唐莊宗聞之怒曰王衍得免爲入草人乎噫國家之利固在通而不在壅也

讀史商語卷之四

讀史商語

宋四

明王志堅撰志堅字弱生更字叔士亦字間修崑山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載其爲南京兵部郎中時要同舍郎爲讀史社撰讀史商語卽是編也以十七史之文與資治通鑑參核隨事論斷較他家史論抱殘守匱者頗殊如論茅焦稱假父二弟謬於理而悖於事論劉向爲漢宗室諫外家封事不當以任用宗室爲言招爭權之嫌論後漢黨錮中岑暱劉表胡母班皆謬負虛名論通鑑帝魏故漢獻帝用魏諡綱目帝蜀則宜用蜀諡曰孝愍論劉琰撻妻小過至於棄市諸葛亮不能辭責論山簡嗜酒釀亂不應以習池爲美談論漢昭烈帝非棄荊州蘇軾之言失考皆爲有理其謂秦始皇在趙之時生僅兩歲無由與燕太子丹相善謂漢史所紀征討斬獲動以萬計皆非實數以漢故事破賊文書以一報十爲證謂魏書爾朱榮傳韓彭乃韋彭之訛以金石錄爲證謂南史何敬容傳北史后妃傳崔暹傳與齊文宣帝本紀矛盾謂胡寅讀史管見誤讀通鑑宇文

孝伯事謂房琯無請親王領軍事司空圖詩註不足憑亦皆有考據惟好爲高論動輒躐駁如謂桑宏羊有補於國計謂曹操所行實文王之事謂諸葛亮不善用兵陳壽所評爲確謂謝靈運爲晉之忠臣可比陶潛謂李林甫在安祿山必不敢叛謂王叔文爲忠臣有功無罪皆紕繆之甚又頗不論是非而論果報於佛法信之尤篤謂袁宏漢紀不知佛法之精微廣大謂傅奕闢佛爲淺陋司馬光取入通鑑所見與奕相等尤非論史之道矣

史懷十七卷

〔明〕鍾惺撰 蔣勵志 蔣勵修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懷十七
卷》提要

史懷序

間嘗論人代無史則混沌
無睂目虛空無輪序倫類
無流品墳典無帶繫故曰
史者文人之書非文人之

序一

書也聚數千百季之登場
者編貫之更聚數千百年
之觀場者同異之作者述
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即
有語言狀貌誰屬之即有

神情意度誰紀之而況深謀秘計暖事味情詭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鈎描續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舒借古人以自

序二

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奸邪直楊樣耳善敗得失理亂興亡直梗槩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具心眼

者存精神於糟粕之中即無事一一磨勘而古今之成算固已燦然矣比之奕有譜熟譜者不必同局鑒有案據案者不必並方國

序三

工妙手有前人挾之今日始參其微者亦有今日所開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之者數千百年之抄演心靈之變相也數千百年之批

駁造物之銷筭也寥々古
今解人絕少昔吾友鍾伯
敬可稱解人其人風貌清
嚴神稔閒逸與人居落々
穆々間佐片語微甚冷甚

序四

令人盲心令人畏他人之
論著以才以學彼獨以慧
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
尋書玩古意有所會朱墨
圍中輒加箋駁纔積紙數

番輒又成帙殺青而飛遞
知者於時魏士為老扁舟
裏糧不遠數千里來觀伯
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議凡
月餘兩人者居然有古人

序五

風槩士類翕以文人宗之
際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先季士
為死伯敬隨之各齎志以
沒嗟乎惠開有言人生不

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
夭況挾肉儻之資曾無百
歲壽其為痛悼可言哉可
言哉伯敬之胸懷歟筆之
書者百未竟一即筆之書

序六

而所謂史懷者又十未竟
一大畧可想見也標一字
于紛雜之中彌見精詳豎
一義於語言之外彌見涵
洽比人綴事各具端委真

足益人志意作是觀者可
第曰文人之書也哉

年弟鄒之麟湯識



序七

史懷目錄

卷之一

春秋左傳一 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史懷目錄

宣公

成公

卷之二

春秋左傳二 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卷之三

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史懷目錄

卷之四

戰國策

西周

東周

秦

齊

楚

趙

魏

韓

燕

卷之五

史記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史記目錄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文帝本紀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之六

史記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世家

史記目錄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四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卷之七

史記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史記目錄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五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史記目錄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卷之八

史記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六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儼列傳

樊鄴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繆布列傳

史懷目錄

袁盎龜錯列傳

張釋之馬唐列傳

萬石張敖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舍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七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卷之九

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南粵尉佗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史懷目錄

淮南衛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侯倂列傳游俠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

八

太史公自序

卷之十

漢書

景帝紀

武帝紀

昭帝紀

宣帝紀

元帝紀

成帝紀

史懷目錄

刑法志

食貨志

楚元王傳

荆伍江息夫傳

賈誼傳

爰盎鮑錯傳

賈鄒枚路傳

景十三王傳

李廣蘇建傳

劉向

江充

息夫躬

趙錯

枚乘

河間獻王德

李陵

蘇武

九

董仲舒傳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張湯傳

卷之十一

漢書

杜周傳

武五子傳

嚴朱吉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東方朔傳

史懷目錄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楊胡朱梅云傳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

傅常鄭甘陳段傳

衛疏于薛平彭傳

王貢兩龔鮑傳

韋賢傳

魏相丙吉傳

安世

兄寬

昌邑王賀

嚴安王褒
賈捐之

十

車千秋楊惲
陳萬年

朱雲梅福

趙充國

陳湯

衛不疑

薛廣德

玄成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勝京房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尹翁歸張敞韓延壽

卷之十二

漢書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饒孫寶

蕭望之傳

匡張孔馮傳匡衡張禹孔光

王商史丹傳喜傳

薛宣朱傳傳

史懷目錄

翟方進傳義

谷永杜鄴傳谷永

何武王嘉師丹傳

楊雄傳

循吏傳黃霸

佞倖傳

匈奴傳

西域傳

外戚傳李夫人趙皇后

元后傳

王莽傳

卷之十三

後漢書

光武帝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明德馬皇后

劉玄劉盆子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王郎王閔

隗囂公孫述列傳

史懷目錄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齊武王嶺

李王鄧來列傳李通來敏歆孫歷

鄧寇列傳

馮岑賈列傳馮異

吳蓋陳臧列傳吳漢

耿弇列傳

鮑王祭列傳祭遺

竇融列傳

馬援列傳

卓魯魏劉列傳

魯 魏

晉 恭

卷之十四

後漢書

伏侯宋蔡馮趙牟常列傳

宋 馮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王 杜 郭 吳 承 鄭 趙 林 郭 趙

桓馮列傳

馮 衍

申屠鮑鄧列傳

鄧 恢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孔 郭 杜 廉 王 蘇 羊 賈 陸 范 蘇 章

朱馮虞鄭周列傳

朱 浮

史懷目錄

十三

梁統列傳

梁 統

張曹鄭列傳

鄭 玄

鄭范陳賈張列傳

陳 元 賈 逵 張 闢 于 嵩 于 玄

桓榮丁鴻列傳

丁 鴻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

度 尚 楊 義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薛 苞 劉 平 趙 孝 淳 于 恭

班彪列傳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第五 倫 會 孫 種

朱榮何列傳

袁張韓周列傳

袁 安 袁 闓 周 興

郭陳列傳

陳 寵 寵 于 忠

班梁列傳

班 超

卷之十五

後漢書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

楊 終 翟 衡 爰 延 徐 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王 充 王 符 仲 長 統 王 充 仲 長 統

李陳龐陳橋列傳

李 恢 龐 參

崔駰列傳

史懷目錄

十四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周 黃 徐 姜 申 屠 王 襲

章帝八王列傳

章 帝 八 王 王 襲

張王种陳列傳

張 綱 王 种 陳 列 傳

盧傳蓋臧列傳

盧 謝 蓋 臧 列 傳

馬融列傳

蔡邕列傳

荀韓鍾陳列傳

陳 實

吳延史盧趙列傳

吳 祐 史 祐 盧 祐 趙 祐

皇甫張段列傳

皇甫 張 段 列 傳 皇甫 張 段 列 傳

郭符許列傳

竇武列傳

鄭孔荀列傳

孔融 荀彧

酷吏列傳

董宣

儒林列傳

劉向

戴德

孔僖

文苑列傳

王逸

獨行列傳

范式

李善

陸績

方術列傳

華佗

逸民列傳

史懷目錄

列女列傳

王嬪妻

十五

卷之十六

三國志

魏附注

武帝紀

明帝紀

三少帝紀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后妃傳

下后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淵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曹洪

典

荀賈傳

賈詡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王褒

邴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瑗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昱

董昭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賈詡

任蘇杜鄭倉傳

蘇則

杜畿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閭傳

任城陳蕭王傳

武文世王公傳

分舒

中山丁璇

史懷目錄

王衛二劉傳

王象

十六

徐胡二王傳

徐逸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

王凌

鄧艾

方技傳

管輅

卷之十七

三國志

蜀附注

劉璋傳

先主傳

諸葛亮傳

關張馬黃趙傳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法正傳龐統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恢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蔣陳費節姜維傳蔣琬 費禕

鄧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史懷目錄

十七

三國志吳附注

孫破虜討逆傳

吳主傳

三嗣主傳孫休 孫皓

宗室傳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周瑜魯肅呂蒙傳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甘寧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諸葛恪

史懷目錄終

十八

史懷目錄

史懷卷第一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蔣鼎輯

春秋左傳一

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者，不欲成其為君也。沒而謚隱，公是國人君之矣。國人君之，兩盡之謂也。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隱公

以正隱也。此沒而謚隱公之意也。人處隱公之道也。春秋之義也。

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史為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為

事，非必以其能為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欲貳之也。取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隱公

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為圖已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為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頑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為草

導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彼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共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恨哉。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恐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三

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於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爲進言之法。衛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碚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爲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廢人乎？若不補一段正論於後，老成一語，將爲口實。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

大夫其非衆之謂，莫敖往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提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着？予告君諷可也，晦不可也，晦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

不入爲程耳。我爲反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焉，危矣。豈告君之道乎？

本文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忠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實寇而速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四

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遲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東戎師，前後擊之，盡殲。○勇而無剛四字，事深情深，理深，戎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彼徒我車，亦可悟古禦戎車戰之法。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人伐許，入之，亦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隣國亦小人之雄矣已羽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諸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史懷卷第一

魏志卷第二

五

本文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于桓公而請弑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公羊傳曰公子翬謂平隱公自古亂賊篡弑多從謂入隱公無術以殺其身亦可哀矣然勿近詭人止亂之道也

桓公

鄭公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君子曰事不近

情自宜怪而拒之鄭爲周公祊置情哉

如棠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臧僖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鄆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卽迂詳卽累也此何等事而暇爲此迂累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闕於裁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故逐之婦人之妬如此附獨孤后見羣臣有廢妾者輒言於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妬

史懷卷第一

魏志卷第二

六

真造化戾氣也

鄭之與王戰也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然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隨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擒矣蓋將有亂整兵有堅瑕鄭計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神非惟整失其爲整整且化而爲亂妙於攻整者也隨計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非惟堅失其爲堅堅且化而爲瑕妙於攻堅者也

鄆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蒙伐楚師闕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鄆鄆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圖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使敵情在我而不在敵只在看破一虞字三代而後善用兵者莫多於春秋善言兵者莫妙於左氏只講得離合兩字透明耳

兵者不習用不習見又不習言之物也莽者貴顯言之危者貴快言之繁者貴變言之恆者貴幻言之定者貴錯言之闊者貴細言之生者貴熟言之其左氏一書乎

莊公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鄆曼曰余心蕩鄆曼歎曰王神盡矣淫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劍刻說山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

何其高識也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讎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讎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傳曰諱與讎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讎於九世不愛於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讎於今日何愛於齊侯之亂乎復讎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

史懷卷第一

莊公左傳

八

梁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朔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於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讎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郕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

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於逆姬樂節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讎之義也。

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於齊族，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姜一段公案，冤對相覷，巧矣哉。

無知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數人一時行止，便開古今兩條大路，一段大公案。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一

九

宋萬弑其君，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此段議論，不獨明於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恕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稚，可爲千古邊吏之法。

公如齊親社，曹劌諫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

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歎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

閔公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及見大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盲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爲事君之法，及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一

十

平梁餘子養罕夷，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咎，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號何其得志，此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釀亂無已，此可爲不肅內治之戒也。

齊公

千，示爲孝哀姜，閔公之弑，姜與焉，齊人殺之，千古一惡，以息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

齊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爲貶與弒公也所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曰魯則宜討之也魯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晉侯使士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實薪焉此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士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所知而立言之意別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

史懷卷第一

齊公左傳

十一

甚於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爲忘備者作口實乎

晉申生之難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破之借馬者馳之也操放奔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着有想惜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

晉饑乞糴于秦于秦請許之不加之于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處既高又陰攜其民使歸心於我霸主作用妙矣哉

及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諫駘射曰不如勿與夫不豹之請伐晉爲父讎也駘射何爲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秦晉兩國非惟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本文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于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以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惡之至也將若君何

史懷卷第一

齊公左傳

十一

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撫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飭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待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

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國破君公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看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爲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於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於歸美且教以自強待敵之道而衆乃說衆皆哭乃

史懷卷第一

後公左傳一

十三

作爰田衆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特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爲之施爲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却實實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強隣着數節次毫不可紊于此覺臣子於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卻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

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此語帶說而省力其得不焚以此諷諫之妙人不知之

本文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

史懷卷第一

後公左傳一

十四

爲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爲不俠然其從容詳要似皆遜之

重耳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受而載之人所能也稽首人所不能也英雄轉念至捷而深出人意意外然世上一切無禮人惟此可以折之

及楚楚子賽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不解問意者諷甚妙甚正以過於

中原辟君三舍，一片雄心，此時已定，難以告人，故爲此權辭耳，不得已而後明言之，然此亦危語，豈以人對大國之言，未可以其倖免而稱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數語學問組織，如此，豈肯於困厄之中，殺一賢者乎？且霸主自多其知人之心，有百倍於除其所忌者，公子一見而知之矣。

重耳入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臣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十五

子處成功，只宜如此，越滅吳，范蠡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猶有情理，勾踐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於子，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逼人，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晉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於人國，豈必其身

之用，而後有益於國哉？

本文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於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十六

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競心露於一問矣。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圖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

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論則誦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衛元咺訟其君於晉晉執衛侯孔子以爲甯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其難在於咺直而衛侯曲也咺臣也何直之有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卷一

十七

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叔武守國以待衛侯若宋目夷之於宋公可謂賢矣而衛侯以魯桓公之符隱公者報之公羊罪衛侯者賢叔武也賢叔武則其曲自不得在咺咺雖不敢以其直加於衛侯而衛侯不得辭不直之名於天下與其國武子非與咺爭也挾一不直之君以與其國及天下之心爭而欲保身不若其曲直之迹而獨存君臣之分可不謂難乎公羊歸惡於元咺以存君臣之義豈謂曲在咺而直在衛侯哉

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公羊傳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獄情所歸明而決矣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醢得不死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說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犇貨筮史以全君之國則置之何以勸社稷之臣哉

宋文公爲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慧人一語使人林然不敢言殺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卷一

十八

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秦晉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公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者
本文和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逸賓主四字分別極

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辭却妙在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犒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定妙着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無心湊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謚之曰靈不暎曰成乃暎王生而以亂取弑死以暎爭謚異哉名根之於人如此楚

史懷卷第一

精義全傳

九

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諡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諡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於請謚爲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於穀狼曠以斬因爲右矢之役先軫黜之暎怒其友曰盍死之暎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暎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

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哉

敗於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於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穀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於待秦也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資敵國自是大臣謀國之心李斯逐客書似從此反看得之秦人明知

史懷卷第一

精義全傳

三十

晉計而縱會之還晉自諫秦自正秦穆心事器量過桓文遠矣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面無數精神在此一段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於民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知命二字必如此看乃妙

宣公

晉靈公後趙盾諫而不入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無術其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良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正是文過拒諫口角殺機萌於此矣陳靈公淫於夏姬泄治諫公曰吾能改矣遂殺泄治諫暴主不得其道豈止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晉侯使勇士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閤則無人閤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勇士曰嘻是子之易也遂刎頸而死由此一事反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三十一

觀之則專諸爲公子光刺王僚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誦政刺俠累持兵戟而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謝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有屋間着阿堵輩其意豈迂哉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諷曰睥其目嚼其腹芥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蓋譏其復於宋而歸也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若不解其弃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使其驂乘謂之尤爲有體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止得尤妙口衆我寡四字可悟應變止謗之法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神告之矣一嚮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豈偶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

於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忠不當耳

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三十二

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雙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晉不幾失刑乎

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兩者不幾於輪囷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報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宋而無乎？子反心動於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於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於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報中華元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桴鼓應之，曰：「余雖視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之？

本文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嬖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曰：「必嫁是曰：『必以爲殉。』」總是一情字，往來於彌留之際，無可奈何，顛倒至此，魏顆用治亂二字管之，分解甚妙，破盡千古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

初稅畝，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於後世乎哉？雖然，既壞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猶易。不責壞者而責守者，不責守者而責復者，可乎？君子之責人也，責其易者也。

成公

鞏之戰，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晉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數音，張戾矢貫手及肘，折以御，左輪朱殷，郕丘綏自始合，苟有險，必下推車，齊何其驕，而晉何其懼也。晉彊齊弱，晉直齊曲，而以驕敵懼，安得不敗？

齊敗於鞏，齊侯賂晉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晉欲以蕭同叔子爲質，使齊東廩，則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要之，晉亦氣奪而許之，平可見處敗亦自有道。敵盛我竭，中亂而無以自處，即欲求平，不可得也。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汲陽之田歸之於齊，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並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蓋悔之也。」悔者何鞏

之戰。晉爲卻克也。爲卻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得無悔。晉族悔而卻克危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爲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懷諫於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於國與否。一切以有爲而言坐之。弃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爲楚王之罪人哉。

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一

三十五

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今後世駭奢以虐吾民也。其識議俱高一層。

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

盛於十亂。豈欺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於晉。晉族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矣。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盜釋楚以爲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庸而近矣。反自鄢陵。使其視宗所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老成憂國。淺躁人以爲不情矣。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一

三十六

鄢陵之戰。晉族陷於淖。樂書將載晉族。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同法如此。〔本文〕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

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不足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整暇二字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於此因思春秋時每有交戰其君臣在戎馬間往往從容詞令有禮有情如尊祖相對若樂鍼執楹承飲於子重者正示整暇以威敵耳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子重於此亦復以整暇應之

晉厲公被弑晉大夫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二十七

者悼公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廢立之際巨室爲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毫耿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彊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羣臣數語悚然不臣者畏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爲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頗

有此風真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

史懷卷第一終

史懷卷第一

春秋左傳

二十七

史懷卷第二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孫蘭志輯

春秋左傳二

附公羊 穀梁傳

裏公

所奚舉其讎、又舉其子、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於君與友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絳之

史懷卷第二

鍾惺述

授書、知明主可爲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

晉侯讀其書、脫而出、何其遽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

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間光

景妙絕、乃詳言后羿游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

渾厚宛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

忍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

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荐居

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大

王制狄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

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田牧、趙充

國屯田備羌、意也、既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蓋用

和爲戰守此、正糾正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

草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賴、末其引后羿虞箴

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爲

此杜其萌也、可謂知本矣、

史懷卷第二

鍾惺述

二

本文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輶衛、備水器、量輕

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

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

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

西鉅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徹官、二師令四鄉正

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盛康于西門之外、○世

間最倉遽之事、孰有過於救火者、樂喜始終處分、

妙在極細極詳極迂蓋倉遽之事有卒而應之反亂而無益聞而應之反整而有緒者此類是也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於公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可從者而後爲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後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爲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於子產而

史懷卷第一

鄭公左傳二

三

子孔聽之此國體也

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歷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歷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此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黶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效於欒氏之亡者歷之報也

本文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制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

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職必無人焉故也○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

史懷卷第一

鄭公左傳二

四

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

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廉字便足自了而已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譏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諷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詎有祝禱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爲重臣救於事前而顛隄於事後意各有在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道人我德怨於其間哉若羣

之戰，卻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皆不任德於已，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真心爲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樂盈之亂，晉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祈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蒯奚果乘驛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

史便卷第二

卷第二

五

游，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即以身家利害論之，此匪人者，何必遠免於禍？託正士者，何必不爲禍哉？苟非有識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叔向之母，奶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若此母者，所謂自爲謀則過，其爲羊舌氏謀則忠矣。同當取其識而置其妬。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

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於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於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斂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道，必出於亂。予嘗謂治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於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

史便卷第二

卷第二

六

惡言哉，尚惡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廉貪之所係大矣。

觀樂王鮒權取魏氏及羊舌鮒爲晉歸季孫始末，確詐過人，真小人之才也。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貪，而後其才能爲國用。宋太宗有言：措大眼孔小，才十萬錢，寒破屋子矣。漢陳湯才略，勳名蓋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爲國愛才者矣。

若既富而又不悛，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爲賞罰，乃
駁下之道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語，杼弑逆之
謀已見於天下，雖公綽廉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爲
棠姜明矣，特借姜爲操耳，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
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稱
極而歌，觀此情事，杼蓋用其妻唱公以行弑也，杼
之謀，其妻共之矣。

史記卷第二

卷第二

七

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間，蓋兩得之，然伍
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
聲子與子木論晉故，以楚有材晉實用之一語作
主，歷數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之故，立談間
一部掌故，弁賢資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
矣。

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
父遺命，與公子鱣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
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

及公子鱣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
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
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
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戾，事出情理之外，
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
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
其弟鱣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
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
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君
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
直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
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
以有辭於君父，喜即勞謙畏懼，求免於里克甫瑕
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友，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
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
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史記卷第二

卷第二

八

二十九年，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此乾侯之形也，得寬之以至易世，幸哉。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諸君之義如此，夫人而可使爲讓也，若夷昧之後，季子儼然逐有吳國，亦何以爲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

史記卷第二

吳公子札

九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效至於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爲怨，而所好者不以爲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體，想像光景，象籥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處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慎如此，子產爲政，與人謂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二事動衆招徠，凡民心口固不足撓任，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腕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寵多，則此言亦多起於巨室豪猾，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史記卷第二

吳公子札

十

佳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昭公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知。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狠甚，快甚，不狠不快，可爲除惡人之法，叔向與晏嬰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五

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齊之由姜而田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爲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鄭靖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詒書于產，規其失，此一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微滋豐，賄賂竝行，二語人未說及，却是至理。

本文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

史記卷第二

卷第二

十一

可見凡有禮於人者，皆其高於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爲何人乎？

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卽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聞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

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于其圖之。」宣子說，致閭田。天王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爲勝負得失，紀綱二字，不復言矣。謂周之弱，不弱於封建，吾不信也。

本文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古小人未有不工於中其君，而能爲所欲爲者，此何等小術，而能使元公以寵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易與也。

史記卷第二

卷第二

十一

楚于次於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者，人以爲在後引新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冷洽，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楚王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侈，猶能重好。

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修此晉霸之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於此多少苦心卽彌縫文吾猶懼不及而叔鮒以貪闇之求貨於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二

十三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平鮒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小人徧有用處器使之妙妙在用詐腐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政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感恩知已小人不情面目如生

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及叔向三數叔魚之惡而以歸魯季孫爲惡之一焉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之矣

讀古今讒人之言未有不使人憤者豈牛黃無極之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況當時聽者乎此所以爲讒人之雄也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叛叛數討幾如是而國不敵孔明服孟獲七擒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三

十四

七縱南人不復反而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蓋老成謀國二勞承逸之計細人不知也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有星孛于大辰鄭神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環瑱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神龜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衛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婦人請用之于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設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偏強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于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可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歸邪便真憚人借口不得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清淵國人請崇焉于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禮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游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愚嘗謂于產內治亂國外禦強隣其舉動議論庶幾於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卽以此數端定之

子產之救火也出警官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歟此禹治水法也非大悟人不能參之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

五

本文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真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卽晉處申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職愈微而不覺矣

本文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廢婦及老託於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于占于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志一而氣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手刃讎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讎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讎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處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

五

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爲正哉

本文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二

十七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於前嚴法驅於後則亦未可輕言

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也魯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婁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婁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爲死之足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者之者哉在晉使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此澹臺斬蛟投璧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本文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得政得民久矣昭公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心亦本無去之之心代爲其臣報怨而以其身殉焉子家駟所謂讒人以君微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末季氏節節皆姦公節節皆庸臣益密而君益疎臣益黠而君益駭乾戾之厚非不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三

十八

也國有大畜能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彼猶惴惴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爲所欲爲庸君舉動可勝歎哉

本文季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若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

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
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爲君子之心屬脈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魏
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過未成而諫
者先頌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辭飽之外不加一
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宛轉入人使魏子自止
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爲之全
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史懷卷第二

定公

十九

定公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
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
暇追余自古亂國弱主往往爲叛人窺破出入無
忌豈朝夕之故哉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鮑文子曰陽虎欲勤齊師也
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虎之
請伐魯人知其離魯而不知其激齊亂人一言而
禍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真

謀國之人也

觀孔子墮成誅少卿不可非英雄手辣三月而治
功成必先有此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哀公

吳越越木爲大失但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
覺此時無歸着耳目其意不出於哀矜而出於驕
盈其政敗在此不係於赦越也若赦越之後俯備
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次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如嬌嬈街焉一日之行所欲

史懷卷第二

哀公

二十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此夫差致敗定案也於赦越何與
本文晉國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
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
離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王生舉一讎而爲其君得一死事之臣
然張柳朔於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皎然不欺其

志者矣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狃魯之叛人，亡於吳者也，亡不忘君，視陽虎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或言不狃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未必無意。

吳師克魯東陽，獲公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

十一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蓋謂其能俱死耳。於敗之中，看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入，人能同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本文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職，雖有餘，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旗轅頗進，稱醢梁模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諫？對曰：懼先行。○懼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卽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爲此三字。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唯子胥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蓋敵強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入於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曰：「匈奴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爲中國所制，強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於晉，金元之於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於吳是也。遠近之勢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

史懷卷第二

春秋左傳

十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季路辭，季路之辭，乃其所以取信於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季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傲之以其所難。大國多欲，豈不爲小國所弄哉？

齊陳恒弑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為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似爲此信字補一注脚。」

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來東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

史懷卷第二

景陵鍾惺述

二十三

食。太子使人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袒裘，帶劍也；機鋒圖提，此千古除惡妙手；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爲之哀，公藉於人以爲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

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智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史懷卷第二終

史懷卷第三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清順治修輯

國語

周語

國有語，紀一國之事也。一國之中，以一人一事爲始，終變編年爲傳紀之萌也。

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類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此周之所以爲春秋也。素王素臣，其微可觀矣。

史懷卷第三

國語

祭公謀父之諫征犬戎也，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兵家最簡確之言，在此數語。孫吳說不出。

恭王游於溼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母此言，蓋預知王之悞而虐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於下，上苛求於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

得衛平使諄諄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夫召公告王本欲因民情以止王之虐反博得監諄一事又益一虐焉不仁者可與言哉宣王周中興之主也國語載其四事而譏者三焉曰不籍千畝曰爲魯武公立戲曰料民皆三大事也其意曰以宣王而猶如此也又曰宣王之世已如此矣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爲也春秋始隱公左氏傳之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其感深矣

史懷素第三

周語

二

惠王三年三大夫出王而立王子穰子穰飲三大大酒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謂子穰樂禍必及之而曰益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穰之不足戴而使人一意於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穰之敗而無益於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周之衰也猶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強國如請隧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爲國以禮之效也然亦知晉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二字招就天下請隧無

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就天下之名晉不得爲首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

單子謂齊國子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愚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天子皆有焉天六

史懷素第三

周語

三

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祇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故未有若此明盡者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餘也餘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於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感於敬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魯語

魯饑，臧孫辰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備卿展請如齊，議事之人，卽以身任事，毫無趨避，可爲人臣事君之法。

昔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乃舍之。人臣於君，拚得一死，何事不可爲？況未必死乎？內傳載宣公與吾僕邑，季文子使司

史懷卷第三

魯語

四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不知里革。」此舉所助實多。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蓋由前更書一事爲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尤事君居要之語。

里革論泗淵一事，虞衡月令，本未犂然，乃知春秋士大夫進諫於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有據，非自誇其辨博，此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實臣子恪慎之義，爰誌止齊東門，展禽以爲游將

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不博之過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嘗謂子產之論實流駘臺，矧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扶幽，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

季文子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史懷卷第三

魯語

五

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情中譚語口角如生，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責其子，然小人哉，睹父亦隱然見於言外矣。孟嘗飯客，有一人背燭光，客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嘗自起持其飯比之，客聞，慙而自殺，以一鼈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火夫，舉朝紛紛請復，不知睹父此時何以爲人，吾以爲善愧人者，未有恨於文伯之母者也。唐武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識哉。

本文公受文伯卒其母成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瘡色無洩涕無損膚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此母之爲其子愛名有甚於哀其死者人生最不可禁之情惟名心足以禁之名之於人何如哉然愛其子之名乃深於愛其子者也前權中一郎禮經出其齒頰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憤終二字足以富之

史懷卷第三

國語

六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以夷待之其君好問一至於此以至陳則肅慎之矢楚則商羊萍實遣使遠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其政可思而得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主於虛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甚深蓋由景伯看

太淺耳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若必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篤至感動人主全在於此人臣告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齊請管仲於魯而殺之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天下才三字遂爲古今確評

史懷卷第三

國語

七

其爲管子知已又何減於鮑叔也孔子仁管子之功而小其器其意含吐於三字之中然則魯何以不用之也曰無論魯不能用管子管子亦不肯用於魯惟管子不肯用於魯故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投之此狠於爲主之人不服復爲憐才計也然桓公已先知之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兩國君臣當機靈警相對如此治國家不失其柄此鮑叔之知管子者也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竭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

罰此管子之自知者也。千古名法家富強作用，總不出此數語。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若鮑叔之薦管子，管子之用齊，皆可謂信者也。」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

史懷卷第三

齊國

八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長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於民，寓將於兵，相生相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恩，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

不出於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國霸之實，而又恐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於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佔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

史懷卷第三

齊國

九

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善制人者，不與入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恃也，齊有斯獨恃，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於不可

齊主於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執
速得志三字霸者君臣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通
情矣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卽後世方田之意
立五屬大夫於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反是者
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卽商君爲什伍相司
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脩縣
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脩家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

史懷卷第三

國語

十

誅也則幾於刑措矣又何必設爲降敵之罰哉蓋
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戎
翟也古法壤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晉語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觀
此言則死節乃極尋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
爲尋常故慷慨從容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
有能死者哉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先曰戎夏
交梓交梓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
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
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
勝晉又曰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恥而信
其欲牀第之禍幾於亡國人以爲雙寵之由乃從
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確
數而著矣

史蘇之言曰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如已有

史懷卷第三

國語

十一

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雙寵並論忠臣
苦口爲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爲吾敵不知其爲聖
爲賢也似從逢干夷齊口中出之

郭偃論驪姬曰吾視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緣農
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蓋言
其事之不成也自古亂賊嬖倖寇盜夷狄乘機而
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爲亂有國者倘其足
以爲亂者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申生始終只一迂而不知變耳驪姬謂優施曰吾

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中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又曰：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中生作人之實，與其所以可殺之道，被此一輩亂人看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於害君子，其故多坐此。此伍胥之剛，戾忍詢所以不可死也。優施教驪姬譽申生之能，與晉國之利，語語爲獻，公伏一死地，人之與死，有甚於愛其國愛其子者，微哉！千古讒鋒如此。

史懷卷第三

晉語

十二

〔本文〕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此千古篤友人，也不知自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每讀此語，悠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前，似若無人。

〔本文〕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

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各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引咎一諱，大臣哉，使人忘其不學而服其識。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又不能定而弃之，則何良之爲？漢吳王濞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令吳得

史懷卷第三

晉語

十三

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及矣。其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亡國之臣，死有餘愧。然黯之言正，而盎之言諂，言有正而實諂者，意各有在，不可不察。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龜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聊之情，自當求之言外。寶華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發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也。

知果之論知伯瑤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

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五賢之能滅宗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豈其庸愚乎哉戰守以人和爲本人和在於擇吏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屬以保鄆誠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爲歸其後知氏之難舍長子耶鄆而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見臨事而求將不若無事而擇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於苛政漢世守令卽爲將帥使治民安邊合爲一事而出於一手誠良法也

史懷卷第三

鄭語

十四

史伯之論周幽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先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同裨同盡乃亢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汗隆人事之始終備焉視晏子之論旨廣而意危矣

楚語

本文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

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見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

史懷卷第三

鄭語

十五

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墮于祀而不知其禍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存臻莫盡

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
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
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
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
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
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寫鬼神之
典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該者說覲巫祝宗歷

吳語
吳晉會於黃池越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
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戰之先其駭極矣然夫差
此時外對強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
亂辭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量亦自過人其
失在忘越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於艾陵黃池
之間所謂魚脫於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
與不先也
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此吳楚風
世覲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
包胥對以知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
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讎
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
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曰
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物則可
以戰乎王曰辨大夫鼫進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
曰巧大夫皐如進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此所謂越王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者羣臣而斷者王也

本文王乃入命夫人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屏側席而坐不堵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

史記卷第三

越書

十八

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堵○越卧薪嘗膽二十年生聚教訓又當吳艾陵黃池之後吳驕而越怒吳情而越奮吳卒而越暇吳亂而越整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決矣然填土左闔側席不堵使人之夫妻君臣困苦至是撥之天道人情亦安有物極而不反者古之善處勝者能使人不吾復晉敗齊於鞏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問之曰嘻安有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者盡歸齊之侵地

此齊之所以終不能復晉也晉之處勝有道也

本文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史記卷第三

越書

十九

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春秋時中國君臣輕民命極矣越以夷裔之主能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信陵君遂用之以救趙而勝秦亦以自示其貴精不貴多在和不在衆也無越之生聚教訓君臣同心不精不和而欲效其所爲不幾於宋襄之仁乎

越語

越王勾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曰國家之事有特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

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一戰而天地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兵如此王不聽伐吳不勝棲於會稽使蠡不能早見於事前而徒與庸種諸謀臣補救於會稽之後亦何以爲范蠡也

越滅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文種祝越王之詞曰王不忘臣臣敢盡力二語可憐免死烏盡之悲隱然言外庶幾其保全以有終耳然以此望烏喙之主自是癡心此范蠡五湖之去超然出種輩之上

史懷卷第三

國語

二十

史懷卷第四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諸君志

戰國策

西周

周至春秋與列國匹戰國之周不可爲國矣然而不亡以至於戰國者何也天下欲起而亡周與存周者皆不必有其實而皆足以爲名則天下何利於亡周周最之言曰攻周不足以爲利而聲畏天下周之弱周之所以不亡也

史懷卷第四

國語

一

善息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爲周也然千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由於此戰國策士之說人也說行而所說者之利害不計焉說行而其言利於所說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厲周人也其有周處甚多周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焉

東周

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杜赫此語蓋千古勢利到家之言

不必且爲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提戰國人習尚伎倆盡於此矣

秦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

史懷素第四

戰國策

一一

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於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於秦猶愈於刺股流血揣摩甚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甚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於秦可見矣張儀於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於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

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於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而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於秦而取償於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於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於儀楚不見欺於儀則儀之託於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徇儀知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弁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於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史懷素第四

戰國策

三

甘茂爲秦攻宜陽恐樗里疾公孫衍聞之至要王爲息壤之盟所謂未有讒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也及攻之三鼓而卒不上甘茂曰我驅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仰王今攻宜陽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則內有讒聞又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贈實多設一必信者主於上而又置一相間者何於傍間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史記卷第四

秦四

四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害貴耳王見大王之狗闘者闘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闘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闘矣夫合從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三千金足以闘之士賤如狗秦已看破即從不散何損於秦然六國封臣亦何使士之窮而養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

金關天下士天下之爲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關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於取亦已料六國之怪而難於予矣

兵家只情形兩字秦得人微當機自不犯手武安君之自道其伐楚也曰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此主反爲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則曰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形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魏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此合反爲分之形也

史記卷第四

秦四

五

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驕自無勝趙之理秦王自請白起伐趙起不肯行曰大王寬臣愚計釋趙養民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謀國之忠料敵之明盡此數語應侯必欲誅起而無名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暗刺應侯之心尤爲微中又曰忠臣愛其君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不覺說出

本心杜郵之劍起明知之而甘受之矣。越不行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問焉。吁！千古而下爲應侯者，何患無人哉！

韓非斥秦之謀臣，不盡其忠，遺恨於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者三，而於長平之役，秦之釋趙，使趙得退而脩備，自立尤深致意焉。不知白起已先言之矣。其言曰：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悞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綽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

史懷卷第四

秦國策

六

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言皆韓非之指也。使起不先言之，論秦事者不追咎起之疎哉！
邊吏浚民膏，損軍實，以餽遺權倖，非惟爲邊患不細，亦足傷忠臣清強任事之心。而爲庸人養父欺蔽之地，然其來久矣。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或謂王稽曰：君胡不賜軍吏乎？稽不聽。軍吏窮，果誅以反。杜預伐吳，數餉遺洛中貴要，人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以預名德，元勳猶如此，況其他。

哉，亦可憐矣。

齊

章子以不欺死父之故，能使齊王必其不欺生君，上固有忠而見信者，諸葛瑾仕吳，不強其弟亮背蜀。吳大帝以此信瑾之不肯吳，皆可爲忠信之勸。鄒忌衣冠窺鏡，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不知其妻之私已也。問於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知其妾之畏已也。問於客，則疑之矣。其客又美之，不知其客之有求於已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非

史懷卷第四

齊國策

七

惟疑之，且信之矣。暮寢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見王，言其蔽大有作用。王曰：善。下令求言，曰：受上賞。曰：受中賞。曰：受下賞。與私我畏我求我三段暗喻反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誦君驕，與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令初下，羣臣進諫，數月之後，欲言無可進者，是受諫者絕妙結局。

楚軍之法，覆軍殺將者，賞極於令尹。昭陽已爲楚令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得以蛇足之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事，人臣勳名已極，封賞已盡。

其人多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則喪其所有，功成則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田單攻狄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閱爲嬰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夫齊之裂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此言有至理，卽尾大不掉，枝大披根之說。」齊田氏、魯三家、晉六卿其驗也。使齊王聞此，當不敢封嬰於薛矣。

史懷卷第四

齊國策

八

田文嘗諫其父靖郭君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世矣，門下不見一賢者，蓋進之以好客也。然孟嘗君客三千人，止得一馮煖，始似不甚知煖，使有彈鋏之歌，煖之報孟嘗君也，爲之營三窟，使齊梁交重之，齋黃金相印而已，同其利焉如是而已矣。嬰之客齊，親貌也，忘其人之多疵，門人誑之弗聽，其子文沮之弗聽，曰：『割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親，辨者吾無辭爲之。』知之何其確，而任之何其專也。及宣王薨，閔王立，靖郭之交人不善於閔王，親辭辭

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公往，必得死焉。」親辭曰：「固不求生也，至其見閔王也，其一言王爲太子時，辯勸嬰廢之不聽，其二言楚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肯，凡所以爲靖郭君者，無一步不自處死地，由此觀之，則靖郭之客貌辭，置其心於毀譽之外，固非孟嘗所及，而貌辭之所以報之者，投其身於生死之中，去馮煖遠矣。」戰國之士，稱孟嘗好客者，孟嘗之客三千人，而其父不三千人也。

史懷卷第四

齊國策

九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藉，遠怨之時，其大指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全是老氏退一步之法，蓋其學於鬼谷者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於申韓，且通於孫吳矣。蘇秦之說秦惠王也，言戰之利，其說齊閔王也，言戰之害，蓋惠王主賢而國實，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閔王主驕而國敝，適犯先天下而主怨之形，戰不戰各有宜耳，且秦不生戰，國親見戰之苦，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本文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王孫賈之誅淖齒立齊王其母倚門倚閭之言激之也其意在不得齊王則不歸耳今人以此爲母望子歸之言作兒女子私情視之失之遠矣

史懷卷第四

戰國策

十

本文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豈下有賈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

嘉之雖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賈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殺之乃使人聽於閭里問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齊王忌田單而欲圖之此密事也他人不聞而賈珠聞之爲珠者危矣珠既自全又全單既全單又廣王之意而爲之收譽於民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大哉言乎所以處王者體面地步甚高非惟

史懷卷第四

戰國策

十一

爲君爲大臣者尤當知之爲君而妬其君之善者自同於臣者也爲大臣而妬小臣之善者自同於小臣者也非高於自處之道也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知本歲又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釐陽子無恙乎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耶。撤其環填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三問發端甚奇。而心亦甚熱。又問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此一問。顯識尤自過人。卽韓非所云太公誅華士者也。名法家學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四十年。不被兵。人以爲齊亡於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也。

史記卷第四

戰國策

十二

楚

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主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取下之道。不出此矣。

蘇子謂楚王曰。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沙丘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進賢之難。人知之。進賢之難。難於爲主死。爲主辱。洞見至隱之言。人未道及。由此觀之。人臣妬而不進。

賢雖爲主死。爲主辱。不足以贖其悞國之罪也。況庸庸者乎。

趙

智伯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又與之。韓魏滅智伯之志。定於效地之日矣。韓魏志在滅智氏。而不欲爲禍始。知智伯之欲。必不能得於趙。而趙裏子君臣之不足。以辦智伯。待趙之起。而韓魏應焉。趙亦恃韓魏之陽合於智伯。而陰欲亡之也。故果於拒智伯之請地。而無所忌。張孟談之約韓魏。

史記卷第四

戰國策

十三

楚

其線索呼應久矣。用趙以滅智氏者。韓魏也。蘇秦所謂後起之藉。韓魏得之。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養費。重其事權。實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昔楚廣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簡路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

之室皆以鍊銅爲柱，實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庸，寓兵於杜，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隋侃竹頭木屑，猶師其意而爲之。

從古將興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其間。張孟談既約韓魏之君，因朝智伯而出，過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

史懷卷第四

魏國策

十四

過張孟談轅門之外，其志裕，其行高，孟談亦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智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目靈警，真是犯對。孟談之言用，則爲襄子過之言不用，則爲智伯。臣能當其臣，君不能當其君，故成敗異耳。今謂與國之必有人，而亡國之必無人，豈不誤哉？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城且下，却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城降有日，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智伯以告二君，其庸淺已可

笑矣。二君趨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神識微驗，一至於此，而猶不能悟，豈非亡國之主禍來神昧乎？」

武靈王胡服之令，行於公子成，又行於周紹，成叔父也，而紹太子之傅也，猶以體貌論之。趙燕臣謀也，則曰：「寡人胡服，子弗服也。」逆主罪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直劫之以刑矣。」

蘇代說奉陽君：「天下事泰有六害，皆不利於趙，而

史懷卷第四

魏國策

十五

皆以君不得陰一語收之事，秦之利害，不在天下，不在趙，而決於奉陽君之得陰與不得陰，可見戰國之士，不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雖有一片爲國真心，安能行其說哉？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申之，以行其說，而後已之，身家利焉，又不獨戰國之士也，然則人臣事君，探人主喜怒者，固落第二義矣。」

魏

〔本文〕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

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視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曰：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以樂羊之才之功，事魏文侯有餘，何必食其子而後爲忠？且信效易牙之所爲哉！視斯贊一語，勝滿德誦書矣。且質其生子而置之，不顧可也；子已死而啜其羹，何爲者哉？此可爲人臣殘忍、求信而取疑者之戒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則請止之不可，支

史懷卷第四

魏國策

十六

期止之不可，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支期恐長信侯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入見王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一魏王也，長信侯欲使之入秦，則入秦欲止，則止之，懼貴人市其土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以媚於強國之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於應侯，內聽於長信侯，然能使魏王不入秦者，長信侯也能恐。

長信侯使自首其使魏王入秦之品，而又能止之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支期點破，而千古庸君不悟，猶以其身供權貴人一腳悲夫。

六國割地賂秦之害，人能言之，莫透於欲壟者制地，欲地者制壟二語。從古亡國之禍，皆臣市其君，豈可獨歸怨於強隣哉？

韓

本文申子請任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從子之請，而廢子

史懷卷第四

魏國策

十七

之道乎？又將專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循功勞，視次第，此名法家學問得力處。申韓治國本領也。申子請官其從兄，昭侯不許，而申子有怒色，是昭侯之於名法深，而申子之於名法淺也。成午從趙來，謂申子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由此觀之，戰國之士，誰非用其君以自便其私者哉？昭侯不爲申子用，所以能

用申子，惟其名法之學深於申子故也。

燕

蘇秦說齊宣王之言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此爲齊伐燕言之也。然戰國之士，沒於富貴而殺其身者，正坐此病。魯連輩所以不食戰國之食者，非不饑也，不敢食烏喙耳。

蘇代爲燕謀齊，請以寶珠玉帛事其左右，曰：夫驕主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痛入骨髓之言，每感承平君臣，誦此爲之心，悵國既亡矣，貪者持其財安往？無事語之則不信，事至又無及，千古一轍，神或蔽之悲哉。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爲嫌，而隗亦不自爲嫌，真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

蘇子始爲燕說齊伐宋，非讎宋也，齊伐宋，宋急，遣書昭王，使之取秦，窮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敵，則使之伐宋以救之，齊力既敵，則與秦共承齊之敵，承齊之敵，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

史懷卷第四

戰國策

十九

史懷卷第四終

史懷卷第四

戰國策

十九

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爲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於爲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於燕是也。

史懷卷第五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蔣驥 志輯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太史公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於遊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蓋多聞而後能闡疑，多見而後能闡始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周本紀

古公是古今第一知取舍人，和戎之說實自古公啓之，土地重於財物，則棄財物，人民重於土地，則弃土地，然狄人能舍財物而欲土地，其取舍又自不凡，蓋亦漢世冒頓之流矣，遷岐後敗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居之作，五宮有司，民皆歌樂之用，夏變夷，千古特識特力，固有天下定於此矣。

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積德累仁，使子孫得待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於古公，故剪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爲其祀父諱也，而後人乃屑屑焉代爲之諱，不亦多事乎？是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也，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文王外，不強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美里之囚，闕天之徒，患之用美女文馬，因嬖臣獻紂以贖文王，處昏暴之君，不得不如此，亦是臣子至情，所謂異以濟蹇也，且救君父而又爲百姓去一炮烙之刑，厥功大矣，救君父而又爲百姓去一炮烙之刑，豈可以其出於美女文馬而不爲功哉？齊世家謂其本謀出太公，尤爲得之。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秦本紀

秦之先蜚廉惡來父子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誅惡來，是時蜚廉爲紂守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由而報，此千古義人也，嬖倖之臣，豈可易言？晏子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

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若蜚廉者，可謂無負於私昵矣。樂布反命，祠彭越頭下，差有此意。嗚呼！後之以忠義自命者，其於故主存亡之際，視蜚廉何如哉？

本文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其令，人賊殺出子。出子五歲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魯賢牛爲叔孫氏廢二子而立昭子，然討賢牛者，卽昭

史記卷第五

本紀

三

子也。三父爲秦殺出子而立武公，然討三父者，卽武公也。假手藏機，天人之間，妙有微意。使二八枉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於他人，則尋常矣。凡報施之尋常者，皆不足以警頑悍之人也。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問其賢，欲重贈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其妙在於用諂諂則諂矣，然從一片未嘗苦心出之，其取由余於戎，亦略祖此意。及得僎，授之國政，號曰五

段大夫。僕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常困於齊而乞食，餓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頗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願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雖是以知其賢，僕之於蹇叔，一一從議上看出，可謂觀其大者。繆賢於闕相如，亦以此得之。秦君臣如此，所以霸也。舉大事以人心爲本，雖作不順，亦恒藉民心爲之。

史記卷第五

本紀

四

晉殺平鄭，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諫大臣是動眾事，而反以此察其民之調，看得甚妙。司馬懿誅曹爽，何鄭而民安之？只是得民耳。田恒亦用此取齊，國有民而使人得之，藉吾民以爲所欲爲，而國亦從之，可不畏哉？

由余入秦，秦繆公問以中國詩書禮樂法度，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狄不然，一國之政，

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大吉在簡易以便民，而勿張之，其意自妙。而商君遂醜詆先王之法，而破滅之，以爲其所爲。秦以富強兼天下，爲皇帝，不知秦之所以帝，正秦之所以亾也。蘇軾謂先王制禮，莫不近於迂闊，所以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秦，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又云：秦變篆書爲隸，簡策爲紙，簿書繁多，吏不能究，姦人有以盾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

史懷卷第五

本紀

五

則雖欲繁多，其道無由。簡易之流蔽一至此，思深哉！其言之也，由余之論一變爲商君申韓原於道，德豈不信哉！太史公推言之，益有深感矣。

秦始皇本紀

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游戲，名法之效，以游戲終，而國隨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太史公之傳酷吏也，曰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近於戲矣。蓋以此爲漢用酷吏效驗結局也，吁！得之矣。

始皇用衡石量書，太史公曰：食於權勢，至如此，用貪字易却勒字，用權勢字易却政事字，洞見深文。後之史官，無此眼，無此手。

博浪之椎，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年，墜星至地，爲石，民武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剄處，智力其可專邪？至平陰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明年相能成，則法之所加，人不敢開口，鬼弄之耳。

以秦末上崩，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強兵之

史懷卷第五

本紀

六

餘效也。然秦隨以亾，民動盜起，徒恃力足以勝之，勝之而無補於亾，況後世承平之後，兵無可恃，勝之亦不易乎。

項羽本紀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入牒第一篇文字，儼然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

分止於破秦潁陽項羽之分止於西入關梁潁陽以後羽入關以後着着皆錯分止於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非有兩段大喜略知其意自然不肯竟學矣妙解難與人言陶元亮讀書正用此法

戮會稽守通一事與陳涉田榮起手略同庸人不

能爲帝王不屑爲真羣雄局面也

陳嬰之母止其子勿王以讓項梁然其誠力終不

史懷卷第五

本紀一

七

在此在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一占便宜人沛公之起蕭曹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二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

楚懷王用宋義爲卿子冠軍直以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一語破的耳義謂項羽曰破堅執銳義不

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飲酒高會驕情甚矣何以責項梁也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留中原不能

辨耳永泰之微語似可聽然實無所見不過戰國

鵠蚌舊語而已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倉卒求一將無從摩娑聞一言之近似卽以爲能不考實慮遠漫然授之重任古今用人往往如此

信陵竊符救趙破秦已竊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項羽殺宋義救趙破秦已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幹爲必勝者不留退步

沛公謝羽鴻門一事其間機緣所湊合有少一人不得省一步不得者節次所布置有多一語不得

史懷卷第五

本紀一

八

錯一着不得者項伯夜告張良天送一項氏人與沛公及良用也良入告沛公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何其見事之捷而入想之細乎從張良樊噲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先入關得見將軍於此謝羽詞氣只合如是却妙在入關秋毫無所犯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等語先向項伯講明傳意於羽後又謂樊噲代爲說透此處全然不露

蓋謝羽只在平其氣耳。一說事理便落第二義矣。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榜樣示人。當細看之。益人智意。

人主不與臣下爭智力而氣局自勝之。良謂沛公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此名卑中偏強也。樊噲擁盾入坐。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及噲折項王。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此驚怖中安詳也。地非體面。豈不自失。一時應機鎮物。發付之妙。更不能別尋一語智之。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九

二主如此。在楚欲勿爲項王。在漢欲勿爲高祖。其可得乎。

鴻門一役。張良之智。樊噲之勇。天護真主。缺一不可。不知二人膽智。皆從忠孝天性中出。方是真正膽智。所以卒能濟事。項伯要良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失去不義。此時良非沛公臣也。尚不忍負其念頭。本領與漢與諸將相。已自不同。至讀樊噲所云。臣請入與之同命一語。感動幽明鬼神。爲泣。豈尋常武人可到。其擁盾帶劍。

裂眦怒髮。氣固足以制人矣。使酒醉之後。徐折項王。節次尤妙。莽莽中有左師公緩步迂語。氣象其一段正議。妙從樊噲吐之。若出自張良。則漢輕而羽亦疑矣。尤妙在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二語蓋封侯之賞四字。明明以盟主推尊項王。項王得此。意滿而心解矣。其立言之妙如此。觀曾諫漢王入關。及桃寬者。數事有大臣風節。皆不死。其肯黨諸呂以危劉氏乎。留侯不必言。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足以當之矣。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十

太史公叙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一一從虛字過。接處模寫。肺肝如見。真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二語。說透項王心事。木領眼力已高。而以項王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公入關西略地。至南陽郡。南陽守秦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圍宛城三匝此
留侯佐漢初着絕妙起手也南陽守欲自刎其舍
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爲降必
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攻至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又有強宛之患莫若約降其守因使止守引其兵
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
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股侯封陳恢千戶

史懷卷第五

史記二
本紀

十一

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蒯通說武信君封
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爲南陽守及自
爲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缺一不可此沛公入
關緊要着數也

本文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
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武關
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阜間且得休
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
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袁生此策亦漢得天
下要着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所備者多一語
尤爲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勞逸之故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
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
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
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河說降之雖使楚擊
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
於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背遣項王項王
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
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
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
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
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於此
而敵不得備之於彼者曰擊着敵備之於此而我
引之於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
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懸
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懸着

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脩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於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謀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

史懷卷第五

本紀一

十三

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邪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臂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周力

登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漢五年諸侯羣臣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事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眞英雄眞帝王之言敗盡後世勸進者之興至蕭何營未央宮則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此何時也而猶云云達識遠慮其異於羣雄以此光武有言曰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亦是此意然其微時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高祖卽自疑此何等事而以自疑出關令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乃二年二月事也

史懷卷第五

本紀一

十四

則其意向局面久定矣蓋所可自許者有天下之才故未爲天子之時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將爲天子及既爲天子之時自視反若不足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疑之慮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鈞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

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瞋目屈指中數之然
矣竊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
存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
帝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繁而復
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
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
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
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
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

十五

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徊顧步。長慮深思。尤於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

六

呂后欲王諸呂問於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
繫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
不得不爲此養贍行異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
際亦危矣

呂后本紀

項羽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前，惜羽之奪於漢也。呂后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後，惠帝遂無紀，危諸呂之奪漢也。

周呂當高祖時不阿高祖意廢太子立趙王所以

史懷卷第五

史記
本紀一

六

諸呂后時能不阿呂后意保持趙王此高祖託趙王於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詔時已定矣

留侯有逆子辟疆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千古遺恨自是漢家殺運未休天生一酈商子寄救之妙甚呂后謂酈兄不欺已酈兄二字口角而貌酷像或作酈况便失之矣

呂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仍誡曰：「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葬，毋爲人所制。」主意如

此雖百卿寄何爲哉及寄給說呂配歸將軍以兵屬大尉呂嬰聞之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以此觀之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雉死後諸呂中有一人如嬰者漢危矣哉愚嘗謂嬰封臨光侯自是爵賞之妖然嬰之雄略消得一侯勝呂氏數王耳

齊王舉兵誅呂氏呂產等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留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

史懷卷第五

史記
本紀一

十七

呂氏變共誅之此最是誅呂安劉先者其得力在平勃朱虛之前呂產欲發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咤之呂氏之敗敗於灌嬰牽制耳文帝卽位行賞先論灌嬰合謀功而後及平勃朱虛等得之矣

文帝本紀

趙王友幽死後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有識有體藏身甚妙此老氏退一步法也文帝善用之

卽位之二年遣諸侯之國故自有深意然其言曰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出題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此大作用大權術也三年十一月又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駕馭責成何其雄警而詳妥也

緹縈上書救父自是豪傑立言婉篤情理感人肉刑法其來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豈止救父哉然文帝博大長者而學道人也胎骨中原有此

史懷卷第五

史記
本紀一

十六

慈慧夙根

文帝謙遜愛養事事以靜爲主至欲自將擊匈奴大臣諫不聽何其勇也愚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帝武帝擊匈奴在行一見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圖天下之安故常歸於無事大小公私其本末不同耳

文帝遣詔薄葬短喪其旨本出老莊而以一片虛懷謙志發之不露奇言異迹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便是一楊王孫矣

天官書

此書以理數爲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而弃之故凡文章叙事理幽顯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針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爲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於心口手之間寫幽顯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與而勁整而變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有於後世固又筆之妙留之也

史懷卷第五

九

封禪書

封禪依古郊祀崇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爲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似涉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纍纍萬餘言無一着實語每用虛字誣語翻弄其裏貶卽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微

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譚方術皆不出膚穢之語如夢如噫如譴如兒戲如街談爲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疑城未海累劫難斷惟迂阿諛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睹矣意與嫺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却妙在含蓄冷無極力收括之迹

史懷卷第五

三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真主之言無所因緣斬斷葛藤自是特識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明明以黑帝自處也雄斷如此方士烏得而惑之哉

褚先生以封禪書補武帝本紀此用考工記補冬官法不知司馬遷仕武帝朝武帝紀自當待後人爲之不必有紀也其一切可喜可愕之事散見於諸傳紀之中而使人自得之微獨武帝卽諸帝有

紀者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散見於他處作史之法原是如此

河渠書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文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力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變亂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鄭國爲韓開秦令鑿涇水開渠溉田此商君強本之謀也苟免韓一時之患而永開秦數世之利使秦曹寬一韓而兼收六國安在其爲韓開秦乎蓋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三

戰國策士之習本爲身謀術用身利初無分於在韓與在秦也秦幸而韓不幸耳

〔本文〕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

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并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數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三

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固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通既全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直

利害半、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與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耳。

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貶詞、而此書獨無譏刺也。

平準書

平準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反復

史懷案第五

史記

卷五

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又曰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篇眼目、血脉、節節相生、不出變字、蓋習中別有本末、而借一事發之。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典利之事、而救告繆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

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使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邇舉陵近、廉恥相宣、曰吏道難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踣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刑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繆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翫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權輸、實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友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繆、不復告繆、此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繆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典利之事、而救告繆之禍、其道

史懷案第五

史記

卷五

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
遂無議乎曰惡得無議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
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
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
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
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
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
給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主

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
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其難於
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許然卒不能出式彀中式之彌忍出弘上遠矣至
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享弘羊之
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狴以持正終
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
者也

十餘鍾一石只七字寫盡千古清解之苦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後世
鹽法倣此意爲之

言利之流至選舉陵遲吏道雖而多端猶可言也
至廉恥相月諂諛取容不可言也非洞見本末說
不到此

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
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
縣官較之鹽官鹽鐵稅捐稍寬較之船算告緡情

史懷卷第五

史記一

主

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
不得不不出於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式
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
饒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爵
左庶長黃金百金上令官求雨式突然曰亨弘
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出久矣

史懷卷第六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蔣驥志軒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太伯心同夷齊而才過之故讓國而能不失國季札古之篤於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心肝忠告動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閭閻弑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

史懷卷第六

史記二

一

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伍員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於王僚光欲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爲用如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提解人相遇點頭卽知千載在目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藏身觀世節次地步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天道屬餞之報有由然耳

大差之報父仇自是千古孝義男子爾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對曰不敢二語可泣幽明子胥抱父兄之恨機緣本末尋對正爾相依赦越王一段若不以驕心出之豈不是英雄收放觀劉項吳越成敗之際可見古今伯王其君若臣無朴心而慈性者

齊太公世家

古聖賢如黃帝太公皆是狠人司馬遷謂呂尚多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奇計陰權四字乃後世腐儒所首爲太公諱者不知

史懷卷第六

史記二

二

太公事周其本領不出此四字但用之妙耳古聖賢何事廢權謀况兵乎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已豫作一富彊之規爲管子霸齊張本周公見太公報政速而伯禽遲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周公豈不能爲太公所爲哉能爲太公所爲而不爲寧聽後世北面事齊此其所以爲周公也然田和篡齊之後魯之血食者數世弱者後公孰謂齊得而魯失哉

晁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公與管仲尤

確然射鈞之時，小白佯死以悞管仲。管仲不知，畢竟桓公先管仲一着，此其所以能臣管仲也。

春秋諸伯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楚莊、秦穆爲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是以用管仲則伯，一不用而其敝幾可以亡。管仲病而問相，此何等大事，乃及於易牙、開方、豎刁、庸奚之極，已盡於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卽幸而聽管仲言，不用三子，又豈能更求賢者而用之？況卒用三子乎？然殺子以適君，忠親以適君，自官以適君，三子所以中桓公而致其問者，正在於此。管仲卽以此迎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千古觀人用人始終定案。告魯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猶不能入，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

燕召公世家

本文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

史懷卷第六

世家三

三

甘盤率維茲有陳保，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始而曰：召公疑之曰：君奭不說，直道也。旣而曰：召公乃說，虛心也。疑而後信，乃爲真信。不說而後說，乃爲真說。古君臣朋友之間，相知相得，正在於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必一一不疑，一一皆說而後爲周召乎哉？

管蔡世家

周公誅管叔後，分殷遺民爲二，離其黨，弱其力也。其一封微子啟，其一封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而其迹不露，歷變而心計彌精，孰謂聖人無術哉？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於楚，虐甚矣。其後懷王客死於秦，報施之間，微矣哉。

陳杞世家

國君宜淫而殺其諍臣，亾道也。乃陳又甚焉。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泄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其失又是於自殺之也，惡乎。

衛康叔世家

史懷卷第六

世家三

四

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彼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間，吾願爲仁，而不忍言勇。雖然，爭死不難於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弟出封於外，自是周家常典，特地定於唐，故史佚

史佚者，晉人也。

世家

五

因而成之，卽無削桐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暱恩倖，史將諫之，其肯遂君之過乎？

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叔伐曲沃，武公此舉在衰周，自不可少。武公入于曲沃，立晉侯，弟緡爲晉侯。立二十八年而後，武公始滅之。此二十八年中，一日皆桓王之賜也。至釐王受賂，命武公爲晉侯，如祖父擊盜，而其子與之市，因以爲利焉，敗興極矣。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豎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驪姬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陵逼之形，隱然言外，爲後來弑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戚夫人日夜涕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又賂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重耳，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敵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女子小人，偏有此標本遠謨，足以聳動雄主，而民慢其政四字，此管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舌，利口覆邦，豈漫無所操而嘗試之乎？

史懷素第六

史記

六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以奚齊爲後，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此處不及周昌遠矣。息之死，自不錯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死於信，不死於義，不學之過也。」爲大臣者，其可以不學乎？

重耳以公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齊女母去心當羈旅疑畏之際藏身觀勢其道似不得不出於此從者謀行桑土人知之以告其主其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口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載之以行始得坦然脫於樊籠英雄一片深機苦志其可以告人乎

襄公卒趙盾執政太子夷臯少國人以亂故欲立

東傳卷第二

襄公

長君盾乃迎公子雍於秦欲立之秦衛而送焉將入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於朝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發兵距秦送公子雍者摩成謀而挑強隣之怒無故而欺公子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戾一至於此夷臯立是爲靈公推而論之則靈公蓋盾所本欲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矣鉏麂伏甲之謀蓋自迎立公子雍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患其數諫乎若

是平盾之閭而鉅也

楚世家

共工氏作亂帝嘗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夫重黎之誅共工氏特不盡耳帝嘗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不盡云者可以誅而不誅之詞也縱冠蓋亂其意可疑而其情不可赦甚於力不能誅之者矣

楚莊王負大志善處其用人也卽位三年淫樂不聽政用以自晦而大有爲耳被伍舉看破微言挑逗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後悟也雄謀隱衷一時君臣相視莫逆千古讀書人容易瞞過

東傳卷第二

楚莊王

春秋時伍氏之變子胥入吳楚始終爲吳所困至昭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殺吳王吳乃怨越而不西伐楚此吳越之所以敝而楚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緣關節全在於此

儀秦縱橫之士其意以游說取富貴止耳然以商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於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恃

有朝尚在內，然膽智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所及？然則游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趨避之人所能倖而致乎？

越世家

勾踐滅吳後，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夫勾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強吳，此數處者，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不待人請之，自作恩威，占一先着，蓋同一與地也。自人請之，則我畏人，我先與之，則人德我，其取舍因應之妙，同范蠡輩作用也。

史記卷第六

史記

九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齎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伯諸侯，得力在一范蠡，而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為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所以事越之道，不出於此，不然是

陶之一富人而已。

重於棄財，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係家主也，而其害至於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屬之曰：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二語正庸鄙富人所難。朱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去，則不須為此言矣。莊生謂長男亦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其所以然。數語正是無與爭事之意。智謀所見，自然暗合。長男蠢物不知，亦何足怪。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少見遇，正當憐之，終始周全，其解紛之仁，不取之義，不必見諒於賢豎之長男，亦何患不見信於知己之朱公？乃硜硜一念，必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狹也。

史記卷第六

史記

十

鄭世家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夫以桓公之賢，太史伯伯，小不言強，而急急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

不祥邪？及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秦非子亦與焉。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真？士大夫願天下太平，不獨爲國正以爲身，彼小人安危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太史伯教桓公居號鄧之間，而勿近楚，桓公雖死，鄧亦能國。周衰，料齊秦晉楚之必興，一部春秋戰國全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盡定如數一二，理乎數乎，時與勢乎，何其不失尺寸也！生亂世有此識鑒，何患趨避無門，藏身無所？

史懷素第太

世家

十一

甫殺殺鄭子而內厲公，厲公入，遂殺甫，去一君以立一君，雖有德於人人，卽以此疑之矣。此魯豎牛晉里克之所以死也，其本謀在樹德於人，以自爲利，而先處一死地，然則欲勿處死地者，在勿爲德我者所疑而已。以周昌之慙，而廢立之際，得免於死者，不爲人所疑也。

晉平公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詳二神所出，至辨至核，令其胷中豁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不在君身，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前段之意，

其歸重全在此，正欲公之聽於人而不聽於神，其立言節次甚妙。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似全不達子產之旨者，何其善於微事，而畧於觀理也！以叔向之賢，而從君諾諾，聽言之難如此。

趙世家

事有可筆諸書，而不可見諸事者，如太史於趙盾書，弑其君可也，直以弑君之刑刑之，不可也。屠岸賈滅趙宗，畢竟用董狐一語作口實，可不慎哉！全趙祀始終自是韓厥爲主，厥告趙朔趣亡，朔曰：

史懷素第太

世家

十二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朔亦自知人韓厥許諾，厥從何處許諾之？此時朔未一言及程嬰公孫杵臼也，無程嬰公孫杵臼，厥將不全趙祀而立其孤乎？稱疾不出，妙用深心，其際甚微，難以告人也。扁鵲醫也，視簡子病，其言又近於巫怪，甚引秦穆公事，通博辨悟，似子產一流人，醫豈易言？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富之可三字，原非實語，其意在緩之耳。然此語一出，烈侯欲賜欲者田，

公仲自不能變其初說應曰諾居一月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愈欲緩之而別爲計然未有所出也若只就此事尋討有何出路奪門轉關必於此一事之外別開妙想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心開而途啟矣乃進牛畜荷欣徐悅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擇其善者同一緩語求未有可者胷中無主而緩之也此語有主而緩之也有主則詞益緩而意益定矣三人進而君漸談至烈侯使使謂

史懷卷第六

史記三

十三

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使人主自作自止而人臣若不與焉此三代以上大臣事君之道也然時要在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一語中竅臣不知冀君納牖遇巷從何處入手

武靈王胡服主意只爲教騎射耳教騎射可也何必胡服人主以騎射之故率一國而胡服則騎射重矣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是胡服之意也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橫態傲語目無一世寫出英

雄在目其妙在於頑鈍惟其頑鈍所以能勇決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又將大道理壓此一輩庸人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其言何其沈而透也然作此一段極奇舉止又須看他此後用人事部署收放之妙

武靈王始末規畫止於強國探穀饑死與齊桓公尸出戶同一結局若武靈王者八臣之才畧有餘帝王之識量不足

史懷卷第六

史記三

十四

左師公諫趙太后出長安君爲質不當在言語上看之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迂態歎語字字閒話步步閒情與本事全不相沾而一字一步不可省得力處卽在於此又妙在一字一步俱從婦人性情體貼探討出來未及正說而氣已奪矣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轉關之難在此其工夫却在前段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漸漸入題一毫無施至太后曰丈夫亦憐愛少子乎則題目在我收放如意

千言萬想，只欲討此一句以後，便如破竹矣。蓋老臣一片爲國苦心，誠則生巧，正可與公仲事參看，而烈侯丈夫也，故用正，太后婦人也，故用諷。

魏世家

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曰：「居視其所親，官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資視其所不取。」至云魏成子所舉三人，君皆事之，翟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以此定二子相不相之故，詳其始末，文義原只重達視其所舉一句，蓋達之所舉，卽居之所親。

史懷素第六

史記

十五

富之所與也，猶得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却以五者並說，立言甚妙，論其理而不必指其人，此對解人言也。文侯已得之，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慧而捷至此，讀之快人。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相爲誰？」克曰：「魏成子爲相矣。」一時君臣默會，莫逆光景，千載如生，然謂舍祿千鍾，十九在外，十一在內，則不爲不取二義，亦備其中，又以此爲魏成子得工之本，尤有原委。

信陵君上書魏王，止其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所

謂其兄關弓番涕泣而道之者也。主意在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三句，又恐魏謂秦之將攻楚趙，而寬於魏也，却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情說透，而所云非魏無攻之說，其意自明。其言自省，此先秦文字有開力處。魯連之說燕將，春申之說秦昭王，皆用此法。其言與蘇秦合從無大異，而立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羈旅之人，事成與分其利，故其言夸；信陵規其害，同姓之臣，國亡與其戚，故其言苦。信陵此論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

史懷素第六

史記

二六

中見魏之存亡係於此也，可謂觀其大矣。

田敬仲完世家

田常厚施於民，民歌舞之。既弑簡公之後，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渠魁之使，由此觀之，孔子請討之舉，得行未爲無成也。然其收拾人心，布置規局，其手段亦自不同。恩威在我，欲盡誅鮑晏，監止乃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四

言，其千古策弑人，爲人國家同此一機學問。

孔子世家

孔子而王也，不幾於臣脅乎哉？愚所不敢言也。史遷世家之是用漢法侯之矣，用漢法侯之，其亦可也。曰：猶愈於王也云爾。

陳涉世家

勝稱涉書字也，字之者賢之也。世家者貴之也。曰：勝雖已死，所遣置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者，明涉所以得爲世家。處秦諸將相之後，在漢功臣之前，許稱公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草草中起手。

史懷卷第六

世家二

十七

亦自有想頭，有本領，至其論衆之言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勿斬，而戍死者固十七八，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非惟雄畧可想，情辭明決，實有一片誠心感人。驅策智勇，良非苟然，破謠隱王，賞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兩言復以陳爲楚，徘徊感慨，有不盡之意焉。

勝爲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全盛時，草澤中有此一悵悵之人，爲憂不細，由秦滅六國，士

無所歸耳。魏武帝詩曰：士隱者貪，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生於身家一念。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耳。

外戚世家

總叙中突出一命字，遂用作全篇主意，逐節叙事，不必直言命字，而起伏顛倒，隱然各有一命字散於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使官闈恩倖之間，各有所自安，而無所觀奪，無

史懷卷第六

世家二

十八

限安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者之苦心也。

始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卒，漢王漢王坐河南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兩美人妙於薦薄姬，全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約矣。古今丈夫處友者，其於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况人官相妬之女子乎。

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自將擊胡，意自存所爲，本非輕舉。齊王與居之變，乘此而起。天子出入其可易言乎？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於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汗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死，自矜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

史記卷第六

史記卷第六

九

汗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憚，相國徒跪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策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已，而過歸君，其忌尚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智勇之士生亂世，欲以將相自奮，卒難並起，人人皆君，全在審擇所事，不輕從人。秦御史欲入言數

何，何固請毋行，眼中已看定一沛公矣。從來關國中興，佐命之臣，未有不從此看明者。不然，不爲豕鬪，巢卵者幾希矣。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英雄草莽中一段結識，君臣之緣已定。入關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故也。功第一，便定於此。刀筆吏，此種識力，從何處得來？真天授也。

史記卷第六

史記卷第六

十

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議，盛言何守關中，補軍給食，將漢王與何恩難相須，情勢及何事，漢一片赤心苦志，寫出見血。漢王心酸而疑解矣，非惟明何之功，所以解何之禍，不用於此，明何之功，何知之解何之禍，何或未之知也。

何守關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汗，及爲相，置田宅必居窮處，居家不治垣屋，此一清謹有能之至云。後世賢師吾儉小賢，母爲勢家所奪，達識名士從學問世故中出，何最後作此舉動，由此議論，正以

自解其疆買民田之嘲而明其始之爲自汙也人之愛名如此

曹相國世家

曹參大學問人深於黃老言者也相齊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其主意何嘗不定禮蓋公以定羣疑卽田單拜卒爲神師故智耳蓋如齊故俗參一生作用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爲寄曰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王導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

史懷素第六

史記三

王

師其論本此爲漢相一遵蕭何約束只是如齊故俗之意吏之言文刻深務聲名者輒去之知千古更治無如務名聲三字正惡其擾耳何其識之遠也飲醇一段似頑鈍復似滑稽其藏身之妙卽寓於治國之中善用黃老者留侯外參一人而已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瘵參自代識量如此雖欲不以大臣許之不可也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托出以告千古古人真相知處卽在不相能之中如此

留侯世家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攝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相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

史懷素第六

史記三

王

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子房是何等英雄一圯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履圯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着驚人子房已心折

矣點化機鋒全在於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於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乎過圯上曾有詩駁之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吾聞其將屠者子賈豈易動以利乃張

史懷表第六

史記三

三三

疑兵使人持重實啗之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良之計成矣沛公方欲聽之良之妙用却不在此乃曰此獨其將畔耳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警着在此狠手亦在此始不戰而啗之降不受其降而又戰其意原主戰用其解以戰用其降以解之節次吞吐不可亂亦不可測也

本文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

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觀子房以田榮反書遺項王及此段漢有天下之局定矣合高祖本紀讀之始末自明三人中取其二於敵奇絕險絕布方在楚越方在梁而不知自頂及踵已爲漢所有矣然緊要在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一語自漢王先吐之何人出如此手段具如此眼孔先開一大門戶以待留侯之放步而入真大度人也使如項王印剗不予此策亦安施乎

史懷表第六

史記三

三四

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業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着用前着所以敗也子房借前着而發八難入難中其文儘有可省可合者然妙在截然分作八段歷歷數來其錯畫光景乃能千古如生其主意在末段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却先用前七段發之節次甚妙石勒胡人目不知書使人誦此而聽之聞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

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言今善讀史人孰有過於勸者

沛公入關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留侯言之乃還軍霸上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亦以留侯言即日駕西都關中同一諫出舍也同一勸都關中也豈其出於樊噲劉敬則非而出於留侯則是乎蓋重留侯之爲人耳人臣事英主不能自以其人重而一一取必於言不亦難乎

天下已定上欲廢太子呂后劫留侯此第一難題

史懷素第六

卷二

十五

也子房之妙却妙在用鬆到底不露一毫手腳然召四皓後上猶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此一諫尤不可少諫不聽而後聽四皓爲之以見大臣悟主同天不得已而後出於奇也

留侯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字重四皓之爲人也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有大於定太子者乎此四皓出山之時也然非以子房之意召之決不能使之出氣類呼應自不可斷其出爲子

房非爲漢也說者謂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傳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哉非惟不知子房四皓并不知高帝矣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天生此輩奇人爲子房用觀其血脉線索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爲韓報仇世亦安知有黃石有四皓且并子房而爲黃石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輩助之黃石助子房報韓仇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黃石不約而來四皓呼之即至如此行跡不謂之一路人可乎

史懷素第六

卷二

十六

子房只爲恩怨分明與伍子胥俱從忠孝至性中出惟其布局寬當機緊藏意固而微故勝之耳

陳丞相世家

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見伯常耕縱平使游學此古孝友人所爲張有亦甚有品不難在子平女孫爲婦資之以財難在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伯如父事嫂如母數語其則廣大人不能道人生三黨此一派人最不易佳而平兼之真異數也二人可標出作獨行傳而反以平掩才能不知何

如其行誼恐出平上

對雄主其氣貴彊而情貴真平初見漢王賜食王曰罷燕舍矣平日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彊之極也諸將謂平受金平辭去曰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真之極也氣不彊則以爲庸人而自取其輕情不真則以爲僞人而自取其疑彼雄主者何藉於庸人僞人而留之哉

盜嫂受金之謗入漢王疑平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不辨事之有無

史懷素第六

史記

二十七

而直論用人救時之理特達斬截真高識濟變入也其說從蘇秦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二語得來但無知以此爲陳平分解則有體蘇秦自爲言則無賴矣

開國佐命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長於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反若不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非真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辯耳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問得精明逼人縱平一段議論足以飾之而

英主彊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成之君駁開國之臣羣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絳侯周勃世家

勃不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終西漢之世看託孤之臣專用此四字爲主此武帝所以識汲黯霍光也光武之於彭寵又以此失之

不覲文帝勞軍細柳一段不見帝王之大然文帝留心邊事正以匈奴故爲亞夫輩屈耳全是一片

史懷素第六

史記

二十八

雄心所出

魏武賜荀彧食發之乃空器也彧卽自殺文帝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觥無切肉又不設箸卽空器意也條侯慙入兵在其頸而不識哀哉猶顧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出帝目送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眉宇間弒機怕人

漢功臣世家者五稱相者三焉曰何曰參曰平在漢猶可以相也絳侯周勃傅之名之將而不相矣雖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良所自處漢幾不得而

侯之矣，不得而侯之，又得而將相之乎哉。

史記卷六

史記三

十九

史記卷第七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蔣驥志

史記三

伯夷列傳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湯武又當別論矣。

武王已平殷亂，伯夷采薇餓死，作歌，直有不滿於周之意，非獨不忌殷而已。古人習中足非人，且不能奪而視人乎，以暴易暴，分不知其非矣。二語是

史記卷第七

史記三

餓死作歌，主意神農虞夏忽焉沒，今放下殷字，立言甚妙。夷齊殷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有天下之局，爲之一變，非惟爲殷諱，蓋亦有不忍言者矣。武王克商，天下宗周，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覺宇宙雷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伯夷傳之妙，妙在諷古忠臣孝子精神，使人於若不可尋處得之，已得之而若不能指其所在，讀者必欲強令辭意相屬，便失之矣。

管晏列傳

鮑叔薦管仲不獨忠於君信其友自是春秋王霸一大關鍵表夏一大公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二語有淚豈是一人私感

晏子解左驂以贖越石父載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不情甚矣然謝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却是千古交情盡頭之言處晏子地步甚高而分證甚深所以報晏子者至矣知已而無禮不如在縲絏之中語極感憤又極真至交友之道不盡於一解驂相贖使淺者自失而人已之閒補一禮字爲交

史微卷第七

史記三

一

道全局平仲善交久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爲晏子非自爲也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焉越石父一段議論又似爲知我者鮑子也下一注腳

老莊申韓列傳

古來勲業富貴中皆有一等極超曠之人往往先置成敗禍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姑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於口橫胃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就買殺之不足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太史公極推崇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於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

司馬穰苴列傳

穰苴誅莊賈之意在請賈爲監軍時已定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新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誅賈後自然少不得此一番舉動非惟厲衆服人以穰苴人微權輕一口誅君之寵臣辱其使者不如此無以自信於君然使穰苴胷中本無人微權輕之疑則亦不必請賈而誅之矣

史微卷第七

史記三

二

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用吳王寵姬二人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可見古人用法嚴明不貸皆從極簡極返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而後可責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不獨行

兵此立法皆然。若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面，以誅虎不復貸之刑隨其後，此自禍之道也。

諸孫子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數語只是行所無事而已。從道術世故中透熟出來，乃有此言。兵危道也，世間危險事，須以一熟勝之。

伍子胥列傳

以伍子胥報父仇爲主，而鄭公於平王，一父仇也。夫差於越王勾踐，一父仇也。自公於鄭，於子西，又

史記卷七

伍子胥

四

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猝掉湊泊，若相應。若不相應，覺一篇中，冤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值，讀之毛豎，人生真不願見此境也。

楚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輔太子，二人同事，已是禍本。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耽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楚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以無術也。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分明以沐浴中宰相與之。孔子爲素王，素臣一坐，不應在丘明而在回也。

子路冠雄雞，佩猊豚，陵暴孔子，愚謂聖門無子路，不見孔子手段。孔子設禮，稍誇子路，子路僞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是何等悟性。真大勇人也。聖人不得中行，最害此一種人。佛家所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取其剛耳。

子貢說田常曰：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僞

史記卷七

仲尼

五

之一字，說透古今承平時，臣子一種養亂悞國情形。况以僞臣而事愚主乎？韓非吳起商君輩，治國學問，只欲救一僞字，其見解從此看出。

商君列傳

衛鞅以帝王之道說孝公，公已不說矣。後五日，復求見鞅，真是有心之主。想五日內，已默許鞅之意，別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挾持浮說，非其質矣。早被英主看破，曰：孝公時時睡，曰：不自知，郭之前於席也。一段強國精神，全在此寫出。

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鬪，此商君變法絕頂功效也。卽管子治齊，收功結局，主意亦不出此數句。今按商君之法，什伍禁姦，強本急公，吏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於目前功罪，操之稍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情爲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爲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效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驚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

史記卷第七

蘇秦列傳

十六

蘇秦列傳

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暮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雖富貴之士，閉門造車，皆有成算，何曾一毫嘗試。然其言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苦願力，但以取尊榮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於富貴也。不然，其才辨豈出魯連輩下乎？

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不曰妬士而曰妬君，辨士舌鋒可畏。然千古權奸壅蔽欺橫，寫出刻骨合從兵事也。開口便用安民無事四字作起，發端其奇，說來却甚切至，有着落。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却不在伐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紆回，乃以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一句收之大，凡激切之言，必說得紆回，真有一段情理，乃使人不得不聽。

史記卷第七

蘇秦列傳

十七

臨淄之中三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嗟乎，豈有一家三男子，盡爲兵者，輕民命甚矣。民生斯時，真是劫運。此信陵君選軍八萬之令，猶有古法，戰國不再見也。

秦之力非必能勝六國也，其氣能伏之，而其權足以使之。蘇秦所謂禍疑虛喝聯袂，六字連用，方得秦人數世精神。

蘇代約燕王一書，比之蘇秦其說更審更鍊。七國情形，胷中目中掌中，井井然其筆頭口頭落落然。

正告天下數段言秦之橫連燕者數段言其論雖模寫秦罪狀然秦所以制六國之道要領作用不出於此其文縱橫出沒奇變莫測而絲理易尋覺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觀一事固非逐節而慮之出而爲一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張儀列傳

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本之計愚視兩人皆留史懷卷第七

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於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秦意自六國相印而止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秦爲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間焉秦見疑於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於秦乞身之楚竟得良外儀秦才局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故士樂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初着亦在於秦不得於秦而後以六國爲退步非

得已也儀秦成敗亦其所託幸不誤耳可馬錯與儀爭伐蜀之利在臣願先從事於易一易字甚醒此儀之所以伏也伐蜀一事史不爲錯立傳於張儀傳見之嘉儀之能爲國以從錯且伐蜀後秦以富強輕天下爲儀連衡地耳

史懷卷第七

九

穰侯列傳

穰侯有功於秦在舉白起范雎逐穰侯豈能聽白起之留於秦哉史記穰侯傳云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插此一段明起之死死於此也禍福機緣看得甚透

白起王翦列傳

上黨之役爲上將攻韓伐趙者王齕也及秦聞趙王代廉頗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齕爲尉裨

將訖亦安焉與起共事兩無嫌怨卒以成功此亦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布置節次若看皆妙王霸始終請用六十萬人伐楚非怯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買本領耳

孟子荀卿列傳

孟荀傳自爲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尋之無端首略叙孟子卽及三騶淳子見諸子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忌却本題者而於三騶淳子見諸子處煩簡長短任其所止不必如一蓋以孟荀爲主而錯

史懷素第七

列傳

十

用諸子佐使之諸子雖非孟荀之倫亦以見士生戰國從橫游說之外又有此一流人也

淳子見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欲以卿相待之遂謝去終身不仕觀其觀於事先游於事後玩世藏身自是魯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責之備耳史遷謂其博聞強記學無所主看兒甚高又曰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其於梁惠王一見知其志在驅逐再見知

其志在音樂默然無言王聞之大駭曰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人有獻謳者寡人未及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兒無他神術只是承意觀色四字用之入微耳未及視未及試六字妙甚私心在彼有之一語從此生出承意觀色正於此着精神若已視已試之則已了然不待兒而知之矣然承意觀色學問戰國策士用以取容希世孟子比之妾婦而兒用之以重其言臺其身則其品較然矣

史懷素第七

列傳

十一

孟嘗君列傳

田嬰駿人也五月五日生子而強其母勿舉曰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此與市兒村媼口語何異既舉而怒責其母豈人情乎田文代母答父便自奇矣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語語帶誕卽類封人闕地及泉隧相見之意對駿人只宜如此用事相齊門下不見一賢者責其父以好士是孟嘗主意却問子之子又及孫之孫以至玄孫之孫忽生一散財結客之

想發端奇甚，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透悟之言，與醒一世貪癡，此達生學問，不獨通於好客而已。

戰國四君好客之說，春申牽入者也，其他則信陵尚矣。平原好客，而眼不及孟嘗，然其意猶在爲國。孟嘗則一意工於自爲者也，中立爲諸侯，是其主意歸宿處，然孟嘗絕後，而平原猶得與趙俱亡，有天道焉。

孟嘗貸錢求息，其意原在奉客，馮驩收責，舉券燒之，告其民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

史記卷第七

史記卷第七

十二

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改換本題，若所重在民，而反以奉客作第二義者，對民言，正宜如此，當機轉境，可悟處事立言之法。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合從於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爲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以生於趙，而竟爲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至楚，按劍歷階，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言從

日不決，何也？此語不向楚王道之，而先責其主，節次甚妙。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語甚破的，說得理勢鑿鑿，方能服人。所謂兩言而決，正是此語。樊噲鴻門一篇議論，便祖此出之，不然，一按劍擁盾，遽足以怵強主乎？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欲爲而不得爲，非貧賤之謂也。相封侯卿相之位，而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卽是虞卿窮愁，莫將此窮愁二字，看得太淺太酸。史稱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卷第七

史記卷第七

十三

秋，蓋自傷不能救魏齊之死，及信陵之賢，不免殺齊以徇秦怒，此窮愁著書之故也。平原好士，於信陵無能爲役，處魏齊一事，固爲過之。

信陵君列傳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等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

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遺詭，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

史懷素第七

史記三

十四

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卧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

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鑒鑒綱常名教，非職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於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持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雙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利

史懷素第七

史記三

十五

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忘之，而受其禍者，陳稀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侯生欲公子枉車騎，過朱亥於市屠中，自不是間着竊符之事，尚未萌芽，已先看定一擊晉鄙之朱亥矣。所云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當此時，自難明言，只得如此說耳。太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隨其口角轉身，卽是看留侯圯上進履識解耳。

公子與客起秦軍別侯生而無言復引車還問侯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請得又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侯生到此不怕公子不拜公子到此不怕侯生不言

秦申君列傳

秦申君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退太子歸國立爲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玃珥簪珠履直是工石村富人狡獪耳

史記卷第七

史記卷第七

十六

楚使黃歇與太子先入質於秦楚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歇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欲遣太子與使者出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之歇遣太子與使者出自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去已遠乃自言秦昭王請死應侯諫令歸歇以觀楚歇固先算定一應侯爲之用矣膽智如此豈不能消楚之一秦申君乎愚嘗觀歇此舉覺相如完璧歸趙一事大智而小用之

范雎蔡澤列傳

王稽爲秦使於魏鄭安平欲薦范雎乃詐爲卒侍稽古人薦一士苦心如此稽見安平便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何其急才之甚也與范語未究卽知其賢世有此識乎雖志在食報亦已難矣然兩人能識范雎及任事於秦則俱敗世固有長於知人而短於自運者此漢高帝於魏無知鄂君所以獨賞其薦賢之功也

一范雎耳齊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齊須賈之獨闇也故曰禍來神昧

史記卷第七

史記卷第七

十七

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應侯懼不知所出秦之相印懸以待一人矣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所謂羸糧躍馬惟恐失時者乎然謂澤能奪應侯相其實不然何也應侯此時求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也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澤釋應侯於死耳豈奪其相位哉若相位則安可奪也曰若是則澤不幾代應侯處死地乎曰久於相而後死地生焉相秦數月謝病歸澤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辦此一生路矣戰國之士取相位有餘而敝死不足者甚多若

澤者能釋人於死而又不代人處死地亦可謂有識矣蓋成功者退一語澤以之責應侯而又能以之自處乃澤所以謝應侯示不奪其相者也

雖之奪秦相於穰侯也其時勢難於秦澤百倍何者穰侯成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堅唯疏而相方負罪求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於戚而有功之人與受所徵急釋者於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故雖之於穰侯上者不敢言而待見見又不敢深言待其進用有功於秦至再

史懷素第七

列傳三

十九

樂毅列傳

古去國之臣絕而復過者甚少故廉頗之楚思用趙人而不可得樂毅奔趙于燕王書後往來復過燕兩國安之君臣間非才與誠合未易言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以廉頗藺相如主名中間趙奢李牧周始穿排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節目全在於此數人共一傳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尋出此史之識也

觀藺相如爲宦者今繆賢舍人可見古今奇士埋沒者甚多然賢之定力高識卓然有主有相如智勇從小一事中得之後世大臣有如此心眼乎相如事之故自有見人知相如隱於宦者令人安知非賢之隱於宦者也

史懷素第七

列傳三

十九

冒頓不以善馬愛妾易土地秦數世以廣土疆國爲務豈有用十五城易一璧者開口已自不情分明是一豪奪之局亦欺趙之無人觀趙所以處此者何如耳一相如持璧入秦非惟氣能制之智能瞞之其理勢鑒鑒諒論處分一一中節而秦始移其愛璧之意以畏相如并畏趙故秦王左右猶從一璧之成毀得失起見秦王謙量自出左右上而曰今殺相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驕不如困而厚遇之此畏趙轉想也非復求璧初局矣

觀澠池之會，相如從秦，頗守，頗送王至境上，與秦訣，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數語已壯相如之膽矣。可見二人在趙，缺一不可，各伏後來引車負荊之根。爲國愛人，與自愛，蓋兩得之。秦之畏趙，不獨在二人，而在二人之能相下也。二人皆有古大臣風，頗以勇掩相如以智掩耳。

曹劌之論職也，至小大之獄，必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獄通於兵，其旨微矣。其次則趙奢之說平原君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

史像卷第七

史記三

二十

則法制，法制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此申韓管商治國學問，奢爲將，從何處得來。蓋古強兵之道，即在治國之中。曹劌重一情字，奢重一法字，猶有古用兵遺意。爲將如此，方有本領。今營一戰而不暇，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況未必能戰乎。

軍令全憑一信，亦有不信而妙者。趙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斬。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何以知其諫之必可聽，而易其詞曰：內之，歷已諫請。

諫，置對甚難。奢曰：胥後令應變轉境，圖警之甚。此三字，兵機，復是神機，難與癡人言也。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猶膠柱而鼓瑟也。此一語，道破古今匆急中用人之病。括嘗與其父奢論兵事，奢不能難，亦不謂善，既不能難矣，何不謂善也。此中難言，非老成熟於涉世，深於謀國者，不能知之。奢告括母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可見天下事有不難於行而反難於言者。奢一生用兵從敬戒中出，可

史像卷第七

史記三

二十一

知矣。及括爲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述括父之言，却將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子異心一語，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母如此，亦可將也。若止將奢告已之言，再述一過，亦幾於括之讀父書而不知合變矣。

李牧居鴈門，備匈奴。下令曰：有敢捕虜者斬。不幾於爲將而縱敵乎。然緊要在如是數歲，亦不以失二語，是其作用收功之妙。其後王怒，召牧，使他人代將，以戰爲事，亡失多，邊不得田牧，而後知老將

持重之效。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蓋虜困中國。只在使不得田牧耳。田牧者戰之本也。不亡失者。田牧之本也。不失。卽爲得戰守之道。思過半矣。

田單列傳

戰勇氣也。李牧與田單俱在。其氣不滿。不發。而牧之士氣實。法在持之。故謹烽火。多間諜。厚過戰士。用其喜。單之士氣虛。法在激之。故令敵人剝降者。搗城外家墓。用其怒。其滿而後發一也。

兩敵相當。及間之法。作中偶一用之。可耳。數用則

史記卷第七

田單列傳

王

套矣。然千古行之。數驗而數不能識破。是何庸主之多乎。燕之問齊也。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以。待其事。出自田單之謀。故時勢情理揣摩。不甚相遠。不然。燕易王亦非甚庸愚之主也。然此等處。不察。卽明主與庸愚何異。

爲相者。有若魏成子。俸入十九在外。十一在內者。平爲將者。有若司馬穰苴。與上卒平分糧食。田單

操版插。與士卒分功。盡散飲食。樂士者乎。何者。損已故也。有益於國之事。功名之士。所勇於言者。也有損於已之事。身家之士。所怯於爲者也。怯於此。又安能勇於彼乎。

燕入齊。令曰。環畫邑三十里無攻。以王蠋之故。已而蠋不肯事燕。自經死。齊臣大夫問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蠋生而完畫邑三十里。死而立一王。復齊舊物。豈苟爲生死者哉。

史記卷第七

田單列傳

王

魯仲連續陽列傳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持。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

則趙求帝以得帝，趙而代爲魏，秦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公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魏、秦、齊帝之官，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梁、臨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回籠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秦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令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公？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齊攻聊城，所謂強弩之末，莖即墜之形也。燕趙亦待齊之敵而返耳。齊之必決於聊城，公無再計。二語要緊，所以絕燕將之望也。後告以歸燕歸齊兩着，其意原在說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此必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開此一路，後面說不去。仲連好奇倖倖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益一守官，則其策自不能必用，身在事外，而後能用。人乃仲連之妙於用其策，而深於奇其如者也。故有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者，范雎秦澤張儀單是也，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而其身反不保者，蘇秦李斯單是也，不必利其身，策行而身榮者，廉頗樂毅出單是也，策行而身死者，商君是也，身死而策不行者，韓非是也，置其身以用其策，策行身去者，魯連是也，其策在行不行，身在用不用之間者，淳于皐是也，策行而身死不悔者，侯嬴王蠋單是也，不盾行其策，利其身，而志在天下者，孟子是也，志不在天下，又不必用其身，行其策，而別以空言自見

者莊周荀卿而下三聯惠施慎接之徒是也

屈原賈誼列傳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蓋偷奪人文字其來久矣權佞庸醜身都榮勢何美於文字而必欲與之結緣乎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於文士而後肆毒焉非其本意也屈原寧死而不與亦是一種文人氣習又執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

賈生經世才也與屈原同傳以騷合耳故諸奏疏

史懷卷第七

列傳

二十六

皆略不入甚有體裁正不徒以文章經濟盡賈生也後人不能如此割捨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天下和洽是制作之本提此四字見賈生所爲蓋審時觀理其施爲次第自有本末非一味少年紛更已也與魯兩生禮樂百年而後興其意略同正欲以三代制作教叔孫草草而兩生須之百年故

覽太迂賈生乘漢興二十年之日起文帝可與存爲之主其時勢正相宜今於兩生則笑其腐於賈生又病其躁士之有爲者亦何所適從乎漢以後不見三代禮樂此等議論識見悞之也

呂不韋列傳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當耳既盜國又盜經術爾王則得爾祿得爾祿則志彌後而所取彌大大賈二字惟不韋可以當之然既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

史懷卷第七

列傳

二十七

姬自隱有身期年生子政曰知有身曰自隱有身則就中委曲不韋與姬合謀定計久矣當子楚從不韋飲見姬說而請之不韋怒何其不情哉然操縱之妙在此真賈人狡獪也

刺客列傳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爲將魯莊公之知沫不減秦穆公之於孟明矣沫戰之術窮作一轉想而以柯之盟報之上固不可以一事盡也雖用劫取齊辭理自足服人投其匕首下墮北面就

人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恭仍以禮，史信服齊此一大學問刺客也。刺客可易作耶？史記刻傳如刺客游俠貨殖，皆儒者所不道，史遷特爲立傳，自有深意。故皆取其人是爲刺客游俠貨殖者，以質之，彼其看刺客游俠貨殖之義自深，而後人淺求之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藏其不死，范中行之惡而滅其恥，恭愧心所爲也。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幾子數讓曰：「子不嘗事

史懷卷第七

史記

三八

范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言，爲義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死哉？

觀襄子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而在襄子，使讓真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後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然襄子再以其身試讓

之鋒，雖自有不死之道，亦何苦爲此成人之名，以爲名人之好名，有甚於身者？此戰國氣節也。

再政之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報會後之慮，不以刺累之故，禍及仲子，是爲報會。而仲子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無定，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識密義，車政自屈以絕踪，其故在此，以身報人，至不有其名，只是不肯負心耳。意不專爲其姊，史記鄉使政知其無端忍之心，不重其秦懷之難，必絕陰千里，以列其

史懷卷第七

史記

三九

名，姊弟俱戮於韓市者，亦未必肯以身許嚴仲子也。此段文雖短，至未得再政之心，夫政豈不知其姊者哉？合前文讀之，自明。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鞫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察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

血脈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刺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刺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刺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人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刺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史懷卷第七

史記

三十

史懷卷第七

史懷卷第八

明 景陵鍾惺

廣陵門人

蔣嗣志輯

史記四

李斯列傳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於倉鼠一嘆，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廁鼠有間，若其為憂，豈止人大之驚乎？如斯之為鼠，不死於人夫，而死於狸者也，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於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重戒亦深矣。嘗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看一過，想孔子所云荷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早看破此輩人。

却賓客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此所

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七國車士故將爲此語以怵秦。魯朱家猶用其言以脫季布。然而非斯之情也。得時無急四字。是斯一生學問。斯之時能并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於富貴人也。二十年後秦并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矧六國且亡。斯一逐於秦。且無着足之地。求爲蝼鼠而不可得矣。斯含泰安之乎。此諫逐客一書。斯盡頭之石。別無退步者也。

秦既并天下爲皇帝。斯所以事秦者節節皆其族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二

滅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趙高廢太子立胡亥。及阿二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賊。心口相逆。恐懼苟且無可奈何之意。已見於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其爲違心之言也。蓋斯立二世以後。方寸亂矣。廢立一事。得罪神人。懺悔脩補之所不能及故也。語曰。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以阿二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寶祿三字。實其胎骨之病。斯之短趙高也。曰貪欲無厭。求

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厭。此正斯之自過也。嚴法刻刑。秦所用爲富強之具。以有天下者也。殺戮之氣。滿於幽明久矣。趙高卽以之用二世。行其壅蔽篡弑之志。二世亦爲之用而不知。卒以亡天下。有天道焉。

蒙恬列傳

蒙恬脩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易見也。謂之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三

張耳陳餘列傳

蒯通見范陽令。則說之降武信君。見武信君。又說之封范陽令。兩路擒縱。雖是戰國策士伎倆。然交得其利。而交無所害。說士皆如此。何至以空言禍人也。

酈養卒走燕壁。請趙王歸趙。開口便問燕將曰。臣何欲。又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陳餘不救趙。猶不失爲持重。未爲甚錯錯。在使五

千人先嘗秦軍，遂張懸陳澤於地，便有苟且塞責之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覺爲不情。史謂卒存鉅鹿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餘，因楚益深矣。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千古謀國人，有此一念，何事不可爲。賈高此後一番舉動，只欲了事收身，坐一語上聞其事。問曰：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養千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今人當此，誰敢認者？泄公亦義人哉。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四

賈高等望人相，人上過欲宿，心動，真主志氣在禍福之先。問曰：縣名爲何？問得誕甚，警甚。相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謂而妙。暗合事機，王者不施，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咎於陳。立爲王。章邯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市爲請救於齊。楚不克，而市之於魏，雖不及子房之於韓，然始

終之義盡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爲子房，則當爲市，宜表出之。

彭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驟，與漢諸將不同。呂后忌而欲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氣奪於真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稀黥布輩所爲。彭越韓信不爲也。

黥布列傳

項王擊齊，及漢敗楚彭城，布皆稱病不佐楚。兩不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五

隨何說布歸漢，直就其不佐楚一端窮之，而楚漢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漢降布本謀，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看定布之情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爲楚人矣。楚使者方徵兵於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即勸布殺楚使者，先着使人不能爲應，急着又使人不能不如此應，真妙手也。天使楚自送一黥布與漢用，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湊，不先不後處，漢

王見之留侯見之隨何又見之可見兩雄對手勝局無多疾足明眼者俱不肯讓人也

淮陰侯列傳

信而不以反誅也不世家乎哉然信實不反也信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尋法也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鮑叔得管仲於囚遽薦於桓公曰使相可也蕭何得韓信於囚遽薦於高祖曰必爲大將夫囚之於相囚之於大將相去遠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

史記卷八

淮陰侯

六

君以所太難乎曰仲不相何取於不死桓公之用仲亦必其可以相而後用之也信不爲大將何取於不亡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爲大將而後用之也鮑叔非惟知仲何非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若公孫庄之薦衛鞅於魏惠王欲屬之以國則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

滕公識韓信又在蕭何前何能薦信而滕公不能者何之言重而滕公之言輕即出舍都關中之諫出自樊噲敬則疑出自留侯則聽者是也

漂母於信則飯之屠中少年則辱之皆天所以錄信也漂母見信饑飯信此亦婦人常性竟漂數十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吾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其有昂也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爲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

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非惟看得項王其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史記卷第八

史記卷八

七

信所論高祖一段可見信舍高祖亦無可事之君矣當時非漢即楚信必將安之乎其亡也亦知有蕭何之必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爲大將故以亡激之耳

何追信或言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請上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問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許也信下齊請立爲假王上大怒罵及聞良平驕足耳語因復罵曰丈夫定諸

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兩復罵，妙甚。轉錄中，秦權無迹，而後一復罵，尤妙不可傳。

水壘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背水陣，及囊沙，不必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落，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爲妙。

拔趙幟，立漢赤幟，計在趙軍之歸，乘其亂而擊之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則背水陣，奔大將旗，破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破，死戰不可敗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不勝而歸。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八

見漢所立赤幟者也，死戰不可敗五字，乃是拔趙幟，立漢赤幟，歸着處，兵家用奇，着着從穩處來，空壁逐利者，在人不可敗者，在我能誘人而不先立其在者，亦危道也。

韓信未出井陘時，使人間視，知廣武君計不用，還報大喜，便有先着，不尋靠背水陣一策，破趙後，求廣武君師事之，此豈戰將所爲，又謂廣武君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已成擒矣，此時肯說此語，尤高人一看，然廣武君所謂善用兵者，不以

短擊長，而以長擊短，與陳平舍其兩短，襲其兩長，二語皆看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得全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

高祖僞遊雲夢，縛信歸，豈不能殺之哉，赦信，封爲淮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未免一死耳，此時何時，信收商言反哉，史謂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信，信屏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言后

史記四

九

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背書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無聊甚矣，卽反何能爲也，愚嘗謂信之反與不反，只夾於聽蒯通與不聽耳，一謝蒯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豨謀反一段情事，則又蒯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死之言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可見信之謀反，係於通，而不係於豨也，亦可證信封淮陰侯後，與豨謀反之誣。

田儼列傳

親田氏兄弟本末儼之殺令自王與張氏陳涉起
手略同儼先榮負項梁而逐其君田假假聞齊後
也齊人立之以繼儼較之儼自王者號領榮怒其
立不由已而逐之此豈子房輔韓成周市立魏咎
之義乎且項梁聞章邯急圍榮引兵擊破邯以救
榮及梁追邯告急於榮而榮不應以致殺梁始而
梁救榮不旋踵而榮殺梁項羽之不王榮而又擊
之則死平原宜也榮死田橫爲齊相當酈生之說

史記卷第八

田儼

十

下齊何至罷守備縱酒此庸人舉動也齊之亡橫
實亡之齊亡而橫又自立爲王是齊亡則橫之利
也而橫之立又無救於齊之亡海島俱死自是戰
國輕生之習亦稍可謝其亡齊之罪耳

樊鄒滕灌列傳

夏侯嬰之爲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
廿后惠帝一官數十年終其身今平時仕宦人處
此能無快快况開國功臣乎此傳以太僕二字作
眼目到底嬰之品自見矚冶熱中人讀之茫然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三年作眼却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
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
所傳止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教曹窋灌
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張蒼引起而
諸人繼之或中入張蒼而諸人後先周始之數人
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斷續藏露莫得其端
而歷歷可見真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趙堯薦周昌相趙王如意分明欲出昌奪其御史

史記卷第八

張丞相

十一

大夫耳提甚險其奪其位而代之可也盧杞遂用
其術以薦頗真卿而殺之小人作偏激尤者不足
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人至此哉
申屠嘉欲斬鄧通止也欲斬龜錯私也二事已不
可並論矣况斬通在文帝之世猶可景帝何如主
而欲以私斬錯哉甚矣嘉之不知變也
樊鄒滕灌列傳

鄧生開諸將握齏好苛禮乃深自藏匿自是高識
以諸將好苛禮爲握齏則沛公慢而易人其爲密

達太度之後無疑也然好苛禮與畏易而難言人主與士皆有之以好苛禮之諸將與畏易之諸生自不相入以懷易之沛公對好苛禮之諸儒其解冠洩溺無怪也沛公一見酈生輒洗延坐何嘗真厭儒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天下安用腐儒益苦極而戲之之辭陸生新語十二篇房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爲戲可見英雄胸中原有詩書種子不然何其入之速且深也彼解冠洩溺別是一種俗儒耳

史記卷第八

酈生傳

十一

沛公踞洗爲酈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酈生長揖不拜爲沛公者惟有輟洗延坐而已狹路中英雄相遇機鋒捺逗只合如此蓋酈生之贊沛公在踞洗沛公之取酈生在長揖英主高士遇合之際有順之而悶反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造術而始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職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

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圖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捭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損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損策力兩

史記卷第八

酈生傳

十三

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賈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胷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

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籌謀平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篋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感其卑而有道高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史懷新語之。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

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

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爲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徇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貪哉。若田叔施。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微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貪者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脫輓轡。披羊裘。畜天下事。不願易衣。曰。臣衣布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非惟自處甚高。其一片儒

脫真率。無諸儒僂顧苛禮習氣。對慢易大度之主。亦當如此。

漢文帝有爲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樂者。以前有叔孫通綿蕞之儀。足以塞之也。若制禮之議。能延至文帝時。令賈生首發之。漢儀豈如斯而已乎。禮威高帝曰。吾適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賈生不能得之文帝。而叔孫通能得之高祖。蓋緣高祖習中有皇帝二字。而通先窺得之。此通制禮櫛櫛。所謂知時變者也。

季布樂布列傳

朱家心知是季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聞處。作俠客安可無眼也。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欲召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此語甚有識。然人臣對人。豈肯如此自言者。高祖使周昌相趙王。昌泣曰。

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波黜由爲淮南守伏謝不受印願爲中郎出入禁闕毫無重內輕外之嫌固是古君臣莫朴相通處亦三人其有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

季布寄書寶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反請長君書求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丘生曰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願不重邪布迺大說布名報如此何以能拒曹丘生邪古今人爲此一念爲游客所制曹丘生敢於請書見布者亦知布好名耳然使士大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別有所爲恐亦清時之一憂也

史記卷八

史記四

十六

布母弟丁公爲楚將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蓋亦以名啗之也却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著數真不能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謂見高祖高祖斬之以徇窘我者赦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以爲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已而在故王既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賣主以自爲功

之意漢購布而布亡匿此布之所以免也

袁盎龜錯列傳

袁盎有智數人每於強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於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量而不知其諂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用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於盎而盎乃以此殺龜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爲使亡歸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史記卷八

史記四

十七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林畜犬對禽獸簿亦是職掌文帝詔拜爲上林令未嘗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之非也必察其口頗有字之間有一種浮詐躁刻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以故不聞其過由貴夫說到吏治由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

不用嗇夫一事其失自小矣此大臣洞見本末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入一事看之也

釋之持法以平恕爲主然鞠犯蹕盜高廟玉環二事皆判得精核吏不精核決不能行其平恕將觀張叔稱爲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益平恕者以法出人能不浮於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於法之內也吏不治刑名雖欲求一出入之路稍爲長者其可得乎然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又何其風力也與酷吏順旨阿意者勁軟相去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十八

遠矣此持法平恕之本也

王生治黃老言其術只在妙於用柔耳以老人而於衆人令廷尉結轡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妙指點

文帝居代時未爲天子也聞趙將李齊之賢識之不怠有心人處無事時一段營算如此及卽位止輩問馮唐問廉頗李牧之爲將搏彈而嘆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時匈奴新入大朝郡殺北地郡尉上以胡寇爲意

急急求將得頗牧不能用此語豈可使聞於人哉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君臣間對話如朋友少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主深思慮懷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爲寬容不知正其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忘鉅鹿搏彈而嘆頗牧誰謂文帝非好兵者恐其作用深遠過武帝多矣

萬石張叔列傳

史懷卷第八

史記四

十九

太史公叙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敢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真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真吏才其推重極矣抑有感於儒與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稱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曲禮鄉黨篇者不知曲禮鄉黨篇中許多曲折周旋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一輩人暗合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狩，修上古神祠封禪，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窮峻法，兒寬等推文學，是數者於丞相慶何當焉？而上獨專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嘗不重質難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黯，託孤則用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奢儉放檢不必同，只貴一真，真偽之間，邪正分焉。史稱周仁常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清潔，期不爲清潔，五字近於奸矣，與何敞容暑月熏衣焦背，同出一想，君子惡其僞耳。大之爲王莽，小之爲王安石，皆不出此一經學問。

田叔列傳

田叔稱孟舒爲長者，上曰：舒守雲中，虜曾一入，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此語詰得精明。田叔曰：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以爲長者也。乃復召舒爲雲中守，是時匈奴爲邊患，安取於長者而用之？正嘉其能得士心爲之用。

史懷卷第八

列傳四

三

命耳。凡文帝一人一事，何嘗不留心邊務也。

扁鵲倉公列傳

視扁鵲受術於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之人甚難，有甚於弟子之求其師者。顏回死，孔子曰：天喪予，諸祖以授偶後爲涅槃，千聖百祖，重一傳字，不欲吾道止於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世心腸。

扁鵲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以診脈爲名耳。世間真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脈爲名，所以堅人意，而不敢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數語至理，貪功人不肯說，亦不能說，真能生死人者，乃能爲此語。

公乘陽慶使倉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卽毀善本琵琶，十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者也。古神技授受多如此。

吳王濞列傳

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後世國

史懷卷第八

列傳四

三

川取給錢鹽與賦稅中分不知漢天子何以能享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蓋文景之世也然災用此爲反資可見天子雖富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

減人哉

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謂魏其侯曰君侯性喜善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身世之慮爲之悚然只在惡人衆三字作君子者宜三復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

其侯會仲孺有服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

王三

侯夫安敢以服爲解灌夫此處却不免勢利視丞相太貴視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戚在已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故窺其微而益易之假楚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其恭其倨爲已爲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開丞相之過魏其而喜與怒其不來而衆辱之總緣胷中有丞相二字耳真可爲勢交之戒也

灌夫持武安受淮南王金陰謀不軌夫誅此事遂不可問史遷於傳末特追叙淮南與武安一段往還首尾詳至如見正爲夫前持武安受金確證此武安族誅之案卽灌夫冤訟書也而以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於既死千古快事此史家老獄吏手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出入游戲偕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太后怒梁使而責之子母君臣之際處分極妥安國

史遷卷第八

列傳

王三

爲孝王分解以擊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入警蹕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其飾辭無一字不妙然此段議論何不言於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不知此中節次脗理必因公主告太后使太后轉言於帝乃爲妙手蓋太后外怒梁王心欲爲之分解而無其辭安國代爲之言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間委曲安詳真有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因公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

語在帝怒梁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張王言之
幾於遂其賜而厚其毒矣全當觀其請出公孫龍
羊勝一段有後此佳救之正乃可補前此彌縫之
巧並行不悖亦缺一不可者也見大長公主而泣
曰人見王而泣曰兩泣字非惟至誠抑亦當機

李將軍列傳

孝文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道哉數語判斷李廣一生受用數奇二字隱隱在

史懷表第八

史記四

李四

內一而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昆邪至
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敵恐亡之爲國愛人一誠至此覺薦用之者反落
第二義然無此一片誠心藉口蔽賢又老奸也

匈奴列傳

劉敬論和親曰以漢所餘被所解數問遣其意自
周古公發之千古制取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
所謂漢所餘被所解者則綰絮食物之屬而已中
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以

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
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糧絮以馳草
棘中以示不如旆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示不如湮酪之便美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
此賊奴看破說得素然語語中的亦梟雄也漢使
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較漢與虜之輕重已失體辱
國矣况說之言又辨而彌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
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
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此由余屈秦繆公之言

史懷表第八

史記四

三五

說從何處得之

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
狄法不出此馬邑誘致單于一事卽倖而勝之此
四字已說不去矣况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釁
紛紛實聶翁壹王恢開之貪賂小人何可勝誅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
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
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

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贖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射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強裸，未有勤勞，上牽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細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遂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率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太史公叙驃騎將軍戰功，封賞極其重灼，覺大將軍漸冷矣。却詳大將軍幕北一戰，不啻口而以太

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二語結之，仍接叙驃騎戰功封賞。此時大將軍之視驃騎，幾於皆李廣之視大將軍，其感深矣。大將軍聽齊乘言，奉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喜，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此人所不肯也，然自畫出一真朴人，與雄主者，全身之術無過此者，却似大權術占便宜人所爲。

史懷卷第九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謝勝修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汲黯庭詰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妙在不說透于古老奸情，形在自固，傾人作用，不出於此。汲黯指其布被，詐弘卽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則機鋒微露矣。諫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一

之郡，上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弘殺僂，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得一，弘事何上旨？見天子遣僂來難，已知其意之不可止，而自絀其說矣。然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夷滄海之所以得罷也。却得古人納牖之意，減得一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爲？往往及半而止，蓋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不透爲妙用。至其論下式郭解殺主父僂，出董仲舒意，狠手辣，則弘

本色史，謂其意思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主父僂上書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武帝方以擊胡爲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僂貴，用事盛言置朔方之便，爲滅胡之本，何也？蓋士當先養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確，其言自真。世味漸深，視人主意向不可移，違心而背其初說，且助其議者多矣。

徐樂之論，以安民爲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治亂安危之候。主父僂重一悔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二

謹察其候，使治不至於亂，安不至於危，及亂而可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於悔矣。二千之言，互相發，故并載之。

南粵尉佗列傳

本文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

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當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絕使，和集百越。○任囂何人，識時識地，又識人，後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三

傑哉！當其時，豈不爲子孫計，而徑以授佗，蓋英雄未了之局，與其予子孫不肖者敗之，不若予臣吏才略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於張昭，所云仲謀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於武侯，所云嗣子不才，君當自取者，非矯飾也。尉佗居秦楚漢之間，上不能爲沛公，下恥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爲陳項，南粵一隅地，數十年偏安，若若算定，爲後來扶餘輩作一榜樣。佗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議。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

文帝予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僞疆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之分，自不可弭。梁武帝老公侯景一見氣奪，况英雄全盛之主乎。

朝鮮列傳

朝鮮右渠誘漢囚人，不入見，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泃水，使御刺殺還何者朝鮮神王長，卽渡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邊吏滕胤，免罪要功，失外夷心，開釁生事，從來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四

如此，且以誘諭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報，已失奉使之指矣。况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誅乎？上爲其名笑，卽不諱，蓋知而故縱之，自欺欺人，實名美二。悞之，此大病癰也。及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討右渠，樓船喪師，所謂名笑者安在？樓船困辱，卒皆恐將，其國右渠常持和節，千古邊將，倖違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始終以約降之說，唱樓船左將軍以戰持之，陰欲降右渠，以奪樓船之功，公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樓船奪之軍，左將軍之

許得矣。右渠已誅，論功行賞，及於朝鮮之降人，而左將軍誅死，被船頭爲庶人，誤國如功，卒致兩敗。左將軍之得禍，甚於樓船，差強人意，可爲爲將不和之戒。

西南夷列傳

巴蜀民竊出取，犍馬、犍牛，以此巴蜀致富，可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處之貴有法耳。

司馬相如列傳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五

衛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相如臨邛一事，小小狡獪耳，而臨邛令之深情，文君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繆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會過臨邛，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止，悽澹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胷中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啗食，自往迎。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六

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古文士第一知遇，雄窮阨沒世，不怨也。大人賦：「淺嘗人讀之，厭忘武帝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逐，自不可強。」相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友存亡之際，能如此者，幾人乎？使

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繞繞無限深情在被用數書字又說得甚珍重嘗爲長卿作聲價

相如檄蜀雖近於爲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逼西南夷而不在於檄蜀以長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恥以文士自了遂有逼西南夷一節欲實其慕尚相如公案未免蛇足

史懷卷第九

列傳五

七

此文士談功業之流蔽也

相如死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胷中有此一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己之主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尚不辭何暇慮及身後之寵哉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稚綬辟陽侯雖不可爲訓然爲漢灑辱討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漢之失刑耳數其三罪曰臣譏爲天下誅賊臣一語甚確不能有以奪之

本文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守議不凡亦社稷臣也按此伍被輩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史遷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春爲相者凡四焉乃知黃霸爲丞相功名減於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爲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相可也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史懷卷第九

列傳五

汲鄭列傳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是何等識力便是矯制發粟張本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數語暗暗斬斷武帝開邊之根河內失火奉使往視不問而以便宜發倉粟振貧民民雖那本易動則危老成長慮人知黯之守正而不知其能達權也所謂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看點正於此處得之爲治擇丞史而在之

不自用而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斑。內多欲面外施仁義，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寢淮南反謀，幾於正已而物正者，至於出守，猶不忘國，過太行李息言張湯之奸，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固大臣深遠之見，息不敢言與湯俱敗，上聞黜與息言，抵息罪重黜極矣。武帝得人爲盛，所許社稷臣，獨黜一人而已，黜不純，霍光之事，當使黜爲之，使黜爲之，其大節不異於光，文理固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黜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慮之不去，黜一知已也。武帝許黜社稷臣，黜一知已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黜一知已也。淮南王及憚黜曰：「好直諫，守節純義，難惑以非，又黜一知已也。」

黜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此語殊帶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使人可思，不似黜者之言。而大將軍聞，愈賢黜，高問國家朝廷所疑，益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黜也。如此，青亦目可作。

宰相其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黜表出之。

黜雖佞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於面目，故雖不甚合於主，不甚說於時，亦未有以害之。無其誠而效其態，未有不殆者也。

酷吏列傳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爲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於酷吏者，則曰：「姦僞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寢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侯封之食也，罷錯之東市也，鄧都之斬也，周陽由之弃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弃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滅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故應在目爲之悚然矣。」

義縱傳言其治敢行，少繩藉，繩藉二字，頗難解，而

甚有妙義傳序云漢興破觥而爲圉斬雖而爲枋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茲黎民艾安數語可想出組織二字之意宇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酷吏用而剝落無餘故到都傳云是時民朴畏罪自重周陽由傳云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速矣

鄧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之姦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

史記卷第九

史記五

十一

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况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鄧都爲守都尉步入府寧成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驪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有羽翼成敢於陵都都望而知其爲同調矣不以恩怨恭倨爲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本文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

史記卷第九

史記五

十一

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爭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劭卿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問卽奏事上害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張湯吏事知之者以爲能罪之者以爲酷汲黯獨察其內懷詐以御主心此大臣微微洞達之言也太史公揣摩湯蹤作用諱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不被滑吏瞞過似爲黯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告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機警難乎置對湯不謝又詳爲曰固宜有贖且黜極矣湯慣作此狡獪卒以懷詐面欺誅然

哉而湯之施始於滅夏成於趙禹之手宜無論矣
禹其所兄事者也酷吏施於酷吏有天道焉
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萌於厥風父實
驕之湯死母不肯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表湯
之廉於身後天子聞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善爲
其子報讐者矣我縱之姊能察縱之無行於未貴
之前湯之母理湯於既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於中尉則心開所謂一
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雖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十三

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於一人之身豈苟然
而已乎曰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
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何奴爲
其所留囚人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
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
耳是大宛始不過爲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
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

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
弁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忌之矣篇中却時用
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
見於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服之
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大月氏方與匈奴爲讐使月氏欲與擊匈奴也
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募者爲賂智
國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爲之事自有一人爲之蹻
之速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詔中

史懷卷第九

史記五

十四

所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騫之戰枉其才矣然因
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絕處逢生此輩功
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哉

本又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
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遇設利朝也且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爲言爲然○揣摩雄主
妄想虛願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料以其說取之

鵠摩定轉如環無端皆從此生自非明王有道中
在四夷惟一等庸懦之君不爲人所利用耳

游俠列傳

急人困厄在庸人易爲感耳若豪傑人受人拔救
矜能伐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寧在縲紲
之中而不受無禮之贈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
其能不伐其德爲要領

游俠諸者所不言于長爲之立傳津津不吝口必
先爲游俠昭雪得明白不與豪暴同類正見自家

史遷卷第九

列傳五

十五

文章推許不荀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趁世亂收
一士且不必計其爲吾用而先不以之爲敵不爲
我患卽爲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其父絳侯
無此特達之識

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
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應察杜千古關說

之路然衛將軍重解之義爲之言未可知也帝此
謂量衛將軍太淺故慙不可以復言就使復爲之
言非惟無益恐反速解之禍矣

佞倖列傳

嗜權鄧通所以取寵於文帝鑄錢則文帝所以寵
通也然景帝之怒藏於嗜權而發於鑄錢竟以餓
死則嗜權者卽餓死之根也傳后之殺馮昭儀也
始於當熊所謂奸尚不可爲而况惡乎倚伏之間
豈可定哉

史遷卷第九

列傳五

十六

佞倖至桑嫪也韓嫣爲司馬侯尊孫自是將種乃
以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司馬
之辱李延年至爲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雙倖手
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爲護身嬭上之資則亦何所
不至者

滑稽列傳

滑稽從六藝說起便自滑稽矣尤妙在六藝以
下不添一語直接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有玩侮
一世倘若無人之意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明笑經

術腐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威王橫行，二事不相蒙，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稽精神，見於口齒，和字之間，只一片一寶自足，不必更看滑稽之人也。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却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胸中闊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情妙事妙文，無意而臻，字字入微，于義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史懷素第九

史記五

十七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篤於友者也。其於孫叔敖，不在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廉於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義。然叔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恬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其說自衛懿公好鶴有狄難，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出來，說得悚然，有一陳涉在前，便是以秦之識千古偷安居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日者列傳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往復一段，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官途危險，又士大夫浮誇，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畢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汙，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意，猶以爲至人身隱於卜，常游於卜筮之外，季主以爲道在於卜，當求於卜筮之中，一間未達，特爲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管輅之於何鄧也。

貨殖列傳

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事。

史記卷第九

史記五

十八

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慕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

史學卷第九

列傳五

十九

以取予。鹽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諸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阜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談於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胷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

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件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史學卷第九

列傳五

二十

貨殖傳言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是矣。而云心誇矜勢能之樂。何也。不知人之慕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嚴安所謂觀欲天下。民情見美則顯之。故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者。此之謂也。杜甫詩有云。無富貧不憂。無貴賤不戚。其論本此。本文由此觀之。賈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施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發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

重賞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怨逐幽隱，不避法禁，走宛地如鷲，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揄鳴琴，揄長袂，蹀躞利徒，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雪馳防，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闖難走狗，作色相誇，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

卓氏舍近處，求遠遷任氏，舍金玉，求金銀，其弃取權略，正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龜錯貴五穀而賤金玉，其學問總不出此。

此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異，卿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厭恥蕩然，無復血性矣。然從商君變法，治秦所致，令民大小，保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政，重富賤貧，以爲民勸，法令所驅，習俗困之，久而不知耳。

太史公自序

竊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此何有一部史記在內，遷俯首流涕，覽千載而下，五十餘萬言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口便云：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終之曰：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

悉以文字讀之邪、

史懷卷第十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蔣鼎志輯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強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慈憐而微近於闇與慈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家用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既處置不當招蒙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施錯以

史懷卷第十

漢書一

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質實近古是又其恩慈謹守之一驗也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綰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於衆草之中非

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本文春詔問公卿曰朕節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略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卽值六年矣承文景富強技藝欲有所爲而休息已久臣民習於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事向奴初着先爲此詔講明漢過不先之義爲征伐張本以有辭於臣民耳識微之士當於此過其萌而王恢以貪躁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爲此輩功名之史懷卷第十

漢書

二

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

本文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騷而致千里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踴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於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踴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本文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

諸察出入者○古今承乎亂本不出此語然處置此輩自有方略上之使爲我用次之不爲我患不爲患卽爲用矣謹察二字恐未盡止亂之義也武帝雄材大略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爲之者也班史贊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微之以其所必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

史懷卷第十

三

年又安能久堪霍氏之專而拱已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於宣帝矣光思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於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爲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於取吏非

刻於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懷爲俗吏，情形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千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至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

本文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

史懷卷第十

紀

四

勿得以春夏，槌巢探卵，彈射飛鳥，其爲令○符瑞之說，千古驕主，詭臣欺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槌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典，一仁政一仁言生焉。真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言有聰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奢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趙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胎誅特識，遠見之言，豈似有隱憂者？豈庸主庸臣所知？讀班固晉所云：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歎語爲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於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闊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爲美談，何害於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帝清言玄遠，王導比之懷恐，其意正

史懷卷第十

紀

五

如此

元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利節慶窮極，切眇入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陶王至，以銅丸撻鼓，中嚴鼓之節，幾用此代太子。人主習尚，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風，使偏或至，以此與臣下角勝，交相於誤，則帝王風量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諷者陳農使使求遺書

於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爲奇快嘗讀史至藝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爲之氣塞劉歆云假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之而學士奔走之爲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敬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詞臣不讀書者爲之悚然

成帝失德莫大於寵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

史懷卷第十

漢書一

六

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然趙氏之禍止於絕後王氏之禍至於亡國趙氏爲戚屬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人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於可欲者

大刑用甲兵兵刑合一之音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膚以至漢言刑而兵制之得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爲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了一事者乎

食貨志

鼂錯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然後歸重以粟爲賞罰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輸粟入太學入穀贖罪亦以粟爲賞罰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

賈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穀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穀雜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况又過之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試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

從維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鑄不禁而自止矣。

本文宣帝卽位用更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耀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

史懷卷第十

漢書

八

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權漕關內之穀棄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殺曉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登之實微平準之意蕭望

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爲壽昌所詘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於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於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楚元王傳 劉向

劉向好枕中秘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躁誕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奇之常卒以經術起家

史懷卷第十

漢書

九

事主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擁戴王氏之杜欽谷米張禹輩爭始終爲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兩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想諸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穀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

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於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背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瘡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

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收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於漢矣。然何救於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於國而遂已哉。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爲人子孫。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禍也。妙於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璽。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及矣。狄梁公之折武嬰也。曰。妾有姪爲天子。而附姑於廟。

者蓋猶祖此意以奪周而復唐云

劉歆移書貴讓太常博士憫情絕學有一往至誠足以動人出於情辭之外曰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真古右文之意卽章帝詔中所謂扶微學廣異義者也後世不講此道久矣所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與藝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卽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告要君脅下今古老奸同一作用

史懷卷第十

傳一

江充

息夫躬

十三

蒯伍江息夫傳

江充

息夫躬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賞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於萬乘以報私怨後雖亨臨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

此無以自固於上用之皇太子竟盡頭一着已託箇無餘充雖強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口人臣譬如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爲困不得不出於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奔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史懷卷第十

傳二

十三

武帝求跡弛之士小人無才固不能有以中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以敵爲師四字較古者受命不受辭之說更爲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爲惡資本也息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脅衆深弊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後狼村躬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悞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

慮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嬌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爲寒心而王嘉謂其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始終以爲不可用真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賈誼傳

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隨筆成變不局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胷中眼中

史懷卷第十

傳五

十四

看往事落落然歷歷然閒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於目前者有驗於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最錯輩猶能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養大臣之識其本

末來路與一切才士不同讀之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熱意滿氣盛語透所以人知其銳不知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

絳灌武人詆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讀却以擊單于頸一事勝之取以文士自了真書生習氣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爲絳灌地者能無愧於賈生邪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臣子於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苟真有以自信亦不嫌於排衆而自任者何者國家

史懷卷第十

傳五

十五

大事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之關於已者輕而成敗之關於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已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又曰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真有以自信而不暇於讓也人或謂其少年輕躁羌人之叛上問誰可將其應充國對曰無論於老臣者矣克國七十老人也豈亦洛陽少年乎

爰盎龍錯傳

龍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於應變其二其三皆

論募民徙塞下主於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以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於核蓋邊情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於欺手盡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於上告君之道也

以蠻夷攻蠻夷蓋中國原有長技我爲主而用彼輔之故曰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也若中國之長技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於夷此徵倭之計耳豈所謂萬全哉宋以金亡遼遜

史懷卷第十
十六
亡而宋弱以元亡金金亡而宋亡不修已而恃人

之過也

募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於調兵募兵蓋洞見客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經畫處分非可急求而捷取也徙之初既不強其所不願而田廬匹配城壘器具之屬一一爲之所使先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募勸往自爲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徙之實用而後已其不日募兵而日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爲兵非一

目之故也雖以徙爲名一部屯田全局藏於其中其善後未盡事宜詳是於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理皆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徙之民有一試輒效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驕體惰自民而化爲兵者復自兵而化爲民兵再化爲民則不復可望爲兵而不肖將吏弱者與之偷安賣閒強者因而浸削之法久而敝初意不復可尋故選置良吏明管子什伍教習之法又所以防其兵化爲民之漸而終募徙之局也

史懷卷第十
十七
賈鄒枚路傳

鄒勝 枚乘 路溫舒

觀鄒陽諫吳王當其反謀尚隱出口甚難而危心苦語精誠動人事梁與說勝進梁事敗見王先生爲梁周旋事濟而後已蓋持正而忠於所事不負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邦不避其難而又能超然禍福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遷以鄒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載此二事猶與其排難解紛龍功成辭賞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書反覺各傳之無謂

路溫舒緩刑疏痛切，悉至入骨刺心。當武帝嚴酷之終，宣帝綜核之始，所赦不小，良由身作獄吏，從殺人場中，鍊出慈悲至性，溫舒緩作獄吏而卒成長者，亦此意也。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長沙定王發

中山靖王勝

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卽今收藏鑑賞家，貴舊板書之意也。

本文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

史懷卷第十

傳

十八

晉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極，不佐天子，捐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借二王語，互作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一種作藩王，真受用學問，觀其聞樂一對，甚有戒心，安知非感於藩王侵削，自晦於聲色，爲全身寄憤之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睦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中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驥驥，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

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嬰，爵以來，志意衰憊，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卽中山王之意也。陳思王紛紛求自試，正逢忌者之機，煮豆之悲，誠有以自取也。

長沙定王發，卽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兄爲程姬侍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敢進，因飾唐兄以應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興之符兆於此矣。然則唐兄發祥之奇，豈自生一長沙王而止哉？

史懷卷第十

傳

十九

觀江都廣川所爲，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殆是陰陽中一種戾氣，臣民中一段劫運也。

李廣蘇建傳

李陵

蘇武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武師軍，計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帝時自請學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勸助，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豈有以五千入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毋驕子女，陵言出而難於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漫然壯而

許之不爲之所使陵違心忍氣冒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銳而孤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牛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恨國逗遛之罪反疑陵海不出而數博德上書奇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還諸當戶君長止之管收降虜具言陵軍無後救爲之響導奇數三也三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詞也說武不降見其至誠而

史懷卷第十

傳書

三十

後涕泣霜襟曰嗟乎義士陵與律之罪上通於天良心不死矣

司馬遷違眾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諠可取而其語近駭遷此時只合咎漢救之不至耳卽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爲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爲國士爲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漢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耻作文士喜譚奇功通經俠旣無卓識具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永有不因

人虛名空言而自受實禍且爲人品累者衛律說蘇武降武罵之且曰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強亦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律庸人也不可曉以是非而可憐以禍福蓋以一絕大千係推付與律乃可以寒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所以自全其節耳

武在虜中聞武帝崩南鄉號哭臥血旦夕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正以報其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古特典忠臣出氣魏將于禁爲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令謁武祖廟雄主賞罰過衷哉矣

武與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甚得大臣體武精忠爲外夷觀瞻才一問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人不然忠如蘇武一李陵株連足矣又奚待謀反之弘羊哉

董仲舒傳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春容不急急於持切一事以說理爲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鼂錯之峭而氣運闊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芊芊然見於筆墨之間者也

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却從天入古今發端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結之看來似迂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留餘地以養之故其入也渾而其傳也遠

史懷卷第十

論

三

公孫弘卜式見寬傳

見寬

廷尉有疑奏使寬爲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必言即張湯亦自不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子立知之才者固快於自見昏庸者亦安能一日苟容哉

本文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

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檐負輸租解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見寬亦是古今第一知棄取占便宜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催科之術孰有工於寬者乎

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全聲而王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

史懷卷第十

論

三

之基此言爲相如善後耳若不以獻諛之心出之移之以論他事豈非古今謀斷定案哉

張湯傳

安世

本文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其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慤勝以敏勝易以慤勝難非一切書籠腹筒行秘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滿作用條理之妙實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此言甚有大體不惟慎於自處亦高於處人絕不許已而郎果遜其妙全在此不然上語爲蔽賢人口實矣

本文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詞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口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史懷卷第十一九百一千秋



史懷卷第十一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蕭靜志輯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浮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毅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毅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愚

史懷卷第十一

傳卷三

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承者起始賄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開掩其質以制漢之喉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竊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王於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而且懼教鳳上疏

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未退，
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
衆冤之。鳳又惡，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
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
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
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樂犬耳。谷永小人也，
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
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
臣以爲誡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常藏王氏已顯。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三

然不畏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於
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
之來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
主弃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
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茲非其
明著痛切者哉？郗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情忠於王
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
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
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元子雄

爽其氣諒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
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
何苦而出於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袁帝卽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
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
於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於
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吳太子

昌邑王賀

士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此
三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三

易事也。難在上怒甚時，羣下愛懼不知所出，蓋關
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
盜受兵，別尋一罪名生之，乃可爲出脫謀反之地。
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
重其怨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間
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着之妙哉？

貨帝諱太子曰奭，蓋以孫而諱本生祖也，不敢顯
其曾祖之夫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
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

可乎

巫蠱之禍，中於骨肉，班氏公爲武帝用兵弗戢自禁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一語，人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質在國時，數有怪，即中令逐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幾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卽位，心內忌質，賜山陽太守張敞傳書祭之。

史懷卷第十二

四

爲質者危矣。敞傳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質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質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買傳嚴安 王夢 買捐之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倖得補外，爲會稽太守，數年不問問，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敵也。

本文太子體不安，苦怨忽善忘不樂，詔使褒華皆之太子宮，虞待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疾年復乃歸太子喜樂，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

官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悉調

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禽犢之外，買捐之議論文章，甚有軒輊，始短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顯，興曰：顯雖貴，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薦薦，又爲奏薦興，竟爲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躁進之患，在才

士最易爲劇，戒之。

五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給侏儒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應，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寵國之計，其言卓爾，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

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特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於游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爲輕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爰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遠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二

六

帝時單于見董賢爲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爲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何可自輕邪

太僕戴長樂告揚惲書備極羅織止免惲爲庶人惲子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惲此書雖涉怨望輕微未至如長樂所告也惲不死於長樂所告而死於此書畢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尚在疑自爲此書以實所告此惲之所以死也處疑詢之中在廢弁之後筆墨語言何可不慎

本文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有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平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吉篤慎賢固循以萬年婦已薦之仕途好諛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詞也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婦之爲效一至於此人亦何惲而不學婦乎今孤直之士簡於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薦已豈不難哉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二

七

楊胡朱柳云傳

朱雲

柳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萬友爲國之人然嘉於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於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於此求之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柳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

梁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處纂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於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啓，明福爲漢

史稿卷第十一

漢書

人

本領主意，不出於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誅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奪之人，皆可蔽主，方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敷衍，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誦王章，猶爲漢留一攻

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开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者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本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尚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史稿卷第十一

漢書

九

宣帝卽位，乃歸政，上諱讓不爲，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始此，不在驂乘也。雄察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英主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矧霍氏以驕罔諸兒，應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爲漢所獲，遂與霍光

同受頓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先萬倍，何止篤慎也。嘗怪武帝連年伐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殫，爲社稷臣奇甚。昆邪率衆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趙充國平慶忌列傳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

史懷卷第十一

傳十一

十

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就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開單、開附之過，隱而勿重，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單、開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單、開乎？曰：單、開之要領在我也，單、開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單、開豪麻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單、開不合於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誼伏之，故雕庫

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獲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單、開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單、開，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收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單、開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單、開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單、開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

史懷卷第十一

傳十一

十一

於單、先零，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於先零之單、開，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單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單、先零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單、開而誅先零之教也。然不得單、開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說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於心乎？充國舍單、開而擊先零，單、開內附，先零已孤，重以降斬之威，先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如治癰者，使之熟而自潰，老臣爲國久遠

萬全之計也。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爲將者不避嫌疑，爲上者不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前事出，有一片至誠，足以格於上下，通於始終。觀其言曰：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守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真心憂國，千古議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商榷，務求詳妥，充國據問條答，不敢作一影響皮膚之語，極曲折極直遂，以論事爲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籌邊，其事之核鍊有若鼂錯之策，匈奴者乎？文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朦朧苟且之道也。

本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

史懷卷第十一

傳

十二

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歟？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真心爲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盈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邊事如此。

本文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

史懷卷第十一

傳

十二

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爲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於自伐，而以爲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

充國未易語此，無喻於老臣一語。充國微首微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充國固有所不屑也。

傳常鄭甘陳段傳 陳湯

本文雷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舉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薦一士而以爵徇之，又以身後名徇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統稱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况以其身連坐而不悔乎？

史懷卷第十一

傳

十四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傳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統，常爲康居、烏桓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

史懷卷第十一

傳

十五

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倖倖提取於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矯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含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餘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好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誦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

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魏死如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尾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臣衛華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配顏汗背，何啻銖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徒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為奸臣借口，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

十六

未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為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注邊臣功賞極厚，獨儉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王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戾之謚，雷為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爲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良知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

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爲承父報仇，永之爲湯冤訟，正宜耳。然不如耿育一書，痛快直遂，語語指斥臣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得奏事之體。

雋疏于薛平彭傳

薛平彭傳

疏廣

于定國

暴勝之爲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雋不疑之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郡倖，況猿衣帶劍而見直指乎？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

十七

不疑教勝之氣，強而語平，作吏自爲嚴，而教人以寬，咸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爲俗吏無本者道也。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應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師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順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

無此段正論，師傅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覩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為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於明言者，託為達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定國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

史懷卷第十一

備

六

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有辭於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待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詎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將平無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逐，追與盜為市，反繫囚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利，而囚家之禍也。以故囚家不敢復告盜，以

寢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寢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蔽，養亂由此。上始即位，開來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抑何其綜核也。」

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至

史懷卷第十二

備

九

欲自刎，以血汗車輪，語態不無過態，然廣德為人，名為溫雅，細藉，而有此直節，固不得復少之。且使容容默然者，不能以溫雅細藉自解也。

王貢兩龔鮒傳

李膺為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蓋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久為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今時作官，昌邑王滂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既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

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壺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爲迂則失之矣

觀賈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於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於忠愛其文流於經術而一往深至質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達於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之爲忠愛文之爲經術邪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

子

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於此矣

帝賢傳 玄成

帝玄成陽狂謔爵於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坐不駕駟馬車騎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爲美爲人弟之道也既襲爵之後以守成爲賢爲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本文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孫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勿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

子

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逐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爲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貴相甚有大體却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卻而終抑之其根在此霍光貴相良是至以此一事衡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違意，結外戚許史以傾之。真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險闇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既廢，曾孫於昭帝，其序為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臆識過人，光聞而慙，援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邪？吉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曾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耻與

史懷卷第十二

傳

王

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為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似代為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督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祖暉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已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真不虛也。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為相

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寸短也，微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駐兩夏侯京與李傳

夏侯勝

京房

黃霸以夏侯勝被累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霸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儒家涅槃語，霸從何處得之？

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

史懷卷第十二

傳

王

漸切而漸相侵，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慙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慙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於術數之中，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苦，元帝采龐作祟，房請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為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步步入石顯彀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術，張博一案，自處改局，以

快因鋒，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促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起之，此事甚僻，可補正史之遺，爲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張韓兩王傳

趙廣漢 韓延壽

尹翁歸

張敞

本文先是賴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

三四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觚，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隄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於摶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患於姦民之合，姦合則爲黨，姦易得而黨難窮，廣漢鉅觚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爲黨，雖近於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於此，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經行，爲民上者，爲風俗計。

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繼廣漢爲太守，欲更改之，教以禮讓，非相反也，最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前官所爲，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爲有法，古人用衆之道，雖權術牢籠，必以真精神出之，乃不敗露，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獄，歸美正監掾史同一操縱，而史云行之發於至誠，至誠者，真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

史懷卷第十一

漢書

三五

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強，精神不可強也，盜劫質索貨，吏顧質不敢并擊，此劫質之所以盛也，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卽開戶下堂叩頭，魏夏侯倬爲僞降者所劫，倬將韓浩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倬曰：當賴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倬得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舉

他人猶當禁之況身親行之乎

爲吏不受干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
受人我聞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
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
是第二義晉釋道研有言使君徑將我入青雲無
由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
也

可爲萬世法浩之截不若廣漢之婉然廣漢之言
猶有愛賢之意其權與賊共之浩則使賊全失其
所持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
宋公子目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廣漢精於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綱大體有所未知
以殺榮畜一事爲丞相所案驗乃誣丞相夫人殺
傳婢欲以脅之勿令窮正已事此與市井無賴何
異勿論魏相爲丞相非可以脅劫取勝者正使安
者可以脫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事在

翁歸爲吏非不強直史稱其溫良嘯退不以行能
驕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
妙用亦出於此爲吏強直人已不堪苦聲色驕倨
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舍其強直而罪
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
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吏治之精然廣漢御民以
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賈誼有
言核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

能免此惟延壽段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實大
有一番牢籠史迹如此班史不入循吏亦自有窺
其微者其處蕭望之與廣漢之於魏相事若一轍
蓋其崇尚德禮原以作吏治聲譽非真有所本若
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槩乎未聞道也

張敞敞諱長才坐與楊惲黨友公卿奏敞不宜處
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罷不下聖主憐才如此及
惲坐殺絮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取便利卽先
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入知其作

用之妙，不知其轉變保全從一片苦心出之。

史懷卷第十一終

史懷卷第十一

天

史懷卷第十二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曹錕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

蓋寬饒

孫寶

本文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廉史易，廉吏而兼能吏，廉止於潔已，能藉於用人，可以廉自待，而不可以廉望人。月奉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不苟取而能舍廉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爲廉吏而欲爲能吏者也。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三

人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子蓋寬饒書曰：今君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得甚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折其氣。

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理正氣強，而語特圓妙，人已聞大有學問權術，深於涉

世人也。

本文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于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口今日鴈雉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

史懷卷第十三

漢書

二

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聞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穉季而譴宅事衆口譁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鉤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頃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

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金豺狼問狐狸千古巧宦人色厲膽薄以欺媚而博寵項風力之名同此作用但不堪一說破耳寶威名素著不敢取杜穉季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情理節次寫出如見侯文爲寶始終周旋一毫形迹不露就中不無違心然善處之道實不出此文有心人始稱疾不肯仕後求受署爲掾出處之際權機在我甚爲不苟寶能用之勝取百穉季矣

史懷卷第十三

漢書

三

蕭望之傳

霍光輔政失親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霍氏不無私怨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秘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敵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望之固君子也

匡張孔馮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匡衡經術儒者然躁刻非大臣器所對詩義繁美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非不用儒也重大臣甚

於重經術自是帝王高識時元帝爲皇太子見術
謝私善之其意自妙若謂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
觀遂用作宰相用枉其才受過其器附權畏勢蔽
賢妬功甘爲石顯私人顯死而追條其罪經術大
臣至此已可羞矣王尊劾奏術附上罔上無大臣
輔政之義痛快千古術竟以體面慰留忍恥就列
不去於王尊之劾奏而平陵伯一事竟以欺墨敗
決裂過之鄙夫患失亦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
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衡作宰相而向典文學易地

皆善而漢兩失之向之患以經術掩衡之佐亦以
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本文永始元延之關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
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
意頗然之本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
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年老孱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
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
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正
慈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
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成帝委權王氏漢祚將移天
變人言不足警動萬分之一決於一禹車駕至禹
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
著被老奸以身家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曰枉心
塗面在一則字寫出又云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

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爲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
官機局正同王氏篡漢始於杜欽谷永而成于禹
朱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欽永王氏
私人猶曰儒生後進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
經術爲漢大臣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爲王氏取漢
其罪豈可與欽永並論哉史稱上親拜禹牀下國
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蓋言禹得君如此而以此
報漢罪之深也

君子與權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

遠勝之。然使有心人處此，亦須正己潔身，先自處於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礙手。禹以年老治家，好平陵肥牛亭地，秦請求之，帝舅曲陽侯根爭之，謂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水寇所游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禹無以謝根也。禹所處何時何地，使正論存根，而曲反在己乎？使禹真有爲漢裁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舉動矣。觀禹與王鳳並領尚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爲，而禹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爲漢制王氏之心久矣。看

大臣富貴念重，市恩樹黨，受惡名以固寵者，人知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寵者，人不知也。史稱光居大位，於弟子終無所薦舉，其公如此，愚謂此不可言公，只是巧於自固耳。自固則必畏事，畏事則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光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然也。此語得之。

王商史丹傳喜傳

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爲王鳳所陷，至死，爲皇生，皇族必反以爲異類而自除之。惡運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故請爲商昭雪，甚有分曉。以直臣許訟商之王鳳，商之公案定矣。

定陶王以好奇善撓敵，上數稱其材，幾於奪嫡。史丹進曰：凡所謝材者，敏而好李，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皆在其中。且上稱定陶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逆折其萌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間，甚捷甚微，至中

山哀王薨，帝之少弟，與太子游，李相長大，上望見太子，至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却是爲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謂丹，丹亦無辭，蓋向之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折，而正理難奪。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臣，竊戚屬太子母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丹此際，設心發口，難於對昔之稱定陶王者，百倍矣。」及上寢病，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爲言：「一片至誠，生出許多靈警，可見靈警之詞，不出於至誠，不足以感人。況以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肉間乎？」

薛宣朱博傳

〔本文〕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操揚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減其所得所受，取宣察湛有

改飾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上，守盜馮翊，敬重今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肩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檄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檄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聽吏者，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待屬吏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足以服人，意足以感人，非一味滑刻者可比。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辭氣舉動節節有體，故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喜懼二字，妙甚，見上官作用之效，蓋得其要領，而操縱在我，

用人而不爲人所所用也。

宜爲相後，反覺索然，所謂功名損於治郡時也。然當其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爲國，善後自全之策，亦莫妙於此。今姑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成，而察其短百計巧鋼，卒之不利於已者，不必皆賢者爲之，而賢者嚮用之途，又非巧鋼者所能終寒，以霍光之賢，妬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勞且拙也。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三

十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許爲醫入獄，爲咸調護，卒免咸罪，博以此顯名，爲那功曹，看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目立聲譽，爲仕宦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肯承。

融死，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誠與才合，若范者，吾卽以真氣俠許之。有此本領，事君何患不作忠臣，治民何患不作良吏。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三

十

本文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怒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處病吏，快甚，妙在徑認其僞者爲真。白巾走出府門，無從置辦，千古名利中僞人，當用此法處之。晉范汪爲桓溫所黜，家居，溫後欲用汪，汪亦知之，乃至鄉，溫喜躍就訪汪，雖實投桓而惡，以廼時損名，乃曰：「雄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溫不覺虛注之意，一時頓盡，遂廢汪終身，此處僞人法也。」

凡爲吏，有時乎用諸，但諸者病於不信，有時乎用察，但察者病於不與。博召見功曹，閉門，具得其陰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隱，說

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遺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爽甚，所以妙於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官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傳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傳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爲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爲上所覺，召問狀。玄

史記卷第十三

卷十三

十三

翟方進傳

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爲，節節皆錯，此楊玄感、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谷永杜鄴傳

谷永，杜鄴傳。谷永，一意爲王氏取漢專政君身與後宮，解免王氏，而後宮尤其所重，引蔡女蕭牆四字，風切後宮，立

言甚爲微巧，不知蔡女蕭牆，可以指後宮，獨不可以指母后乎？永未嘗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曰：夫夫婦婦之紀，妻妾得意，曰：大妻之際，主事綱紀，其所引證，則曰：舜飭正二女，楚莊忍絕丹姬，幽王惑於褒姒，魯桓脅於齊女，語語回顧，明其所指在後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曰：後宮親屬，勿與政事，排妻黨之權，曰：妻黨者，惟恐及於母黨耳。又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寵，所以爲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曰：若是

史記卷第十三

卷十三

十三

則永之言，可以止於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左右，明功實，布衆賢，去殘賊，吏配作數段，而曰：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又初及諸驛事作陪，使聽者不疑，若又不專爲後宮而發者，公然賣國，而以經術直言出之，着着步步，皆有綫索，使人主不轉不入其彀中，而已擯其權，真小人之雄哉。使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後宮，沓淫數端，則永言爲斟酌之藥矣。故聽言不可不察也。

班氏每於杜欽承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鉤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隨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於此等處，看得不如如此深透，逐句成文，此鈔謄手也，有何關係。

何武王嘉師丹傳

上官待屬吏有體，在嚴於法而寬於禮，則人知自重而不肯輕犯法，卽犯法矣。吾先待之有禮，而後繩之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爲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

史記卷第十三

漢書三

十四

大儒，侵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貸，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益待之以禮，而後可伸吾法也。今奴視屬吏，而作姦犯科，反一切優容之，奈何吏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憚於正已以率下，故有所謂於法以媚人，喜於下之奉已，故有所簡於禮以自尊故耳。

師丹與傅喜俱以議傳太后稱尊號，不肯阿順於大臣之義甚正，卽貶黜何愧，而爲王莽所褒顯，成一蛇足，真不幸也。

楊雄傳

子雲反離騷，自是深好屈原，而悲其遇，恨不能設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爲此無可奈何之事。與廣騷同意，俗儒紛紛作異同之辨，疑甚矣。自岷江投諸江流，以吊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方可論騷雅，非異人真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作文章以求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但詠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數語爲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

史記卷第十三

漢書三

十五

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於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爲之，於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靜是也。

循吏傳

賈勳

霸學律令，喜爲吏，竭郡以霸人財爲官，不署右職，真俗吏眼孔也。霸卒，以循吏爲漢名臣，人貨一途，何嘗無賢者，蓋霸性習長於治民，故喜爲吏三字。

是其一生真面目精神欲用其長而無由自見故天財爲官忍而爲之所不恥也李文饒之賢又豈得以任子掩乎

佞倖傳

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雄主寧可以無故取邪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宦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爲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於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匈奴傳

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五單于分爭是各自求弱折而入於漢也呼韓邪款塞武帝不能以遠征得之於漢強之時而元成能以安坐得之於漢弱之日勢使然也單于弱而漢道益衰其強弱與漢相始終漢之盛衰不係於單于之朝不朝也外寧必有內憂相提而論漢之有事匈奴其效可睹矣

史懷本第十二

漢書三

十六

史懷本第十三

漢書三

十七

本文始呼韓邪嬖左伊秩奢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頡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薁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靡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薁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頡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頡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頡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在致盧兒王離諸屠奴侯入侍以且靡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薁知牙斯爲右賢王○兩閼氏高識如此豈惟當采入賢媛卽作聖明母后可也單于於頡渠閼氏舍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閼氏之子雕陶莫臯益深重之甚於立其子矣雕陶莫臯卒

傳位於且麋，而致之於且莫車，而後已。嗚呼，魏宋太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域傳

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章法，脈絡井然，然有成局於會中文甚簡妙，開整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本文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犁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

史記卷第十三

漢書三

十八

者，授綽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出使外國及外國來貢獻者，皆置屯田以給其費，不煩縣官。想當時地與人之閒而爲之甚便，一至於此，後世不能以屯田給戰守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傳介子誅樓蘭，與陳湯誅郅支，情法不同，郅支有罪而樓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子質匈奴，以一子質漢，未爲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今鄯善脅楚之道也。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獄室官刑，漢法豈

可施於質子，此王莽所爲也。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無理極矣。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匈奴得勝着，漢過益明矣。何怪畔漢而歸匈奴哉。自介子誅樓蘭得封賞，遠使者利之，遂以爲例，成則爲介子，爲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遣刺，狂王見誅，漢法何以信於臣下也。且以誅狂王爲名，誅之不成而遣賢養親，兩失之矣。

屯田本備邊極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師，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寓兵於農之意，至桑弘羊

史記卷第十二

漢書三

十九

輪臺一議，則屯田反爲險道矣。蓋漢以屯田爲重，苟有可爲不憚勉從之，故行險徼功之人得進，輪臺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留心於屯田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荒不可問，建議者盡成書餅，況輪臺危險之說乎。

外戚傳

李夫人

漢書后

李夫人彌留之際，蒙被而謝上，慧心達識，卓絕千古，正不當以色求之，然色衰愛弛一語，看透世上男子無一深情人，能求於色之外者，覺武帝一詩

一賦俱索然可廢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嘗不驗。

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不經之極。此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邑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爲根。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趙后殺皇子，罪通於天。乃人定陶王世子爲嗣，卽哀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耿育復得進其說，暫免於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三

二十

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婦婦欲絕人祀，預營此爲出脫解免之地也。有宗祀之貴及臣子原情定罪者，不可不知。

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笞其有侍御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與獻帝曹后事略同。天地正氣，何獨鍾於賊臣之女，而不及於其子邪？或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元后傳

元后自爲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而元后傳首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莽傳則曰：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合世系而稱姑姪一變常體，義例甚妙。

王氏之興自鳳始。封鳳之後黃霧四塞，楊典駟勝建議抑之。在劉向前，鳳此時辭讓非全出於偽。王氏勢猶未厚，故鳳氣微，尚有畏天變畏人言之意。自杜欽谷永陰爲王氏地，事始不可爲矣。

王莽傳

史懷卷第十二

漢書三

二十一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略皆有絕人處。觀王莽始末一狂猷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嚙嚙夢之囈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塲也。所爲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媚女主，而幸衡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

已久元后難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甘飲谷永張揖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千孫肩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牆邃宇堅局深鎬健黯者先爲之穿穴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僂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梓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覲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

史懷卷第十三

漢書

十三

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莽喜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從來大盜本領在止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曹氏司馬氏以後皆是此一班伎倆

史懷卷第十三

明 景陵鍾惺述

虞慶門人

附錄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高祖以不治產舉大事而光武以勤於稼穡中興帝王託迹顯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效高祖所爲則庸矣他日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眾反恐匿不信見光武終衣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衆乃安則光武之所以定衆志者在此而不在彼所謂善藏其用也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一

大敵壓境且至臨城而可以閉城自守者度我雖不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卽勝而可以不至於亡也昆陽之役莽以百萬之師圍城城中唯有八九千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勝而不得不救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非必以閉城自守爲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於此耳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所謂禽之制在氣也乃

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擊已亂，乘銳崩之，遂殺王華。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犇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勝衆，及營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衆與逸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勞必勝，一不勝則亡，救亡而得勝者，昆陽之戰是也。其勢然也。

昆陽之圍，諸將見犇兵盛，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殺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

史懷素第十三

三

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一笑，人強作不得。會候騎還，言人兵且至城北，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諸將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憂迫而用之也。」及出城，收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最是此一輩庸人難於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共功。了此思過半矣，然不能調伏庸人，亦何須豪傑爲邪？

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諸部之言也。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賊之言也。無此，不能取天下。豪傑帝王大關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宋文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郎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也。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

史懷素第十三

三

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水，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此豈有成算乎？不過惶急中迫出此段權略，圓處如此耳。窮則生變，善變者只須一轉，至滹沱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漸，無舡不可濟矣。復遣王霸往視之，何益帝亦知霸有

權略正欲霸言水堅以固衆心應變之道不得不
出於此卽徐還坐請邯鄲將軍入之意霸還果言
水堅蓋已默會帝意非有所再計而說言之也觀
霸擊蘇茂賊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餐子作倡
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
自是定衆應變之才光武之遺視河水蓋選擇而
使之非漫然而已

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效曲惟直柔耳二語合得
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遵養妙用被兄女子
史懷素第十三

後漢書

四

拈出今人則直以款曲爲柔矣帝曰吾理天下亦
欲以柔道行之此大悟人轉語也看得柔字深用
得柔字妙

中元元年以呂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廟而用
薄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呂后罪惡雖
想二百年後有此一番舉動雖行之在漢子孫不
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於武則
天也於是乎失刑矣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和熹皇后

明德馬皇后

光武以中興難祖有廢后一事不可爲訓龍興廢
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爲此一事周旋耳帝
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
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此一絕妙宰相可憐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
道却不出此凡世間大度量人卽大權術人也
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略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
問經術中來而劉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

史懷素第十三

後漢書

五

處有心着着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食
擅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久於權勢者也譬之善
宦大臣不受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
舍怡弄孫和熹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陳
原委故自不同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

光武於盆子樊崇之降謂曰諸卿大爲無道然猶
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
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

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語出光武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作賊亦自有令終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 王郎 王閔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稍可觀其稱詞舉事影響頗能動衆由其始末相小有辯智足以爲忠郎不得與更始盆子一例思全亦以此耳

本文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六

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惶懼閔曰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閔舉手叱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王閔亦是有膽識人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范曄以更

始盆子輩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閔與王郎彭寵輩同傳徒以其爲王莽族屬沒於擠之判逆之列真無識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

方望勸隗囂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遠甚囂起手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出望討望去後着着亂矣

囂不聽方望之言輕於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於敗其事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七

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

囂自以與公孫述敵國耻爲所臣曾斬其使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於述乎蓋以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爲也故善收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光武王續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昆陽之功而內有其兄

之痛時地甚難然伯升才志識量居然帝王德既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叔固真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爲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於此也

諸將議立劉氏豪傑咸歸伯升諸將利更始懦弱先立之乃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赤眉聞南陽立宗室恐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立破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八

恭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字字老成步步詳妥其言出於公卒皆如其言而其迹似阻更始之正以自爲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宰登城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聞更始立大怒此兩人所爲正益速伯升之死耳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平林之將皆庸人而上江之將乃王常也勝負在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解去伯升聞下江兵在宜秋卽與光武李通俱造

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常大悟歸漢看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興肇者也

李王鄧來列傳

李通

來歙

歙孫歷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入真知天命所在前不顧滅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榮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伯之流亞也詎可以勲名盡之

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爲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囂降漢囂許而中變則質責之囂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歸蜀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九

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囂而囂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於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歙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歙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乃雖在身不能動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益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爲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膽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強作邪

廢太子爲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此時非有畏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衆心衆力爭之，期於必得，不苟爲塞責耳。其後衆各引去，而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鄧寇列傳

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臣，平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禹見光武願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中，興是何等史懷素第十三

後漢書

十

大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今人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光武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關目着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遽爲我有，而人亦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

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肅何一流人，不當於戰守勝敗中求之。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輒恃之。馬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以紆失信，激畔諸羌。先是小月支每與羌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訓禁護，故令不得戰。大開恩信，悉內羣胡妻子，諸胡即解去。且言曰：漢家常欲圖我曹，觀此則以夷攻夷，伎倆已被諸胡看破，何可再用而當恃也。故訓又以誠

史懷素第十三

後漢書

十一

得之，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賞賂諸羌，使相告誘，其後任尚等夜爲羌所攻，義從諸胡并力破之。此乃真以夷攻夷，着落得力處也。用鄧禹西入關，得一意山東，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意洛陽，拒朱鮪，皆緊着也。漢用恂，與恂之自處，步步暗合，肅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馮岑賈列傳

馮異

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於敗，異與禹俱敗，禹實爲之，罪不在異也。既敗而卒以勝，異實爲之。

功不在禹也。卽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禹所以爲中興元勲者在明於取天下大勢與知人不在戰之勝敗也。

上之勞異也。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馳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數語功罪井井然，褒賞中有駕馭將將之妙如此。

吳蓋陳臧列傳 吳漢

更始遣謝躬攻王郎，旣不能下，及光武至，躬裨將不相承稟，光武深忌，而外慰安之，殺機深矣。然其

史懷卷第十三

列傳

十一

意在并躬衆而有之，卒以誦殺躬，始終負之。吳漢手殺躬，其衆果悉降，漢不足責，光武何如主哉？乃知秦以後，殺一不幸而得天下有不爲者，難矣。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己出，往往於扼要處，間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爲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駕馭驅策之道，隱然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尚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

漢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郾圍休，帝勅

曰：可直往擣郾，則蘭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

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郾，帝讓之曰：間欲先赴

郾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

至郾，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欽，又

擊郾，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信爲誰，

口護軍黃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

月餘，防果執愔，常觀高帝刻印，銷印等事，若曾中

史懷卷第十三

列傳

十三

憤憤悶悶然，絕無分曉，其線索機關，轉動似皆聽

於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已，鋒不覺盡露，似爲勝之

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爲大度也。

愚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明

於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

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

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本文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

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殺食多。數攻不下。土死傷。帝召公卿諸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然。丞相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聞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微聞。緩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此用暴之妙。不獨兵事爲然。然須洞其情形。使操縱在我。乃可行之。未易倥倥也。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十四

耿弇列傳

光武聞卽擢弇兵到。將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郡卽不足定也。此卽用王常上江兵破莽之意。官屬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破王卽要着在此。至北收幽州兵。以擊銅馬赤眉。收上谷兵破張步。定山東。弇一生作用俱取諸人。而自不犯手如此。

光武破王卽後始貳於更始。其勢亦不得不然。真主僭僞。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造床下請間。力陳其不可。光武之貳於更始。未必非弇決之。鈺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智謀所見。自相同也。

本文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十五

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人倚帝善之。○帝止弇求徵。所以釋功臣之疑也。及況遣國人侍。帝果善之。則帝之本心畢露。而弇自全之道。不得不出於求徵可知矣。

鮑王祭列傳

祭遵

遵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食。伏湛嘗王莽時。謂要乎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蠶繭。不苟爲儉者也。魯肅家富千財。不治家事。散財結客。不苟爲奢者也。有志人居亂世。知財非其所得有。儉奢之

間皆有深心有妙用，遵與湛之儉，正所以爲蕭之奢，未可爲守財人道也。

寶融列傳

居亂世，非惟自立爲難，卽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議棄取，關才寶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圖出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正爲東歸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爲，着着算定，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卽是英雄。宋錢俶輩正祖此一派行藏。

史微卷第十三

十六

照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也。寶融歸漢而謀事已去，不在融與竇融之勝負也。漢收此二人，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取天下大關目。

伐貳師爲李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爲竇憲頭死也。此何等事，而爲權倖功罪地邪？蓋庸分切貴，憲至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戚無用厭薄之也。憲未伐匈奴，立功萬里，隱然自處衛霍，欲出脫此四字。

馬援列傳

人生知己在骨肉中，最是樂事，亦是難事。援少有大志，其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朱勃矩步，能言援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交，豈勿畏也？援有此兄，真是門內知己。良工不示人以朴一語，深厚，真好名真做事人。根本如此，况卒援行服，其年不離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真有感知之意。世祖卽位，援兄員先請洛陽，其識真主，又在援之前。援嘗又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懷。

史微卷第十三

十七

慨多，大志此哀字，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何援兄弟間遭遇之幸也。

馬援波高，奕人智中無俗物，而事事着實。口中無俗字，而言言着實。少辭兄欲就邊田牧，後亡命北地，因留牧畜，轉游龍溪，開闢田牧，業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將家屬歸洛陽，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客民反舊，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平囿南，所過郡縣治城穿渠，此非邊臣所能也。布置經營，細心遠

慮一生只一實字可爲空談經濟者愧

公孫述警蹕而見援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倡人形寫出千古細人俗人如見一曉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援爲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十六

服蓋來者意與正熱吾冷之飭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將幹也援謂帝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祖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於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矚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卽在此處此好史事動如節度之恨也高帝便肯此一

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開優劣却看得深大要疎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醫不憚曰如卿言反覆甚邪則癡人說夢矣本文明年正月斬微側微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十九

毒氣薰蒸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復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援似悔其所爲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於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蓋矚矚自矢馬革裹尸藁葬矣方只緣骨中多却老當益壯四字耳

馬伏波自以梁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遂爲所中致有惹放之謗使後人用爲永鑒屈體後

生古道蕩然可慨也。恩謂待貴介年少之人亦自有法。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人或止林。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婉而直。只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如此雖受其拜可乎。

世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亦自與韓彭黥布之屬不同。蓋其待臣下溫文柔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二十

密如家人朋友而其性識精警一段防範猜檢之意往往露於款洽之中而流於意言之外焉。華下所覺一時功臣豫爲敘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甚明哲者能之。觀伏波諫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言亦一片戒心處。盛滿之時事雄察之主不覺畢示於此。他如李通之避權勢謝病不視事。鄧禹之遠名勢于孫各守一執寇恂之守河內自來從軍馮異之謙退不伐賈復之論功不言耿弇之上書求請洛陽賓融之懼不自安上書求代雖君臣間

稍遜高祖之豁達然所全亦多矣。

卓茂

傳

卷八

爲長者貴於近情不爲已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愧人則反近於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也。卓茂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問得有恭有識其人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此鬆一步法非即以馬與之也。解紛應急之道不得不暫出於此。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有此一

史懷卷第十三

後漢書

二十一

語才近情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諸府送馬非惟處已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亡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爲長者僞不得只是真真則平平則近情真與僞有心無心之辨也。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一辟左右便有許多細心許多厚道許多妙用在內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故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曰往遺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訕矣乃曉譬之曰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責備中，寓一段調停和解，忽尋出一禮字，替却遺字。何等圓妙！人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道術，世故中通透之言。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為老奸蔽閔地乎？宋太祖時，民有訟閩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強取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民間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閩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曰：無也。帝曰：漢超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邪？且使漢超不在閩南，汝家尚能保其財物邪？貴道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一段機權作用，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

本文：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監于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螟不入界，感乎天也。童不殺雞，感乎人也。觀於人而知天肥親，豈是俗吏素安之使親，亦可謂高識矣。上下間如此，此吏治之所以盛也。

史懷卷第十四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蔣鼎志輯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牟列傳 宋弘

〔本文〕帝嘗問弘通博之上，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譏，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讓桓譚，可見薦賢爲國，于係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間，直道古心而已。若嵇紹在齊王同坐，左右進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一

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慮矣。蔡邕父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琴，徵之，恥辱儒者，藝之累人如此。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王升 杜林 鄭切

居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客，亦自爲身家計耳。然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典之，不若兼衆人而養之。王升每歲農時，輒被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者恥不至，升皆兼功自勵，已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三

二

其父兄，使黜責之。陶士行於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饋。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丹助葬止於懷緣一疋，至鄧禹西征，輸麥數千斛助軍，有心人步，步着實，不苟爲奢儉，覺輕財好名者，浮甚。

王升是古今第一篤友人，只是慎始不妄交耳。陳遵願交丹，丹拒而不許，疾新道子願交於丹，丹曰：

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自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止之。令寄錄以祠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真是看透世故之言。各營意氣，不足以動其胃中。少年浮人，當用此定之。其後薦士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官，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重丹之薄也。不爲談食以謂之，非真有交情人能如此邪？」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閒。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三

衣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棟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邴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非真好學人，不能知彌養至此。」

邴均諫其兄受賂不聽，卽脫身爲傭，得錢帛以予兄，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於上也。蓋寬饒爲吏，身無餘貲，所得俸祿，盡以予吏民爲耳目者，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於下也。

桓馮列傳

馮衍

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中最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陳龍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妬才大炮目大陷穽。然觀敬通文詞，靈產亦寡亨通之氣。郭丹曾爲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爲發喪，鮑永哭更始墓，上荀諫家，二子所爲過於衍，而皆不害爲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歸光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申屠鮑鄧列傳

鄧曄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四

鄧曄以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迂事險，幾枉入虎口。士生斯時，明於天命，識真主，不過欲以身爲佐命，及爲漢將，陳俊禮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曄恥以軍政取位，辭歸鄉里，寧浮沉於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鄧禹之高識，而不與共功名，超於佐命封賞之外，則其始之上書勸莽，終之佐漢，但以實其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字固所夷然不以入其心者也。馮異龍變，殺曄者，庶幾近之矣。

一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孔奮

廉范

孔奮爲史儉約養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茹菜古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

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身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護生死可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矣忠臣良吏當於此中求之

蘇純性強切持毀譽爲士友所憚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強切人能使人思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一

五

甚難只是誠恕感人耳

今夕蘇肅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將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口齒歷歷然晉荀勗爲撫軍養從母甚厚從弟求爲將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杖簡斬之既而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語意出於蘇章皆執法人先置身於無怨之地者也

不韋以父爲李昌所殺夜則鑿地晝則埋伏經月達其寢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一刺客也卒不能

得焉而殺其妾與小兒不枉此一片心力乎然嵩

破膽至布疎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遷至此生不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於死之又掘其父墓標

首於市嵩憤恚感傷喉血死若使嵩死於不韋手刃事亦不奇矣郭林宗論之曰官府幽絕埃塵所

不能過露露所不能沾二語爲千古俠客手段精神勸懲勸誡丁頌以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泣

上服陳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沒發塚焚骨與不韋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須事又惜不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六

華大志而小用之也

朱馮虞鄒周列傳

朱浮

彭寵之反朱浮疎刻實激之又非有制寵之能特帝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寵浮神亂而計失矣殺妻遁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勝則遁敗則喜焉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擄成羈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梁統列傳

黃

梁冀非實意比也。雖天資凶狡，非有偏才高志，迹其志願，一奢逸公子耳。其欲易盈，而其性不難馭。庸主驕后，強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死在心。弑主蠹國，誅劬善類，賊殺無辜，非冀之能，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手宦官，以伏其辜。觀冀父子與宦官相始終，而漢隨以凶，真殷鑒也。

張曹鄭列傳 鄭玄

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三

七

不妙，要其所爲必得之道，則利於少而不利於多，多者鑄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賞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盡，多之爲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鄭范陳賈張列傳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陳元與范曄論，欲立左氏春秋，詣闕上疏，至云：「辭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方與人爭，然賈逵、倫、秦、譚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控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逵之言婉，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

本文述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頓陽疾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嚴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三

八

右文之主，體恤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入自愛。孔文舉在北海時，下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更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與廉者，使其可受，只在貽之以安，閔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士，固未易與也。」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多於邊幅，高其城府，馬融驕貴，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最是一種惡習可厭。學所變化，賈逵、賈二子，豈可以爲人師乎？張楷門徒百人，風儒造門，車

馬填街徒從無用止指疾其如此輒從避之非惟
自崇簡靜亦深見少年浮慕奔趨承望望塵爭問
不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本文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
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
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
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
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
天下威靈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

史漢卷第十四

從漢書二

九

行陣召軍正執有非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
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
用隱遯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
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
言顯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禍不行
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
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
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
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衆侍御史不就卓

臨之以兵不得已疆起至輪氏道病終○被褥
索要說張溫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一段止於
時亂不仕禮辟不應而已與處士盜虛聲者何異
握六師誅有罪使官豎早伏其辜語雖驚人實爲
省事是絕妙機緣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得
行何至召董卓以誅宦官又召諸侯以誅董卓展
轉紛紜爲亡漢之根乎此事惟曹孟德才膽能行
之非一切庸人所能聽也

桓榮丁鴻列傳

史漢卷第十四

從漢書二

十

丁鴻讓父爵於弟盛一爲友人鮑駿所責即感悟
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着益見前讓國之非
偶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居上不受下之貢獻自以廉靜不擾道在是矣丁
鴻上封事言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遣使貢獻大
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
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於如此情事方爲痛切乃
知爲上者不能使下勿愧雖不受猶第二義也名
歸於已而害仍在民君子豈可遽以此謝貴邪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 度尚 楊駿

本文桂陽鳳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

十一

人慰勞深自責咎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以失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薄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奪其所以不可舍而啗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之爲言近於懈而乃以爲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邊將勝則冒功敗則嫁禍千古通弊度尚爲荊州

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獄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乞傳尚詣廷尉面對屈直若尚不徵者磐理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尚竟以辭窮受罪以尚將略猶以駕罪於人自取罪辱如此况庸庸者乎千古邊臣皆然尚不幸偶犯對耳若非磐疆直草草以一赦結局功罪賞罰朦朧者多矣又可見赦者庸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祗足以壞法此耿弇所以慎言赦也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

十二

本文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張力弱吏人憂恐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

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讓而使人不可受居已於廉而貽人以不安所謂以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况骨肉之間乎薛包與弟子分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仁之至義之盡所難不在於讓在於讓而善爲辭只是不近名耳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

十三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遺腹之女此其事在鄧伯道前平不開絕後而伯道無兄命數偶然未必由於舍其子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苟心安理得不係於兒之有無也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既爲之王琳又爲之魏譚又爲之淳于恭又爲之歷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甚相遠恐爭死反爲求免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也

淳于恭見偷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惜君子爲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爲君子者反宜回護而周旋之小人心腸而目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焰益烈既不逆其所傷而又使之勿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不出於此不知是又何以見爲君子之難哉

班彪列傳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

十四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標漢室正以警僭僞者止殺哀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爲功行者也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於父古人著作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豈專恃文字而已哉

司馬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佚而固謹細固其所也

人有上書告國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嚴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章賴以表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歸超於絕域續成國書班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第五倫 倫曾孫鍾

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每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其言似涉率易不知倫當王莽末人多爭附盜賊倫獨依險固築管壁賊至厲衆拒之一段定見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十五

定力正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見倫卽異之特召入與語至冬真君臣相契聲氣精神未可以俗格中求之也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於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辦職爲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安眠豈可謂無私乎聖賢慎獨真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盤托出只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者卽自欺人也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知衛羽知孫斌知閔子直知甄子然知臧旻爲種收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者羽也自請往說降泰山賊叔孫無忌者羽也脫種於難者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訟種者旻也之數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隨種於此數子亦若着着布定種人臣耳得一人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十六

卽收一人之用當時能用種豈不并此數人得之種赦出後他無所見卒於家旻言所謂持忠入地蓋誠有之可惜也

朱樂何列傳

觀劉平趙孝及朱曄兩等遇賊事有以篤誠相感而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之道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盜賊所殺非惡人則庸人也虎欲噬人不避豪賢古之爲賊者不必盡然

本文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贈之暉少子頤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暉處張堪

史記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十七

陳揖二事乃其孫作崇厚論之本也暉父岑與光武同學故舊帝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天子篤友如此宜人之感而慕義也

予嘗謂鑒壁映雪此古人與到觸物不能自止之事非以此爲常也今人讀書或偶有所忽起或偶有所未竟間亦有此觀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不自知公失衣冠顛隊阮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者知之未可爲泛泛讀書作文人道也

袁張韓周列傳

袁安

袁閎

周興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宜還其生口以慰安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以爲還之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此大臣卓識真心爲國者也豈如後世老姦一遇會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爲身名地哉當時賢者如鄭弘第五倫韋彪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獨小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寢嘿抑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從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於上國家大事專恃一

史記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十八

會議有大姦者私見業已先定借會議成之積威脅衆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本文延喜未黨事將起閑遂散髮絕世欲報述漂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閑謂絕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閭避難皆得全免年

五十七卒於土室。○處亂世自全之道如此亦苦矣。只是看得身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其母子間始末本領。苟全性命於亂世。豈庸人事哉。黃巾賊來。誦經不移。而至禁土室以絕世。世情之凶於賊鋒。所由來矣。漢末焦先寒貧輩。諸縣行匿。迹降志辱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士安至推之。義皇以前。要其本指。歸於全身。實兇亂末世。追之使然。其初非有意為高士也。然閱能使賊不入其間。鄉人就閭避難。皆得全免。則深心妙用。寓救世於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二

十九

尚書陳忠薦周興文辭可作尚書郎。自言臣等執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數語若從他人餐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抵諱。便是斷斷無扶。休休有容之風。且古大臣於國家詔令文章。不肯因陋示朴。美不必自已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類一文士。恐形已短。不顧國體。則亦愚而隘矣。

郭陳劍傳

陳鑑

龍子忠

陳鑑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立言甚妙。可爲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

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臣激聒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詔舉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三

二十

長慮。濟以微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

班超

班超儒家子。兼涉書傳。而以武自奮。別立家門。使史家特爲立傳。不附父兄之後。真有志人也。觀超始末出處。其於家國人已之間。處之皆有其道。史稱超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回自不同。非一切以膽智立功邊陲而已。

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于投筆。而難于備書。無論超才略絕世。不特爲此。今有父兄作近

臣而其子弟爲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固衆傑人有心用世以此爲錄性之資也。

超與從事和恂同事都善見其王禮意疎薄知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謀攻虜使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謀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告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悛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若今人舉事之初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三

三

引人人以豫分其責成事之後推人出以自專其功淺深廣狹度量相超甚矣。超自請往服西域則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十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超自訟不能如此痛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應慮敗人之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洞見至隱臣子一

身功過不足惜國家大事去矣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真心爲國之人其言動發於至誠絕似趙克國然超始聞邑言遂去其妻超於此不無戒心矣以事遣邑還遂其私圖處成功再讒毀之計似亦無出於此超之權術蓋從學問中來也。

史懷卷第十四

後漢書三

三

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之超謂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太綱而已數詭乃尚所謂平乎者也不知平乎二字正超授尚以善後之策此太將之言也此段學問便非介子甘陳一往善功之人可到學道讀書乃有此語然亦西域三十年磨鍊出來故一生成功結局其本全取諸此。

史懷卷第十五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薛麟志輯

後漢書三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

楊終爰處

翟璜

霍詡

楊終以諫徙邊與班固議論不合其後以終言徵尋儒集白虎觀論考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固薦終經學出之於獄引與共事不獨虛心憐才古人於國家盛典不敢示後人以朴以一念不苟成其不妬移此心於他事作宰相可也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本文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懷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君子居末世待朋友不可不恕交情二字止可責人於平時若榮利得失必不兩立之際實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翟酺絕家

經術後以諫顯與孫懿爲好祇以一念疎進詭激不情醜惡百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非惟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真受用也不然讀書學道於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從古疆場撫賞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餌虜使不爲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共指歸不過曰以夷狄攻夷狄耳漢討羌胡欲開募卑鮮冀獲其用應劭以爲虜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緋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判辭謝撫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二

順無敢拒違蓋使其權在虜面不在我千古秋虜利病盡此數語此唐天寶以後用花門回紇爲中國害者也又云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策別尋妙用而情形精熟機局圓警不徒草草套用此四字而已霍詡奏記梁商訟其舅宋光之寃出之於獄此義人也時年十五爲此更難不知諳所以能爲此者

正以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總可避者甚多能
爲此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於義者非涉世
太深之人所能爲也

爰延爲鄉耆夫仁化大行人但開齒夫不知郡縣
此亦非佳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范滂卒歷
爲鄉功曹郡諸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囁知有功
曹而不知有太守漢黨錮之禍遂成於此可不畏
哉君子不欲多上人况以爲吏而掩上官乎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三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王充

仲長統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
能誦憶此非獨警敏勝也亦以勤慎得之凡物有
諸已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焉借諸人者恐其離
繼常敬而重焉得之艱則守之固自是人情蘇子
瞻謂三代竹簡漆書而人皆勸學秦漢以後紙字
日趨於多學者益以怠玩難易輕重之分也
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守則不失失字殺守
字來看得甚深甚妙

處亂世散財結客須以識爲主拜州刺史高幹報
致四方游士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
而不能擇人二語看斷千古浮人幹卒與袁紹同
敗只是好士無着落耳

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其必不可
得而寄託之辭也正不必深求之有此何人不樂
隱若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復有能隱者哉統論
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
言此讀書人深心用世者也獻帝遜位之歲統卒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四

是生亂世極妙結局

李陳龐陳橋列傳

李恂

龐參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彌不堪無
官之苦故連而難於退退而復求進其原皆出於
此李恂爲兖州刺史常席羊皮服布被領西域副
校尉賈胡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闌之屬一無所
受後以事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
席自給恂用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蓋由恂素廉
儉不知有居官受享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

居官廉儉正爲後來退步地也。

本文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僞，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薤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部民見問於太守，又以部人言部事，自有難於頌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龍參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

五

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虛心得來。

觀漢世應參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循吏中出，未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冀將於吏，卽隱然寓兵於民，後世將與吏截然畔爲二途，宜其兩失之矣。

崔駰列傳

章帝好崔駰文章，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屐迎門，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遂揖爲上客。天子薦一士於臣下，臣下

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後帝幸憲第，聞駰在憲，所欲召見之，憲以爲天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在此。此時憲遂欲私駰而有之，爲帝看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谷永何至爲王氏有也。然駰見知於憲，大是不幸，帝欲官之而崩，駰卒以直諫憲被疎而出，雖不見用於公朝，終不爲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收，帝謂憲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與竇氏之禍，而駰得脫然，二子優劣定於帝之一言矣。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

六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煽惑廢太子爲濟陰王，聞太后制，制閭顯入奉政事，愛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奉教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獲坐被斥，使從愛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宦豎之手，得挾社稷之功，爲亡漢之根哉。暖此種庸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禪請爲語，暖聞而遽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聞主，借此爲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者也。

崔寔觀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霸政，主於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爲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於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奈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寔之說本此。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本文〕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七

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談職務，一味寒溫，此宦途熟套也。侯霸以大臣辟一士，相見止於勞苦，不及政事，賢者如此，況庸人乎？喜懼皆去一語，說得索然，亦復凜然。人已進退之間，較然明白，不如此，何以爲高士也。

黃憲，廄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師之友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

傳不載一事實，錯舉一時解服之言，以見其人，亦幾於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曰：寔。

〔本文〕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機議列國之王，至爲擁尊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阮儒焚書，從處士構議看出，感應至理，曠甚確甚。處亂世不可不知，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蓋感漢末諸儒名福太盛，幽明所忌，黨禍將興，而以其身爲之識也。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二

八

從古英雄惹恨手辣，亦必有一種痛癢，爲人所制，搔其痛癢，雖其殺機方盛，能逆折而使順受之，愛名收衆，此曹操一輩人痛癢處也。操欲殺楊彪，孔融不及朝服往救之，操非以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將一周公處置曹公，其地步固已高矣。又云：明公輔相漢朝，若橫殺無辜，四海觀聽，誰不解體？當時名流不盡被

殺正緣老瞞胸中先有此段顧忌故得乘此中之故說姦雄易說庸人難姦雄有痛癢而庸人無痛癢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 清河王廣

慶故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譏死廢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太子是爲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藏身有道是大學問大受享人安帝始終友愛自千古盛德事慶子祐卒爲天子天人之際微矣哉

張王种陳列傳 張綱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九

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綱以梁冀用事獨埋其輪於都亭此千古雄快吏也及廣陵賊張曼寇揚徐間冀誡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此卽狄山豎張湯湯出山乘郵者也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造賊壘慰勞之埋輪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狄山爲虜所殺固落權姦筭中卽若顏杲卿死賊亦足令正人短氣然如此行徑後世權奸不以媚賊陷之邪真所謂一解不如此解

虞傳蓋臧列傳 虞翻

虞謂受命討羗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借此爲名以息寇而從中取事其妙用全不靠此賊分鈔兵散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爲賊所規其日增兩竈正作此伎倆暗暗與請兵照應若大軍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爲賊所圍使人請謀乃密治軍營聚薪城外束炬舉火火然其聚若大軍到城上稱慶賊望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擁重兵而日望援兵之至真木偶人也

謂爲常侍張防所誣自繫廷尉宦者孫程張賢力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

謀而賈朗縉紳中人乃黨防而誣朗帝卒明其誣朗與防或死或黜卽日赦朗朗在作小人誠是快事然使人主從此輕天下士不如宦豎死且黜不足盡其辜也

馬融列傳

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溫飽受用遭亂饑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皇之歎何異便爲絳帳豪侈之根失身外戚亦生於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

其人也

蔡邕列傳

邕爲劉郇陽球所構，髡徙朔方。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得免。邕以此時死，豈不一是忠孝學問宗人卒受董卓迫害，負黨邪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者，真不幸也。然邕於卓，嚴有匡正，恨言不盡用，知卓必敗，欲遁逃而不能，卓死而歎形於色，安知非自謂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邪？王子師沒然

史記卷第十五

十一

殺之，誠爲幽莽然。使邕此時不死，又不將爲李傕郭汜輩徵命所污乎？則此死又賢於生矣。

中郎識性，慧心人所能也。螳螂向蟬一段幽明感應之言，非慧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一語千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鍾陳列傳

陳寔

黨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二語自處，甚有地步。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散，諒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諒

感寔故，多所全宥，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豪傑手段，聖賢心腸，菩薩行徑，缺一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議之。

吳延史盧趙列傳

吳祐

本文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三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徵

史記卷第十五

十二

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十三歲兒能爲此言，周慎堅忍至此，昔人云：「在官寫書，風流響過。」起之一字，難施於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具，不可學而能也。杜根亦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暴虐，致害爭同，根皆不登封，藏書於壁，及逮捕貴戚，殺青於壁，封識如故，一段身世之感，又從處亂世發覺，悲憤錄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

皇甫規

段規

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蛇足，

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爲重耶。漢末自有此一。種
好名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實者。引
附標榜。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已
而借人者。真惑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
時。而有范滂。鄙賈倖節。郭林宗之爲人者。見雖自
儲。不可無此一人。立衰俗之中。

段熲爲護羌校尉。上書言羌事。寫羌人情形。兵糧
數目。地勢合散。詳確似趙管。平可爲論邊事之法。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三
其後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
奏報含糊。非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郭符許列傳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
身。潛用其心目於衆人之中。獎訓士類。惟恐失一
士。使國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置身事外。
真大占便宜人也。然林宗號知人。而符融又先知
之。使交於李膺。膺始見李膺。膺大奇之。融居間也。
處衰世。忌於盛名。李郭齊名。而李以敗。郭以全。

能通而李露其氣。嵇阮齊名。而嵇以悔。阮以吉。阮
能慎而嵇露其才。名不能累人。顧養與識何如耳。
林宗寓宿茅容。且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
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迎拜之。
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就學。容之高。高在一真。字范
敏。荷甌墮地。去而不顧。林宗見而問其意。敏曰。甌
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敏之高。
高在一定。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史叔實有盛名。
林宗見而告人曰。增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四

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却不在名。此所以爲人倫
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真
敏之定。正林宗所謂牆之基也。

林宗折角。時流競效。安石蒲葵。虛價頓增。漢末東
晉。自有此一等好名惡習。後生處師友。不得保全
在於此。君子畏大人。事其大夫之賢者。當法其好
處。豈可逐影吠聲。因人喪己。爲依附借名之地乎。
許子將不饒陳寔。陳蕃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通。卓哉四語。有識有骨。審彼已。洞

始終君子身世之要物也。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特融，輒絕他賓客。融幅巾布衣，膺拱手歎息，仇覽不與符融談。融獨奇之，可見當時能門浮慕，望塵承響之人，正元禮輩所輕。當膺與融談之時，此輩方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取輕於前輩也。

實武列傳

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

史懷素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五

患者，留為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為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為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鄭孔荀列傳

孔融

荀彧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善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疎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着。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樂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濫才命世，又自許大

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劇之才，但能疎網張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疎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於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噴喜不得，妙舌妙手也。甚矣荀彧之意，後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臂中亦覷定

史懷素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六

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賜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或首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短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或有出世之才之志，合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為漢臣。此彧之隱情，為操實以自為

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愚操以太義曰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于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或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卽以愚或而取其實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或之意侈而勞也

酷吏列傳 宣宣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七

董宣強項人以爲難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宣先相北海時詠大姓公孫丹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收其親黨誅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宜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其饌厲色不食光武馳使驛騎特原赦宣宣又以死請活岑而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武有以養其氣也風節如此置之酷吏似太恥然在獄晨夜諷誦自處能忍便是宣酷處

儒林列傳 劉昆 戴憑 孔僂

劉昆更迹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甚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

光武今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五十席事雖欠厚然激勸之下使人精神倍生憑以爭蔣遵一事直諫悟上學問有用重五十席不爲過也孔僂爲鄉舍生告其誹謗先帝上書肅宗雖以自訟却氣強理直且因以規諫尤是有心之人有用之文

文苑列傳 王逸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八

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先是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文考所爲遂輟翰而已最是奇才能虛心服人又能讓人彼胸中不專倚此一賦與一時文士分名也

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逢往見河南尹平陸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卽見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壹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

臥而上堂，強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貢萬，行徑不同，其爲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捨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獨行列傳

元式

李善

陸績

范巨卿處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間可謂至性奇行矣。然有一毫爲名之念，便有心好奇，有心好奇，便有收決之時，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爲奇，自覺尋常乃可。

蘇轍表第十五

後漢書三

十九

本文李善，李元若頭也。元家相繼亡歿，孤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山中，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鉅離意表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續并爲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鋏去草，及拜墓哭位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一若願欲

自出脫，離賤爲良，甚爲不易。李善以篤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矣。有志之士，何憚而不爲此也。然聖賢之心，豪傑之才，缺一不可，不可事績如長君，拜墓曰善在此，慎獨學問，此善託孤之根也。

陸績母截肉必方，斷葱以寸爲度，此子此母，孔子之所謂有恒也。

方術列傳

華佗

世間極小技術，皆有至理，况醫爲人之司命乎，然

史懷表第十五

後漢書三

二十

華佗，華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爲戲而談其奇者，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理求，而至理存焉者，醫者意也。難言之矣。若郭玉對和帝一段，所云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又云，療貴者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則世世窮理之言，又可見醫之精神與病者道。

逸民列傳

孟光以醜女擇對奇矣，曰欲得賢如梁鴻者，嫁之。

此語故是伯鸞知已

列女列傳 王霸妻

王霸感令狐子伯之子而慚其子之蓬髮歷齒，正使有此慚，真情不諱，亦不害其爲高。及聞妻言而起笑，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也。

班大家經史股肱，而文詞掩香，不及姚好遠甚。女中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

史懷卷第十五

後漢書三

子

蔡琰悲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竭，流離成都，賤常恐復捐廢，四語可爲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之戒。流涕請董祀之死，正體貼此四語。

史懷卷第十六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門人

蕭蘭志輯

三國志一 魏附注

武帝紀

魏武命世姦雄，爲名士所輕侮，如宗承許劭輩，公無如之何，而猶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諸子許與之中，微帶譏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曰：天下將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操往問子，將子將不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答不答，妙甚。公問問之，固問尤妙，各自寫名士英雄本色，而老瞞得意，痛癢全在於亂世姦雄一語。若但說治世能臣，決不開而大笑矣。然亂世姦雄，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靈帝時，上書言時政，更述精勤，有志作救世事，爲治世能臣，是後政教日亂，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袁紹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亂世姦雄，其志決於此矣。嗚呼，驅能臣而姦雄豈非世使之哉。寧我負人，勿人負我，語雖帶感，然老瞞一生受

用在此八字遂爲千古惡人口實。注

曹公蒿里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屬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則指劉備稱袁紹公孫瓚爭殺事也夫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而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負之數又豈待兩軍相當哉

下令讓還三縣婉婉千數言字字不情却妙在詳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二

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爲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願自首至題墓道曰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只承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姦雄君不辨自明者茲在於此。注

司馬建公曾舉公爲尉及爲王召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日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語婉氣直對姦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勝之。注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

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被體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觀其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爲持法峻刻垂涕刑人之地哉子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謂常自教兒者乎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注

公爲大將軍袁紹恥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辭讓紹是歲用董底韓浩等議始典屯田初舉事時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三

便爲標本久遠計帝王舉動與草賊不同其後紹子尚數引虜入塞爲害盤梁自呼沱入派水爲易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至今漕漑爲萬世利恐孫劉君臣未遑及此也杜恕謂當時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伯咸共忿恤民之術修將師之事三國人使倆不遑如此強本節用之道不諱久矣

本文安定太守母丘與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候勿遣人往善人難待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此論中國遣使通夷之弊，不獨博望輩一往貪功冒險之人，并班超陳湯傳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武以大宛絕遠，非人情所樂往，海罪厚賞以來之，卒之不賞而自來，不賞而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之利害較然矣。魏武此論從樂往者一輩人看出。

史綱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四

明帝紀

明帝識量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觀其於軍國事宜，往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屯渭南，勅司馬懿堅守勿戰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策懿之必克，淵者帝也；其將手段特用之於懿，尤自有意，使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為魏之能臣乎哉？又新城之役，懿方與亮相拒，渭南帝曰：「惟走亮，亦破膽矣。」卒如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矣。若文帝一文人，公干耳。

注：本文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讓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其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慚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思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小小營謀，其作用乘取甚奇。

史綱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五

在諸奴在得其慚而用之，在張讓在得其善而用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觀其所棄而所取，不必言矣。大用之一災，雄也。

郝昭遠令戒子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此理甚明，曰：番敵發，取其水以為攻戰具，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因為將，潛出薄葬之理，是大悟性人，且為將而察，取木即此一事，將豈可為乎？

三少帝紀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火中有鼠，毛可為布，以水沃鼠，鼠死，此非怪奇，自

是生克至理布有塵以火流之物反其所始也。景王譏廢羣臣失色。景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違心。其厚煩嘆口。亦自過人。無此不成亂賊。永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禪文。又似獄辭。君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即廢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爲奏首。賊臣作用。莽立後。景王私曰。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二語足以禍髦矣。景王曰。若如君言。社稷之福也。殺機已動。而髦忽與羣臣論夏后少康中。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六

典是何主意。紛紛論易說禮。無虛日。不知成濟之亦立其後也。

后妃傳

太后

文帝爲太子。左右賀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五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處有一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仰此。則翼翼慎一念。亦目可窺。不獨處之有體而已。

太祖嘗得名增數具。命后自選其一。后取其中者。曰。取其上者爲食。取其下者爲餽。故取其中者。取其下者爲餽。一語。非學問世故。淹透人說不出。事雖主。偶不得偶之敗。決甚於貪。又曰。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貪。開國母后之言。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歷至理。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淵

公孫淵上魏數書。榮點辨慧。逕倨多端。亦小有才者。然其與以自媚於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疑且惡之。始於此矣。且世上有上書求免。盛自諉諂之理乎。柔倖小人。驕悍豎子。自取滅亡而已。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七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曹洪

樊

諸將皆受魏官號。特獨漢官。太祖曰。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此語意殊不善。倖固請。乃拜爲前將軍。或之。臣於漢也。孰能聽之。

注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貸文帝。於少時幾至殺身。可爲當者之戒。然帝以此罪洪。豈是帝王之器。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半虎同啖矣。丁

誰何鄧諸人復欲使爽據其上甚矣會驥小人之能滅人族也爽所交所用盡此輩安得不敗宜王稱疾避爽而密爲之備詳其始末爽之所以應然者愈庸愈疎而懿之所以卽爽者愈毒愈冷爽固喪心懿亦過計讀之未半覺懿不殺爽亦可使魏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荀賈傳賈詡

李郭入長安賈謂賈爲禍始蓋欲自脫於李郭之手而寄其身於張繡因挾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

史懷表第十六

三國志一

人

其身耳豈爲李郭活命之計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王爽 邴原

注本文張門人爲本縣所役未喪爲屬喪曰卿學不足以致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喪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

○大有權術是古今第一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

原缺第九十葉

之計得失較然矣

注本文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

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

史懷表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一

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言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微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五人真是純漢如今諸生臨場溫習舊本者精神可學而能乎一語曄非說難中不曾拈出而曹公見曄臣主聰明犯對另有一番光景覺精神炯炯在心目之間曄後事明帝議伐蜀入與帝言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而卒不免可見智不如一誠

劉司馬梁張溫買傳

李孚爲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能行意三字從此看出甚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楊沛蓄乾樾收豈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都署爲陶士行之師

注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畿

麴演之叛蘇則請因擊擊之善惡必離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平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一

離善惡離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反衛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此卽善惡離合之意

李臧文呂許典三龐閭傳

注

本文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倖入主延熹中衛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就屬郡衛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

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衛弟頓促取版既入見尹

欲修主人勅外倉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賸謝尹息又勅門下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衛弟皆知之甚悲欲滅諸趙○上官待僚屬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趙息爭持版甚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夫有心折辱異途激成事變所傷甚多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三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蕭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

注

本文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下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惠之以車載廢鹿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自太祖求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寵受爾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

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自而無入。太祖由是疑焉。
○修爲陳思遠繼。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怨業。而修自疎駿。君老不事世子。此修之所以死也。必不得已。如祁原之正。吳質之諫。乃可觀修所爲。豈是吳質對手。

武文世王公傳 倉舒 中山王褒

蒼舒。太祖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骨肉間。開釁結怨之言。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不得有天下。此語殊有深恨於其父。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四

中山王褒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章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王衡二劉傳 王榮

王榮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將。皆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注 本文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涼。訖。傳粉。遂科頭拍祖。胡舞。五椎飯。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

曰。卿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仇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嘗謂鄴下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堪與曹氏兄弟對者。觀子建一段沾沾自喜之意。想其收攬諸士。表其所長。令之延譽。皆一念名根爲之。非必其能友勝已也。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五

何劭求交於傅嘏。嘏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必言。卽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卓識。不知。

本文 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請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

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于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敬人者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多乃今世之所謂驕者也涉世人又自有一番周旋

徐胡二王傳 徐逸

本文車駕幸許昌問選曰願復中聖人不選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痛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六

誠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選撫軍大將軍軍關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選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選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選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崇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

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寇戎入貢皆選勳也計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選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克○選醉客經濟精敏操履清慎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選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奉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間選微不苟者惟徐邈鄭泰二人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七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 王陵 鄧艾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爲戎首而猶數通書乞哀向虎口求活不應朕且怯至此乃已在彀而大傳猶光下赦救凌爲書喻之凌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凌面縛水次遣主簿承詔解縛宣王一生殺人機套着數如此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爽何異而欲稱兵反正圖舉大事耶
鄧艾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

左傳納五胡之前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妾即會母也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妬之及妊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孫氏畢請成疾曰妾欲其生男故飲以得男之藥成疾曰得男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詠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事由彼發四字又爲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駁愈變愈奇張夫人直是兵機成疾雖判斷得痛快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八

一絕妙獄吏耳

本文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郗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會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應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

大夫不可與國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遣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入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刑賈亦無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十九

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不讀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能驅策鄧鍾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將將權略推之矣古帝王於功臣必逆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智勇之士能靖者幾何用其力而聽之自殺其身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於佐命之臣用之如鷹犬而殺之如雞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哲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駕馭之中則所全者多矣

注本文時裴徽爲史郎郎溺未弱冠往造焉徽一

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觀此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一人奉孔子於老子之上久久觀其荅何晏茂於神明一段是步步着實學問晉人尚清虛豈是輔嗣爲戎首耶

方技傳 管輅

管公明不取何術策其必敗見幽鬼疎涉於輕詆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二十

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何鄧亦不知耳嘗云見何鄧二尚書使人神思清發夜不假寐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日欲寢之人何鄧名理清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其照映中久矣但憂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子才高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公明之於何鄧卽蘇門之於叔夜憂之惜之非詆之也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二語欲哭恨不能身代何鄧之危山公妻甕嵇阮亦云君才致不如正常以識度相友耳才識

二字正與蘇門暗合叔夜不免阮公令終其善敗亦分於此

輅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可爲務也古今細人多僞細可也僞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僞人耳

輅年十五與鄧那太守單子春談自云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曄所謂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清酒便自大膽服人在此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

史懷卷第十六

三國志一

三十一

想見前輩之妙

注

本之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騁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開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驚竄兆民駭驚於是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逼幽靈風可懼○莊子天籟而後又有

此奇變譁激之文亦以洩其胸中不平耳讀列復
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數語想見飲
清酒三升後與單于春旗鼓相當精神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此公明檢押作人本領蓋其
人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
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史懷卷第十六
史懷卷第十六終

三三

史懷卷第十七

明 景陵鍾惺述

廣陵閻人 謝朝修

三國志二 蜀附注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
張松以益州賣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
一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
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先主傳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
方食失匕箸人以爲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
龍潛隱屈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
不驚而失措乎至於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
却甚疎操已先知備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
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表許表不能用後悔之
備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
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舉大事首忌

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與悲憫肉生同意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著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爭之嫌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爲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爲曹公所先先主於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於琮而獨忍於璋也

孫權遣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二

猶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很矣備不聽軍過權知備意乃召瑜還觀權如此着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手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惡無其名迨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是尊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聖賢語英雄口中偶然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

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荊州益州結好於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後世疆場才武之臣於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於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三

運糧以夷守夷只是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

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令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爲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待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

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於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才，問大作用，人事豈可於戰將中求之？

注本文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四

初，惟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復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真，算得定。卽武侯猶當下席謝之。

龐統法正傳 龐統

注本文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孫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共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

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爲，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爲，爲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於吳也。此悔却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於後，而不得不爲之於前者，此類是也。

董劉馬陳董呂傳 劉巴 馬謖 董恢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漢末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五

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於我，巴輸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謹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爲親人用人定論。孔明用謖，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譏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

注本文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親近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

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特達雖賣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由中達外痛癢相關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魏正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鄧鍾耳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爲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六

不是而表劾之語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已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於身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義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爲甚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張裔爲丞相長史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裔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過世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與世情人讀之又謂丞相

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本文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升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處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智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憤宜不爲放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七

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財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先此論深心高識達於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蓋深憂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

同歸於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在本文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于魏，此亦一證據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琬代武侯爲尚書令，既無賊客，亦無喜色。神守瘞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八

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朝聘聽事，其間接待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時，琬不慕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鎮靜。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爲，失之遠矣。

鄧張宗楊傳

張翼 宗預

張翼以計劉胥不克徵還，以爲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豈可以輕退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卒殄滅胥，後追論討劉胥功，賜爵關內侯，後世賞功

之典，亦未有如此明允者矣。

吳增巴丘之戍，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爲魏，而吳屑屑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並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權揆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問治兵，寧復欲禦蜀耶？則權胷中，原有成算，不待預言而已了矣。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二

九

注本文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麥薪蒸，密戕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碑，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州邑有司對豪貴人，欲斷其誅求之苦，須詞理宛至，足以

服其心一味強項不得李寧於中山諸王先以高祖處之人情亦安有不好名而慕義者乎

三國志三 吳附注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強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縱不留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三

十

一際卓已窮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受之於相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於卓也其妙全在於強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虞士張玄曾帶索勸張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於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於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身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救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袁術於孫氏父子在破虜則授之兵以討卓而不

平之權在討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許之廬州而復用劉勳代之所干者不足以為德而其所吝者適足以為怨庸人舉事往往如此不然袁孫二氏豈不為世好相倚而為他姓所乘乎然術儻尊號得罪於天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絕張紘一書忠告懇款策不可謂無情於術也術自負策耳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三

十一

孫策殺高岱于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要殺者而皆以其能收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傾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述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注本文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械軍伍整肅

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賊，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微軍還。○濡須夜渡，看危險，而暇。曹靜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談其語，其有駕馭意，操語諸將，其詞強，却有畏伏意，皆宜得之言外。

注本文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却又足膽，無膽不能用。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三

十二

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凌雲臺手也。

結好於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平後踞之意，早以假寵，踞以致計，致討以怒衆，衆怒而後用之，苦心屈意，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於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忘蜀好也。觀其與浩周往反數書，心口建相情見乎辭矣。注

鄭泉嗜酒，閒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置。

時廿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愆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繁饒中一段無理異想，出人意外，然胃中有餘，未可易言，又能於衆中面諫，使人主憚之，此真酒人本領。徐景山之流也。臨終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爲酒壺，實復我心矣。舍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三嗣主傳 孫休 孫皓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三

十三

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蘭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勸兒種木奴千頭，歲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曰：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恒言江陵平樹橘，可比封君，吾答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自至此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注

注本文即晴字溫伯時爲誕，郭功曹誕被收，惶遽。

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誣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嘈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令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思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祭。○疇不惜死，死又爲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苟爲死者哉？鎮躁歸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八字人所甚難，此乃疇之所以爲知己死也。

注 本文又開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順，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

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

宗室傳

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爲故主周旋，遁辭妄對，中忽發出一部掌故，鑒鑒不易，可謂辯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國之人，則爲抹君之過，若吳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爲長惡不小矣。

魏覽戴員殺孫翊，將偏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若非平日暗着心眼，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間取賊奴之首於床幃燈燭之下，以祭翊墓，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 顧雍 諸葛瑾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飾，奉中郎謂吾家曹精實盡

以王榮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一耳
雖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
減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公事則公權悅是
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
國得失不可不自非而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
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至誠感格處其詞
責子譚於上前酒失與金日磾之怒其兒同意古
忠介之臣自有恭慎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
非學術聞道人不知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三

十六

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
往人言瑾之通於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
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
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
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奕家國手其緊着自各看到
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雖大有作用

然真心爲國亦不得不如此普後自服曰與公瑾
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
溫藉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於形容是公瑾知己
其立折蔣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
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橫之士須
用此破之

孫劉并力挫曹公於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
間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荆
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急勸取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三

十七

荆州恐爲操所先正爲此耳甘寧戰將是亦曾及
此此奕家先手也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
可定也赤壁拒曹操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
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
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
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
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之不宜圖劉猶劉之不宜
圖孫肅以荆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

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計豈可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跳操於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於荊州陸遜折玄德於白帝吳之計得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無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

十九

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太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於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祿以待可焉氏之成折而入於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某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鄒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將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祖何也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爲寧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於死自當理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

呂範

法本文策從容獨與範恭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

史懷卷第十七

三國志

十九

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乎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便釋講者務習執鞭請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衆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真懇祗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甚大

虞陸張歐陸吾朱傳

虞翻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

故爲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嘗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於樸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者是也過吳大帝吳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臣尚不知故云自恨疏簡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吐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追感於伯符云

史懷卷第一

三國志

二千

諸葛滕二孫濃陽傳

諸葛恪

諸葛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言聲成風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又云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人悚然於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爲辭矣

史懷卷第十七終

史懷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鍾惺撰惺有詩經圖史合考已著錄是書上自左傳國語下及三國志隨事摘錄斷以已見明史文苑傳稱惺官南都儼秦淮水閣讀史恒至丙夜有所見卽筆之名曰史懷卽是編也其說雖間有創獲而偏駁者多蓋評史者精核義理之事非掉弄聰明之事也

玄羽外編六種四十六卷

〔明〕張大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張養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羽外編

四十六卷》提要

張玄羽集序

嚴君平蜀

概見吳中近刻道德指歸一卷贗書

耳予觀秦子勅之語王文表曰君平

入藻不逢子雲之論亦自休明

而常 入雅性淡泊學業加妙躋

序

于老 入歸爲道家之宗楊雄少

入則雄于君平蓋親相授受者

故得窺其所著作而淵藻之稱良有

所本但後之傳泯泯焉則當待表章

之者少也子

廣其師說噫士固有幸有不幸哉眉

州張玄羽蓋學焉而仕矣不離乎隱者也其所著

耑門如外史集如五胡指掌圖其一

斑也張罔思侍御同學相契刻諸金

頒布之授予舟中長江寂莫左

圖七 一快因歎子雲之于君

序

平師 思之于玄羽朋友也玄

事有體卽君平之不作苟見

也子承之蜀中尊賢樂道之想不敢

非益州刺史李強下強切之任謂雄

曰吾真得君

能屈也子過眉中適玄羽抱病不獲

候之門今幸以侍御而序其所著作

乃可謂真得玄羽

已不亦迂闊而遠于事情哉辛亥立

冬一日閩中曹學佺序



合刻玄羽外編序

余里中張玄羽先生奎章先生所得輒著為書有論有言有隨筆有漫語有指掌諸種先是有刻之者種為名其刻在余里中西南一隅無能字內余承乏陪京屬義

序

興俞羨長聯各種而貫之合名之為玄羽編捐俸重梓之梓成因序之曰爰自六家七略之外厥有議官一索子華子呂氏春秋蔡氏等書是也蓋合紀載議說而載成一書此其說在馬鄱陽氏矣蓋自四部興

而議官諸家廢子華子呂氏入子蘇氏入史而史部中復有劉氏氏管見孫氏要論劉氏才學洪氏筆以至全史論贊則代有其人而明丘文莊于文定王弼州不可勝舉固不必稱議官而總之傳史部

序

為斷案者各有所長不無各有所短自不相掩長固勿論而短者有四持正過常者拘攣而固破近學究也弔奇過異者流浪而下限近縱橫也善善太長者書而多可惡也誅心太刻者慘覈而少恩近刑

名也即前者議官之失不為無之則此何足恠乎玄羽先生少鍾絕異之資長抱恢宏之識天以厚之方遠道三路而實綴之於著述之場上溯諸經旁者子其源瀚矣其本碩矣乃以其才格不為時調之集而顯精于史

序

三

經羅數千載獄究數十季次第抽毫審其州故其為論正而不卑奇而不詭寬而不濫嚴而不苛固非循途守轍亦不至于委轡駘行目下恰番隨聲亦不至于舉毛炙膜不助撝紹而乃史中之經也不必擬予而乃史

中之子也不須為集而豈出于集之外乎新都謝少連史部之雉自負三長不可一代而獨心折于先生所著季漢書願屬以緒論此非徒苟然而已矣忝與先生同地更與先生通家自垂髫時已蒙辟呬之交定許人

序

四

倫之鑒以為是子也才他日必當一鳴為有用之文非徒託之空言者至今言猶在耳嗟乎余何能知史幸因先生之論史以知史今可能論史幸先生之論史以為文則固不若無少得矣其敢忘所自哉迺若校訂

之功則在俞羨長斯則集部之雄所
謂詩史者又先生有雙子瓊語汗青
碑玉止止亭雜言共八十餘卷亦皆
此編之緒尚俟續其後云

萬曆辛亥孟冬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奉

序

五

敕巡視江洋眉州張養正撰

史論卷一

玄羽外編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引丁

正統

夫三代迭運若循環然忠實文之異尚也子丑寅之
異建也璧之三才列乎中而三光明乎上也弗可牽
合而強擠也洪荒之世無論已唐虞簪紳崇伯子拯
魚鼈而冠裳之塗山一會萬國朝宗統其在夏后氏
乎垂五百載而桀不能有也湯取之七聖重光一夫
殄戾垂六百載而紂不能有也武王取之成康昭穆
玄羽外編卷一
神聖服饗幽厲恣睢自撥本根乃離爲列國兼爲七
雄伯翳之後居然執閭矣大都三代以前元氣未滿
治日常多而亂日少三代以後淳風已駁亂日常多
而治日少是以后啓少康之明詰甲戌乙丁之賢聖
累洽重熙海天光明幽厲以來氣漸漓而風漸駁足
以既離而復合欲合而復分常數百年而後其人應
運而起此數也亦理也直若循環然蓋嘗試論之漢
可配夏唐可配商而我明可配乎周晉宋不得而
與焉夫晉之不得比漢也人知之宋之不得比唐猶
之乎晉耳而腐繡曲士狙于宋人自尊當代之論若

執左契若守著蔡而莫之變則亦甚惑矣夫宋人之尊宋卽晉人之尊晉也晉人曰漢晉宋人曰唐宋今人不以漢予晉而獨以唐予宋豈以晉不如宋乎自今言之宋無論漢唐卽晉亦弗及也晉武平吳之後域中何損于漢趙倫煽禍五胡雲擾而後遷而東也祖士雅且接劍石季龍季龍弗敢抗也旣而桓南郡取蜀摧秦矣感姚襄矣謝玄劉牢之威符堅百萬衆于淝水矣而劉下邳則幾一海內矣乃宋自藝祖黃衣之後劉錡據關東未下也契丹入擁全燕稱伯仲也趙保吉占西寧自帝國中也太祖取劉錡而不敢

玄羽外編

卷一

二

史論

正視燕雲傍睨寧夏蓋不如晉武之渾一矣南渡以來奄奄自全卒之杭而廣廣而閩閩而海上之一航蓋不如祖桓劉謝狼視虎吞中原生色矣謂晉不得比漢可也謂晉不如宋可乎守宋人自尊之詞獨排晉而予宋吾未見其爲確論也胡不平心較之周室東遷威令不行於諸侯乃離爲列國桓文能合而不敗七雄欲合而未能亂蓋三四百載秦人合之以啓漢漢卽夏也治安亦三四百載復離爲三國晉人合而再離南北相持而未合亂蓋三四百載隋人合之以啓唐唐卽商也治安亦三四百載復離爲五季

宋人幾合而復分遼金欲合而不得亂蓋三四百載元人合之以啓我大明明卽周也故莫強于秦莫富于隋莫大于元皆聖人之驅除也此宇宙間天地人之列而日月星之行也弗可牽合而強擠也或者見宋立國以忠厚而待臣以禮士大夫又能講明絕學于濂洛關閩間必欲并漢唐而三之不知所謂統者有天下之謂也渾六合之謂也不得以差有賢君而并及之也且道統之說宋人先已自負而并與其君以治統不知兩統不相涉此二代而由來矣彼固講學于寂寞閑曠之濱未嘗見之施行猶之乎孔顏

玄羽外編

卷一

三

史論

曾孟并生于桓文七雄之際又何得因道統而并與治統也所以者何蓋禹湯文武德侔乾始功塞絃埏是昭格皇穹而有天下也秦爲無道海內瓦解漢祖提三尺爲生民請命六年而合之合以正也煬帝昏狂浮于受亥文皇帝以一旅崛起晉陽適符于濟世安民之讖五年而合之亦合以正也蒙古駕暴盤據中土堯舜以來冠裳赤子一旦左衽日月無光者百年我明太祖大呼淮甸凡五六年而合之其合更正于漢唐也此雖天命實由人事德比湯而不慚樂同武而盡善所以躋三代正統無疑也乃曹瞞狐媚

司馬效尤晉氏乍合而離有由也五季竊國檢點著黃宋氏幾合而分亦有由也晉之離以五胡宋之分以女直亂蓋同也晉有懷愍之行宋有徽欽之虜辱蓋同也琅邪有五馬之謠康王有泥馬之應起蓋同也建康臨安地蓋同也祖逖宗澤俱發憤而死不振蓋同也彼其間雖有賢君功過僅相準况劉宋元嘉北魏三祖秋金大定五季顯德即閭統夷統亦有賢君不得以私意曲筆而猶曰漢唐宋也予爲之言曰三代迭運若循環然夏商周漢唐明以至無窮皆不得牽合而強櫟之誠非私意獨見亦竊窺于天地自

玄羽外編

卷一 史論

然之運也姑論之以俟達觀之士不敢爲信耳者道焉

延陵季子

孔子叙列嘉謨上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至延陵季子則數數致意焉春秋書曰吳札來聘吳子得以蠻夷與中國聘會以札故也檀弓曰延陵季子之干禮也其令矣乎又爲之親題墓蓋深重其爲人也予睹古今載籍兄弟讓國之事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察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而宋拘攣之儒往往病季子不當讓且謂讓以基禍豈不以季

札讓諸樊爲是至餘祭死夷昧死則札不當讓札讓而僚立闔閭始篡吳國乃亂篡與亂札之讓實基之此語似是而非夫季子讓諸兄其心也專其行也直未返非讓僚也僚立不得已至而君之耳君之者亦欲潛消闔閭之逆志以安吳國豈意其終不可馴哉闔閭逆志成季子無可奈何矣闔閭取而致之季子非其心也天下知有季子久矣吳人欲得以爲君亦久矣故闔閭取諸僚而致之致之者不容不致也非心順季子畏忌季子也而讓者又謂此時當受此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爲之說者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

玄羽外編

卷一 史論

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闔閭樂知衛之後亡檜之早滅豈不知闔閭之爲人彼闔閭者陰狠而忌日夜謀所以刃僚取吳較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季子果且偃然而受之吾懼刺僚之刃而次及札何者虎狼之噬蜂蝎之螫豈問智愚賢不肖第觸我則發耳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校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逆揣異日之變而能爲今日之所爲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古之君子千乘之富侯王之貴棄之如敝屣非苟

爲名而已以其心揆之人倫天道以其身度之利害禍福是以欣欣去之如解重負孔子稱夷齊無怨意在斯也札居延陵是能脫身篡奪之朝求二尊二矣今天下後世知我者諒其心不知我者謂我之爲名也札豈爲名者哉始而以兄弟之序不可紊也而讓既而以吳人君僚不得不與吳人共君之也而讓終而以閭閻逆取必不能順歸我不容不讓也而讓此三者皆讓也此三讓皆真也度之利害禍福順也揆之人倫天道安也札豈暇虞後日之基禍而札亦豈爲名者哉後世睥睨君父竊取大物者往往刃同氣殘骨肉而不惜曰吾欲已禍也不知其處心皆閭閻之類矣若季子者遠不媿夷齊內不媿其祖孔子未嘗薄之而宋拘攣之儒倡言罪之而雷同者至於今吾願守孔子家法者爲之一湔洗也

晏平仲

子讀史見晏嬰阻仲尼初甚薄之讀國語并諸列傳睹平仲之生平又甚惜之旣而幡然悟曰晏子不阻仲尼哉爲此言者非策士誣平仲之譚必墨家排孔氏之論不足信也夫矛盾不同用言殊器也蓋猶不同藏言殊臭也馬牛不同風言殊性也若孔晏者才

玄羽外編 卷一

六 史論

玄羽外編 卷一

七 史論

肩哉董穡哉馬牛走哉夫害正者必邪也排忠者必佞也擯聖智者必狂愚也晏子而果佞耶狂愚人也阻仲尼又奚疑也晏子而非佞耶狂愚而獨過信傳疑之史曰阻仲尼則寬之矣孔子自幼以知禮聞而晏子達禮者也孔子入周師柱史之後其道益精故慨然有志三代之英而惜文獻之不足苟有用我執此以往而已而晏子所以事其君與所以聘諸列國蓋無斯須失禮也孔子宰中都男女異途斑白不提挈禮乎攝相事却萊夷墮三都禮乎不用而入衛告靈公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禮乎然而孔子之所修晏子之所明也晏子之所謂亦孔子之所蘊也而好事者爲晏子阻仲尼之言曰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蘊信斯言也而晏子果厭禮哉使其果厭禮也當敝帚之若彼矛盾董穡馬牛走矣而乃所告君之言則甚異焉昔齊侯與晏子論陳氏厚施公厚歛恐異世而後國其國也公曰善哉奈何晏子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公曰善哉

然三善其言而卒不用也國終歸於陳氏非不幸矣
至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之對亦不過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亦曰善哉而亦不能用也今觀孔晏所
以告景公詳略不同而旨則一景公所以待孔晏親
疏不同而善其言而不用者則一其曰若季氏則吾
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
景公之自言晏子不與也晏子特未嘗力薦孔子耳
其所以不力薦者非不知孔子也度其君不能用耳
以何度之以其身度之耳彼固景公心膺之臣也爲
公計社稷而欲以禮消其未萌之亂乃猶樹鑿井相

玄羽外編

卷一

八十一史論

入而况孔氏乎由此觀之孔子未嘗不知晏子晏子
未必不知孔子今曰阻無乃所以自阻乎晏子以禮
教告君而孔子以知禮見阻吾固曰非策士誣平仲
之謂必墨氏排孔氏之論不足信也且晏子薦賢不
棄黨囚不遺執蓋而獨阻仲尼反若邪之害正佞之
排忠狂愚之煩聖詰而不遺餘力此不待智者而能
辨也仲尼嘗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國語云
晏嬰子產仲尼皆以兄事之春秋諸賢孔子所敬慕
者延陵季子所推轂者管敬仲所許可孟反史鰌所
深交遂緩晏嬰公孫僑下此直斗筭之耳今乃令莫

逆之平仲與彼哉子西之儔同類而共棄之也予不
可以不辨

平原君

平原君美八千樓上笑行汲覺者覺者怒而造平原
君門求笑者美人頭平原君不卽殺賓客去者半平
原君怪之而門下一人前對曰客去以君賤士重色
爲不殺前笑覺者耳平原君卽斬前笑者美人持其
頭造覺者家而謝之客稍稍至玄羽逸史曰此似不
近人情無乃策士彰勝之賢而爲是過高之談乎夫
臨民舍建樓以處姬妾類非佳公子所爲而行汲闢

玄羽外編

卷一

九十一史論

跽之夫卽欲以竊笑之故奪王子愛姬而取其頭何
太橫也卽或未從初未嘗以勢臨覺者第云唯唯而
已而三千珠履散去過半不知覺者何人其聲燦赫
引動羣響至於如此想此人亦客中之矯矯者乎而
一顰笑喜怒間能關三千俠士之去就也然而覺者
實非客顧又云民家之行汲者耳平原有君民之
分臣主之義公家美人嘻笑微過卽欲殺之請而不
從門下緣以散落趙國之齊民武斷出入主上矣吾
以人情王法論之未必其然此覺者必在衆客之間
或有奇節異行而不免于覺婦人董笑其很陋若蕭

同叔子之千卻克耶衆人重其人而不平于婦人笑
平原嘿嘿不即謝客是以去耶則覺者必非平原之
民也吾觀請頭而怒諒有所負客去其半諒有所望
必有繫於趙國者重而平原割愛以請罪士又聞風
而景附耶不然將出於游談者張皇奉詔以爲諸公
子亦憤而輕信者取而附之史不足信也

呂不韋

呂不韋賈人子以居貨爲事而身累千金一日見秦
公子楚質於趙者不得歸而趙曰苦秦兵趙人甚不
禮於子楚愁寂無聊不韋顧而詫曰貨孰有奇于此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一

史論

乎於是竭貲收之他日博大富貴在此矣玄羽逸史
曰予觀不韋居秦公子之事所爲散金釣奇者其術
有六焉以此術取封侯上相食十萬戶家僅萬人名
姬千數金玉山積園田徧天下猶其小者而又陰以
淫生之子爲帝王如持券而賣之無爽焉其六術奈
何知安國君爲太子有子二十人又知所寵幸之華
陽夫人之獨無子而其力之能立適也於是千金入
秦而玉麟立剖矣華陽之說進而子楚位定矣此一
奇也子楚羈旅困窮未見名色耶鄆絕世之姿可以
誘之而先與有身且戒之秘姬得幸於子楚遂生祖

龍此二奇也秦趙之兵日構趙知亡在旦夕而方挾
長平之怨其欲甘心于子楚者何限而又以計出之
此三奇也子楚出而幸姬在趙政猶隨母乃毛嬙之
民間而趙人不知又私以賓客游說萬端詒趙君臣
云楚已得立趙何以仇孺子而速禍不如奉姬與子
歸之秦子政得歸此四奇也安國君立一年楚立一
年而相繼物故誰所爲也不韋之金已通神而萬乘
之生死聽之矣兩君速斃此五奇也子政既立邯鄲
爲太后與不韋淫通無厭又進善房中術者嫪毐假
宦者而入后絕愛之而不韋得脫坐相府以正治國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一

史論

而盡塗天下之耳目此六奇也大奇運而富貴立至
七百年之疆國數十世之經營堂堂一統之業隱然
就祗席間取之而不遺餘力非所謂智倖造化而手
撥天關者耶夫莫大於天下而可以術取莫貴於人
主而可以巧奪獨聖賢之名不可假耳不韋曰吾已
智取天下而巧奪人主從賈人子時有之况今身都
將相靈爽威命出帝王之右獨不可于此時竊聖賢
之名乎密令其客作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
春秋布咸陽門懸千金曰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卒無
一人其書遂傳之至今此不惟陰竊帝王神機并聖

賢作述事亦欲竊之自開闢以來稱大盜者吾必以不韋爲第一人矣嗟夫秦滅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不韋滅秦秦政方壯而不韋族乃知天道之不可欺而陰謀之反中其身也術雖奇竟何益哉

始皇帝

乾坤有成毀古今有升降天地有盈虛陰陽有消息而況於人乎大化之鈞陶萬彙也倏而肖貌之候而枯槁之當其肖貌也而枯槁之機已具當其枯槁也而肖貌之理固存故天下之物茁於春長於夏夏者大也大之極其道必衰於是終之以否否爲初秋之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二 史論

卦炁又委于秋伏於冬冬者藏也藏之極其道必盛於是始之以泰泰爲初春之卦炁是兩者循環無端盛者必衰泰者必否將來者必進成功者必退自然而然者也予獨怪秦始皇帝旣一天下又求長生知長生不可得則欲由一世傳於萬世夫使人生可長軒轅氏當在宥終古何必使樂龍髯者長號使傳可萬世虞夏商周當至今猶存何以今應景命者迭起是宇宙間大愚人莫如始皇帝矣古之負力者多以舉鼎折肋而死天下大物也其重何啻一鼎舉天下者其爲害奚止折肋堯竭力而舉之呼許由以代由

不肯從而亟委之舜舜竭力而舉之呼善卷以代卷不肯從而亟委之禹堯舜豈不愛其子不欲以折肋殺之是所以真愛其子也始皇以鼎重而死又欲委之綿力之子孫以至於萬世不謂之大愚可乎漢高祖世祖所以得稱爲大英雄者以其明於成毀升降盈虛消息之故也高祖懷疾呂后召醫至高祖怒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天乎而奈何命我就豎子求活也促去旣而與黃金五十斤世祖過南陽給復一年南陽父老再讀益之世祖曰人生脩短莫必安知明年朕在否也兩祖度量超越千古世祖不諱死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三 史論

高祖不斬生真大智也始皇乃欲於海上蓬萊招必不可致之人乎昭烈臨終謂武侯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當自取此亦知重器之不易舉擇人而畀之卓有二祖之風矣豈有所虛飾於其間哉世之以成敗論人者往往躋魏武於高光不知其度量相去之懸絕也孟德之將死也歔歔留連戀戀于妾婦之前而不能自決此庸人之舉動也其去玄德不亦遠乎而尤有甚焉者晉武帝知其子之不自而殺其弟司馬攸宋文帝知其子之不自而殺其弟劉義宣北魏世宗亦殺其弟元總各欲以安其子而自禍

同氣先戮英賢卒至社稷陵夷權奸遂意彼豈知天之所廢者不可興天之所興者不可廢而成毀升降盈虛消息一定而不可移者哉雖謂愚而又愚可也是又在始皇下矣

史論卷一

終

玄羽外編

卷一

十四

史論

史論卷二

玄羽外編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四思訂

博陸侯

漢大臣如霍子孟者三代以下豈多見哉守成中堅確乎不可拔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何其正乎擁立之際危疑巢兀皎皎此心可貫金石而必生禍福皆置度外何其忠乎廢一主樹一主不動聲色而天下晏然何其智乎乃正矣而有未捐之私忠矣而有不割之愛智矣而工於國拙於身家吾不能不爲子孟有遺憾焉夫子孟委裘卧赤保抱幼冲手摯真符歸之明聖勲庸塞宇宙矣而曰遺恨者何居當孝昭初載天合未作侯其將壯以孝卜貞媛可也上官之子安以其女進甫六歲耳光不以一語禁之豈其未之思乎顧以皇后雖幼吾女之女也外祖秉軸女孫寧坤非常之福何可涯哉及冲英短祚昌邑歸藩禁柳復生山石自立舉朝文定注目成君而子孟欣然赴之猶然上官之心也逮故劍既求安心摧阻遂移志廣漢踰年不封子孟本心昭然盡露矣是所謂未捐之私也此心勃發誰不窺覷妻顯邪謀從茲而起乃

玄羽外編

卷二

史論

此晨朝凶於外舍暈翟罹患於椒寢考問侍醫勸幾切近始吐情於子孟而子孟嘿嘿無語是所謂不割之愛也人臣而有未捐之私不割之愛則明奪於所溺智慴於所蔽遠見丘山而不見目睫吾未覩能自保其終始者是赤族之禍光自取之昔光與金日磾同侍武帝武帝俱重之以爲皆可托孤吾以爲光不及日磾遠甚使日磾處光之地必不進女當顯之逆必能正法何以明其然也方帝欲托孤時光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曰臣虜也不可使匈奴輕漢力辭而退世未有辭寵於身而借學於女也者吾益試日

卷二

史論

玄羽外編 碑之必能捐私以此也日磾有幼子武帝愛之招侍左右呼曰弄兒常坐上懷中抱上頸一日偶在階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曰此淫亂之漸也取弄兒歸殺之見上謝罪上大惋惜而益重日磾夫未淫而憂其漸寧肯既逆而護其終乎吾蓋試日磾之必能割愛以此也當時子孟若無進女之心妻顯必無行毒之志即妻顯之邪謀既遂而子孟能毅然發露其奸王妻于法而身歸司敗庶幾微寵於前功而得保其後嗣在日磾必能行之豈至外骨未寒而三族夷滅乎後來金張寵祿與漢終始人以爲遭際之適然而不

知日磾忠智足以延之吾因感博陸之事而并及之云

劉平 赴賊全義

更始時天下大亂彭城劉平弟仲先爲賊所殺賊又至平扶母逃難平有一幼子仲有一歲女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力不能兩活也與母俱匿于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賊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願食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母食訖即赴賊全義賊不忍殺乃得歸玄羽逸史曰劉平義最當信最明爲人之所難爲由君子觀之殆不近人情乎夫捨

卷二

三 史論

玄羽外編 已子而存弟女義也與賊期而不忍負信也倉卒逃死之夫而義與信兩全可不謂難哉而若之何其不近人情也天下之事自有緩急輕重所貴君子者權緩急輕重之間而以天理人情較之而已取已之子與弟之女比其愛雖不甚遠取弟與父母祖宗比則緩急自見取身與信比則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取母所待命之身與不欺其賊之信比則輕重自見使非弟女而爲弟子也曰吾子與弟子等皆宗祧所係子死而弟之子存猶之乎其已子存也弟不在而子在是弟雖死而若生也不爲身計也不爲弟計也

爲祖宗父母之無後計也彼一歲之女奚關于宗祧而忍令其可關宗祧之子先死乎此劉平義最高而緩急不暇辨矣使母養而猶有托也曰賊以信遺我我失信於賊反賊之不若況母養有托吾身死而母無恙也死之可也今一死則俱死矣審其俱死何必忍須更死求哀于賊以食其母忍須更死而不哀于賊爲母故也方爲母而又棄其母以全賊信則頃刻之生奚益其母豈不自垂其本志哉爲平之願將必百計以求生其母身在一日則母在一日又將必百計以求生其身是非我身母命所寄之身也母命所

玄羽外編

卷二

四

史論

寄之身而可以輕死耶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爲其身之重而盜賊不足以死也平以一身係母存亡何啻千金而輕以全信於盜賊此又劉平信最明而輕重不暇辨矣且夫一棄其子猶棄他日之有子一棄其身今日可有母乎吾不愛身獨不愛母乎今日無母昔日存弟女之心又安在乎或者曰平以賊遺而不踐恐賊怒而搜澤中母子皆盡粉矣紉之知其必釋也不欺乃可以不死也存信亦所以存身也曰天下豈有常行仁義之賊又豈有常得微倖之身賊之遺殆觸發於一時再則未可知也奉母急入窮谷正

所謂百計求生其母者禍福聽之於天耳而微倖萬分一以希必不可再之恩于殘忍嗜殺之寇如之何其可也嚴仲子之交聶政猶過於國士之待矣政非不感之深而母在卒不敢以身許之使政母天年不盡政終身不踐國士之信也是皆節士之成法而平未之觀吾蓋惜之乎他日爲郡吏又以身代太守孫萌被七創而不挫萌渴求水傾創血以飲之萌死而扶喪歸葬其立節守義視死如歸皆生平蓄積而緩急輕重之間毫有未較乃析義而未精者漢人尚節義其過也流而爲矯激是固難能可貴之行而于人情則甚遠也故君子之道必本于人情不刻意以爲高不矯世而絕俗

玄羽外編

卷二

五

史論

蔡中郎

古人有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輕重姑勿論乃同此人也而于彼死則節義昭顯于此死則本末乖刺毫釐之差而謬以千里不可不慎也語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見理既明則據之如金石白刃在前從容蹈之非平日學極其精信極其篤安能盡其道於死生之際有如是之光明俊偉乎故曰死非難處死爲難余於蔡中郎其悲其死而又甚惜其死之未

盡善也中郎忠謀正議侃侃立朝愈入內豎疾之如仇幾死而不死與妻子同徙燉煌幸而得赦又觸怒賈怨于王甫之弟再遣其黨爲陳留太守必欲殺之幾死而不死逃竄吳越變名姓雜漁翁釣叟者七八年幾死而不死袁本初盡誅黃門始還郡未旬月而董卓入廢主弑后將移漢祚周佖伍瓊勸其舉用賢良以厭服海內吾意中郎必死此時矣生平所學者謂何所自樹立者謂何其負天下之望謂何乃畏董卓滅族之言一舉而棄之與荀爽同起孟子所稱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不圖伯喈而一至於斯也董卓既

玄羽外編卷二

六 史論

誅公一發歎王允于坐間收之自請則足以成漢史氣亦卑矣當時諸賢救者皆言蔡邕曠世逸才良史所寄班馬之後非豈真續允曰方今海內多事豈可使佞人執筆在少主左右今吾輩受謗耶竟死于獄伯喈學貴天人名滿四海而允以佞人指之豈不冤哉其實原於董卓之一從所謂祖祿產之有者必非貞臣游蹤躋之門者必非端士也允固以應卓之辟袁卓之死則卓之黨也不謂之佞而何等死死于卓誅之後即所謂本末垂刺者也死于卓辟之初即所謂節義昭顯者也一重於泰山一輕於鴻毛人豈獨

無死而伯喈處死若此不亦深可惜哉王莽之於龔勝公孫述之於李業亦嘗以死懼之矣而二子弗顧也莽述雖公竟不敢加非法于二家今伯喈與申屠蟠同志卓安敢以莽述所不敢行者而悍然行之耶或曰以魯之賢而子高聲議之徒以應卓聘一事耳孔子不嘗應公山腓奚耶不嘗避陽虎而唯諾于葉公耶安知其意非欲繩權奸而就軌物乎漢祚已去無可奈何耳噫伯喈自揣其德可以繩猛戾之卓而就吾之羈絆哉一登其舟與之隨波上下而已自非聖人而輕用其權未有不敗也孔子雖不拒二子之

玄羽外編卷二

七 史論

召亦曷嘗即往耶仲由冉有亦一時豪傑之才一入田孔之黨雖死而人猶謂之逆賢哉閔子處亂世未有若斯之善者也漢末諸士吾獨以伯喈爲賢彼張衡王充董文矣而學不及班固馬融董學矣而忠不及李固陳蕃董忠矣而才不及以漢庭無出其右之伯喈儻其死于邊或死于吳越又或死于卓聘之初豈不偉哉烈丈夫而若之何死長安行往中吾所以惜其死之不善爲此也

孔北海

東坡北海贊稱孔文舉爲龍且謂公與操不兩立非

公誅操必操殺公而大罵史氏才疏意廣之說爲不公北海子載而下得坡僂爲知已矣而予獨有說焉不敢雷同自附于鄉先達也曹操陰賊詭秘路人所知當其奉迎漢帝豈真心爲卯金圖興復哉不過假爲奇貨借名號以翦羣雄耳漢帝如嬰兒在股掌之中死生唯命北海旣負天下之望內度其身外度其主力能誅操則誅之無以不密失身而首難於國不能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可逢萌梅福申屠蟠袁閼雖以王莽董卓之忍暴不能有所加也豈以北海去而操能阻之操亦知北海名蓋天下

玄羽外編

卷二

人史論

不覺讀頌之過子由亟稱管幼安爲漢末第一流而無一言及北海或亦此意

皇甫嵩

皇甫嵩旣破黃巾威名大震閼忠進謀曰海內不幸爲閼人破壞幾至王崩今旣削平當乘此機會掃除君側此萬世一時也規拒弗納玄羽逸史曰皇甫嵩良將之器非英雄之才也故雖有摧陷廓清之功而無計安天下之慮且夫閼忠之謀何下於蒯生而皇甫之時尤便於韓信假令蒯生計行爲負漢閼忠策用爲除奸順逆異勢天下之從違可知也夫桓文之所以功蓋天下者惟能乘天下之勢決天下之機而快天下之人心耳此舉也其勢甚便其機甚順而快天下之人心若何若使曹孟德司馬仲達當此吾不知意氣激昂又將何如而竟不決吾固曰非英雄之才也然猶貞臣之慮所謂投鼠而忌器者乃若董卓之事尤可惜焉卓之豪猛高所素知平時不奉節制驕蹇自用麾下智士多勸除之而亦不斷已失事機矣逮擁兵入朝廢主弑后虐酷滔天而不敢遽篡者畏嵩在也嵩方手握強兵若能釁虜勝之威仗名義之正鼓行而前則關東義旅雲合景附賢子破膽矣

玄羽外編

卷二

九

奈何應其徵乎兵權去手一匹夫耳豈不受制于人老子云魚不可脫于淵吾惜皇甫義真有虎豹長嘯之勢而自投于羿若庸人所爲也

王陵趙苞溫嶠

古有忠臣孝子不得已而犯天下之清議持忠厚之論者當有以原其心夫君親大倫忠孝大節此兩者一虧不可謂人也何必論其生平然亦有身際陽九數當百六值天下至不得已之時從吾君則失親全吾孝則虧忠自當低昂輕重而其心苟可以暴曰子天下卽有所犯天下之不諱而君子亦有以原之吾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史論

觀王陵之於西漢趙苞之於東漢溫嶠之於東晉此三人者徇君而不知有親譚往事者一切舉而罪之予反覆其心迹而設以身處其間爲引繩批根求夫至當不易之論而別白言之以服此三人者之心則似有不可同年而語者何也王陵初事項王引兵來歸楚人執其母而召之當其時陵于漢君臣之分猶未定也陵母死于劍以止其子母得矣而陵不能無罪爲陵者歸楚以全母可也母死而身尚可生哉歸楚不爲悖主全母不爲顧私徐元直有典刑矣元直在昭烈處其母亦爲標所執元直曰本所與將軍圖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史論

王伯之業者此方寸地也今方寸亂矣不能事將軍也昭烈卽遣之蓋君義臣孝兩得其道也使陵以情白高祖高祖大度主也未必不遣陵陵遣而母不死陵奉其母耕于野或母死而陵亦死之豈不堂堂乎忠貫日月哉不自請行而遣使母固志節人也乃所以速之死耳母死不能死他日之功名不足贖也故曰陵不能無罪乃趙苞也不然苞爲漢臣食漢祿爲天子守封疆非王徐泛泛擇主時也方迎老母值鮮卑入寇苞倉卒守禦而母爲所獲是時可如元直去乎苞與城爲存亡母不得顧也何者身爲天子之臣非吾親所有矣彼其言曰本欲以微祿養母反爲母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遂以身決戰克敵而後死之夫克敵忠也死母孝也是謂兩難而兩善猶有可議哉若嶠也雖羈旅越石而身爲晉臣當懷怒執辱神州陸沈山陵穿破宮闕灰燼以太真忠憤激烈固已崩裂五內僞區區總烏鳥守拘繫而不棄時匡濟社稷爲墟家亦就破母命存亡不過先後間耳不得已雖輕重搢淚而絕裾既而王敦兩犯石頭蘇峻逼脇天子太真周旋其間不避險難母計北來勢不得顧其處心與趙苞同而時事難爲殆又甚焉使國家無

嶠恐晉室之禍不獨二帝蒙塵而又移之敦峻矣李陵兵敗而不死亦爲母也漢武帝罪陵失節誅及其母遂辱死天淮爲隴西羞苞若不死是又一李陵也忠孝安在故徐元直可以律王陵而不可以律趙苞溫嶠使元直處趙苞之地必不與母俱全居溫嶠之位必不與賊俱生元直特幸而苞嶠不幸耳元直未嘗委質故于君爲輕而親爲重苞嶠業已許國故于親爲輕而君爲重此所謂低昂輕重別白言之至當不易之論而服其心者也夫古之高誼如溫太真者亦皎皎大節翹楚于堂庭乎當天下多難奮不顧身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三 史論

以存國社而卒冒不孝之名真不幸哉而此心固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也持論者不以身處其地而原其心而嗷嗷焉雷同吠聲亦刻嚴而不忠厚矣

史論卷三

玄羽外編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荀文若

曹操殺董承帝不能平伏后私與其父完書云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懼以書示荀或或隱而不言事洩操密爲之備或恐操覺乃求使至鄴勸操進女爲后操曰今朝廷方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始以書告之操驚曰君何不早言於是疑或及董昭九錫之議或不可始大疑之奉命營軍禮畢方欲進言

玄羽外編 卷三

史論

操遽揖而退行至壽春飲藥死玄羽逸史曰文若自勸操奉迎以來摧破諸袁克定劉表宇內略平皆其謀也其於曹氏有魚水之契肺腑之親伏后私書所關匪細隱而不言竟何意乎漢室陵遲羣雄競起文若每懷匡濟以爲非操莫可以定海內故欲借其力以興劉及逢嵩既及曹氏舉動非常文若業與共事卒難垂忤然亦未嘗頃刻忘漢顧操桀驁勢力既成千揣百慮徒有一公報漢而已及帝有蹶起之意幾發於皇后私書文若以爲曹氏若危劉氏必安大難一作吾得從中從容指揮社稷晏然矣此時寧負曹

氏而不貪漢政爲潤之乎詎意伏完性怯幾事微露
文若以疑端既開始有易后之言及曹操終疑文若
乃死其心以爲報漢之本圖可對天日事之成敗命
也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死董卓掀
然而談矣荀文若在漢猶可延文若既死漢欲不亡
其可得乎

何曾

何曾每侍宴於晉武帝退謂子孫曰國家創業垂統
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世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

玄羽外編卷三

二一 史論

也及何綏被誅何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玄羽逸
史曰曾爲開國宗臣與司馬氏義同休戚武帝識度
弘遠又非拒諫之主更不聞有一讜言爲典午之社
稷計靈長而徒與子孫譚於私室忠臣之用心可如
是乎且作法於京其弊猶存曾既竊歎武帝無經國
之圖而曾所以謀家示子孫者祇見帷帳衣服窮極
侈麗厨饌品味過於王者而已肅何之垣屋不治楊
震之清白二字又可如是乎其子遵邵奢縱過其父
其孫綏機幹豪簡傲過其祖俱用殺身滅族永嘉之
末何氏遂無遺種未必非曾之貽謀也千體國則不

忠於傳家則不訓殆聖之云豈言何大敵哉同時王
太保祥亦位三公而謙儉孝讓門無獲客家無擔石
其所訓誡子孫俱合聖賢經典而後嗣亦能守之遂
自過江以來德業相望交映金紫者垂三百年而不
絕所謂善子貽謀也者而曾不及也魏史稱司馬昭
進爵爲王曾先致拜而祥獨長揖曰豈有三公下拜
之禮將不損魏朝之望而減晉王之德乎昭愈敬之
祥之人品遠出曾上不獨謙盈之間議論之頃有間
云耳矣

張華

玄羽外編卷三

三一 史論

茂先博物君子也而留連闇主之側與淫倖女后相
終始上不能弭國之亂下不能保身之危其於見幾
之智檢亂之才兩無所稱予嘗反覆其禍亂之自而
竊爲之慨焉自古才智之士何嘗不遭變故在可去
之時必決於去當可爲之會必勇於爲去不決則身
危爲不勇則幾失此兩者君子審之當費后以婦廢
姑殺之而滅其族華爲三公諫不從卽當去殺太宰
亮太保確滅其族不能止又當去廢太子諫不從又
當去三可去而不去世以茂先爲智吾不信也夫可
去者三而不去豈欲有所爲乎偷倖逆形頗露而不

早爲之計抑又何也身在衡軸手握樞機天下之事伸縮由我乃其知東宮必不能安實后必不可正惠帝必不可悟天下之事皆去大禍已近而猶依依闕庭不知戎先欲何爲也昔陳曲逆從諛王諸呂丞相陵責之曲逆曰今日犯顏敢諫我不如君他日安劉氏君不如我乎固已度諸呂之無能爲而揣已之必足以安劉也茂先亦有意於此耶夫所貴智者雖在不可爲之時而亦有脫身之策濟時之謀當司馬雅以倫秀之謀來告既已拒之吾意有奇策佳謀顧拱手而聽其潰裂乎若於此時亟與裴頠入宮先事而

玄羽外編卷三

四

李密

隋末舉義之士獨李密爲雄當其宿衛左仗下煬帝駭於瞻視騎牛讀書越公奇其應對此童子已有雄氣矣陳三策於玄感嘗算如神開英略於羣盜霸王

在握此逃遁已著雄名矣卒以亡命之身驅烏合之衆連戰黎陽奪據回洛旬日之間有衆百萬令暴主扼江都而鼠伏諸帥晚東京而視魂傳檄天下折衷唐公以爲四海可指揮而定矣無何米盡衆散軍敗勢感投命長安冀臺司復以孤旅造逆死於窮山殆若兩截人者蓋嘗試論之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夫天下之大可以氣塞剛大之氣惟以義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剛大之氣先餒矣吾雖欲振之而人不願雖欲伸之而人不信是以百萬之衆瓦解土崩而莫可收拾勢也亦理也故聖人寧不有天下而此心不可有一毫愧怍寧自脫身支感之難逃竄飢餒瀕死矣翟讓收而禮之數進奇策翟讓又悅而服之說以霸王之術翟讓遜而不敢始上衛公之號全軍而聽之而密乃足以展其才則讓之恩不爲不厚矣一旦聞飛語屠之几席間如雞豚耳此非殺不辜乎此非行不義乎于是驍雄之將如秦叔寶羅士信程咬金輩俱號萬人敵各鳥獸散衛公孤立欲何爲哉昔更始殺劉伯升公孫瓚殺劉虞段匹碑殺劉越石侯莫陳悅殺賀拔岳皆以不義之名自取敗滅密固通達古今以英雄自負而獨不見

卷三

五

此何也讓死之後有似天奪其讓咫尺東都而不知取以爲資留連倉米顧戀金甌使世充坐大良將勁卒又復四散而一敗遂不可救矣所謂義不立則氣不振安得歸之天下也隋末羣雄獨密意氣可人而一敗塗地予爲之論列如此

房瑄

唐人多稱瑄德器有王佐才一敗而廢恨其用之不盡愚謂瑄初用之大敗若再用之亦未必能有以濟時艱而振唐室於貞觀開元之舊也當肅宗間關靈武此正君臣宵旰之日非坐嘯高談賓客酣宴而可

玄羽外編

卷三

本

史論

以指撝強寇也及賀蘭進明議說已進惟宜積誠意以感動君心俾覺隙自消內外無間主意釋然而後爲君所欲爲不則奉身而退以全名節而乃自請將平賊不知天下曾有君臣猜疑懷畏而可以立功者乎昔管仲之於桓公王猛之於苻堅也君推赤心以委其臣臣奉精白以聽其君上下契合有同魚水間者必遂愈者必誅而二臣始爲之委質是以齊秦暴焉而伯今君已納譏去齊秦之主既遠而驟請自將欲令連百萬之衆畀之我事成則功何所居不成則罪何所定中制則將權不立自遂則謗聲四起進退

維谷非此一請爲之哉且彼所恃劉秋何人也其才遠不及王衍殷浩而欲以當石勒姚萇是投卵于石耳安祿山史思明襄勒弗能過也提十萬衆落河無敵於天下以李光弼之才氣中渾之役竭盡底蘊僅而勝之餘將望壘而土崩也而乃以劉秩清談之客相當此已見瑄術之疎矣君有疑而請自將是謂不知幾以白面書生抗強敵是謂不知人浸潤在旁嫌隙已開而猶攬兵權以求立功是謂不知變愚故曰雖再用之未必能濟時艱而振唐室于貞觀開元之舊也然則瑄之德器豈盡虛名乎曰瑄乃平世三公

玄羽外編

卷三

七

史論

之才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後今瑄從容諷議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讒邪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卽逐一逐而不收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于獨悲瑄之不逢其時

陽城

有絕俗之士義高千古而予謂不可爲訓者惟其出於周公之平易而外於仲尼之中庸也世稱陽道州之賢學士大夫爭艷談之其行誠不可及然律以周公孔子平易中庸之道則不免詭激太過夫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此聖人之制也而何獨以不娶爲賢已身不娶已甚矣而二弟俱令不娶可乎朝政日有闕失爲諫議者八年日與其弟耐暢不事事韓愈作論議之弗爲動賈客游談者規切之醉弗聽不幾於尸位乎老子莊子方外之士也而未嘗無妻于城兄弟獨守不婚之義忍令陽氏之祧自我而斷耶仲尼爲委吏會計卽當爲粟田牛羊卽茁壯長暮月卽稱可三年卽稱有成當憲宗多事之時居諫諍可言之地乃八年結舌而飲醇一日裂麻以塞責假令六七年中或罷官或死將何以解於天下乎槩公之生平隱

玄羽外編

卷三

史論

中條也董其德而善良者若干人論裴延齡也天下震動去爲國子博士也縫掖傾心出治道州也達民賴其撫字芳規雅節章草在人耳目蓋未可輕議者而踪跡詭激不近人情竊所不解焉使天下而無周公平易之道孔子中庸之學城誠高絕於世天下而不可不行周公孔子城之所以爲高者乃其不足訓者也法城者不得城之高而先得其詭激率天下之人潔其身而亂大倫其爲世道累豈小哉

鄭紫

唐昭宗閱羣臣班簿至給事中鄭紫署其旁曰可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紫笑曰諸君誤矣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官不妄俄聞詔下歎曰萬一果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諸慶盛搖首曰欺後鄭五竹宰相時事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竟乞骸骨歸玄羽逸史曰世多有環瑋之士見時事之不可爲而佯爲垢嘲以自諱匿者誠未易輕測也唐之末造政出多門士無廉耻相位者或納賂于北司或進獻於戚里或徵援於近倖甚者摩身於方士失節於優伶而紫獨特出帝知不由他竇此其人品傑可睹矣先曾出知廣州值黃巢崛起流血

玄羽外編

卷三

史論

宇內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得完吾不意賊巢刈人如菅其戮刺史守令尤慘聞檄而戢常必陰有以厭服其殘狠之心而出於尋常蹂躪之外者此其未易輕測一也及歲滿而去休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竭而獨不敢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據廣州始送都還紫夫遺錢且不收犯況其人乎此其未易輕測二也彼見其時權璫蜂蟻踞內庭而不可去強藩環列九土而不可制羣盜彘突蜂踞於天下而不可除吾能爲鄭咬乎重發而受禍吾能爲張濬乎輕舉而委命

吾能爲崔杼平懷二而亡身方且視相位如鴆毒而庸記知主上之有獨知也在公非不感激知已如鼎命之已解何此所以將命而自疑已拜而遽去一則曰笑殺天下人一則曰時事可知矣區區自嘲以掩其瓌璋邁羣之器而本傳曰爲相之日侃侃無復故態又曰自以不爲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史氏之譚總之遊鄭公諱匿之天與其不可測之量者也公非辭相耻爲亡國之相不忍以神器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其過人遠矣

朱溫

玄羽外編 卷三

十一 史論

歐陽子作五代史不僞朱溫而帝之自以爲不失春秋之意曰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其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纂也書其爲纂各傳其實後世信之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玄羽述史曰歐陽公之言辨則辨矣而竊不免有所疑三代以來世有篡者而皆不得成其爲國亦不得成其爲君而獨溫成之何諸賊之伏辜而溫獨不伏也后昇以有窮代夏史不得嗣窮於夏王莽以新室代漢史不得嗣新于漢

桓玄以楚帝代晉史不得嗣楚于晉豈三人不實嘗爲君乎漢書晉紀不得傳其實而無以取信後世矣夏書經夫子所刪亦不足信乎而奈何獨以梁而繼唐也窮之纂也昇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而不成其爲國亦不成其爲君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其久在桓玄之上浞莽之下而卽爲莊宗所滅昭昭乎莊宗可以繼唐而溫在浞莽玄之側矣今唐之後當書後唐以先後別其族類而成莊宗之爲國亦成莊宗之爲君成其爲國者所

玄羽外編 卷三

十一 史論

以賞其復仇之志成其爲君者所以褒其滅賊之功此何不足以爲勸於天下書朱友珪殺朱溫書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如莽玄之法此何不謂不沒其實而人知惡名之不可逃乃僭而梁之僞而帝之賊而崩之奸雄業已誅滅伏法矣而猶得成國成君不知安祿山朱泚李希烈李懷光亦嘗稱帝何以異於朱溫而九原之中聞溫列於帝王之序能不號冤也哉天下亂臣賊子欲爲溫所爲者不少又豈不技癢而攘臂哉而以此爲春秋之意是春秋爲誨盜之書而非懼盜之書矣且曰魯桓公弑隱公

而自立者宣公弑公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標逐其君伋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豈不以彼之進僞梁也用此法也而烏知有大不同乎秦王殺建成桓公殺子糾存堅殺梓生高湛殺百年湘東殺子業俱能有其國而成其爲君兄弟相爭嫡庶相謀平禍亂救患難有所不能自己天下共君之桓隱諸人何以異此而聖人獨不與之耶聖人之所不與必昇莽之類也唐末諸帝制于強藩黃巢乘釁而起朱溫助之已叛而降既降而篡既篡而誅正如安史之相爲先後方其得國也匹夫

玄羽外編

卷三

十三

史論

匹婦所共切齒幸國家猶有封疆之臣不共戴天枕戈而起一舉而滅之大懲伏法正當據事直書以垂戒於萬世而顧取隱桓宣厲爲比非其倫已若今作後唐晉漢周稱爲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晉宋之間其關于大義更多則歐陽子之史真可上擬春秋者也竊欲爲先生忠臣安得起而質正

趙犖

趙犖守陳州抗黃巢凡三百日朱溫李克用兵會於陳巢乃解去溫入陳犖迎拜馬首其慕陰識溫必成

大事以其子嚴譚溫女後稱長樂公主者嚴在梁遂爲駙馬都尉戶部尚書租庸使良田美宅徧天下日食必萬錢與張漢傑亂政屏散翔斥王彥章卒以亡梁而嚴爲唐莊宗所誅滅其族歐陽子曰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未必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犖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托矣安知其家

玄羽外編

卷三

十三

史論

族卒與梁俱滅也犖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張子讀五代史歐陽子之論而喟然曰詩稱文王求福不回曲禮云臨難毋苟免夫回者邪也苟者倖也求福不回禍至而禍伏之矣難不苟免禍至而福倚之矣其後如機其應如響而所貴君子者終不以此貳其心君子知修身而已不以其倚伏而有所趨避也爲子知孝爲臣知忠交友知信莅下知仁與物知誠惟盡吾分所當爲非假此爲求福免禍計也故修身而福至常也君子安之修身而禍至變也君子順之犖以回邪之心求

不可知之禍以微厚之志脫不必然之禍不如守正而待時焉時清與天下共享其福世亂與天下共罹其禍實在我視吾力盡吾心責不在我行吾志畢吾分而一切委之時命焉卽其中變道盈縮委曲萬端而要之正必不可去也若孽也業已知唐祚之衰而朱氏之強矣回邪子去就之間可微倖于身後之福將不黑以唐社稷輸之碭山賊徒乎賣國諸人孽爲首惡赤族之禍誰則冤之嘗觀古之以智術取富貴者其始自謂得計不知福至而禍先萌焉何者其心回也呂翁識真主而托其女異日子孫俱王而族亦常法也

玄羽外編卷三

史論

史論

史論卷四

玄羽外編四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宋高宗

唐自安史作逆玄宗西幸太子入靈武李郭起於朔方建立奇功大難削平而諸帥有難以遽奪其兵柄者又河北李寶臣等俱以賊將歸正僕固懷恩欲樹以爲黨遂據交結父子相繼而後朝廷行姑息事羈縻然而平內難制強虜諸鎮各自爲戰吐蕃回紇常擁百萬騎蹂躪內地而卒不能有其尺寸亦強藩之力也靖康時金酋棄好南下京師不守二帝北去高宗渡江張韓劉岳秦兀奮振各擁精銳以成中興之功蓋不下於唐之李郭而高宗宛轉淮左間關二浙竟不得跬步中原一清陵寢者何也起於高宗疑畏之心太重而奸臣因其疑畏從而怙之能虎之將或戮或罷收其兵柄自謂廟算盡誤而拱手揖虜而入假令高宗納宗澤還京之議駕歸河南使如澤等與李綱輩分陝而治傳燹張所經略兩河重其守備韓世忠岳飛張俊劉錡楊沂中等耀兵於山之東西淮之南北曲端吳玠吳玠出入于雍涼梁益之間各

玄羽外編卷四

史論

捐千里許以便分茅建節若魚鱗然粘罕兀朮雖強不能過安史其兵雖衆不能過回紇吐蕃豈其踐踏若蹈無人之境而一敗塗地至此哉惟其疑畏太重忌心隨生彼見人稱韓家軍岳家軍以爲天下知有將帥不知有朝廷若曰門外之寇而猶可緩肘腋之危將若之何秦檜神奸窺見此幾必有密說以視高宗之魄而欣然從之世謂檜救岳飛而帝不知吾不信也或曰唐有藩鎮故有李希烈懷光吳元濟田悅朱泚朱滔之事竟失河北以至於亡以若所爲不幾於藩鎮乎曰爲國者當先正紀綱計利害明緩急

玄羽外編 卷四

史論

賢治噓而甘心不食死非不幸矣

蘇論三雄

蘇明允曰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志曹操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此三人終其身無成焉老蘇之言出而三雄其有定論乎玄羽逸史曰項籍之所以不有天下者正坐其才之不足而不關於志曹操之所以不有天下者正坐其志之不立而不關於量劉備之所以不有天下者正坐其量之不優而不關於才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有天下而不與是真能取天下者也且何以謂取天下之才豈其拔山舉鼎之謂乎不自用而用天下而合天下以爲才是所以爲取天下之才何以謂取天下之志豈其陰謀圖大之謂乎計安天下而忘其安并今天下忘乎我是所以爲取天下之志何以謂取天下之量豈其寬容遲緩之謂乎我無強弱小大之跡而天下俱遊于強弱小大之天是所以爲取天下之量不自用而用天下而合天下以爲才舜有之水土付司空播種付司農教付司徒刑付士師山澤付虞禮樂付夔典恭己正南面而已是舜之才也計安天

玄羽外編 卷四

三

史論

下而忘其安并今天下忘乎我禹有四隩既宅宇
宙重開猶下車泣罪憂民之不如堯舜是禹之志也
我無強弱小大之跡而天下俱遊於強弱小大之天
湯文王有之葛伯昆夷放縱無道豈不能舉而取之
憫之若嬰兒也忿憤之念毫不生焉是湯文王之量
也此數聖人有得天下之道無取天下之心有來
天下之德無要天下之跡而後天下久安長治而可
以保子孫黎民于無窮若夫秦政隋堅非不能取天
下也取之於身曾不能及之干子是謂真能取天下
而有之者乎吾嘗觀于項籍之才矣咽嗚叱咤千人

卷四

四

自廢匹馬從橫百戰而不敗特一夫之雄耳當是時
秦播黔首錮豪傑才士滿天下而不知用也彼謂天
下在吾長才健馬之中而焉知有好問用中之事乎
吾嘗觀于曹操之志矣功德既盛神器自歸何必除
勝已殺賢蒙使皇后妃俱不良死而用之以逼之及
二袁方平三臺隨築若將明得意焉者此豈復有志
于又安元元耶吾嘗觀於玄德之量矣九州之內僅
有其一方固鄉好以雪仇耻之不暇而奈何起念兵
報小怨乃輕發于東吳致令蹉跌秭歸而九旂不返
也亦異乎古人所以待葛與昆夷者矣夫三代聖人

姑弗論也漢高祖是非真能取天下而有之者乎彼
其謀聽之留餉歸之鄭而運百萬眾以昇淮陰高祖
拱手而天下自致是舜之才也天下已定猶然稱王
諸侯勸進而遜讓數四足禹之志也以萬乘之尊廢
於白登納劉敬和親之誼而絕無報復之心是湯文
之量也無惑乎延祚四百斷而復續蹶而復起與三
代爭衡哉如項籍者幸而不成今天下已集亡不旋
踵乃曹劉則固險之矣不聞鑄劍之說乎莫邪干將
陸斷犀兕水斷蛟龍鑄之貴能收之知鑄而不知收
劍成缺折而不可用况能持之於久耶所謂取天下

卷四

五

者取之而能有之如鑄劍者知鑄而又知收之而後
謂真才真志真量也如此而可以斷古之有天下者
矣

元凱失左氏之意

能死非難善其死爲難要死非難不苟要爲難故其
事是君也知有君不知有身其任是社稷也又知有
社稷不知有君非不知有君也社稷安危吾業以身
任之由是而從吾君於君順于社稷便即弗敢從由
是而違吾君於君逆于社稷便亦弗敢不違此古大
臣之所以與社稷爲存亡而生不爲苟生死不爲徒

死率是道也。知此而可以論人物于千載矣。自孔子作春秋而左丘明傳之，漢人知用公穀，不立左氏博士。惟劉向父子重之，而京兆杜氏遂得其傳。至杜預研精爲好，而左氏大明於世。是善發左氏者無如預也。而宋儒以爲失左氏之意，此其失何居？豈非以荀息之事乎？荀息要獻公以死而卒踐其言，立二君不終而繼之以死。孔子于里克兩書弒於荀息，書官書及書死之。左氏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而杜預信之曰：此深得詩人重言之意，不知宋儒何以爲失左氏之意也。然則丘明其玄羽外編卷四

卷四

太史公論

取荀息乎？其不取荀息乎？噫！丘明親得夫子口授而爲之傳，非荀作者曰：圭之譴蓋有深意矣。獨元凱失之，自非析義之精，見理之明者，未易達也。夫慷慨于一決而遽稱曰：信今天下匹夫匹婦殘妾賤隸，自經于溝瀆者，何限而皆得詩人重言之旨乎？乃知左氏之引白圭情之也，而非讚之也。何也？荀息之死，未有失也。顧其失不在死之時，而在未死之時，不在奚齊卓子之世，而在獻公之世，不在要死之後，而在未要之前。獻公之伐驪戎也，滅之而獲其女，其色殊絕，識者咸以爲女戎報晉者必斯人也。息爲大臣，曾不一

諫其失。一太史下之以爲禍胎，在此其象有否，是以讒敗晉。荀息不諫其失二，及寵冠後庭，申生出諸公子，奔牝雞晨鳴，息又不諫其失三。太子死而不敢自鳴，國本搖，晉社動，息又不諫其失四。及公委之以奚齊，曰：此邈諸孤，辱在大夫，息乃曰：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持此四不諫而重之以一要晉國之難，若荀息養成之矣。當獻公托孤之日，息若進言曰：太子死，非其辜，諸公子之出亡人，皆以爲發自內庭，晉人叢怨而思一逞，若千秋萬歲後，諸大夫作難，雖百息無能爲此，非所以安少子也。公胡不求重耳所玄羽外編卷四

卷四

太史公論

在而召立之，封少子奚齊，以大色聽驪姬，墮養晉國之難，無復作而君臣兩安矣。公雖不明，亦迫於勢，不敢不從，即不能從以死爭之，此時若死重於泰山，是堂堂乎社稷臣所爲，而豈至甘於吾君之私昵，蹈匹夫匹婦殘妾賤隸之自經者哉？吾嘗由荀息之所謂信觀荀息之所以死，而竊爲斷之。夫里克兩弒其君，若承蜩然，此固里克之能亦助之者衆也。可見奚齊衆所不與矣，而荀息許其君以立，此非智也。死無益於君，又首亂於社稷，而荀息要之，此非忠也。兩冲人皆奪之荀息之懷而刃之，而息不能捍此，非才也。區

區以一死酬獻公然則左氏非取其踐言而惜其失言也明矣元凱號爲善發左氏之蘊而鹵莽若此乎曰彼孔子書法何以取之曰孔子非取之也傷晉君之兆亂也痛荀息之輕許也曰大夫見其有已亂之具也曰及見其禍之有自也曰死之教天下之爲人臣有言于君不得不死也左氏得孔子之意故引白圭之詩見荀息之信非義之信不如無信之愈也此意不明後人多以荀息之死爲正曰有言於人且不可食況有言于君乎於是輕死而必踐其言若肥義之徒是也趙武靈王寵吳娃生子何而公子章遂不

卷四

史論

得立其以何托之肥義也知義之能爲荀息也爲肥義者愴美齊之事當必明告其君曰公子章已樹之子也無故廢之而立何趙國之禍其在此矣臣死不奉詔以武靈之明必能信之奈何不一言諫而即許以死是懷賢于荀息之事也故晉國再亂夫里克由不禮吾無責焉而荀息肥義俱有從容就死臨難不可奪之節獨精義之學未之講明至死爲徒死信爲失言志士至此不亦深可惜哉夫子以篤信守死望天下而隨迪之以好學善道蓋慮天下之輕生者耳左氏知而惜荀息而元凱誤以爲取宋儒窺見此旨

則謂之失也不亦宜乎雖然輸一言於君終身不肯易公死者復生生者無愧乎其言荀息此心貫金石矣天下之士平居譚說動以古人爲不足取一臨大節乃曰吾非不欲死固欲盡其道耳不知大節已虧其道安在此又荀息之罪人也如此雖謂元凱不失左氏之意亦可

高允不負翟黑子

人臣事君其以不欺爲主乎以此自修以此責人兩無所負矣夫欺生於心之貳惟貞臣純一心以格于上下事君如是處友如是吾不欺吾君亦不欲人欺

卷四

史論

其君吾無愧於其君亦無愧於其友吾無負於生前亦無負於地下可久可暫可常可變可生可死而志不可奪心不可貳此爲貞臣而已矣北魏高允嘗誣誤於崔浩之獄皇太子以允經師也力救之千其父太武皇帝之前太武暴虐也怒知乳虎太子陰使允易其言允不從寧甘赤族而不敢二其說太子拜不已曰允休於天威失其本心矣太武乃悟而赦之後太子私謂允曰先生幾危寡人吾言君不與其事獨浩所爲故天子哀憐及君至乃云浩總其大綱臣書實多於浩天威幾至臣測寡人亦幾得罪萬一寡人

得罪安能救先生允曰臣非不知殿下哀臣臣與浩同命修史休戚當共若臨難而委之人畏死而易其言上欺其君下負其友則生不如死且臣嘗教翟黑子以勿欺今日之事求不負於翟黑子耳太子歎息久之曰古人不及然允云不負翟黑子彼其所以不負者何物也黑子亦魏之貴臣素與允善出使於外受人布三百太武聞之高允教以實首請死仗勿欺以結明主微倖可以不死死亦不媿於心黑子不從竟爲太武所誅然則不欺之道允所自信以此教人以此律身是素所蓄積非旦暮之故也當律浩修史

玄羽外編卷四

十一

之時薦允共事浩於北魏立國之初據事直書不爲隱諱此亦史法當然不意用小人之言勒石衢路以彰直筆北來諸臣方疾浩之寵而適見祖宗鄙陋之習傳播萬口乃謗議沸騰謂浩等暴揚國惡時則允亦力阻而浩不能從及浩得罪允悉以直書之事任之於已彼以爲君既與浩同其功安得不與浩同其罪賞至而均之難至而避之友不可賣而賣君不可欺而欺卽或苟免何食息立於人間况我初所教翟黑子者何如也黑子不笑我於泉下哉是允之所爲處心也夫翟黑子受賄之罪小而欺君之罪大太武

之誅誅其欺也高允與崔浩直書之罪小而允若易言委之於浩卽無論賣友而欺君之罪更大矣允不欲黑子爲之於前而肯自爲以蹈於黑子之戮乎彼且欲以誠信感君并崔浩而免之而又奚忍依違於皇太子之言也賢哉允乎真古貞臣不貳心者之所爲矣齊章子之母得罪於父父殺而瘞之馬廐并章子逐之父死未及受命卽不敢改葬其母齊王將爲葬之章子曰臣非不欲亡母之安顧未受父命不敢也後齊秦大戰章子變其徽章而入秦軍或告曰章子降秦三告而王不信已而章子勝秦軍羣臣言於

玄羽外編卷四

十一

王曰君何以知章子之不叛也曰章子不忍悖其死父况忍悖生君哉夫章子積誠而今其王信允之所不以不欺于太武者乃欲不負已死之黑子耳不負已死者况肯負未死者乎友且不負而况於君乎宋魯宗道參知政事而家猶貧有里閭相識者至攜飲於酒肆天子召之中使旁午得于酒肆中使曰公爲大臣而飲於市上聞之不便益易其言宗道曰貧不能具酒饌以待客而沽飲于市小失也若欺君則罪莫大焉竟以實對天子歎息凡古人所以事君不以細微而敢欺者高允之所不負於翟黑子者也雖然不

欺豈易言哉平日無事心之功主敬之學欲襲取於旦夕不可得也必此心虛明無纖毫利慾之萌榮辱不入於心禍福不入於心死生不入於心然後遇事而發皆天理之流溢于親不欺于君不欺于友不欺無絮寡無小大而皆能不欺夫是之謂不貳心之貞臣不然勉于外則中露勉于初則末露勉于久則暫露或者小不欺以養其大欺往往是也吾於是而益知貞臣之難

大節細事

萬曆六年文宗郭公
諱納歲考第一名卷公

古君子植大節於天下者其必有本乎未聞忽於細

卷四

十三

史論

而能謹於大者也是以君子隨所遇以立節當有易地皆然者而說者不可以巨細於其間矣蓋綱常之重人知其大而不知自小者謹之以完其節辭受之間人知其細而不知一或苟焉且將舉其平生棄之者能於天下之細者謹之則大事有不足言而大節有不足立者矣是故細行不矜終虧大節而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者是子夏立言之疵也知此而可以論關陳二公之心矣昔漢昭烈被困徐州妻子爲虜主辱而關侯不死者爲阿斗也及操欲亂若臣之節而侯獨持其金石之操明燭之心事直與日月爭

光乎何大節如之而陳無已以南郊侍從值大雪寒甚其妻與趙挺之之妻兄弟也從挺之借裘以進當其時辭可也暫受亦可也卒卻而凍死不亦過哉由大節觀之不過細事耳此楊節潘氏之評也吾獨以爲不然周之興也召公有造周之大節而克勤小物尚書稱之衛武公有與國之大節而夙興夜寐灑掃庭內雅詩歌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此言大節也然必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不以細事而不之謹也何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是立天下大節之本也天下之大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節是卻簞食豆羹之推也謂明燭達旦之節不似乎弗顧弗視之心不可也謂卻衣凍死之事不似乎不與不取之志不可也可以彼爲大乎可以此爲細乎且雪長之大節未有非不屑不潔者爲之地也當操之獲關侯也以貨利悅之以女色悅之而侯視之泊如也比其返也封之外庫而無淫取之心而毅然就玄德於袁軍則曹公服其義也深矣五關斬將而不迫意者其在斯歟使侯一受非義之餽是神龍有慾人得而醢之吾不知何以立此

卷四

十三

史論

大節也而陳先生之言曰豈有衣人故衣陳三者哉故寧死而不受則輕一死如鴻毛而視一裘如千駟彼其心以吾可以一裘而苟乎吾可以一死而避乎挺之惇卞之黨而惇卞曹氏之類也吾乃假衣於是人則平日不附權奸之心不爲之瓦解乎以是爲細子思卻衛侯之裘亦細事乎古人推不受不義之類至有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屑者又可以畏寒之故而甘行道乞人之弗若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雲長無已易地則皆然也禹稷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爲節也如揭日月而行之天而玄羽外編卷四

十四 史論

顏子居於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孟軻氏以爲禹稷顏子同道謂陳三不能建雲長之節吾不信也世徒見陳平受金之汚而能立安劉之節楊震嚴四知之畏而不成格君之功則凡安貧守死苦節以高天下如陳公之所爲者類皆以細事忽之此其爲說蓋始于昌黎昌黎以顏瓢爲詰人之細事卒至於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以此爲細事固宜大節之未完也此說一倡而隨世就功名者動皆以個黨不羈爲大節而高世之行廉頑起懦之風返以爲迂闊而莫之爲此爲名教之累豈淺鮮哉昔叔孫通欲

史論卷四終

卷四

十五

史論

制漢禮召魯諸生共爲之諸生俱從唯兩生不肯行楊子雲以爲有大臣之節蓋不苟于從則其所樹立必不小假令陳公畏死而受裘必染指於挺之一染挺之必濡足於惇卞不有慚於達旦之燭乎吾所以謂立大節者必有本未有忽於細而能謹於大者亦有見於此焉已耳

郭宗師批云此論有關鍵有起伏而尤隆氣力遂與之齊豈徒冠冕全獨行必揚鑣于詞林矣

碩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周太公賈父自邠遷于岐山季子歷娶有姓氏之女
生昌昌未生時有鳳凰鳴于岐山飛集于歷之門衛
有丹書太公拜受書藏之是日有姓氏誕子太公曰
昌吾國者其是在是子乎因名曰昌是爲周文王初太
公得丹書其文蛇鳥之篆羣臣皆莫識有神人言于
太公曰後有四岳之裔姜氏子牙者能辨其文太公
玄羽外編卷一

求而莫得文王爲西伯時于微見之曰我太公望子
久矣因號太公望武王立尊爲尚父既受命跪問道
于太公望太公望曰其言在丹書于是發丹書視之
有敬勝怠者吉義勝慾者從云後鳳凰屢來儀
玄羽逸史曰三皇五帝其生也俱有積應洪荒以
上尤多怪異存而不論矣丹書之報則蒼姬所由
興者是太伯所見之而遠避武王所聞之而致問
者也其後陳倉二童子化而爲雉秦文公得其雌
祠爲靈寶雖以此繼周不愈趨于下乎

秦始皇帝常以東南有天子氣故東巡以厭之時漢

高祖劉季已干周赧王五十九年秦一六國之歲生
于沛矣季每匿于芒碭山谷中呂后求而得之曰何
以知我在此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在上范增言于
項羽曰吾令人觀其氣有龍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
擊勿失漢之興不獨老嫗夜哭許父晝相呂翁妻女
久知其當爲天子也

漢武帝太子據以巫蠱之獄男女皆死皇孫納王夫
人生子病已方數日亦在繫中望氣者言獄中有天
子氣武帝遣使者搜獄中罪無輕重皆殺之丙吉爲
獄吏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帝之曾孫
玄羽外編卷一

乎次日以聞帝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帝崩昭帝立
太山有石自立上林偃柳復生蟲嚙柳葉有公孫病
已立五字昭帝崩昌邑王廢大將軍求之民間立之
是爲孝宣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秀微時隆準日角受尚書于長安通
大義時王莽稱新代漢有穰人蔡少公者學圖讖言
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在坐乃拂衣
起曰何由知非僕耶聚胥失笑年二十八與兄伯升
起兵復漢更始二年爲大司馬王郎假稱成帝子天
下響應大司馬走潁沱河候吏言無船可濟遣王霸

視之竊恐驚衆詭言水堅可渡至前水亦合渡未畢數騎而解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去此八十里秀馳赴之太守任光欲附漢不知秀所在方猶豫間見秀大喜歎命等亦來會破斬王郎華疆自長安持赤伏符至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關野四七之際公爲主乃卽帝位自漢興至莽居攝二百八年帝以二十八歲起兵諸將鄧禹等亦二十八人故云四七之際

涿郡有桑聚葉如蓋者九層婆婆于劉弘之門弘者雄之子中山靖王勝之玄孫也弘生備有大度隆準

玄羽外編

卷一

三

史稿

大耳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爲兒時常止桑下曰我爲天子當建此九層羽葆靈帝時侍中董扶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公帝室之胄可求刺益州焉與劉虞各請出牧以焉爲益州虞爲幽州不知天子氣爲昭烈皇帝也

玄羽逸史曰由周而來獨漢受命爲真周以侯邦積功累仁千餘載而後合漢祖以布衣五年而合之周典以人漢興以天故也然周自東遷之後天下不知有周漢雖中斷于莽而光武揚其輝末移于操而昭烈噓其燼三帝所遇之時不同而所賦

之才則埒譬之龍高祖龍首也光武龍腹也昭烈龍尾也孝宣雖名守成實自布衣而起故其頑應亦多後世帝王脩短不一握符應運無如漢室受命之真矣

西南夷氏種有居略陽者其家池中蒲長五丈五節遠近咸稱蒲家因爲氏夢洪水浚長安次日子生名曰蒲洪洪長多籌略得衆心遂稱秦王生子健雄洪卒健立雄封東海王東海王仁孝多令名生子堅背有草付字而識文曰草付者王又改姓苻氏健稱皇帝卒子生立暴虐異常雄卒子堅錫東海王孝友

玄羽外編

卷一

四

史稿

溫恭博學得士心長安童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苻生夢大魚食蒲以疑殺太師魚遭堅夢上帝遣青衣使者持玉冊拜堅龍驤將軍次日拜此官生嘗憚堅名應識文又爲東海王遂疑堅堅益懼問計于王猛猛勸堅行大事無令他姓得之夜入弑生而自立

玄羽逸史曰晉五胡獨堅有君人之度故其頑應亦多九州之地遂布其八庠序起教蠻貊重譯非偶然也及其福盡驕生也妖變亦甚于他時天子王堅似獨注眷魏魏玄宰想維德是鑒不擇華夷

也哉

周大將軍楊忠子堅生而頭有二角一日三見麟甲母畏而棄之有老尼來育哺甚勤尼偶外出囑其母視兒母見鬚角稜稜起燁然有光大駭實諸地尼疾走歸抱起云驚吾兒令吾兒晚得天下兒漸知口食尼不知所之後爲隋文帝果六十登極

玄羽逸史曰隋文無功德于世一旦以女妻東宮乘其闇弱而取之跡似新莽而亦未若莽之四父迭興一生恭儉海內推頌之盛者也然而神器既歸江東混合華夷一統海宇清寧彼其誕育之時

玄羽外編卷一

五

帝王之符已昭昭矣豈偶然而已哉

隋開皇初有獵者夜迷道宿一廟忽廟中喧傳接玉帝旨有頃天使自空下廟神跪伏天使言真主降民間自此天下太平神候旨訖詢天使真主姓名第二云虎之孫昞之子後李虎之子昞生淵是爲唐高祖皇帝

唐公李淵娶周神武公竇毅女生四子次曰世民年三四歲有一書生見而異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遂採其語而名之曰世民是爲太宗文皇帝

高宗次子相王旦其邸旁大池池中嘗有黃龍見雲成五彩望氣者俱云有天子氣武后中宗每遊宴以厭之賜名曰興慶臨淄王隆基生勸兵入宮平武韋之亂是爲玄宗皇帝

玄宗爲太子時張說侍讀太子私謂說曰太平公主聞宮中有娠者百計害之我寧隨其孕無使累乳婦也命說挾毀胎藥物以進說辭強之不得已持藥入太子親烹之方假寐見有神人披甲仗劍提藥器擲之太子起仍再煎又擲之如是者三太子乃止次日語說說曰天命也以九月三日生忠王璵是爲肅宗

玄羽外編卷一

六

皇帝

肅宗昭成妃有娠將誕忽赤光滿室有天天大將軍金甲持劍而立牀前命妃舉其手揮劍挾腋下而入妃驚捫其傷痕大呼從者秉燭至猶有一線未合血流浹席須臾廣平王生是爲代宗皇帝

玄羽逸史曰嗚乎龍漢之後興唐獨隆洪水夢干隋文王氣占于參分桃李歌于民間自漢世祖以來五百年而後真人出龍鳳天日姿表異常矣及女媧煉石天鑒降基潞州別駕列第興慶黃龍晝見天星夜落于是韋條就摧佞譖授育大明之後

太平爲孽神人呵護迪哲挺生彼肅代二帝俱有
光復區宇之功安得不隆之顯命也噫大唐之興
真繼兩漢矣

周檢校司徒趙弘殷娶杜氏生子匡胤于洛陽夾馬
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仕周屢官殿前都指揮
使世宗嘗于文書臺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
天子時張永德爲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竟受
周祖受命之夕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蕩者久之軍
校苗訓知天文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兵變
玄羽逸史曰藝祖微時所至之地紫雲如蓋豈特

玄羽外編卷一

七一 史稿

香袂之瑞徵于襁褓哉以匹夫而開三百之基何
謂偶然也後來偏安江左渡江之時泥馬親送矧
受命之初乎然金元夷統亦有積應無怪宋世矣
少備

項籍字羽楚將燕之孫與叔父梁殺入避仇吳中吳
中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年十二三見始皇帝東遊車
騎之盛歎曰此可取而代也梁奇之教以兵法通其
意卽棄不學及長長八尺餘力能扛鼎與叔梁起兵
時年二十四破秦入咸陽殺秦王滅其族自立爲西
楚霸王

玄羽逸史曰重瞳英武雄豪始千古一人強秦數
百年極暴窮威混六合而一之重瞳以鉅鹿一戰
遂成蠶粉不二年而宰制寓內不謂爲天所挺吾
不信也年二十四威震天下烏江之刎不滿三十
也惜哉

霍去病平陽人大將軍青之姊子也年十八拜嫖姚
校尉從青出塞擊匈奴將八百騎深入殺首虜過當
封冠軍侯後屢出塞擊斬前後八九萬級益封三萬
戶二十二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貴寵漢庭無二卒
時二十四

玄羽外編卷一

八 史稿

鄧禹南陽人年二十謁大司馬秀于鄴秀曰我得專
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願明公威德加
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留宿以
天時人事說秀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
業救萬民之命秀大悅咨其謀議以爲前將軍遣入
關乘勝獨克師行有紀郡邑豪傑望風降附衆號百
萬名震關西年二十四封侯拜大司馬中興二十八
將禹第一

耿弇鉅鹿人兄之子况遣弇歸長安路聞王郎稱成
帝子起兵遠近響應從吏皆勸從之弇曰吾以漁陽

上谷兵收子輿烏合之衆如摧枯耳乃前謁大司馬秀勸秀就其父况于上谷時郡邑皆應王郎秀與會相失各行收兵會于廣河破斬王郎拜大將軍年二十一會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戰功第一封好時侯

玄羽逸史曰嫖姚承平之將也鄧取開基之將也俱以弱冠建立奇功雖遭際風雲哉而才固冠絕當時矣

孫策當春人長沙太守堅之子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射人周瑜與策同年小一月亦英達夙成才氣相

玄羽外編

卷一

九

九

伯仲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從舒推道南大宅與策登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卒葬畢往見袁術泣涕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辛遇難勸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止還父兵千餘令自招募策行收兵至歷陽聚五六千周瑜亦自丹陽收兵來會助以資糧渡江轉鬪所向無前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秋毫無犯破劉繇走王朗遂定江東時年十七策卒曹操下荊州周瑜以兵三萬破其衆八十萬于赤壁曹操走免時年三十四後瑜

欲取益州并張魯還與權感操于襄陽勒兵行至巴丘卒

玄羽逸史曰孫伯符英資蓋世而公瑾匹之使其不死則左提右挈操不能得志也以此雄略摧劉璋之關當如發蒙巴丘之亡有餘恨矣

劉元海名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幼而穎雋博習經史年十四五游太學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祖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文武及長後臂善射膂力過人王渾甚重之齊王攸勸晉王

玄羽外編

卷一

十

十

除之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世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響弓三百斤年十三四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父子遂爲亂華之首

玄羽逸史曰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儼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效節于中國不服奈何以駭重爲天下主賊后煽淫于內任宗播禍于外彼廻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然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剪司馬氏也噫

慕容翰鮮卑慕容廆之少子廆世居遼東民夷歸附晉室大亂連津諸部寇邊攻陷城邑翰年十二言于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諸部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歎曰孺子能及此乎以翰爲前鋒盡擊滅諸部并其衆燕從此殪

慕容廆慕容桓之子秦王堅伐燕滅之桓死燕王率文武宗戚降秦鳳年十一秦權翼見而奇之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勵色曰玄羽外編卷一

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蕪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而私謂堅曰鳳慷慨有才氣然狼子野心終不爲人用也旣而堅敗于晉鳳等起兵與垂共復燕業

玄羽逸史曰慕容自廆旣以來世挺豪儔如翰如鳳皆以穎朗之識發于童孺之齡而恪垂兼質文武威震天下蓋亦在二十上下也天欲興東夷乎何才俊之種種也若此

布陣士信馳入之殺數將斬一將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略陳十萬衆莫敢當自是每戰先登羣賊摧破後歸大唐爲行軍總管號萬人敵劉黑闥攻洛水甚急王君廓不能守士信請代秦王登高以旂招君廓君廓率驍銳潰圍出土信乘之以入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秦王不能救八日城陷士信不屈死之時年二十三

玄羽逸史曰士信之勇其猶在叔寶敬德之右乎童子時已出入萬衆中梟將奪旂矧其壯也洎水之死非戰之罪年未能立已就淪坳嗚乎惜哉

唐李勣旣貴顯每謂人曰我年二十三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意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人年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玄羽逸史曰李公忠勤幹濟足爲唐名將年幾耄矣乃以一言垂李氏無窮之禍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三爲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蓋其初羣盜也見利忘義至老不變乃所由來矣然而頽儻發于年少可匹古人

說史雋言卷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識鑑

曹操少機鑒看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生業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重之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顒見操歎曰漢室將亡安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汝南許劭素有高識操往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荅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去荀彧少時玄羽外編卷二

何顒一見之歎曰王佐才也

襄陽龐德公與司馬德操爲友德操善知人常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而自號爲水鑑孔明每拜德公于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其從子也左將軍玄德嘗訪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儒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程璜嘗謂司馬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曹操聞而辟之懿佯爲風痺固辭操覺而欲收之懿恐就職

玄羽逸史曰英雄蟠伏魚蝦莫辨也諸公君相之

業獨有能識之塵埃中者此豈尋常耳目所可辦哉故橋玄何顒許劭崔球與司馬德操皆不恒有者也

晉初何晏鄧粲等與曹爽相狎司馬懿誅爽并及二子二子善談老易少有高名而管輅以爲必死已而果然輅舅私謂之曰子何以知何鄧之敗曰鄧之行步筋不束管肱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此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鍾會鄧艾位望日隆常陳滅蜀之策晉主使爲大將玄羽外編卷二

帥師十萬伐蜀或問于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滅蜀必矣而二子皆不還或問其故寔歎而不荅

玄羽逸史曰管公明揣何鄧此以其貌知之或唐舉許父之遺術乎而劉寔料鍾鄧抑何明也知平蜀非難知二子皆不歸爲難竟不言其故則識解尤深矣

劉惔市國相人初爲會稽王昱客善談玄言擢丹陽尹每奇桓溫之才而又知其有不臣之志屢勸會稽抑其位號不可使居形勝之地且請會稽自鎮上流已爲軍司竟不能用而以溫督荆梁次年溫帥師伐

漢拜表輒行朝廷以蜀道險遠而溫孤軍深入皆以爲憂惟快以爲必克或問其故快曰溫善傳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已而皆如所言

溫子玄纂晉王謐爲司徒劉裕起兵興復誅玄仍以謐爲侍中刺楊州錄尚書事位已上劉毅等不平裕待如故裕初貧賤無行盛流莫與相知獨王謐奇貴之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以刁逵擣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代償裕以是深德之蕭衍少爲儒生以文學名與范雲等爲竟陵王子良

玄羽外編卷二

三

史補

友齊宰相王儉一見而奇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爲梁武帝

玄羽逸史曰劉惔拔忠干會稽儼聽其策溫豈得聘其私乎愚謂如溫之徒非高光不足駕馭固非傳粉大家所能畜也惔亦無可奈何儉識蕭郎不失精鑑謐知劉裕則僉王之偶中耳遇高祖當與

丁公同斬

王弘與兄弟王曇首等宴集任子孫戲適僧達方襁抱跳下地作虎子狀僧綽正坐來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綽亦不惜僧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

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後僧達爲宋中書令以傲誕宋武帝殺之僧綽文帝時爲吏部尚書死干子劭之難武帝贈金紫光祿大夫謐簡侯僧虔仕齊爲特進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以兄子儉在端揆固辭開府不肯一門二台司

玄羽逸史曰王公以嬉笑遊戲來諸子之生平有如觀火何其明也子竊睹王氏子孫自晉以來至于梁陳屢朝不失公輔可謂極盛然往往佐逆興王無守死不貳心之士此表氏所以深鄙之也

玄羽外編卷二

四

史補

周人來和私謂楊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堅而奇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之氣盡于此矣及堅代周稱隋隋開皇九年平陳天下一統乃召鼎以爲上儀同三司

玄羽逸史曰來和韋鼎各以術數知文帝于漢伏之時而鼎又知江東氣盡木星一周而委質焉何其神也堅無君之心得兩子之言而益夾世何用有此徒哉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書上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果聚于奎其年丁卯儼已先卒

周顯德間南唐韓熙載入朝歸唐主私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陳橋之變唐主深重熙載欲以爲相熙載故溺酒色竟拜中書侍郎

玄羽逸史曰當五代之亂知天下將太平者竇儼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衆人固質質也儼又

玄羽外編卷二 五一 儼
知身之不待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耻爲亡國之相故以聲色晦之皆所謂識高一世者吁其可敬也夫

曹瑋武惠王彬之子爲真定總管時王徽使河北往見之瑋曰君與日當柄用須留意邊防諺曰何以教之瑋曰趙德明之子元昊雄勇得衆心予嘗使人覘之其狀貌異常又諫其父勿以馬易漢物他日必爲邊患諡不以爲意及入樞密而元昊反是爲西夏始服瑋明識

玄羽逸史曰武惠王嘗薦其子瑋有將帥才及李

繼遷敗死瑋密奏宜因其衰落發兵襲之使無遺類不然河西非中國有也太宗不從又以元昊環傑語王徽諡亦不以爲意不二十年西鄙遂無寧日君相吁食莫知所爲矣然則曹氏父子其識見俱不可及

王安石力辭召命韓維呂公著歐陽修共推揚之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神宗謂宰臣曰王安石屢召不赴果病耶亦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才必不欺罔富弼司馬光亦以爲賢知其不可用者唯吳奎韓琦蘇洵呂誨張方平李師中數人而已

玄羽外編卷二 六一 史稿
曾公亮薦安石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監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紀綱帝不聽

起知江寧府尋進翰林學士韓琦罷相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相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蘇洵見歐陽修修甚重之時安石名極盛修勸洵與之交洵不從作辨奸論以譏之比之王衍盧杞必亂

天下神宗召安石參知政事士大夫相質得人司馬光與

呂誨同入朝光密問誨曰諫議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新參政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害人佞已若用之天下必被其禍乃彈其大奸似忠人佞似信云

富弼屢改新法安石欲殺之帝止貶判汝州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舉或稱其文學辟爲考試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初年亦喜安石也

玄羽外編卷二

七

秦鳳經略使李師中初仕州縣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酷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果如其言

玄羽逸史曰安石未用時敢干矯激以文學行誼高一世首發之者蘇洵首言之者吳奎首彈之者呂誨三人之見不謀而同皆所謂卓越之識也韓維呂公著富弼歐陽修司馬光俱時之偉人後有仰屋歎而已豈其見在張方平李師中之下乎不幸爲所欺矣

秦檜自金逃歸才辨頗高朝士多薦其可用尤與胡安國善張浚趙鼎皆言其賢及拜相禮部侍郎昇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衆以爲太過已而服其言玄羽逸史曰檜之奸易識也而鼎浚諸公皆爲所欺豈非抗言干北行之時持已干初相之日頗類正士所爲哉愚謂安石終于翰林學士秦檜終于御史中丞不獨當時恐後世不免受欺矣

遺明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顛陳平可以助之平智

玄羽外編卷二

八

有餘然難獨任周勃意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公所知也遂崩蕭曹相繼爲相天下稱治惠帝崩呂后臨朝王諸呂王陵爭之陳平不平陵能平用時勃爲人尉陸賈說平與勃交驩諸呂欲爲亂勃等竟謀之迎立文帝卒安劉氏孝文帝疾甚謂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帝崩孝景立吳楚七國反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破七國漢室復安

孝武帝欲立皇子弗陵而難其輔時汲長孺死羣臣無可意者奉車都尉霍光去病弟也出入禁闥二十

餘年沈靜詳審每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窺之不失尺寸帝察其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之帝疾光涕泣曰知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盡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事乃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撫昭帝竟安漢室昭帝崩立昌邑王王無道復廢之求戾太子孫于民間立之是爲孝宣

玄羽逸史曰自古帝王遺命者多矣若漢高文武三帝亦何知人之明哉夫死生之際大怖所臨方寸不自持不亂且難乃有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

玄羽外編

卷二

九

期功效于數十餘年之後有若觀火而問所以知之則在倉卒語默行止進退之間衆人所忽以爲無奇而伊周人品自此而定吁可不謂睿聖乎

孫策病危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夾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

昭烈帝敗于禪亭退軍永安病篤召丞相亮受遺詔亮至帝謂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

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疾少間開目視馬謖在側帝私謂亮曰此人名過其實不可獨用也亮不謂然後果敗于街亭

玄羽逸史曰討逆英年雄敏之識至死不亂儻其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大挺之豪也玄德雄才蓋世而又知學早年師事盧植已似聞道矣君當自取其言出于由衷賢德服人儒者之談當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不能過至于知馬謖特其餘事耳蓋才類其祖而涵養勝之

宋高祖裕疾甚召太子義符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濟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季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東魏丞相渤海王高歡後尊爲齊神武高皇帝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于斛律金并性適直終不負汝堪敵候
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敗
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
既而皆如所言

玄羽逸史曰自古稱知人難矧在形神離散之頃
高渤海臨終數語端好忠邪正及制御之術無不
吻合自高祖而下爲第一人劉宋高祖裕先料徐
謝諸君亦足以彰英雄精爽之槩而手詔謂母后
不煩臨朝則爲萬世所當遵守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史稿

說史舊言卷三

玄羽外編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中英

漢武帝皇子弗陵母鉤弋夫人十四月而生賜其門
曰堯母門太子據死皆屬大將軍光立之時年七歲
立五年而立上官桀之女孫爲后光之外孫也桀以
皇后大父不得專政與桑弘羊內計鄂長公主外挾
燕王旦謀反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蹕擅調幕府校尉疑有非常伺光出沐奏
玄羽外編 卷三 說史舊言

之光聞之止盡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
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大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光曰何以知之上
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不十日燕王
何以知之且將軍若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
左右皆驚是爲孝昭皇帝

東海王陽光武次子帝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陳留
吏贛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
問帝詰吏云長壽街得之帝怒陽年十二在幄後
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旣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詰吏果首服大苛之後立爲太子是爲顯宗孝明皇帝

玄羽逸史曰昭明二帝英年穎慧古所稱顯頊帝克重猶聖品儼其近之乎今藥高且犖分任丞疑又何難三代也故昭而永世漢亦不止七制嗚呼盛哉

清河王肇章帝次子年十歲立寶太后臨朝太后弟憲親黨充滿朝廷生殺自由憲督郭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時帝年十四未與外臣接以鉤角令鄭衆謹玄羽外編卷三

敏有心幾乃與定謀使其兄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傅夜納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捕諸親黨誅之而迫令憲自殺後三年太后崩有司奏帝母梁貴人爲太后所殺請廢太后廟諡帝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羣臣無得輒議太后是爲孝和皇帝

玄羽逸史曰自古帝王勇決者常少恩長厚者多無斷意憲親黨布滿朝廷天下郡縣守令皆出其門而帝獨與鄭衆一人俄頃之間大慙赤族亦何英果也然而孝敬太后始終無變雖聞親母不良

于死而罔執不貶尊上之禮是長厚勇決合而爲一天資高邁真不愧龍準家兒矣

燕主儁寢疾太子暉年十一遺命以太原王恪爲太宰上庸王評爲太傅慕輿根爲太師輔政祖根欲爲亂私言於可足渾后并燕主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暉不可而言于后曰二王國之親賢先帝托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已而果然太宰恪誅之及其黨

玄羽逸史曰晉成帝幾于孝昭乎卒能安國慕容暉以十一之年而明達如此竟亡其國何也恪早卒輔之不終故也恪而不死評不敢恣而暉政不

至于荒矣故恪之存亡則燕之興廢不獨暉也

北魏世祖在位中常侍宗愛有寵諸太子晃晃之子濬生四年矣魏主愛之常置左右而景穆太子潛死之後帝頗悟而追悼之愛懼誅即弑帝而立南安王余十月又弑余尚書源賀陸麗迎濬立之是爲高宗高宗承世祖威嚴之後懷輯中外民心復安

高宗祖太子弘立年十二引高允參決大政勤于爲治賞罰嚴明性好黃老浮屠常有遺世之志傳位太子宏宏方五歲雖幼有至性魏主常病癰宏親吮之

及是悲不自勝魏主問其故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顯祖高祖親政愛民好士制禮作樂阜有太平之風

玄羽逸史曰北魏之先裔夷之僻小者聞其派出千李陵國中禁之敢洩者死高宗與顯祖高祖俱以冲年恢廓皇度亦何必多讓兩漢哉而高祖自幼純孝又獨行三年之喪則愈超越前代矣東晉成帝立年五歲以司徒導中書令亮輔政而亮則帝舅也時宗室南頓王宗先帝所親常居中侍帝亮忌而殺之帝不知也久之問亮曰常曰白頭公玄羽外編卷三

四一史高

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

梁太子統年五歲能備誦五經文章敏贍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活寬和容察喜愠不形于色引接才俊不怠聲譽坊裏雨積雪遺左右周行問巷視俗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恒向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平未幾卒朝野惋愕謚曰昭明其著述甚富

玄羽逸史曰昭明之賢豈子晉之流耶明類長君

之德已發于童孺斯人而得立是宇宙之福也大厭梁德元良就殞或者詐力得國不當永世哉李世民即唐太宗文皇帝也隋煬帝北巡突厥以三十萬眾圍于鴈門食將盡援兵未至帝抱幼子趙王杲而哭目盡腫屯衛將軍雲定興帥眾勤王世民年十六應募說定興曰始舉敢舉兵國天子必謂我倉卒不能赴援故也宜書引旌旗令千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虜果遁年十八起義兵于晉陽十九以其父淵為帝二十四而平定海內二十七而臨御天下

玄羽外編卷三

五一史高

玄羽逸史曰三代以下英雄之王獨稱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然而高祖起義之年六八光武興復之歲三九皆生長民間周歷世故未有出于統緒裙屐之中發于孩提鰥寡之始而具凌駕四海之氣抱震撼八荒之才如太宗者也太宗自秦王以上比迹湯武自登極以後庶幾成康腐儒輩猶以尺寸瑕瑜之何異蝦蟆神龍乎

後唐莊宗存勗李克用之子也克用憚朱溫之強憂形于色存勗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始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

衰奈何輕爲阻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時年十歲也朱溫圍潞州集夾寨以阻援兵周德威將兵救之不得進李嗣昭久困城中晉王克用憂憤卒存勗曰上黨河東之藩敵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志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伯在此舉也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大破夾寨斬梁都招討使符道昭德威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走矣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

玄羽外編卷三

大史稿

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溫聞之大驚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吾兒豚犬耳玄羽逸史曰夾寨之役河東危在旦夕克用一時之傑憂憤而卒德威勇冠三軍阻其兵不得進越歲矣況國有大難克寧存璋不守臣節方艾平之忽以皁素揮戈歟然燿起朱溫破膽夷考其年猶在弱冠嗚乎雄哉設有房杜之相英衛之將不謂爲太宗流亞乎

駭貴

蔡澤燕人也年四十猶羈旅落魄入秦中途絕糧幾

至委頓將至咸陽先入宣言于秦相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可足顧歟應侯諫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仁澤曰身名俱全者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顧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酬而德已報意欲已至而無退志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主而謝病免王悅澤計卽拜相國封剛成君

玄羽外編卷三

七一

睢相彼揣摩已定料其說之必行也方時之未至卽一飽而不易得一旦掉舌數語挽上相之綬累千金之富異哉遇乎然不數月亦謝病去是知幾之士未可與戰國縱橫子同日論已

田千秋武帝時爲高寢郎戾太子死壺關三老言之帝猶怒不寘後帝見吏民告巫蠱者多不實稍悔千秋是時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故臣嘗憂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

佐立拜大鴻臚而族江充家作思子宮子湖上千秋又言方士當罷帝益喜以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關閥功勞特以一言悟主數月間拜相封侯而居位亦能稱職

玄羽逸史曰千秋一言取相世豈不以爲微倖哉武帝之末海內恟恟無千秋以開悟之士崩之勢立至自是罷輪臺之田特置趙過爲搜粟都尉一切與民休息千秋之力也拜相封侯僅足酬之耳竇廣國觀津人其姊沒入代王邸爲宮人廣國才六七歲既而爲人掠賣鑿炭山中倦臥岩下岩崩餘人

玄羽外編卷三

八 史備

壓殺廣國獨得脫跳長安爲人傭聞新天子代王也立皇后竇氏其兄長君貴幸無比廣國頗記微時事求見長君言之執手慟哭曰果吾弟也即日白皇后召見賜宅第與馬奴婢黃金襍物充初帝召見封侯絳灌諸大臣曰吾屬命懸此兩人手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賢賓客師友與之遊處于是兩人皆爲退讓君子不以尊貴驕人

衛青平陽人平陽長公主家奴也霍去病卽青之姊子青母衛媼平陽家婢妾有鄭季者給事侯家與衛媼通生青乃冒姓衛氏媼次女衛子夫善謳帝幸平

陽主家見而悅之主送入宮恩幸無比卒廢陳皇后而正位中宮青由此貴帝欲侯之使將兵出塞擊匈奴前後斬首虜十萬級封長平侯益封至二萬餘戶拜大司馬大將軍二子皆侯去病年十八拜嫖姚都尉從青出塞前後亦斬十餘萬級封冠軍侯食邑與青等而寵幸過之拜驃騎大將軍霍光卽其弟也出入禁闥三十年受顧命封博陸侯亦拜大司馬大將軍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子虜人沒爲官奴以養馬爲職帝見而奇之賜衣冠拜侍中出入禁闥屢拜車騎

玄羽外編卷三

九 史備

大將軍封程侯二子金賞金建與昭帝同臥起賞嗣父封又拜奉車都尉佩兩綬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皆貴極人臣

玄羽逸史曰漢文武二帝之間如竇氏衛氏霍氏俱因緣椒寢富貴赫奕而衛霍則一時名將卽無依附亦不失封侯霍子孟勲塞兩儀其尊貴益無足怪日磾以降虜斬旅廝養之徒無汗馬血戰之勞無房闈進御之事而一旦與衛霍齊肩祚胤子孫福過百年此不可以常理窺也殆振古之遭際耶

王猛北海人少有大志人皆輕之隱居華陰桓溫伐秦至霸上猛被褐來謁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知溫有異志辭去呂纂樓薦于秦王堅堅往見之如舊識自謂玄德之遇孔明勸堅自立堅以爲中書侍郎掌機密旬日進尚書左丞領京兆尹奸宄屏迹道不拾遺又以兼司隸校尉時年三十六一歲五遷權傾內外有毀者堅輒罪之遂爲丞相取燕取涼秦國大治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清河郡侯卒諡曰武

玄羽逸史曰王景略華陰道中一落魄書生耳一

遇秦王堅期日而身都將相貴極人臣此與桓公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史簡

見管仲卽委國而聽之者千載一轍也乃猛以其主平蕩中原威行殊俗九州之地遂有其八此猛

遇堅乎堅遇猛乎

狄靑少涅面充禁旅以善騎射進騎御散直從西征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破趙元昊于保安軍進秦州刺史仁宗聞其勇冠三軍命圖形以進由是所向有功自起行伍十年而顯貴屢遷樞密副使平廣南拜樞密使解樞密後加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貴震天下面涅猶存帝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

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帝益重之

玄羽逸史曰狄武襄爲小卒時王堯臣狀元及第忠襄荷安前導同行者曰此神仙中人也忠襄曰十年安知我不與之齊同行者大笑後堯臣屢官侍從樞密副使而忠襄從西夏立功自馬軍副都指揮召拜樞密副使臺諫不可帝不聽卒與堯臣同入樞府去荷安前導時僅十年也嗚乎人生豈不有定遇哉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史簡

說史傳言卷四

玄羽外編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幾先

安期生瑯琊阜鄉亭人賣藥東海時人皆言千歲公始皇求與見其語三夜而去留赤玉爲一量爲報曰後求我者當于蓬萊始皇求之竟不得項羽入秦生以策干羽羽不能用遂去莫知所之

蒯轍范陽人秦二世時陳涉兵起遣將武信君略趙地轍獻策兵不血刃而下數十城後說齊王信中立

玄羽外編

卷四

說史傳言

信不能用乃佯狂爲巫高后誅信信有不用蒯生之言高祖捕之急蒯自投帝悅其說竟不殺常與安期生蓋公等遊人亦傳其仙去

玄羽逸史曰秦漢之際避世者頗多而兩公負縱橫之策緩頰于諸侯王竟不售者嚮令羽與信用其策漢安得興嗚乎兩公人傑哉

穆生魯人與同郡申公白生俱爲楚中大夫楚元王少與同學甚禮敬之穆生不嗜酒每會爲設醴及孫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意怠矣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申公白生強之穆生曰先

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竟去後戊與吳謀反申公白生諫之皆鉗

梅福壽春人漢爲南昌尉屢上變事論王氏輒報罷及莽爲大司馬位宰衡福知必篡漢自立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爲仙

逢萌北海都昌人亦仕漢莽將篡盡殺海內知名忠直大臣何武鮑宣數百家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門外將家屬浮海客遼東

玄羽外編

卷四

說史傳言

玄羽逸史曰穆生智士彼見戊者輕佻亡國之性也有難以盡言于申公白第曰亡道之人胡可以久處云耳欲令兩君自悟而卒不悟也乃新莽之禍將流九土故梅逢絕跡而去去不遠卽潔知讎勝亦無令終之福矣嗟嗟士生斯世胡不幸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太守陳蕃以禮請署功曹既謁而退屢舉有道拜平原太守皆不就嘗問業于黃瓊瓊又貴顯絕不通瓊死來弔盡哀不見主人而去時海內名士皆在會其疑之郭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茅容善談論可往

追之某爲設饌孺子爲飲食之與論時事不荅話耕桑乃言林宗等曰孺子不來矣

表闕汝南人太尉安之玄孫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時閔從父逢隗爲三公從兄弟紹術養士任俠閭常對之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卽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爲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能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後重耳滅表隗之族紹術俱自滅其族而閔後存

玄初外編卷四

三

申屠蟠陳留人初爲漆工郭林宗見而異之勸令就學卒爲名士時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折節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于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重耳入朝尚書周處等勸重耳擢用名士以收衆望重耳乃徵荀爽申屠蟠等爽畏重耳之暴無敢不至蟠待徵書入勸之行笑而不荅卒免于汚

玄羽逸史曰漢末多貞士而此三君者尤嚚而不

庠仲舉禮請一謁而退鄉應舉不通往來孺子之去其在黨事未起之先乎乃表生嗜酒豪貴如在洪波申屠觀丘園之多命如投鵠尋卒之弋矰不加于鴻鵠汚泥不染于寒蟬而三子奮于百世之上隱然崛起而頑廉矣休哉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與同郡祁原俱以操尚稱漢末中國大亂寧與原避亂遼東依公孫度度虛館以候之寧旣見退而廬于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見度唯語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組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祁原

玄初外編卷四

四

則以剛見忌矣寧志原中傷密謂之曰神龍以不見成德子言非其時宜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寧客遼東三十七年一皂帽猶不易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太中大夫不受垂徵復以已太尉讓寧不復徵爲光祿大夫詔青州給安車使從寧竟不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器業過人善于教誘凡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雖盜賊亦化而爲清士與管幼安同避遼東度欲以爲長吏烈懼辭不能得以商賈自穢乃免

玄羽逸史曰漢末三子幼安爲上彥方次之邴生
又次之幼安不染于度不汚于不蹈道而和輅光
而介夷齊之後罕見其儔烈初不掩其才智鋒穎
已露始穢于商賈去幼安之渾然真可測涯涘猶
隔一關然亦皎皎矣危乎邴生幾不免虎口益睹
幼安之絕塵也

諸葛靚琅邪人瑾之孫恪之子吳亡靚逃竄不出晉
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外琅邪王妃家因就見靚靚逃
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
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

玄羽外編卷四

五

不向朝廷而坐

玄羽逸史曰諸葛瞻死節于蜀諸葛靚高蹈于吳
皆足揚清芬于先世不媿瑾亮之後矣

王彰匈奴東部人晉武帝崩惠帝立以舅楊駿爲太
傅假黃鉞錄朝政傳咸孫楚等共請駿宜與宗室同
典萬機駿頗愼慢常聞彰賢辭爲司馬彰逃不受其
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況楊太傅
昵近小人專權自恣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
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遂遠
遁次年難作楊氏宗族賓客皆死

玄羽逸史曰權勢之際榮華驟附非獨秉明詰何
以逮之王彰奮異之俘乃能不應楊太傅之辟其
高風峻節超出晉庭固知賢儔之生不間于夷夏
也

韋忠平陽人裴頠嘗薦之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
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
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所爲哉常恐其溺
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褻裳而就之乎

張翰顧榮皆吳郡人趙王倫篡位徙惠帝于金墉齊
王冏討誅倫帝反正加冏九錫殊禮進太司馬冏亦

玄羽外編卷四

六

辟諸名士曹攬孫惠及張翰顧榮在列後冏漸驕奢
擅權耽于宴樂壁寵用事祜紹孫惠曹攬諫皆不聽
翰因秋風起思東吳振棄專勢鱸魚膾歎曰人生適
志耳富貴何爲即日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廢徒
他官乃得去

庾亮潁川處士也見晉將亂不仕及齊王驕忌荒廢
私歎曰晉室衰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
未幾罔果被誅

玄羽逸史曰晉初之士沈晦藏名者爲上而素身
去亂者次之盡忠殉國者又次之上士如葛洪許

遜之壽中士卽張翰顧榮之類嵇紹劉沈又其次也而王衍王戎風斯下矣韋忠庾袞好遁不污其在上中之間乎

劉鎮之彭城人毅之季父也開居京口不應辟召毅與弟藩與裕起義鎮復置買赫奕鎮之每戒之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等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去及裕殺毅藩微鎮之爲散騎常侍固辭不至

謝瞻陽夏人安之從孫仕晉爲中書侍郎弟晦有寵

玄羽外編

卷四

七

史

于宋主賓客輻輳瞻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家門之福耶乃以雛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主卽位晦佐命位任愈重瞻益憂懼遇病不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未幾晦敗瞻門獨全

玄羽逸史曰謝氏奕葉清華而晦以才美敗之江左第一家幾爲逆族得瞻一振正如鄧林杞梓千秋猶不以一樗櫟色也若鎮之長者尤爲可重

江湛孝城人仕宋文帝初爲帝弟彭城王義康主簿有重名將軍檀道濟威名日甚嘗求婚于湛湛固辭

道濟因彭城以請湛拒之愈堅彭城柄國政朝士輻輳湛求山爲武陵內史以自疎及二公相繼得罪黨與皆死湛乃大用

顏延之臨沂人仕宋爲金紫光祿大夫子竣爲武陵王駿主簿太子劾竣逆竣以武陵起義誅劾功無兩武帝立位任日隆頗貴倖延之戒之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策車逢竣輒避道側私謂竣曰我平生不喜見要人不幸見汝竣第賔客盈門竣猶未起延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先竣卒未幾竣果被殺

玄羽外編

卷四

八

史

玄羽逸史曰江湛連權勢以避禍易延之憂龍威而誠子難兩者皆智士也其後湛脫于彭城而卒死于逆劾延之幸以身免而竟不得提其子于生全皆出意外矣惜哉

魏李神軌得幸于胡后權寵赫奕嘗求婚于散騎常侍盧義偉，僞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爲之耶義偉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從之恐禍大而更速誦乃堅握僞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偉怡然自若禍亦不及踰年而尔朱榮兵入

神軌誅義僖盧度世之孫也

盧寄餘姚人梁陳間流寓閩中太守陳寶應不軌寄常從容諷以逆順不聽乃著居士服隱居東山寺伴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縱火者自救之後屢以書諫詞甚懇切寶應忿怒以民望不敢殺也後大敗悔謂其子曰早從盧公不至今日被擒而誅陳武帝命禮遣盧寄既至勞之曰管寧無恙

玄羽逸史曰盧義僖寄生于衰亂之世而不爲汚穢所染真中流砥柱也後人趨走權勢遷就悖亂始非不快終陷炎網視兩公何如哉

玄羽外編

卷四

九

盧

唐盧杞每謁郭汾陽即屏去姬妾人問之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杞色如藍有口辨及入相多陷忠賢

楊國忠雖勢赫奕願指公卿豪省有時名不附已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倚楊右相如泰山邱吾以爲水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後四載祿山及國忠舉族死起居郎鄭願尚萬壽公主寵傾一時父祗德爲浙西觀察使力求散地以書戒願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作相是吾必死之日願力辭

唐僖昭間韓滉屢進諫言昭宗欲用爲相力辭崔胤惡之奏貶濮州司馬滉泣辭上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死貶所爲幸不忍見簒弑之辱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兼官隱居昭宗屢徵陽爲衰野墜笏失儀而去

玄羽逸史曰郭汾陽議盧杞與山巨源識王衍同知其必亂天下也見祿而逃見寵而懼鄭氏父能保厥子矣張彖知水山之必碎韓滉司空圖識唐祚之將移遠引而去見超一世乎滉有申屠蟠管幼安唐亦有韓滉司空圖

玄羽外編

卷四

十

盧

說史傳言卷五

玄羽外編九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高行

石奮隨人漢景帝時與四子俱爲二千石號萬石君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
必朝服見之有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其悼子孫遵教
皆以孝謹聞武帝時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後慶
玄羽外編卷五

竟入相

玄羽逸史曰堯舜以上無文字不知元凱岳牧何
所學問史稱萬石君無文學而質任自然不言而
躬行豈其太古之遺民耶漢初淳厚真氣未漓其
間長者甚多石氏非其翹楚也哉

疏廣與兄子受東海蘭陵人漢宣帝使許舜監護太
子家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屬臣師友必于天下
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
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
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即以廣爲太

子太傅受爲少傅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祖道供帳都
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
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與
宗人故舊賓客相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恐子孫
以富怠惰益其過而生怨也

玄羽逸史曰漢興以來百有餘載辭榮祿而歸田
者獨見兩疏自是而後凡言高尚之士卽以兩疏
玄羽外編卷五

爲稱首上賜黃金不爲子孫遺而與宗黨共允近
日士大夫所絕無今之學者動高聲議漢人乃粟
紅貫朽而親族貧乏不忍捐尺帛斗粟者視此可
無汗顏

薛包汝南人少有志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
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朴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
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
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

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歸加禮如毛義

玄羽逸史曰包之孝友非矯飾求名殆植于天性如是篤也拜侍中而力辭與稽古後學者大相逕庭漢人如兩疏薛包蓋不多得

陳寔穎川人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以爲友李膺性簡允流輩莫得被容接獨以荀淑爲師陳寔爲友太守高倫舉寔爲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微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

玄羽外編 卷五

三

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彰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于外白署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張讓父喪歸耻名士無送者寔獨往送後黨禍起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亦竟解歸鄉里居家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媿于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玄羽逸史曰陳太丘署侯覽之客弔張讓之父飾

行者多類之豈其逆知黨錮之禍乎世之君子好非議前人不知江海之量自難與講察較淺深若陳太丘事是也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爲蒲亭長嘗化陳元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鷂不如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非鳳皇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宅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高植

玄羽外編 卷五

四

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謂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歸非泰之友也香雖燕居必正衣冠妻子事之如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登升堂終不見有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後辟卒于家

玄羽逸史曰仇君刑妻子治百姓俱以純德施之儻在聖門非曾閔之儔乎郭有道號知人不覺起拜牀下事以師禮當必有深服其心而出于語默意象之表者矣

謝弘微陽夏人萬之曾孫仕宋爲黃門侍郎與劉湛

王華王臺首殷景仁俱爲宋主所重元嘉中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笑語田是尊卑大小敬之如神從叔混曰微子與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混在晉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子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財宜歸二女

玄羽外編卷五

五

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淑好博捕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贊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玄羽逸史曰世之君子高談仁義而動色于貨利者何限杜黃裳名宰相不免以受賂見屏于時則塵視金玉者寥寥豈多得也謝黃門其賢固不止

此而撫孤立義足爲流俗勸是亦大有所關不可謂爲細事也

唐狄仁傑太原人初爲并州法曹同寮鄭崇嘗嘗使絕域崇實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吏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狄公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輔睦武后革唐命貶中宗于房州仁傑不耻女主之朝委身幹濟武后敬之拜平章事以其暇論后意復取中宗于房陵潛薦張柬之等五人自代卒用克復唐室

玄羽外編卷五

六

玄羽逸史曰梁文惠公爲并州法曹時其年尚少請代崇質此已置生死度外矣他日犯顏敢諫取日興唐掀揭宇宙事業從死生不入于心來設一毫便身之圖即不能屹然山岳不可拔也然而不委曲于女主也者身不得入身不得入即志不得行後來見形者猶然疵之殆未細睹此公之心事乎

柳宗元河東解人順宗時爲王叔文所引與中山劉禹錫俱貶遠州司馬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諫官又言其

再宜遠斥乃以宗元爲柳州刺史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憲宗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遂改禹錫連州

玄羽逸史曰子厚易播之事出于由衷可謂篤朋友之至矣非裴中立之深言夢得不得改而子厚必不忍遺劉母之憂也兩公少年急功名誤入叔

玄羽外編卷五

七

文之黨迄今困衡已切懲創實多漸次用之必有所建而言者啾啾無亦蛾眉受妬乎

范仲淹蘇州人少以清節自勵及爲宰相祿入益厚買田數十頃以贍宗族之貧者嘗令子純仁載麥舟于他郡石曼卿有喪未畢純仁以麥舟助之歸見其父問之曰見故人否曰曼卿遭喪貧不能舉公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仲淹微時有同舍生病將危其人得黃白術以方與藥授之仲淹曰以後事累君此方以謝仲淹爲經紀葬之而留其方及貴同舍生有子來謂仲淹遷之其父封識宛然蓋二十

年未開也居蘇時有堪輿家以吉地密進云出狀元宰相淹曰吾家已貴可遷爲學舍與鄉人共之廣南之亂守宰失城者罪當死仲淹在政府改爲流富鄭公固爭之曰無以懲後仲淹曰上春秋當勿令手滑使戮士大夫恐行及吾輩也鄭公不以爲然後謫青州有詔召之行至國門中使止令勿入鄭公徬徨終夜統牀而歎曰范六大聖人也時公已卒數歲矣鄭公次日乃得入

英宗紹聖元年策進士李清臣命題意在絀元祐之政蘇轍上書論諫中引武帝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

玄羽外編卷五

八

民不堪命錢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安云云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累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且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斥奴僕鄧綰南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如何純仁曰轍所論時與事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乃免罪落職

玄羽逸史曰范公父子所行皆人所至難者其執

富公救蘇公皆所謂仁者之勇麥舟之事勿謂其小洞洞乎父子一心近日士大夫有堆宦囊以鉅萬而宗戚貧困弗忍裁一文者乃猶揚揚稱說古人至于貪志不戢酷信堪輿黃白之術無論爲方士欺誣而識解亦甚鄙陋矣安得使范公見之

讓封

魯仲連齊人秦圍趙仲連在圍城中親遣將軍新垣衍來欲共尊秦爲帝仲連責讓衍歸後無忌大破秦師邯鄲圍解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以千金爲壽連歎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

玄羽外編

卷五

九

九

無所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玄羽逸史曰古高士如巢由光夷之行至戰國而泯滅矣獨仲連闢汝而蹈之其曾欠恢恢羅字宙不芥辯讓封却千金其猶細事乎

董卓入朝自爲太師誅殺忠賢驕淫暴戾欲移漢祚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司諫黃琬共諫誅卓使其假子呂布刺殺之滅其族允等以功封侯士孫瑞歸功於允讓而不侯後卓部曲李傕等舉兵犯關允琬皆死布奔出關而瑞免子難

北平田疇大司馬幽州牧劉虞故吏也虞爲公孫瓚所害欲報仇而無其具乃隱徐無山民歸之者五千餘家立學校設科條以教之表紹屢徵不出紹死子譚幸爲曹操所敗奔烏桓操擊烏桓屢常忿本朝冠蓋多爲烏桓所殺欲因會討之至是操招卽至時夏水渾滯虞進守踐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有舊道自盧龍達柳城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使其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湮谷五百餘里直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覺之與戰大敗斬蹋頓封田疇爲亭侯固讓不受操復使所厚夏侯惇喻之疇曰疇欲爲劉公報仇志義不立逃竄之人耳豈可賣盧龍之塞以冀賞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勿首于前涕泣橫流惇白操操乃止

玄羽外編

卷五

十

十

玄羽逸史曰田生志在復仇而表紹又不足以立事故寧拒之爲徐無一耕夫苟明此心無憾也烏桓暴其柔梓遂借曹操以快其忿非立功于曹氏者烏得而侯之可謂節士若士孫讓勞以全身亦有可嘉古有屠羊說介子推豈斯人之儔乎魏天

下之千祿倖賞者矣

高允渤海脩人仕北魏爲中書侍郎中書侍郎宗愛弒太武皇帝立成安王余餘年又弒余陸麗源賀謀于高允立太孫濟謀宗愛及其黨麗賀以功封郡王允不言功封亦不及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縑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帛粟拜中書令以子悅爲郡守

玄羽逸史曰高公一世名德逃名而名愈高讓功而功愈大仕宦近六十年未嘗被譴豈他依違順

玄羽外編 卷五

十一

玄羽

旨與時浮沈者哉惟貞誠不貳自結于君此游雅輩所以咨嗟歎息稱其不可及也

褚賁齊司空錄尚書南康公淵之子淵在宋已爲司徒中書令與大臣奏劉秉輔政蕭道成將移齊祚梁秉欲謀誅之以告淵淵洩之道成梁秉死淵進司空道成立爲齊帝淵佐命受封南康四年卒世子賁耻父失節服除不仕以爵讓其弟纂屏居墓下身玄羽逸史曰道成之立佐逆者甚多而天下獨非笑彥回以彥回少立清節名滿一世也暨哉子賁克蓋前愆當與沈充之子同傳

說史補言
卷五終

說史補言卷六

玄羽外編十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立義

漢高祖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恭帝嫚罵之相貫高趙午以爲耻謀弒帝不使王知也事覺逮捕王及諸反者詔敢從王者族田叔孟舒髡鉗以從午自殺高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於是獄吏拷訊高掠笞刺剜身無可擊者終言王不知廷尉以聞上曰壯士泄公曰此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

玄羽外編 卷六

卷六

一

玄羽

持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死豈愛王過吾親哉因具道王不知狀泄公還報帝赦赦爲侯并赦高欲用之高曰所以不死白王不反也王出賁寔死無恨矣且人有弒君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絕吭而死上召田叔孟舒與語漢廷臣無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玄羽逸史曰荀悅謂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無赦可也論已盡矣愚謂高誠不協于大義然不忍累主之心至九死而不變主赦而後死則亦足貫金石矣田叔等間關從王復能自顯于明主後卒爲漢名臣古云燕趙多

節士將不信然

漢誅彭越噓其肉暴首洛陽詔敢臨者死梁大夫樂布使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稱以聞上命烹之布曰方上困彭城敗繁陽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竟誅滅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帝釋布拜都尉

玄羽逸史曰漢初三大功臣之死越尤無罪樂布能著人臣之節視鼎鑊如飴後與田叔俱爲名臣可謂貞士矣其言足以悟主而帝竟不爲越一昭雪而改葬之漢真少恩哉

雪而改葬之漢真少恩哉

楚王英謀反孝明皇帝窮治楚獄四五年死者多海內知名士吳郡太守尹興與掾吏五百人同詣廷尉死者大半而吏陸續梁宏等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對食悲不自勝獄吏曰君傍掠楚毒顏色不變而見食乃泣何也續曰母來矣不得見故悲耳曰何知母來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聞并興等皆赦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弒帝與宦者唐衡左悺迎立

蠡吾侯志是爲桓帝策免太尉李固杜喬因潸固喬欲立清河王收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十餘人腰鐵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出獄京師市里皆呼萬歲冀等聞之大駭復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馬融爲作奏董吳祐責融徑去固喬皆死獄中冀今收尸者死固弟于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上書收固尸不報與董班并喬故掾陳留楊匡晝夜守哭積十二日復訴太后乞二公骸骨詔許之匡送喬喪亮班送固喪各還葬與吳祐等皆隱匿終身

玄羽逸史曰陸氏之母貞信之心形于割烹而卒

玄羽逸史曰陸氏之母貞信之心形于割烹而卒

以此免興等之獄此古人所以造次不離正也李杜忠賢其聲應氣求豈不感動節士楊匡董班之輩不下田橫之客矣馬融當好害正經術何在猶侈然俎豆孔庭乎我明聖斷革黜大快人心哉臧洪廣陵射陽人初爲張超故吏表爲東郡太守曹操攻超于雍丘甚急超曰臧洪必來救吾衆謂曹表方睦洪爲表所表豈肯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疆力不相及耳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封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洪乃絕紹紹兵圍之踰年不下陳

琳以書諭之洪答書辭甚悲慨食盡死者枕藉洪曰洪以都主不得赴義死其分諸君子可將妻子去將士曰明府不召舊郡將吾輩何忍負明府男女七八千人大第而死莫有離畔城陷生執洪紹曰今日服未洪曰爾家四世五公王室衰弱曾無輔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不得爲天下推刃報仇何服之有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殺忠義豈合天意容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紹又殺之聞者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玄羽外編卷六

四

玄羽逸史曰本初偏懷如臧洪陳容皆度外之士彼豈得而容之藉令洪不死于紹而得赴雍丘之難必死于操等死死無適而非義也是求仁得仁也者兩生欣欣地下也而表本初之業所以不終坐此未有豪傑解體而能有所大就也

田儔右北平人大司馬劉虞爲冀州牧時中原大亂虞欲遣使奉章而難其入眾舉囑曰年雖少奇才也虞備禮聘而遣之囑還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趨長安致命詔以爲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爲公孫瓚所殺囑詣爲其慕陳表哭泣而去瓚怒捕囑至

曰何不送表報我囑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志惟劉公不失臣節章報所言或干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且將軍既滅無罪之主又仇守義之臣囑恐燕趙之士皆蹈東海而死也瓚不敢殺囑率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入徐無山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至五千餘家囑聖旨諸父老爲約束殺傷犯盜誶訟者以輕重抵罪凡三十餘條爲立學校講說經義制婚嫁祭葬之禮衆服其教道不拾遺烏桓鮮卑皆感其威信爭相餽遺表紹遣使招之不至卽授將軍印使統其衆囑皆拒之

玄羽外編卷六

五

玄羽逸史曰田囑統御之才貞亮之士也若遇世祖寇洵馬援之流彼以劉虞爲可立功豈知天不祚漢殲于公孫囑也迴翔天下無足以奉戴者有優游徐無而已後來假操報烏桓抵死不受爵是剖露其心以示天下萬世也三國之士吾于囑乎有遐思

吳郡陸機陸雲以文章名世齊王冏誅趙王倫疑機爲倫作禪詔欲殺之而成都王救解以爲平原內史弟雲爲清河內史友人顧榮戴淵勸機雲以中國板蕩宜還東吳機以受成都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

可因以立功留不去。穎與河間王顥反，用機爲督復受奄人孟玖之譖，以機有貳志，收司馬孫拯于獄，并收機。雲便拯證之，拯被榜掠兩體，骨見終。言機免獄，吏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胡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既不能救，忍證之乎？玖今詐作拯辭以進，俱夷三族，拯門生費慈訴拯，無冤拯遺之不去，亦爲玖殺。」

玄羽逸史曰：機靈感成，都生全成都作反，不聞聖救，乃與爲督，無亦小亮不塞大逆乎？孫拯費慈意氣相死，其甘如飴，此干戚洪陳容庶幾稱不媿云。

玄羽外編 卷六

六一

晉安帝時，桓玄跋扈，殷仲堪在荊州，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襲玄，仲堪遲疑。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于難。吾蒙知遇，必將死之。是歲玄乘荊州，饑先襲仲堪，仲堪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路經家，問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不得去，乃臥于家。玄追殺仲堪，入荊州，人士無不謂玄企生不往，獨爲仲堪營理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

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所厚，荊州敗，不能救，何謝爲？」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母。」玄乃殺企生而放其弟。

玄羽逸史曰：羅參軍可謂守死不二者矣。而道則未善，仲堪前與桓玄同反，企生不能止，亦不能去。此其事君之義，潔身之智，鑒所未睹，而仲堪既死，方以身殉之。干殷氏爲節士，于朝廷非純臣，然義不苟生，不媿古人，則有可深嘉者。

范陽盧度世，仕北魏爲中書學士，坐崔浩之獄亡命，匿高陽鄭熊家。吏因熊子掠治之，熊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公執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伐宋，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想應在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下詔赦度世。』度世自出，復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熊妹以報德。」

玄羽外編 卷六

七一

玄羽逸史曰：崔司徒刊國史，以彰直筆而死者，千家張禕、盧度世俱亡命。旣而太武悔其無辜，獨度世復本官。此天欲闡鄭熊之義于萬世也。節哉鄭氏子，捐身以全盧生，非全盧生，不忍背父命耳。惜其名不傳于世。

宋判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兵敗，齊將張敬

兒襲江陵誅其子孫攸之縊死。軍邊榮時爲留府司馬敬兒入城或勸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軍士執以見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歎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同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

玄羽逸史曰昔倭之甚重邊榮曾爲府錄事所辱沈公鞭殺之故學以死報此史家言也。惠謂邊

玄羽外編卷六

上

公義氣激烈視死如歸一聞見殺歎笑而去平時砥礪切磨客亦化之邕之求死豈倉卒發憤而然哉。

唐武陽公李太亮初爲李密所獲賊帥張勣見而釋之及大亮責求勣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不受言于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

安史之亂王思禮馬斃有騎卒以馬讓之間其姓名不告而去後思禮建河東節度屢訪求不獲部將辛雲京得罪思禮欲殺之有客爲雲京求解思禮一見乃

屬所授馬者也下執手泣言曰吾求子數年矣卽釋雲京而薦擢其人卽張光晟也。

玄羽逸史曰大亮思禮俱長者而張弼張光晟亦有節士之風哉同謂之能行義可也。

顏杲卿死節子淵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于東京并與父同死表履謙尸皆得之棺歛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淵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淵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知其處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表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歎服。

玄羽外編卷六

九

玄羽逸史曰淵明之行不愧顏氏子哉先姑姊妹而後其子歛父友如其父尤人所難能何顏氏多義士也。

宋右正言鄭浩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會哲宗寵姬劉氏立爲皇后浩上疏言劉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

帝曰此祖宗故事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

色躊躇若有所思章惇從外詆其狂妄除名竄新州
初陽翟田書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勵劉后立
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
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賴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
以此舉爲多士所賞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曰君
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
回曰事有大干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
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爲經紀治裝且
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回曰實嘗
玄羽外編卷六

十一

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三千言獄上除名
回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間以家事
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未之
言至是始以立劉后得罪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
譏浩不能力爭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
知幾云

玄羽逸史曰志完宗程氏兄弟幾千聞道忠義素
所講明而剛正之氣則固天挺乃聲應氣求如田
畫王回曾誕輩亦何節士之多耶臧洪陳容同死
之義諒諸君不難而守死善道精義之學或非趙

午貫高之徒所能彷彿一二也于宋氏大有光矣

說史諸言卷六

玄羽外編卷六

十一

史記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同思訂

立後

晉大夫智宣子將以子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不聽果改姓輔氏瑤立陵轢諸卿滅范氏中行氏復欲滅趙氏三子玄羽外編卷七

共攻滅其宗輔果獨存

玄羽逸史曰智果爲智宗而進忠謀謀不見聽而改姓去卒全智宗明而且孝而人主立後者尤當慎重不必取才伎過者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簡子書訓戒之辭爲二簡各授一簡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簡已失而辭亦忘無恤誦之甚習而簡出諸袖遂得立是爲襄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而立伯魯之孫浹後有趙國者伯魯之後也

玄羽逸史曰簡子立賢嗣以允宗襄子成父志而

克讓比干不斷者階亂奪嫡者推刃何啻天淵良足爲萬世法也

趙武靈王寵姬吳娃生子何其愛之乃封故太子章于代以田不禮爲傅而傳位少子何使肥義相之自稱主父將兵略胡地旣而吳娃死頗憐故太子章欲分趙而王之計未決李兌知章雖不禮必有謀私勸肥義避之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母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即以死許之不忍計全身也允泣而出義亦戒左右曰若有以主父命召王必曰我得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俄而章不

玄羽外編卷七

禮果矯命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勒兵拒章章敗走主父于沙丘宮成兌圍宮殺章不禮等及其黨兌等曰我以章故圍主父即出何能容遂不解三月主父探雀穀食之餓而死

玄羽逸史曰廢長立少不亡必亂周幽晉獻非明鑒哉武靈亦雄主奈何效之及何立而章猶在內已立而中變其志既變而不決其謀雀穀之探非不幸也肥義知章苟息而不愴里克死固無益而何得不死則亦義以身先之立子雖非法而托子則得人矣要之大本差也實在立子時也

秦始皇帝東巡會稽道病時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于北邊帝作書召之未發胡越以計誘說李斯矯詔賜扶蘇蒙恬等死立少子胡亥是爲二世皇帝高又說之峻法嚴刑盡殺諸公子公主日爲淫樂四方兵起高諸族之復弑二世劉項入關秦亡

隋文帝堅太子勇矣龍子獨孤后次子廣矯飾取名譽又賂帝后左右交稱之遺客遊說宰相素俱許諾乃勸帝廢勇而立之獨孤后實主之也帝有疾太子入侍欲無禮于宣華夫人帝覺之大怒命召勇廣遂弑帝是夜召宣華夫人殺之勇慨然慕秦皇漢武巡遊不息四方兵起宇文化及弑之于江都唐興義兵晉陽隋亡

卷七

三

玄羽逸史曰隋上秦七百餘載而其亡也俱以廢長立少又俱二世大都秦取天下以力隋以詐而隋實不可同于秦秦人殺人如刈菅每一出師斬首常十餘萬長平之戰斬截者四十五萬坑者四十萬他可推也天地之生有限秦人之殺無涯故天生趙高以亡之非人力也隋主不過無功德竊取大物過聽悍后廢勇立廣廢之淫暴浮于桀紂此所以自速其亡與秦一轍也使隋有中材之子

號號自保亦必延祚不至土崩瓦解之甚乃秦不可爲矣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亂氏鋒刃者幾二百年卽有聖子賢孫嗟呵保護無及也然廢嫡立少者未有不亡則明鑒已

袁紹汝南汝陽人司徒安四世孫表世躋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據河北六郡與曹操爭天下竟爲操所挫慙憤發病嘔血薨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娶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

卷七

四

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領幽州錫高幹領并州而其臣逢紀審配辛評郭圖等各欲立所厚紹未及定嗣而死衆欲立長子譚而評等矯遺命立尚諸子分爭操棄之三子俱死國亡
劉表漢宗室以天下大亂求爲荊州牧自南郡極領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萬中國避亂者多歸之有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琮受孔明密策出守江夏卒蒯越等立琮復勸琮降曹操時左將軍備屯樊北覺琮降而曹已在宛吳遂奔江陵後琮琦皆死國亡

曹操譙人爲魏武帝有子五人丕植皆有才藻而植更敏瞻子儀楊修又爲延譽操遂欲立植以問崔琰琰不可不懼求自固之術于賈詡詡教以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後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用吳質計竟定位

玄羽逸史曰表劉之速敗以嗣子不克負荷此孟德所快心而鋤剪者也彼以廢長立少爲我驅除又復效尤其故何也植也援筆而走風雷矢口而千星表操以爲植才而丕不及矣不知植立魏必

玄羽外編卷七

五

速亡隋煬帝陳後主皆以文詞自異者也即其家高貴鄉公豈嘗不文哉

晉武帝太子朝野皆知其昏愚尚書令衛瓘欲言而不敢發會侍宴于凌雲臺驪陽晚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何言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曰公果大醉耶瓘于是復有言後太子賓友和嶠亦曰東宮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皆不納時皇孫適頗聰慧帝愛之雖知太子不平而恃有適又賈充欲固寵用荀最馮統之計納其女南風爲太子妃內外調護太子

得不廢是爲惠帝立不數年天下大亂

玄羽逸史曰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亂舉神器之重以異僭重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天之禍敗人國固常出于意外乎

宋高祖裕寢疾太子義符多御羣小謝晦言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托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乃出義真都督雍豫而竟立義符後謝晦等先搆義真廢之卒

玄羽外編卷七

六

廢其主迎立宜都王義隆是爲宋文帝

玄羽逸史曰太子弗類次當義真義真不可難及其餘矣兄鼎湖已逼聽之而已

周高祖泰時爲大冢宰安定公寢疾世子覺年十五鎮同州魏謩翊公主所生也姚夫人生子毓于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難于信僕射李遠進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以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急止之議乃定遠出拜謝大司馬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

玄羽逸史曰信于泰等夷也而大司馬則兵柄在焉茲其泰難之之故歟李遠一言而大事遂定卒之信喜遠謝信中外悅服兩人俱可爲斷大事決大疑者法矣

周武帝太子賢少頗不才宇文孝伯請選正人爲官僚周主曰正人豈復過卿又嘗問萬年永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問中人之狀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伯賢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衆人佞我樂運言是也大將軍軌屢言之周主戒諭太子頻加捶撻竟不能改質若弼亦以

玄羽外編

卷七

七

爲憂王軌復進言曰太子仁孝無闇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每以質若弼有文武才亦嘗以此爲憂周主問弼弼曰皇太子未嘗有過軌退讓弼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公密陳何得昌論軌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耳後又因宴將帝舅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周主以責宇文孝伯孝伯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周主默然軌又稱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竟不易太子

玄羽逸史曰質之不才舉朝皆知之周主亦知軌

等言忠竟不能易豈非天哉孝伯論教罔效烏丸憂國忘身兩人皆死于天元而國社終委之普六茹矣又周主以堅貌閑柔和方附堅曰揚公正是守節人耳周主乃不疑即使周主殺堅不知天元之暴能存社稷否乎憂後人而戮無罪天下豈無沛公也

唐肅宗信張良娣李輔國之讒殺建寧王倓又疑太子倓李泌以天下平定欲請還山時上與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同憂患今方安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

玄羽外編

卷七

八

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朕豈辦殺卿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辦殺臣安得歸且殺臣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平臣安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征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事耳曰建寧欲奪兄朕爲社稷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

有此心廣平當怨之今每與臣言嗚咽流涕且臣昔勸陛下用廣平爲元帥建寧有此心亦當憾臣乃益親厚此可察其志矣上乃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對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昔天后有四子已殺長子弘次子賢作萬臺瓜瓞莫以感悟竟不免廢死其辭曰種瓜萬臺下瓜熟子離雖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也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之于外廣平乃安

玄羽外編

卷七

九

史略

德宗止一子被讒將廢之而立其姪舒王時李泌復爲相反覆力諫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以陛下威怒而曲從他日必悔必責臣居相位不力諫臣老矣必誅臣子使臣以姪爲嗣不知得欲其祀否乎因泣涕嗚咽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廢子本有不止國者且陛下獨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敗實寬肅宗性急故耳對曰臣見爲此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意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覲茲事且其時先帝懷危臣臨辭謝萬臺瓜瓞肅宗悔泣上稍解

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必極論貞觀開元事百世當戒又力陳太子絕未嘗與外人接止以妻母爲累且云幸陛下語臣若楊素許敬宗李林甫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力爭如此對曰太子以四海爲家臣爲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青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勿露此意于左右則彼皆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諸子曰累汝曹矣太子遣入謝泌曰若必不可

玄羽外編

卷七

十

史略

敢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曰臣報國事矣驚悸亡魄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再三順宗乃定

玄羽述史曰鄴侯兩定儲君而順宗尤難時露險已成讒譖已入必不可回矣鄴侯委曲開導辨如湧泉其自言曰驚悸亡魄蓋實言也如鄴侯者才與誠合忠與智合膽與識合唐三百年一人而已

宋寧宗無嗣選太祖十世孫沂王嗣子貴和育之宮中而丞相史彌遠亦陰遣家客余天錫往紹興擇宗室子天錫者彌遠家童子師慶元人也歸過紹興宿全休長家見有二子其秀鬚鬚聞之全休長曰吾外孫宗室與宮與內也天錫邀與偕至京彌遠善相大奇與甚因疏廣樹宗藩補與爲義郎賜名貴誠及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卽以與宮嗣沂王皇子竑善琴彌遠構得美人善琴者以獻而厚撫其家使瞋竑動息必知竑甚惡彌遠專嘗覽壁間地圖指瓊崖曰吾必置彌遠于此又呼彌遠爲新恩謂他日得志玄羽外編卷七

不貶新州卽恩州也美人皆洩于彌遠彌遠日夜爲傾竑之計一日爲其父浩飯僧慈恩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教貴誠由是皇子過日聞貴誠譽曰起帝皆不悟也及帝不豫彌遠使清之密布援立之意于貴誠貴誠不應清之懇懇言之第云紹興老母在彌遠聞之益歎其不凡帝崩彌遠與清之結數帥夏履登立之前廢竑爲濟

王出之湖州寬綬之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

玄羽逸史曰不密致禍古今炯監竑以皇子納宰相美人之獻交失之矣而漏言間妾令奸人生心不惟天位永絕且七尺不保何其悲哉皇儲天下本一旦易之如拉朽權臣可畏如此寧宗主威潛去已久此固可爲萬世之戒也

說史傳言卷七
玄羽外編卷七

十一 史簡

說史舊言卷八

玄羽外編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奉使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懼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屈在我與璧而不與我城則屈在秦臣請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約取璧遺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之

玄羽外編 卷八

說史舊言

玄羽述史曰戰國遊談士取富貴于口舌間者何限子衡重相如懷璧事豈爲一璧固趙社所爲輕重也武者慮相如挑釁并請擊缶事亦短之此以侯子瞻量爲壯士計耳世有能伏虎者彼豈苟然以赤手當試當時秦尚未顯然吞六國借今秦以威詐脅壁相如死而邯鄲圍六國節俠必能持屈在以向秦舉天下共仇一壁固知懷璧非草草也楚黃歇從太子完質于秦頃襄王病歎說應侯曰楚王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秦王欲令其傅先歸歇與完謀

曰楚有寵姬子王卽卒太子在此國中必先有所立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御以出關而自守舍待死秦王怒應侯曰歇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得用不如歸歇以親楚歇歸完立封春申君

玄羽述史曰歇以身待死于秦而脫其君于虎口完得奉社稷肯歇之功也應侯能成其節亦足窺有宰相之度故完不得歸不但楚人別立君卽不立君而秦之要求必足而後遣春申始智以行其忠者乎

蘇武杜陵人建之子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匈奴聞之降臣衛律等勸武同降武罵律單于幽武大窖中絕其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吞之不死匈奴以爲神徙置北海無人處牧羖曰羖乳乃得歸于是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李陵流落匈奴中封王嘗過北海爲武置酒設樂再三勸之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憾願効死于君前陵歎息而去泣下霑襟昭帝時匈奴遣武歸漢陵復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無以過矣又泣下數行武歸漢詔以一太牢謁武帝以爲典屬國武以強壯出

玄羽外編 卷八

說史舊言

塞留十九年而歸鬚髮盡白

玄羽逸史曰嗟乎千百世兒童走卒皆知武矣其寧寧大節匪惟貴金石亦招揭宇宙也獨恨李少卿臨岐涕泗羨慕子卿如景星在天已身如蛇蛻在糞園中欲蟬蛻而不可得其憤恨激發益千古有餘悲

班超安陵人固之弟彪之子爲竇固假司馬明帝永平中與從事郭恂同使西域時西域皆役屬于匈奴超至鄯善匈奴使亦到館別所而王廣意忌于超超詢侍胡知匈奴使處與其屬三十六人計畫曰若知

玄羽外編 卷八

三

史稿

王意乎將令以吾曹首付匈奴使奈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吾公先夜攻虜使盡藏之鄯善破膽矣衆謂宜白從事恂超曰從事文俗吏一遲疑謀泄吾曹皆死矣遂將吏士夜往縱火鳴鼓虜衆皆格殺之以報恂恂大驚超盡以功讓之恂乃悅鄯善震恐因納子爲質至于關亦然又以節勒諸國兵平疏勒等未服者于是六十五載未通之國盡皆遣子入侍遂威震西域拜都護騎都尉封侯鎮撫數十年以和帝永平二十三年上疏乞歸未報姊曹大家言之乃得還洛陽一月而卒

玄羽逸史曰虎頭侯相碌碌困諸生時寧知威震萬里外也歷明章和三帝烏孫于闐以西百餘王稽顙奉貢功不細哉其要領則勿察察云耳充此量也兼容并包不外是任尙軍何足知之

張淳京州人京州牧張駿欲通表晉朝道路不通假道于蜀僞成主雄方稱帝駿遣治中從事淳稱藩于雄冀得假道雄許之而陰令盜覆諸東峽淳覺之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尙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京州不忘舊德使子琅邪我主聖臣

玄羽外編 卷八

四

史稿

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或曰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景慕私言于淳曰卿體豐大天熱未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懼哉成主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陰兵種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爲忠貞以仇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慚乃厚禮而遣

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玄羽逸史曰晉室藩鎮獨涼州張氏乃心王室其君臣砥礪于簞箚之義亦已久矣故淳聞關險阻必達君命卽火山湯海不肯辭奉使者皆若此不足爲國增重乎

梁琛燕人晉太和中燕秦畏桓溫相結好而秦陰欲圖燕琛奉使至秦秦王堅方獵于萬年欲引見之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使臣不敢奉命尚書郎辛勁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且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

玄羽外編卷八

五

虞翻

可琛曰兩國恤患結好交聘方始正宜崇禮篤義以固其權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乎客使單行誠勢屈于主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備禮延之琛兄亮爲秦尚書郎使典客因館琛亮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弟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固辭不往突數問東事又正言拒之堅使太子延琛諷使致敬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

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尊爲煩耳乃不果拜

玄羽逸史曰梁琛可謂能使矣其論正而辨其守貞而有禮與郝岑先後使而晷露國短燕用以亡乃知貞臣不常有乎

千什門代人魏太武帝遣使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強之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耶跋怒執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敝略盡蟻蟲流溢跋遺之衣冠不受跋俎

玄羽外編卷八

六

虞翻

子弘卽位稱藩于魏遣什門歸客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給事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玄羽逸史曰自古守節之士代不乏人千什門九死不變其志氣豈下于蘇武乎謂自古夷狄據中土者惟北魏幾于兩漢其臣亦多高潔如什門等是也

唐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至樵州爲王世充斷絕端素得士心所從二千人雖

糧盡不忍委去端謂曰卿等鄉里皆已降賊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曰公于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其等雖賤亦人心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餒死及遇賊本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惟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世充亦召端解衣遺之封端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世充官乎因解節麾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墜崖溺水沒于虎狼從者又喪其半得達闕下見唐高祖但稱無功不言艱苦

玄羽外編卷八

七 史補

玄羽逸史曰夏侯端監關千里冒百死一生必欲返命此有蘇子卿于什門之風可敬可慕

成德兵馬使王廷湊殺節度使田弘正圍神策將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不能救穆宗賜廷湊節猶不解深州之圍詔兵部侍郎韓愈宣諭其軍愈至境有詔止愈勿輕進更觀事勢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入廷湊拔刃弦弓以迎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廷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此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哉自祿山思明以至元濟思道之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祓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佑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恐衆心動遽麾甲士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廷湊曰卽當出之遂解圍聽命

玄羽逸史曰廷湊戍大帥如殺狐狍圍神策將而不解目中豈有朝廷耶退之蹙蹙一書生掉三寸

玄羽外編卷八

八 史補

舌談笑屈之何其勇也不獨文章雄百代而膽氣蓋當時矣昔人比之山斗詎不信云

周世宗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王事畢亟反不受賂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廷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盡散親識家無遺者

玄羽逸史曰武惠王矯矯之節已著于周朝矣他日平蜀唯圖書數卷至今輝映史冊公豈可以將帥目之耶

契丹主乘元昊之亂謀南侵遣翰林學士劉六符等來索關南十縣地宰相呂夷簡奏制詰當報聘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以激夷簡請毋遣弼不報弼得命卽入辭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何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

玄羽外編

卷八

九

宋篇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因極言南北用兵之利害且言能保北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耶抑人主當之耶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弼又與辨塞鴈門增塘水之故次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又反復言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有一榮一辱哉契丹君臣感悟又欲結婚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公主出嫁齋送不過十萬不若

歲幣有無窮之利乃遣弼還帝復使弼持誓書往且授口傳之詞于政府弼慮國事與口傳之詞不同至樂書視之果然馳還入見曰政府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晏殊曰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耳弼曰晏殊姦邪豈復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契丹欲令南朝爲獻字弼曰南朝爲兄兄獻于弟乎曰然則爲納字弼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必不得已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得知也契

玄羽外編

卷八

十

宋篇

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諷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乃曰吾別遣入議之弼歸入見曰二字臣以死爭虜氣已折可勿許也帝卒用晏殊議許納字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和好如初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不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

玄羽逸史曰富鄭公忠似蘇軾國氣似蘭相如才似魏文貞若從其志契丹不能奪究竟如景德之

事而已奈何志在偷安堂中國用奉驕虜遂爲故事南渡之後愈不可支皆此一舉爲之也

高宗建炎三年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人使皓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不殲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留亦死願就鼎鑊和沒喝將殺之一校晚語曰忠臣也乃流于冷山陳王谷神延使教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大雪新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谷神每欲南侵皓折之數四谷神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對以羿奡之勇能射日盪舟羽能拔山舉鼎皆不得

玄羽外編

卷八

十一 史簡

死谷神怒曰汝係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降瀾爲解可也谷神義之而止居金十五年以和議成遣歸入見乞鄆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言仇耻不可忘檜惡其言竟陷之死

直龍圖閣張邵亦使至金見撻懶使之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立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囚之柞山砦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

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豫械之獄久乃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亦與皓同還

朱弁與王倫同使金弁讓倫歸報天子以節與倫留印爲信受而懷之臥起爲俱金人亦迫使仕豫且怵之曰乃南還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吾有死耳金人始絕其食弁忍飢待盡金人感動致禮如初後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致書洪皓要以舍生取義置酒召被掠士夫飲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日畢命幸瘞我此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

玄羽外編

卷八

十二 史簡

之墓于我幸矣皆泣下莫敢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徽宗崩弁祭之其辭有云歎馬角之未生魂泊雪窖龍髯而莫逮淚灑水夫王倫歸秦之帝感泣亦與皓歸入見曰盟可守而狙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皆天助中興之勢云云秦檜惡之斥不用

玄羽逸史曰紹興三行人忠宣固皎皎不媿子卿而張朱亦守死不辱君命南宋稱臣稱子竄江竄

海氣息奄奄而三行人則增色十倍然不死于漢北而死于南荒不困于暴虜而困于賊臣三入不幸乎宋不幸乎皓子適亦使金鎖館絕粒三日而竟不易陪臣二字此真忠宣家兒也

家絃翁奉使大元世祖欲官之絃翁不受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年八十元成宗賜號處士遣還鄉賜予金幣皆不受

玄羽逸史曰宋亡降臣多矣餘子不足數如葉李乃先朝諫臣留夢炎狀元及第趙孟頫膚敏良材皆少負大名一旦屈膝左衽真可媿哉我眉山家

玄羽外編

卷八

十三

史稿

絃翁挺挺大節文江陸謝之下一人

說史雋言卷九

玄羽外編十三

典喪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光武皇帝崩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祿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讓官屬分止他縣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禁內外肅然

魏王操伐吳還至略陽卒太子不在鄴邸陵侯彰自

玄羽外編

卷九

一

說史雋言

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訓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羣臣聚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于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儲君以紹萬國而但哭耶羣臣以爲當踐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以王后令榮太子卽王位大赦

玄羽逸史曰自古承平之世災變多起于相代之際此持正之臣所以不可無也若國家草昧禮儀曠闕陵替易生非趙熹賈逵司馬孚輩正色侃論

亂隋將萌故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當此之時古今所共難也

晉簡文帝不豫大司馬溫日夜望禪位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文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君何所嫌坦之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而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國家國事一禀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太子昌明立生十年矣羣臣謂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卽位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時太后畏

太羽外編卷九

二

溫欲令居攝彪之不可事遂不行溫大銜之而奪于正議不敢發次年溫疾諷朝廷求九錫彪之等故緩其事溫卒弟冲盡忠王室晉復安

玄羽逸史曰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不意失利枋頭威名頓損乃納郗生廢立之謀當海西之廢也彪之已朝服當階取昌邑故事神彩毅然奸膽少破矣茲大喪之初冲人邈邈而正議危行屹如山岳溫竟瞠目神器不敢撫指而死壯哉壯哉魏世宗俎侍中崔光于忠等迎太子翊于東宮王顯欲須明卽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顯又欲奏中宮光

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于是請太子止哭光攝太尉進璽綬卽位高后欲殺其母胡貴嬪光等使置別所嚴加守衛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上衆愕然莫敢對崔光屢哀振杖引漢趙喜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誼裁我我不敢不服

玄羽逸史曰世宗以崔光教太子先拜之大行之時果得其力若少遲疑冲人邈邈不殞命于悞后之手耶其義折廣平援引趙喜尤爲超卓至于留胡后以階異日之亂天實爲之干光等何尤

玄羽外編卷九

三

宋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止爲今日豈容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玄羽逸史曰太宗欲相呂端人言呂端作事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夫事孰大于定儲呂端閉權闕於閣中審真王于殿上志懷金石手

撥天關真能斷大事者也然則帝亦知人哉

宋光宗在位孝宗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爲孝后所制不朝重華壽皇疾羣臣屢請開安重華皆不從彭龜年至伏地叩頭血流潰斃終不往不得已止詔嘉王一問壽皇見王爲之感動是夕崩帝稱疾不臨喪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成服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宰相議以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留正等請建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帝批云甚好又以御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佯仆于庭次日肩輿五鼓逃去人心益搖會帝臨

玄羽外編卷九

四

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以知閣門事韓侂胄壽皇太后之親令達其意而李后不從內侍闈禮入見太后泣曰聖人讀書萬卷天下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特同姓所恃大皇太后耳今不獲命勢亦必去去將知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許之汝愚夜令殿帥郭杲以兵分衛南北內令關禮等密製黃袍請王禪祭汝愚率百官請梓宮前太后垂

簾汝愚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又有念欲退

閑之旨取大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奏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奉帝爲太上皇太后覽畢曰善汝愚奏自今臣子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今都知楊舜卿提點本宮任其

玄羽外編卷九

五

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召諭皇子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情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遂扶皇子以衰服詣重華殿行禪祭禮卽皇帝位民心悅懌中外晏然皆趙汝愚之力也召丞相留正還與汝愚並相

玄羽逸史曰茲事汝愚調和甚美如此時勢急之則猜嫌易生緩之則危疑愈甚非忠智膽量聯合而互發未有不犯手也者偉哉趙公真社稷臣乎按公嘗夢孝宗授以湯鼎首有白龍升天而翼戴

寧宗以衰服卽位信不偶然矣

後

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玄羽外編 卷九

六 史

玄羽逸史曰樹洛干合其子而立弟阿柴阿柴復舍其子而立弟慕瓚夷狄之君其友讓遠過華人哉彼有把臂托之扼腕而奪之者自謂中國禮義之邦寧不媿死折箭之論事朴而情切當不賢于訓詁乎故大真既瀕中國而夷矣淳氣未散夷而中國矣

燕慕容恪將卒謂燕主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肅之臣若委以國政非徒自保且成混一之功太宰評深忌之常抑于外桓溫帥師伐燕兵至枋頭燕人大駭始用垂拒溫大破晉威名益盛評愈忌之會燕太后

亦惡垂遂謀除垂父子太原王恪之子楷知之以告垂與垂子令等共勸先事圖之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于國吾不忍爲也必不得已當避之于和龍耳未發垂子麟素失愛告之于評評遣騎追之垂遂奔秦堅郊迎厚禮拜冠軍將軍堅伐燕滅之再伐晉大敗八十萬人皆奔散獨冠軍所將三萬人全軍而歸堅以單騎投之子寶等勸取堅垂曰彼以窮歸我奈何取之後復叛業于關東起兵堅于丕守郭燕王囑之丕窘急垂開一面曰開長樂西走之路以謝秦王囑昔之恩不遂得脫

玄羽外編 卷九

七 史

玄羽逸史曰燕主垂以梟雄之資內爲上庸側目外爲時望所歸危疑叵測乃始脫身于秦又幾殄于清河之手然卒不肯首亂于宗國乘險于深仇卓哉君人之度乎卽漢唐開基者其處心不能過也夷中乃有此人

北魏孝文帝宏年四歲已有至性嘗親爲其父吮臍父傳位與之悲不自勝問之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嫡母胡太后以魏主祖欲久專國政忌孝文英敏寒月閉之室中絕粒三日因謀廢之羣臣諫止終無恨意及太后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與羣

臣往復辨難必欲行三年之喪且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乃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既祥毀瘠尤甚宿于廟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竟終喪

周高祖母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詣齊王憲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當媿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

玄羽外編卷九

史簡

朝衰麻之節古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

玄羽逸史曰漢文以來銳然行三年之喪者一君皆夷也彼自謂中國正統者安于短喪而不能改亦可愧矣胡氏又毛吹而豈之不亦固乎

突厥沙鉢略可汗以其子雅虞閭懦柔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略死雅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白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雅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居干卑幼下乎且亡父之命何可

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虞閭竟立是爲莫何可汗

玄羽逸史曰沙鉢略事與阿柴同而雅虞閭之推讓則亦有可嘉者誰謂夷中無義齊季札哉宋人每自稱本朝忠厚立國家法過于漢唐不知太宗之處廷美德昭英宗之事仁宗光宗之事孝宗比

于阿柴處羅侯及魏孝文周高祖又若何也

沙陀晉王李克用妻劉氏無子納曹氏而生存勗劉自養之存勗即皇帝位劉氏故讓皇太后于曹氏曹氏不敢當劉自稱太妃而曹卒立爲皇太后劉詰太

玄羽外編卷九

史簡

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長久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復何言遂相向歔歔同光三年唐主迎太后太妃至洛陽劉太妃曰陵廟在晉陽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常思太妃太妃亦邑邑戚疾太后欲親自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乃止未幾劉太妃薨曹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亦薨

玄羽逸史曰曹劉二妃女中夷由也曹后本劉氏侍兒劉妃固其主也曹以子貴劉實固讓之劉讓于前曹謙于後歡欣交暢握手曰頭沙陀之族生

此賢女安得不勃然興乎夫女無美惡入宮則妬故二趙專房班姬避匿太真入侍王梅摧頽惟漢世祖廢郭后立陰妃兩人始終無間彼光武聖語明帝長者乃能保全恩禮然亦千載美譚不多得矣吾不意沙陀女流乃亦有此

金主完顏亮太祖子幹本之子也弑其主亶而自立幹本妻徒單氏無子姜大氏生亮亮即位尊二母俱爲太后徙單后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兩宮相得至歡亮弑逆時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亮銜之又大氏乃行嫡庶禮亮恨徒單不

玄羽外編

卷九

十一

少讓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永壽于會寧大氏思之甚竟至疾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我死爾不可不迎永壽官事之當如事我大氏死金主竟弑徒單后

金烏王烏祿爲濟南尹妻烏林答氏儀容脩整金主亮召之烏林答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嘗自勉不以相累遂召王府臣僕曰我爲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監此心行至良鄉得聞自盡

烏祿爲金人所立感烏林答之節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宮中之飾不得用黃金覺言帝王之道固以寬

慈爲德然梁武帝專用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刑罰不濫卽是寬慈又不喜用兵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家給人足刑部斷獄歲十七人國人稱小堯舜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惜大臣安于故習不能將順

元世祖后弘吉剌氏性明敏達于事機國家初政后多匡正世祖皆從之宋仁初主入朝后不樂帝問之后曰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宋府庫物陳敷庭帝問何欲后曰彼欲遺子孫而不能守我何忍取之待宋太后全氏甚厚屢以不習風

玄羽外編

卷九

十二

土請令回江南帝不許
玄羽逸史曰自劉元海以來夷入中國者獨金世宗最賢乃女后如徒單氏大氏之慈淑烏林答之守節弘吉剌之明達雖漢陰后唐長孫無加也美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執法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
屬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官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又有
盜高廟玉環釋之奏當棄市上怒曰人無道乃盜先
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
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墮下何以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玄羽外編 卷十

執法

玄羽逸史曰秦自商君來至于斯高俱以法毒天
下安知所謂平哉蕭何志在養民網漏吞舟而釋
之一齊之以法其法即蕭何之法也而堅如金石
數犯人主之怒不計一身之存亡使天下稱平者
則釋之之爲也後儒以倉卒萬乘前一言少激而
摘之以爲開人主妄殺人之端無乃爲刻

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
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
不聽若非當致之于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
于地而退隋主歛容謝原所笏者

玄羽逸史曰隋文帝暴戾威行本之抗辭理
屈故也然隋法後世遵用笏杖徒流死至今不變
實自蘇綽以來所詳定者史稱唐萬目理其實皆
仿之周隋

隋法雖畫一而隋主多峻刻盜一錢卽死又嘗欲大
月斬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不從掌固來曠告綽

玄羽外編 卷十

史

濫免囚徒按驗無實帝怒欲斬曠綽又固爭帝拂衣
入閣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
御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願斬臣帝意解會獨孤后在
坐命賜酒并二金杯前後執奏免死甚多賞賜亦鉅
萬并大理卿戴胄皆稱平恕

玄羽逸史曰隋文性本苛刻而楊素復輔以峻猛
賴趙綽戴胄劉行本諸君以死守法全活者衆不
然亂不在大業而在開皇矣

唐高祖嘗欲殺一人而法不至死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帝從之命所司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

玄羽逸史曰此與唐之初納諫守法之新政君臣交可美焉綱目特書曰以李素立爲侍御史深嘉之矣

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者免死未幾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

玄羽外編卷十

三 史書

等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公選人之多詐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竟前復犯顏執法辨知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玄羽逸史曰以太宗之明當無濫殺而英主喜怒任情容亦有失其平者戴胄當官守法確乎不可奪而貞觀太平斯人豈無力乎

高宗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砍昭陵相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法當除名上曰我不

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樂糾則難遇堯舜則易大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張釋之曾言之矣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世謂陛下爲何如臣實羞見釋之于地下上貸二大將軍擢仁傑侍御史

武氏革唐爲周越王貞等起兵興復敗死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更命周興於是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

玄羽外編卷十

四 史書

等皆死親黨俱誅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聞貞黨屠死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餘口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垂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靈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仁傑先爲靈州刺史有德政碑也

玄羽逸史曰諫者能使闇主寤暴主容此非徒言辭清辨足以聳動而至誠之所感者多矣當武氏之朝而徵斯人不惟取日之功不建而流毒于天下不尤慘哉世儒猶以事女主薄之愚謂狄公在

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太后時周來等以羅織被寵任故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有功文遠之孫也嘗爲蒲州司法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誅搆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亦敬憚之擢殿中侍御史遠近聞之相賀

玄羽逸史曰潘好禮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張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夫有功當天后慘暴皆酷之際而屹然砥柱

玄羽外編卷十

五一

截斷橫流是好禮所稱爲至難也嗚乎仁哉

高峻

沛公不喜儒生每見冠儒冠者必令左右取而溲之酈生以酒自蒙自稱高陽酒徒誚軍門以儒服見沛公方令兩女子洗足不爲禮酈生趨前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偕見長者公懷洗延之生長揖獻策沛公曰善用其計據放倉寒成畢以感強楚

玄羽逸史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尤不喜儒生而酈生以儒見長揖辭略不少屈卒以契合此有田子方魯仲連意趣

衛青拜大司馬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公卿咸致敬獨汲黯長揖不拜或曰大將軍尊貴百僚降禮出天子意黯曰使人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聞之待黯有加

更始中陳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俱遭反復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及侯霸爲大司徒王丹被徵司徒遣子昱候于道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公結交故遣相迎何勞荅拜丹曰君房實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玄羽外編卷十

六一

玄羽逸史曰古人有重大將軍以長揖贈大司馬以不拜而大司徒求交不可得者後世遂寥寥矣桐江一絲上動星象蓋絕響于千秋予謂汲長孺王仲回亦其流亞也

梁統之子松尚世祖女舞陰公主最貴倨嘗誚伏波將軍問疾獨拜牀下伏波不荅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婚貴重公卿莫不降意大人何不爲禮伏波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序

李膺名重一時賓客非海內名賢及屢世通家不與通孔文舉稱先師與老聃有師友之誼僅得一見荀

乘得御郭泰同舟各稱生平之幸當時士大夫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

玄羽逸史曰伏波長者幾中傷于梁松豈其智在汾陽下耶李司隸龍門之標竟開黨錮之禍流毒士大夫者二十年漢亦不祀吾不願二公有此也諸葛孔明才高一世不妄交遊時龐德公隱于鹿門孔明每見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阮嗣宗陳留阮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羈每對客以白眼視人非高士如嵇劉輩不爲一轉青

玄羽外編 卷十

七

嵇叔夜少有雋才曠達不羣學不師授恬淡無欲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性喜鍛鍊錄之子會名重一時權勢熏灼嘗慕叔夜往訪之叔夜箕踞而鍛不爲禮會去嵇顧之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應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玄羽逸史曰孔明三代之英伊呂之儔而獨敬龐公如父師龐公亦不少讓此其人品可想乎彼草廬中所以培養大學術者得其力爲不淺矣若夫嵇阮以高峻而受禍此可以爲戒而不可慕與龐公之處孔明者殆不可同年語

王丞相導名位隆重百僚皆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顏光祿舍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備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安于我我豈有邪德乎

玄羽逸史曰晉初王祥不拜司馬昭茲顏舍不降禮于王丞相猶有漢汲長孺之風近日士人任州郡職者望上官軒輊如候乘輿被位任稍崇者亦儼然傲天下士少不如意卽有中傷良足爲世道悲矣

蔡興宗陳留蔡廓之子廓字子度博涉羣書言行以禮宋高祖祖傳亮徐羨之共管朝政召廓爲吏部尚書廓曰若選事悉以見付則勉就不然不能拜也徐

曰黃門郎以下悉委之以上宜共參同異蔡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竟不拜興宗在荊州詔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優候興宗不敢造席良久乃去蔡公竟不呼坐

玄羽逸史曰蔡子度不拜吏部尚書說者以時事多艱故委之而去其實風裁氣節父子俱天挺也聞宋孝武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皆不能免獨憚興宗方嚴不敢侵媒子度之在

先朝亦然殆不媿中郎之後矣

王球司徒謚之子不妄交賓客門庭虛靜時殷尚書景仁劉僕射湛權勢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詣球可稱肯就席弘如言往王舉扇搗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張敷爲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起並管機要以張同省名家欲詰之周曰往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秋曰我等並已貢外郎矣奈何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

玄羽外編卷十

九一 史補

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二人失色而退

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微達盛世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敦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玄羽逸史曰江左士流高自標尚雖貴襲金紫曾不得一入其容接卽以天子命亦不肯奉而其時

人主不曰我便無如此何則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未嘗愈其簡元也所謂士貴而上亦能貴之交可嘉矣然王僧達謝靈運竟以此敗崔司徒大清流品族爲之亦梁武帝惜婚王謝貽禍臺城大都士君子不可無與世推移之大權也

說史傳言卷十 終

玄羽外編卷十

十一 史補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望實

漢文帝思賈生召至宣室問以鬼神之事不覺前席因歎曰朕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玄羽逸史曰賈長沙之才其在冉雍端木之間乎惜未升孔堂不親聆性命之學弗善處窮然文帝未嘗不知之顧玄默謙讓志在養民寧遜三代之治而不敢爲此所以委頓長沙也

玄羽外編卷十一

說史傳言

秦稱黃憲曰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或謂荀淑曰子國有顏子子知之乎淑曰見吾叔度乎

荀淑八龍之子惟寒氣豪一世嘗見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日得御李君矣

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相持于渭濱孔明病且死遺令楊儀安維振旅而歸仲達追之儀等反旂揚鼓仲達是時入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仲達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旣而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玄羽逸史曰漢末多賢而黃叔度以量勝李司隸

以氣勝武侯則三代之英也郭泰荀淑荀爽司馬

懿皆一時之傑而稱服如此大都其人品可想矣

燕太原王慕容恪字玄恭行兵最有紀律不妄殺一

人死而人猶思之恭丞相王猛伐燕秋毫無犯鄴中父老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猛歎曰慕容玄恭可

謂古之遺愛矣道人利之

北魏王珪入關訪王猛之後得其孫憲大喜曰此王

景略之孫也卽日拜官

玄羽逸史曰慕容玄恭王景略雖生于偏霸之世

玄羽外編卷十一

說史傳言

哉管晏張葛不能遠過也易世之後猶令雄主才

臣翹然遠慕可謂豪傑也已

武則天以法馭羣下大臣多被屠戮惟敬狄仁傑嘗

呼爲國老而不名仁傑每見遽令毋拜曰每見卿拜

朕躬身痛

玄羽逸史曰武氏猜暴不減秦皇夷滅唐臣如刈

蒿菅而始終敬禮仁傑誠德偉度服之至矣天將

再興唐室故生公其關係氣運不小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嘗校中書今考二

十四田承嗣跋扈代宗以永樂公主妻其子華猶擁

兵不朝子儀嘗遣使至其所承嗣西望拜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唯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反詔起子儀爲副元帥朔方將士投兵言曰我輩從懷恩反何面目見汾陽王

玄羽逸史曰汾陽武臣也其宇量大類儒者當其時將帥不復稟畏朝廷而獨敬公夷狄不復知有中國而獨憚公忠義德望自唐至今一人而已

文潞公尹洛程正叔時爲判監一日署令正叔往赴到客久見樂人來呈樂曲正叔訝之問故對曰昨日

玄羽外編卷十一

三

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謹嚴依禮法故先來呈其敬憚如此

富鄭公馬公居鄉里尤尊禮正叔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蔡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視正衣冠然後寫韓相持國在穎昌年八十一親往見之正叔還報韓公早晚伴食甚恭一日密問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言我有黃金樂標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我當以他事今汝侍食因從容道吾言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問其子

曰我不敢言止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玄羽逸史曰正叔人品立乎曾孟之間故能傾動一時名公敬憚如此士大夫過洛陽者親伯淳則和風慶雲見正叔則嚴霜烈日望堯夫則弄月吟風何其幸耶

蜀公范鎮致仕居洛哲宗屢起門下侍郎不拜契丹高麗皆傳詞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咸望以爲相士大夫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東平公呂公著年七十一屢辭疾哲宗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次年卒宣仁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

玄羽外編卷十一

四

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遜帝亦悲感初王安石博辨驍辭人莫敢與亢公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范蒼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路公文彥博年八十二位太師平章軍國重事遂使耶律永昌來聘詔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政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八十二矣何壯也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玄羽逸史曰蜀公不相司馬公不壽宋之不振天

實爲之然而呂東平文潞公猶能係天下安危專以國柄授之宋事尚可爲也奈何與章呂二蔡互爲出入進退兩公何所能爲

楊氏得程氏之學蔡京等深忌之時隱居杜門學者從之日衆每與丹使至必問龜山先生安在

玄羽逸史曰宋人有道學之禁諸君子進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至使夷狄敬之服之而後收而禮之堂堂中國反夷狄之不若亦足羞矣又金虜翦中原士類如刈菅而使至江南必問朱先生安在懿德之好果無間于章夷乎

玄羽外編卷十一

五一 史略

風節

魏公子擊出遭田子方千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能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以國家待之名也夫士貧賤豈不用行不合則納緩而行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謝之

玄羽逸史曰田子方亢高節下貴公子後人謂富貴不可驕貧賤亦不可驕孰是議子方是也然亦就子擊之論而反之耳其風戾意氣固鶴唳九霄

也今人趨走權勢俛首下氣而侈口論古人可爲一笑

秦圍邯鄲邯鄲下諸侯畏秦不敢救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議共尊秦爲帝時綽仲連在邯鄲城中往見衍而責之且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云云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玄羽逸史曰秦人是時已招八州而朝六列諸王畏之如虎何難一帝哉而魯連以匹夫身蹈東海卽欲止之此其氣蓋六合矣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肯也百世仰其人生氣節凜凜

玄羽外編卷十一

六一 史略

漢主爵都尉汲黯以嚴見憚嘗以直諫忤帝面折丞相弘御史大夫湯淮南厲王謀反獨懼黯不敢發衛青以功拜大司馬大將軍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皆卑奉之黯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掛客反不重耶青聞之待黯有加青雖貴上嘗踞廁視之又或不冠見丞相弘惟不冠則不見汲黯遠望黯至卽令可其奏

玄羽逸史曰西漢二百年矯矯風節獨一長孺耳莊助曰使賸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資育不能奪之矣可謂知言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子孟也

漢世祖姊湖陽公主新寡帝使自擇婿湖陽曰外間惟宋弘風調舉朝莫及帝召弘謂之曰朕聞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時公主在屏後帝謂之曰事不諧矣

玄羽逸史曰宋公以風節自持豈肯爲帝姬一屈

玄羽外編卷十

七

史綱

他日帝用爲司徒而桓譚不敢以繁聲進御可謂以嚴見憚矣

北魏中書令高允仕魏五十餘年經事六帝俱以正直廉潔始終不渝魏主常幸其家諸子不免樵採惟草屋數間廚中鹽菜而已魏主資給之俱以分于親黨與司徒崔浩同修國史人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浩等于獄時允爲太子師太子營救囑允異詞帝詰之允曰浩惟總裁其餘著述臣多于浩帝曰若是死宜矣太子曰小臣見天威嚴重迷亂失次耳再詰之終無異詞帝嗟歎而特赦之令草誅浩詔允曰

玄羽外編卷十一

八

史綱

罪不至死終不肯從帝大怒太子泣拜不已乃曰微斯人又有數千人死矣僅誅浩等五族中常侍宗愛連弒二帝陳指公卿望塵趨拜允獨長揖游雅常稱之曰崔司徒每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始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風節乎夫人固不易知吾旣失之于心司徒漏之于外此管仲所以致勸于鮑叔也

玄羽逸史曰高公處崔司徒事上不欺君下不負友內不愧心而死生禍福則置之度外也不然豈

其方寸不亂而猶以清辨動人主哉魏朝二百年當爲第一人物若夫元禮權豪特小節耳

唐侍中魏徵初爲太子建成洗馬建成敗太宗召徵于舊州問曰若教太子殺我乎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用徵言陛下豈有今日上禮而用之上寵魏王泰或言諸大臣多輕魏王上怒讓之曰隋文帝諸子頗踰大臣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玄齡等皆謝徵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萬無魏王折辱大臣之禮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

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又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
寶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
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微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
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所營非則
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又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玄羽逸史曰文貞公正氣直辭可方汲長孺而縱
橫博雅又出入于蘇張此所以有言必納也後世
有此論議無此膽氣卽欲以風節自持難矣

玄羽外編

卷士

九

史補

盛公卿事之如僮僕環獨不爲禮一日召朝貴宴集
易之兄弟坐環上兩人素憚環揖之云公方今第一
人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
官侍郎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環曰以官言之止
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卽之有舉坐悚惕開元
四年姚崇薦環自代環方爲廣州都督上遣內侍楊
思勗迎之環風度凝遠人不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
交言思勗最貴幸歸訪于上上嗟歎良久益敬重之
開府儀同三司王毛仲百官趨之輻輳環奴視之毛
仲嫁女上問何須朕爲爾辦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

皆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
也朕爲爾召客明日詔宰相及諸達官皆詣毛仲舍
日中環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卽遽稱腹痛
而歸

玄羽逸史曰宋公立朝如猛虎在山狐兔爲之斂
迹輔政如神龍在田雲雨待其施行人主恃之也
則壁立萬仞凜一代之儀刑天下仰之也則鶴昂
九霄迥百世之風采蓋全唐之一士奚姚宋之並
稱云乎哉

李愚在唐末以學行稱後梁王顓召爲左拾遺崇政
玄羽外編

卷士

十

史補

殿直學士時衡王友諒貴重宰相李振等皆拜之愚
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
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可也振等陛
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
罷

玄羽逸史曰唐士曰白馬以來魂魄俱散無有以
廉耻自勵者李愚不拜衡王當時君臣俱爲駭愕
顧此直士豈垂亡之主得而用之罷歸宜也

宋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
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

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論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魁岸跣足而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

玄羽逸史曰自武帝不冠不見長襦以來如寶儀者非千載一人乎宋諸君待士以禮自太祖始而儀實啓之蓋宋家三百年廉耻之宗主也

富弼以知制誥使契丹拜樞密直學士固辭往返者再進樞密副使又辭曰願陛下臥薪嘗膽不忘修政

玄羽外編

卷十一

十一

史記

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武備不可忘次年拜樞密使猶力辭帝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至紫宸殿待弼綴樞密院班乃坐神宗時弼以平章事力爭新法求去帝曰卿去誰可弼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

玄羽逸史曰弼在虜庭正氣直辭實育不能奪歸而力卻其實曰增弊非臣意曰願陛下無忘輕侮之耻至與安石不合即力辭相位所謂三公不易其介弼近之矣

神宗初年即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

六帝曰卿以文學取高科乃不能四六耶又以爲樞密副使光以諫新法不從不受命熙寧三年竟辭翰林學士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以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毀其素懷中以危法臣不敢避黜但欲苟全素懷耳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玄羽逸史曰神宗嘗有乏才之歎蒲宗孟驟進言曰方今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神宗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足司馬光邪只兩辭翰林學士一辭樞密使朕卽位以來一人而已在他入雖逐

玄羽外編

卷十一

十一

史記

之不去也溫公雖不用人主固甚重之宋士大夫多勵廉耻大都富鄭公司馬溫公振作之力

劉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達甚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解復前抗辭安世立者見之皆縮竦汗爲章淳京下所忌連貶極遠惡地無不歷之年既老羣賢彫喪略盡惟公巍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衆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唱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

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子瞻嘗評元佑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玄羽逸史曰溫鄭二公後能持風節者獨劉器之老而彌篤聞其將死時沐浴更衣欬膝危坐忽天地暝晦空中轟轟雷聲少頃開霽而公視舍矣彼其所取宇宙正氣獨多易簣時安得無此光景

說史舊言卷十一 終

玄羽外編卷十一



說史舊言卷十二

玄羽外編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賢母

二世時諸侯故將兵皆起各欲自立東陽少年殺今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事謹信長者欲共立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不爲人所指數嬰從之以兵屬楚沛人王陵聚黨居南陽漢破三秦以兵歸漢楚執其母欲以致陵母語陵使者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李羽外編卷十五

以我故持二心也乃伏劍死以絕陵望

淮陰人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望報乎

玄羽逸史曰漢初三母聖母甚智陵母甚烈漂母甚仁愚謂嬰陵二母真能愛子者也漂母真能愛人者也南面大榮也而今其子卻之死生大事也而以其身殉之賢哉二母至于憫信而飯之慈信而激之其識度尤遠矣

孝宣時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驕酷烈冬月論囚流血

數里人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見之大驚止都亭責延年曰爾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乃多殺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歸歲餘延年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玄羽逸史曰母歸非避禍也欲使其子寤而改圖延年竟不能改此母言之所以終驗也孝宣勵精恤刑延年窮極慘刻內違母誡外戾君人若延年者非惟不臣且不子矣

玄羽外編卷十二

二

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自爲計以絕子內顧之念遂縊而死光武卽位命建廟祠之廟在饒陽縣

玄羽逸史曰陵之母知高祖必能建業異之母知世祖必能中興而各不愛身以成子名賢哉千古不二三見也

吳夫人錢塘人孫堅之妻策權之母策年十七威震江東功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

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策卒權立夫人曰周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

玄羽逸史曰倚井一言而三吳之僞權如挾纊長沙公其不死矣爲死而有代其義方者在也

并州刺史劉琨見中原淪沒志在靖難而性頗奢豪喜聲色孫潤以音律得預干政事護軍今狐盛素以爲言現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時方移檄州郡會兵伐漢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

玄羽外編卷十一

三

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東收兵于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

玄羽逸史曰今狐泥挾子胥之念以出使現有備亦未遽使其逞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蓋策之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埒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外有遺恨也

何無忌母劉氏牢之同產也桓玄篡位劉裕殺劉毅何無忌起兵興復無忌夜草檄文母劉密窺之見其辭義激切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

何恨後果成功

玄羽逸史曰牢主之爲玄所殲無忌親其甥也母劉
倘亦有復仇之思乎不然何一見檄文而泣然下
泣也後建義之士盡殞于劉裕而無忌獨死道覆
之難彼其名義淵源固已遠矣

北魏宦者符承祖寵幸用事親姻爭趨赴以求利其
姨母楊氏嫁姚氏者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
一時之榮不如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疆
與之曰我家世貧不能著此受而埋之與之奴婢曰
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

玄羽外編卷十一

四

之不肯起疆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
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
庭一姨伏法親主見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玄羽逸史曰附勢求利丈夫學古者往往爲之而
姚氏婦何獨不然彼所云一時之榮無憂之樂似
已聞知命樂天之旨而人號曰癡不知姚氏宗乃
從一癡字保全此母殆非尋常母也

北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
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曰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
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

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
未也且實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
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玄羽逸史曰胡致堂謂妻母知教化之源信矣而
其子景伯之孝亦所可深嘉者崔母故大賢子有
疑政卽質之想所奉慈旨而改易者必多史家不
能述獨記貝丘婦人一事耳世之違親而虐民者
胡不取鑒于房生

玄羽外編卷十一

五

義在法軌之將綱爲喪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
口高宗知而不問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
爲御史視姦臣不糾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其親
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名汝能盡
忠吾死不恨義方乃彈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
望不退義方三叱之始趨出乃對仗讀彈文上以義
方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

浙西觀察使李景讓母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
教之宅後牆隙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
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給其貧而賜之則願諸

孤學問早成此不敢取遽命掩之景讓臣達髮已斑
白小有過不免捶撻浙西有軍將忤景讓竟杖之而
斃軍中憤怒將爲亂母聞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
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
使垂白之親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
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
中遂安

玄羽逸史曰王母以義成子之名李母以廉成子
之身王母令其子批龍鱗李母使其子脫虎口大

玄羽外編

卷十一

六

國朝

智大賢豈尋常婦人所能彷彿也又景讓弟景莊
場屋被黜母輒撻景讓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
廷公道豈可效他人求關節乎此尤非近日士大
夫所及

蕭縣人劉崇母素有識量楊山朱溫兄弟貪依崇家
崇每笞辱之母曰朱三非常人當善遇之及溫爲帝
睚眦必報崇家以母得全

玄羽逸史曰朱三窮凶極暴被崇笞辱而崇宗得
免豈不以母哉夫白龍魚服未易決擇有如母者
而能預知蓋過人遠矣

种放之母能安貧樂道薄滋味放隱居終南以講習
爲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朝廷有詔召之放母悲曰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焉用文爲果爲人知
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
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到宋
帝時加存問母卒徵放乃至及真宗西封不召而出
玄羽逸史曰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
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介哉母乎非女
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昔桓玄以
古帝王皆有隱士資給皇甫希之風令入山下詔

玄羽外編

卷十一

七

宋

徵之當時以爲充隱子因而廣之王烈在遼東以
商賈自穢畏隱也韋祖思拜赫連勃勃而受誅屠
隱也盧藏用在終南捷徑隱也并种放母隱也大
都王烈不得已祖思遇暴虜如中毒放亦能從母
藏用勢利之士而最下者希之也

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詩元祐
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
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
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
也焞不復仕

玄羽逸史曰悼下蔡京指正爲邪欲加屠害而天下士大夫雷同附和尹氏子義不干祿母實成之善養祿養之言宛然聖賢之訓不識雷同附和者亦聞之而慙汗否也

張浚母計氏夫人聰明賢淑浚事之甚孝浚有大功于朝廷雖屢爲秦檜放逐而心不忘國家因星變猶欲力論時事以計夫人老恐言之必被禍計夫人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嘗言而死干斧鉞不忍不言而君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玄羽外編卷十一

爲疾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時秦檜和議既成邊防撤備疏奏長流連州
玄羽逸史曰檜賊以甲主辱國爲不世之功以弛備偷安爲長久之計鼎浚相繼而出鼎欲以默保身浚欲以言悟主至干闕連竄雖不辭殞首以報君而垂白在堂西山景暮浚亦無可奈何矣賢哉母氏獨能誦其父紹聖之策語援父以激子移孝而爲忠天下頌魏公之忠者能不三歎于計夫人也

女慧

僖負羈者曹大夫其妻有識鑑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從者各犯趙衰等五人館于僖負羈其妻陰窺之奇其狀貌時曹共公方無禮于公子公子欲去僖負羈妻曰晉公子非常人從者皆相國器公子若返國而問無禮于諸侯曹其有伐不如早自貳焉遂進食加璧公子受食返壁後返國遂滅曹爲曹君不用僖負羈而棄軒者三百也

太史氏敷之女齊王法章后齊湣王淖齒之亂子法章逃爲太史敷家傭敷女私見而奇之竊爲授之衣玄羽外編卷十一

食因得私通王孫賈計淖齒求法章于太史家立爲齊王王迎女爲后而父敷以爲耻終身不見后曰女雖貴然自嫁辱吾門也后亦不廢孝誠于敷

玄羽逸史曰智哉僖負羈之妻太史敷之女也能辨白龍于魚服中惜其勸夫自貳不媒而嫁于倫紀頗虧也顛頤之父父敷之耻良非過哉

淖方成漢披香殿女博士也時孝成皇帝遊主家悅歌者趙飛燕姊妹迎入宮大見寵幸皆拜婕妤而小趙姿性尤濃粹左右皆噴噴賞方成自帝後墮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竟嬖小趙而崩

班婕妤之好孝成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其言其寵敬之及趙氏姊妹入宮諸婕妤與皇后詛咒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

之何益上赦之婕妤自慮久而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後竟諸殺皇后而婕妤得保全

玄羽逸史曰趙寵傾後庭而小趙之色至使粉黛輩亦咨嗟嘆賞況成帝乎渾姬稱水一言千載

玄羽外編卷十一

頌其明識若班姬節行文章節漢士亦讓之矣彼其清辭以脫禍輟晦以全身令人選哉生其餘慕曹大家姓班氏名昭班婕妤弟穉之女孫彪之女也彪子固以文章名世其女弟昭適曹壽者才學亦相埒號大家固以竇憲黨死獄中著漢書尚未就公卿奏請以大家踵成之後人稱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大家有力焉自和殤以後后妃主嬪俱以大家爲師

玄羽逸史曰班氏世著文武而女德亦種種不獨兩漢名家無匹卽晉魏以來至今寧有如婕妤好

大家共產一門哉嗚乎盛矣

辛憲英毗之女毗仕魏爲議郎曹不得立爲太子喜其抱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後卒如其言

玄羽逸史曰何曾知晉之將亂子孫至引以爲聖彼曾一代名士一言偶中且謂之難辛氏文閨闈綽約遠覽高識出乃父之意表以片辭之間定新昌之國不謂之女中聖詰可乎管氏婿女不能過

玄羽外編卷十一

也至于決曹爽之必誅料司馬宣王之不遽篡論弟敞以從義籌鍾會之有他志而令其子璜之莫從及強之去而又教之以脫禍之術明鑒儉約出于天性從子辛祐皆其教導若爲男子當是荀文若之流

桓玄妻劉氏有智鑑玄篡位下邳太守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劉氏見之私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平定別議之耳

玄羽逸史曰劉氏明于知裕而暗于識玄玄大逆

彌天而曾無片言以阻之反欲加害于龍行虎步之雄智不足稱也

實太后周神武公毅之女襄陽公主生也幼育于宮時突厥二可汗強盛以女阿史那氏嬪于周周主雖立爲后而不肯寵女年四歲一日密言于周主高齊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周主深納之後九年而隋公堅摩周自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時年十三歲也及長自畫孔雀于屏求婚者射之中目乃許唐公李昉

玄羽外編卷十一

十一 史傳

之子淵獨中因適之生太宗文皇帝

玄羽逸史曰壯哉實后負老成之識于童稚之時下堂撫膺已萌復讎之志而雀屏中目意在得天下英雄而夫之以遂其本懷耳惜不及見其子手奪隋氏之鼎而開大唐三百年之宇宙然而精爽之氣萬古不磨矣

徐才人名惠徐考德女生五月而能言四歲通論語毛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文皇帝召爲才人進位充容上營玉華宮費巨億萬充容上疏其略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

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珍玩技巧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迷心之醜毒作法于儉其弊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其禮重之

玄羽逸史曰漢有班姬唐有徐惠皆以貞淑之性挾穎秀之才剛正之操含博大之識是數百年而一見者惜此一才人也武氏一才人也元凱與窮奇比肩太宗當何以辨之

五季反賊趙思綰少時嘗求爲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

玄羽外編卷十一

十三 史傳

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數就見肅拜伏如故禮肅懼爲所污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朝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

玄羽逸史曰思綰叛逆未露李肅以皮相識之非張氏金帛之遺久爲魚肉矣思綰頻來見親肅又欲尋死地歸朝之勸則李氏轉危機爲奇勳矣智哉肅妻文洧而後罕見其儔

說史傳言卷十二終

說史傳言卷十三

玄羽外編十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四思訂

女勇

徐氏丹陽太守孫翊妻翊權之弟也丹陽督矯覽承戴負殺翊覽欲逼取翊妻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將孫高傳舉斧與共圖覽舉高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舉置戶內

玄羽外編卷十三

史傳

使人召覽入適得交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舉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纔經秦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玄羽逸史曰自古婦人守節者有矣死節者有矣而討賊者未之聞蓋自徐氏始此豈當婦人所能辦哉良足深嘉矣

孫氏堅之女策權之妹劉備與孫權破走曹操分荆州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其妹妻之孫氏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後劉璋迎備入蜀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

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還玄羽逸史曰左將軍有梟雄之資而稟凜于孫夫人此其壯烈可以意想哉子禪東去飛雲截江實出天幸不然幾于自投質子矣

李秀晉寧州刺史毅之女五苓夷圍寧州會毅病卒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眾餓鼠拔草而食之無叛志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女灌姓荀氏晉荊州都督松之女杜曾叛陶侃為所敗松屯于宛曾引兵圍之松兵少食盡欲求援于故

玄羽外編卷十三

史傳

史襄城太守石覽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松書求救于周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松乃遁去

玄羽逸史曰秀灌二女嬰年閨質而勇冠三軍然秀也領州事遂為近日上司之權輿矣

秦后毛氏南安王苻登之后登堅之疏屬堅為姚萇所弑眾立登為主與萇相持萇委安定禽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兵入營猶擊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莫不敵被執長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

皇太后土寧容汝平遂見殺

玄羽逸史曰毛后不獨勇健節亦矯然有烈丈夫風矣當時惠帝羊后爲劉曜所得竟生子熙復立爲后視毛氏不在天壤耶

劉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妻梁將張齊來攻金龍疾病危殆劉氏帥厲將士乘城拒戰百餘日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

玄羽外編 卷十三

三

玄羽逸史曰劉氏守禦始末雖古良將不是過而布絹取水則前所未聞何智勇之俱備也

高涼洗氏女其族世豪蠻中部落十餘萬家洗氏多警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適高涼太守馮寶寶雖世爲方伯而號令不行于蠻中自洗氏妻寶寶約束本宗使從民禮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任召寶欲劫其兵以叛洗氏知之以寶稱疾自往高州以輪賂爲名襲破其軍遷任走遂與陳霸先共迫殺之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霸先果代梁國號爲陳武帝以洗氏子僕爲陽春守歐陽紇誘僕至

南海亦劫與同反僕遣告其母洗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與陳將章昭達擒紇僕歸陳主以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冊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繡轎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儀隋開皇十年番禺王仲宣反圍廣州夫人遣其孫瑄救之不敢進夫人大怒執瑄繫獄更遣孫盎與隋將慕容三藏擊殺仲宣而自拔甲介馬張錦織巡下二十餘州遂定嶺表拜盎高州刺史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募府置官屬追贈寶爲譙國公赦瑄罪以臨振縣爲湯沐邑

玄羽外編 卷十三

四

玄羽逸史曰自古婦人賢而多才未有如洗氏者而功名富貴福祿壽考亦振古無比歷梁陳隋唐馮氏父子錦衣玉食茅土恩澤之盛皆夫人貽之考其功則取三叛人若拉朽然故其子孫世篤忠順卽寶融錢鏐烈丈夫猶不得與之媲美今人千載下覽懿行而景思津津乎有餘馨豈不壯哉唐李氏高祖淵之女適柴紹居長安淵起兵晉陽密召之紹謂李氏曰尊公起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鄆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與

從叔李神通大俠使萬寶等起兵應州有西域商胡何潘人入司竹園聚眾數萬劫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之令與神通合兵攻陷鄠縣又遣三寶說羣盜李仲文等皆降狗監屋武功始平俱下衆至七萬遣使迎淵淵遣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會世民于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玄羽逸史曰神武公之女生男雄傑已應天命矣而其父亦桓桓有烈丈夫風卽野養馬三寶且能具將帥才況其他也女中英儒自洗氏之後李娘

子亦稱流亞云

玄羽外編卷十三

五

任氏成都人節度使崔寧妻也寧入朝以弟寬爲留後楊子琳爲瀘州牙將素與寧不協帥輕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留後寬與戰不利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出擊破子琳走之

玄羽逸史曰任氏非俗所傳浣花夫人乎脂粉中自有甲兵何必美石龍洗氏

守死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兵時有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城不下無忌召高攻管許以封邑高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

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十萬之師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襲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有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不可縮高曰信陵君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爲君禍吾請死之遂到于使者舍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玄羽逸史曰縮高安陵一布衣耳寧死不忍使其子倍君非深知名義之重如芻豢之悅口豈能至

玄羽外編卷十三

六

此秦人惟知首功爵祿禮義蕩然踰高者真不染干流俗者也其時輕生徇義者亦多如侯生以死送信陵田光以死激荆卿虞卿以死逐魏齊皆稱節俠而高之所守者似善君子辨之

王莽既篡位以安車駟馬璽書綬遣使迎龔勝爲太子師友今郡縣長吏諸生三老千餘人入里致詔使者久立門外欲令勝起迎勝設牀于堂加朝服拖紳稱病篤不起使者百方強請不從子弟皆勸之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老人旦暮入地詎豈以一死事二主哉閉目不飲食積十四日而卒時年七十

九矣

玄羽逸史曰漢養士二百年莽以狙詐拱手取之而上書勸頌功德者至數十萬人皎皎乎揭日月行之天獨龔先生一人而已然則節士豈易得哉公孫述據蜀稱皇帝聞廣漢李業名徵爲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授公侯之位不則賜以毒酒融慙再四業曰古人危邦不入正爲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耻殺賢之名贈賻其厚業子李暈逃辭

卷十三

七

史

玄羽逸史曰李業視公孫子陽賊也安得以富貴餌之聞當時有巴郡譙玄蜀郡王皓王嘉健爲賈貽俱知守死之義而慷慨無所顧忌業固標表百世矣子暈逃賻贈而不受卓有父風蜀中一時節士之盛如此愚謂蜀士獨盛于漢次則宋屢朝皆不及

宋文帝太子劭失德懼發造巫蠱厭勝之術文帝與江湛徐湛之王僧綽謀廢之僧綽勸速斷不能從劭每夜饗將士或親行酒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裴

淑入宮流涕言寃且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斌淑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色變斌懼曰當竭身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乎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盼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或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官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表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殺之遂入宮弑帝并殺江

卷十三

八

史

湛徐湛之時猶未知王僧綽勸斷之言居數日始殺僧綽

中領軍蕭道成將移宋祚中書監袁粲與劉秉褚淵謀起兵石頭討之淵以謀洩之道成道成先爲備粲與秉皆敗粲謂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道成當首前所之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諺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粲淑之從子也玄羽逸史曰宋興六十餘年得袁氏兩死其事衛率當子劭逆節微露之時不能遠引而去中監遭

道成羽翼既定之後何以措手其間說者謂有遺恨然而其就各續秉志不回顾蕭鐵褚淵章真麟鳳之于雞狔矣

李懷光子李瑾德宗以懷光解奉天之圍召瑾拜侍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瑾密言于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但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未幾懷光反帝遣瑾去瑾不肯懷光死乃自殺

玄羽外編

卷十一

九

懷光

玄羽逸史曰爲懷光之子者上不得背其君下不得從其父惟一死之爲嫌無毫髮之間可營自免者胡致堂謂宜預詔懷光使瑾勿死不知光之逆可令從詔乎瑾不能死而安生乎以瑾之賢父逆誅子不死可辭于後世乎此兒童之見生所未喻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宋亡之後繫燕四年張弘範索羅丞相等百方勸之竟不屈會有流言及之世祖召入諭之曰汝後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

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得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乃斬于都城之柴市妻歐陽氏遠來收尸面如生衣帶之贊行刑者奏之帝悔莫及初天祥開募府置僚屬及逢請號令稱募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往至死靡悔前後死節者百餘人

玄羽逸史曰田橫之義同死者五百信公無亦近之哉然信公非爲一身一家爲三百年之宋其義猶爲倭偉故死義者多矣終未若信公之堂堂者也信公之前有江萬里李神陸秀夫信公之後有

玄羽外編

卷十一

十一

信公

謝枋得皆足稱守死而惟信公也者則揭日月而行之天

說史舊言卷十四

玄羽外編十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芻策

秦伐趙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康頗樂乘皆不敢救趙奢曰道險路遠譬如兩鼠鬪于穴中將雄者勝乃帥軍行去邯鄲三十里止舍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武安城屋瓦盡震有言急收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使遁即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距閼

玄羽外編卷十四

一

與五十里而軍秦將聞之悉甲而往趙有軍士許歷者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積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謹受教歷請刑不許復言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拒之秦人爭山不得奢縱兵攻之秦師大敗解閼與之圍趙封奢馬服君

玄羽逸史曰馬服君持重固密嚴審決斷果良將哉許歷一軍士耳卒用其言以敗秦師此見當時人材多伏于下賤而善采芻蕘如趙奢者固可爲納諫法也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行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廝養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仗馬筆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出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

玄羽外編卷十四

一

玄羽逸史曰先秦之世張耳陳餘最稱賢彼廝養卒者才智論議即策士中亦鏘鏘而甘二君賤役不去此必大有厭服其心者在也古人取士不問其類夷盜奴虜性往有相國之器此亦足以藉矣彭越反楚地外黃爲越城守項羽擊退彭越圍外黃數日乃下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從之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悅乃不坑外黃

玄羽逸史曰羽之暴窮古以來一人所過城邑無

不殘滅況外黃數日不下哉舍人兒年方髫髻身說之卒能止雷震之威賊倪虎之怒可謂膽智過人矣惜其姓名不傳于世

齊人婁敫戍隴西還過洛陽請見高祖說以洛陽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不如都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云云帝問左右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都洛泰都關脩短懸殊復問張良良曰敬言是也洛陽四面受敵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上卽日都關中封婁敫奉春君後伐匈奴遣使者十輩往觀俱云可擊後遣敬往敬曰兩

玄羽外編

卷十四

三

國相擊宜見所長今臣徒見老弱此必欲伏兵爭利先見短耳臣以爲不可擊也帝怒其阻軍囚之行至平城冒頓以精兵四十餘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以陳平秘計得脫歸斬前十輩使而封敬建信侯賜姓劉氏

玄羽逸史曰敬戍卒耳爲漢家計靈長何深遠哉漢廷之臣獨于房與之合敬亦高識矣至于揣匈奴事勢如蒼蠅帝不亡者間不容髮歸而大封之非倖也

漢景帝時七國反上命周亞夫將兵拒之亞夫乘六

乘傳會兵繁陽至灞上有趙涉者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輜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敖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秘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下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繁陽命人搜敖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遂平七國

玄羽逸史曰七國之地有天下三分之二蓄謀已久一旦電發海內搖心亞夫提孤旅會兵繁陽儻無趙涉之言不靡碎于敖淠之死士哉然而亞夫從之若轉圜先據形勝之地倉粟以號令天下

玄羽外編

卷十四

四

七國固在指掌中矣當時田豫伯桓將軍爲吳王計亦出此王不能從儻從之亞夫犯手不加多乎故天下未嘗無奇士伏在草莽若趙涉是也

李密取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得勝兵三十萬竇建德朱燦之徒皆遣使附之奉山道士徐洪客致書于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衆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不出莫知所之而密亦不能用也

玄羽逸史曰洪客踪跡豈安期生之流耶招而不

出亦知密不能用其言矣。胡氏謂唐初諸人皆不及其說。甚當。當時唐公既以義兵爲名。何必援立代王。舍周武漢高不法而襲曹氏。司馬故事若克長安後。選士秣馬直抵維揚。爲百姓除殘聲其弑父淫母屠兄毒天下之大罪。揭獨夫之首于太白之旂。一舉而羣雄拱手海內勸進。何至使世充之徒皆來比跡也。太宗亦英達。恨洪客不以此策干之。

唐末王建據蜀。圍彭州久不下。皆竄歷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主宗侃最賢。乃往

玄羽外編 卷十四

五一 史補

說之曰。彭州久欲歸順。故大軍始至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耳。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更思前主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于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還城中。萬一有智者望淘虜人稍遠。忽出奮擊。又四門皆出耀兵。令諸寨不敢救。能無敗乎。宗侃瞿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囑宗侃轉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淘虜。三乞置招安寨。令選彊將巡衛。四乞招安事。令宗侃專管。五乞諸寨所虜百姓皆送招安寨。令父子兄弟夫婦相識。認取匿者。

斬六乞。令招安寨中人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令曉諭各歸田里。以復其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明日出山赴寨者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悉辭寨歸。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彭州亦下。

玄羽逸史曰。先成者新津人。走卒也有牧民御衆之具。而伏在廐養。王建用其言。不煩兵而下一州。人材之伏果無盡乎。近世取士專用科目區區章句一日之長。不知跣踵揮霍環瑋卓犖之士沈溺當何如也。

宋余玠制置西川。築招賢館于府左。延接流士。有冉

玄羽外編 卷十四

六一 史補

璉冉璞兄弟。播州人也。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下。賢自詣府中。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毫無所言。玠疑之。乃更築別館以處之。禮遇加隆。而陰使人密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唯箕踞以聖書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辟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如釣魚山。請徙城于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者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吾

固疑先生非淺士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進權合州葉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玄羽逸史曰天下何代無才一再變羌羈旅非有名譽之素也而深謀大智超出等夷又恬于進取不應徵辟非余制使屈已以下之委宛以探之固不輕爲售也今士大夫儼然傲天下士自以爲無出已右幸而承平養威處尊足以明得意矣一旦當繁劇或變出倉卒皆束手待敗者也彼有高世之識者睹平日詭詭之色將唾之而去肯與其功

玄羽外編 卷十四

七

業哉

密語

楚伍負父奢諫平王而死負將出奔謂友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後子胥以吳入郢楚嗣君奔子胥鞭平王尸包胥乞師于秦秦人不許包胥泣于庭牆立七日而水漿不入口秦伯哀之許出師秦人爲之賦無衣師出吳人退昭王復立

玄羽逸史曰古之君子其倉卒握手之語亦何敢苟哉子胥憤父非命含怨而出赫赫楚國乃欲以

一夫之力覆之耶包胥不誕其言第六云我能興之兩子初聽之若皆誕也而卒踐其言豈非自度其才氣之有餘乎兩子學拳俱不世出之才也而申善于伍

袁紹曹操少相友善俱任俠不羈一日紹私語操曰若天下事未輟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以爲何如紹曰吾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劉豫州在許昌操敬禮之嘗與對食操謂之曰天下玄羽外編 卷十四

八

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無能爲也豫州方食失匙筯

玄羽逸史曰袁曹私論當時出于偶然既而紹據河北阻幽并兼烏桓鮮卑南臨大河以天下形勝勁悍盡歸于我自謂無敵矣孟德從容指搗聚宇內智勇而屈之其言各酬而曹氏坐大此其興亡之數決之嬉戲之間有如此者然操之狡何獨甚畏玄德彼見恢廓之度酷似龍準耳儻應變更速不憂死老瞞哉

介朱榮兵入洛陽沈胡太后魏少帝于河盡殺朝士

自爲天柱大將軍威震天下姪公朱兆亦雄傑諸族黨俱勇健善鬪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所將不過三千騎過三千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聽其穿鼻後榮被誅兆入洛陽其君以賀六渾監六鎮軍事卒爲所圖盡滅公朱氏賀六渾者高歡也後爲北齊神武皇帝

玄羽逸史曰高歡雄才超世公朱榮素服之其所私語諸將私戒姪兆者俱由衷之談也榮不死歡終爲所忌而殺之然榮亦黠狡異常右勒劉曜之

玄羽外編卷十四
九
儔也歡獨畏榮榮在歡不敢叛嗚呼獸中獅貌人中羿羿何代無之

楚公楊素之子玄感驍勇好讀書喜交結知名士補山公李弼之孫密少有才略志氣雄遠嘗備宿衛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帝勿令近朕述諷密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黃牛讀漢書楚公素遇而奇之與語大悅謂玄感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又時或侮之密曰若決幾兩陣之間嗚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

輕天下士大夫乎玄感笑而服之會帝自將伐高麗天下騷動玄感遂反不用密計兵敗身死黨與死者三萬人密竟逸去亡入羣盜中說翟讓以取天下之策讓謝不敢密以其兵取回洛倉據金墉城稱魏公傳檄天下數煬帝之罪海內震動後殺翟讓豪傑稍去密兵勢稍弱不得已降唐復謀反誅

玄羽逸史曰世人多以密比項籍籍雄勇有度量古一人密不得方也密自謂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謂優于玄感則可其實言大而莫酬未足奇也彼于賈潤甫徐洪客之策且不能用何驅策之

玄羽外編卷十四
十
有籍百勝而一敗垓下悲歌壯志泣千古烏江刎首羞見江東至今物物猶有生氣豈若俛首降唐冀望台司事定復振本末乖刺者哉故其所密語于玄感者言大而莫酬未足奇也

韓熙載其父嗣爲唐平盧支度使得罪身死熙載奔吳告其友人李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熙載入南唐爲翰林學士者十餘年以酒色自娛屢辭相位而李穀在周世宗時得柄用晉進平吳之策世宗用之幾取南唐唐人稱臣乃止

玄羽逸史曰李韓私許李幾酬而韓竟效說者謂文士浮華才人樸茂南方弱脆北土悍勁此已有辨之者矣愚以爲所遇有幸不幸非韓真劣于李也韓雖不得有爲而議論亦甚深長若遇周世宗必有所騁彼其沈溺于脂粉麴蘖之間似爲放蕩不檢而風流雅致不後于謝安王儉宰相嚴實可求之子也爲父求誌文以名姝二人值千金加以衆寶將巨萬致之韓公公卻他贈而受美人後實求改數字公立遣之其剛正如此是人豈下于李穀耶乎故爲表之

玄羽外編 卷十四

十一

說史雋言卷十五

玄羽外編十九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同思訂

定筭

韓信與張耳擊趙聚兵井陘口李左軍漢策於代王餘欲以奇兵三萬從間道絕信糧道餘不從信聞知之大喜遂下井陘先使精騎二千人人持一漢幟伏山後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又以萬人行背水陣趙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旂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旂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出信所遣騎已入壁易幟水上軍殊死戰趙軍見幟太驚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代王餘擒趙王歇諸將請曰兵法右背山陵前阻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玄羽逸史曰成安淮陰王客異勢廣武之策若用淮陰不敢下井陘也舍其奇不用而又令信間知之旣而鳴鼓下井陘背水以疑其心拔幟以破其

膽是兩王自授其首而淮陰之筭無遺矣故淮陰破國如破竹非真得筭之善蓋亦前無對手哉

劉裕帥師伐南燕兵自淮入泗抵下邳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則不惟無功恐不得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情未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王超果拒羣臣守險清野之議欲縱裕入峴以精騎蹂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

玄羽外編卷十五

二

之志餘糧糧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果取南燕獲其主超

玄羽逸史曰太尉裕取南燕非天幸哉當時若公孫五樓之策得行據險延時海道兵絕其糧運充州卒緣山東下卽韓白不能支奈何超拒羣議自投裕筭中然裕亦先料鮮卑無遠志矣

秦王世民伐薛仁果兵至高塘仁果使宗羅喉拒之世民堅壁不出下令曰言戰者斬命梁實營于淺水以誘之羅喉盡銳攻實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擊矣使龐玉陣于原南羅喉擊主玉幾不能支

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銳陷陣羅喉大潰世民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計窮出降諸將皆賀因問曰

大王一戰而勝遽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龐外驍悍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龐外折騰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稱服玄羽逸史曰太宗用兵識其機要其制勝之術多出孫武三驅之法常出其不意從背後擊之而先

玄羽外編卷十五

三

以弱兵誘其前至于倉卒破羅喉急迫而圍城令智不暇謀勇不敢角此則超人意表矣真天授命世之才也

李勣伐蔡得賊將李佑李忠義厚遇之與同臥起密與謀畫諸將皆不聞募敢死士三千人朝夕自教習之常使爲行備一日裴雪夜發行七十里直至蔡州城下攀堞入之居元濟外宅蔡人始覺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邈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

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州併力困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憐惜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悅服玄羽逸史曰李愬蔡州之捷拒衆議而獨運因降將而設間非李佑等不足以成功非李愬亦莫能任佑等其同卧起密與謀書諸將莫聞者皆乘夜直趨蔡州之事也攻城取邑小小勝負何足以分其多寡之妙哉允稱西平之子矣

浙東賊裘甫集衆至三萬鑄印改元聲振中原官兵

玄羽外編卷十五

四

不能禦等相夏侯攷舉主式爲觀察使討之武發諸道兵至越州命諸郡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或請爲烽燧以調諸賊式笑而不應遽備軍使衆使馬少給之兵以爲侯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管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一民以增首級自是連戰皆捷賊委棄金帛盈路下令致顧者斬凡八十三戰賊乃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宜謹備之賊果復出遂擒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其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

得從公破賊伏私有所不喻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殺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棄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敗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給之徒驚士民自費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之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最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其葛越寇夏侯攷曰王式雖儒家人才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功

玄羽外編卷十五

五

玄羽逸史曰兵無常形式所行皆兵家所忌而卒以公奇功故霍驃騎曰不在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耳此唐之末造儻無夏侯攷主于內亦必掣肘大功不立予謂杜黃裳在內高崇文克蜀可必也裴度宣諭李愬平蔡可必也夏侯攷中主王式定浙東可必也

楊樹據洞庭湖擁兵百餘萬屢敗官軍王燦等不能討命岳飛移兵討之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召諭之賊黃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投降

節使誠信必垂通我遂降飛授武義大夫軍騎檢其部撫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乎吾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宣撫渡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之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願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相以王師破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猶不以爲然時秦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自

玄羽外編卷十五

六一

陸襲則入湖自水攻則登岨常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飛已盡降其驍將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擠舟輪礙不行飛急攻之賊本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以牛革蔽矢石又舉巨木撞其舟盡壞秦赴水死諸酋驚曰何神也數十萬俱請降果八日而驛書至潭

玄羽逸史曰南渡之時中原鼎沸羣盜王善曹成等各擁數十萬衆而秦則自萬且有洞庭之險諸帥不能辦也張宣撫一聞八日破賊之言豈不以

爲大而誕乎已而不出所料胷中定算卽孫武穰苴不能過也有如此才而宋卒不振天耶人耶

立孤

晉屠岢實修趙穿之獄趙朔等皆死朔婦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生男賈索之夫人祝曰趙宗若存吾置若穉中不啼趙宗滅若啼卒無聲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曰再索奈何且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哉杵臼曰子勉爲難者于是取他人子走山中舉告諸將曰與我千金我言趙孤處諸將依其言取兒與杵臼殺之而真孤乃在嬰所卒與俱匿十五年

玄羽外編卷十五

七

韓厥得政爲公言宣孟不可以無後嬰以孤至立之盡反其田邑孤立嬰死曰我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也

玄羽逸史曰當時盡謂死易立孤難不知俱死孤不立俱生孤亦不立一死一生孤乃立焉曰善其死嬰巧于生兩人易地則皆然乎卒之生者復死死者若生炳炳朗朗千古常存誰得而難易之也漢衛太子據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巫蠱獄起太子男女妻妾皆死病已生數月亦在繫中望風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按獄命罪無

輕重皆殺之獄吏丙吉抱病已閉門曰他人無罪猶不可死況天子之孫乎使者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吉擇謹厚女徒胡組等乳養日再視之以付其祖母家史氏後有詔養掖庭上宗正籍掖庭令張賀安世弟也教以經術欲妻以女安世不可爲擇許廣漢女配之復依許氏授詩于東海漣中翁高材博學生長民間積異其多張賀每稱之安世曰少主在上無得常言皇孫之賢及昭帝崩昌邑廢丙吉奏記于大將軍光立之而吉卒未嘗言保抱功也久之乃封侯賀安世之子亦侯

玄羽外編 卷十五

八

玄羽逸史曰巫蠱之獄任安閉門不從太子發兵田仁以父子至親後必悔開闔出太子丞相屈釐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田仁二千石吏當請于上帝聞之大怒以任安爲持兩端并田仁伏誅而暴勝之自殺內外震懼不敢救丙吉小吏獨欲排雷震而卒全其孤其難易與嬰白相上下矣既而偉哉相業固不由浴日之功也夫豈以一節自表者哉

漢大尉李固爲大將軍秉其所疾自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南鄭鄭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

與二兄謀謀唐燮記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執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以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鄉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亦不必尤人唯引咎而已燮謹受誠後王成卒燮爲持喪厚葬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玄羽外編 卷十五

九

玄羽逸史曰文姬苦心以托弟而所托復得其人王成處難以存孤而所存卒踐其諾太尉李不可無成杆白嬰豈容專美

漢大將軍竇武孝桓皇后竇氏之弟帝崩無子迎立河間孝王孫宏是爲靈帝徵陳蕃爲太尉李膺尹勲等皆列朝堂而宦官曹節王甫與帝乳母趙燒朋比亂政武等患之誅誅節等事洩節等反擁帝收五校兵矯制使張奐討武蕃宗親賓客皆死蕃友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遂得免武掾胡騰續歛武屍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

歲詐以爲己子與今史張敞共匿之亦竟得免

晉祖述字士雅志清中原常守雍丘有胡奴王安者在麾下士雅甚愛之一日召語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而遣之安至趙仕爲左衛將軍述卒弟約代爲豫州刺史與蘇峻同反峻敗約奔趙趙程還姚弋仲勸勒誅約以明逆順于是祖約合族俱誅王安當監刑竊歎曰豈可令祖士雅無後乎私取述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玄羽逸史曰朱震胡騰信節士哉而王安甥夷之廝養耳士雅于倉卒之間而默啓以數十年後之

玄羽外編卷十五

十一 史補

義不待告諭而然諸不侵乃知宇宙正氣流行天地間不泯汶也

燕慕容德與華奔秦仕爲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秦敗德與燕主垂起兵張掖人收德兄納及諸子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後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恐爲秦所錄乃陽狂行乞時德已據齊究稱南燕皇帝矣聞超在秦遣人訪之超不敢白

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南燕以金刀獻德悲慟不自勝封超北海王德無子卽以爲嗣是爲南燕後主

玄羽逸史曰呼延平竊超母子逃羌奔涼幾二十載而不得見其立超又沒于姚秦陽狂行乞僅而嗣燕亦危苦矣乃不免亡國何也

唐末呂究守瀛州幽州人趙玉以里閭客于究劉守光叛破瀛州殺究一家趙玉負究十四歲子琦變姓名丐衣食走晉州後琦仕後唐莊宗爲兵部侍郎子孫貴顯人以玉比嬰杵云

玄羽逸史曰琦以髻亂之齒脫于屠肆非趙玉之

玄羽外編卷十五

十一 史補

力乎後琦子餘慶往宋太祖爲尚書左丞次子端仕宋太宗爲名宰相端之孫誨徙開封卽呂獻可也世挺偉人玉之所貽真無涯矣

說史傳言卷十六

玄羽外編二十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納誨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文侯曰善

玄羽逸史曰子方之論非爲音樂譚君道也人主設官分職擇賢而任之責其成而明賞罰焉恭已于上而天下治矣若錢穀甲兵訟獄諸事一一求

玄羽外編卷十六

說史傳言

其至當雖神聖不能也南華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則不主故明于小者未有不闔于大者也子方蓋善于引君者哉

趙烈侯好音愛歌者槍右二人各賜田萬畝相國公仲連不與烈侯屢問之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迥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重用三子而賜連衣二襲

玄羽逸史曰中材之主惟問所以養之不必逼其所甚欲烈侯好音而公仲無以易之故難番吾君不奪其音而惟易以善人三子疊進烈侯之視聽移矣吾于是而益信孟子格君心之說

鄭伯克段于鄆謂姜氏欲段成篡也而置之大隊中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羣臣無敢諫者賴封人考叔請見君遺之羹考叔曰臣之母盡營臣之食未嘗君之羹願以奉母鄭伯泣下考叔因進言遂爲母子如初

秦始皇帝覺嫪毐之奸滅其族而遷太后于着陽宮

玄羽外編卷十六

諫而死者尸集闕下茅焦請諫始皇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言曰陛下車裂假父竄戮二弟幽母戮諫桀紂不至是也天下將瓦解無嚮奉者矣解衣就烹帝大寢下殿手接之亦爲母子如初

玄羽逸史曰頰茅兩君俱以立談之間回天移岳以事論之鄭伯怨深秦皇怒極以人論之鄭伯多忍秦皇窮暴乃頰叔庸納茅焦面折頰如導滯茅如撲燎頰如馴象茅如料虎難易不同而其觸發天良繩約倫紀用心則一也不可爲納諫者法乎漢光武帝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

中帝常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中遣吏召譚至不與坐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人會羣臣帝復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言曰臣爲譚望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玄羽逸史曰世祖非聲色之主桓譚非諂媚之士宋公乃動色相戒不少假借彼蓋盡臣防微憂漸耻其君不爲堯舜漢興以來唯汲黯重相可以語此

漢丞相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諫曰爲治有體上

玄羽外編

卷十六

三

史稿

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若盡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弗若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內吉不問死人陳平不對錢穀誠達下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顓卒亮垂泣三日

玄羽逸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孔明有難告之以其心而深取于其言

秦主苻堅宦官趙整博物洽聞善爲諷諫慕容垂降秦其妻段夫人得幸于堅堅與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鸞室惟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秦丞相王猛臨終勸勿圖晉請漸除鮮卑西羌堅反遷其氏種于外郡諸氏別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綬尾長翼短不能飛速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次年伐晉大敗慕容垂等叛竟死于亂國亡

玄羽逸史曰趙整身列刑餘職非臺諫而能假歌詠以發箴規忠盡之情溢乎言表堅若聽之社稷

玄羽外編

卷十六

四

史稿

豈至淪沒哉噫魏中書令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甚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于梁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于外耶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

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玄羽逸史曰匹夫相與面折其短猶動色不平况探蛟龍之額性雷霆之怒者乎如高允非不直諫而并人切論使君聞其過而天下不聞可爲諫者之法矣

魏宇文泰遣柱國子謹取江陵執梁主繹悉俘公卿以下及民間子女五六萬口以賞將士賜子謹千口惟厚遇庾季才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構親舊之爲奴婢者泰聞而問之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爲皁隸

玄羽外編卷十六

五一

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贖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

玄羽逸史曰庾生所構能幾何意在悟宇文公耳一言而判郢仕族遂脫奴虜信仁人之言哉而宇文納之如流此所以終就大業也

唐魏徵欲太宗優武修文每侍宴奏七德舞即俯首不視奏九功舞則諦聽之文德皇后崩上悼念不輟既葬昭陵乃于苑中作層霄觀以望雲引徵同登使望之徵熟視良久曰臣晷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

毀觀獻陵者高祖與竇太后陵也

玄羽逸史曰蘇明允每稱諫者能以龍逢比干之心而用蘇秦張儀之術則諫無不聽且謂文貞初學縱橫故其論議泉湧愚謂此公耻君不如堯舜之心寤寐不忘是以每有所陳出人意表非因學縱橫也

太宗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之姬也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

玄羽外編卷十六

六

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出其姬

王世充故臣蘇世長與高祖有舊召爲諫大夫嘗從校獵大獲禽獸高祖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熊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高祖曰卿言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臣但見其華侈如頃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

極修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玄羽逸史曰隋以惡聞其過而亡故高祖首納李綱孫伏伽而王世充之故臣如蘇世長者亦以直諫顯興唐之基實在于此其後王珪魏徵或以明諍或以隱諷隨事鉞砭而貞觀之治成矣

宋英宗立宣仁皇后權同聽政帝有疾舉措或改常度宦者共爲讒間于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疾已必不然于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

玄羽外編卷十六

十一 宋

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服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餘盡皆不孝耶父母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後疾大瘳帝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處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

玄羽逸史曰汪守忠憚英宗之明不得逞其欲故交構于遼豫之時幸而宣仁慈愛黨一萌悍妬其關係豈小哉韓歐兩公片言回天母子如初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至于撤簾之事尤見奇偉古稱社稷臣公不近之乎

玄羽外編卷十六

八 宋

神宗用王安石將開邊隙以富鄭公爲平章事訪以邊事鄭公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顧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時方行新法范純仁曰書云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之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人于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

帝召程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口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當勸帝防未萌

之慈及勿輕天下士帝仰躬曰當爲卿戒之顯每退帝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顯又謂曰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微倖小有可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侵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

蘇軾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帝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銳願鎮之以玄羽外編卷十六

九 史稿

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東議大夫呂誨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蹶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之恤九族之托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廷也

玄羽逸史曰神宗希慕基隆夢想賢俊奈何志大而識闇乃爲安石所誤安石慨然欲致君堯舜而所操之術則管晏不屑爲諸賢洞見其非同心納

約非不深中膏肓而先入之主沈心溺高景悅而不繹從而不改遂使勵精之主竟爲基亂之君嗚乎惜哉然圖不見之怨防未萌之愆子瞻三言獻可疾喻非獨有補神宗蓋萬世藥石也

賢戚

竇長君與弟廣國平陵人文帝居代時取平陵女子竇氏入宮家世貧賤兄弟各分散傭作帝自代入正漢統立竇氏爲皇后長君廣國次弟從傭伍中來帝厚賜田宅居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又復玄羽外編卷十六

十一 史稿

效呂氏故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皆爲退讓君子保全富貴

玄羽逸史曰自呂氏以來漢大臣防慮周固誅諸呂時議立齊王大臣曰王舅驍鈞虎而冠王若立又一呂氏也近代王及竇后兄弟繼至絳灌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云卒教誨而善之此兩人固自雅道而漢大臣之憂社稷亦切矣

竇環平陵人融之孫大將軍憲之弟姊爲章德皇后憲等專擅宗黨爭爲奢侈環獨好經術節約自修憲等謀逆和帝誅之宗黨皆死河南尹張酺曰方憲等

鄧禹羣臣何附惟恐不及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如陽夏侯環每行忠善檢飭賓客未嘗犯法不爲一分別之臣聞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乞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故環獨得全

玄羽逸史曰竇氏長君之後也光武中興融能保全河西萬里歸順天故生環以全其宗賴和帝長者張酺善士不然能免于玉石之焚哉

傳喜溫人孝成皇后從弟也好學問有志行恭罷大司馬衆望歸于喜喜素執謙退太后欲與政事喜素諫之由是賜金免歸後復以爲大司馬太后欲稱尊

玄羽外編 卷十六

十一

號喜與師丹等不可又丁傳二族皆疾其恭儉乃策免之傳太后與哀帝相繼崩太皇太后王氏迎立中山王箕子爲嗣下詔貶丁傳二氏獨褒美傳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不順旨從邪以致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恭事政喜就國以壽終

鄧康南陽人禹之孫和熹皇后從弟也太后久臨朝宗門極盛康屢諫之言甚切至太后不悅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遣歸絕屬籍太后崩乳母王聖等諸鄧氏宗黨皆死隲亦不食死詔徵鄧康爲太僕

玄羽逸史曰自秦漢以來外戚之家無有善終者當威之時皆云不願生男願生女及摧敗之日何知不以一女易一男使家家有如傳喜鄧康輩復何自生嗟哉真可爲訓矣

陰識陰興南陽新野人光武陰貴人之弟帝封后弟就爲宣恩侯召侍中典置印綬于前與固讓曰臣無先登陷陳之功一家并蒙爵土天下歛望臣不願帝嘉之貴人私問其故興曰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昵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貴人正位中宮子陽爲太子識等愈恭

玄羽外編 卷十六

十一

肅識性忠厚入宮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欲以興爲大司徒興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威德不敢苟冒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衷與興不相好與極薦其可用友人張光私喬與興厚善爲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而不薦達帝敬重之

玄羽逸史曰光武徵時有二妻妾名得陰麗華仕宦若至執金吾志願足矣聞陰文美不謂諸弟之賢若此天故開之以成中興之美非偶然也

漢平陽襄陵人晉惠帝后賈南風族兄也爲侍中妃表願張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閹主在上而朝

延安靜賢后自弑姑楊太皇后之後淫虐日甚模與裴顏晏之謂張華曰中宮所行如此必有大禍吾三人奉太子廢之何如華曰上無此意而吾輩專行儻上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一時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公二人于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爲陳禍福若幸少改吾輩得優游卒歲足矣模屢諫后后反以爲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次年后廢太子適殺之孫秀以趙王倫起兵誅后顏華皆死夷其族

玄羽逸史曰南風淫暴舉朝恬然而從兄賈模獨

卷十六

十三

史

抱深憂向張華聽其言暴其弑姑之罪而廢之未爲不可乃欲檢亂優游微俸下賈模先華而卒因出天幸然而三族無恙則華頗不逮遠矣

唐武氏改國號周自稱金輪聖神皇帝諸武皆封王姪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怙讒寡慾棄官隱高山太后密謁之見冬居茅椒夏居石室買田使奴與民無異太后崩中宗徵爲太子僕不就後屢徵還朝設位行問道之禮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再拜而退玄宗誅諸武猶存問高山

穆宗廢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謂太后臨朝太后慮宗

正妃汾陽王女孫也有賢行手碎制書曰我家世守忠貞非武氏比也爾曹但勿預政國家何患不安何必女子爲天下主兄太常卿郭釗亦密請堅辭后曰祖宗之慶鍾于吾兄

玄羽逸史曰攸緒隱高山令唐家一世縉紳皆舍媿無地可謂曠然郭釗力勸太后無徇宦官之請至欲帥諸子納官爵真戚里之慶鳳乎于汾陽大有光矣

說史傳言卷十六終

玄羽外編卷十六

卷十六

十四

史

異才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韓信淮陰人自楚歸漢漢人未之奇也嘗犯法當斬同斬者次及信望見滕公大言曰漢王不欲就天下耶何殺壯士滕公見其長大白晬與語悅之止刑者而信之王得釋蕭何與語大奇之言于漢王不用信亡去何往追之不及告王人言何亦亡漢王大怒如失左右手久之何歸漢王喜且罵曰若何故亡何曰玄羽外編卷十七

說史綱目

臣非亡追亡者耳問誰信也王怒曰諸將亡者以千數何不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若信者國士無雙王欲久王漢中無所事信欲就天下非信無可使者乃齎沐築臺拜信爲大將

玄羽逸史曰非信之才不足興漢非何之明不足誠信非帝之度不能聽何偉哉大英雄千古不恒有然其初逃亡之餓夫屠創之餘骸也異哉

龐統襄陽人謁左將軍備于公安備以爲未陽令終日醉不事事備命張飛往詰之飛伏劍坐廳事責問統統猶醉徐取簿書文案俄頃發之人人帖服投筆

而前曰此邑中訴訟錢穀雖積滯踰旬一時可了所不可了者曹操孫權耳將軍何怒耶飛大駭延之上坐歸白左將軍以爲軍師寵待亞于孔明

玄羽逸史曰水鑑已薦鳳雛左將軍偶忘之耶孔明子敬各有書付士元士元故不投此所以有未陽之責也翼德武人一見能識固非尋常擐甲持矛者矣

王猛北海人桓溫入秦嘗被褐見之睹溫有異志力辭而去讀書里中不求仕進秦主苻生暴虐羣臣不保朝夕豪傑俱勸東海王堅行大事無使他姓得之玄羽外編卷十七

說史綱目

堅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計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可往咨之堅因呂尚書以見猛猛與語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遂取苻生而代之猛爲相秦國大治幾一天下

玄羽逸史曰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彼亦有意于中華之主固以窺溫不臣不得已而就堅堅雖氏人哉其恢廓之度可與安天下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馬周在平人貞觀三年客遊長安舍中郎將常何之

家會大早有詔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條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後周論事剴切數獻忠益屢官中書令爲唐名臣

張嘉貞蒲州人武后遣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史曰此有佳客可與言事者平史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不及及還太后嘉之循憲俱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官授之

玄羽外編

卷十七

三

太后曰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權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後嘉貞爲開元名宰相

玄羽逸史曰馬周竊旅一言偶合宸衷卽時登用言聽計行膏澤下究爲唐名臣異哉遇乎此太宗勵精求治夢想賢傑無足怪者乃循憲許嘉貞而薦之天后從若轉圜其才略斷決似不下于文皇深爲可異無惑乎鼓動一世之豪傑哉若生爲男子秦皇漢武不能過也何物妖怪乃至于此

高宗文幽州人憲宗時爲神策軍使宰相杜黃裳奇

之劉闢據西川要求旌節復欲兼領三川上不許闢反黃裳曰闢狂讎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夙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闕事軍士有食干逆旅者折人七節崇文斬以徇由是所向有功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擒闢入城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那此餘無所問命軍府一依韋南康

玄羽外編

卷十七

四

王故事從容拊撫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兇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先獻婦人以求媚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士之無妻者詔授西川節度使崇文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廻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陳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詔鎮郾寧以備禦

二虜

玄羽逸史曰崇文奇才屈在小校一拜大將舉朝皆驚不似淮陰在南鄭乎杜平章不媿肅相國矣至于拒監軍獻美女辭蜀鎮以就郾寧蓋一時

不及崇文非特勇略固卓有賢行哉

馬燧邠城人賈循爲畝山守漁陽燧時在漁陽密勸循歸國循未發畝山覺而誅之捕燧甚急燧逃入西山隱者徐遇匿得免安史平燧爲趙城尉廣平王與僕固懷恩復二京回紇以兵從有功歸國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獨燧請行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旂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

玄羽外編

卷十七

五

一

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交結回紇又置河北四帥必負國家宜深備之抱玉以爲然未幾懷恩反燧由此知名後屢平李懷光朱滔等進封北平王玄羽逸史曰北平忠勇超卓見于說實循之日而所得于神人胡二姊者已不凡矣勸抱玉備懷恩卒得其力至區處回紇特小小者耳此所以有後來之功業也哉

狄青禁旅也渥其面嘗從西征每出陣被髮帶銅面具陷陣無前所至披靡尹師魯文章名世素負輜略一見與語大奇之薦與韓范二公曰此良將也范公

援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盡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屢破元昊拜馬軍副都指揮使時儂智高盡陷廣南州郡官軍屢敗詔孫沔爲安撫使亦無功青自請行諫官韓絳等言青武人不宜專任麗精力贊其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征南將帥孫沔余靖陳曙等皆受青節度青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八千人先攻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

玄羽外編

卷十七

六

一

袁用等三十二人皆斬之沔靖駭愕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下令休軍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中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旂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度關矣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死山下沔等失色青執白旂麾番落騎兵左右翼擊之從橫開合部武不亂賊大敗死者萬計智高亦走死廣南平

玄羽逸史曰尹師魯韓稚圭范希文皆一時之傑乃汲汲推轂于青軍此其才豈尋常尺寸可量哉

當夫交趾欲助討智高余靖已承制受之青獮不然曰夷狄不可與共事見固超等夷矣恨不以西北二虜悉委之屹然萬里長城而顧令老京師宋君臣何多忌乎

李世輔綏德人自唐以來世長蘇尾九族世輔年十七狀貌神奇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使王庶募間者世輔應募遇敵斬十七人而歸庶大奇之補隊將自是知名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以畀劉豫永奇聚哭曰我宋臣也死當歸宋會豫命世輔帥馬軍會東都永奇密誠世輔乘間歸本朝及

玄羽外編卷十七

史補

劉豫廢元木徽淮上世輔從陰遣部將吳俊探准水可度馬處欲執元木來歸俊還白世輔馳問爲竹刺傷馬而止元木以世輔知同州還卽以計執撤離喝出城與追騎屢戰皆捷趙高原望追者甚多推撤離喝下山急遣告永奇永奇自鄜州出爲金兵所害世輔獨將二十六騎奔夏爲夏主泣言其故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撤離喝取陝西五路歸夏世輔亦得報不其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卽不靳借兵時有首豪號青面夜叉擁衆爲邊患乃令世輔圖之遂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生擒以獻夏主大悅卽出

二十萬騎遣將王樞等從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和議已成已有赦書因與官屬列拜大哭見王樞求歸國樞曰奉命取陝西世輔擒而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數萬來世輔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獲馬四萬匹揭榜招集驍勇擒其害父母弟侄者斬千市以精騎數萬來歸朝廷賜名顯忠立志恢復竟爲秦檜所抑

玄羽逸史曰宋之不競非無才也而宋人自忌其才李顯忠雄勇忠烈與岳武穆伯仲之間皆爲檜賊所抑又何侈口道中興哉當時識者以唱鷓鴣朝之蓋爲此等事也

玄羽外編卷十七

史補

湯陰岳飛在宗澤麾下犯法將刑大呼曰宗公不欲恢復中原耶何殺壯士澤奇之配以五百騎使與金師戰其數萬衆于汜水卽陞統制因謂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野戰非萬全計可授吾陣法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更奇之上書請帝率六師北渡以復中原坐越職言事奪官遂詰招撫使張所所以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放探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後屢平大寇王善曹成等以三十二歲建節破楊公百萬衆于洞庭追元木于朱仙鎮破其楊子馬二十萬幾復中原而秦檜一日十二金字牌招之乃班師爲秦檜所唱而死

玄羽逸史曰飛之才其猶在郭子儀李光弼之上乎今宋室有如唐肅宗者御之中原指顧可定不必得漢世祖輩也奈何所遭者聞而無斷一高宗哉若夫抱憤千古則孺子能惜之不忍言矣

陳亮儒生也才氣高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紹興初上中興玄羽外編卷十七

九一 論

五論不報退居憂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諸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用种放故事召之宰相曾覲求見踰垣而逃遂相與共阻之待命十日再上書壽皇欲官之序聞而哭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博一官乎卽渡江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言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則于諸子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旂風

雨雲雷交發而互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懷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諸子指朱熹呂祖謙等光宗紹熙四年賜進士及第上異其策親擢第一是夕卒

玄羽逸史曰陳同父僦僕也伏龍鳳雛之儔非宋世空談腐儒所能彷彿而不得究其所蘊天平南風其不競乎狀元一日而卒迄今生氣猶存

邑長邑長最小賊耳而東漢

岑彭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卽爲棘陽長使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不忍畔續兄弟使人說以玄羽外編卷十七

十一 論

起義之意彭卽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續曰彭執心堅守義士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勸更始封彭爲歸德侯

玄羽逸史曰棘陽子漢何損益顧彭方守宛宛不下而王匡等百萬衆來烏合野屯可立盡彭歸都宛憑堅城扶大義昆陽之捷此爲之本曾爲棘陽長無損益哉乃彭功名事業在史冊無論已虞詡武平人安帝時爲郎中中將軍鄧騭欲棄涼州詔陳不可者三騭大怒欲中傷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制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

平之謂曰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太守馬稜稜亦爲之憂謂曰賊志在溫飽耳不足慮也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救倉不過百里今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據成臯以斷天下右臂以是知其不足慮也但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謂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皆素攻劫無賴者得百餘人貴其罪使人賊中誘掠乃伏兵以待殺獲甚多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駭散縣境皆平

玄羽逸史曰才智之士無所投而不妙非庸人所

玄羽外編卷十七

十一 史高

能困也臨以詔儒者謂坐談客耳寧知胸中有甲兵乎彼其言曰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又料量賊勢而知其無能爲則固沛乎有餘矣此見漢儒生之有用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妻子事之如嚴君人不見有喜怒聲色初爲蒲亭長邑人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爲人養孤而以一日之忿棄數載之勤儻死者有知何面以見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

卒爲孝子邑中大化考城今主與以一月俸資入太學苻融郭泰等名冠成均見而驚服曰此泰之師非泰之友也後不應徵辟卒于家

賈彪潁川定陵人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彪爲之冠嘗爲新息長小民困窮多不養于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常事父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玄羽逸史曰此非能吏博聲稱立功名是儒者所

玄羽外編卷十七

十一 史高

以化名成俗者也若在孔門不知單父武城之治又何以過之

上祿長和梅靈帝時黨禁甚嚴梅上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乎謬常法帝爲釋之

玄羽逸史曰黨錮之禍公卿大臣不敢言諫議侍從不敢救上祿者是武都之最小邑也和梅又漢廷之未聞人也而獨慨然陳辭其人品可知矣陳寔潁川潁陰人同郡鍾皓九辟公府一時名德而寔所出單微獨引以爲友嘗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

姓以安郡縣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行部者至他邑慮民有訟白禁之寔獨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沛相重欽寔卽解印綬歸民追思之韓韶穎川長垣人桓帝時巨寇公孫舉聚眾至三萬人抄掠青兗徐州朝廷討之連年不克以韶爲廳長賊相戒不入境有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王者固爭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令笑人地矣同郡荀淑鍾皓并陳寔俱爲邑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玄羽逸史曰東漢之末德星聚潁昌分野其時諸

玄羽外編卷十七

十三

賢挺出而荀陳實爲之冠之人也可稷可高可夔可龍俱以邑長終也豈斯人之不幸哉亦天厭劉德也噫

周瑜舒人魯肅臨淮人表衛以瑜爲居巢長肅爲東城長兩人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孫策策幼與瑜爲深交而魯肅在吳人未之知也將北還周瑜止之策卒權立瑜薦肅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

少巖疎權益重之卒繼瑜都督

蔣琬相鄉人昭烈入蜀以琬爲廣都長不治大怒孔明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後卒爲名臣玄羽逸史曰周瑜魯肅兩少年已有縱橫之略術不能知也而以爲邑長蔣琬則遺於昭烈重于孔明此表劉興廢之所由分也

說史舊言卷第十七終

玄羽外編卷十七

十四

中斷

說史舊言卷十八

玄羽外編二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史論

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玄羽逸史曰此齊人哀其王建而作也齊客多受秦金勸王不修戰備而朝秦又不出兵助五國故秦得以間滅五國時有卽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大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玄羽外編卷十八

一

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卽臨晉之間可入矣駟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入矣此則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其邑松柏之間夫秦以用客王齊以用客亡非客負于齊王聽之不聽耳如卽墨王大夫之謀齊秦角立以海內所怨疾之秦而當五國所共推之齊勝負必有辨也爲此謀者非客乎然則松柏之餓建自取矣自古亡國之主常以忽佳謀不獨一建也予爲首揭而致誠焉

校免死走狗草高島盡良兮藏敵國破謀臣亡

玄羽逸史曰此諺語而可歌以諷者也蒯通武陟嘗密以此諷韓信信不寤也至于雲夢之謁武士縛于後車乃始然其言而歌之夫商鼎既立虺衡之棄棄象賢姬錄甫昌望稟之茅土世濟不識烹狗藏弓之歌起于何時而今淮陰咨嗟歎息乎蕭何爲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玄羽外編卷十八

二

玄羽逸史曰此漢初之民歌詠蕭曹之政也兩公沛邑之胥屬耳未聞有伊周之學術管晏之才智鄼侯獨相高惠創守俱兼平陽自齊入代一遵約束吏擇木訥事不變更賓客參調惟飲以醇酒以百戰不強之夫一旦師蓋公而盡其術取強秦暴楚斬又不盡之餘黎優游休養不令天下見其形迹相業如平陽豈多得哉世以蕭何立法平陽守之一作一述謂有優劣不知兩公正如蜚蜚巨虛不可相無也

一尺布尚可縱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玄羽逸史曰此漢人歌文帝淮南之事也淮南王長謀反徙蜀道死民爲此歌帝病之而復封其四

子皆王淮南者名安元狩元年又反孝文不幸有淮南當時遂爲口實然周公不有管蔡乎斗粟尺帛之謠聞之若寃其實帝處此良非過也若晉武帝之于齊王攸乃爲過耳漢自高帝至武帝封淮南者三人皆反英布也長也安也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士女無顏色

玄羽逸史曰此匈奴失二山望之而悲爲此歌也孝武皇帝使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又使衛霍等絕塞伐匈奴盡祁連焉支山而止遂有此歌

玄羽外編 卷十

三

按祁連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即天山也開拓之功實雄主之餘事而海內亦從此虛耗矣當時漢人亦有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新婦抱姑翁哺雛良人何在擊匈奴歌凡三言而四窮民之景皆在目前何必匈奴傷不蕃息無顏色哉漢興至此已七十載物極而反數之常也

太乙貢今天馬下露赤汗今沐流赭騶容與今趾萬里終當匹兮龍與友

玄羽逸史曰此孝武時天馬歌也元狩三年新野人暴利長屯田敦煌見羣野馬中有奇者飲渾洼

水利長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脫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此馬曰從水中出孝武信之命撰以爲詩歌以薦郊廟帝之後心豈有涯乎此一舉也爲後世唐玄宗宋真宗聞神語受天書矯誣之權輿故其時鐃歌鼓吹其曲甚多予獨譚此予謂武帝文章若無秋風辭一篇收拾皆足致亂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玄羽逸史曰予睹雅詩芮伯譴大夫怨苦之辭累牘不厭周之衰主未嘗罪之楊敞之子惲何獨以

玄羽外編 卷十

四

種豆歌殺身耶後來焦尾悞僕王宗遂亦玄都桃樹劉子不召而子瞻詠檜之作若非神宗之仁已作狂狷之冤鬼矣此猶以譏訕致禍乃空梁落燕泥雅句也何以死哉才人最宜慎之

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綬若若耶

玄羽逸史曰牢石之歌漢衰之始也宣帝用石顯而牢梁五鹿充宗附之朋比亂政帝在猶幸元立諸殺蕭望之而大權歸之矣以宣帝之英明豈其不慮及于此顧以爲家奴也又奄人無子孫當

一心奉國家寧知刑臣不可弄天網一落其權自不可制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玄羽逸史曰伯升起太義而更始奸天位昆陽之戰將士如虎而竈下烹炮乃受高爵豈其爲世祖驅除乎

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肩

玄羽逸史曰此章帝時長安中謠也內戚馬廖引以上疏并引古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

玄羽外編卷十八

五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時帝用度頗侈廖恐難以令天下從儉故云然先師稱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傳民謠符合聖訓有風教之責者可宜三思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玄羽逸史曰漢人歌頌循吏如海陽麥秀堪比其棠西蜀臨淮之謠俱可誦也姑譚一二以見漢吏之盛

樂王師今征荒裔勤凶虐今截海外復其邈今亘地

界封神兵今建隆碣熙帝載今振萬世

玄羽逸史曰此班孟堅燕然勒石之辭也其文古勁頗類商頌當與嶧山碑共傳徒爲後人罵柄耳士君子可不慎所從乎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有石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

玄羽逸史曰公孫瓚殺主帥劉虞感重謠而遷易鎮重墮鐵門臺高十大糧支十年兵環其下與董卓郡塢先後一轍雖天奪凶人之鑒而此謠足以愚之

東海有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此秦王苻生時東海王苻堅果

卷十八

六

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北魏太平真君時童謠也宋文帝使魏主自將

玄羽逸史曰民謠孰爲之非神人默導之耶布乎布乎卓死車下蘆席單衣恪葉石岡黃塵草萊白

馬紫韁與夫實入牛口之說關天下禍福多矣獨遵何辜一門受誅而宋主自開飲江之路令江東赤地無餘爲可悵慨耳外史民謠更多姑不盡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高山不惟自摧櫛木不扶自立

玄羽逸史曰此章孝寬所造密布高齊之地以傾斛律明月者也祖瑒又續之云盲目老公背受斧長舌阿母不得語瑒欲帝乳母陸令萱從中譖之故以長舌阿母喻令萱以盲目老公自喻瑒又解說謠言齊主遂殺明月周人聞之大赦夫明月兄弟社稷之臣威加敵國孝寬忘之使齊無佞臣或亦不得入奈何物先腐而蟲生之矣悲哉

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浪語誰道許

玄羽逸史曰此隋大業中民謠也李氏當代隋久著識文而李玄英遂以莫浪語爲密委身事之豈

玄羽外編

卷十八

七十一

史稿

不爲此謠所誤且真人不死奈何今李洪一門受禍耶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盈脫校書郎玄羽逸史曰此天后民謠也天后遣存撫使舉賢存撫使多濫舉后乃悉加擢用故時人謠之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以妖物之悍虐却似明主度量何也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

玄羽逸史曰黃臺瓜辭作者不能悟其母全其身而鄴侯述之兩定儲君此辭未必無所益也可悲可怨可泣鬼神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與此辭同誦皆淚下

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

玄羽逸史曰此玄宗時謠姚宋者也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濟諳練世故姚宋爲相每坐此二人省中有疑則問之故時人云然姚宋不自用直有休休古相臣之度此所以成開元之治哉如汝南坐嘯南陽畫諾而黨錮之禍明終不如問高問齊之有

玄羽外編

卷十八

八十一

史稿

益于天下也桓南郡以鄒超王珣爲腹心時人語曰聶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此又在坐嘯書諾之下何者私昵而黨比也予于此更暗開元相之不可及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玄羽逸史曰仁宗慶曆中兼用韓范經略西夏兩公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畏威感恩故軍中爲之謠云云按范雍夏竦俱以大臣經略敵人輕之

邊境日感元昊嘗傍得夏諫首者賞錢三千至韓
范則云心膽寒驚破膽其畏之如此請和之書所
以諄諄也然則安邊之策豈不以人哉

寧登瀛不爲卿寧也槩不爲監

玄羽逸史曰宋初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
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餘得試者不以官之
遲速爲榮滯難望登臺閣隄禁從然其最可喜者
外官得因兩府薦試館職故高才絕學淪落在外
者亦往往羅而入之一入其選卽薄卿監不爲矣
觀此謠可知也近日外不得試淪落者遂多在館

玄羽外編卷十八

九十一

者亦間獲速文章之脉竟爲北地信陽濟南吳郡
郃寺官所據矣時固有升降乎

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

玄羽逸史曰此南宋以來積習也胡騎圍城求言
日切天驕北去晏安自如曾謂江左之主而可語
中興哉當時詩人有云東南鬼火成何事全仗胡
風作譯臣吁可諷可詠矣

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亂此縣帝時民謠也元
如線而線大亂
路兵起中原大亂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此亦順帝時民謠也
至正十一年賈魯治

而千黃陵開得石人一眼
李生黃瓜民皆無家此亦順帝時民謠也至正
十六年彰德李實如黃瓜

玄羽逸史曰天厭夷德久矣是以訛言繁興天變
示異奇渥之亡于是而決其時我太祖已挺生
淮甸大亂之後非得神聖絕異之資不足以弘濟
之矣

雅譚三十三條此史中雅
雅譚尋常舉道不詳

魏文侯問相于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

玄羽外編卷十八

十一

舉殺報燕昭王書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

鬼谷子答蘇秦張儀曰二足下功名赫赫然慕朝華
之小榮忽喬松之永年語云女愛不極席男歡不敝
輪惜哉

毛公薛公謂公子無忌曰人有德于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德于人不不可不忘也

馮冠子曰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
韓非子曰自古有國家者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
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怨之府也

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過東平王已薨帝謂王蒼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立下露襪遂幸其陵祠以中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玄羽外編卷十人

十一 賈

陳寵上章帝書曰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章帝患俗吏矯飾下詔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斯亦殆近之矣

楊震拒王密夜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楊震家貧或勸其營產以遺子孫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荊州牧劉表侯龐德公子田間見其夫婦親耕謂之

曰大夫處際遭會貴托身明主以致富貴公何自苦如此他日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人皆遺之以危僕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崔寔政論曰凡爲天下者目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

玄羽外編卷十人

十三 忠

除殘是以梁肉治致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王符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入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

劉豫州訪士于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劉豫州既見孔明情好日密關張不悅豫州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劉表惑于後妻子琦問自安之術于孔明孔明不對爲升樓去其梯跪而言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孔明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居外而安平琦情求出鎮江夏

昭烈疾篤降敕子禪曰勿謂惡小而爲之勿謂善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

丞相亮南征參軍馬謖言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己亮從之

晉太子洗馬衛玠嘗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玠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王惔子濟尚公主爲侍中以諫齊王攸事免官帝謂玄羽外編卷十八

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帛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規陛下帝默然

王敦與郗鑒論西朝人物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道詠平談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何足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

大司馬溫擁兵來朝都下洵洵言欲誅王詡因移晉祚詔侍中王坦之謝安迎于新亭坦之流汗沾衣倒

持手板安從容就席謂之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得不爾遂命撤之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禿髮儁檀與韋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復自有人也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言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慄墜茵席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

玄羽外編卷十八

十四 史補

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王嶷嘗誡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

北魏賈思伯經明行修傾身下士或謂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有當世以爲雅譚

蘇綽曰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徐文遠爲祭酒時李密王世充曾遊國學密獲文遠備弟子之禮北面拜之文遠在東都見王世充必拜或問曰公倂見魏公而敬鄭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殺故人

伏仁傑爲宰相通事舍人元原冲數進規諫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脂鹽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亦請備藥物之末仁傑曰吾藥囊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朱敬則上書諫太后曰急遽無善迹促杜少和聲向來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

說史傳言卷十八 終
玄羽外編卷十八

十五

史

唐指掌卷首

晉自劉元海起離石典午爲所囚繫邛那窺南荒羯繼之鮮卑繼之氐羌又繼之索虜乘勢遂有中原幾二百載與東晉宋齊梁相始終他如宇文氏段氏乞伏氏赫連氏沮渠氏禿髮氏巴氏凉氏李氏呂氏等皆夷也讀史者如繁星爭曜往往不得要領唐自肅代而下號令不行于河北宿將悍帥生殺自由與晉諸胡無二其倏起倏滅亦大略相符予竊爲彙而纂之使初學者一覽犁然興廢始末煥焉在目蓋芸臈中半歲之勤而有是書也爲其展卷可饒命曰指掌玄羽外編卷首

西陵沈贊陽氏其父司徒公聚書萬卷建樓貯之以與四方學者共故贊陽器業不羣得于尚友猶欲遍搜密典以補父籍聞予二指掌求觀之不數月剗剗已告成矣予謝曰君愛我欲我不朽我豈敢謂是書卽能不朽獨其令穉子輩不苦難于治汗則亦竊幸有微益焉萬曆辛丑長至眉山張大齡書于簡端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總論一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因忿恨數殺害長吏漸爲民患晉武帝太康二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雖今服從若數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玄羽外編卷一

蓋爲狄廷矣宜及平吳之後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襍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其略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期今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候隙乘便

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人戶爲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開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并州諸胡建安中聽其散居六郡今爲五部戶至數萬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榮陽部戶亦以千計并皆驍勇便利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此等皆宜申論發遣還于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夫天下之禍每伏于所忽惟智者能睹其未萌郭欽江統翹然遠覽晉之君臣誠一聽之豈有五

玄羽外編卷一

五胡指掌

胡之禍哉彼武帝功成而驕謂裔夷僻狎不足慮故玩而不采惠帝闇昧無識吾無責已乃杜元凱張茂先諸君子亦不聞樊按二子論列而爲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何也豈天厭司馬氏狙詐竊國而劉淵石勒輩已潛生于東北之郊乎當其時晉方全盛劉元海父子何見賞于王武子之儔上東門一嘯王夷甫駭于所聞而追之莫及者豈盡無所爲默定者在也

總論二

明學士丘瓊山論五胡曰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

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于華惟其驕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據丘氏之論如此及予讀史至苻堅斥姚萇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乃知姚氏不在五胡之內其拓跋氏乎拓跋創國與五胡並而據有華夏歷晉宋齊梁故五胡之盛未有如拓跋者也彼姚氏者當與段氏宇文氏赫連秃髮沮渠等氏同類而並觀而丘文莊據時代先後爲論耳晉識石上衆馬之後有牛繼之史氏遂書傳疑之事造帷簿不根于琅邪曰牛金之子不知拓跋王業始于什翼健健者牛

玄羽外編

卷一

三

五胡雜傳

繼此爲證矣

匈奴劉氏

劉淵匈奴呼韓邪之後也嗣左賢王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武帝太康十年以爲匈奴北部都尉惠帝永興元年以爲五部大都督監軍事成都王頴使將兵拒王浚司馬騰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今吾衆猶不減二萬奈何欽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司馬氏骨肉

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呼延攸告之淵卽白頴請還詭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縣也頴悅淵至左國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離石復遷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自以漢氏之甥舅亡甥繼又稱漢王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爲黃門郎子聰進大單于族于曜爲建武將軍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普屬文學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曜性殘暴淵欲殺之其母麗請得免及長儀觀魁偉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

玄羽外編

卷一

四

五胡雜傳

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貫之兩眉白目有赤光聰極重之以爲漢世祖魏武帝之流懷帝永嘉元年劉淵稱帝遣劉聰石勒等寇太行趙衛黎陽壺關皆下之淵卒太子和立疑忌劉聰安昌王盛曰陛下勿信讒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不聽遂攻聰聰殺和自立五年六月呼延攸等兵入洛陽殺太子詮執懷帝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燒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以帝爲光祿大夫平阿公秋七月劉曜陷長安殺南陽王六年春正月漢主聰納劉殷二女并四女孫于宮皆以爲貴嬪三月

立劉娥爲皇后起鵲儀殿將殺諫者娥上書得免弒懷帝有星殞于平陽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聰惡之四月秦王業卽位于長安是爲愍帝建興四年劉曜復降長安帝出降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爲懷安侯琅邪王睿卽帝位于建康政元太興是年愍帝遇弒聰荒于酒色遊宮常自不出事皆決于中常侍王沈等立后六人儀服如后者又八人屢殺直臣陳元達等是年卒太子粲立聰后年末二十者四人粲俱薨芝新華弒粲自立冬十月劉曜亦自立于赤壁十二月喬太討準殺之而立準之子明石勒討

玄羽外編

卷一

五

五

言曜鋒不可當光獨轡行遂命石堪等會衆陽石虎進拔石門勒自統步騎進自大陽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趙無守兵大喜曰天也悉甲而進曜方與嬖臣飲博不信勒至聞親來色變遂撤金墉之圍陣于洛西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四圍援甲冒夾擊之曜素嗜酒將戰飲數斗醉墜馬爲堪所執殺之太子熙奔上邽勒遂取長安四年石虎拔上邽殺太子熙等王公以下三千餘人劉氏亡

玄羽外編

卷一

六

五

所以乘其隙哉然淵每聞諸將屠殺之慘則深戒諭之用賢納諫恭儉勤勞卓有中國君人之度聰以荒淫承之一傳而歸于曜曜以沈湎繼之數歲而殲于勒彼二子少固雄毅乃晚節如是豈真胡虜之運乎死而無種雖所自取不可謂無辜宰也已

羯石氏

石勒羯虜也世居上黨之武鄉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瀛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在平人師歡奴歡奇其狀貌而免之幼嘗隨人

玄羽外編

卷一

七

五胡雜傳

負販京師登上東門長嘯王衍聞而異之曰此胡雛非常人也遣騎追之逸去東帝末諸王相攻海內大擾勒與汲桑結爲盜桑命勒以石爲姓公師藩叛寇趙魏桑勒往從之兖州刺史苻璽擊斬藩桑等逃還更聚衆以勒爲前鋒所嚮輒克進攻鄴殺新蔡王騰大掠而去苻璽擊桑走死勒降于漢至常山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中丘人張賓好讀書聞達有大志常自比子房見勒喜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共成大事乃提劍大呼軍門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呼

爲石侯而不名又用刀膺爲股肱藥安孔萇支雄桃豹遼明爲牙永嘉五年太尉衍送太傅越喪還羣勒帥輕騎追之及于苦縣晉兵大敗縱輕騎射之無一脫者執行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官情又勒勸稱尊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著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耶破壞天下非子而誰命胡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不可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是排牆殺之剖越棺焚其尸曰

玄羽外編

卷一

八

五胡雜傳

亂天下者此人也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死晉兵死者十餘萬人裴妃亦爲人掠賣又陷蒙城執苻璽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冬十月勒誘殺漢大將軍王彌初勒與母相失并州牧劉琨得之及其從子虎遣使送還勒因以書招懷勒厚謝劉琨而書以絕之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曰母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破車長便不然汝小忍之及長男冠三軍每屠城鮮有遺類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更寵任之六年引兵據襄國用張賓之謀也王浚等攻襄國大敗而還石虎攻陷鄴郡據之時王浚兵猶強謀稱尊

玄羽外編 卷一

九

五朝集事

勒欲襲之張賓勒卑辭于浚又勸勒奉表言欲以
三月中旬請幽州奉上尊號浚益驕怠不復設備勒
纂嚴將襲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
桓爲後患乎曰然賓曰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必不
敢動吾輕車往返不出二旬待彼謀議出師我已還
矣今宜修箋于琨納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
之亡豈暇襲我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
右侯已了之遂以公宵行達易水督護孫綽馳白浚
浚將勒兵拒之而爲游統所詒浚曰石公來奉戴我
耳設祭以待勒晨至齎叱開門猶疑有伏先驅牛羊
數千頭聲言上禮賓欲塞諸街巷勒升其廳事執浚
于前數之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
曾不收援乃欲自稱尊乎即送襄國斬之中郎荀綽
不屈勒待以客禮斬朱碩棗蒿之亂政戮游統之不
忠藉浚相佐親戚家貨皆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
十餘卷鹽米十斛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
爲中郎參軍勒以劉翰鎮幽州勒還翰歸段匹碑匹
碑遂據薊城時劉曜募漢改國號趙勒亦自稱趙王
祖士雅進屯雍丘恩威大著自河以南多叛勒歸士
雅練兵積穀有取河南之志勒患之乃下幽州爲士

玄羽外編 卷一

十

五朝集事

雅修祖父墓通書求互市士雅不報書而許互市收
利十倍士雅將士降趙勒斬其首曰叛臣逃吏將軍
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士雅不納降人邊境休息秦興
四年石虎拔幽州殺段匹碑永昌元年張賓卒勒哭
之慟每與羣臣謀議不合思賓則流涕彌日與劉曜
歲相攻戰咸和三年曜自將擊破勒兵襄國大震勒
親帥兵救之入洛陽殺劉曜追曜太子熙于上邽又
殺之漢地盡入于勒即趙天王位于弘爲太子虎等
進爵爲王子宏爲大單于虎以不得大單于望曰吾
身當矢石成大趙之業使黃吻婢兒爲大單于上晏
駕不足復留種矣咸和五年勒稱皇帝一日大饗羣
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
略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
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
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
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意
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其聰明英特蓋性成也太子
弘好屬文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將
家子大雅太子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

守之太子直勝發去殺之主也但中山雄暴多詐宜
漸奪其權程遐亦以爲言勅皆不聽他日徐光又曰
今國家無事陛下若不怡何也勅曰晉蜀未平恐後
世不以我爲正統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
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心腹而憂
四肢乎中山資性不仁父子復據權位而執鞅不平
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竊憂之勅然始命太
子省可尚書事而虎之門可張雀羅矣虎愈不平咸
和八年七月勅卒太子弘立虎收程遐徐光于獄召
其子邃將兵入宿衛遐光被殺夜以勅喪潛匿山谷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一 五胡亂華

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原虎弑后次年弑弘自立
太子邃謀反誅立于宣爲太子蒲洪姚弋仲皆歸之
冉氏子閔騁勇善戰多策略虎養以爲子愛比諸孫
虎爲慕容恪所敗斬三萬餘級諸軍皆潰惟閔獨全
穆帝永和元年發諸州四十餘萬人治未央洛陽宮
造獵車千乘置女官二十四等取民女三萬餘人充
之光祿大夫遙明切諫被殺財帛山積猶發前代陵
墓掠其金寶少門胡進言于虎曰胡運將終晉當復
興宜古役晉人以厭之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
七萬乘築華林苑然燭夜死者數萬得倉廩十六

白鹿七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禱于山川宣乘大輅
建天子旌旄戎卒十六萬出金門門虎升凌雲觀望
之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
子弄孫爲樂耳秦公韜有寵于虎虎欲立以爲太子
猶豫未決宣謀殺韜待虎臨喪因行大事韜死虎驚
氣絕方蘇欲出臨司空李農止之事覺虎囚宣殺之
鄴北窮極慘酷火焚棄灰殺其妻子九人宣幼子才
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大臣不可見挽虎
衣大呼至于絕帶虎因發病永和五年稱皇帝大赦
而東宮適戍不在赦例梁犢因聚作亂攻拔下辨掠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二 五胡亂華

民谷施一丈長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長驅至長安
衆已十萬遂東趨洛陽李農等統步騎十萬討之天
敗虎懼以燕王斌同蒲洪姚弋仲討之弋仲將精銳
八千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賜食弋仲怒曰
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受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上
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
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使至于爲
逆旣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若不愈天
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犢等困窮思歸相聚爲盜
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峭直人無貴賤皆敬之虎

亦不之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能破賊否乃被鎧踏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去遂與斌等擊斬犢夏四月虎卒以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等受遺立太子世豺等以太后令殺斌遂遵而石閔等討賊歸遇彭城王遵于路說之長驅入京師斬豺廢太子世殺劉后而自立遵許事成之後舍其子而立閔爲太子至是立子衍閔乃殺遵及衍而立義陽王鑒又殺胡羯二十萬人并殺鑒自立國號魏復姓冉氏又殺趙王虎三十六孫盡滅石氏石祗據襄國稱帝冉閔圍之燕王儁與姚弋仲子襄救祗大敗冉閔幾獲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三

五胡雜傳

之而祗竟爲其將劉顯所弑石氏亡永和八年燕慕容恪擊由閔殺之盡取趙地

玄羽逸史曰石世龍貪賤羯胡辱在厠養當其猝丐負敗攜旅京邑顧瞻宮闕凄然長嘯僚亦有劉項縱觀祖龍之志乎何王夷甫駭耳而怵心也九州之地幾有其八豈曰偶然顧其人恢廓個儻外屈身于祖生內降心于石侯而至于賁王衍數王浚其言侃侃有烈丈夫之風五胡中俱無此規模矣一傳而殲于虎是胡運之當然豈人謀哉虎也窮凶極暴天假手于冉氏子至使羯種二十萬人

同飽鳥驚嗚乎慘矣然當勸追越樞于苦縣時十萬晉兵無一脫者冉閔竟足以報之古之建國者深仁厚澤累數十世猶力守臣節不得已而後取蓋殺一不辜而有天下所不爲此三代所以長久也司馬氏手刃其主奪之寡婦之懷安得不生此凶殘以魚肉之耶假令寧馨之計得行殺一勸生一勸况徐光輩乃欲陰翦中山以安石氏不亦愚乎然而早見預防不失爲人臣子之道矣

晉五胡指掌卷一

終

玄羽外編

卷一

十四

五胡雜傳



晉五胡指掌卷二

玄羽外編二十四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鮮卑慕容氏

慕容氏鮮卑人也世居遼西自步歸進拜大單于遵循中國雅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爲氏晉武帝太康十年慕容廆來歸以爲鮮卑都督督以土服謂東夷校尉何龕嚴兵以見廆改戎服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慚廆娶段國女生子皝仁昭以其臣慕與句掌府庫句勤恪廉靜心玄羽外編卷二

五胡傳

玄羽外編卷二

五胡傳

俘其衆取遼東皆輸之功也遣裴疑來獻捷帝欲留疑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誠爲至幸但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反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今懈于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遣使同疑進廆軍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立子皝爲世子廆作東觀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咸和四年廆卒子皝嗣九年進鎮東大將軍咸康二年自稱燕王畏趙之強仍稱藩于虎取段氏之地遣劉翔來獻捷且求大將軍燕王薈璽朝議謂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力辨諸葛恢等難之翔曰務始猶知惜宗國之隕今晉室危君等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皝更上表罪朝臣乃許之公卿餞翔于郊翔舉觴曰昔少康以一旅滅有窮勾踐雪會稽而雪仇耻蔓草猶宜早除况寇敵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入東南可寒心矣衆服其論翔爲皝所忘奉段氏聞皝悔寢復歸燕皝竟殺之永和元年有二龍見于燕宛轉游戲名所

見之山曰和龍城始不用晉年號四年號卒世子傳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圖趙七年恪取趙中山號今歲明秋毫不犯八年四月與魏主冉閔遇于魏昌之康臺閔兵三十萬自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軍燕人夾擊大破之閔衝中軍陣厚不動潰圍走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龍城斬之遂取鄴十月僞稱皇帝恪薦慕容垂有命世之才僞命之守常山而以恪爲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評上庸王霸吳王霸卽垂也號之少子號奇其才而名曰霸期以霸王之業意將立之羣臣諫而止遂爲僞所惡

玄羽外編

卷二

三

五朝雜事

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應職文又名曰垂十一年恪攻段氏定齊地升平四年僞寢疾謂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朕殘致治之主也臣安敢干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重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以陽驚慕容興根及恪輔政乃卒太子暉立年十一根忌恪謀亂恪誅之時主少國疑誅夷狼藉内外惴懼恪舉止自若鎮之以靜虛心待士量才授任人情大安朝廷間僞卒謂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慕容興寧三年恪與垂取洛陽沈勁死之路地至崞遼關中大震慕容堅亦自將屯陝以備不虞恪謂僚屬曰吾前入廣固不能濟辟閭討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于四海太和元年恪有疾燕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肅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言終而卒秦主閔恪死陰欲圖燕密遣郭辨從匈奴使者入鄴辨微以語詆皇甫真真正色斥之辨歸言燕政無綱惟皇甫真不可欺丞相評以下如發蒙耳堅曰六州之衆豈得無一智士太和二年大司馬溫伐燕鄒超請舉衆直趨鄴都爲上

玄羽外編

卷二

四

五朝雜事

策次則頻兵河濟控引漕運溫不從引至枋頭燕人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勝走未晚也乃帥衆五萬以申胤封孚從且請救于秦王堅時溫聲勢亦大秦君臣皆不欲救王猛獨勸之行曰溫才非慕容評可敵若克燕之後觀兵崑崙陛下大事去矣不如退溫溫退而燕亦敝我乃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溫聞秦救至又糧儲罄竭遂焚舟從陸道奔還行七百里無水燕將爭欲追之垂戒宜緩第以八千騎躡其後數日垂曰可擊矣急追之及于襄邑慕容德先以勁卒伏澗中與垂夾擊大破之斬首

三萬級秦將荷池又邀擊于譙復大破之太傅評愈忌垂威名太后亦惡垂日夜與評謀誅垂父子太宰恪之子楷以告垂先事誅評等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于國吾不忍爲也寧避之于外耳遂與子令寶農隆及楷等奔秦秦主堅方憚垂不敢圖燕聞其來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功要當與君平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鄉本鄉世封于燕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且業已推誠待之矣匹夫猶不食言況萬

玄羽外編

卷二

五

五胡雜事

乘乎以爲冠軍將軍初燕求救于秦許割虎牢以西晉兵既退燕人曰行人失辭有國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主怒遣丞相猛率諸將伐燕取洛陽攻壺關燕大傅評將精兵三十萬譚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邑降附燕大震申胤歎曰燕必亡矣然福德在燕燕復建不過一紀耳太和五年九月猛入晉陽十月長驅圍鄴號令嚴明燕民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入鄴執燕主暉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

十六萬燕太史黃泓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慕容鳳年十一父桓死難權翼奇其才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勵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而私言于堅曰鳳慷慨有才氣然狼子野心終不爲人用也晉孝武帝太和八年秦主堅大舉寇晉八十萬衆俱爲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慕容

玄羽外編

卷二

六

五胡雜事

容農曰尊不迫人于險義聲足以動天地矣垂從堅至泚池言曰北都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懷輯之堅遣之行權翼曰養垂如養鷹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所欲哉堅不能用翼曰臣見其往而不返關中之變從此始矣翼乃密遣壯士邀之河橋垂竟斃策而還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不丕不得已迎之入城會于零翟斌斌堅驛書遣垂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之志不可復假以兵丕曰吾常患在肘腋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給之今苻飛龍將十人爲副以

開行募其旬日得八千人夜襲飛龍盡殺氏兵而鳳亦帥眾擊斬秦將毛當垂濟河有眾三萬眾亦起其來會太元八年正月垂稱燕王大破秦兵斬石越越與當皆曉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立子寶爲太子十月王公百餘人二月圍鄆拔其外郭不退保中城垂築長圍守之關東郡縣多附三月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泓逼長安衆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家兄皇帝還鄆堅召驍貴之驍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物又燕至罪人不足復顧汝勦建大業聽吾死問即便稱尊六

玄羽外編卷二

七

五胡傳

月燕將殺泓以冲爲大弟遂大破秦兵慕容麟亦拔常山冲進據阿房八月垂解鄆圍曰吾聞長樂西歸之路以謝秦王驍昔之恩十年冲稱帝于阿房號西燕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時垂子柔與孫盛皆在冲所盛私謂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中山王豈能濟乎五月攻長安堅出奔西燕主入長安初垂以樂浪王溫屯中山歸附者相繼爭送軍糧府庫充溢以其戰勝治宮闕又以高陽王農爲幽州牧守龍城農招懷流散法令寬簡流民日至垂遂定都中山樂浪王吾之蕭何也十一年正月垂稱皇帝西燕

主中大失人和國人弑之而立其將段隨尋又殺隨而立泓之子忠復弑忠而立河東王永凡一歲而四易主永乃稱帝于長子建國幾二十年燕主垂已老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與子孫也遂發中山出壺關大破永兵就圍其城執以歸斬之時晉太元十八年也是年又遣子寶伐魏爲魏主珪所敗垂自將襲魏平城克之得疾而還卒于上谷寶立先是段后言於垂曰太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趙王

玄羽外編卷二

八

五胡傳

奸詐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垂曰汝欲以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德妃曰太子不才吾爲社稷計言之主上以我爲驍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平寶麟聞之而憾至是共謀弑皇后無何魏主珪取并州拔常山燕主子會與趙王麟相繼皆伏誅燕主屢出奔魏克中山燕主爲其臣蘭汗誘弑子盛又謀殺汗而自立久之乃爲段璣所弑太后丁氏素與盛叔河間公熙通熙乃得立熙荒淫無度卒爲太子高雲所弑而雲又爲馮跋所殺跋亦自立燕統絕而魏兵

入中山之時范陽主德已從滑臺稱南燕矣南燕主更名備德復失滑臺取廣固以定都傳子超時汝水再竭河東皆合超懼問于李宣宣曰澠水無水由通京城近日月也未幾太尉裕抗表伐之以王鎮惡爲參軍猛之孫也五月至下邳抵邳邪舍輜重而進諸將咸請不宜深入恐燕人堅壁清野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不知遠計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敢爲諸君保之超果盡排羣議欲縱裕入峴以精騎蹙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于色曰虜人吾掌中矣燕兵悉屯臨朐裕大破之超單騎走斬大將十

玄羽外編

卷二

九

五胡傳

餘人克廣固超保小城乞師于秦秦遣使謂裕曰今以鐵騎十萬屯洛陽晉不還當長驅矣裕曰語汝姚興我欲克燕之後息兵三年取關洛今若自送便可速來秦人不取收遂執超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惟以母托劉敬宣敬宣初以桓玄之亂奔南燕超厚禮之故也裕殺王公以下三千人戮超于建康市燕慕容氏亡

玄羽逸史曰慕容自龍驤以來世豪東夏其子孫俱英朗雄傑發在童孺天之所興其誰廢之太原德業邁下抵趙吳王才器不下管簫昔舜生諸馮

東夷之人可以其鮮卑而少之當格而不死更得明主事之與吳王垂左提右擎驅駕才僞混一之業指顧而定矣乃吳王力足以討評而不爲首亂時足以取堅而還其舊兵威足以困丕而開以生路尤人所難者至于八十之齡取西燕如拾芥挫魏兵如發蒙真太原所謂命世之才也後來亡國之主猶自翹然身在鼎俎神色不變蓋先世大有功德故子孫驟而復奮不若諸胡之一敗塗地予于和龍之君獨有取爾者以此太尉裕平燕之日欲坑廣固得韓範諫而止嗚乎燕何罪哉前燕開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五胡傳

基取之劉石後燕恢復奪之苻秦燕何罪哉而戮之若斯之慘也太尉此舉不惟遠愧三代弔伐之師且近有忤于玄恭景略矣惜哉

鮮卑段氏附

初晉武帝太康十年以慕容廆爲鮮卑都督鮮卑諸國惟段氏最強廆娶段國女生子統及仁昭惠帝時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女妻段務勿塵及宇文部且表封勿塵爲遼西公務勿塵之子疾陸眷并匹碑文驚姪末俱勇悍後背浚附石勒勒襲王浚諸段不救竟陷幽州殺浚即以浚尚

書劉翰行幽州事翰雅不欲從勒勒還遂歸匹磾匹磾進據薊城時樂陵太守邵續降勒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子義在勒所續不顧而從之勒圍續匹磾來救勒引去并州刺史劉琨志圖興復與匹磾相血同盟翼戴晉室會疾陸眷死匹磾與未杯相圖琨世子羣爲未杯所得以羣書召琨同襲匹磾爲匹磾邏騎所獲初亦無殺琨意得諸者言而縊之自是夷晉多不附匹磾矣石勒石虎急攻之與弟文爲并爲所執虎先與爲兄弟欲全之匹磾著朝服執晉節與文爲邵續俱不屈而死未杯盡有其衆數年卒子牙

玄羽外編卷二

十一 五胡雜事

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毋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泣龔城中人相食面縛出降恪悉取齊地段氏亡

玄羽逸史曰遼東西有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其初段氏甚強慕容得其婚以爲幸故號之母垂之先後夫人德之妃皆段氏也以強見忌卒翦其宗入中之雄類不相容自古而然無足怪者匹磾文爲皆有賢行劉越石之死非得已也君子可以原其心著朝服持晉節不屈而被殺則志潔而行芳矣

玄羽外編卷二

十二 五胡雜事

段龔不讓燕主僞而以書數其稱帝有匹磾之風雖亡國破家固無愧于天下後世也晉氏諸胡吾于段國多取之意在此哉

晉五胡指掌卷二

終

氏苻氏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阿思訂

苻氏氏也西南夷種居略陽先姓蒲以其家池中蒲長五丈五節如竹遠近咸稱蒲家因以氏焉有洪者以識得名驍勇多權略漢主淵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成帝咸和四年趙石虎取秦隴盡徙其大族于襄國洪與姚弋仲同降虎以爲監大夷軍事又進龍驤將軍居枋頭趙主信讒惡尚書朱玄羽外編卷三

軌會久雨中黃門諸軌道路不修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不止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泥濘而况人乎願罷死囹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諸役而竟殺軌虎死石閔言于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遂罷洪洪怒歸枋頭遣使降晉穆帝元和六年自稱三秦王以識文有草付者王而其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氏以雷弱兒梁榜魚遵段陵爲將相獲趙將麻秋以爲軍師將軍既而爲秋所鴆世子健收秋斬之遣

使來請命時長安爲杜洪所據健遣角導爲前鋒弟雄等帥兵長驅而進洪走司竹于是秦雍夷夏皆赴之遂自稱秦天王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俊異凡趙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永和七年稱皇帝十年二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秦自統步騎四萬發江陵命司馬勳出子午谷捷遣太子長帥眾五萬拒溫于田秦兵大敗溫進至灊上三輔郡縣皆來降爭持平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涕者曰不圖今日復觀官軍初北海王猛少好學儻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至是披褐來

謁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公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溫竟以戰不利且糧運不繼乃還猛辭不就健弟雄謙恭之愛遵奉法度甚有時望永和十年卒健痛惜之雄子堅背有艸付名應識文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纂樓疆汪梁平老皆與之善嗣東海王十一年以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等輔太子生健

卒初太子長拒溫中流矢死弟生幼無一目性粗暴其祖洪嘗戲之曰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家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且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之有星字大角榮感入東井生殺皇后及太傅毛貴尚書令梁榜僕射果安以應天變十二月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于是諸氏離心次年殺司空王隋亦云各天變時長安大風伐屋拔木疆太后以憂卒太白入東

玄羽外編卷三

三 五胡亂華

井有司奏當有暴兵起京師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足怪乎升平元年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主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單隻之類犯者必死常刺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爲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一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翼等密詔宜早爲之計勿使他姓得之堅問呂婆樓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見猛如舊識自謂玄德之遇孔明會告天變者衆生對侍婢言

阿法兄弟亦何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堅夜以兵入斬生堅以讓法法不可堅乃去帝號稱天王誅其倖三十餘人大赦改元立子宏爲太子法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不爲長樂公李威爲僕射呂婆樓爲司隸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黃門侍郎與猛共掌機密融好學明敏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騎射冠絕不亦有文武才幹威在生時營護堅且薦王猛可任國事堅比之鮑叔牙十一月賜東海王法死而封其子陽與敷以王猛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

玄羽外編卷三

四 五胡亂華

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堅討冀州牧張平平養子蛙多力蹄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令鄧羌生擒之以爲虎賁中郎將置左右與羌俱號萬人敵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后妃去羅綺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早不爲災特進樊世疾王猛堅斬之羣臣惕息遂以猛領京兆尹疆太后弟德酺酒豪橫患苦京邑猛下車卽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朝廷震栗奸滑屏氣路不拾遺堅曰吾乃今知天下之法也又以兼司隸校尉時年三十六一歲五遷權傾內外有毀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匈奴鮮卑

沒奔干等皆降秦王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論議月一至焉帝奔太和三年大司馬溫伐燕至枋頭燕人求救于秦許割虎牢以西羣臣皆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救今溫伐燕我何救乎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渾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救而取之不亦善乎遂救燕溫敗歸而燕人割地不至秦乃謀燕然憚吳王垂威名不敢發會垂被讒與其子令寶隆農及太原王之子楷奔秦堅大喜郊迎以爲冠軍將軍又愛令楷之才皆厚遇之王猛勸除垂父子

卷三

五 五胡傳

不從四年堅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初慕容令爲王猛署鄉導在行間而猛臨行私詣垂飲酒從容言曰遠別將軍何以贈我使覩物思人垂解佩刀猛至洛陽略垂所親許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亦難終信聞東朝悔悟吾將東還汝可速發令遲疑終日竟釋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走爲追騎所獲堅待之如初且慰之曰卿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各遂所志汝何懼爲太和五年王猛克壺關大傳評將三十萬眾不敢

進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九月攻晉陽張蚝引壯士數百潛入城大呼斬關秦兵入鄧羌郡將徐成違令猛將斬之羌爲之請弗許羌怒嚴鼓欲以攻猛猛救之羌詣猛謝猛曰吾試將軍耳郡將尚爾況國家乎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金競進猛擊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克此勅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

卷三

六 五胡傳

處羌不悅寢帳中兵交不出猛馳許之羌乃大飲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燕兵大靡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又降十萬衆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圖之號令嚴明秋毫無犯秦王堅亦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燕主暉奔龍城堅入鄴郭慶追及于高陽執以詣堅封新魏侯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鎮鄴猛遣使循行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除之燕人大悅涼州張天錫亦來稱藩東夷西

域朝貢者六十餘國加王猛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猛剛明清肅善惡著曰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官必當
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堅救子宏及不尋曰汝事王
公如事我也初滅燕時申胤黃泓皆言福德在燕燕
當復興及孝武寧康元年慧出箕尾長十餘丈經太
微掃東井歷夏至冬猶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曰東井
秦分也尾箕燕分也今慧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
後燕當滅秦二十年後代當滅燕今鮮卑布列朝廷
臣竊憂之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悲哉無復遺捕之不見堅皆不以爲意宦官趙

玄羽外編卷三

七 五胡傳

整博物洽聞善爲諷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
同輩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舊室惟見浮雲
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簾寧康四年丞相猛
卒臨終勸勿圖晉請漸除鮮卑西羌太元五年堅遷
諸氏于外郡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歌
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
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當誰堅笑而不納
七年遣將軍呂光擊西域十月寶龜臣于太極殿謀
伐晉權翼曰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相睦未可
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且彼有長江之險堅曰天道

難知計吾士卒九十七萬投鞭于江可斷其流長江
安足恃乎且吾已內斷于心耳陽平公曰伐晉有三
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隙二也我數戰兵疲三也
又鮮卑諸羌皆在京畿恐變生肘腋昔王景略一時
英傑陛下不記臨終之言乎言且泣下亦不聽太子
宏及幼子誥所羊張夫人皆諫堅曰天下大事非婦
人孺子所知堅素性重沙門道安安諫亦不聽獨慕容
垂姚萇勸行遂決意大舉預以晉帝爲尚書左僕
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先爲起第以張蚝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姚萇爲龍驤將軍

玄羽外編卷三

八 五胡傳

督梁益諸軍謂之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此官未嘗授
人卿其勉之寶衝曰天子無戲言堅嘿然太元八年
七月發長安堅自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
月至項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陽平等前鋒三十萬
至潁口詔以謝安石越劉牢之督衆八萬拒之慕容
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
此行也十一月陽平公克壽陽梁成等屯洛澗堅留
大軍後進帥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說石等降
序私言于玄曰秦衆至誠難與敵今乘其未至速擊
之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梁成

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軍而斬成分
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於
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陳
嚴整又望八公草木皆以爲晉兵始有懼色秦兵
逼淝水玄遣謂之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
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得渡以決勝
負不亦善乎堅欲使半渡以鐵騎蹙之遂麾兵使却
朱序自陳後呼秦兵敗矣遂退不能止陽平公策馬
相枕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晝夜不息聞風聲鶴
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死者什之七八堅中流矢單騎
走以千餘騎赴垂軍是役也乞伏國仁叛據隴右丁
零翟斌叛攻洛陽慕容垂收兵與丁零合紹慕容
楷鳳等兵俱起應垂斬秦將毛當又斬石越據關東
自稱燕王圍長樂公丕于鄴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
冲起兵平陽姚萇起兵北地泓進逼長安慕容麟拔
常山中山冲據阿房稱帝晉謝玄取河南冲攻長安
秦王堅奔五將山冲入長安姚萇執堅以歸弒之太
子宏中山公詵張夫人皆死呂光歸自西域據涼州
長樂公丕稱帝竟爲馮該所弒秦付氏亡抱罕諸氏

玄羽外編卷三

九 五胡傳

立秦疏屬苻登爲南安王夷夏歸之者數萬戶乃破
姚萇聞丕卒登哀稱帝于南安立世祖神主于軍中
所爲必啓而後行與姚萇相持數年敗奔平涼亦竟
爲姚興所殺

玄羽逸史曰蒲洪以瑞得姓以識得名復以識改
姓而健遂以識立子三羊五眼幾亡其國東海大
魚禍及遵族幸背列州付天啓龍驤九州之地遂
有其八海嶠獻琛越裳重譯黎庶樂業髦俊登庸
禮備樂和辟雍弘化開闢以來胡運之盛未有若
斯者也是何成功之速哉有王景略爲之輔耳景
略之才不下管葛而堅舉國聽之問者必死雖名
君臣實肝膽肺腑故景略得以盡其材而堅亦勤
政愛民仁恕恭儉貞略死而堅漸驕伐晉之舉急
于混一說者咸謂鮮卑西羌未之早除不知景略
若在萇等凡上之肉何能爲哉故景略之存亡則
苻氏之興衰也豈獨東井人意譴告魚羊食人神
語諄諄若有所以仁愛之者蓋堅生平未有過舉
皇穹或不欲遽垂之乎然五將出奔自取夷滅以
識興而亦以識亡有求之而莫得其故者至其先
蒲長五丈五節如竹世豈有五丈之蒲彼五節者

玄羽外編卷三

十 五胡傳

儻非洪健生堅丕五傳而遂亡哉吁亦神矣

晉五胡指掌卷三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五胡指掌

晉五胡指掌卷四

玄羽外編二十六

眉州張大猷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索虜拓跋氏

拓跋氏鮮卑別種名索頭惠帝元康間分爲三部一居上谷一居代郡一居定襄居代郡者猗廬并州刺史劉琨表封代公徙樓煩馬邑等地最強盛盡并諸部懷帝永嘉二年將兵二十萬擊劉曜曜中七創伏尸數百里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劉琨步入營門拜謝代公乃稱王常欲立少子比延爲長

玄羽外編卷四

晉書

子六修所弑子普根滅六修自立尋卒子鬱律立鬱律西取烏孫東兼勿吉雄于北方爲賀偁所弑鬱律子什翼犍在襁褓其母王氏匿袴中祝曰天苟存兒則勿啼兒果不啼得免賀偁卒紇羅立尋出奔鬱律之子翳槐立翳槐卒弟什翼犍質于趙國人欲立其弟孤孤自詣鄴迎犍而願以身代質趙王虎義之并遣歸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猗廬之政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政事清簡百姓安之世子寔卒寔妻賀野干之女也有遺腹子犍名之曰涉珪奔南部劉庫仁庫仁子顯欲殺之珪奔賀蘭部依其舅

賀訥訥弟染干忌其得衆心發兵圍之珪母謂之曰汝欲于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慚而去太元元年諸部大人共請于賀訥以歸卽代王位時健久卒代國無主故也珪改國號魏以長孫嵩叔孫普洛張袞許謙長孫道生等分掌國事初臣于燕後見燕主垂老太子闇弱遂與燕絕大破柔然徙其部衆于雲中又破劉衛辰辰走死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晉太和二十年燕伐魏珪進軍臨河與燕太子寶相拒時垂已有疾珪使人邀其使者盡執之寶等不聞起居珪使所執使臨河告曰若父已死胡

卷四

五胡雜傳

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驚擾珪已使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其南路十月燕人燒船夜遁時河水未合故寶不設斥候忽暴風水結珪得濟河急追至參合陂有黑氣如隄覆燕軍沙門支曇猛曰魏軍將至之兆司徒德請爲備乃遣趙王麟帥騎備非常麟亦不以爲意旦日忽見魏軍登山下臨燕營寶等大駭珪縱擊之略陽公遵還兵擊其前共擒殺五六萬人寶等單騎免垂力疾自將襲魏克平城過參合陂見積尸如山軍士哭震山谷大慚忿嘔血由是發疾至上谷辛秋八月魏主擊燕步騎四十萬南出馬邑別遣將

襲幽州九月取并州初建行臺置刺史太守尚書卽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按常山獲崔宏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獲屈遵命掌文詔安帝隆安元年三月魏主圍中山寶出奔魏主進攻是日往亡太史鼂崇以爲言魏主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克中山置行臺得王承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寵任之又置行臺于鄴遷都平城遣使循行郡國正封域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省郎王福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以尚書崔宏爲總裁尊遠祖皆爲皇帝

卷四

五胡雜傳

自謂軒轅之後以士德王分尚書爲三十六曹外署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分主之而以崔宏通署三十六曹事珪問博士李先曰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大索遺書送平城晉安帝義熙五年爲子清河王紹所弑紹母賀太后之妹也有殊色魏主欲納之太后曰過美必有不善竟納之而生紹兇狠無賴時魏主餌方士丹火發左右莫保朝夕賀氏失寵子紹遂行大逆太子嗣誅紹卽位珪雄勇嚴明威行絕域好賢納諫稽古右文但殘忍多殺故及于禍謚宣武廟號太祖嗣以長孫嵩安同奚斤崔宏等

八人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常有事于東廟外夷助祭者數百國宋高祖武皇帝劉裕受晉禪改元永初實魏元明帝嗣之太常五年史家分爲南北朝各紀元矣北朝魏太常七年元明帝餌寒食散藥發又災異屢見崔浩請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遂立子璽爲太子使坐正殿以長孫嵩安同奚斤爲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太常八年元明帝殂廟號太宗太子璽卽位以羅結爲侍中總三十六曹事時結已一百七歲精爽

玄羽外編卷四

四 五胡雜傳

不衰性忠慤使兼長秋卿典後宮年一百一十乃聽歸政有大事遣騎訪之又十年乃卒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貌纖妍潔白如美婦人獨不喜佛法頗修養性之術薦嵩山道士寇謙之于魏主神䴥元年魏伐夏取長安執其主赫連昌以歸赫連定走平涼赫連帝又追滅之二年代柔然羣臣多不欲喊太史張淵等言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崔浩曰月食宜修刑且月行掩昴法曰天子當大破旋頭之國柔然高車正旋頭也公卿又慮南人伺隙浩力辨南寇必不敢動

柔然可一舉而滅往復百言魏主大悅寇謙之私問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顧慮不能深入使不全舉耳秋七月魏主至漠南舍輜重帥輕騎襲擊之紇升不設備遂西走部落四散命分車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其衆高車諸部前後二十餘萬落皆降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無算循弱水至琢邪山而還後聞柔然駭散無復統理以追兵不至乃西遁若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始思浩言以浩爲撫軍大將軍常幸其家問以災異倉卒進蔬食必爲之立嘗每指示高車渠師曰此人尙繼

玄羽外編卷四

五 五胡雜傳

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胸中所懷乃過千甲兵朕前後有功皆此人教也四年立子晃爲太子太延五年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教貴游子弟敎嚴而善誘成立者衆又命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敎授七百餘子弟之事之如嚴君由是儒風大振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緯參典著作初魏主過長安佛寺沙門飲從官酒魏主命搜之大獲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勸盡誅境內沙門焚燬佛像塔廟無復子遺浩自恃才略專制朝權高允曰崔君其不免乎魏主始命浩撰國史時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闕湛郊

標依謫于浩請以所獲國記刻石以彰直筆允曰湛
標所營分寸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難類矣
浩竟從湛等立石衢路所書先世事其詳北人無不
念悲因共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收浩等于獄時
太子受經高允爲之營救密令允異詞帝親鞫允允
曰浩特總裁至于著述臣多主浩帝讓太子太子曰
天威嚴重高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再鞫允又曰臣
不敢虛毀下哀臣欲苟其生耳帝曰直哉此人情所
難而允能之臨死不異詞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特
赦之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伸明皆有條理帝命

玄羽外編卷四

六 五期雜錄

允爲詔誅浩允不爲帝催切允堅言罪不至死帝怒
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泣拜乃解帝曰微斯人更有
數千口死矣于是止誅浩等百二十人夷五族他日
太子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帝怒不測念之
使人心悸允曰史爲將來勸戒使人主有所畏至于
書國家誤失乃爲史之大體臣實與浩共爲之死生
榮辱義當一體蒙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所願
也太子動容稱讚允謂人曰昔翟黑子受賊事發吾
勸之實書黑子竟以欺罔而誅我不奉東宮指導恐
負翟黑子故也後魏主亦悔誅浩宣城公李孝伯謀

議寵眷亞于浩孝伯死魏主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
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真君十一年宋文
帝用徐湛之王玄謨策伐魏國滑臺魏主自將救之
十一月至魯郡以太平祠孔子卜泰始皇嶧山碑十
二月引兵南下破兗豫青冀等六州殺掠甚慘所過
赤地無餘秦琪巢于林木後及宋平時中常侍宗愛
用事諸太子晃以憂卒晃子濟生四年矣魏主愛之
常置左右而追悼景穆太子特甚宗愛懼誅與安元
年二月弑帝立南安王余自爲宰相十月又弑余尚
書源賀陸麗迎濟于苑中大呼曰宗愛弑君皇孫已

玄羽外編卷四

七 五期雜錄

登大位矣衆呼萬歲遂執愛具五刑夷三族謚帝太
武廟號世祖世祖二年立子弘爲太子高允奸直諫
事有不便屏人極論魏主曰高允真忠臣朕有過未
嘗不面言朕聞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與游
雅等同徵雅等爲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至是
超拜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諸子樵採自給陸麗
言之魏主親至其家惟草屋數間廚中鹽菜而已魏
主歎息賜以乘帛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
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
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

不諱耳崔司徒每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但乏
矯矯風節余亦謂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
栗始不能言高子敷陳事理詞義清辨人主爲之動
容此非所謂矯矯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
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乎夫人固不
易知此乃管仲所以致勸于鮑叔也帝承世祖威嚴
之後懷輻中外民心復安以和平五年姐諡文成廟
號高宗太子弘卽位年十二丞相乙渾謀反伏誅馮
太后稱制引高允等參決大政允建議各郡立學置
博士生員皇興元年魏主親政勤干爲治賞罰嚴明

卷四

五胡雜傳

拔清節黜貪污于是郡守始有以廉潔著名者三年
立子宏爲太子延興元年遂傳位于宏自稱太上皇
時宏生五年而顯祖好黃老浮屠有遺世之志始欲
禪位叔父子推羣臣不可乃傳位于太子太子雖幼有
至性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不自勝魏主問其故
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皇上皇乃建鹿野浮屠于苑中
與禪僧居之時馮太后恣淫爲人發其陰事乃密鴆
弑上皇復稱制自以失行常夷滅大臣高允以老告
歸尋以安車徵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太
和十一年卒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

有譴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
人恂恂不倦篤親念故傾家賑施卒年九十八贈司
空諡曰文始頒祿于百官詔均田改中書學爲國子
學十四年馮太后姐魏主行三年喪羣臣諫皆不從
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養老于明堂二十年改姓
元氏初定族姓范陽盧清河崔榮陽鄭太原王趙郡
李爲首咸納其女充後宮初納者皆爲妾勝代北則
穆陸賀劉樓王嵇尉八姓數著當代位極人臣一同
五姓立子恪爲太子后馮氏以淫廢處後宮太和二
十三年自行禦齊還至穀塘原疾甚謂司徒勰曰吾

卷四

五胡雜傳

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寄唯在子
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况汝親賢可
不勉之勰泣辭魏主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清規懋
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
又謂勰曰後宮久垂陰德吾死可賜自盡葬以后禮
遂姐高祖性至孝獨行三年喪待諸弟始終無間愛
民好士制禮定樂卓有太平之風彭城王勰力辭相
位魏主彊留之常悽然歎息然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海王詳密諮勰大得人情乃詔勰以王歸第而魏
主左右佞臣茹皓趙修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矣

永平元年魏王因夜宴鵠殺彭城王廙高肇諫之也
行路士女皆為流涕二年子詡生魏故事子為太子
母賜死胡充華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誓曰
若幸而生子身死不恨果生詡延昌元年立為太子
自是子立不復殺母四年高宗詔立高肇伏誅尊
胡充華為太后稱制后以其妹尚書元又妻為女侍
中后聰悟能文章政事皆手筆自決時征西將軍張
彝之子仲瑀上疏裁抑武人羽林虎賁士聚尚書省
下詬罵索仲瑀等以瓦石擊省門又至彝第曳彝捶
辱焚其第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高歡時

卷四

五胡傳

在京師見之還河朔傾貲結客曰魏政亂矣財物可
常守乎胡后嘗逼清河王懷使懾專政元又與宦
官劉騰等謀誅懾幽胡后于宮隔絕進奉劉騰死禁
防稍疏詔解元又兵柄太后復臨朝發劉騰棺散其
骨賜入死以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皆得幸
于后者也時嬖倖用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太后自
以所為不謹母子之間嫌疑日深而秀容川酋長
朱榮兵最強官至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劉貴段榮
尉景蔡儁高歡慕容紹宗皆從之歡遂勸榮舉兵清
朝魏主亦密召之太后乃鸞弑孝明帝立臨洮王世

子釗生四年矣榮與并州元天穆立彭城武宣王之
子子攸擁鐵騎十萬長驅至洛徐紇鄭儼亡走太后
落髮出家榮執后并幼主沈于河陰引丞相高陽王
雍而下二千餘人皆戮之欲謀篡位不覺形神恍惚
乃稱天柱大將軍歲庚戌與元天穆皆伏誅朱世
隆朱兆聞榮死以六鎮反立長廣王曄而弑子攸
于晉陽是為孝莊帝是年復廢曄立廣陵王恭殺司
空楊津太保椿夷其族高歡立元朗自為丞相討
朱氏滅之廢其主恭又廢朗而立平陽王修遂弑故
主曄及朗恭三帝歲甲寅適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

卷四

五胡傳

年也魏主修為高歡所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立清
河世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靜帝西魏主修復與宇文
泰有隙泰鸞弑之是為孝武帝而立南陽王寶炬寶
炬卒諡孝文帝子欽立欽廢弟廓立是為孝恭帝以
丙子歲禪于周公宇文覺稱西魏者二十二年而亡
孝靜帝以庚午歲禪于齊王高洋稱東魏者十七年
而亡自代王猗廬建國于晉元康初凡百年而珽入
中原稱大魏皇帝自魏太祖珽至孝莊帝凡九主百
四十年而魏分東西分東西者又幾二十年餘而拓
跋氏始亡

玄羽逸史曰拓跋氏以代北索頭小醜據最爾之地魏晉之初寥寥部落僅如鼠穴中耳乃衛廬一奮值晉室陵遲劉越石表授代公遂有精銳二十餘萬方曜虜盛時而大破其兵使曜中七創幾至擒獲戶橫伊洛之野血赭壽陽之山可不謂雄乎動王之功此爲第一所以開二百餘年之基也什翼犍稱中餘喘能修衛廬之業代用以強時東渡奄奄而健雄代北無乃牛代馬之讖乎太祖珪竄伏流離瀕死不死是天之所與也者殄滅大燕盡有中原規模措置何遜于兩漢哉太宗守文足

玄羽外編卷四

十一 五胡雜傳

爲今主而太武雄才大略威服四夷高宗承之以寬顯祖鎮之以靜至於高祖則彬彬乎有太平之風矣夫子立母死此雖胡法而亦弗陵句弋之故智也胡充華何物女子乃獨不畏死而求生男男立而竟不死豈非天乎魏之社稷卒靡于斯人手矣惜哉魏自衛廬來俱殘忍好殺凡十六七傳而其主遇弑者十二沈河者一介朱入洛戮元宗過半東西既分之後在齊者盡滅于文宣在周者卒殄于天元蓋天道好還不喪已

晉五胡指掌卷四

終

晉五胡指掌卷五

玄羽外編二十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羌姚氏

姚氏羌也居南安赤亭懷帝永嘉六年姚弋仲東徙榆眉戎夏種有隨之者數萬戶遂降于趙主曜封平襄公成帝咸和三年後趙中山公虎滅其主之族而代之時弋仲與蒲洪俱降後趙爲六夷左都督奮武將軍虎自立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太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

玄羽外編卷五

十一 五胡雜傳

耶虎雖不平然察其誠直亦不之罪永和元年以爲冠軍大將軍趙謫戍梁犢反所向奔潰長驅至長安衆已十萬趙將盡銳攻之大敗虎懼命弋仲與蒲洪等討之弋仲將精兵八千至鄴求見虎責讓之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擊斬犢封平西郡公虎死養子冉閔滅石氏國號魏石祗稱帝于襄國閔攻之急求救于燕並弋仲弋仲遣子襄救之誠襄曰冉閔棄仁背義若不梟擒必不復見我也爾才十倍于閔慎毋縱之襄與燕大破冉閔斬獲十餘萬閔單騎走還鄴弋仲怒其不擒閔狀襄一百趙將劉顯祗弋仲曰我

受石氏厚遇當爲復仇石氏無種矣我何歸遂遣使來降詔以爲車騎大將軍子襄爲平北將軍時穆帝太和八年也二月弋仲卒詔襄屯誰城襄單騎見謝尚于壽春尚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名重江東時殷浩北伐襄以燕秦方彊未可輒動乃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忌之遣客行刺客反以情告襄浩又陰令將軍魏懷襲之襄斬懷并其衆而遣參軍權翼使于浩浩曰身與平北共爲王臣平北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賢明故也今將軍信

玄羽外編卷五

五胡亂華

溫溫問襄之爲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勇過之升平六年襄欲圖關中進屯杏城秦民歸之者數萬遂據黃洛秦遺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等禦之羌曰襄恃勇可激而擒也遂以三千騎壓其壘門襄怒出戰羌佯敗襄追至三原羌回騎擊之斬襄弟長降秦丞相王猛臨終時勸秦王曰鮮卑西羌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不能用太元七年秦主堅謀伐晉權翼石越陽平公融皆以爲不可不聽融又泣言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又不聽八月大舉伐晉朝臣皆以爲不可獨姚萇與冠軍垂力勸之行遂以萇爲龍驤將軍督衆益諸軍謂之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實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兆也堅默然秦果大敗于淮南慕容泓兵起堅遣鉅鹿公叡討之以實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泓聞秦兵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粗猛輕敵欲馳兵邀之萇曰鮮卑思歸故起而爲亂宜鳴鼓攝之將奔潰不暇急則必致死于我矣叡不從反爲所殺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走渭北馬苑于是天水

玄羽外編卷五

五胡亂華

玄羽外編卷五

四 五朝書

升緯尹詳南安麗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擁長爲主自稱秦王旬日得衆十萬堅自將擊之長屢敗軍中無井堅命塞安公谷長兵多渴死會天大雨長宮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堅曰天亦佑賊乎太元十年秦王堅奔五將山長圍之執堅以歸幽之別室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長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堅問緯在朕朝何官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儲而朕不知宜其亡也堅數罵長求死長遣人縊之太子弘中山公詵張夫人皆死十一年長稱皇帝時苻丕聞變卽位

玄羽外編卷五

五 五朝書

進逼安定長小膠自出禦之登駭而還長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營已空矣不知所向登驚曰彼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吾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太元十八年長卒太子興秘不發喪帥兵擊登殺之卽位興動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秦國亦治又以龜茲沙門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羅什翻譯經論大營塔寺由是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興寵廣平公弼弼結納朝士收采名譽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時榮感不見八十餘日魏主召名儒議榮感所詰崔浩曰春秋記神降于辛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榮感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榮感其入秦乎後果出東井姚弼姚暉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次年爲晉義熙十二年太尉裕篡廢伐秦八月發建康十日檀道濟克洛陽王鎮惡大破姚紹沈田子入武關太尉裕率諸軍入長安秦主泓出降姚氏亡

秦地僭國赫連乞伏二氏附

初匈奴劉淵族子劉衛辰擁衆渡北魏王珪擊殺之少子勃勃奔薛干部薛干送干沒突干沒突干以女

妻之乃臣于姚氏勃勃魁岬美風儀性辨慧與一見而奇之與論大事龍遇喻于勳舊與弟豈曰勃勃不可近也與不聽果叛據朔方自以大禹之後稱大夏天王改姓赫連氏擊破薛干等部其臣請定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姚興亦一時之雄末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使彼疲于奔命待興死我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外諸城得秦參軍王賈德問以滅秦之策賈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強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爲軍師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

卷五

六十一 五胡雜事

築城于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萬方名統萬城阿利殘忍有巧思蒸土築城雖入一寸築者皆死造兵器衣甲亦然造成必有死者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若令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裕果遣勃勃遣兵向長安裕子義真歸建康勃勃稱皇帝性驕虐視民如草芥羣臣廷視者斃其目笑者抉其膚諫者截其舌而後斬之常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墨當置我何地耶

遂殺祖思元嘉二年子昌立魏人取統萬昌走上邽魏人盡獲其王公卿將婦女以萬數馬牛羊千萬頭匹珍寶無算追擊昌于上邽執之以歸赫連定稱帝于平陽復取長安吐谷渾襲定執之以獻于魏主夏赫連氏亡

鮮卑乞伏氏居隴西勇士川有國仁者事苻秦爲前將軍堅敗于淮南乞伏部叛命國仁討之國仁更與之合衆至十萬據隴右自稱單于置將相號西秦太元十三年辛弟乾歸立乾歸爲姚興所破奔亡利鹿孤復降于秦秦使之鎮苑川惡其寢強難制以爲主

卷五

七十一 五胡雜事

客尚書以世子熾磐監其部衆五年逃歸苑川以熾磐鎮枹罕復稱王加焦遺太子太師使參軍國大謀謂其子曰焦生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我義熙八年爲乞伏公府所弑熾磐討公府而自立十年襲南涼執殺秃髮傉檀并殺其子虎臺常謂羣臣曰宋雖奄有江南夏雖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吾將舉國而事之遂遣使入魏賈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元嘉五年熾磐卒子慕末立元嘉七年夏滅之西秦乞伏氏亡

玄羽逸史曰嶠固四塞自周秦以來世爲帝王所

都督民不競淪于左衽者百五十年苻氏之後又
爲姚萇所有太尉裕以蓋世之才入秦如風掃殘
葉若能鎮以數年緩輯遺民收其豪雋而用之關
中自安關中安然後據江淮之資引梁益之粟下
而秦之甲東向以制天下而魏人亦且歛衽況勃
勃等輩乎乃以河山百二之地付之乳臭子而又
令其將帥相圖縱勃勃不來關中亦不能守崔浩
之徒蓋料之審矣姚氏三世最英特者襲而僅死
此不可以成敗論弋仲誠直有古人之風與能守
文又有器略長則狙詐之雄也基淺本撥何以元

玄羽外編

卷五

八

五胡傳

宗乃勃勃豺狼暴獍幸免其身雷霆且破其棺蓋
神人共滅之哉乞伏之強本不足齒于二氏顧所
據亦關中地爲附之云

五京附

前涼張軌烏氏人仕晉爲散騎常侍以時方多難陰
有保據河西之志乃求刺史涼州用宋配汜援爲謀
主威著西陲懷帝被執遣宋配帥步二萬趨長安表
請速發大軍以清中原進太尉涼州牧西平公愍帝
建興二年卒子寔嗣復遣兵入援京師聞愍帝凶問
今牙門蔡忠奉表建康勸進太興三年寔爲妖人劉

弘等所殺寔弟茂計弘誅其黨與左司馬陰元等以
寔子駿尚幼立茂茂以駿爲世子大寧元年趙主曜
帥戎卒二十八萬擊涼州茂出拒之以衆寡不敵稱
藩于趙趙封茂爲涼王乃大城姑臧二年卒世子駿
嗣茂臨終謂駿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
微不可悖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
日當以白紵入棺駿立以重華爲世子駿勤修庶政
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君西域
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遂上疏請北伐永和元年自
稱涼王是年卒子重華嗣趙將麻秋等伐凉重華悉
境內兵使裴矩禦之張琬曰用將不必推宿舊惟其
才耳主簿謝文文武兼資可用也乃遣文以五千人
出有二梟鳴于牙中文曰六博得梟者勝遂進大破
趙帥秋又帥衆八萬來攻圍數重重華遣謝文帥
步騎三萬進軍臨河文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
望見怒曰文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
驤三千人馳赴之文左右大擾文據胡牀處分指揮
趙人疑有伏不敢進遂乘勢奮擊大破之趙人益軍
二萬命孫伏都會秋長驅文又破之趙主虎賁曰吾
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衆困枹罕彼有人未可

九

五胡傳

圖也永和九年重華卒子曜靈嗣庶兄張祚與嬖臣趙長深相結謝文被藩出爲酒泉太守上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祚長等矯遺令以長輔政而不召文祚遂廢曜靈自立殺重華妃裴氏及謝文河州刺史張曜起兵將軍宋混應之祚殺曜靈曜等立其弟玄靚而殺祚曜既殺祚肆爲苛虐宋混因衆怨殺之而自輔玄靚玄靚生八年矣混忠亮質實升平四年卒薦其弟澄輔政張魯殺宋澄欲作亂重華幼弟天錫年十五有才氣討魯誅之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玄靚庶母忌天錫天錫殺庶母及其黨并弑

玄羽外編卷五

十一 五胡雜傳

玄靚而自立遣司馬請建康請命文稱藩于秦既驤得大位遂荒于酒色不親政事又舍其嫡而立嬖妾之子大豫爲世子太元元年秦王堅遣將軍苟長衆熙伐之先使諭天錫降天錫殺其使者母嚴氏諫不聽乃以馬建帥衆二萬爲前鋒掌據以三萬衆軍于洪池建先迎降據弗能支大潰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至姑臧天錫降封歸義侯前凉張氏亡凡九易主

後凉呂光亦臨渭氏也秦王堅平凉州以梁熙爲刺史而晉太元七年呂光已奉堅命帥衆十萬伐西域

大破西域諸國威振窮荒先世所不能臣者皆來歸附入龜茲據其城城中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歸自有福地光乃以駱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驅駿馬萬匹還行至凉州梁熙謀閉境拒之楊翰曰光新破西域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宜守高稭谷口奪其水道彼既窮渴可以坐制此上策也不然伊吾關亦可據度此二阨雖有千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張統曰行唐公洛秦王介弟有勇力若奉爲盟主則光不敢亢亦不聽光初聞翰謀不敢進杜暹曰熙文雅有

玄羽外編卷五

十一 五胡雜傳

餘機鑒不足可急趨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熙方遣兵拒之其將彭濟執熙降于光光殺之入姑臧自領凉州刺史主簿尉祐傾險好讒乃讒殺諸名士京人由是不悅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秦王堅被弑光聞之舉軍請素自稱酒泉公尋稱三河王次年稱凉天王置百官以秃髮烏孤爲河西都統沮渠羅仇爲尚書設業爲建康太守後三人見呂氏政衰皆叛之隆安三年光患疾謂太子紹曰今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以太原公纂統六軍常山公弘管機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禍起蕭牆矣乃以纂

晉五胡擅掌卷六

玄羽外編二十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西涼公髡姓李氏隴西人也好文學有今名初爲效殺今溫毅有惠政北涼段業以爲燉煌太守索嗣言干業曰曷不可使處燉煌業以嗣代曷使帥五百騎之官曷遣宋繇逆擊之嗣敗走曷因表業請誅嗣稱涼公是爲西涼元興元年西涼公聞呂隆敗降于秦義熙十三年卒子歆立以宋繇錄三府事請命于朝詔以歆爲鎮西大將軍歆用刑過當又好治宮室于

玄羽外編卷大

晉五胡擅掌

爲太尉弘領司徒誠二公以輯睦輔導太子乃卒呂超曰纂久典兵弘得衆心二人得兼將相非少主能駕御也不如早除之紹雖好讀書謙恭而文情無斷將聽之猶豫間纂弘已覺乃弑之超奔廣武纂自立弘欲討之纂竟殺弘以妻子賞將士侍中房晷曰弘雖悖逆亦陛下友慈未至今弘妻陛下弟婦弘女陛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乎纂改容謝之遂得撫養于宮中隆安四年超自廣武將兵入涼州試纂而立其兄之子隆超自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纂后楊氏出宮超逼取玉印曰已碎之矣后楊桓之女

玄羽外編卷五

有殊色超將納之謂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其其可再乎遂自殺楊桓奔河西隆超多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說秦姚興請討之秦使姚頌德將兵直趨姑臧大敗涼兵隆嬰城自守于是西涼公髡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奚遷各奉表入貢于秦涼王隆降元興二年秦徵呂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尚爲涼州刺史後凉呂氏亡凡二傳四主

晉五胡擅掌卷五

終

錄爲吏部侍郎掌選事遷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願請一死蒙遜厚撫之娶其女爲子牧捷婦西京李氏亡凡二傳

南京禿髮氏鮮卑別種也初呂光據涼州稱三河王時以禿髮爲孤爲河西都統烏孤雄勇有大志外雖奉光而內實陰侯其隙徙都廉水川以廣武趙振爲左司馬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振好奇略教烏孤據京州光以烏孤爲益州牧烏孤不受自稱西平王趙振勸烏孤盡取嶺外五郡稱武威王隆安三年武威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義興二年卒弟倭檀立以馬

玄羽外編卷六

二 五胡傳

三千匹羊三萬頭獻秦求鎮姑臧姚興許之徵王尚還尚主簿胡威言曰臣州僻遠伏良牧仁政保全至今奈何以臣等賣羊馬乎昔漢武帝傾天下之資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虜非計之得也興悔之使人馳止尚而倭檀已軍五潤逼王尚行矣倭檀入姑臧宴羣臣于宣政堂仰視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孟禕曰昔張文王始構此堂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復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倭檀善之姚興欲取倭檀遣韋宗覲之倭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

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涼州雖收倭檀未可圖也興不聽果爲所敗後倭檀以蒙遜之逼遷樂都而焦朗即以姑臧降于蒙遜義熙十年倭檀欲襲乙弗部孟愷諫曰今年饑饉南逼熾磐北憂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俟時而動倭檀謂太子虎臺曰蒙遜不能卒來熾磐兵少易禦爾守樂都吾不過一月還矣乃大破乙弗等部熾磐聞倭檀出師騎二萬攻樂都比倭檀歸城已陷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歲餘鳩之并其子虎臺南京禿髮氏亡

玄羽外編卷六

三 五胡傳

兄弟相代凡三主

北梁沮渠羅仇者匈奴沮渠王之後也呂光稱天王時置百官以羅仇爲尚書弟麴粥爲三河太守麴粥勸羅仇勒兵取西平羅仇曰吾家世忠孝呂主雖信讒猜忍然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已而光果殺羅仇并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多籌策叔書史以二喪歸葬會者萬餘蒙遜泣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我欲雪二父之耻諸君許我乎衆皆稱萬歲遂起兵據金山從兄沮渠男成亦合衆共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民政衰瓦解在目府君奈何以益世之才欲立

玄羽外編卷六

四 五胡雜事

功于垂亡之國若俯臨鄆州基等願奉以爲主業許之遂推業爲京州牧而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蒙遜爲鎮西將軍稱北涼取晉昌燉煌張掖諸郡蒙遜陰勸男成攻段業男成不忍蒙遜詐令人誣男成謀反段業收之男成曰蒙遜必不利于公不如暴男成罪惡云已誅之而密使男成討蒙遜茂不勝矣業不聽殺男成蒙遜泣謂眾曰吾兄何罪遂將兵攻殺段業而自稱張掖公義熙十三年蒙遜誘李歆出襲而殺之獲其母尹氏禮用其舊臣于是河西皆爲所有西域諸國畏之皆詣蒙遜稱臣奉貢時魏主珪奄有中

玄羽外編卷六

五

五胡雜事

誰猶足終其一世然禮者敬之與敬者身之基也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何時當滅順曰蒙遜之子皆庸才惟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比于其父皆云不及殆天所以資聖明乎魏主悅次年蒙遜卒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立牧犍爲嗣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皆驗朕滅沮渠不遠矣牧犍立之次年有老父投書燉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張慎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華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不然恐七年將有大變魏太武太延五年牧犍通于其嫂而進毒魏公主魏帝大怒謀于左右崔浩等浩力贊討之李順以爲未可浩順詰難于朝卒從浩議魏主使穆壽輔太子監國使將軍嵇敬將精兵二萬屯漠南以備柔然以源賀之祖曾牧河西使賀爲鄉導招慰諸部魏主自將圍姑臧九月城潰牧犍帥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北涼沮渠氏亡自蒙遜稱王凡二傳玄羽逸史曰昔晉室多難張軌欲保據河西而張氏九主俱能翼戴本朝若茂若駿若重華忠孝相傳賢能爲之用故四海鼎沸而河西小康其永世而九也宜哉呂光驕虐一傳而亂李嵩乘時挾詐

役業文儒無斷及身幸矣奚後之垂蒙遜侯焉起
疆好足以感衆力足以摧鄰嘯應三十載神人先
爲之上膺乎何燉煌老父之書與號降于幸者如
出一轍也僂檀雄桀籌略亦長人多感慕而從之
切業未就死于暴虜此如劉虞見戔寸公孫姚襄
受戮于鄧羌要不可以成敗論夫區區河西五涼
分割以五小郡而與中原抗衡劉石苻姚夏虜
視至魏而始定此其故何也蓋其土饒饒則畜牧
落地險險則關河隔俗勁勁則士卒犷悍由是無
事勤耕牧有事便技擊又有忠孝智勇之士起而
玄羽外編卷六

六一 五胡雜事

維持當漢之衰焉超提一旅曹孟德幾爲所摧况
其餘乎嗚乎此涼之所以爲涼也

西蜀附

李特巴州宕渠氏也特弟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
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薦饑略陽天水
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疫特兄
弟賑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
蜀朝廷遣侍御史李苻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
劍閣必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
所能容且令就食巴蜀及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

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材
耶時詔徵益州刺史趙廣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
滕代之厥謀據蜀遂厚遇李特兄弟自稱益州牧置
僚屬易守令李庠勸厥稱尊號厥以爲大逆斬之而
復用特爲督將特攻殺厥縱兵大掠初梁州刺史羅
尚表厥非雄才敗亡可待遂以尚爲益州刺史督廣
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迎獻珍玩辛冉勸尚
因會除之毋滋後患尚不能從仍用爲將時朝廷符
下秦雍召還入蜀流民遣御史馮該督之特兄弟屢
爲流民請緩期兼納賂于馮該羅尚而辛冉則欲殺

七 五胡雜事

玄羽外編卷六
流民取其資與李苻共白尚設關搜索流民遂附李
氏特爲大營于綿竹以處之與流繕甲治兵冉苻合
兵襲其營特發伏大敗之遂稱鎮北大將軍承制封
拜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蜀民大悅殺廣漢太守張微又敗羅尚等兵據成都
外城蜀相聚爲塢者皆送款于特特分流民就食諸
塢尚掩擊斬特子蕩雄與李流復稱益州牧擊破
荊州收兵取成都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常資以軍食
故其衆敗而復振流死雄欲迎長生爲主長生不可
雄乃稱成都王光熙元年稱帝國號成執手板郊迎

長生爲丞相號曰天地大師時年百歲國人奉之如神維后任氏無子有庶子十餘人羣臣請擇而立之維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不幸早世朕常懷念今子班仁孝好學堪荷大任太傅驥諫之不從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咸和元年雄死太子班立李越弑之而立其弟期班有賢行蜀人惜之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小人雄業遂衰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成主期誅殺大臣尤忌李驥之子壽壯常不應聘至是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本晉民節下若能發兵西

玄羽外編

卷六

人

五胡雜傳

取成都稱藩于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禍而已咸康四年壽襲成都期縊而死壽盡殺特雄子孫而自立改國號漢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不仕遺贈亦不受建元元年壽卒太子勢立殺其弟廣并殺諫臣馬當解思明思明當有智略好直諫臨死曰國之亡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自是驕淫不惜國事讒諂并進刑罰苛濫中外離心羣僚始出掘爲梓潼等郡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崩條永和二年桓溫帥師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大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

曾中不必待衆言皆合李勢無道且時險遠不設備若以精兵萬人疾趨可一戰擒也溫拜表即行朝議多以深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之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未必得則不爲但恐得蜀之後專制朝廷耳溫軍至青衣蜀諸將欲設伏以待將軍督堅不從引兵向犍爲表奮勸溫棄釜餽齋三日糧示無還心于是溫直指成都三戰三捷督堅聞之亦潰勢悉衆戰于笮橋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遂大破之長驅燒其城門漢主勢狼狽出降李氏亡凡五主

玄羽外編

卷六

九

五胡雜傳

安帝元興初毛瑛爲益州刺史桓玄反瑛起兵討之攻梁州誅玄自領梁州刺史復兼益州據蜀巴西譙縱有重名爲侯瑱所逼欲以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瑱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興上攻瑛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三州刺史瑛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瑱距瓊於廣漢瓊擊破瓊等進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瑛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

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軍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僉難其入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反隸焉齡石久于白帝縱道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岷連城層樓重

玄羽外編

卷六

十一

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資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必當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自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

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就於越僞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眾口也吾必不免乃盟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終晉之世李氏之後譙氏再亂旋亡

玄羽外編

卷六

十一

玄羽逸史曰李特兄弟雖包藏禍心哉今處置得宜不過雍梁間一大俠飢民流寓何代無之備禦之策發賑之政殊未之聞而顧使特小惠得行蓋已倒持太阿之柄矣朝議紛紛獨云無使入劍閣不知縱入劍閣者誰也既縱之入又驅之出司馬氏之遠略一至是乎當其憑高撫膺歎劉禪之庸材是高隼解其餘籠巨魚金之大壑况有趙廠授以兵柄辛冉激而成亂羅尚首鼠進退李苻馮該

前後納賂是拱手而授之以蜀也賢哉襲壯可謂智士忠孝兩全蜀人不多得也仇耻既雪榮利亦遠壯一出而李氏有亡形矣夫特雄皆不御之才乘機際會憑恃天險且難永世不知謀縱何所能爲而敢效并蛙之鳴奮螳臂之勇以抗衡于中國也嗚乎徒苦生靈耳

晉五胡指掌卷六

卷六

五胡指掌

唐藩鎮指掌卷一

玄羽外編二十九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總論一

按唐景雲元年冬十月初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訥龍門薛仁貴之子也節度之名始此其後郭知運王君奭分任隴右河西而節度始有常除開元十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以王駿領之駿貶以宰相張說兼之而節度始用宰相兼領范太史謂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度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予謂節度乃武人之極致而玄宗以宰相兼領此豈徒亂官制乃他日節鎮求內兼宰相之基乎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嵩辟裴冕牛僊客爲判官張守珪爲刺史嵩本鶻觚小吏以才幹爲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節制無何張守珪牛僊客俱節度使而開元二十四年遂欲加牛僊客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台之納言仙客乃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欲加實封九齡又不可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于尚書上悅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其後牛仙客蕭嵩俱拜平章事而裴

亦竟入爲宰相肅宗實應初安史賊帥張忠志以成德軍降卽以爲節度使代宗廣德元年賊將田承嗣李懷仙薛嵩降亦各以爲節度使於是建節秉鉞者往往盜賊凶人而待中尚書平章僕射卽爲通寇而募得稱之迄于唐亡莫能改矣自唐興以來邊將皆用忠厚名臣如英衛諸公出捍戎虜入相王室皆方叔召虎之倫其蕃將雖才勇如契苾何力阿夫那社爾等猶在偏裨及開元以來重賞仙客寵任忠嗣天子意在開邊李林甫竊窺其志極力贊成且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始用蕃將爲節鎮而哥舒翰高仙芝玄羽外編卷一

總論二

按唐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嗚呼此其亂始乎是時天下聲教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臨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等國治單于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

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龍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十節度外又有五經略府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視開元以前勞費不啻倍矣又府兵侵壞宰相張說不爲經遠之謀而用一切苟且之計召募壯士名曰彍騎其後征伐開邊盡輸西北中國無武備而阿朮山史宰干等橫生戎心肅代而下至于武宣中間非無撥亂之主石畫之臣而諸節鎮各懷幸孽乘機違會旋定而旋亂至傳玄羽外編卷一

總論三

大唐全盛之時冠帶四夷威行數萬里初置總管府後置都護府遂名曰經略節度大使至開元始增而爲十祿山反則寇滿中原隨處有行營制將而節度使無慮數十鎮矣今自開元十鎮外又有鳳翔宣武邠寧鄜坊涇原渭北同華興元興平河中天平彰義滑濮山南東道西道其在河北者除盧龍卽范陽平

盧卽淄青而又有成德魏博澤潞義武徐豪其在江淮者曰荊南淮南鎮海江東江西宣潤其在嶺表者曰嶺南其在劔南者曰東川西川又或一道分爲二道有之一道分爲三道有之隨義立名亦有之開元十鎮則惟安西鎮治在龜茲北庭鎮治在單于都護府河西鎮治在京州隴右鎮治在鄯州安史亂抗捍無人四鎮俱沒于吐蕃宣宗建中初克復河湟羈縻者又二十年而黃巢起及朱溫降克用入而四海鼎沸無暇慮及此矣河北如范陽平盧成德魏博澤潞原爲賊所據又爲賊所獻故叛服不常然猛將勁卒

玄羽外編

卷一

四

藩鎮集

多聚于此所以迄于唐亡而終無戡定之期也朔方河東素號忠義偶有譁謀旋即稱順其後朔方分鎮易名河東爲沙陀果穴固已在唐不可爲之時矣河中彰義乃爲懷光希烈所壞及元濟成擒遂戡而不肆宣武鳳翔近在肘腋又多委之忠賢勳舊與西川財救天牢一體視之終唐之世最得其用此數鎮耳江東南浙東西國家不竭之府稱其選者獨韓滉一人雖更多師亦無有逆亂如光烈此消者兵脆故也乃涇原邠寧諸鎮有李西平馬北平段太尉諸君先後分鎮其忠義素所享結國家屢獲其用及李茂真

王行渝據之遂爲心腹之憂矣朝廷治亂豈不以人哉今將各鎮沿革叛服之由如河北五鎮及朔方河東宣武鳳翔劔南淮西荆南河中并河西隴右邠寧涇原其關係獨大者明著于編題曰指掌若夫隨時因革之鎮及地小兵弱或素忠順無叛亂者不必詳始末云

河北五鎮

盧龍鎮

盧龍鎮治幽州其地則幽莫爲檀平薊凡六州初爲制奚契丹而設薛訥首爲之天寶三年以平盧節度

玄羽外編

卷一

五

藩鎮集

使安祿山兼領亦名范陽代宗廣德元年賊將李懷仙逐史朝義舉州降仍故地以懷僂爲盧龍節度使凡五載是代宗大曆三年也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朱滔共殺之自稱留後成德李寶臣計之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宰相王縉領節度使而使希彩爲留後縉至幽州希彩感兵迎之縉晏然而行希彩等迎謁甚恭縉度終不能制勞軍而還希彩遂驕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朱滔兄弟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此權知聞後遣使言狀詔授節鉞居二年是

玄羽外編卷一

六十一 藩鎮傳

爲大曆九年朱泚入朝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三年上討田悅王武俊拒命約朱滔共救田悅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求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人自安史反從而南者無一人還今遺民痛入骨隨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不敢復有激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其士卒馬燧以聞上以力未能討賜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承州刺史劉怱以書諫之不聽復劫其衆衆對如前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完城

玄羽外編卷一

六十二 藩鎮傳

韋諒授節元和十五年總數見父兄爲祟心嘗恐懼奏乞棄官爲僧行至定州死朝廷見幽州屢叛以宰相張弘靖領節度使初總將去位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爲意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克融輩日詣中書求官君相俱不之省羈旅京師日久至假旬衣食各懷憤怨有詔勒歸本軍驅使先是河北節度皆與士卒均勞佚而弘靖由平章出鎮自宣武河東俱有本譽遂養高自尊旬餘乃一出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一日雍出逢小校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貴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爲留後朱氏凡再亂幽州朝廷不能討卽授以節敬宗寶曆二年本鎮復殺朱克融而立其子鎮將李載義殺之亦授節文宗太和五年又爲牙將楊志誠所逐志誠得節加右僕射轉驕僭居二載而史元忠逐之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御物詔流嶺南殺之授元忠節度使武宗會昌元年牙將陳行泰殺元忠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二年以仲武爲

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卒以其子直方嗣直方喜游獵性忍暴軍中欲爲亂直方舉族逃歸京師衆推牙將周琳請命授節四年八月卒衆推張允伸留後亦授節在鎮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既卒子簡會嗣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爲幽鎮所服帥州兵來奔喪簡會懼奔京師詔授公素節李茂勳逐而代之傳宗乾符元年致仕子可舉嗣廣明元年李可舉討沙陀李克用大破之克用亡走韃靼光啓元年牙將李全忠殺可舉而代之二年八月卒子匡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爲弟匡籌所逐奔鎮州匡

玄羽外編

卷一

八

藩鎮傳

玄羽逸史曰幽州自安祿山至劉仁恭二百四十

歸誅之

餘年凡十七易主其民果習亂哉召公之遺澤斯然矣然朱滔三劫之而不從誅殺數百人而後定則天理何嘗不在人心也由朝廷處分失宜委任乖柄遂至披猖雖嘗以宰相兼領而王繙勞軍卽還張弘靖養高懼患恨不以裴中立案文饒輩爲之也中間獨有張仲武張允伸差能謹于其職餘皆擁兵拒命貢賦不入而朱滔兄弟則叛逆稱天劉總弑父屠兄守光兇狂更甚不數十年石敬瑭割以賂契丹遂使十六州士流華族一旦盡淪左衽則果習亂以召之乎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乎惜哉

玄羽外編

卷一

九

藩鎮傳

成德鎮

成德鎮治恒郡恒趙深易定凡五州安氏以張忠志爲恒陽節度肅宗寶應元年降于辛雲京僕固懷恩欲引爲黨援仍舊地奏爲節度使號成德軍賜姓名李實臣實臣與魏博相衛盧龍盡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人繕甲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平盧諸鎮結爲婚姻互相表裡朝廷專務姑息不能復制代宗大曆十年田承嗣反實臣討之餘鎮按兵不動朝廷嘉其功遣中使馬承愷賞詔勞之實

臣遣以百縑承情詎而擲諸道兵馬使王武俊從旁
激怒之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得不敗在鎮二十
年以德宗建中二年卒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
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
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吾懼死不敢
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王武俊位卑而
有勇獨與孝忠得全及卒惟岳稱留後朝廷不許田
悅與李正已各遣使詣惟岳潛謀拒命判官邵真定
州刺史谷從政皆諫不從而從政語甚切惟岳殺之
時李正已卒子納亦自領留務遂與納同救田悅張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一

藩鎮傳

孝忠遣使奉表請闕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三
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朱滔張孝忠又敗李惟
岳于束鹿邵真勸惟岳奉表請命田悅使人讓之遂
殺邵真王武俊方與孝忠等戰自知爲惟岳所忌引
兵還襲殺之傳首京師改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而
以武俊爲恒冀團練使武俊失望與朱滔反興元元
年赦武俊復其官爵以爲恒冀深趙節度使朱滔攻
貝州甚急李抱真會武俊于南宮說之與武俊約爲
兄弟酌寢其帳中武俊感激仰天指心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朱滔于貝州滔竟走死

十七年武俊卒子士真嗣憲宗元和四年士真卒承
宗自爲留後表獻德棣二州求節鉞詔授之而以德
棣爲保信軍除薛昌朝爲節度使以昌朝王氏婿也
人有譖昌朝與朝廷通故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
之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宦官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
等使發兵致討官軍屢敗又復其官爵仍以德棣二
州與之元和十一年復討承宗十二年蔡州平承宗
大懼納質請吏又復其官爵十五年承宗卒弟承元
不敢稱留後表請於史詔以田弘正爲承德帥移承
元鎮滑州將士不愛命承元出家財散之曰毋使我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一

藩鎮傳

爲李師道也李寂等固執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弘
正遂自魏博徙鎮成德適穆宗長慶元年也都知兵
馬使王廷湊殺之自知留後詔以其子布鎮魏博以
成德將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同討廷湊魏博將史
獻誠殺田布朝廷兩不能討各授以節遣兵部侍郎
韓愈宣慰成德軍是時廷湊圍牛元翼于深州不解
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
義遂至鎮廷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
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廷湊心愈厲
聲曰天子以尚書將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

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移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廷湊曰卽當出之未幾元翼突圍出太和八年廷湊卒子元逵自知

玄羽外編卷一

十三

藩鎮傳

留後九月授節宣宗大中九年卒立其子紹鼎十一年紹鼎卒立其弟紹懿在鎮十年爲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幼授我軍政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爲之勿墜先業言竟而卒景崇嗣至僖宗中和三年卒子鎔生十年矣立爲留後與李克用互相攻擊適盧龍節度使李匡威爲弟所逐奔恒州鎔客之而匡威密以恩施悅其將士因忌日衷甲劫鎔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賴公有今日公欲得軍鎔之願也請歸府讓之庶將士不敢拒匡威以爲然並馬入府甲士出攻匡威殺之

時鎔年十七也後更與克用連和承制進爵趙王梁朱溫遣兵襲鎔晉王存勗自將收之梁兵大敗趙王遂大治宮室事遊嬉多殺夙將養子張文禮弑之晉王存勗討殺文禮改北都後仍爲成德軍

玄羽外編卷一

十三

藩鎮傳

有王氏久者此無異故紹鼎紹懿兄讓其弟弟推其姪元氣或賴之默培乎此鎮誠不可與河北囑強者同日而語已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同思訂

魏博鎮

魏博鎮治魏州魏博德滄瀛凡五州史朝義兵敗其將田承嗣以此五州降亦僕固懷恩奏為節度使與張忠志等同授節代宗廣德二年請為天雄軍從之承嗣聚管內戶口壯者皆藉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嘗為安史父子立祠稱為四聖且求入相上諷令毀玄羽外編卷二

之而加平章事以永樂公主妻其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愈驕慢人曆十年反陷相州又陷洛衛夏四月敕貶承嗣發諸道兵討之初李正己遣使至衛州為承嗣所囚至是禮而遣之藉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湓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而李寶臣憤中使索賂亦逗遛遂無功十一年二月敕田承嗣聽與家屬入朝承嗣竟不入十四年卒以其姪悅為留後上命馬燧等討之德宗建中二年馬燧大敗田悅降博洛二州三年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

悅四年與滔偕李納四鎮俱稱王興元元年又上表謝罪詔復其官爵兵馬使田緒殺之時上在梁州遣使詣行在詔授魏博節度使貞元十一年加同平章事夏四月卒緒乃承嗣之子尚嘉誠公主緒有庶子三人李安幼弱公主子之遂得立憲宗元和七年卒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素規諫季安忌之會病卒立子懷諫朝廷欲討之季諫曰懷諫幼闇軍權必有所歸陛下但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救亦不必遣中使旬日之後田氏不為虜肆必為俘囚矣但在朝廷臨時應機處置無失事玄羽外編卷二

會耳魏鎮果推田興絳勸上撫納速降白麻田興感泣遣知制誥裴度宣慰其軍絳又勸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中歡聲如雷度為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賜興名弘正十四年弘正入朝詔加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于是兄弟子姪皆仕諸朝朱紫盈庭時人榮之十五年成德帥王承宗卒詔以弘正代之徙承宗之弟承元于義成弘正遂為兵馬使王廷湊所殺起復其子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復為魏將史獻誠所殺朝廷竟授節于憲誠文宗太和二

年三月牙將并志紹作亂李聽計之六月後亂殺憲誠推何進滔爲留後以拒命八月授進滔節度使開成五年卒詔以其子重順嗣賜名弘敬懿宗咸通六年卒子全暉嗣十一年將士逐之推韓雄爲留後詔賜名允中與節度使宗乾符元年卒子簡嗣韓簡反寇罪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賜名彥禎授節度使文德元年軍中苦其子從訓之虐逐之而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殺彥禎父子遂領節鎮乾寧三年李克用攻之朱全忠遣將葛從周往救晉師敗光化元年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拔治邢

玄羽外編

卷二

三一

新羅國

磁州是年弘信卒子紹威嗣天祐元年進爵鄴王天佑三年殺其牙兵八千家初田承嗣所置牙兵皆四方驍勇父子相繼親黨膠固史憲臣以來往往被其屠戮紹威密謀于朱全忠遣人潛斷其弓弩弦全忠兵入盡殺之嬰孺無遺後紹威卒子周翰嗣竟爲全忠後領他鎮而以楊師厚代之梁亡其地爲晉所有玄羽逸史曰兵猶火也不戢則當自焚古人不得已而動衆事竣而罷之是以上下相安田承嗣置牙兵八千以自衛其人皆河北壯勇而承嗣豐以給賜勤悍無敵鄰境畏之遂雄視諸道當時戰勝

攻取固已享其利矣然自承嗣至紹威經十二帝中間如史憲誠等赤族者凡幾家大非牙兵之害哉不惟不能戢且拱手而待之焚也此如著蠱者叢百毒于甕中是惟不發發必殺人勢必舉而投之火而後爲快乎胡八千族嬰孺無得脫者吁亦慘矣世有刑人而族八千家者哉朱溫之不仁殆秦漢以來一人也

澤潞鎮

澤潞鎮亦號昭義軍治潞州其地則懷衛河陽初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詎與賊同姓賜姓李氏

玄羽外編

卷二

四

新羅國

方爲鄭陳頴毫節度使而邠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弟也代宗廣德元年僕固懷恩欲反抱真時在其麾下脫身歸京師上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不召自來矣上從之果如所言永太元年以抱真爲澤潞節度使先是祿山將薛嵩以相見洛磁降于懷恩懷恩欲樹黨節奏爲節度使與澤潞接壤俱號上黨地抱真至鎮以澤潞舊兵衝荒亂之餘土瘠民困乃藉民每三千選一壯者免租徭使農隙習射行賞罰一年得二萬人皆精兵遂雄視山東于是昭義兵

爲諸道最後田承嗣反誘薛嵩之將裴志清時嵩已卒弟聳爲節度使遂爲志清所逐而四州皆陷于田承嗣德宗興元二年朱滔攻貝州甚急抱直遣賈林就王武俊武俊猶豫抱直身與會于南宮兩軍尚相疑獨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雲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廷亦惟于勵將士以雪仇耻亦惟于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禍及播遷事大哭武俊亦哭乃約爲兄弟入其帳酌寢久之武俊感立兩軍連營而進大破朱滔于貝州德宗貞元十年抱直卒上遣中使召其子

玄羽外編 卷二

五

絨赴東都而以都虞候王延貴義勇軍中特授節度使賜名虔休虔休卒李長榮代之長榮卒上遣中使諭軍中但所附者卽與節來希皓爲家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辭兵馬使盧從史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喉中使取詔授之希皓等卽率同列北面稱賀憲宗元和二年從史與王士真等通而外獻策圖山東擅出兵屯邢洛上止之不時奉詔四年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賂吐突承瑊卽起爲金吾大將軍以本軍討王承宗又陰與通謀上用裴垍策命承瑊誘執之昭義士卒皆甲

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貫違者於衆遂散上嘉其功卽欲授昭義李絳不可使孟元陽鎮昭義而以重胤鎮河陽從史貶驪州司馬元和十四年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詔授義成節十五年成德王承宗卒詔田弘正代承宗而以承宗弟承元改義成劉悟改授昭義時監軍多驕縱悟憤殺其監軍劉承偕及磁州刺史張汶裴度爲之援朝廷不問以寶曆二年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殺張汶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

玄羽外編 卷二

六

何敢如此從諫乃發表李絳勸朝廷速除節使李逢吉等沮之竟授節于從諫元和六年入朝加平章遣還鎮文宗甘露之變仇士良殺宰相王涯賈餗中外大權盡歸宦官劉從諫屢表士良罪惡及問涯等冤狀誓以死清君側宰相鄭覃李石藉以爲重武宗會昌二年薨子禎自爲留後李德裕請討之遂調畫機宜以盧鈞建昭義節招懷五州而王元逵破宣務柵降其大將李丕何弘敬拔肥鄉平恩王宰克天并關四年八月郭誼斬劉禎以降先是磁州有男子磨折言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以爲妖言斬之至是詔

石雄以七千人入潞盧鈞素實衆皆歸之人情大悅
詔斬郭誼以謝潞人後李鈞代盧鈞爲沙陀所殺而
孟方立領昭義節李克用遂以方立鎮邢李克修鎮
潞昭義分爲二矣此後俱入于晉

玄羽逸史曰嗟嗟抱真忠義功名標表一時當無
愧于李郭而激發王武俊至欲以身殉之武俊敗
圖朱滔有死局矣此舉開唐社稷不小盧從史懷
貳設詐非裴垕李絳處置得宜幾于不制劉悟父
子終身不失臣節有賈直言輩爲之繩墨也直言
死而從諫遂驕從諫死而劉稹跋扈奈何不爲郭
誼之倪偏耶李文饒以談笑取之易如發蒙而斬
郭誼以謝潞人更強人意尤在晉公處董重質之
上也李鈞孟方立無足稱者入晉之後遂爲克用
根本之地大都比他鎮稍可懷徠也者昭義也

平盧鎮

淄青管卽平盧鎮有州十二曰鄆曹濮登淄青齊棣
兗海沂密玄宗天寶十五載祿山以呂知誨守之軍
將王玄志董秦與劉客奴謀殺知誨遣使與顏真卿
相聞真卿助以衣糧且使十歲兒爲質朝廷以客奴
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正臣

玄羽外編

卷二

七

藩鎮傳

玄羽外編

卷二

八

藩鎮傳

謀襲范陽不克肅宗至德二載爲王玄志所悅詔授
玄志節乾元元年卒上遣使往諭就察軍中欲立者
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乃殺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
朝廷卽授以節節度由軍士廢立自此始矣江淮都
統劉展反救正盧兵馬使田神功討之上元二年神
功平劉展因大掠江淮詔割鄆充以神功爲節度使
受李光弼節制擊史朝義永泰元年侯希逸亦爲李
懷玉所逐懷玉竟得節賜名正已大曆十年奉敕討
田承嗣承嗣甲辭下之遂按兵不動又得曹濮徐鄆
兗五州乃徙治鄆而使子納守青州政嚴賦均帶甲
十萬遂雄據山東常遣使獻錢三十萬緡以嘗朝廷
上欲受之恐見欺欲却之又無辭崔佑甫請慰淄青
軍士因以賜之正已慚服曰朝廷有人德宗建中二
年卒子納自領使與李惟岳連兵救田悅三年四鎮
俱稱王後去王號上表謝罪以貞元八年卒子師古
嗣與淮泗私通韓弘從中彈壓之頗懼師古卒有弟
曰師道不率訓誠師古命諸將勿妄推戴竟立之時
元和天子方與宰相銳意討蔡而師道陰庇元濟遣
刺客殺武元衡傷裴度置留後院于東都潛納兵數
百人謀焚宮闕留守呂元膺捕誅之又盜斷建陵門

戰而朝廷乃疑王承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入蔡州擒吳元濟師道懼始表納質獻許海密三州十三年下詔討之田弘正屢敗其兵有都將劉悟者得衆心軍中號曰劉父師道忌而欲殺之時將萬人屯陽穀師道命副使張遷斬悟還密以示之劉悟勵衆夜攻師道及其二子皆斬之又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其軍分其地爲三道以鄭元武爲一道淄青齊魯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徙劉悟爲義成軍節度使以鄭元武爲天平軍淄青既分地

玄羽外編

卷二

九

藩鎮錄

隘兵少三帥相持莫敢爲亂而王仙芝起于濮黃巢起于曹攻剽州縣民爭歸之官軍不能討迄于唐亡玄羽逸史曰淄青地連齊魯負海岱之饒擅魚鹽之利元和以後叛亂不生則以分爲三道故也叛帥雖醒其逆謀奸民遂乘其釁流血數千里無復人跡禍更慘于安史哉蓋朝廷紀綱不立一穴塞一穴開所以古先聖王不恃有弭亂之術而恃無致亂之由紀綱立則政刑修而賦役平亂何由生淄青自李正已跋扈以來李納稱王師古師道招納亡命刺客公行蔡州一平虢然膽落唐之威

今復行矣奈何強鎮既分賦役無度遂使黃巢軍得倒持太阿黃巢既平韋雄四立卽詰后良輔猶難恢復况僖昭之庸闇桂胤之晚狂田令孜之專擅而欲保其不亡不亦難乎

朔方鎮

朔方軍治靈州初爲捍禦突厥而設開元間以王晙爲節度使開元州胡康待賓反王晙與天兵節度張說討之餘黨復叛貶王晙以張說兼領朔方軍待賓餘黨平召還說以河西判官牛仙客代之仙客在朔方能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說欲加尚書張

玄羽外編

卷二

十

藩鎮錄

九齡不可李林甫揣上意贊成之卒聽林甫罷九齡相而以牛仙客同三品初豐安軍使王海賓以開元二年同薛訥擊吐蕃戰死上哀之以其幼子忠嗣爲尚衣奉御育官中及長勇敢善戰竟授朔方節度使有賢將風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徼邊功然惟不出出亦大捷天寶十一載忠嗣得罪以安西節度使安思順領朔方十四載祿山反擢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徵其兵赴行營祿山寇振武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敗之子儀遂薦光弼領河東十五

載二月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大敗史思明遂爲河北節度使四月子儀光弼合蕃漢十萬衆又敗思明于九門拔趙郡五月復戰于嘉山斬首四萬級復河北十餘郡至德二載九月子儀奉廣平王收復西京十月收復東京時祿山已死上命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謂諸將等夷難于立帥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軍政不一各潰于相州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朝恩因短子儀乃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副元帥朔方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諭之曰我餒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唐書

以五百騎馳赴其軍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謀以精騎突東京遂光弼請子儀命將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僕固懷恩不可康元寶亦以爲如此則朝廷必疑郭公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軍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時乾元二年秋七月也十月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破之思明等遁去後思明復陷東京魚朝恩強光弼與戰不利史朝義殺史思明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會諸帥圍朝義于莫州賊平懷恩怨望適吐蕃入寇攻破長安上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不許虜退上

還長安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可來今陛下還官彼進不成就王退不能釋衆庸肯來乎但以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李抱玉亦言朔方思子儀如父兄遂以子儀爲河中節度使朔方將士皆曰我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道死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子儀之功也子儀見靈武凋敝薦路嗣恭鎮朔方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大胥中楊炎與崔瑒交惡出寧領朔方寧入朝以李懷光兼之懷光叛死授節于楊朝晟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唐書

朝晟有疾欲使寧州刺史劉南金領軍政而朝命神策將李朝宋衆不從遂推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與衆約無殺人無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誚監軍請之詔授節初固久廢將士多輕侮之固鎮默毫不介意軍府遂安憲宗元和二年上欲革邊將留後弊特用范希朝爲朔方節度使希朝選用沙陀朱邪氏爲前鋒虜不敢犯後朔方分夏銀綏爲一鎮振武爲一鎮朱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其子克用勇冠三軍朔方帥屢更而國昌已節度振武矣僖宗時克用平黃巢封晉王朔方河東皆爲所有

玄羽逸史曰玄宗設朔方鎮以經略北胡建節者王峻張說王忠嗣牛仙客皆號得人而忠嗣則誠賢將彼其言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徼邊功固萬世邊將藥石平玄宗意在開邊患禍不容不得罪矣部曲如郭子儀李光弼雖忠義知勇天性哉而獎拔開拓之力不可謂不出于王公祿山滔天之逆乘輿播遷太子西出卒成返正恢復大物朔方之將士也後來沙陀亦自此而起使碭山饑虎終無葬地則朔方義烈終始全唐也乎可爲一快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三

唐藩鎮指掌卷三

玄羽外編三十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河東鎮

河東鎮治太原與朔方相爲犄角亦爲捍禦突厥而設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領河東自朔方至雲中數千里要害地悉置城堡虜遠遁不敢犯邊人以爲自張仁愿後將帥皆不及天寶十載忠嗣貶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兼河東祿山反子儀使李光弼敗之遂薦光弼領河東鎮收復二京後子儀被譏以光弼代子儀朔方而改王思禮于河東思禮入爲司空管崇嗣代崇嗣失政鄧景山代寶應元年景山爲其下所殺詔以辛雲京爲節度使在鎮數年卒上命宰相王縉出鎮河東縉還路嗣恭代嗣恭入爲兵部尚書詔授節于馬燧燧見鎮兵單弱悉召牧馬廝養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戰法居三年得精兵三萬辟張建封爲判官李自良爲代州刺史李懷光反璠與渾瑊連破之懷光縊死上欲以自良代燧自良固辭上曰卿于舊帥存面分固得體然北門之

玄羽外編 卷三

十一

任非卿不可竟授河東節而張建封亦爲徐濠泗節度使貞元十一年自良卒以李說爲留後授節上欲自除行軍司馬以爲儲帥特用李景略李說忌之時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歛爭坐說不能退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實文場仍以爲豐州防禦使十六年以鄭僖代說而預擇可以代僖者以嚴綬自幕僚進奉記其名用爲留後竟授節在鎮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珣元和四年請李鄴以自代上雖從之而實欲革邊帥自請留後之弊數月以朔

玄羽外編卷三

三

方帥范希朝爲節度使且慮沙陀居靈武近大虜恐爲患命徙之河東希朝選朱邪曉騎自隨而處其餘衆于黃花堆五年以王鐸代鐸在鎮吏事精敏故軍實充羨又進家財三十萬緡欲加鐸平章事李藩權德輿李絳皆以爲不可乃止元和十年卒以宰相張弘靖代十四年晉公度爲皇甫鏐所忌亦由平章事出鎮河東而徙弘靖于宣武穆宗爲太子聞李聽有良馬使人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私獻及卽位召晉公爲司空河東帥缺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自羽林將軍鎮河東寶曆二年以李程代文宗

太和四年改命于柳公綽綽以沙陀朱邪執宜爲九姓六州所畏服奏以爲陰山都督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母妻飲酒饋遺甚厚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七年以李載義代武宗會昌元年上以回鶻犯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諸將能否拭薦劉沔可任大事遂以爲河東帥二年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自以大軍繼之雄登城望見覆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謀問之乃太和公主也迎

玄羽外編卷三

三

以歸夜擊可汗大破之中創而走俘斬三萬以與張仲武有隙徙義成宰相李石出鎮時方征昭義劉稹榆社兵馬使王建請益兵李石召積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以詣逢因府庫空竭止人給一絹猶石家出也弁遂作亂與劉稹通石奔汾州朝議欲罷兵李德裕力勸兼討之上遣中使李元實往覘事宜元實受弁賂大言曰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止以無兵故發積水戍卒何以遽至如此元實曰召募所致德裕曰李相止以少給軍士

絹一匹故致此升何以能召募元寶詞屈遂勒諸道

致討而榆社戎兵皆太原人恐官軍討并屠及妻孥

自請取太原遂擒楊弁并其黨誅之劉沔復鎮河陽

會昌五年以王宰代宣宗大中年吐蕃論恐熱入

寇宰以朱邪赤心爲前鋒擊破之赤心賜姓名李國

昌時已節度振武河東自王宰後李業盧鈞屢更代

而李國昌又欲其子克用鎮大同朝廷不卽從國昌

父子逆命乾符中河東帥劉重胤曹翔皆爲所敗以崔

季康代季康爲其下所殺以康傳珪代將士又殺之

乃命宰相鄭從讜出鎮河東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

玄羽外編卷三

崇魯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多也後

李克用爲李可舉所敗亡走鞏趙黃巢亂陷兩都詔

取回克用討賊克用率鞏趙諸部萬五千騎過太原

從讜嚴備閉城而犒給之克用剽剽還據代州王重

榮見黃巢倡獮謀于監軍楊復光曰鴈門李僕射

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志而與河東結隙不敢來宜

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來則賊不足乎矣重榮召之

克用趨河東不敢入太原城以數百騎繞晉陽城別

從讜從讜厚贈之朝廷以克用爲鴈門節度使黃巢

雖平而河朔之地悉爲克用所有唐亡克用之子存

勦滅朱溫稱後唐莊宗

玄羽逸史曰河東以全晉之地爲郭子儀李光弼

相代而治故舉軍忠順始終全唐就其中小小煽

動亦一時處置欠宜旋即底定不若河北之草菅

主帥蜂蠆成羣也貞元以來馬燧張弘靖柳公綽

鄭從讜皆著能績而沙陀蟠據境內鴟軍一出前

無衝陣勃勃乎有凌路海宇之勢矣若無沙陀將

今弑父弑君之賊戴黃屋而血赤子得無天道耶

隴右河西鎮

隴右河西亦設于唐初而隴右治鄯州河西治涼州

玄羽外編卷三

皆以備禦吐蕃開元二年冬十月以郭知運爲隴右

節度大使九年卒王君奐自其部曲代之十五年吐

蕃自恃強大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諫以夷狄如

禽獸不必較不聽召君奐與議討君奐請行追及于

青海之西乘水而渡破其後軍獲輜重羊馬以萬計

上由是益事邊功而君奐竟爲回紇降虜護輸所刺

詔以君奐麾下蕭嵩爲節度使嵩承君奐新敗河隴

震駭之時而能用裴兒牛仙客張守珪人心浸安守

珪常帥衆築故城板幹纔立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

作樂張宴虜疑懼而退縱兵擊之大捷開元十七年

以高崇尚書令遙領河西而崔希逸爲節度使希逸
厚撫吐蕃邊將乞力徐欲與之罷兵耕牧刑白狗爲
盟各去守備朝廷遣內侍趙惠琮往察事宜惠琮矯
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破乞力徐于西海吐蕃
復絕朝貢希逸媿恨失信而卒時北庭節度使蓋嘉
運擒突騎施可汗改領河西隴右天寶五載又以朔
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兼領此二鎮自朔方雲中鄯
涼一帶皆節制于忠嗣控御萬里天下勁兵重鎮俱
在掌握與吐蕃連戰青海積石斥地數千里又討吐
谷渾虜其全部而還林甫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

玄羽外編卷三

六

藩鎮傳

相忌之忠嗣又數稱祿山必反遂解河東朔方節上
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
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補所亡上不悅
別遣將軍董延光而命忠嗣分兵助之兵馬使李光
弼曰公何惜二萬匹絹不以給軍士今協力攻之一
旦延光無功豈不誣罪乎我忠嗣曰今以數萬家攻
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
爲之吾豈吝賞哉天子加責不過貶黜忠嗣將甘心
焉豈忍以數萬命易一官乎光弼歎曰公能爲古人
矣光弼不及也延光果稱忠嗣阻撓林甫陰使人告

忠嗣擁兵奉太子意欲連及東宮上怒徵忠嗣還朝
之麾下哥舒翰力陳其冤上方雅愛哥舒翰才勇忠嗣
得不死貶漢陽太守以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八載
拔吐蕃石堡城兼領河西隴山反取哥舒翰守潼關以
梁宰代而李嗣業爲副上幸蜀段秀實勸幸嗣業勤
王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至德二載嗣業與郭子儀
等收復二京授鎮西北庭節乾元二年攻鄴城中流
矢卒以荔非元禮代將其衆竟授以節寶應元年行
營兵殺之詔以馬璘代吐蕃陷長安上幸陝賊圍之
璘以千騎勤王直抵城下持滿外向遂入城不解甲

玄羽外編卷三

七

藩鎮傳

復出單騎奮擊俘斬千餘虜大駭引去大曆元年由
鎮西北庭兼領邠寧初李嗣業調行營討安史以李
元忠郭昕爲兩鎮留後賊久未平嗣業常同李郭二
元帥征討因授元忠與昕節鉞中國多事而隴右河
西四鎮俱沒于虜隔絕十餘年元忠等閉境拒守建
中二年遣使從回紇取道上表言狀帝嘉之各賜爵
郡王昕子儀弟也宣宗大中三年邠涇等諸節度使
克復河湟五年沙州將張義潮亦降于是河湟瓜伊
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二州復入于唐卽鎮西北庭
隴右河西之地乃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久

之召入朝而麗動亂起王仙芝黃巢繼之唐已不復振矣

玄羽逸史曰大唐盛時幅幘極廣涼鄯二治已去青海不遠鎮西北庭則在要荒外去長安萬里矣節使自郭知運王君奭而下獨王忠嗣最有能聲賢哉忠嗣不順旨不邀功不避罪皆古人所難能者一時才勇如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哥舒翰皆在麾下控制萬里威行絕域顧不盛歟忠嗣林甫勢不兩立林甫寵固忠嗣不容不退矣此唐盛衰之所由分也既而中原亂起遂無暇爲禦戎計

玄羽外編卷三

于是鎮西北庭及隴右河西自不得不沒于虜李元忠郭昕閉境一十餘年無內援亦無外附才與節皆可想見是亦出忠嗣旂鼓之下者夫忠嗣退祿山入吾固謂唐盛衰之所由分然則林甫用舍其關係豈小哉

邠寧鎮

邠寧鎮治邠州天寶末祿山叛上幸梁州諸邊帥皆率所部勤王河隴遂爲吐蕃所沒于是置鎮于邠州時馬璘勇冠三軍大曆元年代荔非元禮將鎮西之衆破吐蕃後詔兼邠寧節度使以段秀實爲都虞候

事皆咨議軍中肅然上以吐蕃屢寇邊以郭子儀建節駐邠州而改號于涇原璘先往城涇州以段秀實知留後兵馬使王童之乘四鎮羈旅之師勞弊怨誹欲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秀實聞之召掌漏者故延其更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又聞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來白救火不許及旦捕而斬之命後從者族遂徙于涇後以韓遊瓌鎮邠寧貞元四年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憲宗元和二年高崇文平蜀卽授西川節度使崇文在蜀一

玄羽外編卷三

九一 游覽雜錄

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紇之地崇文豈敢自安願效死邊陲乃以爲邠寧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克復河湟六年以畢誠鎮邠寧初党項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遂有是命誠至果招諭党項降之僖宗以王行瑜鎮邠寧行瑜與李茂貞數犯京城劫還乘輿賜鐵券加尚父竟爲李克用討而誅之唐亦亡

涇原鎮

涇原鎮治涇州與邠寧同設于天寶末大曆初以邠

寧節度使馬璘徙鎮涇州十一年璘卒上雅聞段秀實名卽以代璘秀實奉身清儉軍令簡約甚有威惠爲楊炎所忌微爲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涇原士卒不奉詔復請秀實詔改朱泚入朝又改姚令言泚之入朝也以朱滔遣人齎書于泚爲馬燧所獲送長安上驛召泚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因留長安厚賜資之初李希烈反攻襄城上發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往救犒賞差薄衆怒遂謀上令辛幸奉天而泚乃令言舊帥也乃推朱泚爲主據長安涇原判官馮河清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鳳翔鎮

兵輪行在詔以爲涇原節度使興元元年爲大將田希鑒所殺而附于泚希鑒亦泚鎮涇原時所親厚者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城泚與姚令言亡走涇州投希鑒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曰還汝節泚大罵遂殺姚令言詔希鑒降泚走其將韓旻某其首詔以希鑒鎮涇原李晟進爵西平王鎮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恐州兵難獨禦欲遣兵防援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尋托巡邊希鑒

出迎晟與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希鑒不疑晟伏甲宴之旣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士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言姓名于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謂希鑒曰田郎亦不爲無罪引出縊殺衆股栗莫敢動貞元四年以劉昌鎮涇原昌以後屢更帥俱歛戢而停昭以後遂爲岐蜀分割矣

玄羽逸史曰唐有河西隴右不必置邠寧涇原自涼鄯不守則邠涇遂爲虜衝自中原喪亂則邠涇乃其腹背如此重鎮儻皆以郭子儀段秀實李晟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鳳翔鎮

輩爲之輦轂安于磐石奈何使朱泚姚令言田希鑒出入于其間安得不荼毒忠賢而草菅民命也及黃巢之後乃爲王行瑜李茂貞所據天子如籠中鸚鵡羣裡日磨牙礪爪其間惟有俛首吞聲而待其亡也嗚乎惜哉

鳳翔鎮

鳳翔鎮扶風祿山及時內備征討外禦吐蕃與邠涇相爲倚楨初以崔光遠爲節度使後朱泚自幽州入朝上以朱滔鎮幽州而改泚于鳳翔從泚北來將士皆在鳳翔泚入朝上思得重臣代之時盧杞忌張鑑

忠直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不言祀遽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服固惟聖算上顧張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排而無辭以免遂行建中二年爲此將李楚琳所殺時此已叛上在奉天方欲幸鳳翔蕭復曰朱此部曲必有與同惡者不可往上曰吾計已決爲卿遲一日次朝得張鎰報楚琳乃降于此伏誅楚琳又遣使入貢上雖授節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皆不引見陸贄諫以爲大慙未除楚琳宜且包容上乃善待其使興元二年入朝李晟請誅之不許以晟代鎮鳳翔晟玄羽外編卷三

十三 唐書

玄羽逸史曰唐都關中扶風爲畿內漢所稱三輔地也祿山反設置節鎮所謂分陝而治非純臣不可使何乃委之豺虎朱泚耶朱泚部曲皆安史餘黨河北梟雄睚眦暴戾于鳳翔久矣安史之故快心于張鎰也後來李西平大洗陋習關輔多得其力訓注幾壞之乃李昌言宋文通則如蜂蠆在肘腋間一舉手卽受其螫雖英明之主忠智之相且慮犯患而庸闇如僖昭又佐以鄭畋張濬杜讓能之徒豈不速其亡哉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三 唐書

唐藩鎮指掌卷四

玄羽外編三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者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荆南鎮

荆南鎮治江陵天寶十四年以永王璘遙領之祿山反上欲命諸王分總節制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竟以璘領四道節度鎮江陵時江陵財賦山積璘召募勇士日費鉅萬子瑒有勇力薛瑒等爲之黨陰勸王保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召還蜀不從遂令高適爲淮南節度使來瑱爲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韋陟玄羽外編卷四

山南東道

山南東道治襄陽祿山反以魯吳爲節度使城將武令珣田承嗣圍吳于陽陽周歲餓死者相枕藉肅宗遣宦官曹日昇宣慰之圍急不得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羣不許顏真卿自河北至固遣之行日昇引十騎馳入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吳夜開門擁數千餘兵突圍而出田承嗣等追之不克而還時賊

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後來瑒破賊有功軍中號來瑒代魯吳爲節度使在鎮數年程元振譖而流之賜死播州以梁崇義代崇義有勇力能捲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與河北諸鎮結盟拒命然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之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猶不免族誅吾歲久繫積何可往也德宗建中二年以爲同平章事賜鐵券徵之終不至詔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殺崇義傳首京師襄陽平以李承代鎮希烈大掠襄陽自承後鎮襄者亦多忠順不詳載

玄羽外編卷四

河中鎮

河中鎮治蒲州代宗以李懷光爲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詔懷光討朱滔王武俊等四年朱泚反上幸奉天此攻奉天甚急城中糧絕旦暮欲陷李懷光以兵五萬營蒲津時李晟馬燧渾瑊等俱集城下遂大破朱泚奉天圍解懷光欲見上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杞等人懼勸上止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已爲奸佞所擠憤怒殊甚陰懷異志李晟知之列其反狀朝廷曲爲包容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曰鐵券以安反者懷光不反何以賜爲辭氣

其倖養子石演芬屢諫不聽遣使詣行在告之懷光殺演芬遂反帝奔梁州懷光惡李晟欲襲之三令其衆不應李晟略勸懷光破朱泚取長安散軍單騎詣行在如此則臣節猶未虧功名猶可保頓首懇請至千流涕懷光許之而復爲閹晏所惑欲東保河中時諸道俱集受李晟節制晟等收復京城朱泚走死懷光遣子瑋詣行在謝罪上遣孔巢父宣慰其軍懷光素服聽詔巢父不爲止將士曰太尉無官矣懷光怒乃殺巢父復反上遣渾瑊馬燧等討之貞元元年瑊瑋等連破懷光于陶城及長春宮懷光縊死河中平

玄羽外編

卷四

三

續編卷四

皆馬燧之功也初瑋在上所以爲監察御史及懷光也咸陽不進瑋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爲陛下言之上大驚曰卿大臣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臣與俱死有何策哉曹父求生陛下將安用之後懷光死瑋亦自殺上深痛惜瑋而赦懷光一子命收葬其尸傳字以後王重榮兄弟朱攻李昌符交亂河中卒并于李克用

玄羽逸史曰荆南富庶財貨山積王永春以起逆孺子爲人穿鼻徒足自斃而已襄樊形勝之地崇義恃機鐵鉤之勇又與河北連衡朝廷問之每引來瑱以自解豈盡崇義之舉亦由措置垂方耳希烈以申蔡勁卒亡一崇義添一崇義而更甚焉朝廷河賴也彼河中者固汾陽臨淮治兵往來之地忠義宜所素聞况李懷光旣解奉天之圍功亦不細彼欲面數杞贊而誅之豈忠憤之所激乎亦有兵諫之心乎儻袒懷以接納之又推誠而任使之何至搆逆乃千里赴難咫尺天顏而執鞅以去也忠義之氣消沮矣怨叛何疑然挾不賞之功干猜忌之君相未有能保其不叛者獨李瑋處心良苦必一死而後懷所遇何其悲哉三鎮自三凶之後頗不煩廟廊指擢豈不以人乎噫

玄羽外編

卷四

四

續編卷四

河南鎮亦名宣武軍

河南鎮治汴州亦天寶末設祿山反遣張通晤略地郡縣多望風降走唯東平太守嗣吳王低起兵拒之上以爲河南都知兵馬使天寶十五載又以虢王巨代之加節度使屢破賊有功肅宗卽位召還命宰相張鎰兼領寶應元年來瑱有功命瑒爲河南節度使

瑄拔扈用崔光遠代而改填于襄陽大曆十二年以兵馬使孟鑒爲留後旋授節都虞候李靈曜殺而代之北結田承嗣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馬燧討之淮西軍一戰而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固留淮西兵同進靈曜大敗田悅來救亦敗而潰遂擒靈曜送京師斬之燧兄李忠臣暴戾盡讓其功德宗建中二年詔更河南爲宣武軍以李勉爲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反十二月攻汴州李勉城守月餘外救不至將其衆歸宋州希烈遂陷汴州滑州守將亦以州降希烈據之興元二

玄羽外編

卷四

五

漢書卷四

年十一月官軍進逼希烈李澄降劉洽克汴州希烈伏誅卽以洽爲宣武節度使賜名玄佐貞元三年鎮海節度使兼鹽鐵使韓滉入朝過汴州拜玄佐之母勸之入朝玄佐稱力未能治裝泐遺錢二十萬緡遂與陳許節度使曲環同入朝遣還鎮貞元八年二月劉玄佐卒玄佐之母雖貴猶日織一絹每誡玄佐報國故始終不失臣節臨終命將吏請帥將吏竟擁其子士寧朝廷不得已從之九年十二月兵馬使李萬榮以士寧淫亂殘忍逐之卽以萬榮代鎮十二年萬榮病軍中亂詔以董晉爲節度使都虞候鄧惟恭復

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上又以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率刻急軍中惡之貞元十四年董晉卒宣武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詔以宋州刺史劉逸準爲節度使逸準又卒軍中猶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爲留後詔授以節弘持重寬簡沈毅多斷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稱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約劉逸準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逸準三千擊少誠由是少誠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後凡五亂弘召首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殺而斬之自弘在鎮及入朝二十年間卒

玄羽外編

卷四

六

漢書卷六

無一人敢譁于城郭者元和十四年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襪縵三萬金銀器千事而汴州府庫猶充初蓄積無算遂以弘爲司徒中書令改河東節度使而以宰相張弘靖帥宣武弘靖官平章事又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鐸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穆宗長慶元年以李愿代愿性奢後薄賞賜而峻威刑其甚弟寶環與宿直頗驕食軍中作亂斬環愿奔鄭州衆推李本爲留後羣臣請如河北故事李逢吉不可遂除韓弘弟充鎮宣武亦腹心將李質

斬公首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才兵三千人宋日給酒食質知軍務亦如之而宣武府庫空竭已不能支諒在必止質曰此積習已久若韓公至而罷之則人情去矣不可留此弊以貽吾帥吾寧任怨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至藉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太和七年李程自河東改鎮宣武程亦宰相也大中九年平章事裴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休辭疾遂出鎮宣武軍僖宗中和二年賊朱溫降賜名全忠中和三年卽以爲宣武節度使未幾兼領三鎮又兼

玄羽外編卷四

七

唐僖宗

四鎮而河南汴宋諸州郡拱手而授之矣溫又破朱瑱朱瑾蠶食山東諸鎮稱梁王竟篡唐爲梁太祖玄羽逸史曰汴州在周漢盛時皆東都畿內地唐雖定鼎關中而未嘗不以此地爲九垓之朝市四海之門庭也祿山擁范陽之健兒駕暴而來吳兢二王相繼起義自後遂爲重鎮往往宰相領之吾稽其人則張鎰李勉董晉張弘靖李程裴休皆平章事也而弘靖獨稱得體乃庶僚擢鎮表表可紀者則劉玄佐韓弘韓充而玄佐以遺愛及其甥韓充以盡職光其兄大可嘉尚美哉弘也憂國如家

徇國以身當其輿疾以討蔡封府庫以歸朝藩家貲以獻上是豈矯情爲哉當時藩鎮擁兵不奉貢者比比而是弘欲以身率之耳嗟嗟唐室建都關中指臂所使惟此宣武及鳳翔涇邠三四鎮耳僖宗以來委宣武于朱三而鳳翔則茂貞邠寧則行瑜若之何不亡可哀也已

淮南鎮

淮南鎮治揚州天寶十四載上命永王等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以爲不可上不聽以璘兼四道節鎮江陵璘欲據金陵如東晉故事上召還蜀不從乃以

玄羽外編卷四

八

唐僖宗

高適爲淮南節度使與來瑱等討之肅宗至德二載璘敗死自高適之後節使多朝班清望不敢悖叛憲宗元和中王鐸領節以進奉賄賂求平章事白居易諫止之文宗時宰相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招降維州僧孺阻之後西川監軍王踐入知樞密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出僧孺爲淮南節度使宣宗時宰相杜棕代棕喜遊宴以崔鉉代僖宗時黃巢及高駢屢破之以爲淮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僖宗中和二年加侍中罷鹽鐵轉運上表自訴言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

任既虧貢賦遂絕初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
妖黨亡命歸駢駢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駢信任
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梁繼等又引其黨
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殷詭辨風生駢以爲神恣
其妖妄無所不至遂建道院以候鶴駕謂冲舉已近
異議者輒爲所陷死不旋踵由是軍府之政咸出呂
氏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
都以用之及守一領之慮人泄其奸謀乃言于駢曰
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累駢乃悉去姬妾
謝絕人事賓客皆不得見故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
玄羽外編卷四

九

駢將起兵

憚境內遂不知有駢矣光啓三年駢將畢師鐸起兵
攻揚州聞懷寧軍使鄭漢章素切齒不平師鐸夜與
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鐸又約
鎮遏使張神劍遂進攻廣陵城中驚擾用之斷橋塞
門爲守備而不以告駢駢聞諠譟聲急召用之詰之
用之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處分不已
止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安多矣君善
爲之勿以我爲周侍中駢命用之遣一吏將以手札
諭師鐸鐸始亦望駢遣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奸
惡用之乃遣其黨許戡師鐸大怒斬之鐸又求救于

宣州觀察使秦彥許克城之日奉以爲帥彥遣兵同
攻克其羅城用之亡走駢命徹備與師鐸等相見交
拜如賓主之儀承制加師鐸左僕射漢章等遷官有
差都虞候申及曰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今公
及此夜出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之計也
若一日事定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明日師鐸
分兵守諸門遣使趣秦彥過江幽駢及親黨十餘人
于道院秦彥將兵三萬人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出
兵討師鐸等大敗秦彥彥逐殺高駢并其子弟甥姪
同坎瘞之楊行密舉軍編素大哭三日攻拔其城彥
玄羽外編卷四

十

楊行密

師鐸等走行密改葬駢及其親黨城中遺民才數百
家饑羸無復人狀行密輦西塞米賑之上以淮南久
亂詔朱全忠兼淮南節而以行密爲副使後孫儒攻
破揚州行密走歸廬州屢敗孫儒復取揚州詔以爲
淮南節度使稱吳王

玄羽逸史曰高駢少提一旅討賊所至無橫阻當
其節制西川擁麾東土其才氣勛業殆李郭而後
所僅見者一爲用之所盡精神志意消沮畏縮乃
幽困于師鐸魚肉于秦彥豈盡左道能奪其識鑑
哉彼臣節已虧元精亦耗駢且無可奈何矣獨恨

揚州富庶甲于寰宇大唐度支過半資之畢秦孫
楊連歲苦戰行密入城止餘虜數百物力全盛
之地幾絕煙火何其悲哉長淮上下有嶺東西江
東西閩浙諸鎮俱東南財賦之藪肅代以還絕無
叛背僖昭經黃巢之後唐綱解紐羣雄分割于是
錢鏐王潮馬殷劉鄩始各霸一方詳在諸王指掌
中

唐藩鎮指掌四終
玄羽外編卷四

十一 藩鎮指掌

唐藩鎮指掌卷五

玄羽外編三十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淮西鎮

淮西鎮治蔡州亦號彰義其地則申光蔡三州初設
卽以李忠臣爲節度使大曆十四年忠臣貪殘好色
多逼淫將吏妻女族子李希烈遂之自稱留後詔授
彰義節度使建中二年上欲討梁崇義以命希烈楊
炎諫曰希烈很戾無親賊殺宗叔無功猶偏疆不法
若平襄陽何以制之上不聽希烈以吳少誠爲前鋒

玄羽外編卷五

一 唐藩鎮指掌

擊斬梁崇義朝廷以李承鎮襄陽希烈欲據襄陽迫
脇李承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
完三年希烈反自稱天下都元帥四年取汝州盧杞
欲陷顏真卿言于上曰真卿夙望希烈所畏服得其
人宣慰之或能收圖上遣真卿真卿曰臣年八十矣
不敢辭死但恐辱朝廷耳遂行至彰義希烈百方窘
之真卿不屈興元元年希烈僭號真卿死之後其將
陳仙奇斬之乃降詔以仙奇爲節度使是年吳少誠
殺仙奇詔又以少誠爲節度使少誠據淮西十六年
愈驕僭討之不能克仍復其官爵憲宗元和四年卒

大將吳少陽自爲留後時用兵河朔不暇討暫授之
元和九年子元濟自領軍務將士勸歸朝廷者皆殺
以殉而以董重質爲謀主十年天子下詔討之以御
史中丞裴度宣慰行營諸將淄青李師道陰庇吳元
濟分遣刺客劫東都焚陵寢殺宰相以恐喝朝廷求
罷兵而公卿緝緝言休兵亦衆上排羣議獨用裴度
策討賊益急以韓弘爲都統李光顏烏重胤李愬等
皆受節制裴度請自行遂以爲宣慰招討等使元和
十一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淮西
平斬吳元濟赦董重質

玄羽外編卷五

二 藩鎮傳

玄羽逸史曰彰義以申光蔡三州彈丸黑子之地
又在朝廷肘腋指臂之間乃矯命橫行者四五十
年雖希烈少陽輩習亂哉而亦由朝廷所以處置
之者未盡其道也法言云御得其道天下但詐威
作使御失其道天下但詐威作敵希烈狼戾性成
視殺其叔如刈菅楊炎且策其必亂何論他人乃
示之以利器誨之以謾藏矧猜忌之德宗輔以奸
邪之盧杞李懷光勤王效節一旦激而成叛不必
咎希烈矣若元濟外迫于強鄰內惑于重質明慧
者亦難自決豈童騃之足云舉其宗而爲戮非不

幸也嗚呼唐之威令茲其復振哉獨放一書重質
爲失刑之甚不如李文饒之處郭誼也一刑一賞
小不當即係安危商人之言曰不愷不隘不敢怠
荒晉公無乃未思及于此乎先惡而逢之臨危而
賈之以重質而有民有社是大奸不死何以謝祭
人何以服元濟何以示天下何以勸方來故曰不
如李文饒之處郭誼也

劍南鎮後分東

劍南鎮治益州天寶元年設初章仇兼瓊治蜀楊劍
依之楊劍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

玄羽外編卷五

三 藩鎮傳

鄙客游梁益與富民鮮于仲通善仲通常資以財而
仲通者又爲章仇兼瓊所厚遂薦劍于瓊曰聞新貴
入楊氏寵冠後庭有從兄劍者在仲通所其人個儻
有才氣公厚資而遣之入京游揚貴人間台階不難
至矣瓊卽辟爲推官使獻春綵贖蜀貨直萬緡俾行
賂楊氏姊妹楊氏姊妹大喜薦劍于帝得寵用改命
國忠國忠轉引鮮于仲通竟授劍南節度使嘗伐南
詔死者六萬人爲國忠所庇復益兵以往又敗沒朝
廷不問肅宗時改劍南爲二道曰東川西川以李奐
鎮東川崔光遠鎮西川而嚴武三建節領西川時崔

肝爲漢州刺史武嘗遣肝將兵擊吐蕃連破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傘迎肝入城以寵之武卒軍中推王崇俊朝廷授郭英誼肝殺英誼詔以宰相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副元帥鎮東西川肝方與新節使張獻誠戰獻誠大敗旌節皆爲所奪鴻漸聞之懼使人先達意于肝而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之大曆三年授崔肝西川節度使肝以弟寬知留後入朝楊子琳帥精騎突入城寬不能禦奔漢州肝姜任氏出家財陰募兵破走之詔加肝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寧卒張延賞代韋臯者延賞僧也嘗詣西川延賞不禮玄羽外編卷五

四 唐書

之去爲隴州節度使朱泚反泚將牛雲光方戍隴州欲執臯以應泚事泚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賁詔加臯中丞玉謂雲光曰韋臯書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以君兵誅之如取狐兔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去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挺身而進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以應賊泚宜共討之詔以隴州爲奉義軍加臯臯節度使泚平即以代延賞臯在鎮最久屢推吐蕃貞元十七年遣兵分九道出大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

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級圍昆明城冬十月加臯司徒中書今賜爵南康王十八年生擒吐蕃大相論莽熱凡在鎮二十一年吐蕃不敢犯塞重加賦稅而民不怨士卒婚嫁皆供其費故人樂爲之用服南詔推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稅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薨諡曰忠武蜀人思之社而饗之至今副使劉闢自爲留後時憲宗初嗣位力未能討因授以節復以韋丹鎮東川闢益驕求兼領東川上不許闢遂反上獨用杜黃裳策委高崇文以軍事討之時夙將甚衆皆自謂當征玄羽外編卷五

五 唐書

蜀之選及用崇文大驚崇文方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械糧俱備號令嚴明直趨梓州責東川節度使以敗軍失守斬之元和元年克成都擒劉闢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戮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一依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擣一境皆平南康舊將佐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逆當以撫百姓爲先速獻婦人以求媚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冬十月校崇文西川節兩川皆領焉在蜀期年謂監

軍曰西川乃宰相廻翔之地崇文何敢自安上表請
改鎮願效死邊陲遂授郊寧節以宰相武元衡代崇
文元和八年召元衡入知政事以宰相杜元穎爲西
川節度使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南詔寇成都
入其郭詔以李德裕代之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
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
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皆望敵墮人粗安五年吐蕃
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牛僧孺阻之詔以悉怛謀歸
吐蕃吐蕃賊之境上極其慘酷武宗時德裕入知政
事以會昌三年贈悉怛謀等官爵宣宗大中年周

卷五

六

唐僖宗

犀罷相鎮東川宰相魏謩亦爲今狐綯所忌出鎮西
川後改節于李福而劉潼以懿宗咸通六年繼之僖
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入岷峽關二年以高駢爲
節度使時成都晝閉駢至劍州馳使開城門或諫曰
蠻寇逼近萬一絳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還
輒犯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
可緩也自是蠻亦不復入寇三年築成都羅城周二
十五里九十六日而畢廣明元年駢改鎮海節以崔
安潛代中尉田令孜見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謀
改安潛他鎮而泰以其黨陳敬瑄楊師立王勗羅元

果分鎮三川與元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
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師立鎮東川勗鎮興元中和
四年楊師立以東川反高仁厚討斬師立詔以仁厚
爲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爲敬瑄所殺是年田令孜
自知不爲天下所容求西川監軍依陳敬瑄而王建
者與敬瑄皆令收養子建先從懿宗幸蜀有功員建
得士心方據閬州令孜曰建吾子也可召致麾下遂
遣人召建于閬州建大喜選精兵千人與其子姪情
來李又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敬瑄悔而止之
建已破關兼往進矣遂與敬瑄相攻表請討之詔以

玄羽外編

卷五

七

唐僖宗

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與王建討陳敬瑄敬瑄大敗
有詔罷兵建不從遂韋昭度遣兵守劍門自攻成都
克之殺田令孜陳敬瑄自稱留後以周庠爲母諫爲
腹心許存華洪爲養子留心政事容納直言知人善
任軍政大治昭宗大順二年授西川節度使天復三
年進爵蜀王時李茂貞王行瑜韓建劫奪乘輿屢犯
京師建遣兵奉迎盡有果州之地唐亡稱皇帝至王
衍後唐莊宗滅之

玄羽逸史曰唐都關中與蜀接壤財賦半資之蜀
貨自秦漢來甲于寓內兼吐蕃南詔逼近境土節

度使非極天下之選不可自楊釗入而鮮于仲通以行金得之此玄宗之業所以不終也稱職者獨韋南康李寶皇高駢而南康第一說者謂南康有日進竭蜀貨以媚朝貴非宜不知南康在鎮府庫既充三年一復租稅至今猶思而祠之豈與賂利自奉者同年而語乎彼固一時偉人而得盡用其才蜀人士二十一年享清寧之福從口進中來矣王建智勇足備遂昭虔敬壇是撫膺劒閣之志然以一州之地與天下抗衡建材固雄也亦誰謂蜀兵柔脆哉唐室諸帝每中國有急卽幸蜀豈非玄羽外編卷五

八 藩鎮節度

以天險乎而奈何以擊毳賭節鎮也噫

興元鎮

興元鎮治漢中卽山南西道亦梁州地與西川東川共爲蜀中三鎮素不叛文宗太和四年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援之節度使乃宰相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激怒其衆遂大譟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縱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素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皆遇害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寃及

叔元激怒亂兵之罪上悟而不誅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魏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帥衆入城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圖新軍八百人盡殺之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始流康州太和八年李德裕亦領此鎮李固言代之皆宰相也僖宗以擊毳賭之王勗得第三籌遂鎮興元王建據蜀皆爲所有

玄羽逸史曰李絳以宰相出鎮亂軍得而制之唐之紀綱陵夷亦至是乎當時張弘靖囚于盧龍崔羣遂于武寧張鑑繼于鳳翔俱以元宰受禍凶人

玄羽外編卷五

九 藩鎮節度

朝廷不能問也乃知溫造之謀猶爲差強人意

唐末諸王附

晉王

晉王李克用其先沙陀人姓朱邪氏世雄北荒有執宜者率衆來歸上置陰山府以處之執宜沈毅壯烈河東節度使柳公綽重其爲人厚待之其子名赤心屢挫吐蕃回紇及討龐勛有功懿宗咸通十年以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後改振武節度大同軍亂推其子克用爲留後朝廷不從國昌父子拒命詔河東昭義合兵討之昭義李鈞戰死李可舉李琢復

玄羽外編卷五

十一 藩鎮傳

討之國昌克用亡走韃靼僖宗中和元年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以討黃巢二年以爲厲門節度使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幟之謂之鴟軍破黃巢收復長安功第一時年二十八千諸將最少而兵最強一日微眈時人謂之獨眼龍與朱全忠爲仇昭宗大順元年宰相張濬欲討之自爲招討使而以孫揆爲副督諸道進討八月克用執殺孫揆諸道皆敗張濬走還制復克用官爵而貶濬乾寧二年王行瑜犯關自稱尚父克用討滅之進爵晉王以蓋寓李襲吉爲腹心李存孝李嗣昭嗣源周德威薛阿檀爲爪牙存孝乃克用養子驍勇絕倫克用聽譖誅之兵稍弱天復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朱友靈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中軍橫陣十里而河東不滿數萬遂敗叔琮等乘勝取慈陽等州圍晉陽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源周德威不可乃止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汴兵大疫引還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于李襲吉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霸國無貪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倉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至十率問安定間架增鹽禁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

切務也朱全忠復攻潞州繁來寨以守周德威屢敗無功克用病卒世子存勗立謂諸將曰朱溫所憚獨先王耳謂我童子必易我我簡精兵倍道趨之取威定伯在此舉也遂進兵大破夾寨梁伐趙求救于晉晉又大破之丁柏鄰朱溫憂憤而死竟滅梁即帝位國號唐存勗爲後唐莊宗詳五代史

梁王

梁王朱全忠潯山人初名溫少孤貧與兄昱依蕭縣劉崇家崇素嘗辱之其母戚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去從黃巢爲盜中和二年降以爲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三年授宣武節鎮宋州黃巢攻汴州急求救于李克用克用赴之大破巢兵全忠館克用于上原驛執酒甚恭克用侮慢全忠怒夜襲之克用大醉幾不免走還遂與全忠爲仇全忠兼淮南宣武宣義四鎮克鄆執朱瑄克兗州逐朱瑾又兼天平節封東平王大出兵圍晉陽克用以封疆日感憂形于色子存勗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始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何自阻喪乎克用悅時昭宗播遷于李茂貞營全忠迎駕至長安大誅宦官進爵梁王上密詔告難于四方全忠

幽之洛陽天佑元年青紙之又殺昭宗之子九人殺朝士裴樞等三十餘人授之黃河天佑二年弒太后何氏并殺與弒君后之謀臣蔣玄暉柳璨張廷範以滅口天佑四年退唐爰禪國號梁更名晃爲其子朱友珪所弒子瑱立爲後唐莊宗所滅詳五代史

唐藩鎮指掌卷五
玄羽外編

卷五

十三

藩鎮指掌

唐藩鎮指掌卷六

玄羽外編三十四

趙王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恩訂

趙王王鎔恒州人成德節度使王景宗之子王廷湊四世孫也年十歲立爲成德節度使時盧龍李匡威爲弟所逐寄寓恒州欲襲鎔伏甲殺之年十七也初與晉相攻後更連和以拒朱溫晉王承制進爵趙王朱溫伐趙晉王救之大敗溫軍于柏鄉斬首二萬趙王來謁晉王大犒將士自是常遣其養子德明將玄羽外編卷太

三十七部從晉王征討德明者卽張文禮也王鎔養之爲子存勗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呼爲四十六舅後鎔浸驕盛飾宮宇好佛求僊輕出遊幸數月方歸多殺宿將窮治反狀親軍皆怨且恐張文禮因衆怨弒之盡滅王氏之族晉王方宴會聞之投杯悲泣趙將符冒方將萬人從晉王征討文禮遣使請以他將代之晉見晉王泣涕請留與部將三十人舉身投地願以所部爲主復仇王以晉爲成德留後命閻寶史建塘將兵助之文禮方病瘕憂懼而卒九月晉師圍鎮州次年克之樂文禮屍于市并兵燹皆死王鎔故

侍者得鑒遺骸晉王怒而葬之以付習鎮成德習解
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哀以葬俟禮畢聽命既
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
二州置義寧軍以符習爲節度使習又辭曰魏博霸
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
節度使

吳王 附齊王

吳王楊行密廬州人齊王徐之誥濠州人初行密爲
淮南節度使高駢押牙知廬州事勇敢有戰功能下
士泰彥將兵三萬人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使行密大
玄羽外編 卷六

二 藩鎮

破之彥不敢復出遂克揚州高駢名之曰行密素重
之故行密爲駢報仇光啓二年詔以爲淮南留後孫
儒陷揚州行密復奔廬州得趙鐔將周本勇冠三軍
行密寵任之取潤州詔以爲寧國軍節度使擊孫儒
斬之復歸揚州又并楚州遂授淮南節乾寧三年取
濠州得李氏八歲兒養以爲子長子渥憎之賜其將
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殊善視之徐溫亦養以爲
子名之曰知誥行密嘗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
也乾寧三年行密取蘇州進弘農王取昇州建制敕
院每有封拜必告于玄宗像前天佑二年卒張顥徐

溫與嚴可求立其子渥爲弘農王建淮南節驕虐信
任羣小四年溫願陳兵誅王左右亂政者謂之兵諫
又二年顥溫弑王欲廢楊氏集將吏于庭列白刃厲
聲問曰嗣王暴虐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幕僚嚴
可求前密啓顥云今四境多虞公當爲主但今日未
可顥曰何故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不服
不如立幼主輔之顥默然求屏左右密書一紙爲太
夫人史氏教率同列進使院跪讀之大要言渥薨弟
隆演當立莫負楊氏意詞旨明切顥等氣阻以其義
正不敢率徐溫求出鎮潤州可求曰君出顥必以弑

玄羽外編 卷六

三

藩鎮

君之罪歸公公其何辭溫曰業已如此奈何可求曰
此人闇于機事請見而止之溫得不出顥知可求附
溫遣盜刺之可求曰死亦不辭容作書解府主操筆
無懼色盜見其書詞忠壯不忍殺可求遂說溫密結
宿將鍾泰章殺顥暴其弑君之罪楊氏乃不廢初可
求折張顥時朱瑾私謂之曰吾年十六七已橫戈躍
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
之如無人始知瑾匹夫之勇耳隆演既立又盡取江
西之地進爵吳王而政歸徐氏矣溫大殺王故將自
領鎮海節子知訓輔政于吳吳將李璣殺知訓知誥

入淮南輔政誅李璿事多密謀于宋齊丘人莫能測
隆演卒弟潛立徐溫亦卒贈齊王知誥以薄祿帶自
稱齊王更名諱愛禪復姓李氏國號唐卽南唐也詳
五代史

蜀王

蜀王建許州人初從鹿婆弘驍勇得土心田令孜
誘之遂奔行在今孜養以爲子光啓二年朱玫李昌
符追逼卓駕上走入大散關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
擊上以傳國璽令建負之李昌符焚關道大餘將摧
折矣建扶帝口煙焰中躍過竟達興元以建爲利州
玄羽外編卷六

卷六

四

張敬瑄

刺史周岸說建曰唐祚將終公勇而有謀又得士心
閬州險富胡不取而據之以觀天下之變遂襲取閬
州時田令孜爲西川監軍勸陳敬瑄招之建大喜敬
瑄又悔而止之建已選精兵千人與從子宗鐵宗侃
宗瑤宗嗣宗并破關而進遂據漢州再取邛州表敬
瑄罪請討之上方惡田令孜遂以韋昭度爲西川節
度使檄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奉詔削奪官爵以
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討之節制于韋昭度建攻彭
州敬瑄大敗遂取蜀州時成都饑殍滿路有詔罷兵
建不從遂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遺守劔閣旋克成都

殺田令孜陳敬瑄自稱西川留後詔授以節時鳳翔
同三鎮犯關王建遣兵入援表東川節度使顏彥輝
不發兵赴難且略奪輜重請討之乾寧四年克梓州
殺彥輝天福二年取興元于是劍南三鎮皆爲所據
進爵蜀王遣兵奉迎車駕爲鳳所遏不得進始立行
臺承制封拜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知人善任而性
謙恭儉素但猜忌好殺宿將多不能免軍中有才勇
者皆養爲子功名稍盛又復忌殺之荆南將許存遇
讒歸建建初忌其勇欲殺之以問王宗綰宗綰力薦
其忠勇可任旣而屢戰有功賜名王宗播宗播每遇
玄羽外編卷六

卷六

五

吳越王

大敵以身先之輒稱病不言功故免于禍而宗綰亦
不使宗播知其救已有華洪者勇健而賢賜名王宗
綬有功爲衆所聞建召而戮之蜀中罷市巷哭者屢
日如此類者尤多朱溫篡唐乃卽帝位至王行爲後
唐莊宗所滅詳五代史并劍南指掌

吳越王

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居杭州石鏡山幼嘗照石鏡中
被服皆袞冕後鏐有功唐昭宗改其所居爲衣錦山
鏐初爲董昌兵馬使以驍勇聞昌久據錢塘一日謂
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執劉漢

宏取越州昌入之而授杭千錫景福二年遂建鎮海節董昌僭號謬遺書諫之不聽乃以狀聞詔謬討之乾寧三年謬克越州董昌伏誅進爵越王梁受禪封吳越王唐滅遂修職貢千後唐錫病將卒屬其子元確曰子孫善事中國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謚忠武天福六年文穆王元瑬卒子弘佐嗣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侑嗣吳人遂侑弟弘俶嗣歷晉漢周俱奉貢稱藩于中國宋太祖時入朝子孫文武官僚盡加金紫一時榮遇無比

閩王

玄羽外編 卷六

六

唐僖宗

閩王王潮光州固始人屠者王緒起兵汀漳轉掠江洪王潮依之緒欲向泉州以道險糧少命軍中無攜老小犯者死王潮兄弟獨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中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棄法也潮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欲殺之將士皆爲之請乃得釋有望氣者謂緒軍中有王者氣緒見勇略可疑者皆殺之潮以計伏壯士而執緒反縛以殉遂奉潮爲將軍行至泉州耆老請爲州將潮殺刺史趙彥若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景福二年取福州授福建觀察使加武威

簡弟審知爲副使有過猶加捶楚審知無怨色乃合其子而立之梁開平三年封閩王後唐同光四年審知卒子延翰嗣延稟弑之而立其弟延鈞爲閩王更名鏐鏐喜度僧立父婢陳金鳳爲后李儼弑之而立其弟繼鵬更名昶亦立父婢李春燕爲后叔父王曦弑而代之自稱大閩皇帝稱帝而曦竟爲朱文進所弑初曦封弟延政爲富沙王鎮建州曦遇弑延政稱帝國號殷與文進相攻閩人討殺文進傳首建州復改國號閩竟爲南唐所取

岐王

玄羽外編 卷六

七

唐僖宗

岐王李茂貞姓宋名文通博野人僖宗時爲神策都將破賊有功賜今名僖宗光啓三年詔李茂貞討李昌符誅之以爲鳳翔節度使景福元年取鳳興洋州改山南西道節茂貞不奉詔杜讓能請討之茂貞抗上師表誅首謀者上不得已殺讓能仍以茂貞鎮鳳翔兼山南西道入朝大陳兵數日遣還鎮乾寧二年復與王行瑜韓建舉兵犯關殺宰相韋昭度李勣三年再犯上幸華州八月李克用入援茂貞等兵敗請罪克用還河東茂貞驕倨如故天復元年進爵岐王後唐同光二年茂貞卒子繼曠改封秦王繼曠卒弟

從改天平節路王從珂起兵鳳翔復以從賊鎮鳳翔久之國除

燕王

劉仁恭幽州人其子守光爲燕王初河東李克用破李匡勣仁恭有功克用表爲幽州節度使無何克用用晉兵反爲所敗天佑四年爲其子守光所幽梁以守光爲燕王尋稱帝晉王存勖兵入燕虜守光并其父仁恭皆殺之事在盧龍指掌中

楚王

楚王馬殷潭州人初爲劉建封裨將時建封鎮武安玄羽外編卷大

卷大

八

諸將迎司馬張佶佶將入馬忽踴躍遂讓于殷殷以高郁爲謀主盡招楚地附朱全忠全忠受種俾王于楚常爲淮將劉存許玄應等所攻殷大懼軍吏楊定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貞曰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五耳是以知其必勝也吳

兵果大敗執劉存唐滅梁因使其子希聲入朝納行營都統印唐封殷爲楚國王殷始建國立宮殿以姚彥章許德勛爲丞相希聲遣使入楚楚使許德勛餞之勛謂使曰楚國雖小宿將猶在願吳勿以措懷必

俟衆車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故德勛云然唐與荆南各聞其謀主高郁希聲矯詔殺之殷大慟長興元年卒子希聲嗣希聲居喪無戚容日食雞膾數盤潘起讓之曰昔阮籍居喪日食蒸豚何代無賢居二年卒弟希範立窮極土木作九龍殿漢天福三年卒弟希廣立又爲弟希萼所弑而自立唐人徙之國除詳五代史

鄴王

鄴王羅紹威魏州貴鄉人魏博牙將羅弘信之子文德元年弘信鎮魏博卒子紹威嗣天佑元年封鄴王玄羽外編卷大

卷大

九

諸將迎司馬張佶佶將入馬忽踴躍遂讓于殷殷以高郁爲謀主盡招楚地附朱全忠全忠受種俾王于楚常爲淮將劉存許玄應等所攻殷大懼軍吏楊定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貞曰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五耳是以知其必勝也吳

梁開平四年卒子周翰幼弱梁人徙鎮宣義事在魏博指掌中

渤海王

渤海王高季昌岷州人唐天佑四年授荆南節度使蜀依政人梁震登第還蜀過江陵季昌留之欲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遂稱唐進士終身季昌資其謀稱曰先軍唐滅梁季昌避唐諱改季興欲自入朝梁震阻之且料唐主之不永但宜保境奉貢季興不從既至幾爲所留久乃得歸握震手曰不聽君言終落虎口然見唐主驕淫拒諫曰吾無憂矣遂繕城

積要爲戰爭之備初莊宗滅朱氏取王行有混一之勢惟淮南嚴可求策其必敗而梁震亦以此勸李興及莊宗遇弒兩國甚重此兩人明宗天成四年李興卒吳人以其子從誨代之進南平王性明達親賢禮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以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能自立我不復事人矣築室于土州自稱荆臺隱士後從誨卒子保融立大宋時國除詳五代史

越王

越王劉昂交州人唐清海節度劉隱之弟隱以天福元年代徐彥若隱卒昂立梁貞明三年稱越帝用楊

卷太

十一

附錄

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改國號漢號南漢昂卒子襲嗣襲卒子玠嗣弟晟殺玠而自立大宋國除詳五代史

玄羽逸史曰唐自安史以來軍鎮久在藩鎮朝廷羈縻之酷似春秋之世矣憲武幾于復振而內侍之權終不能去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黃巢一呼而從者百萬兩京陷沒流血千里海內豪傑知唐祚之垂盡俱欲爲朱溫所爲顧力有強弱耳當時惟沙陀所向無前乃自翦驍將使朱溫勢大其不亡

者在毫髮間亞子龍躍一奮其氣而來寨不守再戰柏鄉朱溫褫魄假令女瑤之刃不刺其腹未必不斃于亞子十指上也雖異姓哉而文皇三百年社稷爲之生色顧不偉歟當時亞子視朱溫如窮羿新莽若能求李氏後而立之卽如桓文而上矣大物一取承業蓋節然亦幾平海內奈何功欲成而驕漸生是固總管令公著黃之日也楊王經營吳業知詰以徐溫養子一旦奄而有之傳世者數殆非偶然錢公列校耳誅董昌湯吳越彼蓋童子時已有石鏡衣錦之祥矣世世以小事大作衍無

玄羽外編

卷太

十一

附錄

窮美哉福祿人乎王潮不爲棄母而緒軍中有王氣得無天監其孝不在其身而在其弟審知之王有由來矣何孝友之兩全哉王建據險乘隙朝廷倒持其柄而授之乃力爲奉迎興復計卽非真誠亦劉展劉越石之遺義也馬殷劉昂僥倖竊據無足稱述李茂貞居肘腋爲盜劉仁恭父子是皆穿窬之靡者耳王鎰馮藉先資少年亦自雄壯而驕奢于末路彼其祖廷奏以養子起而亦以養子覆其宗非不幸矣羅紹威僅倖自守高無賴附南附北而有梁震以教之最爾地獨後亡豈不以用賢

乎南唐嚴可求忠智膽量足以托六尺寄百里不
然楊氏已靡于張顗手矣若梁虞直節士故五季
之臣吾獨取于此兩人

唐書鎮信掌卷六

卷六

十二

蕭翼擔簞

隨筆卷一

玄羽外編三十五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按史記黃帝元妃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乃黃帝八代孫顓頊之少子顓頊生文命文命即禹也禹乃黃帝四代孫是舜禹皆昌意一支也黃帝次妃女節生玄囂玄囂生嚳極嚳極生帝嚳是為高辛氏高辛氏有四妃元妃有郤氏次嫫生后稷為周人之祖次妃有妣氏生高為商人之祖三妃陳豐氏慶都生堯是為陶唐四妃姬訾氏常儀生摯摯立為天子九年而崩堯代之則是陶唐商周俱玄囂一支而堯亦為黃帝四代孫與禹為三從兄弟也但堯乃甲申生舜即申子僅前四十年而即為四代從祖舜極極而與禹年必長於禹矣而且為四代之從孫窮蟬伯鯀同為顓頊之子一則五傳而後有舜一則一傳而即有禹堯舜禹同立一堂何所生之懸絕乎又曰堯姓伊祁氏因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而生堯故從母所居為姓帝嚳妃后而有寄住民間之理或者誤以孫為子耶如元愷

玄羽外編卷一

隨筆

玄羽外編卷一

二 駢字

十六族皆高辛高陽之裔而卽云才子八人是其證也如云其某某家之才子也然又有不可曉者舜以從孫而妻其祖姑鯀爲五代之從祖而爲舜所殛稷爲嫡子長且賢聖乃不得立而立其末子摯摯先立過矣堯又立不以次不再過乎稷高之才不在舜禹之下稷既爲堯之嫡子而堯之長兄丹朱之不肖稷商之明德皆可配天兩兄擇一而讓之何爲不可而乃近捨親賢遠求側陋稷高既堯之昆弟當堯老舜攝之時計其年或在髦髫期頤之外又越數十年而後爲虞廷之九官稷高兄弟遠開商周一在五百年外而有天下一在千年外而有天下周又自竄戎翟

玄羽外編卷一

三 駢字

太史公忠臣耳史稱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其技獨絕帝嚳封之於鉞爲帝司射歷唐虞夏至帝相時恃其絕技執夏國政徙於商丘爲讒臣寒浞所殺浞既襲有窮又滅夏后因羿之室生子果禮帝妃仍氏奔有仍生少康奮而滅浞父子光復舊物嗣夏配天玄羽外史曰羿受封於嚳歷唐虞夏至於帝相始執夏政以時計之近三百歲矣豈果得西王母不死之藥乎或月中之娥不嘗竊之而奔乎不然何嚳弧簫奪之雄而與商彭周史同其算也羿妻既竊藥而奔浞又妻羿之妻玄羽外編卷一

以待明者

太史公管蔡世家曰武王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十子同產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伯邑考先卒武王立克殷平天下封兄弟康叔冉季少皆未封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秉政封康叔於衛冉季冉玄羽外史曰古史載文王婚媾在十四歲其年生伯邑考次年生武王凡十子

同母餘子出於旁牒者近百以太姒能均寵澤也故能篤生武周二聖計太姒之年或與文王不相上下文王百歲俱落武王九十克殷太姒或存或亡或在百歲內外女子生育未有過五十者康叔冉季雖少克殷之時必在耆艾之數而曰少未得封豈太史公未之思耶當云武王未受命日不暇給羣公有功者先封其未立功而地居懿親者皆未議也周公承文武之德推恩同氣始封康叔于衛冉季于冉如此便善太史公疏略此又一證也

唐虞叔者周武王子成王弟初武王夢天帝謂之曰

卷一

四

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次朝叔虞母進武王幸之生子有文在手曰虞故遂命之曰虞成王與叔虞戲翦桐葉爲圭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封虞于唐後爲晉玄羽外史曰翦桐之戲柳子辨之詳矣據史稱虞未生有夢自天既生有文在手將必國史書之天下傳之明哉叔虞之有唐也而焉用史佚之成其戲乎或時叔虞將封未封之時成王姑調其弱弟而爲之戲史佚在旁卽勸速行其禮不欲萬乘之尊有無稽之戲也若叔

虞不當有唐而史佚以爲市成王輕於聽恐非盛世君臣所爲而兄秉國之鈞乃元聖周公肯令非常之典決於立談之間乎

楚先祖出自軒轅有重黎者帝顓頊之孫爲帝嚳火正有大功能光融天下帝命曰祝融弟吳回代之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皆坼副而生長曰昆吾爲衛次曰參胡爲韓三曰彭祖封於大彭卽彭城四曰會入爲鄭五曰曹姓爲邾六曰季連爲楚姓芊氏有鬻熊者爲周文王師成王封其孫熊繹世有荆楚東遷之後楚子姁冒始稱王楚於是大玄羽外史曰陸終

卷一

五

六子皆坼副而生世儒多疑之晉十寶云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至引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而兒亦不問貴顯蓋近事之驗也余謂女坼坼背而生禹簡狄剖胷而生高玄妙左坼而生伯陽摩耶右坼而生瞿曇俱載往籍大都神聖之生與凡庶別此理之常而腐儒往往以耳目所覩記爲實殊可笑然千寶所記汝南屈氏者屈姓亦楚之後豈非常之事固有種類所謂公侯千載必復其始乎不可得而知

矣

周幽王立三川震太史伯陽曰周將亡矣地震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周若二代之季矣夫國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褒姒欲廢申后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既而申后太子俱廢立褒姒子伯服申伯以犬戎攻宗周弑幽王虜褒姒故太子立爲平王東遷維卷一玄羽外史曰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

玄羽外編

卷一

六

周平

萬世一時乎

太史儋又於周烈王二年西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者出焉儋與同音字伯陽卽老子厲王之時已爲周太史至是四百餘年知天下必合於秦乃西見獻公論周秦分合之數而因洩始皇混合之後必有霸王者出解者

俱以霸王指始皇玄羽外史曰秦至始皇已合所未合惟楚至三十四年王翦破楚虜其王天下始一家後十七年爲二世三年劉項入關一霸王應期而至解者孟浪殊可笑也按佛生於周昭王時入滅於周宣王時老子以周厲王始爲周太史四百餘年而後入秦出函關渡流沙莫知所往計其出關之時佛滅已四百餘載而道經乃云西化佛釋迦文不知佛滅既久將誰化耶凡不考史傳而信筆妄作者往往類此

秦穆公聞百里奚之賢已見虜于晉乃因求嬖于晉

玄羽外編

卷一

七

魏晉

而訪之晉人以奚爲媵臣奚耻之亡走于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又恐楚人知而用之乃以五羊皮贖焉既得而大說與語三日授以國政奚得政之始有薦蹇叔以爲弗如繆公亟召蹇叔以爲上大夫與奚同聽政繆公有殺之役奚蹇皆諫公不能從遂敗敗孟明而自悔曰吾不謀之黃髮齋幡以至於此於明等何尤及收後效大敗晉師乃封殺尸而發哀作秦誓以記其過一見由企憂形於色必得其用而後已玄羽外史曰五霸吳盛於秦繆哉孔子小管仲而譏晉文收秦誓以續尚書此其意有所獨注大抵求賢自

輔改過不吝乃三王之所由興者夷孝繆公之時百
甲奚以凶彘進由余以戎虜登不豹公孫文以亡俘
顯父叔以側微入羣策策征而顧治之主轉圜而受
之質之阿衡之鼎爰立之築磻谿之釣海濱之販如
出一律此諸以管子存歿爲廢興而襲先世餘烈以
自奮者何可同日而語故曰五霸莫盛於秦繆

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爲
王后一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年八九十
色媚不減於十七八時陳靈公與諸大夫共淫之徵
舒憤而弑靈公楚莊王與師問罪告陳曰無驚吾誅

玄羽外編卷一

八十一 雜解

徵舒而已已而誅徵舒縣陳國羣臣畢賀申叔使齊
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入田
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
徵舒爲賊以義伐之因而利之則何以令於天下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孔子讀史
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玄
羽外史曰莊王其近於王者之師乎伐鄭入之矣因
鄭伯之服而退三令伐陳有之矣因申叔一言而復
其子午謂春秋無義戰者有所激之言也賢哉申叔
得國而勸其君返之後世無此事矣范雎告秦王曰

曰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蓋見申叔之

哉

孔子晚年好易讀之至於韋編三絕乃作十翼以輔
之翼者羽翼也一曰上象下象文王既繇六十四卦
孔子以上象卦辭下象象爻辭象猶斷也上象下
象萬物之體各有形象孔子以上象象卦辭下象象
爻辭所以釋此卦之象也上繫下繫繫屬此辭于爻
象之下如綱系之義也序卦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
序其相次之義也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
所爲也雜卦者雜揲衆卦錯綜其義也文言者贊明
易中乾坤二卦經文之言也六經之學聖人獨用心

玄羽外編卷一

九十一 雜解

于易合之則上象下象上象上象上繫下繫序卦說
卦雜卦文言乃稱十易之爲道非得此十以輔翼之
亦不能大明于世矣

齊威王聞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之語遂罷長
夜之飲子因記優孟優旃所以悟秦楚之君者昔楚
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
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子果貧困負薪逢
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備我見君
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孫叔敖放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

前爲莊王大驚以爲叔救復生也欲以相之孟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如孫叔敖盡忠爲廉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莊王寤封叔敖子以四百戶優解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逐之足矣始皇笑而止玄羽外史曰威王轍長夜之飲髡固辨士之雄所優爲者不足詫也至楚莊立賢相之後秦皇止廣苑之謀此兩事亦大關社稷生民而二優人則瑣瑣弄臣

玄羽外編卷一

十一

哉輔弼忠諫之士欲言而未能者顧於游戲播弄中彈唇鼓舌捷若轉圜此谿徑迴絕風宸之右矣無亦大智大辨而隱於伶官者乎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蘇秦合六國爲從以拒秦而張儀得志盡破蘇秦之從特未及殺其身耳孫臁龐涓亦同學於鬼谷涓自以不如臁折其足而黥之涓爲魏將臁用於齊卒殺龐涓於馬陵覆其軍虜魏太子而臁以此顯名天下韓非亦與李斯同學斯嘗以不如非而忌之及非入秦斯先尊寵用事矣非竟以讒下獄爲斯所毒嗟哉何戰國之世刻薄之風一至此乎

干此乎同門之友反面相戕吾想唐虞都倉杏壇絃誦之風至是無秋毫在矣可爲一慨

太史公嘗有問云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後魏文帝亦以此三不欺問羣臣鍾繇華歆王朗等以任德不任刑之說對意在優單父而劣鄴彼謂不忍與不敢不可同日語也不知西門投巫之後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漢興長吏欲合三渠爲一橋鄴父老不肯聽曰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遂止玄羽外史曰此非不欺欺之民三百年後化而爲不忍欺哉魏文三臣不見此舉乎鄴治殊未可少之矣

玄羽外編卷一

十二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陰以呂氏易嬴氏之宗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爲之瓦解此兩人從內亂之蓋趙國之冤氣所化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鴻無子遺卽於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

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關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之此四人者從外取之蓋楚國之憤氣所化世人謂天道賄賈此可見其昭昭矣

漢高祖欲封劉濞爲吳王旣而悔之召濞熟視曰爾有反相天下今爲一家慎無妄動五十年後東南當變亂吾意疑爾濞叩頭曰不敢不敢後果於景帝時挾楚齊作亂國亡孝武皇帝冊封諸子其策畫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

玄羽外編

卷一

十一

論

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適有人廣陵亦以近小入亡國可謂不媿其祖而足稱廢聖矣昭帝以童冲之齡知霍光之忠燕王之詐昭烈皇帝托孤之際羈馬謖魏延不可用此皆高皇龍種所謂世挺迪詰者也

隨筆卷一

隨筆卷二

玄羽外編三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幼與穆生申公白生同受詩于浮丘伯漢興封交於楚子戊謀叛失國而別子富亦傳詩學封紅侯嘗正諫王戊漢拜其子辟疆爲宗正光祿大夫辟疆子德亦傳詩學繼其父爲宗正以定策迎宣帝功封陽城侯蓋像麟閣德子向子歆世世以詩學名於諸儒而向受穀梁兼通五經其經術行誼文章忠謹冠絕一時子歆繼之更極

玄羽外編

卷二

一

論

弘博祖孫父子皆一代儒宗而更生正色立朝社稷倚賴惟歆竄於王氏頌功美德贊成昇足之業卯金中絕多其力焉然而宅心險詖改名應麟希冀非常爲莽所殺今向不生歆豈不完節于漢家陽九之際乎乃父與軻雄並稱子與澆泉同傳亦足悲矣漢去古未遠猶有三代長者之風非後世所及付方雍齒以害帝而獲封淮陰少年以跨下而蒙賞此風醞釀敦厚成俗御史大夫韓安國爲布衣時慷慨有詩悲因說梁王顯名漢庭賞賜屢千金時居十蒙上將用之而未言適有罪繫獄獄吏田甲罵辱之安國

曰死灰將無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無何梁內史缺上曰吾得其人矣韓安國可遂以徒步爲二千石甲亡匿安國下令曰甲不出吾藏其侯甲囚首請死安國曰公等不足與治乎貴其死而善遇之當時稱爲長者以此名滿天下召拜次相李將軍廣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况故平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口殺之上書請罪景帝優詔答之玄羽外史曰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

玄羽外編

卷二

二 戰筆

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廣子敢憤其父之死山大將軍青私欲報仇一日乘間擊大將軍傷而大將軍終爲諱之諸將問者俱云無是事甥驃騎將軍去病知之曰收敢正其罪而大將軍力止去病竟於獵中射殺敢朝廷方寵重去病亦爲之諱以此見青之度出人萬萬不惟去去病遠且去廣遠太史公口津津於北平而薄視大將軍吾終不以爲確

司馬相如子虛賦武帝見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及見相如又奏游獵賦天子大說以爲孝文園令遂道天子開西南夷見上好神僊又奏大人賦賦既

大人子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使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天子發之乃封禪書也玄羽外史曰予讀長卿諸賦子虛游獵極言苑囿游觀之盛以開天子之侈心當其時尚未盡通四夷也而論蜀父導之尚未酷好方士也而大人賦導之至於封禪一書俾帝有齊駕黃虞高步羲農之意矣凡武帝毅然爲之而虛耗海內者大半長卿所引

玄羽外編

卷二

三 讀佛書

予一讀之輒爲扼腕

孝武通大秦諸國其國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皆統於大秦出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水晶爲礎水晶有五色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有金二枚如瓜擲之滋息無極大秦之西有脩枝國其俗弄眩今吞刀吞火頽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大秦之南卽僂僂國人長三尺耕稼之時往往爲鵠鶴所吞玄羽外史曰予讀佛書稱其國有大人之家堂宇皆七寶所成

以水晶爲地黃金爲牆又祇陀之園廣袤百里而給
低以黃金滿布僅發一庫餘庫未動予初以爲喻况
及讀漢史知佛書非妄矣夫珊瑚可以爲柱石崇所
誇六七尺者祇見其小黃金滋息無極又奚論布地
百里哉

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專言神僊使鬼物爲金
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劉向父德治
淮南獄時得其書向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天子言
黃金可成上令典上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上
乃下劉向吏當死兄城陽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

玄羽外編

卷二

四

論筆

向罪上亦奇其才得減死玄羽外史曰枕中鴻寶皆
淮南所秘八公所傳世人不得見者非劉德于治獄
時取之亦未易得子更生曠世逸才童而習之以獻
天子天子以天下之力爲之亦不能成方術之幻妄
可知惜更生識見超卓而亦爲所惑幾至殺身非世
之大戒乎

蘇子卿抗節虜廷十九年可貫金石歸未一載其子
男元與上官桀謀反伏誅獄吏持反者罪三族當及
子卿大臣同保其無他乃免若非大節凜然華夷共
仰幾入炎崑之燭矣後宣帝問武曰無後矣卿其奈

何武對曰臣在虜中生一子名通國臣請以金錢贖
之宣帝卽令漢使厚賂虜庭通國始歸見宣帝卽日
拜爲郎後嗣武封爵予嘗爲之詠曰齏雪餐糞十九
年高風峻節石爲穿憑人盡道私胡婦生得胡雛後
始傳當時若無通國將令忠臣絕饗乎卽胡婦未爲
損也予獨怪鳳慶鼻覓性各不移是矣然而屢獲成
匹梟爲鳳產竊所不解子卿之節可堪夷齊子孟之
忠可追伊旦子卿老母在堂其婦整衣先嫁及子卿
方歸而子且謀反子孟堂堂揭日月於漢朝而妻顯
乃與家奴私通其奴橫行干政女爲貴人而教之毒

玄羽外編

卷二

五

論筆

殺皇后竟與子禹侄雲山叛逆而誅使去病與光之
宗訖無唯類兩家何不幸也蘇婦不忍一時之欲而
去猶未害及家國博陸忠勤勞瘁于三朝拮据五十
餘年功再造於社稷淫妬之婦以一朝靡之至於灰
飛煙滅女禍至此可爲流涕已天凡婦人擅外事貪
貨財鼓唇舌以嫉妬爲能者未有不破人家國蘇霍
二婦特其彰明較著者耳吾書此以爲末世之戒
孫寶鄆陵人以明經爲吏御史大夫張忠碑寶爲屬
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奈寃請比鄰忠陰

俗怪之使所親問實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
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
之徒舍其院何前後不相副也實曰高士不爲主簿
而大夫君以實爲可一府不言非士安得自高前日
君男欲學文而移實目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
可詘身詎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
之甚慚玄羽外史曰所貴士君子者能安分又能守
道孔子嘗爲委吏嘗爲東田而孟子不見諸侯官卑
而就之似乎詘身其實安分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不
可往而往于道不詘乎實之意以爲遺子相師知有

玄羽外編

卷二

六一

隨筆

道矣而不今之就傳召而致之屬若從之卽爲詘道
以圖鋪餒乃主簿之辟以官相命此泛泛在不知已
之中若不從亦非爲貧之初心是有得于孔孟之意
而不媿于明經者矣

馮秦世立功西域斬叛國莎車王首傳請長安西域
悉平功高當封蕭望之以爲要功萬里生事夷狄乃
不封後又破叛羌捕斬八千級僅賜爵關內侯而已
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
卽上林帝前當能者長子譚次野王凌立參皆有大
名上欲用野王爲三公嘗曰恐後世以我爲私後宮

野王私歎曰人皆以女寵貴吾家獨以賤雖不三公
有名當世弟立與野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
君小馮君至比之周公康叔云立以王舅封侯與王
氏五侯並列正色矜嚴王侯敬憚之後以其姊當熊
之事爲傳太后所陷一門死者十七人其孫衍又義
爲王莽所害其名與父祖埒光武中興竟不錄用軻
坎而死玄羽外史曰天道茫茫果不可知乎以奉世
之功而不得封侯野王等之賢而不爲三公此已不
幸矣而馮立非禮不覆擇地而行何乃父子兄弟聯
首就戮一至於此獨遺一衍文學智能不媿中興寇

玄羽外編

卷二

七一

隨筆

鄧諸臣顛碌碌奔走未見收用以樹尺寸反爲悍婦
所窘子女顛沛淪落而死天之於馮氏真若瞋瞋然
者惜哉惜哉

予觀世祖布衣授經於長安一時知名之士皆心記
而默識之及其有天下也際飛龍雲蒸之應納捷攬
悅民之說褒卓茂崇魯恭訪嚴光下周儻海內一技
一能之士各爭自磨濯彈冠於極治之朝桓君山馮
敬通博學高才時惟冠冕天下所共推服吾意攀龍
附鳳卽不得同鄧耿冠祭聘客與於列宿之中亦豈
下東觀天祿之鶴臺哉兩生俱蹙蹙長安市中不一

其數待詔公車重間不能自忍發之書疏忌者從而
隔絕之雖閉門著述不下於劉向楊雄之勤而喻泰
至言難比於賈山陸子之遇今世祖有遺才之議而
兩生抱流落之嗟何時命之大謬而遭際之不偶乎
君山以非議讖書批其逆鱗脫於雷霆之下而死於
道路敬通受悍妬之婦家道坎軻子女荼毒抑鬱而
死死之日章道之士知與不知咸共歎息肅宗在位
求其遺書桓生得二十九篇馮生得五十篇誦讀咨
嗟如獲拱璧恨不得生見其人當時君山揣子雲之
書必傳而其傳必在身後此人不死終以覆譏豈知
玄羽外編卷二

卷二

九 論筆

謂子雲者乃其自謂乎兩君名重於哀平之時王莽
百計羅之而抵死以拒大節凜然又不獨文詞才識
之奇而已後敬通舉族為權戚所讎尤可憐者子故
為其惜之
沛郡桓榮字春卿齊桓公之裔也家貧以傭力自給
師事九江朱普精勤十五年諸經俱通普死負土成
墳因留九江授徒數百人王莽末抱其經書與弟子
逃入山谷建武十九年顯宗立為太子以虎賁中郎
將何陽授太子經世祖從容問陽本師為誰陽曰事
沛國桓榮帝召榮令說尚書其喜之拜議郎賞賜甚

厚即使授太子經二十八年拜太子少傅三十年拜
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令榮坐東
面設几帳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天子親
自執業每稱太師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辟
雍成拜榮為五更封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疾帝親
臨問入街下車賜林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
是羣臣問疾不敢乘車到門皆拜牀下卒則變服臨
喪送葬漢興以來帝王待師之盛無有顯宗之於桓
榮者矣子郁傳父業襲封歷官侍中後授皇太子經
肅宗時學官虎賁中郎將和帝即位寶憲又建議入
玄羽外編卷二

九

論筆

直侍講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凡授經二帝恩寵
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子焉世其家學授安帝經
又傳順帝于東宮拜太常順帝即位授太傅錄尚書
事進太尉卒子順襲順子典為御史宦官權貴皆憚
之官至御史中丞光祿勳焉弟子竇武子曄焉兄子
慶慶子彬各能傳父祖之學經明行潔而方正允直
不苟於祿仕燭然無滓尤在榮祖之上當時傳經於
桓氏之門者楊震朱龜黃瓊楊賜皆名公卿而子
孫亦無一人墜其家學可謂盛矣玄羽外史曰桓榮
父子祖孫傳經歷世皆為帝師寵眷爵祿贍代希見

後儒謂榮以稽古自修同聲笑之而未考其家學淵源行誼修潔大有不可及者一言未足爲訾也漢諸儒如叔孫通之阿時楊子雲之美新公孫弘之曲學孔光張禹之諂附劉歆之黨惡馬融之近利榮有一于是乎而用小小失言爲笑柄亦過刻矣近代治經者以記誦翻竊爲能及叨一第則升髦舊學惟飾典馬廣田宅變雞豚窮後麗卑瑣窳陋市井少知義者不爲尚可令漢儒見哉吾因解桓春卿而筆及此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論筆

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亞夫因謝病免頃之上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筋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筋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趨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無何以事下獄不食而死玄羽外史曰亞夫豈以爲國惜侯忤上意哉功高望重乃禍之媒也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軼軼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

來獨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勳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又何悲哉

漢陳寵有言曰臣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玄羽外史曰禮禁于未然刑施于已然禮之所不及禁者刑不容不施德在心而自然之制爲禮民情默化于德而德所不能周浹者禮齊之禮又不能齊而逃於政之外刑乃加焉斯之謂出於禮必入于刑也是故刑懲非禮也先王之世比屋可封入人在德禮內所以刑措不用後世法令繁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論筆

滋而禮教漸然矣故嘗謂周禮儀禮周公之禮書也而刑寓焉春秋一經孔子之刑書也而禮寓焉此意前儒論所未到而陳寵及之可謂卓識予因發明其旨趣如此

光武因廢郭后而并廢太子疆爲東海王章帝因廢宋太貴人而并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祖宗開隙後王若故事矣然東海賢而能讓清河廢而益賢明和二帝又能友愛不惟保全終始抑亦寵榮有敘此所以爲漢世帝王而非後代可及也其後安帝亦廢太子爲齊王王易已樹之子若承烟豈非垂統有自來乎

高祖之太子太宗之承乾有罪不容不廢
然亦國家非常不幸之事乃元日申生扶蘇楊勇有
廢未有亂有亂未有亡所謂本一搖而天下震
動重足爲萬世鑑戒矣

漢東平王蒼在光武諸子中最賢知好學顯宗在東
宮極愛之卽位拜驃騎將軍位三公上置長史掾
吏皆二千石千石六百石者至四十員以示優異前
後賜錢二億八千五百餘萬布至三十餘萬匹珍寶
器玩輿馬衣服奴婢不可勝數諸子年五歲以上能
趨拜者皆佩侯印玄羽外史曰漢興以來諸王寵榮

玄羽外編卷二十

二十一 論

終始無間其東平一人而已乎晉攸魏繼齊敕周憲
各以親賢死於非命子桓幽摯子建有同囚虜不死
猶爲慶幸何望東平福履之極乎黃初曹氏僭位劉
氏除山陽公以外其諸王公侯皆降爲齊民而獨封
東平子劉凱爲崇德侯曰賢者之後也夫以一人之
賢舉宗俱爲編戶而厥嗣更極衰崇魏丕視兄弟骨
肉有若仇讎然其煮豆之歌令人於悵而獨推殊恩
于前朝宗室有若曠百世而相敦者此其所感之深
宜如何哉

隨筆卷二

隨筆卷三

玄羽外編三十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梁竦以兄松之獄與弟恭皆徙九真南潛沉湘感子
胥屈平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顯
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
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梁竦著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自負其才鬱鬱
不得志嘗登高長歎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

玄羽外編卷三

論

之職徒勞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玄羽外史曰
昔之州郡猶堪展布若近日以苞苴多寡爲能否以
奔趨勤惰爲殿最有丈夫氣者尤所不屑矣至所謂
閒居養志經籍爲娛竊已嘆而嘗之得其深味三公
之貴吾不與易也

梅福欲封孔子之後以繼殷人之祀因成帝久無嗣
乃上書爲記其略曰臣聞存人所以自存也墮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
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衆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
子被厥係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才十載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
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所謂存人以自立者
也今成湯不嗣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遠殆爲此也
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
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上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
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矣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飲
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
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
玄羽外編卷三

卷三

二

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玄羽外史曰吾天子之子
孫在西漢時猶不免爲編戶梅子真發之而仲尼得
以萬世爲王至今褒崇屢代流慶無涯子真之言其
先鞭哉

班孟堅贊董生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
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
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頗淵死
孔子曰意天將予惟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
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

自然考其師友游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
弗及伊呂不如過矣玄羽外史曰董生生于坑焚絕
學之後遠無所承近無所宗而獨能修孔氏之術斥
百家之言粹然一出於正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氏
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皆大人三策啓之游夏自幼至
老涵泳聖涯而立言吐論猶有微弊今董生樞衣洙
泗之濱與七士于比肩而立恐煩閤不能先而諸賢
不得並也劉歆識不如父而敢於反父之說孟堅見
與歆等則其不與向而與歆也固宜

玄羽外史讀范蔚宗東漢列女傳桓少君爲首而以

卷三

三

蔡文姬終之讀盡文姬傳書其後曰文姬才情最高
文章亦敏少知音律長博墳典此女中之秀穎也而
特不可以入列女傳若以文藻不可掩附之父豈傳
未可也列女第一人非桓少君乎少君鮑宣之妻也
凜凜秋霜之後忽綴一失身于胡兒再合吞於董祀
者此何鴟接鸞狗續豹也不惟難以升曹大家之堂
且何以見荀慈明之女緣蔚宗本非端人不知節義
爲何等物所以草草至此史爲萬世之公論豈容以
伯喈爲父而私之吾非不重文姬詞學但不可不守
書來人夫家法耳不然文君卓亦當攘臂自附於列

女其關世道豈小哉

范蔚宗漢書東夷論曰昔箕子遭襄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盜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後遂通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據其風于是從而撓焉玄羽外史曰四夷唯東夷爲柔謹則以箕子八條之教耳夫子傷春秋世文武之法蕩然不存而東夷猶守箕子玄羽外編卷三

四一 曠舉

之約故感而欲居九夷或者陋之夫子以爲箕子所居教化至今無改何陋之有其君子指箕子也而訓者俱不得其旨

范蔚宗漢書西域論既疏其通絕之由而末曰佛道神化興於身毒一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固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齋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有其道聞往還數間叔葉乎詳其清心釋累之

訓空有兼道之宗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說然好大不經奇詭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舉其萬一又情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通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玄羽外史曰蔚宗此論一出談者以爲晉柄彼亦各有所趣耳第蔚宗亦未洞析玄風徒貪餘唾信根不堅惑靈猶覆口津津于秘密而心實質於旨販所以妄念不休造業不止竟以畔逆至滅宗而不悟也大類彼教言清行濁者矣漢神高仲山甫之後其先世避仇改種爲御史時糾玄羽外編卷三

五一 曠舉

刺權奸蕩滌殘穢出刺益州威惠並行能使白狼樂木唐取印契諸國舉種同化改刺涼州治同益部去之日戎夷男女遠送千里及轉遼東太守則烏桓望風率服爲度遼將軍則羌胡并龜茲烏孫莎車烽燧盡除邊境寧謐其入而拜司徒也又推達名士橋玄皇甫規等列在要職股肱朝廷既卒并京益咸爲發哀單于入朝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漢之宰相此爲全德子岱不應辟徵子拂孫邵各以大臣同死國難可謂嬰鳳萃于一門真不愧山甫之後乎孔文舉初與楊彪爲友及見其子修即與修定交而

拜彪爲父執初與陳紀爲友及見其子羣卽與羣定交而拜紀爲父執文舉氣蓋一世英雄如曹孟德輩且視如無物乃不惜彪紀之拜蓋重修羣之才耳李元禮龍門高峻非天下英豪及屢世通家者不接文舉爲童子時卽往詣之稱通家子相見及援仲尼伯陽子載師友之事元禮大奇之自是遂成莫逆管慕蔡伯喈人品見卒位中有貌類伯喈者邀與共坐日對之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爾正平年二十游京師文舉已踰知命矣卽慨然投分定爲忘年之交此公磊落蓋千古一人

玄羽外編卷三

六 魏

表紹風與孔融楊彪有隙陰嗾曹操誅之操曰嘗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不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疑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笑陷可勝言乎高祖赦雍齒吾不忘也裴松之曰魏武困楊彪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難信矣玄羽外史曰操徒能爲長者談以欺衆耳非真能以無嫌待天下者也故文舉終於覆宗而彪亦瀕死幸脫子修卒不免焉豈真知高皇之坦懷乎一雍齒而始終保全之也當此

之時如楊孔二公之德望惟有一死而已不死于操必死于紹紹與操工拙有間而忘心則一也松之之論似以操先無疑而食言不知操矣

曹操入鄴慰勞紹妻還其家人賁物賜繒絮廩食之出祭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論曰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盛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惠于饕餮之室爲政之道于斯賾矣夫惡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高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遭謬於

玄羽外編卷三

七 魏

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玄羽外史曰盛之說似不計操之心事何殊於紹乎漢高哭羽乃其真心太公呂后在軍中三年而無淫殺之意此足以感高皇之哭矣乃操假仁者也既又慰其妻子還其寶物不旋踵而使賊覆之哭者真耶否耶盛乃欲以湯武之事而責之彈琴誤矣

呂布據下邳時使秦宜祿使索術于壽春術留之而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在下邳曹劉共圍呂布關雲長請于曹操求克城之日以杜氏爲妻操疑其有色戒陷命取杜氏見其美卽納之宜祿歸以爲銍

長玄德走小沛張飛過銍呼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何謂哉若是耶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宜祿子明隨母育於操操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愛假子如孤者乎後官至驍騎將軍玄羽外史曰世未有曹氏父子之好色者破張繡卽納其嫂致繡夜攻幾於不免人鄴先問表尚妻甄氏左右曰五官將入表宮矣操大驚知爲丕所得乃命立爲配初甄氏父有殊色操欲求以配植竟爲本初所先以配尚至是鄴將破植已密托愛將旣而見兄取之乃密情不實遂作懷甄賦恐兄見忌乃改懷甄

玄羽外編卷三

人 論

爲洛神一甄氏而父子交爭豈肯讓秦宜祿之妻于雲長乎

荀文若八龍荀彧之子三君淑之孫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仲達嘗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鍾繇曰顏子旣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師友之誼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

選耶玄羽外史曰嘗考文若五子長子惲字長倩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與子桓子建揚藻許下次子侯字叔倩御史中丞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俱知名當世觀字景倩博物洽聞司馬宣王一見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偉亦表曜卿之子也遂大用之爲晉氏佐命官太尉封臨淮公衆字奉倩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所交必一時俊傑年二十九卒赴者才十人俱當時名勝哭之哀感路人長倩子彪散騎常侍進爵廣陽侯彪子顏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子松字景猷位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松子爽

玄羽外編卷三

九

字今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都督三州諸軍事假節美孫卽御史中丞伯子長倩次子翼官至中領軍贈驃騎將軍子愔少府愔侍中位至征西大將軍愔獲軍將軍贈車騎大將軍此自長倩之孤未及餘子自文若一派未及諸荀其盛已不可言矣仁人有後豈欺哉

曹孟德征烏桓過涿郡告其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棟幹也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承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祿以彰厥德玄羽外史曰盧子幹鄭康成之高弟

而劉玄德又師事之其在朝正論侃辭深謀遠慮見于實武何進之前令兩人聽之漢室不至紛紜狼狽及董卓一入植以智免羌胡穢塵曾不能汚漢家末造公爲第一人矣曹操心神意氣雖自懸殊而秉彝好德之念誠有不能已者褒貶之典豈虛美哉或曰孟德之於子幹死有餘慕不知生同其時若何玄羽曰子幹經義過馬口碑盛名埒孔文舉文章似邊文禮德望與楊彪諸人一律而劉豫州則所授業而講明帝王之道也諸公遇操卽死子幹何策而脫乎大凡盛名之士生於亂世未有能全者矣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國策

諸葛孔明甚重張裔自吳歸卽以爲丞相府長史事皆諮之北征時奉帝命軍前白事出成都百官餞送者車數百兩郡邑趨走一如丞相裔寄書於所親曰爲丞相長史故今張裔男子將迎酬答應接不暇疲勞欲死此於裔何有哉玄羽外史讀史至此掩卷大笑想慕裔之爲人脫榮利如敝屣者此孔明所爲深敬之也又讀晉書見盧江何尚之以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于冶堵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各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干何彥德也昔殷浩亦

嘗往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又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而觀舊無復相親者玄羽曰何叔度之言與張裔同顧何乃旁觀張乃當局差有難易耳然其勘破俗情穿透世態其致一也孟嘗君罷相客去其半再相客又復來至欲唾其面翟公守廷尉賓客填門及其罷也門可捕雀而乃揭書于外此其識量猶去一塵大都災涼去就俱是常事顧汝汝者未之蚤見耳不足爲達士破顏也

玄羽外史曰晉人襄陽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迄晉愍帝其書漢事必至晉人乎蜀乃書漢亡中

玄羽外編卷三

十二 國策

間曹丕篡漢稱帝孫權據吳僭號俱刻之僞位後主改元炎興是歲晉司馬炎立乃爲眞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書凡五十卷比陳壽三國志體裁甚正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舍習而從陳寔所未解考亭綱目一出公論始昭昭於天下矣

晉裴楷家炊黍在甌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楷卒衛瓘家炊飯墮地盡化爲蝶未幾爲賈后所殺子孫皆死石崇家飯亦化爲螺旬日被誅夫養生之類化爲異物此不令食粟之兆也豈鬼神告之耶抑其家衰氣已見妖物起而播弄之耶不可得而

知已

梁書曰沈休文嘗侍宴會豫州獻果徑寸有半帝奇之問果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聞之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玄羽外史曰休文功名不終其以此哉夫天與臣下爭能人臣與主上鬪捷兩者交失之約既畏護前而顯讓又謂帝短而語人以此處猜忌之朝其何以免禍無徐彥昇不作薛道衡乎

休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而自負高才昧于榮利及居端揆少弘止足雖殷勤請退而終不

玄羽外編

卷三

十二

卷三

能去先嘗勸梁武殺齊和帝武雖暫從終是薄之病夢齊和帝以劍刺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帝聞而譴責約懼遂卒玄羽外史曰沈休文才士也而非正士楚龍付鳳鳳風凌雲疾風勁草非所賞貴矣帝舊與握手能辨之故武帝而未有天下也不可一日無休文武帝而既有天下也不可一日有休文以帝之明達懷中出詔誰不鄙之而衰病沈郎奈何日日揣腰約臂冀掌臺司耶不必赤章之奏羞死之譏能激怒之第恐三年未死而鍾室之草將丹矣

四終 卷

隨筆卷四

玄羽外編三十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梁武帝技能才器可稱英傑而君人之道獨闇焉重華敦睦萬古一人象至不仁封之而似放未有或非之者臨川鄒劣帝非不知優祿重賄富之貴之足矣何至授以人民聽其殘虐至於寵極驕生淫污貴主遂謀弒逆乃置而不問何以成紀綱乎正德凶狂屢叛屢赦毒蛇不刺更留肘腋候景借以長驅癡兒欲戴黃屋雖徒爲賊笑而實帝留荆棘而不剪致其滋蔓耳當其父子同死於賊人謂以英特之才而下比亡國之主似爲天數之厄而非人力玄羽氏以爲皆帝所自取而不可歸之不幸也

玄羽外編

卷四

一

卷四

玄羽外史曰人有夢寐乃形神之離合周禮占夢之官以考六夢之吉凶而佛書亦載夢有四種一曰無明夢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徧增四曰凶吉先見周禮六夢止談吉凶未若內典之詳備莊生又云古之至人其寢無夢而未嘗不稱軒轅夢游華胥之事豈黃帝非至人乎書載殷高宗恭默三年夢帝資以良弼以其形像物色之得胥靡於版築之間乃傳

說也此豈求治甚切而神與大通乎乃秦穆生禱簡子俱有鈞天之遊武王生叔虞亦曰帝命之名以畀于唐史氏詳記其事諒非誣者孔子大聖亦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前此當夢矣及其將死也而兩楹之奠或扶悲歌儻所謂吉凶先見者非耶江文通文章顯名之時夢筆生花爲宣城罷歸之日年踐初衰嘗舟宿鄱陽寺渚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有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潘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裁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無用今以遺君而丘遲之文遂亞於淹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玄羽外編

卷四

二一 遺事

自樨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文通探懷得五色筆一枝以授之再後爲文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宋幾澤亦卒可見文章乃人之精神精神聚而文章入妙人亦存精神散而文章無氣人亦死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正精神之聚鳳不至圖不出天下莫宗精神散矣乃夢奠於兩楹固理之常無足怪者自古不婚宦者有何貽何胤後雖強之婚而終未嘗合其妻亦自守有非常情可測者其後有劉計顧協踪跡頗同若夫宦而不婚則有元紫芝陽城兄弟此

俱忘情釋累於塵俗之中實是慾界上超邁之公論吾年六十方遣此念回視諸公爲之一振

江左王氏自太保祥爲魏元臣而不屈於大將軍然晉興必以此公冠百僚鎮服海內三傳而丞相導爲東晉佐命太保必爲劉宋佐命太尉儉爲肅齊佐命世世宰執男尚公主女爲妃后金紫滿門而家世相傳並譜江左舊事紙之青箱謂之王氏青箱學如此者三百年餘家不得比惟謝氏差與之埒顯貴文學王氏爲多功業風流謝宗更感安之兄弟玄之兄弟以及於子孫并王氏弘農晉之後有文集行世者各玄羽外編

卷四

三一 遺事

數十人其官爵如謝莊爲吏部尚書子淪繼之淪子覽又繼之覽弟又繼之凡三世掌銓衡又如王儉以吏部尚書丹陽尹太子少傅兼國子祭酒子暕繼之陳子承又繼之凡三傳國師皆近古所未有也王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議者曰天然勝於羊欣工夫猶不及也王平南與右軍叔也過江爲最王僧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然而右軍變古制今領軍猶法鍾張也亡從祖中書令子敬云弟書如騎驪驥恒欲度驪驥而更征西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虔在荊州與都下人書

云小兒賤家難肯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此之後得其蹟大服右軍嘗自書表上晉穆帝令張翼寫題帝答右軍曰當時不別久後方悟小入幾欲亂真張芝索靖草誕鍾會二節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都惜草草並於右軍都起亞於子敬繁姻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謝安亦入人品嘗爲子敬書楷康詩羊欣親受子敬行正俱善亦見重一時孔琳之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直道讓亦面受子敬故不及羊欣范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

玄羽外編

卷四

四

陽華

之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奸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並直道讓所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宋文帝見僧虔所書素扇歎曰非惟迹逾子敬方當器推過之孝武欲擅書名而性多忌僧虔常用拙筆以此見容從祖子敬爲吳興太守僧虔繼之俱以善書名論者稱之齊高帝亦善書常問虔曰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二章第陛下草書第二章第正書第三章無第三章第陛下無第一帝人笑曰卿可謂能辭玄羽外史曰虔公之言不幾於於乎知帝之能容

也若大明之世方以拙筆自哂矣

安定牛弘隋開皇初爲秘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素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主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書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以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詔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并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書木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後都吏人擾亂圖畫練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湯此則書之三厄也魏丕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荀氏最定魏內經更者折簿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以來雖傳數帝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丁四卷王儉撰爲七志至梁而始盛阮孝緒分爲七錄總三萬餘卷侯景之亂文德煬幸而無恙湘東王悉

玄羽外編

卷四

五

陽華

取貯荊州及周師入郢湘東一夜盡焚此則書之五厄也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今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所有上納其說乃開購書之賞玄羽外史曰書至隋而五厄至今八九厄矣大業之末唐取西京幸而無恙東京爲世充所據兵敗之後宮免焚湯唐文皇帝稽古右文經籍大備中經祿山首亂未此繼之黃巢又繼之俱渝汴京已燬滅宮觀王公妃主無復遺况書籍乎察察五季至於趙宋宋代君臣競修文學集書之富過於隋唐粘罕

玄羽外編卷四

六一 國華

聲之於前伯顏載之於後於是中華典章盡入倭僞之族矣有盛必衰理固然歟

北齊行晉州事竇璽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三反復之未得其門何者按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帝詔云子匿大父母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懷羊其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亦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後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

天頻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鄰臣所以致歎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諱譚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羣臣等議議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干法無違于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爰復難云判局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援按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

玄羽外編卷四

七一 國華

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有所之乎朝廷雖是其議而條竟不改玄羽外史曰天下無無母之國亦無無父之國母殺父大變也不言是與其殺言是死其母人子處此進退俱有死局而麟趾格乃開之以不告之條亦未盡義理之正告之則母罪正父冤雪聽其子自盡可也是謂處必不可爲之變而通之以萬不得已之懷然此在人子自酌而爲之設條格非所訓已緣齊朝出于鮮卑猶未改夷狄之風知有母不知有父俗尚然也

梁武帝時吉敘復父仇殺人自首秉憲判斷互有出

入而武帝赦之先是凡殺人復父仇者咸以爲義而律條固載自唐陳子昂柳子厚韓退之之論出而其旨章章矣陳子昂論徐元慶之獄曰元慶報父仇東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三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義之教也教不苟立元慶宜赦又曰跡元慶所以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含生忘死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實之以刑然後旌其廬墓可也後柳宗元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刑甚矣

卷四

旌其可誅茲謂濫刑甚矣禮之所謂仇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乃推刃之道也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必義必不以王法爲仇而又以爲戮則黷刑壞禮不可以爲典明矣憲宗時富平人張悅復仇請罪韓愈議曰子復父仇經史不非而律條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下尚書省

集議以聞朝廷酌處之則經與律兩無失矣玄羽外史曰復仇之事前史不詳而獨詳於唐史然由陳之說是誅赦並行也由柳之說是重經而緩律似專在於赦也由韓之說是謂斷以律而議於經裁之于上也三者俱有義而退之之說更盡夫屢赦則開顯殺之門而兵刃無復已時不赦則訓純孝之志而憤冤莫能暴白獨據於經則廢法而今申可以動釋一裁之法則廢典而訓典遂爲虛設周官曰凡執仇仇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而又懼孤稚廬弱仇人有備而不得奮或告之士仇反得逞業已逞其志而陳公所議

卷四

于衆執法引經之士而造于前而法外之恩出自宸斷此足爲萬世訓也隋高齊公頽才兼文武明達世務竭誠盡節引薦貞良以天下爲已任執政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頽之力也晚年直言正諫不顧忌諱幾死於悍后而竟戮於昏主妻子流徙海內稱冤蘇邵公威爲齊公所引即參掾席治身清儉謀議疏通格令章程並行于世雖人有煩碎之議而足爲一代遺老恨其君邪而不能抱斛律之憂國亡而不能守楊彪之義維新之朝何可再汚文皇一言媿公且也玄羽

外史曰此兩公俱有截濟之才而不遭兩漢隆平之世乃生於周隋餘聞之間上有猜暴下多讒邪即令勳素宇宙無以善其終始嫌隙各開將何以免然齊公至死如矢邵公老更浮沈齊公而若生邵生而齊公可延喘于充密之輩寧假息于英明之主乎一此而魄爲之礙矣

李藥師少負縱橫之氣牛弘楊素韓擒虎輩俱以爲有王佐之才太宗與之深交自遼平江南之後功名已盛以三千騎襲破突厥又以萬騎襲于鐵山盡俘其衆遂擒頡利斥地陰山絕大漠功在朝臣之右蕭

玄初外編

卷四

十一

將軍

瑀等皆忌之吐谷渾入寇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乎靖聞之往見房丞相自請行以爲西海道大總管李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等兵皆屬之虜間退保大非川諸將憚馬弱不欲戰靖決策深入遂殲其國虜王伏允自經死更立王而甌生失期靖薄責之歸而諸靖謀反按驗無狀坐誣罔靖始謝絕賓客及帝伐遼又欲行帝憐其老未許大年卒玄羽外史曰李藥師功名之士耳與馬伏波意氣頗同范相國張留侯高識遠見未之及也幸而所遇者又皇若劉宋高祖齊神武隋文帝寧不恨恨彼蓋雲蒸龍

變欲用其所未足乎故大怖之期已迫而伏櫪之氣猶雄雖自千古偉人哉而特不可令李伯陽容成公見也

隋末有羽士徐洪客者齊人也李密據回洛洛口天下響應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直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遣人操幣邀之已失所在後與虬髯客入晉陽窺李世民一見知爲真人拉髯公于海外立邦而扶餘諸國遂爲所取洪客泛蓬萊去不知所終先是秦末有安期生嘗謁見始皇帝語三日夜不輟留玉鳥以別期次年再會而始皇次年死又以

玄初外編

卷四

十一

將軍

策干項羽羽不能用與蒯生蓋公遊處見漢祖入關乃去五代之末有陳圖南者憫生民之塗炭慨然有康濟之意一日跨驢入京師聞陳橋之事卽跌于地撫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乃高臥華山不出一臥常百日或一年玄羽外史曰此三人者俱生于亂世而實有撥亂之才亦抱濟時之志亂形未具先識其微顧神器有歸天眷有在若人者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既有所付卽浩然而遁耳劉伯溫隱居括蒼或勸以尉陀之計伯溫曰長淮之間有真人應運而起如用我者庶幾張留侯之事耳後輔我 太祖運籌帷

幄不下子房乃辭公就伯奄奄以病去天下不得而窺其際嗚呼安徐陳合而爲一人乎可謂千古英雄之冠冕

釋教在東漢始入中國中國人在西晉始度僧尼自此以後奉其教者十室而九而其廢興亦若有數拓跋太武廢之周武帝又廢之唐武宗又廢之所謂佛法逢三武者是也至宋徽宗又廢之雖旋廢而旋興而當其廢之時未嘗不火其書人其入廬其居甚至封刀千關將津吏過則斬之而惟恐蔓草之不盡除也蓋亦酷矣豈惟釋氏吾道亦有廢興周末章縫玄羽外編卷四

隨筆卷四

隨筆卷五

玄羽外編三十一

眉州張大猷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阿思訂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爲可賀敦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榮辱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遇害玄羽外史曰公主傷宗國之亡以懷楚之情而發之篇什之中焉知有嗣胎之萌乎當是時宇文子孫盡于鋒刃者已無唯類矣此一女子身在絕域感改物變示之變南望悲悼或亦人情所不免者此非有蜂黃紫蠟奈何必欲殺之不三十年而楊氏子孫亦殘於王世充宇文文化及相去才一間耳後之有天下者其尚鑒此而遠法三代之仁可也

建成將發難時敕德勸秦王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

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王猶豫敬德又曰處事有疑非智臨機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議始定及隱巢伏誅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蹠血之變功惟敬德第一賜絹萬匹并齊府庫藏什器奴婢其富甲諸功臣矣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卽冊贈司徒

玄羽外編卷五

二 附錄

諡忠武玄羽外史曰觀敬德議論壽畫似非武人而不欲罪及支黨此尤仁人之言是房杜所未及發者末年謝賓客服食導養臺沼音樂後于自奉此又似挾五湖赤松之襟况以隱脫于良弓走狗之蹊徑跡其行藏且在李衛公之上矣世人稱敬德者不過曰萬人敵竊識賢智之超絕乎

顏氏溫氏世有聞人而在隋獨盛唐初有溫大雅與弟彥博大有顏思魯與弟愔楚遊素同居清顯思魯大雅俱事東宮愔楚彥博共職內史遊秦大有借典秘閣顏以學業優溫以幹濟顯稱並美云後各躋公

輔爲時名臣薛道衡之子收與選部郎適之子元敬族子德音唐初有名入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鸞元敬年少爲鷄雛同爲瀛州學士道衡曾孫薛稷魏文貞公外孫文貞家多藏二王書法真蹟稷銳精臨倣遂以書名家而畫稱絕品子尚公主後封晉國公官太常卿

韋思謙爲天官侍郎知政事初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日張膽以報天子爲能碌碌保妻子耶及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曲禮或以爲議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鷂豈衆禽之偶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姑息耶子嗣立承慶俱進士第承慶子長安中拜相嗣立繼之父子兄弟相繼宰相古無有也

玄羽外編卷五

三 附錄

蕭瑀後梁明帝之子入唐爲宰相子鈞尚襄陽公主爲太常卿從子鈞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鈞子灌渝州長史灌子嵩開元十七年拜相高子華工部侍郎上元初拜相次子衡尚新昌公主華子恒恒子倪穆宗朝拜相次子悟悟子愔懿宗朝拜相尚主衡之子復德宗朝拜相復子湛湛子實咸通中拜相實子邁

傳宗朝拜相自瑀釣逮入華宰相名德相望與唐始終可謂盛矣玄羽外史曰江左之君惟蕭梁最無失德武帝仁而能儉昭明子晉之亞一則其身亂一則不免夭折非天所以報端良也故復佑其子孫此亦理之必然者耳

榮陽鄭餘慶父祖以上俱顯官餘慶嘗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初爲翰林學士十四年拜相從父綱先拜相家昭國坊第在南餘慶第在北號南鄭相北鄭相餘慶之子滄尚書左丞三子處晦從儼亦進士第從儼傳宗朝拜相鄭珣瑜餘慶之族先於德宗朝拜相珣瑜外編卷五

瑜子覃文宗朝拜相次子朗宣宗朝拜相父子三相俱寒寒持正不阿于時尤爲難得唐多世臣如京兆之韋贊皇之卒皆此類也

宋璟罷玄宗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在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者卿爲我思之抗曰非朔方節度使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後且半閱大臣奏疏得一本則張嘉貞所進帝喜曰此人是也即改詔以嘉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俱拜相家藏書畫件秘府第甲於東都歷五世無所增算人稱三

相張家弘靖子挂管觀察使文規集賢直學士天宗文規子彥遠博學有文辭書法亦善畫入能品足世其家

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王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子儀八子俱顯官曜曜曜曜更以才奮曜性沈靜資貌瑰傑襲封代國公遷太子少保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盧杞秉政忌勳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以次得罪奸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同玄羽外編卷五

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勞保父王家當誓山河琢金石許者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賄善騎射從征伐復兩京戰最力破吐蕃回紇俱有功屢封趙國公暖尚昇平公主生女爲憲皇后生穆宗皇帝曙爲司農卿從德宗幸陝被甲衛帝馬于南山險路擢金吾大將軍封祁國公曙子承嚴通五經元和中進士及第累遷起居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嚴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閭閻縛求校繆帛非所宜帝毋稱其儒者無

意不類勳家進退間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幸
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賈四子鑄劍
鑄劍鑄劍代國公釗以代宗外孫歷官檢校兵部
尚書憲宗寢疾宦豎妄議廢立者釗對曰殿下爲太
子當日多視瞻何外慮乎時得元舅體干仲詞尚
徒陽公主仲恭尚金堂公主從尚漢陽公主檢校國
子祭酒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有諫即毀草人無
知者別置在郕南尤勝堽穆宗常幸之置酒甚歡卒
贈左僕射鑄尚西河公主太子詹事玄羽外史曰郭
氏自肅代以來十三朝富貴福澤遂與唐相終始次

玄羽外編 卷五

不 諱

則西平王李晟家亦足相埒忠義之報豈不彰明較
著也哉

玄羽外史曰予讀李長源傳見史臣贊曰必之爲人
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
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嗚乎此當時忌必者之言而
史臣誤收之乎又云德宗晚好鬼神事乃復用蓋以
怪自置而爲之助也且其傳中往往輕必新舊唐書
皆然予獨謂唐自房杜姚宋而下宰相罕有過必者
運籌帷幄收復二京之功姑勿論只三定儲君正如
新立辨如泉湧然以來如公者幾人至謂以鬼神事

復用尤誣之甚德宗談桑道茂事歸之千命而云非
盧杞之罪必進君相造命不言命之說而德宗悟是
豈求助于鬼怪者相業如鄴侯而猶且言之宜作史
者之不免天刑人禍也功如必智如必忠如必高如
必而總之曰近讀之可爲扼腕矣或曰子繁無行見
棄于時故并書曰此何足以累長源哉房杜之家亦
有不肖子房杜之賢不爲損也獨一長源平陳壽作
三國志毀諸葛武侯人多有辨之者長源獨無言乃
一置喙焉

彭城劉子玄有良史才嘗稱史有二長才學識也世
玄羽外編 卷五

七 諱

罕兼之故史者少嘗撰劉氏家史及譜推漢爲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賢曾孫居
巢般不出楚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傳吳兢亦與
子玄齊名曾共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證魏
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
爲忠不然皇嗣且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悅知兢所
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枉地下兢實書之其草固存
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祈改辭曰徇公之情何爲實
錄卒不改武后時史官皆用宰相等監修子玄又病

長官多不得成一家言上蕭至忠書言五不可宗楚客等惡之竟格其議又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乃著史通

吳郡沈既濟亦有史才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以次高宗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還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章矣今以周嗣唐列于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

玄羽外編卷五

人

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甚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有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沒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而何所拘閔而列爲二紀譬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大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

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蓋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稱名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帝若皇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皇后云議不行玄羽外史曰予幼讀朱元晦詠史篇其云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冊萬古開羣蒙正言削去武氏紀書帝在房州以爲范氏千古之見受說於伊洛者不知沈既濟先言之矣按唐文章盛於韓柳詩盛於李杜至史學獨劉子玄吳兢沈既濟數人退之嘗撰順宗實錄錄者闕然卒寔定無完篇信乎史學之難

玄羽外編卷五

九

戰班馬之後今寥寥矣無怪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于春秋也相國韓休清儉爲唐士第一子浼判度支盡斃天下財利而寒素自守不爲家人生產恪守先相之風性好琴書其書法丹青俱入妙品而以爲非急務自暇不傳常論琴至嵇康廣陵散歎曰此公有深意人不

能測魏末大臣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楊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而皆爲司馬懿父子所害康以揚州乃廣陵地諸人俱死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之散自廣陵始也又有調名止息言晉雖暴興終

止息於此其聲哀迫似言永嘉之亂兆康憫魏之亡有興復之志而無其具惡司馬氏之詐而畏其猜故傳幽憤之曲托之鬼神以俟後之知音云此亦千古之創見後加平章事

河南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藉不茵席以不及親而在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憂爲初兄子穉穉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能食乃止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玄羽外編卷五

不覺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房瑁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大曆十三年卒家惟枕復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憂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膏粱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數名謂之元魯山因作三

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大籍諸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魯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使游于孔子之門皆達者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以爲篤論

唐隱士雖多而最著者又有賀知章秦系張志和陸鴻漸陸龜蒙知章一見李白知爲謫仙人解金龜沽酒盡醉夢遊帝居數日乃寤時爲禮部侍郎集賢學士乃請爲道士捨宅爲觀號千秋與帝求鏡湖一曲玄羽外編卷五

作放生池帝許之秦系會稽人善詩權德輿曰劉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居泉州九日山有大松十餘東晉時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爲研注老子刺史訪之不得見張志和金華人肅宗朝待詔翰林自後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叟垂綸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觀察使表其居爲玄真坊帝徵之不起嘗賜奴婢二人志和配爲夫婦號魚童樵青陸羽問孰爲往來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善園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抵掌即成

若輩之聞足矣陸羽者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箴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隱若谿自稱桑苎翁著書獨行或歌或笑時人比之接輿朝廷拜太子文學不就性嗜茶著茶經三篇天下益知飲茶矣陸龜蒙亦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爲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龜蒙不與流俗交雖造門亦不肯見朝廷徵高士亦不往陽城少以貧無書求爲集賢院吏因竊讀院中書六

玄羽外編卷五

十一 續集

年兼晝夜及進士第卽隱中條山與弟堦城皆不婚終身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往迎負而歸奴醒慙之曰寒而飲何責焉歲饑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人憐其寒餒衣食之弗納節度府聞城義遺繖五百委之去城置之不發會里人鄭俶喪不能舉卽畀之俶感恩願爲奴城弗忍勸之學俶愚不能業慚而縊死城驚哭自咎爲之服李泌屢荐之召拜諫議大夫每俸入度月用米薪菜鹽錢若干餘卽送酒家無留也竟以諫顯謫道州玄羽外史曰自元德秀以下皆篤行之士游心物外

瞬然不陟世之滋垢者也其甘不婚殆不可常情度矣

隨筆卷五

卷五

十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唐元行冲嘗撰魏史事詳文約先是曹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卽書晉元帝乃小吏牛金與琅琊王妃通而生子冒姓司馬以著石符行冲重作魏史書北魏昭成皇帝名繼繼晉受命遂有天下之八獨此可以當之余十年前作五胡指掌其時未讀元行冲傳自楚湘歸始讀新舊唐書見行冲傳中有此議論與吾指掌符合自以爲千古之契

玄羽外編卷六

一

夫魏收曲士也文而無行人稱其史爲穢史彼嘗青中國爲島夷故信筆污穢取帷簿不根之醜暗昧不可詰者入之正史古稱天刑人禍此夫能漏干陽而豈能脫於幽冥哉收死卽被人伐冢戮尸信有天道矣

玄羽外史曰昔表天綱蜀人也見武氏于嬰後大驚云此龍瞳鳳頸雖女身亦爲天子李淳風亦對太宗言女主當王後果有武氏之禍革唐命而殺其子孫幾盡上官儀破誅其妻沒爲宮婢生女名婉兒母將產夢人以大稱與之曰以此稱量天下後果專政此

妖物而天且命之作此等事使亂唐社稷而流毒於天下哉緣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晉之高祖始猶退避不敢至是長禍不得不從其本謀實在太宗也故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報應之妙如此可不異哉

武后篡既久益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反畔防豫不暇時有宮人者宜都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后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宮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宮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嫫婁有越出房閣斷

玄羽外編卷六

二

天下事者亦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華天姓改去釵釧襲裘冕服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故宮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陽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臣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消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

作明堂者玄羽外史曰此宜都內人之語也微婉深
切有古自牖之風其心似狄梁公而機不露其氣如
蘇安恒而語不激此女子較上旨昭容輩實有天壤
之隔吁可羨哉

玄羽外史曰孔鯉之妻伋之母也鯉死而嫁於衛以
聖人之媳大賢之母天下禮義出於其家而仲尼不
能化導其婦子思不能內安其親况絮庶乎蘇武之
妻夫出而嫁賈臣之婦棄夫而嫁然亦有太公望矣
李今伯之母棄姑與子而嫁范文正公隨母入於朱
氏登科既久乃復其姓魏了翁與高稼高定子皆爲
玄羽外編卷六

卷六

三

高氏

同產兄弟此母子高氏生定子兄弟于魏氏生了翁
兄弟乃了翁定子俱參知政事而了翁且爲大儒高
稼又領大藩死王事其母之苞大和蘊情靈者或不
爲不厚大都非完節人也 國朝閩中馬氏之妾生
子鐸爲悍婦所妬已而復有娠嫡覺逐之歸李氏生
子馬不敢諱其爲馬氏子也與兄鐸先後科狀元
帝嫌其名旁注字名騏何物一女子乃能振二姓之
之宗流千古之芳想天所付予者不薄奈何微賤若
此然而黜逐之權聽於人有非得已不與前諸婦同
要之子思而下皆人子之不幸也

王勣字無功文中子之弟也幼解神童以詞賦見重
於楊越公素薛侍郎道衡二公以表張期之觀隋政
將亂遂隱於酒唐皇既定亦不樂仕求署太樂丞以
自污其詳在本傳予閱全唐文觀公所作醉鄉記愛
其文詞磊落迥出風塵之外與劉伯倫酒德頌爭伯
仲乃爲錄之記曰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
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緊無晦明
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靖無愛憎喜怒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
驚禱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嘗獲遊其

玄羽外編

卷六

四

高氏

都歸而官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
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
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禘數十代與醉
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大
故天下遂不寧至平末孫桀紂怒而登糟丘階數千
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乃命公旦立酒
人之職典司五齊拓地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
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
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
十數人傑遊其地歿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

便云嗟乎醉鄉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淑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玄羽外史曰予愛劉伯倫酒德頌直抒情懷然猶與二豪相競不若醉鄉記之渾然余每微醺輒誦一過渾然身入醉鄉矣豈非一大快乎

余讀王無功醉鄉記因憶昔年遊京師曾與友人戲作酒中太古解檢舊稿錄於此不敢與王生比跡亦一時寄興不忍棄也其解曰玄羽山人喜飲酒飲常醉一切榮辱恩仇升沈順逆及抑鬱愁苦之接皆以酒忘之時或放浪自號酒龍每與人論酒中境界有

玄羽外編

卷六

五

酒中

三飲者日用而不知乃爲之解謂夫賓主卽席獻酬拜跪濟濟踰躅心恭意淡此如與古人遊于禮明樂備之世雖則近古而不免桎梏於繁文縟節達者病之其漸可圖也及酬酢旣徧傳壘半傾內外欸洽偶語促坐舉白飛觥眼花耳熱此身不在中古乎殆若俾俾之民便便之俗上恬而下熙者焉然猶較計于多寡之途爭辨于同異之域不能相摩于渾沌之天乃杯盤狼藉冠履遺落聲歌雜沓僮僕酣睡伯仁之八斗已過伯倫之一石旣畢騎馬者落井而就眠揮毫者濡頂而狂叫山石崩於前而心不悸蛇虺與於

左而目不瞬斯時也陶陶然大醉矣與所謂遊千太古者哉夫太古之風君臣上下蕩然而順憂歡苦樂愴然而忘不知有身安知有人不知有天地萬物安知有愛憎取舍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樂之極昏昏默默唯此時爲然非兼耳目遺形骸儵然獨立物表安能遊此境界乎

玄羽外史曰予讀韓退之感二鳥賦咨嗟慨歎悲其不遇以爲不脫世俗干進之態此在常士不妨予聞孟軻之後數百年而有董生楊子雲又數百年而有文中子又數百年而有韓退之退之識見豈宜如此

玄羽外編

卷六

六

韓退

聖門諸賢如三省方切豆蓬仕進之圖四勿請事何暇得君之願求我若復汶上不來使仕雖勤吾斯未信是皆孔氏家法也師也千祿聖論諄諄吾親退之意氣似從千祿藩籬闌而未出者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楊子雲三十年不遷官日閉戶著書不求人知王仲淹上太平三策不省卽應龍門永絕仕宦此三人猶非退之所擬不必論子與氏矣後人重其文章故孟韓並稱不知韓子有意於文刻意雕鏤苦心求工孟子義精仁熟淹貫六藝開口談吐斐然成董公孫丑萬章之徒從旁記之豈孟

子有意弄筆墨哉乃出處進退辭受取與於之道義無不符合當時萬乘之主隆以賓師之禮至有貴爲齊卿不交一語不知肯三及宰相之門上書貢文否乎予故曰退之不得與子與氏並論也

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雄古壯烈頗類周書獨其大旨多歸功于晉公而李愬謀奇策密夜擒元濟事不能詳載朝廷乃易其碑命段文昌爲文今段碑不存而韓碑在汝寧府裴晉公祠中余又觀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少時偷雞殺狗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

玄羽外編

卷六

七一

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執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祗畏若不勝按向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亦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

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擢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旣得准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平西碑玄羽外史

玄羽外編

卷六

八一

曰世人多惜昌黎之文見毀而復用段氏之作以爲憲宗信讒舍琬琰而樹硃碣也不知隙起于石孝忠此固貫高趙主之徒歟當時韓吏部亦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岳飛子雲勇冠三軍當遇勁敵十餘萬每以數十騎橫貫之芻雙劍雖重八十斤如舉入鴉羣大眾隨之往往克捷功在諸將右而武穆輒抑而不聞張魏公在潭州聞破洞庭雲功第一而文書中全不列乃代爲叙之始進官數級武穆曰諸將之勞兒子何與焉此其度量似過晉公乃韓公之文固自卓越予見段學士所

撰亦自詳曉明愛隨人觀場之輩先購貽千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唐元和中劉又者不知何許人遊燕趙間任氣重義大軀有怪力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鳥雀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詩歌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俯仰貴人敝衣窄屣從尋常人乞酒食又面道人短長不畏噴怒患害及符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聞昌黎韓愈能下士步行歸之及至賊米柱雪車二詩坐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論

玄羽外編卷六

九一

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謾臺中人所不得者不知與劉君爲壽愈亦不訝後在齊魯不知所終玄羽外史曰世未嘗無才也特人未之好耳晉侯好音而仰六馬之秣者入秦王好力而扛千鈞之鼎者進韓公一好許士則磊落非常如劉又者徒步而往第忽舍之而去當必有未當于心者乎斯人遇孟嘗君不知于馮驩上下若何也

李太白得罪客淮南嘗渡牛渚至姑孰見謝玄暉青山而悅之曰吾他日當與謝公爲侶鮑旭之後子孫微弱殯于東麓非其志也元和間有范傳正者廉訪

宣池其父嘗見知于公又得公遺文讀之自以爲千載神交乃親詣當塗訪公子孫俱無有得二孫女嫁於農畔傳正召而訊之始知其墳墓所在二女泣言先祖志戀青山遺言未遂傳正乃謀之當塗令諸舅縱縱亦文士個儻乃相與卜宅青山之陽西去舊墳六里北倚謝公山傳正自作墓銘刻二石一實於泉荷一表之通衢余嘗過采石望其祠墓感太白零落而死宗此部絕故舊交遊滿天下未聞一人爲之經紀遺骸瘞瘞遺媳飄泊誰則念之得不相識范傳正諸葛綏者遷其丘壠而表章之苟有以葬不必其子

玄羽外編卷六

十一

也信哉余謂李公以天地爲逆旅古今爲夢幻此非所慮獨其深慕玄暉而欲往依之豈區區在山水之間乎余過時曾有句頌之云知己授心異代諧玄暉遺宅白雲崖不然黃土堪埋骨何必青山始慳懷古人之契有非世代所隔太白之欲依玄暉亦若傳正之爲遷葬也

初范君傳正訪太白子孫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爲劉勣之妻兩人皆編戶也召至郡庭與語二女衣服粗陋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名

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家貧出遊今十二年矣存亡不審父未仕宦而先物故兄亦逃移不返其家無糸以自攜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辱辱兩女子衣食何給饑于農夫救死而已昨爲鄉閭逼迫忍耻來見不勝羞慚言訖淚下范君亦爲法然并言遷葬之意遷葬聞之朝廷元和十二年敕改祠堂范君與諸葛公謀爲僉具欲收嫁二女於士族女力辭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他門倫先敗矣義先薄矣生纒倫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改適之事所不忍

玄羽外編卷六

十一 雜錄

聞范大驚異不奪其志爲復二夫之身免其徭役而厚資給二女玄羽外史曰此女安分實爲守節不慕華艷不鄙故陋與人一醮終身不改律哉有烈士之氣太白之遺風未泯也

杜甫審言之孫也審言高宗時詩人官至膳部員外郎生閑未仕閑生甫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大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掾會京師亂天子西幸肅宗立於靈武甫步走行在授左拾遺以論救房相國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秦拔爲工部員外郎參軍謀事策策於浣花谿待之如

方外甫多使酒失言節使乃嚴挺之子武也性急喜殺多不能堪而孝母特甚母知之陰爲保持幸免李白作蜀道難以諷之憚不敢行會武死乃棄官扁舟下荆楚流滯夔門卜居瀘西又歲餘乃入岳陽嘗遊山爲水所阻飢二日水退縣令以酒餽迎之痛飲而卒子宗武貧不克葬亦效宗武子嗣業更貧無以給喪凡四十年乃移柩還襄道遇元微之在荊州嗣業往謁微之求爲誌銘始克歸葬玄羽外史曰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人以其詩比周公制禮作樂後世不能擬議乃生平感感不博一官間關道途殫死逆旅四十年始克葬子孫竟無立門戶者天何仇善人之深耶豈文章絕世造物忌其太洩而故抑之耶公與太白才名相埒皆爲古今之冠公猶有孫以繼蒸嘗而太白僅兩孫女作配農忙茫茫天道不可得而問也

玄羽外編卷六

十二 雜錄

隨筆卷七

玄羽外編四十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同思訂

按元稹字微之與白居易齊名稱爲元白才名亞於李杜嘗對策狀元歷官清要其詩入宮禁以比管絃宮人皆能歌之號元才子爲相三月而見黜或亦娥眉之妬也杜甫客死已久微之見遺集甚嚮慕之適杜嗣業來見欣然爲作誌銘且爲叙其詩文而傳之誌中稱子美曰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維徐庾之流麗盡得玄羽外編卷七

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其貴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或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曰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堂與乎此文一出李杜遂有定價玄利外史曰李杜之價今猶未定或者以李爲詩中之仙杜爲詩中之聖聖言造位已極仙言迴絕塵凡此

已似近之大都譬之於文杜如左氏李如莊子譬之書法杜如王右軍李如張長史譬之於畫杜如顧虎頭李如吳道玄譬之天文杜如五星經緯有章李如卿雲變幻不常此可以意會矣每讀杜詩字字句句精金美玉把玩不忍釋手及讀李詩則仙風道骨服霧餐霞種種拈出絕無煙火又不似人間蹊徑也雖欲軒輊其將能乎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吾筆此以俟明者

予讀全唐集見李商隱壁龜索蟲賦文甚簡略不盡形容乃援筆戲而廣之其辭曰有物逸焉寄生於人玄羽外編卷七

不解孕育條然成身常緣督而趨超因渙汗而逡巡與美錦兮交絕托敗絮而情親無營無慮且齧且飢未見天日焉知陶鈞髮含垢而畢集衣久著而錯陳惡就肥而逐香喜傍瘦而憐貧一與契合雖飢病而不捨見人羸困日齟齬而逾臻故天下失志之士落魄之夫親屬莫顧友朋盡渝而乃周旋終始且暮與俱道其種類填褥塞襦然而無貧賤無賢愚得之必殺索之必屠此亦有深意豈其慘刻乎彼出於人之毛髮而即欲搔入毛髮生于人之肌膚而即欲殘入肌膚忘本傷生滋蔓須除故古有日捫之以資談而

又欲一舉而拔之盛中者蓋因其可惡惡之而陸生奈何有守白守黑之謾義山曰回多蹠絕此亦近似矣不免彷彿而模柳子故援拾黃甄之皮而仰續三公之狐

并錄李商隱賦云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驚露鶴不如其半汝職唯鰲而不善鰲回臭而多蹠香而絕陸龜蒙賦云余讀王谿生諷賦有就顏避蹠之歎作後感賦以矯之曰衣緇守白髮曰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屢變顏色棄瘦潤腴乃蹠之賊二賦一刺一取猶未盡形容

玄羽外編卷七

三 藝筆

李昉仕宋太祖爲翰林學士太宗朝拜相以七十致仕本朝請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朝元殿樓召李昉賜坐酌御樽酒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杆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康阜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耳其後呂蒙正亦嘗侍上觀燈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土庶皆罹剝掠下則火災上則晝

字者忘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土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每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其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玄羽外史曰予讀李昉傳見其所以對君者善矣以民安物阜歸於上之恭勤頌中有諷不失臣子之禮至蒙正傳又見諫言如斧鉞有實生厝火積薪之歎真老成愛君無已之心哉

玄羽外編卷七

四 藝筆

宋初賈黃中以淳化二年與李沆同拜參知政事至道初卽遭疾以爲禮部侍郎兼秘書監解機務二年竟卒年五十六其母極賢黃中死母猶無恙上憐其貧賜錢以葬又召母而厚賜之官其諸子又有錢若水者少負才名陳搏見之以爲可學道而麻衣道人謂其然至道初自翰林學士改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卽位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以其知兵又加便宜制置邊事巡撫陝西竟以足疾卒年四十四銅梁蘇易簡年少舉進士太宗臨軒覆試之易簡對策三千言立就上擢冠甲科七年卽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初爲宋白所舉賈黃中曾教之屬詞至是卽躋同列

未幾拜參知政事卒年三十九其母薛氏亦賢帝召入賜坐厚贈之玄羽外史曰三子皆卓異之才宋初淳龐之氣所鍾惟黃中得過五十而餘子俱夭誠可惜也

范景仁鎮華陽入爲諸生時太守薛魁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業鎮每徒步行請府門踰年不知爲帥客也還朝載以俱有魁友問公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爲諫官首論仁宗繼嗣之事至十九章卒定英宗神宗時極論安石青苗之害安石持其疏讀之手顫遂逐之人更以爲榮蘇軾

玄羽外編

卷七

五

疏

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若今天下受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兄子百祿舉進士復舉制科屢官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從孫祖禹登進士第一編資治通鑑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擢右正言代叔百祿爲翰林學士范氏凡三代居禁林宣仁太后崩祖禹上疏蘇子瞻稱爲經世之文附名同進爲諫官子瞻又稱爲諫官第一作書書人尊爲唐鑑子冲紹興中亦爲諫官翰林學士歷世正直俱爲名臣

玄羽外編

卷七

六十一

韓億真定靈壽人執政時每見天下官吏諸路有擲拾小過來奏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聖世此事見公仁恕之心所以有八子之才也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億孫韓宗彥上疏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入月三斗名胎養殺復其夫勿笞一歲著爲令臣考羣臣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系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宗彥勸仁宗之言亦不減乃祖之仁恕韓氏昌後之福豈不宜哉范文正公與韓魏公同在西陲韓公欲用兵范公欲養民後韓公不顧其言遣大將任福動十萬衆范公聞之卽勒兵壓境遙爲聲援韓公敗任福死始服范公之先見范又與富公同在政府時儂智高陷廣南州縣失城池者頗衆富公欲盡誅之以懲方來范公不從富堅執范公曰主上新立毋使手滑行及我輩矣衆守令乃得釋而富公猶謂曲法及守青州甚得民和頗有飛語上亟召之至都門有旨且無入富公大疑駭繞牀行至天明每歎曰范六大聖人也曉召入見上慰

勞之始安范公四子純仁純佑純禮純粹俱仁厚長者公每言曰純仁得吾忠純禮得吾靜純粹得吾略其實純仁具體其父所謂得吾忠者謙言之耳純仁爲相時值有蔡確之獄太后必欲寬之極典而純仁力救曰聖朝不以言語文字罪人確亦大臣所犯不應死文太師欲流嶺表純仁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七十來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事雖不從而純仁一念之仁通於天地矣又蘇氏兄弟俱以發策問得罪純仁肯力救之平日與轍不協至哲宗怒已叵測而純仁反覆辨釋上怒始解轍退謝曰公佛地位人也

卷七

七

玄羽外編
此見忠宣公仁恕忠厚卓越一時真文正公之肖子矣

玄羽外史曰堯舜有天下不傳之於子而傳之賢說者以爲天命所在堯舜莫之能爲又謂堯舜公天下以爲心不必愛其子愚謂天命不可知公天下者亦未始不愛其子其實堯舜不傳子正所謂真愛其子也天下大物也其負荷實難以堯舜之聖兢兢業業僅能安之堯舜既以此心安天下而能不以安天下之心安其子吾將安之而又以最難負荷者累之一日人心解天命去求爲匹夫不可得愛子如堯舜寧

忍之乎晉武帝嘗有天下而傳之不肖之惠帝周武帝嘗有天下而傳之不肖之天元身死卽亂彼豈不自謂能愛其子而究竟愛之實遠其死亡與手刃之一聞耳何以謂之愛哉愚故于晉周二帝之事而益見堯舜愛子之真

開闢之初生人與鳥獸雜處人雖靈於萬物而飛不如鳥走不如獸無羽毛鱗介以自蔽無爪牙蹄角以自衛必至爲猛獸毒虺噬搏而盡於是有聖人者出作爲城郭宮室冊車衣服甲盾戈戟一切衛民之具而民免橫死故生齒漸繁然不無鬪爭則聖人又提

卷七

八

挺而治之衆遂尊以爲君是時君臣貴賤不大懸殊茅茨土簣穀糲之味在唐虞自猶未改上古可知君既勞心焦思于上而衆養不遠於衆庶故人亦無樂乎爲君夏商之後風氣漸開君享萬方之奉以爲當然其尊貴榮富殊絕於世奸雄竊有覬覦而爭奪之志始萌矣禹傳三祀有窮后羿恃其詐力陰執國政而猶未改公然篡也家臣寒浞殺羿妻其室復執夏后之政遂與子皋等攻紂夏后而奪其位此人臣篡弑之始天地古今一大升降乎紂君之事見矣而紂父猶未之聞蓋父子天性雖禽獸亦有不忍者周室

既衰楚太子商臣弑其父而自立是子弑父自商臣始犬戎入宗周弑幽王夷狄入中國弑其主自犬戎始外戚據大權篡天子位自王莽始篡其位廢其主而文飾爲舜禹揖讓之事三譚詔三讓表羣臣勸進不得已叩之以奉天下耳目自曹丕始夷狄踐中國地殘中國臣民廢中國主居中國篡立爲天子自劉淵始然人中之雄豪大凡事若身爲婦人夫死廢子改姓改物摘釵釧易衾冕郊天饗帝君臨萬力以女后而篡天子位自武嬰始後之臣弑君如春秋三十六及秦趙高魏司馬昭等傲于寒浞子弑父如匈奴

玄羽外編 卷七

九 論筆

冒頓宋劉郡隋楊廣等傲于商臣夷狄內犯如匈奴鮮卑蠕蠕突厥契丹回紇吐蕃南詔傲于犬戎司馬氏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洋宇文泰楊堅朱溫傲于曹丕石勒苻堅姚萇慕容皝拓跋珪阿骨打鐵木真傲于劉淵武氏則曠古未見絕世之異事也嗟大臣弑君子弑父夷狄入中國妻婦棄其夫考其禍敗之由豈一旦一夕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惟君子能見其漸而預防之故能轉禍而爲福若一委之于數則撥亂反正不必生聖賢矣

自提提氏以來至於羲農未以兵革定天下者而軒轅氏始之凡七十戰而有天下卽有容成鬼臾區風后力牧爲佐黃帝以來未有揖遜有天下者而舜禹始之卽有稷契皋益爲之佐舜禹以來未有以臣伐君者而湯武始之卽有伊尹望啟爲之佐自古皆德小者爲諸侯德盛者爲天子霸王之名未分也而齊桓公始之卽有管仲爲之佐管仲知周澤尚未斬而齊桓不可王曰決決大風表東海者其可與共成九合之績乎於是忍檻車之辱而相之王道以格致誠正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仲乃截斷修齊以上

玄羽外編 卷七

十一 論筆

一切可以苟且第舉國而聽之我天下翕然攸同矣宇宙至此爲之一變然雖曰假之仁義固自在也三綱九法猶競不墜及戰國之世有兩生出曰蘇秦張儀其一人連六姓以爲從其一人散六從以爲橫傾危變幻巧詐橫生理義漸然盡矣然風俗尚存三代之遺巖穴之士猶知誦法孔氏及商君入秦而先王治世之法皆變至今井田封建必不可復矣李斯入秦而列聖經世之籍皆亡至今墳典丘索俱不全矣秦者古今否泰之大關也秦以上別是一等乾坤泰以下別是一樣世界是皆兩子爲之嗚乎其罪豈勝

誅哉

皇陶佐唐虞爲理官明刑以弼教理李古字通用是李姓所由來也其子伯益佐禹平水土有大功於天下禹薦之於天將洪揖遜賴禹之子啓賢聖海內歸之益避而長往當時稷契咸立於朝禹不薦稷契而薦益必益之功德多於二聖契之子孫有天下爲商稷之子孫有天下爲周皇陶子孫有天下爲秦秦人以暴自短其祚而天終眷皇陶伯益之後於是皇陶之後李氏又爲唐伯益之後趙氏又爲宋是唐虞五臣惟禹在其身四臣之後俱有天下契稷親兄弟也

玄羽外編

卷七

十一

商周有道之長皇陶伯益親父子也唐宋亦治安之久秦入閭位不與焉此則隴西李氏明哉皇益之後矣周有伯陽者其母無感而孕懷八十一年生而鬚眉皓白此又一李也因產時適在李樹之下指李爲姓號曰老子與皇陶理官之李殊類然皆聖人也唐系既出於隴西業已後皇陶矣而又祖伯陽尊老子爲玄元皇帝此其主好大喜夸而方正之臣博雅之士未有別白其族屬而明告之者何也又考五德之運禹以金德王金生數四成數九夏后之有天下也得金之生數故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水生數一成數

六殷人之有天下也得水之成數故六百年稷以木德王周人之有天下也得木之成數故八百年漢堯之後火德也漢室之有天下也亦得火之生數故前漢二百年後漢亦二百年二公重光謂之災漢皇陶之王當土德土生數五成數十每五十年則有變六其五得三百年亦合土之生數也又讀張說聖曆頌曰皇陶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成數十其大較也其封禪頌曰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觀此則唐人亦知其裔之出於皇陶然而必尊

玄羽外編

卷七

十二

老子者蓋感于道書老子生于太極之先天地初生爲盤古先生其後三皇五帝世世降生皆爲其師至周始托於玄妙王女八十一年誕爲伯陽作守藏史者三百餘載而入秦告以秦賞合天下乃出關度尹喜人流沙不知所終彼以其神靈變化非皇陶伯益所及故寧舍感生之自就混元之統以震耀天下萬世而不自知其矯誣其矣善乎我聖祖時有人持朱熹畫像來叙宗派者聖祖曰我所知者仁祖熙祖朕何敢慕前賢而強所不知以蹈郭崇韜之轍乎皇哉見高千古惜不令唐諸帝聞之

隨筆卷七終

隨筆卷八

玄羽外編四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玄羽外史曰天地大矣其中有萬物焉橫目豉趾而爲人則萬物中之一物也此一物獨靈於萬物而萬物皆賴其裁成故天地亦賴其參贊然而萬物終不能紀其類天地終不能測其涯故五帝三王行不盡道化五臣十亂立不盡功業周孔程朱說不盡義理佛老莊列談不盡空玄左馬班楊倣不盡文字若世界果可盡古人當先爲之何必如冶中之金躍而自

玄羽外編卷八

隨筆

言世人欲以有限之力盡天下之事是皆蜻蜓搖柱怨鳥填海秦父逐日爲天下笑者也秦皇帝一人耳乃欲盡生人而臣妾盡東海而桑田盡子孫萬世皆爲帝王又欲追逐美門高安期生之屬而爲神仙正所謂冶中之躍金也故造物必以爲不祥而棄之矣彼以有涯之生而懷無涯之憂弗遂則怨尤生焉者亦足悲矣

天下之勢猶水也就故道則爲安流一失其性禍不可言唯聖人爲能與時消息疏之漚之俾就故道而已堤防擁塞有致禍之媒也秦人懲周室之衆建而

竟以孤立取亡漢人鑒孤秦之速斃而卒以大封致亂武宣而後宗室弱矣而權臣染指于九鼎光武中興三公廢矣而大璫橫肆於掖庭唐太宗防範極嚴而武氏以一婦人易李宗如拾芥宋藝祖藩鎮盡削而大帥威權既去莫能禦強胡夫塞之東而漏在西壅之彼而決於此豈非水失其性而禍不可言乎禹承堯舜無可易夏后氏忠敝而湯以質收之殷人質敝而文武周公以文收之此謂以聖人而繼聖人之治其救之易不若後世之盪觴而莫可奈何也亦拱手聽之而已矣

玄羽外編卷八

二

隨筆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易子郭襲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郭襲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定後又學於程頤頤貶涪實定之鄉北山有岩師友遊詠其中涪人名曰讀易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往後歸青城大面之山蜀人指其地曰譙岩稱曰譙夫子而繪像祀之定雖學易子郭而所得之深實自伊川後傳於馬時行張行成云定後不知所終人多見之傳以爲僞玄羽外史曰譙定得易已深則僞其餘事也夫易之爲道也窮神知化與道爲一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斯用其緒餘猶能使陰陽不能賊六氣不能殺而况
兵刃禍難乎六王箕子深于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
之何此誰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
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矣

伊川父珣爲廣漢守二程子兄弟皆隨嘗遊成都見
種簡翁挾書一冊就視之乃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翁
先言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
遜而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訪
之滅迹矣表滋嘗學于程頤頤曰易學在蜀滋往求
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漿翁于邛眉之間與語大有
玄羽外編卷八

卷八

三

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種簡賣漿及郭襄氏俱蜀之
隱君子玄羽外史曰吾蜀多異人吾生長於蜀往來
青城峨眉間踪跡多矣未曾一見此等輩今桂冠芒
屨出入于緇黃之中庶幾一遇之而卒無有相交而
意合者抑又何也

黃帝得風后力牧此兩人韋布賤士也帝從夢中想
像其名求而得之卽以爲相其後殷高宗亦夢傳說
以形貌物色天下從胥靡中爰立作相中間如五臣
十亂或勳戚或親兄弟或外諸侯伊尹仲虺則師友
啓沃魚水之契凡數十年而後登探席漢之蕭曹豐

沛借起間關禍難君臣相得不啻手足天下既定而
相位歸之非干夢寐之頃立談之間卽得據此要津
如黃帝殷宗之事者也而吾于漢文武二帝則獨異
之文帝嘗以后兄竇廣國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更持疑不決竟相申屠嘉夫申屠嘉何人
也驟張曠騎山名在武卒身列下僚無閥闥門第之
盛無汗馬攻戰之功無學術名譽之美彼亦何伎以
自見帝亦何從而知其賢列侯二千石侍中中尉文
武卿校彬彬乎俊乂如林而卒于留連廣國之後金
印綠綬鼎鉉柱石之任乃畀之曠騎材官之賤一旦

卷八

四

拔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不詢四岳不問左右不
考夢卜不計資勲創行一事駭人耳目而嘉也持重
守成執法秉義直不阿上嚴不逮下凜凜大臣之風
至今稱之不謂帝知人可乎至武帝末年春秋已高
戾太子敗諸子不堪立而弗陵甚幼帝知天下多事
國無長君非得社稷臣不能鎮定其時漢興七八十
年經緯文武出入將相之器亦弗爲少而帝弗之顧
車千秋高寢郎也卒拜丞相霍子孟執戟士也卒拜
大將軍而子孟負昭帝朝諸侯行周公事千秋亦從
容相位坐安天下至于權幼主定社稷廢昏立明漢

室赫然中興而霍氏功勳塞于兩儀蓋從執戟時窺見之可謂明也已矣二帝創智獨見出人思慮之表軒轅高宗不能遠過自漢至今無比也晉以後用門第周隋以來選資望唐宋至今由科目雖亦往往得入而數千年來無有于龔龔卒伍中取相國托孤之任亦未有僂庸賤隸而開回天揭日之勲者雖謂曠古奇事可也

或問于玄羽外史曰文章至曹子建豈不敏而曠乎魏晉至唐無兩焉若二丁之計既行辛賈之諫不入子建得立魏之興也勃然矣余喟然曰無論子建之

玄羽外編

卷八

五

論事

文若爲君之道樂所未知假令獲國魏亡更速以彼其人一旦得志逞聰明負才藻謂天下不已若必黜忠朴必進浮華君驕臣諂上下齟齬則風雲月露足以爲亡國之資而已或者又曰漢之武宣明章唐之文明憲武俱有文章文奚害於治而子論子建何太刻也玄羽外史曰君人自有道文景恭儉宣帝綜核光武寬大而精吏治章帝長者唐太宗納諫而力行仁義宋藝祖仁恕而忠厚此所謂君人之道若夫登高作賦命酒吟詩誇著述之繁裕文字之妙此文人才士之事無益於元良而有損於機務者也隋煬帝

玄羽外編

卷八

上

論事

每謂人曰朕與天下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於是矜其所長專忌勝已殺高頗殺薛道衡至今才臣縮舌而邪佞彈冠陳後主在東宮甚有文譽每與江孔璋唱和篇什流布能文者亦嗟歎其妙以爲不可及卽位之後酣湛流連無寒暑明晦以二君之文章或身死賊手或辱爲俘囚曾不若傳粉大家終日不言或目不知書如後唐明宗輩猶能保其國祚也漢武帝獨見此意有人以司馬長卿詞賦傳入宮禁者帝讀之歎曰朕不得與斯人生同其時乎時蜀人楊得意方爲狗監在帝側言曰此臣鄉人司馬相如所作武帝亟召之再奏上林大人諸賦上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久之以補文園令而已相如旣幸諸作者嚴夫子枚先生之屬各呈其技於是經生學士賦客詞人布滿朝廷而帝所倚以托六尺之孤委社稷之重者固不學少文之霍光副之者養馬內庭一降虜也諸文墨何與焉故武帝諸子燕旦淮南俱有才藻乃舍之而立少子弗陵皆此意也後來如宋宣和帝最喜文學書翰丹青妙絕今古元順帝技藝極精嘗作渾儀刻漏巧倖鬼神總成亡國之器又何獨於子建而疑之

玄羽外史曰：君人自有道是矣，愚謂相道亦然。秦晉所稱一個臣，謂其無他技也，無技而容天下之才，好天下之德，卽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也。平陽侯相齊，諸儒賓客俱所召禮，虛心訪問，論治者言人人殊，唯蓋公以清淨不擾之說，進平陽虛正舍而師事焉。及其相漢也，日飲賓客，以醇酒止其繁言，此所以養成漢家破觚斲雕之治。文帝時，賈生陳說制度，而絳灌短之，帝未嘗不悅慕其言。然終謙讓而未遑，反寘生於星沙卑濕之地，零落而死。今學士大夫咸謂賈生不幸絳灌忌才，若令文帝盡疏大臣，悉聽賈生之言，

玄羽外編

卷八

必至紛更賈術，或有時而疏萬有一事不便，大臣必羣起而爭之，即使改悔而國已受病矣。此可與智者道晉之王衍、唐之房瑄、宋之王安石皆美器也，其術不精，其用大驟，類能禍國，又何必深訾絳灌哉？房杜相太宗幾二十年，史無可書之績，至論名宰相則首稱二人，彼以征伐推英衛，諫諍讓王魏，文章遜虞褚，吏治幹濟士有一才一行者，各効所長，二公唯提挈而已。唯李文靖韓忠獻庶幾近之，李爲相凡中外所陳事宜一切報罷，韓在相位有客稱公事業不媿古人。

獨文章爲歎，公曰：予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此休休古大臣之度乎。

本朝孝廟時有薦何仲默于輔臣劉希賢者，欲以備館選，希賢不然其人，再懇曰：此子能詩，他日當以詩名海內。希賢笑曰：是子薄福，能詩何用？仲默竟卒。今憐才之士多不滿於劉公，予謂裴行儉、薄視四傑，所謂略春華而取秋實長者，用意不爲無見。蓋少年新進之輩，爲才所役，多敢于有爲，而老成持重憂國愛民者，另具一種懷抱也。

玄羽外編

卷八

自古帝王以布衣有天下者，三代以還至于今日，惟漢高祖與我朝太祖高皇帝耳。劉宋非一統，朱溫盜賊不數也，兩主各提三尺劍，不階尺土，漢以五年今以六年是成功之易同也。高祖除暴秦之苛慘而開天下以淳厚之風，我太祖掃胡元之污穢而闢天下爲文明之治，其魏煥之業同也。高祖先據蜀漢而定三秦，取代取魏，取趙下燕，破齊而後，感項氏于烏江，我太祖先據金陵而定兩淮，取漢取吳，取閩定廣而後，驅大元于漠北，其平亂次第同也。漢留侯爲高祖之師，鄭侯爲相，而以信布爲爪牙，掃境而任之，我太祖誠意伯爲師，李韓公爲相，而以徐常爲

爪牙亦掃境而任之其用賢不疑同也漢祖有榮陽之厄得紀信之誑而免我 太祖有鄆陽之厄得韓成之誑而免其獲節士之用有天幸之福同也一統之盛如金甌無玷缺亦同也而漢祖不及我 太祖者有三事漢初得天下卽有白登之圍其後陳稀反韓王信反盧綰反黥布反是時信越受戮國無良將戰必親行竟殞流矢而我 太祖享太平全盛之福二十餘年一不如也高祖晚登宸極日不暇給規模制度大抵襲秦我 太祖享國長久儒碩登用監視歷朝損益百代諸儒創造 宸衷獨斷于是禮樂文

玄羽外編

卷八

九

論筆

童煥焉可述而紀綱法度纖悉備具此二不如也漢呂氏淫悍凶虐幾危劉宗高祖明知之而莫可奈何我 聖后賢明逮下卓有姪姒之風家法森嚴閨門整肅此三不如也我 朝與漢同者五漢不如者三據五者之同卽富有卯金四百之祀據不如之三又當行過曆千載之長昔漢至元成已丁三七之厄我 聖朝三八已過而海宇清寧過漢之曆所不必言更能賢聖繼作緝熙罔間是犯人之所私憂而屬望者也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好尚趣舍各有肺腸易牙所謂

天下以爲道口然古有棄八珍之美而獨嗜鯁鱗至一食數鉢而不厭者沈檀伊蒲貴賤等其欣慕而海邊逐臭之夫非穢惡不喜毛嬙西施世所稱麗人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麋鹿見之決驟固不可以一人之好尚而必天下之皆從矣又不可以一夫之論議而定天下之予奪矣堯舜禹以其身勞天下至今猶被其澤議者曰以天下爲桎梏者三聖人也至引黜陟瘦癯胼胝以爲戒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而當時以爲口實後世以爲慚德扣馬而諫者指斥其不幸不仁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禹既

玄羽外編

卷八

十

論筆

沒益豈容不避其子說者曰何其不度而無耻夷齊之義萬古以爲美談而高世之士謂其以身殉名且曰二子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其失性命之正則一也季子讓國光於泰伯而世儒以爲非亂孟子七篇仁義之談命世亞聖之才也李旰江以爲其書當廢至生平不一過其目南華之奇嫵于道德老子以下諸子無有及者而人多以爲荒唐之言矯誣之書有披誦盈尺卽止者周禮周公所以致太平而世婦爲戰國陰謀之糟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辛勤三十年桓譚稱爲絕倫必傳者乃有比之

吳楚僧王誅有餘罪離騷之文三百篇之亞也後已
尊之爲經而劉歆之曰予讀離騷方見其狂死其宜
也諸葛孔明三代遺才司馬仲達一世之雄與之對
壘至畏之如虎而陳壽史曰將畧不閑此猶謗書不
足信崔浩亦一時俊傑而甚毀之以爲不智竊謀比
陳壽之談爲更甚又有疵左氏非國語黜公羊以子
長爲淺陋疏略而鄙班氏爲蹈襲者固不一而足也
夫以上所論或神聖迪哲或碩輔名賢或立百代之
章程或垂萬古之軌則皆論定於先世昭晰于方來
而猶且鉅唇舌弄筆墨以致雌黃況生同其特比肩
玄羽外編卷八

十一 隨筆

而立達者有同朝之忌窮者有相軋之嫌而能保謗
議之不生未之有也夫名猶的也自古聖賢懿行佳
言昭昭乎爲的于天下誰不嚮焉而射之欲去其射
先隱其的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又曰魚相忘
于江湖吾安得知希之人而與之論相忘之道哉

隨筆卷八終

支離漫語卷一

玄羽外編四十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書藏

自昔稽古好文無如宋氏予考崇文總目學士王堯
臣所編次者合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其史館書目止
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卷而鄭樵李若谷家乃有二
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昭德昆公武家則有二萬四
千五百卷南宋淳熙間中興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
八十六卷反盛于前宋之世而其時錫山尤袤甫田
玄羽外編卷一

十二 支離漫語

鄭寅所藏者幾二萬餘卷吳縣葉夢得至三萬卷可
謂盛矣聞宋初有燕人田偉者家于江陵作博古堂
聚書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黃曾直過而歎曰吾校
中秘及編遊文士圖書之富無過田氏又有濠州郭
延澤者知建州代回居臨濠聚書數萬卷景德中遣
使取三館顯書三千餘卷以進兩人古所未有昔樞
鄴侯三萬軸張司空三十乘與夫惠子五車者何以
過之至七尤延之葉少蘊多出手錄而延之卷卷成
誦諸子弟及諸女皆日抄奇書尤爲難矣予每談至
此面赤汗浹媿生人間

彭城劉

梁秘書監彭城劉孝綽宋僕射勔之孫嘗著書數十萬言其兄弟及羣從兄弟七十人皆能屬文三妹并有才藻適徐悵者文尤清拔所稱劉三娘者是也蔡中郎之女瑛安石之姪道韞孟堅之妹大家李去非之女易安雖各具才學而兄弟之盛文章之富無如劉氏蓋近古希曠之事也

女才

自古婦人惟子輿氏之母得爲婦之體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胡充華武才人俱以才色流

玄羽外編卷一

二 文苑彙編

禍家國班姬徐婕辛憲英曹大家古今有幾人哉蔡文姬卓文君聰慧無比尤善知音文詞傳世如白頭吟胡笳十八拍雖膾炙人口終不可令孟光輩一見也予嘗喜李易安詩文其小詞更新清倩麗綽約可人父去非有文集行于世亦宋之閨人初嫁趙丞相之子誠之時丞相權寵特甚易安嘗上以詩云炙手可熱心可寒似亦高識之語旣而誠之歿遂失節通張汝舟又忍情不檢流落江湖以死嗚呼令易安不文與草木同腐可也如此舉措何用此多才乎

淵流

杜少陵之詩出于其祖審言眉山兩蘇之文出于其父明允此人皆知之乃黃山谷亦出于其父亞夫夫少知者亞夫名庶慶曆二年進士其詩文尚奇崛有伐檀集行于世昧子嘗爲山魃水怪者山谷祖之而更造于妙是以獨步一時微獨詩文書翰亦然繇而有會也義而有獻也大小米大小鮮于 皇朝如大小宋大小文皆是微獨文翰理性亦然珣與孟叔交遊而河洛之源有自松與屏山厚善而考亭之學厥由至其青出于藍乃在竿頭百尺要之箕裘所本固自不可誣也獨喜夫蓋衍之聖辟角之賢乃能濁源而清流也此不可以尋常尺寸論矣

玄羽外編卷一

三 文苑彙編

文士命薄

二陸爲晉初之秀三謝爲宋世之英文至二陸詩至三謝非兩朝絕唱乎迄今誦之猶令神搖氣王而五人俱不遐福二陸康樂死于刑宣城死于讒惠連以天年大盛唐詩人亦多不得其死王子安盧照鄰李青蓮死于水駱賓王宋之問儲光羲亦死于刑陳伯玉王龍標死于酷吏蕭頴士死于逆旅顏魯公死于賊杜少陵孟襄陽王右丞俱流落不偶而物蓋不獨二陸三謝可傷也豈造物獨仇文人哉儻文章福祿

亦如鳥之翼足獸之齒角與其一損其一哉故揚州之鶴理無十全愚福壽壽直宰隸定諸公身後有名則生前去福棄除之理又何悲焉

不遇

盧照鄰常自以當高宗時尚史治已獨以儒學馳名帝不用當武后時尚法已獨治黃老言后封嵩山聘幽隱賢士而已又以疾廢者作五悲文自號幽憂子宋亦有負儒才者上仁宗萬言策時方以靜養民謂其少年生事不見錄及神皇銳意求治新進者論議風生而斯人老矣故長沙條治安而通達之識卒難玄羽外編卷一

卷一

四

支離

合于玄默之朝江都對天人而渾醇之資終未當乎雄略之主自古蘊藉須論遭逢何獨一盧生稱不遇哉

琦子

元次山結作大唐中興頌一時文士共推之嘗隱琦玗山著書名琦子中稱方國圓國有手無足國有足無手國凡百國其說甚怪不足傳大都自雄其才不襲前人一語與柳州意見頗同而柳州根經據史所以至今不敢廢也予又見琦玗中有云人之毒于鄉毒于國毒于鳥獸草木者不如毒其形毒其命

人之媚于時媚于君媚于朋友郡縣者不如媚于宦媚于室人之貪于權貪于位貪于取求聚積者不如貪于道貪于靜閑人之忍于毒忍于媚忍于詐感貪溺者不如忍于貪苦忍于棄廢云此雖無異意特出自創不拾人唾以為奇也

矜負

唐皇甫湜在裴晉公幕中晉公嘗修福先寺求碑文于白樂天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酣飲援筆立就公贈車馬金帛湜怒曰吾自為顧況集序未嘗輕以文許人此碑字三千一字玄羽外編卷一

卷一

五

支離

三謙何遇我薄耶晉公歎曰不羈之才也一一酬之其矜負如此南唐宰相嚴實為其父可求乞誌文韓學士熙載以名姝二人值千金加以雜寶將巨萬韓公卻他實而受美人為之作誌志成嚴相想易一二字韓怒立遣美人還終不與易一字凡此皆氣凌一世近日士大夫都無此風操昨成大將軍作新書求序文于王元美囑汪伯玉為之先容以千金百彩為贄此亦近長閑賦矣他無聞

文福

自古文章名世而富貴風流放蕩泉石受清閑之福

者魏晉以來至今吾得三人焉王逸少謝安石白樂
天王公少有美名奕世簪笏風流節行冠冕一時朝
廷重其才器屢召爲吏部尚書侍中及護國將軍皆
不就殷浩謝萬俱云足一出處關時之隆替豈可以
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乎公之適右軍終不從日以
文翰山水自娛嘗爲臨川內史置宅于城東臨廻谿
據層阜時時與賓客遊從温州城外百里皆荷花公
乞守其地庭列五馬繡鞍金勒每出遊卽控之從南
門登舟賞荷花人望之如神僊謝太傅神識沈敏風
致條暢樓館亭臺列于東山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
玄羽外編卷一

六

玄羽外編

太樂宗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通之弟大業時年十五謁楊素
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爲神僊童子薛道衡見其登

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庸信也舉孝廉授六合丞棄
官耕東臯自號東臯子性嗜酒簡放晚以大業史焦
革善釀求爲其丞吏部駭其非流無功曰此有深意
無何革死妻猶日送酒及妻死遂歸于所居立杜康
祠以革配爲文祭之其所著名醉鄉集予常記其獨
坐詩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
索地租三男婦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
涉方壺無功世族其通家賓友滿天下生理不干干
心得以一意世外不屈志于人求太樂丞雖則自穢
亦阮嗣宗求步兵之意此亦福慧雙修者因併記之
玄羽外編卷一

七

玄羽外編

孝行昌宗

全州蔣舉至孝廬母墓有芝生于石紹興中旌表門
閭至今子孫繁衍仕宦最多正德時少傳大學士冕
其後也茲益四百餘年昌大其宗自舉一人芝華哉
又有更遠者興化林檟在唐世事母至孝有白烏甘
露之瑞其子孫皆登高科林藻林蘊兄弟九人俱名
刺史簪纓世代不絕至 皇朝尤盛林俊林瀚林廷
機林廷錫皆其流裔也夫孝者庸德士君子誰無此
心而兩門獨荷天眷如是之盛豈造物假之以爲勸
耶今人不務修行稍有拂抑謂天文汶不知汶汶正

昭昭耳

文章奇怪

司馬子長作長卿傳其文類長卿諱退之作樊宗師誌其文類樊宗師歐陽永叔謂其才過之故兼之也樊宗師文章奇怪人不能句常作絳守居園池記永叔跋之云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軌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讀此可想其玄奇矣近世江孔賜文亦如此王孟澤嘗有長句嘲之其語意不下歐公如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古百怪難玄羽外編卷一

八 文章類聚

禽客花客

宋李昉在安陸州嘗繪五禽于壁間號為五客堂以鶴為僊客孔雀為北客鸚鵡為隴客鷺鷥為雪客白鷗為閑客予益為十客以錦雞為文客雁為信客鷓鴣為吟客燕為說客鸛鵒為巫客亦是詞林中一笑宋姚伯聲繪羣花為三十客圖以牡丹為貴客梅為

清客梨花為澹客餘曠為才客芙蓉為醉客楊州環花為僊客餘考未傳予因而足之大都莫或出此以簪菊為禪客菊為隱客蓮為淨客蘭為幽客惠為雅客海棠為睡客芍藥為富客李為繁華客桃為麗客杏為傳臚客紫微為青瑣客石榴為朱衣客心僊為潔客玉簪為素客金釵為艷客萱為忘憂客菰為貞客桂為青雲客海紅為抱丹客楊花為風流客合歡為情客紅梅為耐寒客木槿為方客矢頭為玉顏客芸香為藏書客此數十種可圖可詠餘似不足入品

玄羽外編卷一

多師

九 文章類聚

史稱夫子入周問禮于老聃問官于邾子學琴于師襄學樂于長弘聖人獨稟全智其好學多師如此范曄後漢書言邴原字根矩重亂之中巍然有異質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友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故漢人語好學多推邴生朱元誨自少穎敏過人為兒時晝八卦靜觀之及長則師劉屏山子暈胡績溪憲李延平侗友呂東萊祖謙張南軒拭故其學集諸儒之大成我 皇朝先輩雖倫魁鼎

甲不耻事人如羅一峰三謁吳聘君不得見是也華鄉黃子澄少有重名嘗受易于歐陽貞受書于周興學受春秋于梁寅兼通五經以弘濟自任靖難兵入死表今人讀書稍知章句卽眇視前輩微倖一第便謂無復事學豈知古之學者自少至老都無息肩之時以夫子大成之聖其師不一而足况衆人乎

字說偶書

蘇明允仲兄渙舉進士歸明允更其字曰文甫而爲之說明允說在故令天下知有文甫也乃明允則屢科不舉落魄儒生耳今億千萬年老蘇子真欲與三玄羽外編卷一

卷一

十一 文辭

辰五岳爭久近彼文甫蟻蟻不啻矣然此其小者也韓退之子袞狀元及第而退之卒不得舉宏詞科乃退之名齊山斗而其誰識韓袞何物然此其遠者也我明興尤重科目哉建文時崇仁吳溥會元官少司成化時餘姚王華狀元官太宗伯兩公入鮮識者溥之子與弼講明理學敬齋曰沙二派皆出其門英廟聘太子師友不就華之子守仁由主事直言竄遂幾死而以定難開茅土明道祀學宮一布衣一小官頓顛于伊葛幣聘之隆揖讓于條絳安攘之績而沈酣于程朱述作之場今天下談聘君新建不

絕口而溥華以子故時亦不及之此其科目沈淪人乎亦不朽之業別有所屬而不係于科目乎世俗之言曰解元會元狀元一生喫著不盡予亦曰立功立言立德百世享之不盡此語度長較短似不脫勢利中氣味而用以解其無聊兼作進脩一砥礪云

周漢二事

夏秦龍氏所繫之龍遇有蔡夏王命藏之篋中歷夏而商而周近千年未之發周幽王初立欲視之一發而流溢不可收宮女遭之有娠產一肉毬棄之野先是周有讖云櫛弧箕服實亡周國二物禁甚嚴適有玄羽外編卷一

卷一

十二 文辭

夫婦鬻此器于市者有司捕之其人逃野拾女孩實自肉毬中出奔往褒城育之長大容色絕世褒君以進幽王王簪之國亡東遷又周之中葉沙麓山崩晉史卜之曰過此六百四十五年有聖母生于此後漢孝武時繡衣直指王賀孫翁孺徙居魏郡正當其時與地女孫王政君生孝宣帝聘爲太子妃太子卽元帝妃實孝元皇后也姪莽代漢因緣椒寢而王政君亦尊臨三朝夫此兩事一在千年外亦在六百年外禍發如響幾先若神天有意乎其無意乎以爲有意也而陰遣禍胎似非好生之心以爲無意也而密授

亂茅誰爲主張之柄世儘高談天人以窮理自命事
理至此其可窮乎屈子天問非無意也

支離漫語卷一

卷一

支離漫語

支離漫語卷二

玄羽外編四十四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崔盧王謝

博陵崔氏自駟以博學著名漢代駟子琦瑗瑗子寔
孫琰曾孫僕射讀史部尚書洪洪子散騎侍郎廓孫
綽綽子中書博士鑒鑒子儀同三司康孫安平縣男
仲哲武邑太守辦辦子散騎侍郎景雋光州刺史挺
挺弟尚書右丞振挺子尚書行臺左丞辦子侍中楷
相州刺史模模子平州刺史士元江陵總管士諱挺
玄羽外編卷二

支離漫語

孫大司農昂尚書僕射暹孝芬子尚書右丞勉伋郡
公猷大將軍仲方廓子協律郎孫侍御史仁師曾孫
中書令湜觀察使衍相國造相國損相國祐甫又頊
生八子皆有才學世亦號八龍最著者給事中瑄嶺
南節度使珙河中節度使璵璵子澹亦相國自漢至
唐仕宦中摘其輝耀史冊者已不啻什百而其餘尤
未易殫述寓內獨范陽盧氏與之姻美盧自尚書植
以斯文自命植子毓毓子欽孫諱曾孫玄歷北魏齊
周隋唐七八百年賢哲挺生金紫屬路他姓不得而
擬之故江左有王謝中原有崔盧門第之盛殆卓絕

古今已

太原郡

王氏出虞舜之後布散于諸州而太原郡郡屬亦各極其盛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來將相多出其宗而諡史不熟者往往混郡郡于太原莫之辯也予考太原漢則司徒允高士烈晉有王昶昶子渾湛從子沈渾子濟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并蒙繚杰爽僧辯玄謨軌則珪縉維宋溥俱宰相此太原一派郡郡則太保祥丞相導導子洽孫珉珉從子羲之羲之子徽之獻之孫華弘墨首僧綽僧虔儉疎至唐王方慶則爲玄羽外編卷十一

卷十一

二

玄羽外編

龍生

高祖未生時其母與父偕行澤中忽天雷雨相失父見青龍蟠其妻歸而有娠以周赧王五十九年生季干沛卽高祖也小傳稱秦始皇帝欲填東海龍女來感之與始皇交而有娠後奔入海棄其子于岸楚將項燕因獵得之及身長八尺力能扛鼎卽項籍也其時蜀胸臆山有婦人于湯谿水側遇龍生子名嘉衆聞吉凶巧發奇中高祖入蜀嘉勸還定三秦高祖

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爲廷尉食邑卅畝今雲陽縣是此人勸漢定三秦亦是翦楚意秦皇楚霸輾轉俱滅于龍乎古今傳記未必盡誣也薄姬言于高祖曰妾夜夢黃龍據其腹此何祥也高祖曰有是哉吾爲汝成之一幸而生文帝自古聖賢之生與衆庸異扶嘉生而通神項王生而勇冠千古高祖生而繼虞夏商周之統孝文幾與殷周成王埒卽不命之爲龍不可得也晉太康中平陽有韓媼者常于澤中獲一巨卵歸而育之出一嬰孩字曰儼兒年四歲有神智劉元海修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儼兒應募身化玄羽外編卷二

卷二

三

玄羽外編

爲過之

留瑞

王右軍爲臨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墨花科第必盛韓文公貶潮嘗于金城山植一木今不識其何名但稱韓木土人視其花之疏密以卜登科多寡眉山三蘇祠中有二池遇大比連開並蒂必有登科者夫池水卉木俱無情之物而留瑞至今此

天乎抑人乎孰主張是也無亦諸公取造物之氣過多而不朽之文名世之筆尚不足減之耶

郡名

項羽遣英布弑義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聞而義之號其郡爲義陵公孫述據蜀犍爲不肯從世祖聞而義之賜郡名漢嘉隆準祖孫其舉動不謀而同雖欲不爲帝王不可得也

嶺南氣候

韓退之記連州詩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桂林郡志稱其地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

玄羽外編 卷二

四 文雅漫錄

而龔茂良記端州詩曰晴雪當午僧揮扇曉雨生寒人著綿此是嶺南天氣候日中常有四時天陳亨伯記貴州亦云冬來行部駕輶車一日之間氣候殊朝衣駝裘翼揮扇未應風障得全無按四州之候大略相同而諸名公詩記往往符合非有襲也嶺南與中土別一寒暑而宋唐士君子得罪者悉授之甚于鉞鉞矣近日縉紳無遠謫之法止于章職閑住雖間有發戍邊衛然亦千百中一人可謂浩蕩之恩且嶺外開拓既久頗同腹裏不似往時所謂大法場小法場之甚而仕宦者多無恙豈天地之氣亦與 皇仁同

運也乎

詩識

黃山谷謫宜州卽今慶遠府也常侍岩禪師詩云又將十六口去作宜州夢竟幸于宜人以爲讖秦少游謫藤州今梧州府藤縣嘗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香不知南北竟幸于藤人亦以爲讖兩公俱游二蘇之門其不幸亦同然吾聞章子厚念東坡貶已制辭及元祐諸賢受貶制辭又出子厚之手子厚素善謫于東坡擬儋州取儋字與子瞻字近也子子由擬雷州取雷字下半類由字也子魯宜宜州取宜字卽宜

玄羽外編 卷二

五 文雅漫錄

字下也有道人言曰儋字有立人子儋其無恙乎宜字有益棺之象魯直其不歸乎雷字有雷雨在田之意子由其未艾乎旣而子瞻得量移汝州魯直卒于宜而子由歸又與范昌同在相位果如道士之言更又一識也

神初祠宇

澤陽東林寺爲遠公道場其宮殿皆神運梁木儒釋傳記咸誌之荆門玉泉寺爲秀大師道場關將軍曾顯聖受五戒其宮宇俱神初造三日而成荆州上玉泉迎靈圖于晉王廣慶言之朝隋文帝賜額曰救賜

玉泉寺開皇之某年也荊州誌與傳燈錄俱載詠非
矯誣乃知仙佛之蹟無地不彰宇宙之間何事不有

兄弟仙

茅氏兄弟三人居茅山仙而去匡俗兄弟七人結
廬匡山仙而去何氏兄弟九人居九仙山亦仙而去
我眉九老仙人洞亦云十王子遊山九王不歸一王
歸而立之此九王者俱仙而去三茅在今應天句容
匡廬在南康九仙在福州我眉九老洞在漢嘉且神
仙豈有類乎何兄弟之盛如此然旌陽雞犬淮南賓
客古固有拔宅之事兄弟俱仙何怪也

玄羽外編卷二

荊公薦士

孫季孫監饒州酒稅嘗題詩壁間云風吹熊語落梁
間底事來驚夢裡閑說與傍人都未信杖藜攜酒看
芝山芝山在浮梁縣南王荊公提刑過而見之極爲
賞歎遂令攝學事後屢薦之廬秉爲江南小郡司戶
參軍嘗題傳舍壁間云青山瘦馬病參軍旋經官倉
置酒尊但使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荊公亦
賞歎屢薦至大用此公儘有前軍風流與忘才防賢
者隔天淵至新法之行遂令天下正人君子結舌楮
海譚者乃與季林甫廬祀同類而等之誠可惜矣

周昭楚義

周昭王南巡楚子以膠合舟乘昭王昭王沈于江當
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討也至齊桓蔡
丘之會管夷吾始引而責之楚雖不服而其心已屈
故請盟秦未天下共立楚懷王之孫心爲主項羽大
破秦兵宰割天下伴尊懷王爲義帝審道英布弑之
江中亦楚子沈昭王處高祖納董公之說三軍編素
數羽之罪因而滅之蓋弑君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
間齊人遠引之而服楚漢人近伏之而滅項至于楚
子周臣也而身弑昭王項籍楚人也而亦身弑義帝
玄羽外編卷二

七

支離

膠舟之事雖在數百載前而兩主被禍之慘則在數
百里內是亦大報應也獨當時造膠舟者闔漏誅而
遺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共賊
之則其報不在身在于孫矣

域中諸井

天下事有可以理格者有不可以理解者吾姑以一
事論許州長社有七星井汲一井而餘井皆動道州
九疑山有九井汲一井而八井皆動郴州有潮井一
日三湧延州有暖井時當極寒衆水俱冰此水流溢
其濟居民燕京安定門外有潮井其水常溢環之以

石高數尺水猶溢出二石渠引爲二池晝夜流注池亦不盈臨印蜀簡于高祖入關時俱有火井于秦居攝火滅南陽兵起復熾獻帝時又滅昭烈入蜀孔明請往觀之一顧而熾至今尚存平陽城南十里亦有滿井應州有金鳳井晉主李克用生時金鳳從井飛出李嗣源亦生于側號金鳳井重慶君井以井水盈潤上牧守賢否毘陵劍井每有瑞氣騰騰郡中士人必登高第或入宰執自胡忠安以下歷歷可記巴州有虎井在州學凡有聲出如雷必有登科者夫汲一而餘動無乃氣脉相通乎胡以諸處俱應也暖者伏

玄羽外編 卷二

八 支離漫錄

陽在下乎豈他獨無伏也一日三湧協潮信乎獨協一井何也火應火德滿應王澤金鳳之飛天啓雄傑此不必疑君井瑞井虎井又以人事關乎地氣其端倪愈莫測矣持大韋局指項之眼于壁隙中槩曰無是理彼寧知六合之內六合之外何者當論何者當存乎可發大笑

眉人著述

眉山自宋以來文士輩出其有作而未顯于世者甚多顯于世而至今淹沒者亦多茲以傳誦天下可考見者姑爲錄之田錫字表聖眉州人中國三年進

士及第歷官諫議大夫以直諫名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孫忞字夢得眉州人六世祖長祐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忞中進士甲科煥官翰林學士承旨參大政謚文懿所著有文懿集三十卷蘇洵字明允以歐陽公薦除校書郎修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所著有嘉祐集十五卷蘇軾洵長子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嘉祐中進士屢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禮兵二部尚書卒贈太師謚文忠所著有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別集四十六卷詩四十

玄羽外編 卷二

九 支離漫錄

二卷其計一百九十卷外註詩經解尚書解論語解諸葛蘇轍洵父子字子由別號穎濱遺老與兄子瞻同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卒贈太師謚文定公所著有樂城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五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其計九十七卷外註詩經傳春秋傳中庸解老子解古史等書唐庚字子西眉州人登進士第文采風流人謂小東坡所著有子西集十卷蘇過字叔黨世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終于通判中山府所著有斜川集十卷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也所著有九峰集四十卷李獻字仁甫

眉州丹陵人官至敷文閣學士所著有文簡公集一百二十卷通鑑長編一百八十卷歷代宰臣年表三十四卷天禧以來御史諫官各年表三十卷任伯雨字德翁眉州人仕至右正言諍論祭十章惇等貶竊外有得得居士類章一卷行于世任盡言紹興末進士伯雨之孫官直秘閣所著有小觀集十二卷續集三卷彭百川字叔融眉州人嘗著宋朝治迹統類七十三卷照通鑑本末條例爲前集四十卷中興後事爲後集三十三卷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仕終殿中侍御史陳後谿嘗以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一 文鑑卷二

比王龜齡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家鉉翁諸公俱有著述宋亡不仕未傳此見眉山在宋世文獻之盛自元以來至今凡三百載雖仕版不至乏人而文學深規于古夫非後進之責乎

西蜀文章

自昔文章之盛秦漢以來蓋無如吾蜀士云西庭之業子雲長卿爲之冠盛唐之藝李白子昂擅其長隆宋之文蘇氏父子並其美彬彬茂以加矣在我朝則獨少讓焉不知地氣有衰旺耶人事有污隆耶慨白國初至今烏傷金華諸公開之以溫潤北地信

陽二派挽之爲高古濟南吳郡五子振之爲興博不謂愈復古乎而卒不聞有一蜀士與之抗衡獨楊用修嚴步武耀旌旗期以馳騁中原而齊晉強國方且屏秦伯于戎翟棄吳子于蠻裔不使與中國會盟偃吾太白子瞻復生彼安敢崛強乃爾嗚呼峨峨江漢自昔奇秀申于天下于人亦然起衰挽頽責在後之君子

著作之難

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得董襲撰次乃成桓譚著新論未畢而終賴孟堅爲足其半陸平原臨終他無

玄羽外編 卷二

十二 文鑑卷二

所念惟以子書未就而長歎不輟竟無有贊成者司馬談世掌史職西漢書至子遷發憤而後傳班孟堅自其父彪已號通儒承父志作東漢書亦以行在終而成于其妹曹大家之手郭景純操筆札半生註成爾雅約之不過二三千言左太冲賦三都凡席牆壁皆置筆硯抽思十數年僅而得就古人著作非故爲艱難不如是則不久傳也孔子生民以來一人于詩書則刪于禮樂則定于春秋則存之去之立私意獨易乃作十翼他經無一字也漢之諸儒專門名家如焦氏之易毛氏之詩孔氏之書戴氏之禮何氏

之春秋篤學一生始成一家言後儒注四書注五經
注百氏修史正禮總之隻手吾懼其草草已

支離漫語卷二

十一

支離漫語

支離漫語卷三

玄羽外編四十五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周秦漢

周平王東遷告諸侯曰有能驅犬戎爲我復不共戴
天之仇者以岐周八百里之地與之秦伯應命而起
遂犬戎出塞遂有西京當其時虜民必有天下不待
智者而知也故周之亡也不在赧王入秦之歲而在
平王東遷之時衛公孫鞅聞孝公招賢西入秦三說
孝公而後契令公舉國而聽之卒變秦法孝公使諸
侯弱而秦有天下然秦終以執法速其亡故秦之亡
也不在子嬰繫頸之日而在衛鞅入秦之初周赧王
五十九年朝于秦秦主遷之別所而郡縣其地是歲
周亡沛人劉邦生故繼周而興者不在過三高五之
始皇而在嗜酒落魄之亭長嗚呼茫茫天道遠矣哉

用法

黃虞多治行于新莽之朝卽爲厲階成周之書出于
安石之手卽爲亂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無紀
律也而宋襄以此亡國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非不正
人也而成安以此滅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以不事而治安孝武則以表章而虛耗儒術何至于
亂家而孝元果以好儒而基亂宣帝實以禪霸而中
興文皇未遑穆樂光武不任三公皆有戾于古道而
兩朝隆盛千古宏儒漢武帝晉簡文帝煬帝唐明皇
陳後主宋徽宗元順帝文章技藝妙絕古今至梁武
帝父子著述尤富皆無補于亡國亂朝唐明宗且不
知書而較五季十二君為最賢即位以來時獨康泰
此果在人乎抑果在法乎黃虞成周之治果不得行
于今日乎詩書文字果無益于世乎抑用之者之過
乎其別有說乎

玄羽外編卷三

才法

天下有才有法事輪之明巧才也而規矩法也尋之
巧力才也而穀率法也然有才與法而相稱者有才
超于法之外者譬之文章有夏之春秋傳屈平之離
騷子長之史記皆有所祖述是才與法兩相稱若漆
園之南華則從虛空中闢一新世界而無所師後莫
與京非才超于法之外乎晚世作者如昌黎宗孟歐
陽學韓少陵各守其法以自異其才而獨全乎運
蘇東坡似又超于法外不可以尋常蹊徑較度矣戰
陣亦然自古將帥誰不以紀律為尚略為本而韓

支離漫語

玄羽外編卷三

三

支離漫語

淮陰用之每每蕩于法外烏合者多敗彼驅市人而
與之戰亦足使赴水火得地者不敗而彼行背水陣
斯代王兵家忌常勝忌老師忌深入彼自定三秦以
來即請三萬人滅魏滅趙下燕破齊與勝遠關摧諸
強國如拉枯朽即拔山蓋世之雄亦竟顛倒于算中
而吳能出兵家所忌常得而拘之哉後來岳武穆每
戰多不用兵法宗忠簡愛其才欲教之陣飛辭曰陣
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當其時所將
止五百人而王善梁成等各擁數十萬眾望風逃匿
楊么據洞庭眾號百萬公定策以八日擒之果如期
捷至潭州報張魏公魏公驚曰岳侯神算也元末從
海上起即用拐子馬捲南人如風掃殘葉而亦困于
公為之大慟故才超法外古今惟韓岳二人技藝亦
然盡至顧陸僧繇入妙矣而吳道玄獨恍惚變幻莫
知端倪其運筆起止或從肩落或從足上隨所至即
臻妙境此亦非才超法外而能然乎鍾司徒慕蔡中
郎筆法至于嘔血後二王學鐘梁以下學大令唐以
後宗右軍未有不以書法展其書才者張長史獨不
然曰吾見公主擔夫爭道而悟筆法之意見公孫大
娘舞劍而悟筆法之神即以頭濡墨灑沫壁上次日

觀之以爲奇絕醉後落筆燿如雲煙然則才超法外無事不爾

世變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管晏何也戰國時有申不害管仲者偶別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人豪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于下信然矣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王安石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其法亂天下

玄羽外編

卷三

四

文體彙編

者乎乃後世爭用其法不寬我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事所昕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酤間架保馬保甲免役諸敝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佳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安石輩也嗚乎世道日趨不知何所底止雖周孔復出不能挽既倒之瀾矣而猶有欲議井田封建于今日者抑何腐耶夫三代盛際知不可視安得復見文景之世與貞觀開元初載及我孝廟之臨御時乎

四代之亡

自秦以來其所以失天下皆可知也秦以強暴孤意兆之心二世立非其次君驕臣諂海內土崩此其自取漢之衰也無大失德唐宋亦然漢以強臣唐以強藩宋以強狄此人皆知之而其言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廢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賈獻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賈

玄羽外編

卷二

五

文體彙編

啓之上下數十年敗亡如出一轍蘇子曰宦官之禍如毒藥猛獸遇之者未有不裂肝而碎首也古語言平而脫以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等數十餘輩分布天下以剝元元之膏血而以瓊林大盈之故舉神器而一擲者嗟嗟豈不危哉豈不危哉

羽信相角

程伯子云今楚霸王與淮陰侯各提十萬衆對壘以夾雌雄不知畢竟如何予謂終爲淮陰所弄耳第大費手竭盡囊底智乃有結局如屠龍刺虎然當淮陰登壇而陳數語已露擒羽之術羽生平盡爲勘破蓋

已爲籠鳥牢獸及還定三秦之後遂請三萬人欲以
北舉燕趙東破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漢王會于滎
陽以滅楚皆懸斷數千里外越十數強國如譚無人
之境而又卒如其言誰謂提十萬眾相持扛鼎之夫
而不足別雌雄也假令一出而卽與楚王角想亦智
勇俱困不若留耐敗能忍之高祖以當橫流而提輕
兵出楚人之不意取魏滅代仆趙下燕而破齊此皆
羽之援也手足已削還而絕糧道則又潰其腹心羽
烏乎不亡故羽之命懸于請兵之一言而決于高祖
之能聽信與高祖謂之千古一人可也

玄羽外編卷三

六

文雅堂

信無對手

淮陰登壇而論天下之勢有如觀火下壇而連百萬
之眾有如破竹秦三降王一舉手輒糜爛而後請兵
長驅席捲天下乘勝遠鬪鋒不可當楚羽自謂振古
英雄亦怵心而破膽不得已遣武陟約共分天下鼎
足而立此非虛語真畏其鋒乃信何以至此哉由今
思之亦與之遇者無對手耳彼三秦王皆奴才豹歇
孺子陳餘田橫名雖重亦不足爲淮陰穿鼻及與蓋
世拔山者遇止強弩之末手足俱窮九里山迷寬陣
身且陷大澤矣安得建招搖齊拔伐與淮陰一從事

中野乎後來漢世祖魏武帝唐太宗亦是前無對手
故不勞而成功及魏武與孫劉瑜亮遇于烏林則幾
狼狽所以卒成三分高歡宇文泰智力相埒大戰六
七年而雌雄不決是謂兩相對手譬之奕碁兩手對
則勝負難分最苦者祖士雅有大志而才亦足副僅
不能有中原尺寸地則何以故彼不幸旂鼓相當者
乃雄勇無敵之石勒况又虛已以下我我何所措其
手足岳鵬舉亦然當朱仙之捷人謂金牌不召奄有
河北矣嗟嗟此矮人觀場之論也當其時諸帥齊奮
或可恢黃河以南倘岳家獨進猶有遺憂蓋元木之

玄羽外編卷三

七

文雅堂

才未可輕易此士雅之石勒也然此可爲知者道

南陽草廬

諸葛孔明瑯琊人而寓居南陽結廬于新野之卧龍
岡豈無意乎以南陽世祖中興之地彷彿有伯升兄
弟及耿鄧之儔蓋逆知漢紐將解奸雄鷹揚懷懷復
之洪圖有待而思騁也又以龐德公叔姪司馬德操
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諸君俱密邇可資講
習而乃卜築于此乎彼雖具命世大賢之資而不敢
一日忘學問不可一日忘切磋故一出而伯仲伊呂
學固深哉然而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亦有

微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春秋之世楚人僭號問鼎大王爲聲寔矣管仲起而尊之七雄割據闢室如將燼之灰不足噓起楚齊三晉皆異姓獨燕召公之後而召公文王子武王弟堪翼之以拒虎狼之秦樂生起而輔之彼孔明自比管樂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乃于比擬間微示其意而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而于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主可發一笑云

淮陰有後

淮陰侯夷三族世臣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玄羽外編卷三

文苑英華

吾鄉有韋士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寬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侯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侯功塞宇宙天必不欲絕之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濱聞有鄭侯所遺之書射佗所賜之詔勒之鼎器夫呂氏當惠帝末已無血胤而淮陰

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于逞更有幸不幸耳

賈太傅語

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卒者死權聚庶馮生故夷齊逖逖桓糾攻戮延陵避去徐光察爭堯瘦舜黜禹崩厥以爲天下而許由巢父不聞理亂于箕山要離燔族聶政刺腸泓演納肝豫子漆身以留名而南郭肩吾蒙莊陸通匿迹逃名而惟恐人見夫趣舍萬殊靜躁千致欣於所之各適所適惟自遂其本懷何美人而作已皆所謂逍遙遊也竊悲世人見榮遇權玄羽外編卷三

文苑英華

讀戰國策

六國之君勢如連雞六國之士貪于鬬狗蘇秦連六難以拒虎狼之秦故從不久而自解張儀啗羣狗以數萬之金故金未盡而卽鬬使六國各如越勾踐雖會稽五千亦足定伯奈何志在雞口足矣誰復有憂其將亡而臥薪嘗膽也者使羣士皆如管仲連汎汎有蹈東海之氣秦安得肆然而爲帝奈何搖尾狼狽

者衆矣誰復有頡頏一世而鴻鸞鳳舉也者乎讀國策一過感而書此

河間傳

嘗讀河間婦人傳怪柳州議論過情及中年閱世頗久見天下有初者衆克終者難不獨發柳州歎也漢有抑養之義士晚以逆敗者有陳情之孝子終以汗聞劉宋有卻金拒主之清流後以賣國負謗人情險于山川難于知天變于風雲熟于火忽寒于冰淪于淵復飛于天不可信也如此安得以一節而定人生平乎

玄羽外編卷三

人才

十一

文龍傳

三代而下人才莫如兩漢哉留侯進退智矣鄼平陽養民仁矣淮陰條侯之用兵武矣絳之平亂博陸之擁立忠矣高密好時之籌算略矣武鄉之復漢智仁忠武略而兼之矣雖置之十亂中無媿色唐不及漢宋又不及唐房杜雖賢在鄼平陽度內汾陽之量亦居博陸條絳之間韓范司馬學稍正志稍大而才力疏於諸公明誠意可方留侯而度不及中山之于淮陰也仲而伯之蹇忠定馬忠肅劉忠宣王端毅楊文忠王新建或者絳平陽條高密之鷹行耶然自漢

至今無武鄉矣

道術

天下道術多矣顧人所以用之耳用之大則大用之小則小南華經云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絛緝洗爲事有客以百金求之還說吳王冬與越戰以其術大敗越人裂地封侯夫術一也一朝禮百金宋人喜過望矣而焉知客挾之以博茅土耶吾借莊生譚而廣之養虎者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是欲避虎之怒也此非道家致柔之旨乎而獨不可取之以防逸懿養關難者不使其虛憍而恃氣不使其應響影是欲全雞之神也此非兵家作氣之說乎而獨不可取之以培浩然今主張名教者爭排佛氏不知佛氏之學精博洪邃使堯舜孔顏見之未必不有所契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何必以華夷限哉然可爲知者道

玄羽外編卷三

十一

文龍傳

焚書報

報應之說君子鄙言之然亦宇宙間必然之理吾觀秦皇李斯燔書坑儒之事此古今大報應也夫秦之亡在立胡亥胡亥得立在扶蘇之監軍而扶蘇之北去也實以諫始皇坑諸生而去當始皇怒逐扶蘇則

秦之亡形已決若六籍不焚諸生不坑則扶蘇不去左右而斯高之邪謀何自發始皇死太子立暴主斷又瘡殘之餘而得守文者一休養之米必不少延數世也奈何書焚儒坑扶蘇去始皇病蒙殺遣而斯高以胡亥爲奇貨矣惜哉六經之灰未燼三月之火卽延諸生骨未寒而嬴氏已無唯類且并斯高之族亦赤焉報應何彰明較著也此在帝王且然而今乃有一介士微倖際會卽規國憲如故紙視民命如草膏龍官猶馮藉緝紳富厚勢以奪人良田美宅自謂上天贖贖而已有默筭矣

玄羽外編卷三
支離漫語卷三

十二
支離漫語

支離漫語卷四

玄羽外編四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帝王

予覽歷代帝王自堯以下可指數也有以諸侯爲天子者堯禹湯武秦始皇唐高祖有以匹夫爲天子者舜漢高祖劉宋高祖裕朱梁太祖溫及我明太祖有以宗室爲天子者漢世祖蜀漢昭烈有以大臣輔政爲天子者舜禹魏文帝丕晉武帝炎齊高祖道成周高祖恭齊文宣帝洋南唐主知誥有以將帥握兵

玄羽外編卷四

支離漫語

爲天子者梁武帝衍陳武帝霸先漢高祖知遠周太祖威宋竇祖匡胤有以夷狄入中國稱天子者漢主淵趙主曜後趙主勒燕主皝秦主堅後秦主長夏主勃勃魏主珪周主泰後唐莊宗明宗晉主敬瑭金主阿骨打元主忽必烈有以外戚爲天子者新室莽隋文帝堅有舉孝廉爲天子者魏武帝操吳大帝權有以儒生爲天子者梁武有狀元爲天子夏主遵頊有先爲僧而爲天子者唐宣宗有先爲盜而爲天子者梁太祖有以婦人稱天子者武氏璽以布衣起者自舜以下凡五人漢宋梁及我高皇帝皆在徐蒙之

問異哉

偏霸之臣

偏霸之主義有天下者未必不由能臣魏之荀文若也吳之周公瑾也燕之慕容玄恭也秦之王景略也雖漢唐定國之士無加焉或者曰文若活名夫死生亦大矣名果可以死活耶或者又曰景略忌夫景略爲其主已亂非爲身而忌也臨終數語區區一念豈忘中國哉吾於二公乎有深悲然是四子俱以不壽考終固知魏吳燕齊之不能一天下矣

滅國報

玄羽外編 卷四

二

支離漫語

世之敢爲非常之事者多以天爲茫茫自謂人謀所及天且弗違不知禍福循環每相倚伏善惡之報速於發機秦昭王五十七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梁武帝弑東昏侯覆齊祚是歲侯景生唐高祖武德甲申天下始平是歲武氏生太宗以丙戌年殺建成元吉受父禪初建太平之業而武氏已生二年矣此猶禍本之在外者也隋文帝滅周子廣生宋溫憲唐子友珪生俱以建國之歲而亡國者出可畏哉微獨世主人臣亦有之吾舉其著者晉賈充主弑高貴鄉公以開基于晉南風生竟以南風故赤族楚公素受晉王

賂贊成獨孤之謀廢太子而立廣楊玄感生隋末亡而素宗先滅徐世勣進諛取容以陰助武才人幾亡唐室徐敬業生武氏未死而勸之後先夷報應固毫不爽也世之樂禍階亂者胡不取鑒於斯

莫弘血

傳稱長弘死三年其血化爲碧此精誠之極可貫金石不足怪也漢未央宮鍾室舊址乃淮陰侯死處其草至今殷紅如血刻之復生齊樂陵王死于涼風臺臺下池水皆成血宋文信公遇害其日晝晦百官素纓以朝者三日元君臣大懼以問張真人真人請加

玄羽外編 卷四

三

支離漫語

封世祖下詔封太師信國公中書左丞相命王積翁書木主索羅丞相初獻忽霹靂一聲徹木主于空碎而下索羅大駭伏地詔改宋封二字乃開霽血雨半响信公精誠固宜如此革除二年我 成祖靖難兵圍南京先是姚廣孝密請克城之日用方孝孺草詔借其名聳動天下城破索孝孺孝孺斬衰執杖慟哭故君 成祖曰奸黨蠱惑幼主吾欲學周公輔成王故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旣而言多不遜 成祖命斷其舌以指桀口作成王安在四字于階石剜削不去血痕如赤玉彼莫弘之石鍾室主之草豈欺我哉

陳留寶雞

秦文公獵于陳留聞雞鳴捕之得石如肝祠爲陳寶漢人尤重其祀濟南有雞山其神雞自鳴里中候者獲之乃白石也亦有祠漢宣帝聞梁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求之今有碧雞祠昔人枕一石而臥其中石聲響之得小雞雞與石何所胚胎竟不可曉而況云有神以主之故字宙大矣何所不有腐儒欲以一局之見揣摩六合曰我窮理之學也何異醯雞乎

王杜二家

王右軍其子大令俱以書法名世其後擅名者如華玄羽外編卷四

四一 支離漫筆

如弘如僧綽如險如智永二十餘代爲臨池家宗匠彼其先始興父子已稱善書矣故晉人以字雄千古而王氏獨盛杜少陵以能詩名世而其孫如牧之如荀鶴如華老俱爲詩壇中主盟彼少陵之祖審言已稱盛唐絕唱矣故唐人以詩雄千古而杜氏獨盛夫書詞士林一枝耳且不可無源流何怪正考甫之後生仲尼而微子微仲之後生正考甫哉彼微子者湯之耳孫而湯則契之苗裔洪荒之民如毛飲血與鳥獸不大懸殊乃至五典敦叙百姓昭明巍乎煥乎迄於今日誰則爲之契也安得而不有湯又不有素王

哉故孔氏爲宇宙一大門第萬古莫匹今紉襍子不識一丁與窮措大微倖一第即欲以區區官爵科名豪凌于物不知秦醜繆三代史職而子孫羞認作先人抑又何也

萬石五桂

漢文帝時石奮官至二千石子五人俱二千石號萬石君漢宣帝時魏郡馮揚二千石子八人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馮多三子而泰之子慶則丞相漢代蓋兩家萬石君也實讀識之子實儀等五子登科馮司徒稱曰燕山五桂范曄書之子范致虛等五子登科玄羽外編卷四

五一 支離漫筆

勝國晉

勝國初欲盡職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臺省諸司及郡邑正官必蒙古人參佐散職乃間用華人選舉高等蒙古人又乃問以華人故修潔士多耻之流落無聊賴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

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尋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粲登樓雋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夙意不仕者斷其右指襟屠沽中人不能識有高飛遠舉托之縑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人俱以瓊奇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燕邸分封北平自請從王今齊河親手補輯藏經猶存有遺像廣孝才智伯溫之亞豈尋常一禿師耶

中國夷狄

玄羽外編卷四

六 支體部

中國夷狄其猶天地之有陰陽乎聖神在上中和致而陰陽定位中國居內夷狄居外相安而不相犯卽如有苗不戢舜禹舞于羽下之不煩兵也自大戎入中國逐幽王蓋曠古一大變秦一六合蒙恬將三十萬衆欲盡滅胡而秦已先亂楚漢之際中國龍鬬漢有天下冒頓蓄銳已久遂有白登之捷武帝愴之遣將出塞至漢南無王庭其後呼韓稽顙處之內地曹孟德又徙烏桓鮮卑等西晉永康中虜乃雪憂中國東晉之世瓜分其地而君之蓋曠古又一大變然四割五裂燐起蜚散強如堅垂不能全據至蒙古統一

華夷蓋曠古又一大變矣嘗試以中國爲十分之數自晉元帝始迄于昌明百八十餘歲夷居其七華居其三劉裕削平僭亂華夷各半齊梁陳隋居其八華居其二隋唐三百餘載純爲中國晉祚滅梁之後晉華居其四夷居其六周世宗至宋徽宗夷居其一華居其九高宗南渡金人入據其八華居其二元世祖至順帝一百餘載純爲夷狄自晉以來華舜三代文物之地華夷迭主此何以故豈其如陰陽二氣棄除交錯莫之爲而爲耶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而純爲中國者已二百三十餘年所謂聖神在上中和致而陰陽定位者億萬載無替矣嗚乎此泰道也保泰之道務使無毫髮之失使夷狄無毫髮之閒可窺是生所深望於今日乎

玄羽外編卷四

七 支體部

孔老說禮

中庸稱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乎峻極而有禮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道德經云失道失德失仁失義而後有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兩聖論禮如衲鑿而貴若符契此惟冥心者得之孔子所指之禮從其本生論也遠古之禮也合道與德而言之也老子所指之禮從其末流論也衰世之禮也離道

與德而言之也。孔贊其大而諱其流，老悲其失而隱其初。孔之悲在言外，老之贊在意表。孔欲援遠古以挽衰世，老欲惜衰世而還遠古。樹辭不同，處心則一。不然，老子為周柱史，章典故數十年，是斯禮之宗。孔子聞而往學，有猶龍之歡，殆必感慨最深，難于名言者，豈被鑒三季哉？昧者不知，卽敢于非聖曰：老子不知禮，可謂耳食矣。

所見偶同

予少時曾為漂母論，稱母為異人，欲以不望報之言悟淮陰侯耳。彼其意不在食知淮陰之才，足以立功玄羽外編卷四

而又知其氣不能居功，大略風旨與圯上老人同。而後世不能窺見其妙，予以此意立論，自謂獨見已十五年矣。忽一日見輩持坊間論數十篇，屬予選評。偶見錢豐寰作此論，詞意全同，而引證摘發無處不合。予為赧然曰：豐寰久著名，不與僻居西蜀者等。一旦有不相知輩，疵為拾唾，不從吾漂母論始乎。卽取其篇焚之。又予年二十始讀道德經，垂諸書頗有所得。道德首章予私意欲一字為斷，知道字斷下五字成文曰：可道非常，道名字斷下五字成文曰：可名非。常有字斷下五字成文曰：名天地之始，無字斷

下五字成文曰：名萬物之母。故嘗有斷嘗無亦斷下皆五字成文。大方云云之，又玄竅妙之門，子以質之達者俱蒙印可。忽一日檢文獻通考，載司馬君實曾如此說。予又赧然乃知古今人所見未嘗不同。孟子曰：同然內典曰：心印。豈欺我哉？而後乃今知悟解之貴精而聞見之尤賁博也。

論衡秘玩

漢書稱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秘玩以為譚助，不以輕示一人。夫中郎之才，苟董賈孕班馬而兼向雄，非充所能彷彿而得其論者，至寶之如琬璚班固古人玄羽外編卷四

服善如此。桓君山嘗讀太玄經，以為絕倫，曰：定非今世之文也。意者聖人復生，或云西蜀楊子雲所著。君山訪之一見，歸謂人曰：其人在其書不傳百年之後，自有識者。今嚴穴之士，豈無篤學，修言足垂世者乎？而或僻處遐方，窮老衰，或恬憺寡合，不附青雲，或賁耳賁目，知音者鮮，或為妬嫉眉所忌，或謂名高識淺，士所屏百不一流人間也。古人不得已假之汲冢，中出又假之名山石穴，中出又托于玄冥使者授神禹，又托于望門游夏親筆，又稱無名氏撰成，應其無傳為此假托，彼以蔡中郎桓君山輩世不多見耳。

故知已難一時之知已易千古之知已尤難之難

非議

班固堅議子長先黃老後六經崇勢利賤仁義等語而後人之議孟堅也更甚柳州著非國語論而後亦有非非國語子雲之書當時以爲絕倫後世尊之爲經而又有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者凡載籍不付孔門表章悉爲隨聲附影者矣柳子鄉張相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言子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于六經乎跡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

玄羽外編卷四

十一 文淵閣影印

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乃究心內典深悔前事自謂得其旨歟天下士未覩藩離而妄自排議者後來從事學問未必無張相之悔

文淵閣影印

左羽外編四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大齡撰大齡眉州人凡史論四卷首正統論次雜論延陵季子晏平仲等二十餘人又說史傳言十八卷分二十四類雜采史文斷以已說又晉十六國指掌六卷唐藩鎮指掌六卷皆抄撮晉書載記唐書藩鎮傳而成隨筆八卷文淵漫語四卷評騭史事大都穿鑿附會無所發明其論正統欲以漢配夏以唐配商以明配周而盡黜晉與宋尤爲紕繆